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七一册目次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一）（明）王守仁撰 明隆慶六年謝廷傑刻本 〇〇一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一）

（明）王守仁撰

明隆慶六年謝廷傑刻本

王文成全書三十八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王守仁撰。守仁有陽明鄉約法、已著録。是書首編語録三卷、爲傳習録、附以朱子晚年定論。乃守仁在時、其門人徐愛所輯、而錢德洪刪訂之者。次文録五卷、皆雜文。別録十卷、爲奏疏公移之類。外集七卷、爲詩及雜文。續編六卷、則文録所遺、搜輯續刊者。皆守仁歿後德洪所編次。後附以年譜五卷、世德記二卷、亦德洪與王畿等所纂集也。其初本各自爲書。隆慶壬申、御史新建謝廷傑巡按浙江、始合梓以傳、仿朱子全書之例以名之。蓋當時以學術宗守仁、故其推尊之如此。守仁勳業氣節卓然見諸施行、而爲文博大昌達、詩亦秀逸有致。不獨事功可稱、其文章自足傳世也。此書明末版佚、多有選輯別本以行者。然皆闕略、不及是編之詳備焉。

王文成公全書序

王文成公全書三十八卷其首三卷爲語錄公存時徐子曰仁輯次二十八卷爲文錄爲別錄爲外集爲續編皆公薨後錢子洪甫輯冣後七卷爲年譜爲世德紀則近時洪

甫與汝中王子輯而附焉者也隆慶壬申侍御新建謝君

奉

命按浙首脩公祠置田以供歲祀已而閔公文見所謂錄若

集各自爲書懼夫四方之學者或弗克盡讀也遂彙而壽諸梓名曰全書屬階序階聞之道無隱顯無小大隱也者其精微之蘊於心者也體也顯也者其光華之著於外者

也用也小也者其用之散而爲川流者也大也者其體之歛而爲敦化者也譬之天然不已之妙默運於穆之中而日月星辰之麗四時之行百物之生爍然呈露而不可

掩是道之全也古昔聖人具是道於心而以時出之或爲文章或爲勳業至其所謂文者或施之朝廷或用之邦國或形諸家庭或見諸師弟子之問荅與其日用應酬之常雖製以事殊語曰人異然莫非道之用也故在言道者必該體用之全斯謂之善言在學道者亦必得體用之全斯謂之善學嘗觀論語述孔子心法之傳曰一貫既已一言

盡之而其紀孔子之文則自告時君告列國之卿大夫告諸弟子告避世之徒以及對陽貨詢廐人荅問饋之使無一弗錄將使學者由顯與小以得其隱與大焉是善言道者之準也而其爲學曰亦可以見矣惟文成公奮起聖遠之後慨世之言致知者求知於見聞而不可與酬酢不可與佑神於是取孟子所謂良知合諸大學以爲致良知之

說其大要以謂人心虛靈莫
不有知惟不以私欲蔽塞其
虛靈者則不假外索而於天
下之事自無所感而不通無
所措而不當蓋誠意正心脩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必先致

知之本旨而千變萬化一以
貫之之道也故嘗語門人云
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
更無學于時曰仁家稱高第
弟子其錄傳習公微言精義
率已具其中乃若公他所爲

文則是所謂製殊語異莫非
道之用者彙而梓之豈惟公
之書於是乎全固讀爲者所
由以覩道之全也謝君之爲
此其嘉惠後學不已至歟雖
然謝君所望於後學非徒讀

其書已也凡讀書者以身踐
之則書與我爲一以言視之
則判然二耳論語之爲書世
未嘗有不讀然而一貫之唯
自曾子以後無聞焉豈以言
視之之過乎自公致良知之

說興士之獲聞者衆矣其果能自致其良知卓然踐之以身否也夫能踐之以身則於公所垂訓誦其一言而已足參諸傳習録而已繁否則雖盡讀公之書無益也階不敏

頑相與戒之謙君名廷傑字宗聖其為政崇節義育人才立保甲厚風俗動以公為師蓋非徒讀公書者也

賜進士及第特進光禄大夫柱
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知
制誥知
經筵事
國史總裁致仕後學華亭徐階
序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竭忠盡瘁固人臣職
分之常崇德報功實國家激
勸之典矧通侯班爵崇亞上
公而節惠易名榮逾華衮事
必待手論定恩豈容以久虚
爾故原任新建伯南京兵部
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王
守仁維岳降靈自天佑命爰
從弱冠屹爲宇宙人豪甫拜
省郎獨奮乾坤正論身瀕危

而志愈壯道處困而造彌深
紹堯孔之心傳微言式闡倡
周程之道術來學攸宗藴蓄
既宏猷爲丕著遺艱投大隨
試皆宜戡亂解紛無施弗効
閩粵之箐巢盡掃而擒縱如
神東南之黎庶舉安而文武
足憲爰及逆藩稱亂尤資伏
鉞淵謀旋凱奏功速于吳楚
之三月出奇決勝邁彼淮蔡
之中霄是嘉社稷之偉勲申
盟帶礪之異數既復撫夷兩

廣旋致格苗七旬誇起功高
賞移罰重爰遵
遺詔兼采公評續相國之生封
時而旌伐追曲江之歿卹庶
以酬勞茲特贈爲新建侯謚
文成錫之
誥命於戲鍾鼎勒銘嗣美東征
之烈券綸昭錫世登南國之
功永爲一代之宗臣實耀千
年之史冊𡨴靈不昧寵命其
承
隆慶二年十月十七日 敕之 誥寶

新建侯文成王公小像

孰肖夫子之形孰傳夫子之神形有涯而有盡神無方而無垠孰亡孰存孰昧孰覿萬物皆備於我而自足千聖不離于心而可覿反身而觀見夫炯然者不容以數是謂本來面目庶幾不失夫子之真

門人王畿百拜贊

舜江潛祥爲穴炳靈良知一振群寐咸醒接溫聽厲尚友與刑仁爲己任勿謂丹青

門人鄒守益百拜贊

昔侍師頗相承以心師既逝矣相証以言惟日競乎精微見師造之淵泉未酬師志何以假年懼惟日之不足庶相屬乎後賢

門人錢德洪百拜贊

思自接童即聞聖教言詞動履莫非心妙學問由成中和體幼功業所就仁義肯要千聖一心良知孔竅俯仰古今至誠合道

姪子正思百拜贊

翁穀不凡翁性不羈撒天揭地電掣風馳詳猷所立固非人之所可及而淵源所自直擬上遡于孔孟真當朝柱石後世表儀山河同譽日月增輝不肖垂髫撫恤提攜耿耿不昧猶憶英威

姪子正思百拜贊

舊序

傳習錄序

門人徐愛撰

門人有私錄陽明先生之言者先生聞之謂之曰聖賢教人如醫用藥皆因病立方酌其虛實溫涼陰陽內外而時時加減之要在去病初無定說若拘執一方鮮不殺人矣今某與諸君不過各就偏蔽箴切砥礪但能改化即吾言已爲贅疣若遂守爲成訓他日誤已誤人某之罪過可復追贖乎愛既備錄先生之教同門之友有以是相規者愛因

謂之曰如子之言即又拘執一方復失先生之意矣孔子謂子貢嘗曰予欲無言他日則曰吾與回言終日又何言之不一邪蓋子貢專求聖人於言語之間故孔子以無言警之使之實體諸心以求自得顏子於孔子之言默識心通無不在己故與之言終日若決江河而之海也故孔子於子貢之無言不爲少於顏子之終日言不爲多各當其可而已今備錄先生之語固非先生之所欲使吾儕常在先生之門亦何事於此惟或有時而去側同門之友又皆離羣索居當是之時儀刑既遠而規切無聞如愛之駑劣非得先生之言時時對越警發之其不摧墮靡廢者幾希矣吾儕於先生之言苟徒入耳出口不體諸身則愛之錄此實先生之罪人矣使能得之言意之表而誠諸踐履之實則斯錄也固先生終日言之之心也可少乎哉錄成因復識此於首篇以告同志門人徐愛序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鄒守益

錢子德洪刻先師文錄于姑蘇自述其裒次之意

以純于講學明道者爲正錄曰明其志也以詩賦及酬應者爲外集曰盡其全也以奏疏及文移爲別錄曰究其施也於是先師之言粲然聚矣以守益與聞緒言之教也寓簡使序之守益拜手而言曰知言誠未易哉昔者孔夫子之在春秋也從遊者三千速肖者七十矣而猶有莫我知之嘆嘆夫以言語求之而眩其真也夫子既沒門弟子欲以所事夫子者事有子　又攻其非于有子亦曰甚矣其言之似夫子也則下學上達之功其著且察者

鮮矣推尊之詞要亦足以及之賢於堯舜堯舜未
易賢也走獸之於麟飛鳥之於鳳雖勉而企之其
道無繇不幾于絕德乎禮樂之等最爲近之然猶
自聞見而求終不若秋陽江漢直悟本體爲簡易
而切實也蓋在聖門惟不遷怒不貳過之顔語之
而不惰其次則忠恕之曾足以任重而道遠故再
傳而以祖述憲章譬諸天地四時三傳而以仕止
久速之時比諸大成比諸巧力宛然江漢秋陽家
法也秦漢以來專以訓詁雜以佛老侈以詞章而

皜皜肫肫之學淆雜偏陂而莫或救之逮于濂洛
始粹然克續其傳論聖之可學則以一者無欲爲
要答定性之功則以大公順應學天地聖人之常
嗟乎是豈嘗試而懸斷之者乎其後剖析愈精考
擬愈繁著述愈富而支離愈甚間有覺其非而欲
挽焉則又未能盡追窠臼而洗濯之至我陽明先
師慨然深探其統歷艱履險磨瑕去垢獨揭良知
力拯羣迷犯天下之謗而不自恤也有志之士稍
稍如夢而覺泝濂洛以達洙泗非先師之功乎以

益之不類再見于虔再別于南昌三至于會稽竊
窺先師之道愈簡易愈廣大愈切實愈高明望望
然而莫知其所止也當時有稱先師者曰古之名
世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氣節或以勳烈而公
克兼之獨除却講學一節即全人矣先師笑曰某
願從事講學一節盡除却四者亦無愧全人又有
訾訕之者先師曰古之狂者嘐嘐聖人而行不揜
世所謂敗闕也而聖門以列中行之次忠信廉潔
刺之無可刺世所謂完全也而聖門以爲德之賊

某願爲狂以進取不願爲愿以媚世嗚呼今之不
知公者果疑其爲狂乎其知公者果能盡除四者
而信其爲全人乎良知之明烝民所同本自皜皜
本自肫肫常寂常感常神常化常虛常直常太公
常順應患在自私用智之欲所障始有所尚始有
所倚不倚不尚本體呈露宣之爲文章措之爲政
事犯顔敢諫爲氣節誅亂討賊爲勳烈是四者皆
一之流行也學出于一則以言求心矣學出于二
則以言求言矣守益力病於二之而未瘳也故反

覆以質于吾黨吾黨欲求知言之要其惟自致其良知乎嘉靖丙申春三月

陽明先生文錄序

門人錢德洪撰

古之立教有三有意教有政教有言教太上之世民涵真性嗜慾未涉聖人者特相示以意已矣若伏羲陳奇偶以指象是也而民遂各以意會不逆於心舉物以遊熙如也是之謂意教中古之民風氣漸開示之以意若病不足矣聖人者出則為之經制立法使之自厚其生自利其用自正其德而民亦相忘於政化之中各足其願日入於善而不知誰之所使是以政教之也自後聖王不作皇度不張民失所趨俗非其習而聖人之意日湮以晦懷世道者憂之而處非其任則曉曉以空言覺天下是故始有以言教也噫立教而至於以言則難矣昔者孔子之在春秋也其所與世諄諄者皆性所同也然於習俗所趨無微焉乃関起而異之曰是將奮吾之所習而蹶吾之所趨也或有非笑而詆訾之者三千之徒其庶幾能自拔於流俗不與

衆非笑詆訾之者乎然而天下之大也其能自拔於俗不與衆非笑詆訾者僅三千人焉豈非空言動衆終不若躬見於政事之為易也夫三千之中稱好學者顏氏之外又無多聞焉豈速肖之士知自拔於俗矣尚未能盡脫乎俗習耶一洗俗習之陋直超自性之真而盡得聖人千古不盡之意者豈顏氏之所獨耶然而三千之徒其於夫子之言也猶面授也秦火而後掇拾於漢儒者多似是而失真矣後之儒者復以己見臆說盡取其言而支離決裂之噫誠面授也尚未免於俗習焉并取其言而亂之則後之懷世道者復將何恃以自植於世耶吾師陽明先生蚤有志於聖人之道求之俗習而無取也求之世儒之學而無得也乃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自証以吾之心焉殫思力踐竭精瘁志卒乃豁然有見於良知而千古聖人不盡之意復得以大明於世噫亦難矣世之聞吾先生之言者其皆肯自拔於流俗不與衆非笑詆訾之乎其皆肯一洗俗習之陋世儒之說而獨証以

吾之心乎夫非笑訕訾在孔子猶不免焉於當世乎奚病特病其未之或聞焉耳如其有聞也則知先生之所言者非先生之言也吾之心也吾心之知不以太上而古不以當世而今不待示而得不依政而行俗習所不能溼異說所不能淆特在乎有超世特立之志自証而自得之耳有超世特立之志者而一觸其知真如去目之塵沙以還光也拔耳之木楔以還聽也解支體之束縛以自舒也去汚穢而就高明撤蔽障而合大同以復中古之

政超太上之意亦已矣又奚以俗習之陋世儒之說爲哉先生之言世之信從者日衆矣特其文字之行於世者或雜夫少年未定之論愚懼後之亂先生之學者即是先生之言始也乃取其少年未定之論盡刪而去之詳披締閱參酌衆見得至一之言五卷焉其餘或發之題詠或見之政事者則釐爲外集別錄復以日月前後順而次之庶幾知道者讀之其知有所取乎雖然是錄先生之言也特入珍藏之爲鑰也珍藏不守乃屑屑焉爲鑰之是兢兢豈非舍其所重而自任其所輕耶茲不能無愧於是錄之成云爾

重刻陽明先生文錄後語　門人王畿譔

道必待言而傳夫子嘗以無言爲警矣言者所由以入於道之詮凡待言而傳者皆下學也學者之於言也猶之暗者之於燭跛者之於杖也有觸發之義焉有培栽之義焉而其機則存乎心悟不得于心而泥於言非善於學者也我陽明先師倡明聖學以良知之說覺天下天下靡然從之是雖入

道之玄詮亦下學事載諸錄者詳矣吾黨之從事於師說也其未得之果能有所觸發否乎其得之也果能有所栽培否乎其得而玩之也果能有所印正否乎得也者非得之於言得之於心也契之於心忘乎言者也猶之燭之資乎明杖之輔乎行其機則存乎目與足非外物所得而與也若夫玩而忘之從容默識無所待而自中乎道斯則無言之旨上達之機固吾梅林公重刻是錄相與嘉惠而申警之意也不然則聖學亡而先師之意荒矣

吾黨勗諸

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序

後學徐階譔

餘姚錢子洪甫既刻陽明先生文錄以傳又求諸四方得先生所著大學或問五經臆說序記書疏等若干卷題曰文錄續編而闕嘉興守六安徐侯以正刻之刻成侯謀於洪甫及王子汝中遣邵博張編海寧諸生董啓予問序於階階曰先生之文非淺薄所敢序也雖然階嘗從洪甫汝中竊聞先生之學矣夫學非獨倡始難也其傳而不失其宗

蓋亦不易焉自孔子沒大學格致之旨晦其在俗儒率外心以求知終其身汩溺於見聞記誦而高明之士又率慕從約貴自然淪入於二氏而不自覺先生崛起千載之後毅然以謂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吾心之良知不待慮而知不待學而能是乃天命之性吾心靈昭明覺之本體也惟不自欺其良知斯知致而意可誠矣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物者事也事各歸於正而吾良知之所知始無虧缺障蔽得以極其致矣舉知而歸諸良舉致知而歸諸正物蓋先生之學不汩於俗亦不入於空如此于時聞者率知口耳之可恥然其辟之或激於大過率有見夫心體之當求然其擬之或涉於太輕於是超頓之說與至舉踐履之實積累之功盡詆以爲不足務脫於俗顧轉而超於空則先生之學有不待夫傳之既久乃始失其宗者茲豈非學先生者之所憂乎洪甫輯爲是編其志固將以救之其自序曰言近而旨遠此吾師中行之證也又曰吾師之教平易切實而聖智神

化之機固已躍然不必更爲別說洪甫之於師傳其闡明翼衛視先生之於孔氏有功等矣夫三代以前學與政合而出於一虞廷之命官與其所陳之謨皆精一執中之運用也故曰三代之治本於道三代之道本於心而後世論學既指夫俗與空者當之其論政又指夫期會簿書當之謬迷日甚而未已也徐侯方從事於政獨能聚諸生以講先生之學汲汲焉刻是編以詔之其異於世之爲者歟使凡領郡者皆徐侯其人先生之學明而洪甫

之憂可釋也階生晚不及登先生之門然昔孟子自謂於孔子爲私淑至其自任聞先生之道以承孔子則雖見目爲好辯而不辭故輒以俟請僭爲之序嗚呼觀者其尚亮階之志也夫

刻文錄敘說

德洪曰嘉靖丁亥四月時鄒謙之謫廣德以所錄先生文稿請刻先生止之曰不可吾黨學問幸得頭腦須鞭辟近裏務求實得一切繁文靡好傳之恐眩人耳目不錄可也謙之復

請不已先生乃取近稿三之一標揭年月命德洪編次復遺書曰所錄以年月爲次不復分別體類者蓋專以講學明道爲事不在文辭體製間也明日德洪掇拾所遺復請刻先曰此愛惜文辭之心也昔者孔子刪述六經若以文辭爲心如唐虞三代自典謨而下豈止數篇正惟一以明道爲志故所述可以垂教萬世吾黨志在明道復以愛惜文字爲心便不可入堯舜之道矣德洪復請不已乃許

數篇次爲附錄以遺謙之今之廣德板是也先生讀文錄謂學者曰此編以年月爲次使後世學者知吾所學前後進詣不同又曰某此意思賴諸賢信而不疑須口口相傳廣布同志庶幾不墜若筆之於書乃是異日事必不得已然後爲此耳又曰講學須得與人人面授然後得其所疑時其淺深而語之纔涉紙筆便十不能盡一二戊子年冬先生時在兩廣謝病歸將下庾嶺德洪與王汝中聞之乃

自錢塘趨迎至龍游聞訃遂趨廣信訃告同門約每越三年遣人裒錄遺言明日又進貴溪扶喪還玉山至草萍驛戒記書篋故諸稿幸免散逸自後同門各以所錄見遺既七年壬辰德洪居吳始較定篇類復爲購遺文一疏遣安成王生自閩粤由洪都入嶺表抵蒼梧取道荊湘還自金陵又獲所未備然後謀諸提學侍御聞人邦正入梓以行文錄之有外集別錄遵附錄例也

先生之學凡三變其爲教也亦三變少之時馳騁於辭章已而出入二氏繼乃居夷處困豁然有得於聖賢之旨是三變而至道也居貴陽時首與學者爲知行合一之說自滁陽後多教學者靜坐江右以來始單提致良知三字直指本體令學者言下有悟是教亦三變也讀文錄者當自知之先生嘗曰吾始居龍場鄉民言語不通所可與言者乃中土亡命之流耳與之言知行之說莫不忻忻有入久

之并夷人亦翕然相向及出與士夫言則紛紛同異反多扞格不入何也意見先入也德洪自辛巳冬始見先生於姚再見於越於先生教若恍恍可即然未得入頭處同門先輩有指以靜坐者遂覓光相僧房閉門凝神淨慮倏見此心眞體如出蔀屋而覩天日始知平時一切作用皆非天則自然習心浮思炯炯自照毫髮不容住著喜馳以告先生曰吾昔居滁時見學者徒爲口耳同異之辯無益於得且教之靜坐一時學者亦若有悟但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故邇來只指破致良知工夫學者眞見得良知本體昭明洞徹是是非非莫非天則不論有事無事精察克治俱歸一路方是格致實功不落却一邊故較來無出致良知話頭無病何也良知原無間動靜也德洪既自喜學得所入又承點破病痛退自省究漸覺得力良知之說發於正德辛巳年蓋先生再罹寧藩之變張

許之難而學又一番證透故正錄書凡三卷第二卷斷自辛巳者志始也格致之辯莫詳於答顧華玉一書而拔本塞源之論寫出千古同體萬物之旨與末世俗習相沿之弊百世以俟讀之當爲一快

先生嘗曰吾良知二字自龍場已後便已不出此意只是點此二字不出於學者言費却多少辭說今幸見出此意一語之下洞見全體直是痛快不覺手舞足蹈學者聞之亦省却

多少尋討功夫學問頭腦至此已是說得十分下落但恐學者不肯直下承當耳又曰某於良知之說從百死千難中得來非是容易見得到此此本是學者究竟話頭可惜此理淪埋已久學者苦於聞見障蔽無入頭處不得已與人一口說盡但恐學者得之容易只把作一種光景玩弄孤負此知耳

甲申年先生居越中秋月白如洗乃燕集羣弟子於天泉橋上時在侍者百十人酒半行先

生命歌詩諸弟子比音而作翕然如協金石少間能琴者理絲善簫者吹竹或投壺聚筭或鼓棹而歌遠近相答先生顧而樂之遂即席賦詩有曰鏗然舍瑟春風裏點也雖狂得我情之句既而曰昔孔門求中行之士不可得苟求其次其惟狂者乎狂者志存古人一切聲利紛華之染無所累其來眞有鳳皇翔于千仞氣象得是人而裁之使之克念日就平易切實則去道不遠矣予自鴻臚以前學者用功尚多拘局自吾揭示良知頭腦漸覺見得此意者多可與裁矣

先生自辛巳年初歸越明年居考喪德洪輩侍者蹤跡尚寥落既後四方來者日衆癸未已後環先生之室而居如天妃光相能仁諸僧舍每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臥所更番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古刹徙足所到無非同志遊寓之地先生每臨席諸生前後左右環坐而聽常不下

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字者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踴躍稱快以昧入者以明出以疑入者以悟出以憂憤愊憶入者以融釋脫落出嗚呼休哉不圖講學之至於斯也嘗聞之同門南都以前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益進感召之機亦自不同也今觀文錄前後論議大畧亦可想見

先生嘗語學者曰作文字亦無妨工夫如詩言志只看爾意向如何意得處自不能不發之於言但不必在詞語上馳騁言不可以偽爲且如不見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說出和平話總然都做得後一兩句露出病痛便覺破此文原非充養得來若養得此心中和則其言自別

門人有欲汲汲立言者先生聞之嘆曰此弊滔人其來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於人知正

所謂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耻其名之無聞於世而不知知道者視之反自貽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犖本足以取信於人故其言雖未盡人亦崇信之非專以空言動人也但一言之誤至於誤人無窮不可勝救亦豈非汲汲於立言者之過耶

或問先生所答示門人書稿刪取歸併作數篇訓語以示將來如何先生曰有此意但今學問自覺所進未止且終日應酬無暇他日結

廬山中得如諸賢有筆力者聚會一處商議將聖人至緊要之語發揮作一書然後取零碎文字都燒了免致累人德洪事先生在越七年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有所省豁每得於語默作止之間或聞時訕議有動於衷則益自奮勵以自植有疑義即進見請質故樂於面炙一切文辭俱不收錄每見文稿出示比之侍坐時精神鼓舞歎然常見不足以是知古人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非欺我也不

幸先生既沒謦欬無聞儀刑日遠每思印證茫無可即然後取遺稿次第讀之凡所欲言而不能者先生皆爲我先發之矣雖其言之不能盡意引而不發躍如也由是自滁以後文字雖片紙隻字不敢遺棄四海之遠百世之下有同此懷者乎苟取正錄順其日月以讀之不以言求而惟以神會必有沛然江河之決莫之能禦者矣

別錄成同門有病其太繁者德洪曰若以文字

之心觀之其所取不過數篇若以先生之學見諸行事之實則雖瑣屑細務皆精神心術所寓經時贊化以成天下之事業千百年來儒者有用之學於此亦可見其梗槩又何病其太繁乎

昔門人有讀安邊八策者先生曰是疏所陳亦有可用但當時學問未透中心激忿抗厲之氣若此氣未除欲與天下共事恐於事未必有濟

陳惟濬曰昔　武宗南巡先生在虔奸賊在君側間有以疑謗危先生者聲息日至諸司文帖絡繹不絕請先生即下洪勿虔用兵之地以堅奸人之疑先生聞之太然不動門人乘間言之先生姑應之曰吾將往矣一日惟濬亦以問先生曰吾在省時權豎知許勢焰疑謗禍在目前吾亦帖然處之此何足憂吾已解兵謝事乞去只與朋友講學論道教童生習禮歌詩焉足爲疑縱有禍患亦畏避不得雷要打便隨他打來何故憂懼吾所以不輕動亦有深慮焉爾又一人使一友亦告急先生曰此人惜哉不知學公輩曷不與之講學乎是友亦釋然謂人曰明翁真有赤舄几几氣象愚謂別錄所載不過先生政事之迹耳其遭時危謗禍患莫測先生處之太然不動聲色而又能出危去險坐收成功其致知格物之學至是豈意見擬議所能及是皆別錄所未及詳者洪感惟濬之言故表出之以爲讀別錄者相發

復聞人邦正書裒刊文錄諸同門聚議不同久矣有曰先生之道無精粗隨所發言莫非至教故集文不必擇其可否槩以年月體類爲次使觀者隨其所取而獲焉此久菴諸公之言也又以先生言雖無間於精粗而終身命意惟以提揭人心爲要故凡不切講學明道者不錄可也此東廓諸公之言也二說相持罔知裁定去年廣田舟中反覆思惟不肖鄙

意竊若有附於東廓子者夫傳言者不貴乎盡其博而貴乎得其意得其意雖一言之約足以入道不得其意而徒示其博則泛濫失眞匪徒無益是眩之也且文別體類非古也其後世侈詞章之心乎當今天下士方馳騖於辭章先生少年亦嘗沒溺于是矣卒乃自悔惕然有志于身心之學學未歸一出入於二氏者又幾年矣卒乃自悔省然獨得于聖賢之旨反覆世故更歷險阻百鍊千磨瑕

盡去而輝光煥發超然有悟于良知之說自辛巳年已後而先生教益歸於約矣故凡在門墻者不煩辭說而指見本體眞如日月之麗天大地山河萬象森列陰崖鬼魅皆化而爲精光斷溪曲徑皆坦而爲大道雖至愚不肖一觸此體眞知皆可爲堯舜考三王建天地質鬼神俟百世斷斷乎知其不可易也有所不行者特患不加致之之功耳今傳言者不揭其獨得之旨而尚咨情于悔前之遺未

透之說而混焉以誇博是愛其毛而不屬其裏也不既多乎旣又思之凡物之珍貴于時者久而不廢況文章乎先生之文旣以傳誦於時欲不盡錄不可得也自今尚能次其月日善讀者尤可以驗其悔悟之漸後恐迷其歲月而槩以文字取之混入焉則弃今日之意失之矣久菴之慮殆或以是與不得已乃兩是而俱存之故以文之純于講學明道者裒爲正錄餘則別爲外集而總題曰文錄疏

奏批駁之文則又釐爲一書名曰別錄夫始之以正錄明其志也繼之以外集盡其博也終之以別錄究其施也而文稽其類以從時也識道者讀之庶幾知所取乎此又不肖者之意也問難辯詰莫詳於書故正錄首書次記次序次說而以雜著終焉諷詠規切莫善于詩賦故外集首賦次詩次記次序次說次雜著而傳誌終焉別錄則卷以事類篇以題別先奏疏而後公移刻旣成懼讀者之病于

未察也敢敬述以求正乙未年正月

序說終

編輯文録姓氏

門人餘姚徐　愛
錢德洪
孫應奎
嚴　中
揭陽薛　侃
山陰王　畿
渭南南大吉
安成鄒守益
臨川陳九川
泰和歐陽德
南昌唐堯臣

校閲文録姓氏

後學吉水羅洪先
滁陽胡　松
新昌呂光洵
秀水沈啓原

彙集全書姓氏

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豫章謝廷傑

督刻全書姓氏

應天府推官太平周　恪

上元縣知縣莆田林大黼

江寧縣知縣長陽李　爵

王文成公全書目錄

卷之一

語錄一

傳習錄上

卷之二

語錄二

傳習錄中

卷之三

語錄三

傳習錄下

附朱子晚年定論

卷之四

文錄一　書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己巳

答徐成之 辛未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寄諸用明 辛未

答王虎谷 辛未
與王宗賢 辛未
二 壬申
三 癸酉
四 癸酉
五 癸酉
六 丙子
七 戊寅
與王純甫 壬申
二 癸酉
三 甲戌
四 甲戌
寄希淵 壬申
二 壬申
三 癸酉
四 己卯
與戴子良 癸酉
與胡伯忠 癸酉

與黃誠甫 癸酉
二 丁丑
答王天宇 甲戌
二 甲戌
寄李道夫 乙亥
與陸元靜 丙子
二 戊寅
與希顏台仲明德尚謙元靜 丁丑
與楊仕德薛尚謙 丁丑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二 戊寅
三 庚辰
寄薛尚謙 戊寅
二
三
寄諸弟 戊寅
與安之 己卯
答甘泉 己卯

二 庚辰
答方叔賢 己卯
與陳國英 庚辰
復唐虞佐 庚辰

卷之五

文錄二 書 始正德辛巳 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 辛巳
二 乙酉
與夏敦夫 辛巳

與朱守忠 辛巳
與席元山 辛巳
答甘泉 辛巳
答倫彥式 辛巳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答方叔賢 辛巳
二 癸未
與楊仕鳴 辛巳
二 癸未

三 癸未
與陸元靜 辛巳
二 壬午
答舒國用 癸未
與劉元道 癸未
答路賓陽 癸未
與黃勉之 甲申
二 甲申
答劉內重 乙酉

與王公弼 乙酉
答董澐蘿石 乙酉
與黃宗賢 癸未
寄薛尚謙 癸未

卷之六

文錄三

書 始嘉靖丙戌 至戊子

寄鄒謙之 丙戌
二 丙戌

三 丙戌

四 丙戌

五 丙戌

答友人 丙戌

答友人問 丙戌

答南元善 丙戌

二 丙戌

答季德明 丙戌

與王公弼 丙戌

二 丁亥

與歐陽崇一 丙戌

寄陸原靜 丙戌

答甘泉 丙戌

答魏師說 丁亥

與馬子莘 丁亥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答以乘憲副 丁亥

與戚秀夫 丁亥

與陳惟濬 丁亥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與錢德洪黃汝中 丁亥

二 戊子

三 戊子

答何廷仁 戊子

卷之七

文錄四 序 記 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贈王堯卿序 辛未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別湛甘泉序 壬申

別方叔賢序 辛未

別王純甫序 辛未

別王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別梁日孚序 戊寅
大學古本序 戊寅
禮記纂言序 庚辰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觀德亭記 戊寅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從吾道人記 乙酉
親民堂記 乙酉
萬松書院記 乙酉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重修山陰縣儒學記 乙酉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示弟立志說 乙亥
約齋說 甲戌
見齋說 乙亥
矯亭說 乙亥
謹齋說 乙亥
夜氣說 乙亥
修道說 戊寅
自得齋說 甲申
博約說 乙酉
惜陰說 丙戌
卷之八
文錄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書石川卷 甲戌
與傅生鳳 甲戌
書王天宇卷 甲戌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書孟源卷 乙亥
書楊思元 乙亥
書玄默卷 乙亥
書顧惟賢卷 辛巳
壁帖 壬午
書王一爲卷 癸未
書朱守諧卷 甲申
書諸陽卷 甲申
書張思欽卷 乙酉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書朱守乾卷 乙酉
書正憲扇 乙酉
書魏思孟卷 乙酉
書朱子禮卷 甲申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書黄夢星卷 丁亥

卷之九

別録一 奏疏

陳言邊務疏
乞養病疏
乞宥言官去權姦以章聖德疏
自劾乞休疏
乞養病疏
諫迎佛疏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謝恩疏
給由疏
叅失事官員疏
閩廣捷音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攻治盜賊二策疏
類奏擒斬功次疏
添設清平縣治疏
疏通鹽法疏

卷之十

別錄二 奏疏
議夾勦兵糧疏
南贛擒斬功次疏
議夾勦方畧疏
换 勅謝 恩疏
交收旗牌疏
議南贛商稅疏
陞賞 謝恩疏
横水桶岡捷音疏
立崇義縣治疏

卷之十一

別錄三 奏疏
乞休致疏
移置驛傳疏
浰頭捷音疏
添設和平縣治疏
三省夾勦捷音疏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再議崇義縣治疏
再議平和縣治疏
再議疏通鹽法疏
陞廕 謝恩疏
乞放歸田里疏

卷之十二

別錄四 奏疏
飛報寧王謀反疏
再報謀反疏
乞便道省葬疏
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留用官員疏
江西捷音疏
擒獲宸濠捷音疏
奏疏 益王助軍餉疏
旱災疏
請止 親征疏
奏留朝覲官疏

奏聞 淮王功軍餉疏
恤重刑以實軍伍疏
處置官員署印疏
二乞便道省塋疏
處置從逆官員疏
處置府縣從縣從逆官員疏
收復九江南康忝失事官員疏

卷之十三

別録五 奏疏

乞寛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計處地方疏
水災自劾疏
重上江西捷音疏
四乞省塋疏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巡撫地方疏
勦平安義叛黨疏

乞便道歸省疏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再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卷之十四

別録六 奏疏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地方緊急用人疏
地方急缺官員疏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卷之十五

別録七 奏疏

征勦稔惡猺賊疏
舉能撫治疏
邊方缺官薦才賢贊理疏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查明岑邦相疏
獎勵賞賚謝恩疏
乞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卷之十六

別錄八 公移 提督南贛軍務 征横水桶岡三浰

巡撫南贛欽奉勅諭通行各屬 正德十二年
選揀民兵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勦捕漳寇方畧牌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勦事宜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勦賊
案行領兵官搜勦餘賊
獎勵福建守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領兵官
告諭新民

欽奉勅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兵符節制 五月
預整操練
選募將令牌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 八月
欽奉勅諭提督軍務新命通行各屬 九月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征勦横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案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勦賊
搜滅餘黨牌
獎勵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牌
設立茶寮隘所
牌行招撫官 正德十三年五月
批留兵搜捕呈

批將士爭功呈
告諭浰頭勦賊 正德十二年五月
進勦浰頭方畧
剋期進勦牌 正德十三年正月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
告諭
仰南安贛州府印行告諭牌
禁約榷商官吏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議處河源餘賊
告諭父老子弟 正德十四年二月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優奬致仕縣丞龍韜牌

卷之十七

別錄九　公移 起撫江西征寧藩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勦　國難
案行南安等十三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六月二十六日
寬恤禁約
奬瑞州府通判胡尭元擒斬叛黨 六月二十七日
策應豐城牌
預備水戰牌
咨都察院都御史顔權宜進勦 七月初五日
處置行糧牌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七月十七日

告示在城官兵 七月十八日
告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牌行江西二司安輯寧府宮眷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 七月二十三日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牌行撫州府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 七月二十四日
犒賞福建官軍

釋放投首牌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
慰諭軍民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咨兵部查驗文移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告諭軍民
欽奉　詔書寬宥脅從
批追徵錢糧呈
再批追徵錢糧呈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褒崇陸氏子孫 正德十五年正月
告諭義安等縣漁户
批按察司伍文定患病呈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批吉安府赦荒申
批撫州府同知汪萬乞休呈
批提學僉事邵鋭乞休呈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南贛鄉約
旌奬節婦牌
興舉社學牌
頒定里甲雜辦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議處官吏廪俸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奬勸主簿于旺
申諭十家牌法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頒行社學教條
清理永新田粮
批寧都縣祠祀知縣王天申
曉諭安仁餘干頑民牌 正德十五年二月
告諭頑民 十二月十五日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牌諭都指揮馮勲等振旅還師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賑恤水災牌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龔元亨家屬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兗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致仕官呈

卷之十八

別錄十 公移 總督兩廣平定思田征勦八寨

欽奉敕諭通行（嘉靖六年十月初三日）
湖兵進止事宜（十月）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十月）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霖復學詞
批贛縣生員雷瑞詞同
放回各處官軍牌（十二月二十五日）
揭諭都康等官男彭一等（十二月二十八日）
劄付永順宣慰司官舍彭宗舜冠帶聽調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呈

批立社學師耆老名呈（嘉靖七年正月）
議處江右諸處猺賊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二月）
犒送湖兵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禁革輕委官職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四月）
按行廣西提學道興舉思田學校
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賑給思田二府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六月）
牌行委官陳逅設教靈山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寧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裁革文移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批南寧府表揚先哲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批參政張倎奏留朝覲官呈
經理書院事宜 八月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劄付同知林寬經理田寧
劄付同知桂鏊經理思恩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調發土兵 十月
犒獎儒士岑伯高

征勦八寨斷藤峽牌 七年三月以下俱征八寨
牌行領兵官
戒諭土目 五月
追捕逋賊
牌行委官林德督諭土目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六月
牌行副總兵張佑搜勦餘巢
犒勞從征土目 八月
綏柔流賊
告諭村寨
議立縣衙
撫恤來降
批廣東市舶司提舉故官水手呈

卷之十九

外集一 賦騷詩

太白樓賦 丙辰
九華山賦 壬戌
吊屈平賦 丙寅
思歸軒賦 庚辰

咎言 丙寅
祈雨辭 正德丙子南贛作
守儉弟歸曰仁歌楚聲爲別予亦和之
歸越詩三十五首 弘治壬戌年以刑部主事
告病歸越幷楚遊作
遊牛峰寺四首
又四絕句
姑蘇吳氏海天樓次鄺尹韻

山中立秋日偶書
夜雨山翁家偶書
尋春
西湖醉中漫書二首
九華山下柯秀才家
夜宿無相寺
無相寺三首
題四老圍棋圖
化成寺六首
李白祠二首
雙峰
蓮花峰
列仙峰
雲門峰
芙蓉閣二首
書梅竹小畫
山東詩六首弘治甲子起復主試山東時作
登東山五首

泰山高次王內翰司獻韻
京師詩八首弘治乙丑年改除兵部主事時作
憶龍泉山
憶諸弟
寄舅
送人東歸
寄西湖友
贈陽伯
故山
憶鑑湖友
獄中詩十四首正德丙寅年十二月以上疏忤逆瑾下錦衣獄作
不寐
有室七章
讀易
歲暮
見月

天涯
屋罅月
別友獄中
赴謫詩五十五首正德丁卯年赴謫貴陽龍場驛作
答汪抑之三首
陽明子之南也其友湛元明歌九章以贈崔子鍾和之以五詩於是陽明子作八詠以答之

南遊三首
憶昔答喬白巖因寄儲柴墟三首
一日懷抑之也抑之之贈既嘗答以三詩意若有歉焉是以賦也
夢與抑之昆季語湛崔皆在焉覺而有感因記以詩三首
因雨和杜韻
赴謫次北新關喜見諸弟
南屏

卧病靜慈寫懷
移居勝果寺二首
憶別
泛海
武夷次壁間韻
草萍驛次林見素韻奉寄
玉山東嶽廟遇舊識嚴星士
廣信元夕蔣太守舟中夜話
夜泊石亭寺用韻呈陳婁諸公因寄儲柴墟都憲及喬白巖太常諸友

過分宜望鈐岡廟
雜詩三首
袁州府宜春臺四絶
夜宿宣風館
萍鄉道中謁濂溪祠
宿萍鄉五雲觀
醴陵道中風雨夜宿泗州寺次韻
長沙答周生

涉湘于邁嶽麓是尊仰止先哲因懷友生
麗澤興感伐木寄言二首
遊嶽麓書事
次韻答趙太守王推官
天心湖阻泊既濟書事
居夷詩
去婦嘆五首
羅舊驛
沅水驛
鍾鼓洞
平溪館次王文濟韻
清平衛即事
興隆衛書壁
七盤
初至龍場無所止結草菴居之
始得東洞遂改為陽明小洞天三首
謫居絕糧請學于農將田南山永言寄懷
觀稼

採蕨
猗猗
南溟
溪水
龍岡新構
諸生來
西園
水濱洞
山石
無寐二首
諸生夜坐
艾草次胡少參韻
鳳雛次韻答胡少參
鸚鵡和胡韻
諸生
遊來仙洞早發道中
別友
贈黃太守澍

寄友用韻
秋夜
採薪二首
龍岡漫興五首
答毛拙菴見招書院
老檜
却証
過天生橋
南霽雲祠
春晴
陸廣曉發
雪夜
元夕二首
家僮作紙燈
白雲堂
來僊洞
本閣道中雪
元夕雪用蘇韻二首

曉霽用前韻書懷二首
次韻陸僉憲元日喜晴
元夕木閣山火
夜宿汪氏園
春行
村南
山途二首
白雲
答劉美之見寄次韻
寄徐掌教
書庭蕉
送張憲長左遷滇南大參次韻
南菴次韻二首
觀傀儡次韻
徐都憲同遊南菴次韻
即席次王文濟少參韻二首
贈劉侍御二首
夜寒

冬至
春日花間偶集示門生
次韻陸文順僉憲
次韻陸僉憲病起見寄
次韻胡少參見過
雪中桃次韻
舟中除夕二首
溆浦山夜泊
過江門崖
辰州虎溪龍興寺聞楊名父將到留韻壁
間
武陵潮音閣懷元明
閣中坐雨
霽夜
僧齋
德山寺次壁間韻
沅江晚泊二首
夜泊江思湖憶元明

睡起寫懷
三山晚眺
鵞羊山
泗州寺
再經武雲觀書林玉璣道士壁
再過濂溪祠用前韻

卷之二十

外集二　廬陵詩六首正德庚午年三月還
廬陵尹作
遊瑞華二首
古道
立春日道中短述
公館午飯偶書
午憩香社寺
京師詩二十四首正德庚午年十月陞南京
刑部主事辛未年入覲調北京吏部主
事作
夜宿功德寺次宗賢韻二絶

別方叔賢四首
白灣六章
寄隱巖
香山次韻
夜宿香山林宗師房次韻二首
別湛甘泉二首
歸越詩五首正德壬申年陞南京太僕寺少
卿便道歸越作
四明觀白水二首
杖錫道中用張憲使韻
又用曰仁韻
書杖錫寺
滁州詩三十六首正德癸酉年到太僕寺作
梧桐江用韻
林間睡起
贈熊彰歸
別易仲
送守中至龍盤山中

龍蟠山中用韻
瑯琊山中三首
答朱汝德用韻
送惟乾二首
別希顏二首
山中示諸生五首
龍潭夜坐
送德觀歸省二首
送蔡希顏三首
贈守中北行二首
鄭伯興謝病還鹿門雪夜過別贈三首
門人王嘉秀實夫蕭琦子玉告歸書此見
別意兼寄聲辰陽諸賢
滁陽別諸友
寄浮峰詩社
樓雲樓坐雪二首
與商貢士二首
南都詩四十七首正德甲戌年四月陞南京

鴻臚寺卿作
題歳寒亭贈汪尚和
與徽州程畢二子
山中懶睡四首
題灌山小隱二絶
六月五章
守文弟歸省携其手歌以別之
書扇面寄館賓
用實夫韻
游牛首山
送徽州洪侹承瑞
病中大司馬喬公有詩見懷次韻奉答二
首
送諸伯生歸省
寄馮雪湖二首
諸用文歸用子美韻為別
題王實夫畫
贈潘給事

與沅陵郭掌教
別族太叔克彰
登憑虛閣和石少宰韻
登閱江樓
獅子山
遊清涼寺三首
寄張東所次前韻
別余縉子紳
送劉伯光
冬夜偶書
寄潘南山
送胡廷尉
與郭子全
次欒子仁韻送別四首
書悟真篇答張太常二首
贛州詩三十六首正德丙子年九月陞南贛
僉事御史以後作
丁丑二月征漳寇進兵長汀道中有感

回軍上杭

喜雨二首

聞曰仁買田霅上擕同志待予歸二首

祈雨二首

還贛

借山亭

桶岡和邢太守二首

通天巖

遊通天巖次鄒謙之韻

又次陳惟濬韻

忘言巖次謙之韻二首

圓明洞次謙之韻

潮頭巖次謙之韻

天成臨別索贈

坐忘言巖問二三子

留陳惟濬

棲禪寺雨中與惟乾同登

茶寮紀事

回軍九連山道中短述

回軍龍南小憩玉石巖雙洞絕奇徘徊不
忍去因寓以陽明別洞之號兼留此作
三首

再至陽明別洞和邢太守韻二首

夜坐偶懷故山

懷歸二首

送德聲叔父歸姚

示憲兒

贈陳東川

江西詩一百二十首正德己卯年奉　勅往
福建處叛軍至豐城遇宸濠之變趨還
吉安集兵平之八月陞副都御史巡撫
江西作

鄱陽戰捷

書草萍驛二首

西湖

寄江西諸士夫

太息
宿淨寺四首
歸興
即事漫述四首
泊金山寺二首
舟夜
舟中至日
阻風
用韻答伍汝真
過鞋山戲題
楊邃菴待隱園次韻五首
登小孤書壁
登鵠矶次草泉心劉石門韻二首　二詩弘治壬戌年楚遊時作謙次於此
望盧山
除夕伍汝真用待隱園即席次答五首
元日霧
二日雨

三日風
立春二日
遊廬山開元寺
又次壁間杜牧韻
舟過銅陵埜云縣東小山有鐵船因往觀之果見其彷彿因題石上
山僧
江上望九華山二首
觀九華龍潭
廬山東林寺次韻
又次邵二泉韻
遠公講經臺
太平宮白雲
書九江行臺壁
又次李僉事素韻
繁昌阻風二首
汀邊阻風散步至靈山寺
泊舟大同山溪間諸生聞之有挾冊來尋者

巖下桃花盛開攜酒獨酌
白鹿洞獨對亭
豐城阻風
江上望九華不見
江施二生與醫官陶埜冑雨登山人多笑
之戲作歌
遊九華道中
芙蓉閣
重遊無相寺次韻四首
登蓮花峰
重遊無相寺次舊韻
登雲峰望始盡九華之勝因復作歌
雙峰遺柯生喬
歸途有僧自望華亭來迎且請詩
無相寺金沙泉次韻
夜宿天池月下聞雷次早知山下大雨三
首
文殊臺夜觀佛燈

書汪進之太極巖二首
勸酒
重遊化城寺二首
遊九華
弘治壬戌嘗遊九華值時陰霧竟無所覩
至是正德庚辰復往遊之風日清朗盡
得其勝喜而作歌
巖頭閒坐漫成
將遊九華移舟宿寺山二首
登雲峰二三子詠歌以從欣然成謠二首
有僧坐巖中已三年詩以勵吾黨
春日遊齊山寺用杜牧之韻二首
重遊開元寺戲題壁
賈胡行
送邵文實方伯致仕
紀夢
無題
遊落星寺

遊通天巖示鄒陳二子
青原山次黄山谷韻
睡起偶成
立春
遊廬山開元寺
登小孤次陸良弼韻
月下吟三首
月夜二首
雪望四首
火秀宮次一峰韻三首
歸懷
啾啾吟
居越詩三十四首正德辛巳年歸越後作
歸興二首
次謙之韻
再遊浮峰次韻
夜宿浮峰次謙之韻
再遊延壽寺次舊韻

碧霞池夜坐
秋聲
林汝桓以二詩寄次韻為別
月夜二首　秋夜　夜坐
心漁歌為錢翁希明別號題
登香爐峰次蘿石韻
觀從吾登爐峰絶頂戲贈
書扇贈從吾
嘉靖甲申冬二十一日再登秦望自弘治戊午登後二十七年矣將下適董蘿石與二三子來復坐久之暮歸同宿雲門
僧舍
山中漫興
挽潘南山
和董蘿石菜花韻
天泉樓夜坐和蘿石韻
詠良知四首示諸生
答人問良知二首

答人問道
寄題玉芝菴
別諸生
後中秋望月歌
書扇示正憲
送蕭子雝憲副之任
中秋
嘉靖丙戌十二月庚申始得子六有靜齋
以詩來賀次韻爲謝二首

兩廣詩二十一首嘉靖丁亥起平思田之亂
秋日飲月巖新構別王侍御
復過釣臺
方思道送西峰
西安兩中諸生出候因寄德洪汝中并示
書院諸生
德洪汝中方卜書院盛稱天真之奇并寄
及之
寄石潭二絕

長生
南浦道中
重登黃土腦
過新溪驛
夢中絕句
謁伏波廟二首
破斷藤峽
平八寨
南寧二首

往歲破桶岡宗舜祖世麟老宣慰實來督
兵今兹思田之役乃隨父致仕宣慰明
輔來從事目擊其父子孫三世皆以忠
信相承相尚也詩以嘉之
題甘泉居
書泉翁壁

卷之二十一

外集三　書

答佟太守求雨癸亥

答毛憲副 戊辰
與安宣慰 戊辰
二 戊辰
三 戊辰
答人問神仙 戊辰
答徐成之 壬午
二 壬午
答儲柴墟 壬申
二 壬申
答何子元 壬申
上晉溪司馬 戊寅
二 己卯
上彭幸菴 壬午
寄楊邃菴閣老 壬午
二 癸未
三 丁亥
四 丁亥
寄席元山 癸未

答王亹菴中丞 甲申
與陸清伯 甲申
與黃誠甫 甲申
二 甲申
三 乙酉
與王勉之 乙酉
復童克剛 乙酉
與鄭啓範侍御 丁亥
答方叔賢 丁亥
二 丁亥
與黃宗賢 丁亥
二 丁亥
三 丁亥
四 戊子
五 戊子
答見山冢宰 丁亥
與霍兀厓宮端 丁亥
答潘直卿

寄翟石門閣老 戊子
寄何燕泉 戊子

卷之二十二

外集四 序

羅履素詩集序 壬戌
兩浙觀風詩序 壬戌
山東鄉試録序 甲子
烝候圖序 戊辰
送毛憲副致仕歸桐江書院序 戊辰

恩壽雙慶詩後序 戊辰
重刊文章軌範序 戊辰
五經臆說序 戊辰
潘氏四封録序 辛未
送章達德歸東雁序 辛未
壽湯雲谷序 甲戌
文山別集序 甲戌
金壇縣志序 乙亥
送南元善入覲序 乙酉
送聞人邦允序
送別省吾林都憲序 戊子

卷之二十三

外集五 記

興國守胡孟登生像記 壬戌
新建預備倉記 癸亥
平山書院記 癸亥
何陋軒記 戊辰
君子亭記 戊辰

遠俗亭記 戊辰
象祠記
卧馬塚記 戊辰
賓陽堂記 戊辰
重脩月潭寺建公館記 戊辰
玩易窩記 戊辰
東林書院記 癸酉
應天府重修儒學記 甲戌
重修六合縣學記 乙亥

時雨堂記 丁丑
重修浙江貢院記 乙酉
濬河說 乙酉
卷之二十五
外集六　說　雜著
白說字貞夫說 乙亥
劉氏三子字說 乙亥
南岡說 丙戌
悔齋說 癸酉

題湯大行殿試策問下 壬戌
示徐曰仁應試 丁卯
龍場生問答 戊辰
諭元年春王正月 戊辰
書東齋風雨卷後 癸酉
竹江劉氏族譜跋 甲戌
書察院行臺壁 丁丑
諭俗四條 丁丑
書邊視圖 戊寅

書諸陽卷 庚辰
書陳世傑卷 庚辰
諭太和楊茂
書欒惠卷 庚辰
書佛郎機遺事 庚辰
題壽外母蟠桃圖 庚辰
書徐汝佩卷 癸未
題夢槎奇遊詩卷 乙酉
為善最樂文 丁亥
客座私祝 丁亥

卷之二十五
外集七　墓誌銘　墓表　墓碑　傳　碑
贊　箴　祭文
易直先生墓誌 壬戌
陳處士墓誌銘 癸亥
平樂同知尹公墓誌 癸亥
徐昌國墓誌 乙丑
凌孺人楊氏墓誌銘 丙子

文橘菴墓誌 乙亥
登仕郎馬文重墓誌銘 丙子
明封刑部主事浩齋陸君墓誌銘 丙子
諡襄惠兩峰洪公墓誌銘
贈翰林院編修湛公墓表 壬申
節菴方公墓表 乙酉
湛賢母陳大孺人墓碑 甲戌
程守夫墓碑 甲申
大傅王文恪公傳 丁亥

平茶寨碑 丁丑
平浰頭碑 丁丑
田州立碑 丙戌
田州石刻
陳直夫南宮像贊
三箴
南鎮禱雨文 癸亥
瘞旅文 戊辰
祭鄭朝朔文 甲戌
祭浰頭山人文 戊寅
祭徐曰仁文 戊寅
祭孫中丞文 己卯
祭外舅介菴先生文 辛巳
祭文相文
又祭徐曰仁文 甲申
祭國子助教薛尚賢文
祭朱守忠文 甲申
祭洪襄惠公文

祭楊仕鳴文 丙戌
祭元山席尚書文 丁亥
祭吳東湖文 丁亥
祭永順寶靖土兵文 戊子
祭軍牙六纛之神文 丁亥
祭南海文 戊子
祭六世祖廣東叅議性常府君文 戊子
卷之二十六
續編一

大學問
教條示龍場諸生
立志
勤學
改過
責善
五經億說十三條
與滁陽諸生書幷問答語
家書墨跡四首
一與克彰太叔
二與徐仲仁
三上海日翁書
四嶺南寄正憲男
贛州書示四姪正思等
又與克彰太叔
寄正憲男手墨二卷
又
卷之二十七

續編二
與郭善甫
寄楊仕德
與顧惟賢
與當道書
與汪節夫書
寄張世文
與王晉溪司馬
與陸清伯書
與許台仲書
與林見素
與楊邃菴
與蕭子雍
與德洪
卷之二十八
續編三
自劾不職以明聖治事疏
乞恩表揚先德疏
辯誅遺奸正大法以清朝列疏
書同門科舉題名録後

書宋孝子朱壽昌孫教讀源卷
書汪進之卷
書孟立卷
書李白騎鯨
書三酸
書韓昌黎與太顛坐叙
春郊賦別引
告諭廬陵父老子弟
廬陵縣公移
教場石碑
銘一首
箴一首
陽朔知縣楊君墓誌銘
劉子青墓表
祭劉仁徵主事
祭陳判官文
祭張廣溪司徒

卷之二十九

續編四

鴻泥集序
濟然子叙 有詩
壽楊母張太孺人序
對菊聯句序
東曹倡和詩序
豫軒都先生八十受封序
送黃敬夫先生僉憲廣東序
性天卷詩序
送陳懐文寧都序
送駱温良潮州太守序
高平縣志序
送李郴州序
送呂丕文先生少尹京丞序
慶呂素菴先生封知州序
賀監察御史姚應隆考績推 恩序
送紹興佟太守序
送張侯宗魯考最還治紹興序

送方壽卿廣東僉憲序
提牢廳壁題名記
重修提牢廳記
黄樓夜濤賦
來兩山雪圖賦
雨中與錢二厓魏五松約遊龍山
雪窓閒卧
次韻畢方伯寫懷之作
春晴散步

又
次魏五松荷亭晚興
又
次張體仁聯句韻
又
又
題郭詡濂溪圖
西湖醉中謾書
文衡堂試事畢書壁

白髮謾書一絶
遊秦山
雪后次蘇穎濱韻
試諸生有作
再試諸生
夏日登易氏萬卷樓用唐韻
再試諸生用唐韻
次韻陸文順僉憲
太子橋

與胡少參小集
再用前韻賦鸚鵡
復用杜韻一首
送客過二橋
先日與諸友有郊園之約
待諸友不至
夏日遊陽明小洞天
將歸與諸生別於城南蔡氏樓
諸門人送至龍里道中二首

贈陳宗魯
醉後歌用燕思亭韻
題施總兵所翁龍

卷之三十

續編五　三征公移逸稿　南贛公移　凡三十二條

批漳南道教練民兵呈 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批漳南道進勦呈 十一月二十六日
批南安府請兵策應呈 六月初十日
批嶺北道攻守機宜呈 六月二十六日
批漳南道給由呈 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批兵備道奨勵官兵呈 七月初三日
調用三省夾攻官兵 七月十五日
夾攻防守咨 十月
行嶺北道催督進勦牌 十月初十日
刻期會勦咨 十月二十一日
横水建立營塲牌 十月二十七日
搜捕殘寇咨 十一月十一日
批准惠州府給由呈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批攻取河源賊巢呈 三月二十三日
批贛州府賑濟呈 四月二十八日
批嶺北道修築城垣呈 五月十五日
查訪各屬賢否牌 六月十九日
行贛南道禁止稅牌 六月二十八日
禁約驛遞牌 七月初一日
申明便宜　勅諭 七月二十一日
犒賞新民牌 七月二十八日
行嶺北等道議取兵餉 八月十四日
再批攻勦河源賊巢呈 八月二十一日
優禮諭官牌 十一月二十七日
批漳南道設立軍堡呈 十二月初三日
再申明三省　勅諭 十二月十二日
批贛州府給由呈 十二月二十五日
行嶺北道裁革軍職巡捕牌 十四年五月初五日
遵奉　欽依行福建三司清查錢糧 五月二十七日
議處添設縣所城堡巡司咨 五月三十日
督責哨官牌 六月初七日

委分巡嶺北道暫管地方事 六月初八日

恩田公移 凡四十九條

行廣西統領軍兵各官剿撫事宜牌 嘉靖六年十一月初五日

行南韶二府招集民兵牌 十一月十二日

獎留僉事顧溱批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批嶺西道議處兵屯事宜呈 十一月二十三日

批廣州衛議處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五日

批都指揮李鵬操演哨守官兵呈 十一月二十七日

行兩廣都布按三司選用武職官員 十二月初七日

行兩廣按察司稽查前濫關文 十二月十二日

給思明州官孫黃未寧冠帶劄付牌

省發土官羅廷鳳等牌 十二月十七日

給遷隆寨巡檢黃添貴冠帶牌 嘉靖七年正月初八日

批左州分俸養親申 正月十八日

批右江道斷復向武州地土呈 正月二十六日

批左江道推立土官呈 二月初一日

批遣還夷人歸國申 二月十四日

批蒼梧道修理梧州府城呈 三月十一日

批永安州知州乞休呈 三月十四日

行參將沈希儀守八寨牌 三月二十三日

行左江道勦撫仙臺白竹諸猺牌 三月二十四日

委土目蔡德政統率各土目牌 四月初一日

批左江道查給狼田呈 四月十一日

行潯州府撫恤新民牌

批興安縣請發糧餉申 四月十三日

行廉州府清查十家牌法 四月十六日

行右江道招回新民牌 五月初六日

委官賛畫牌 五月初七日

行參將沈希儀計勦八寨牌 五月初九日

調發土官岑獻牌 五月初十日

分調土官韋虎林進勦事宜牌 五月十五日

行通判陳志敬查禁田州府私徵商稅牌 五月十五日

批南寧衛給發土官銀兩申 五月十八日

批左江道紀驗首級呈 五月二十八日

行左江道犒賞湖兵牌 六月初十日

獎勞督兵官牌 六月初十日
土舍彭蓋臣軍前冠帶劄付 六月初十日
獎勞永保二司官舍土目牌 六月初十日
調發武緣鄉兵搜勦八寨殘賊牌 六月十八日
行右江道犒賞盧蘇王受牌 七月初三日
給土目行糧牌 七月初八日
批右江道移置鳳化縣南丹衛事宜呈 八月十日
行左江道賑濟牌 八月初十日
批右江道議築思恩府城垣呈 八月十五日
獎勞勦賊各官牌 八月十九日
行福建漳州府取回岑邦佐牌
批參將沈良佐經理軍伍呈 八月二十四日
告諭新民 八月
批僉事吳天挺乞休呈 八月二十五日
批蒼梧道創建敷文書院呈 九月初六日
改委南丹衛監督指揮牌

卷之三十一

續編六　征藩公移上 凡二十九條

行吉安府收回乞糧牌 正德十四年六月二十日
行吉安府禁止鎮守貢獻牌 六月二十日
行福建布政司調兵勤王
預行南京各衙門勤王咨
撫安百姓告示 六月二十二日
差官調發樓花等峒義兵牌 六月二十七日
行吉安府踏勘災傷 七月初五日
行吉安府知會紀功御史牌 七月初八日
行知縣劉守緒等襲勦墳廠牌 七月十三日

督責知府伍文定等同心勦賊牌 七月二十五日
行南昌府清查占奪民產 八月十六日
批江西按察司改恤孫許死事 八月二十五日
行南昌府禮送孫公歸櫬牌 八月二十九日
討叛　勅旨通行各屬 九月初二日
咨南京兵部議處獻俘船隻 九月初二[illegible]
行江西三司清查被刼府庫起運錢糧 九月十四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看守寧府庫藏 九月十一日
委按察使伍文定紀驗殘孽 九月二十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釐革撫綏條件 九月十二日
行江西按察司知會逆黨宮眷姓名
行江西按察司編審九姓漁戶牌 九月二十四日
獻俘揭帖 九月二十六日
行袁州等府查處軍中備用錢糧牌 十月初六日
行江西布按二司清查軍前取用錢糧
防制省城奸惡牌 十二月十一日
行江西按察司查禁因公科索民財 十二月十一日
禁省詞訟告諭 十二月十七日

再禁詞訟告諭 十二月
征藩公移下 凡二十七條
開報征藩功次贓仗咨 正德十五年三月初四日
進繳征藩鈞帖 四月十七日
行江西三司搜勦鄱陽餘賊牌 五月二十日
追勦入湖賊黨牌 十五年
行嶺北道清查贛州錢糧牌 十月二十三日
申行十家牌法
行江西布政司清查沒官房屋 十一月二十一日

批再申十家牌法呈 十一月二十九日
批各道巡歷地方呈 十二月十六日
禁約釋罪自新軍民告示 正德十六年正月初五日
批湖廣兵備道設縣呈 十六年
牒勸安義逆賊牌 二月十一日
截勦安義逃賊牌 二月十三日
批議賞獲功陣亡等次呈 三月初十日
覆應天巡撫派取船隻咨 三月二十四日
批東鄉叛民投順狀詞 四月初九日
批江西布政司清查造冊呈 四月十六日

行豐城縣督造淺船牌 十六年
行江西按察司審問通賊罪犯牌 六月十五日
行江西按察司清查軍前解回糧賞等物 六月十九日
批廣東按察司立縣呈 七月十八日
行江西三司停止興作牌 八月初九日
行嶺北道申明教場軍令 九月十七日
行寧都縣建立社學牌 十二月二十七日

卷之三十二
附錄一
年譜一　自成化壬辰始生至正德戊寅征贛
卷之三十三
附錄二
年譜二　自正德己卯在江西至正德辛巳歸越
卷之三十四
附錄四
年譜三　自嘉靖壬午在越至嘉靖己丑喪歸越

卷之三十五
年譜附錄一　自嘉靖庚寅建精舍於天真山至隆慶丁卯復伯爵
卷之三十六
年譜附錄二　年譜舊序至論年譜書
卷之三十七
附錄四
世德紀
卷之三十八
世德紀附錄　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一

語錄一　傳習錄上

先生於大學格物諸説悉以舊本爲正蓋先儒所謂誤本者也愛始聞而駭既而疑已而殫精竭思參互錯縱以質於先生然後知先生之説若水之寒若火之熱斷斷乎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樂坦易不事邊幅人見其少時豪邁不羈又嘗泛濫於詞章出入二氏之學驟聞是說皆目以爲立異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載處困養靜精一之功固已超入聖域粹然大中至正之歸矣愛朝夕炙門下但見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見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無窮十餘年來竟未能窺其藩籬世之君子或與先生僅交一面或猶未聞其謦欬或先懷忽易憤激之心而遽欲於立談之間傳聞之說臆斷懸度如之何其可得也從遊之士聞先生之教

徃徃得一而遺二見其牝牡驪黃而棄其所謂千里者故愛備錄平日之所聞私以示夫同志相與考而正之庶無負先生之敎云門人徐愛書

愛問在親民朱子謂當作新民後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據先生以爲宜從舊本作親民亦有所據否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此豈足爲據作字却與親字相對然非親字義下面治國平天下處皆於新字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即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敎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親民說親民便是兼敎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

愛問知止而後有定朱子以爲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愛問至善只求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盡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愛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閒有許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先生嘆曰此說之蔽久矣豈一語所能悟今姑就所問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箇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箇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箇信與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無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須外面添一分以此純乎天理之心發之事父便是孝發之事君便是忠發之交友治民便是信與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愛曰聞先

生如此說愛已覺有省悟處但舊說纏於胸中尚有未脫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間温凊定省之類有許多節目不亦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不講求只是有箇頭腦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講求就如講求冬温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講求夏凊也只是要盡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間雜只是講求得此心此心若無人欲純是天理是箇誠於孝親的心冬時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

箇温的道理夏時自然思量父的熱便自要去求箇凊的道理這都是那誠孝的心發出來的條件却是須有這誠孝的心然後有這條件發出來譬之樹木這誠孝的心便是根許多條件便是枝葉須先有根然後有枝葉不是先尋了枝葉然後去種根禮記言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須是有箇深愛做根便自然如此

鄭朝朔問至善亦須有從事物上求者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純乎天理之極便是更於事物上怎生求且試說幾件看朝朔曰且如事親如何而為温凊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須求箇是當方是至善所以有學問思辯之功先生曰若只是温凊之節奉養之宜可一日二日講之而盡用得甚學問思辯惟於温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奉養時也只要此心純乎天理之極此則非有學問思辯之功將不免於毫釐千里之繆所以雖在聖人猶加精一之訓若只是那些儀節求得是當便謂至善即如今扮戲

子扮得許多温凊奉養的儀節是當亦可謂之至善矣愛於是日又有省

愛因未會先生知行合一之訓與宗賢惟賢往復辯論未能決以問於先生先生曰試舉看愛曰如今人儘有知得父當孝兄當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與行分明是兩件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斷不是知行的本體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聖賢教人知行正是

要復那本體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罷故大學指箇真知行與人看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那好色時已自好了不是見了後又立箇心去好聞惡臭屬知惡惡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後別立箇心去惡如鼻塞人雖見惡臭在前鼻中不曾聞得便亦不甚惡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

弟的話便可稱爲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饑必已自饑了知行如何分得開此便是知行的本體不曾有私意隔斷的聖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緊切着實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說知行做兩箇是甚麽意某要說做一箇是甚麽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說一箇兩箇亦有甚用愛曰古人說知行做兩箇亦是要人見箇分曉一行做知的功夫一

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箇知已自有行在只說一箇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箇知又說一箇行者只爲世間有一種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箇冥行妄作所以必說箇知方纔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實躬行也只是箇揣摸影響所以必說一箇行方纔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

補偏救弊的說話若見得這箇意時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將知行分作兩件去做以爲必先知了然後能行我如今且去講習討論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來已非一日矣某今說箇知行合一正是對病的藥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時即說兩箇亦不妨亦只是一箇若不

會宗旨便說一箇亦濟得甚事只是間說話

愛問昨聞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覺功夫有用力處但與朱子格物之訓思之終不能合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愛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說似亦見得大略但朱子之訓其於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孟子之盡心知性皆有所證據以是未能釋然先生曰子夏篤信聖人曾子反求諸己篤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於心安可狃於舊

聞不求是當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於心處亦何嘗苟從精一博約盡心本自與吾說脗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訓未免牽合附會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約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說此可一言而喻盡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養性事天是學知利行事夭壽不貳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錯訓格物只為倒看了此意以盡心知性為物格知至要初學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愛問盡心知性何以為生知安行先生曰性是心之體天是性之原盡心即是盡性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者心有未盡也知天知知州知縣之知是自己分上事已與天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須是恭敬奉承然後能無失尚與天為二此便是聖賢之別至於夭壽不貳其心乃是教學者一心為善不可以窮通夭壽之故便把為善的心變動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見得窮通壽夭有箇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動心事天雖與天為二已自見

得箇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見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學立心之始有箇困勉的意在今卻倒做了所以使學者無下手處愛曰昨聞先生之教亦影影見得功夫須是如此今聞此說益無可疑愛昨曉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從心上說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發便是意意之本體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於事親即事親便是一物意在於事

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於仁民愛物即仁民愛物便是一物意在於視聽言動即視聽言動便是一物所以某說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誠無物大學明明德之功只是箇誠意誠意之功只是箇格物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體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無時無處不是存天理即是窮理天理即是明德窮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體心自然會知見父自然知孝見兄自然知弟見孺子入井自然知惻隱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發更無私意障礙即所謂充其惻隱之心而仁不可勝用矣然在常人不能無私意障礙所以須用致知格物之功勝私復理即心之良知更無障礙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則意誠

愛問先生以博文爲約禮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請開示先生曰禮字即是理字理之發見可見者謂之文文之隱微不可見者謂之理只是一物約禮只是要此心純是一箇天理要此心純是天理須就理之發見處用功如發見於事親時就在事親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事君時就在事君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富貴貧賤時就在處富貴貧賤上學存此天理發見於處患難夷狄時就在處患難夷狄上學存此天理至於作止語默無處不然隨他發見處即就那上面學箇存天理這便是博學之於文便是約禮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約禮即是惟一

愛問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以先生精一之訓推之此語似有弊先生曰然心一也未雜於人謂之道心雜以人僞謂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謂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語若分析而意實得之今曰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並立安有天理爲主人欲又從而聽命者

愛問文中子韓退之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愛問何以有擬經之失先生曰擬經恐未可盡非且說後世儒者著述之意與擬經如何愛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無然期以明道擬經純若爲名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曰孔子刪述六經以明道也先生曰然則擬經獨非效法孔子乎愛曰著述即於道有所發明擬經似徒擬其迹恐於道無

補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還淳而見諸行事之實乎抑將美其言辭而徒以譊譊於世也天下之大亂由虛文勝而實行衰也使道明於天下則六經不必述刪述六經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畫卦至於文王周公其間言易如連山歸藏之屬紛紛籍籍不知其幾易道大亂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風日盛知其說之將無紀極於是取文王周公之說而贊之以爲惟此爲得其宗於是紛紛之說盡廢而天下之言易者始

一書詩禮樂春秋皆然書自典謨以後詩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蕩之詞蓋不知其幾千百篇禮樂之名物度數至是亦不可勝窮孔子皆刪削而述正之然後其說始廢如書詩禮樂中孔子何嘗加一語今之禮記諸說皆後儒附會而成已非孔子之舊至於春秋雖稱孔子作之其實皆魯史舊文所謂筆者筆其舊所謂削者削其繁是有減無增孔子述六經懼繁文之亂天下惟簡之而不得使天下務去

其文以求其實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後繁文益盛天下益亂始皇焚書得罪是出於私意又不合焚六經若當時志在明道其諸反經叛理之說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刪述之意自秦漢以降文又日盛若欲盡去之斷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錄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則其諸怪悖之說亦宜漸漸自廢不知文中子當時擬經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於其事以爲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實衰人出己見

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譽徒以亂天下之聰明塗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爭務修飾文詞以求知於世而不復知有敦本尚實反朴還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啓之愛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經若無左傳恐亦難曉先生曰春秋必待傳而後明是歇後謎語矣聖人何苦爲此艱深隱晦之詞左傳多是魯史舊文若春秋須此而後明孔子何必削之愛曰伊川亦云傳是案經是斷如書弑某君伐某國若不明其事恐亦難斷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說未得聖人作經之意如書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問其弑君之詳征伐當自天子出書伐國即伐國便是罪何必更問其伐國之詳聖人述六經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於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則嘗言之或因人請問各隨分量而說亦不肯多道恐人專求之言語故曰予欲無言若是一切縱人欲滅天理的事又安肯詳以示人是長亂導奸也故孟子

云仲尼之門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此便是孔門家法世儒只講得一箇伯者的學問所以要知得許多陰謀詭計純是一片功利的心與聖人作經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因嘆曰此非達天德者未易與言此也又曰孔子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書於唐虞夏四五百年間不過數篇豈更無一事而所述止此聖人之意可知矣聖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後儒却只要添上愛曰聖人作經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聖人不欲詳以示人則誠然矣至如堯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見先生曰羲黃之世其事闊疏傳之者鮮矣此亦可以想見其時全是淳龐朴素略無文采的氣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後世可及愛曰如三墳之類亦有傳者孔子何以删之先生曰縱有傳者亦於世變漸非所宜風氣益開文采日勝至於周末雖欲變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況

唐虞乎又況羲黃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則
一孔子於堯舜則祖述之於文武則憲章之文
武之法即是堯舜之道但因時致治其設施政
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業施之於周已有不合
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繼
日況太古之治豈復能行斯固聖人之所可略
也又曰專事無爲不能如三王之因時致治而
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學術因時致
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於道而以功利之心行

之即是伯者以下事業後世儒者許多講來講
去只是講得箇伯術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後世不可復也略之可也三
代以下之治後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
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論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
事其末則亦不可復矣

愛曰先儒論六經以春秋爲史史專記事恐與五
經事體終或稍異先生曰以事言謂之史以道
言謂之經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經五經亦史
易是包犧氏之史書是堯舜以下史禮樂是
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謂異

又曰五經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惡示訓戒善可爲
訓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
削其事以杜奸愛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
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於將萌
否先生曰聖人作經固無非是此意然又不必
泥着文句愛又問惡可爲戒者存其戒而削其
事以杜奸何獨於詩而不删鄭衛先儒謂惡者
可以懲創人之逸志然否先生曰詩非孔門之

舊本矣孔子云放鄭聲鄭聲淫又曰惡鄭聲之
亂雅樂也鄭衛之音亡國之音也此是孔門家
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謂雅樂皆可奏之郊
廟奏之鄉黨皆所以宣暢和平涵泳德性移風
易俗安得有此是長淫導奸矣此必秦火之後
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蓋淫泆之詞世俗
多所喜傳如今閭巷皆然惡者可以懲創人之
逸志是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

愛因舊說汨沒始聞先生之教實是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既久漸知反身實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爲孔門嫡傳舍是皆傍蹊小徑斷港絶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的工夫明善是誠身的工夫窮理是盡性的工夫道問學是尊德性的工夫博文是約禮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諸如此類始皆落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右曰仁所錄

陸澄問主一之功如讀書則一心在讀書上接客則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爲主一乎先生曰好色則一心在好色上好貨則一心在好貨上可以爲主一乎是所謂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專主一箇天理

問立志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則自然心中凝聚猶道家所謂結聖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馴至於美大聖神亦只從此一念存養擴充去耳

日間工夫覺紛擾則靜坐覺懶看書則且看書是亦因病而藥

處朋友務相下則得益相上則損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屢責之一日警責方已一友自陳日來工夫請正源從傍曰此方是尋着源舊時家當先生曰爾病又發源色變議擬欲有所辨先生曰爾病又發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內種此一大樹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養得這箇大根四傍縱

要種些嘉穀上面被此樹葉遮覆下面被此樹根盤結如何生長得成須用伐去此樹纖根勿留方可種植嘉種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養得此根

問後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亂正學先生曰人心天理渾然聖賢筆之書如寫真傳神不過示人以形狀大略使之因此而討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氣言笑動止固有所不能傳也後世著述是又將聖人所畫摹倣謄寫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

其技其失眞愈遠矣

問聖人應變不窮莫亦是預先講求否先生曰如何講求得許多聖人之心如明鏡只是一箇明則隨感而應無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後世所講却是如此是以與聖人之學大背周公制禮作樂以文天下皆聖人所能爲堯舜何不盡爲之而待於周公孔子刪述六經以詔萬世亦聖人所能爲周公何不先爲之而有待於孔子是知聖人遇此時方有

此事只怕鏡不明不怕物來不能照講求事變亦是照時事然學者却須先有箇明的工夫學者惟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變之不能盡曰然則所謂沖漠無朕而萬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曰是說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義理無定在無窮盡吾與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謂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他日又曰聖如堯舜然堯舜之上善無盡惡如桀紂然桀紂之下惡無盡使桀紂未死惡寧止此乎使善有盡時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見

問靜時亦覺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也如此臨事便要傾倒人須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靜亦定動亦定

問上達工夫先生曰後儒教人纔涉精微便謂上達未當學且說下學是分下學上達爲二也夫目可得見耳可得聞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

下學也目不可得見耳不可得聞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達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學也至於日夜之所息條達暢茂乃是上達人安能預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語者皆下學上達只在下學裏凡聖人所說雖極精微俱是下學學者只從下學裏用功自然上達去不必別尋箇上達的工夫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豈有工夫說閒話管閒事

問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
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復有惟一也
精字從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純然潔白便
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篩揀惟精之工則不能
純然潔白也舂簸篩揀是惟精之功然亦不過
要此米到純然潔白而已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篤行者皆所以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
者即約禮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誠意之功道問
學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誠身之功無二說也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聖學只一箇功夫知行
不可分作兩事
漆雕開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說之子路使子羔
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曾點言志夫子許之
聖人之意可見矣
問寧靜存心時可為未發之中否先生曰今人存
心只定得氣當其寧靜時亦只是氣寧靜不可
以為未發之中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靜時念念去

人欲存天理動時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寧
靜不寧靜若靠那寧靜不惟漸有喜靜厭動之
弊中間許多病痛只是潛伏在終不能絕去遇
事依舊滋長以循理為主何嘗不寧靜以寧靜
為主未必能循理
問孔門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禮樂多少實
用及曾皙說來卻似耍的事聖人卻許他是意
何如曰三子是有意必有意必便偏着一邊能
此未必能彼曾點這意思卻無意必便是素其

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
行乎患難無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謂汝器也
曾點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
若世之空言無實者故夫子亦皆許之
問知識不長進如何先生曰為學須有本原須從
本原上用力漸漸盈科而進仙家說嬰兒亦善
譬嬰兒在母腹時只是純氣有何知識出胎後
方始能啼既而後能笑又既而後能識認其父
母兄弟又既而後能立能行能持能負卒乃天

下之事無不可能皆是精氣日足則筋力日强聰明日開不是出胎日便講求推尋得來故須有箇本原聖人到位天地育萬物也只從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上養來後儒不明格物之說見聖人無不知無不能便欲於初下手時講求得盡豈有此理又曰立志用功如種樹然方其根芽猶未有幹及其有幹尚未有枝枝而後葉葉而後花實初種根時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葉想勿作花想勿作實想懸想何益但不

忘栽培之功怕沒有枝葉花實

問看書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義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爲舊時學問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爲學雖極解得明曉亦終身無得須於心體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須反在自心上體當即可通蓋四書五經不過說這心體這心體即所謂道心體明即是道明更無二此是爲學頭腦處

虛靈不昧衆理具而萬事出心外無理心外無事

或問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此語如何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與字恐未免爲二此在學者善觀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爲善有爲不善先生曰惡人之心失其本體

問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言如何先生曰恐亦未盡此理豈容分析又何須湊合得聖人說精一自是盡

省察是有事時存養存養是無事時省察

澄嘗問象山在人情事變上做工夫之說先生曰除了人情事變則無事矣喜怒哀樂非人情乎自視聽言動以至富貴貧賤患難死生皆事變也事變亦只在人情裏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謹獨

澄問仁義禮智之名因已發而有曰然他日澄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是性之表德邪曰仁義禮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體也謂之天主宰也謂之帝流行也謂之命賦於人也謂之性

主於身也謂之心心之發也遇父便謂之孝遇君便謂之忠自此以往名至於無窮只一性而已猶人一而已對父謂之子對子謂之父自此以往至於無窮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萬理燦然

一日論爲學工夫先生曰教人爲學不可執一偏初學時心猿意馬拴縛不定其所思慮多是人欲一邊故且教之靜坐息思慮久之俟其心意稍定只懸空靜守如槁木死灰亦無用須教他

省察克治省察克治之功則無時而可間如去盜賊須有箇掃除廓清之意無事時將好色好貨好名等私逐一追究搜尋出來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復起方始爲快常如猫之捕鼠一眼看着一耳聽着纔有一念萌動即與克去斬釘截鐵不可姑容與他方便不可窩藏不可放他出路方是眞實用功方能掃除廓清到得無私可克自有端拱時在雖曰何思何慮非初學時事初學必須思省察克治即是思誠只思一箇天理到得天理純全便是何思何慮矣

澄問有人夜怕鬼者柰何先生曰只是平日不能集義而心有所慊故怕若素行合於神明何怕之有子莘曰正直之鬼不須怕恐邪鬼不管人善惡故未免怕先生曰豈有邪鬼能迷正人乎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即是色鬼迷好貨即是貨鬼迷怒所不當怒是怒鬼迷懼所不當懼是懼鬼迷也

定者心之本體天理也動靜所遇之時也

澄問學庸同異先生曰子思括大學一書之義爲中庸首章

問孔子正名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此意如何先生曰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爲政我就先去廢他豈人情天理孔子既肯與輒爲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爲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

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聵豈不感動底豫蒯聵既還輒乃致國請戮聵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羣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聵與羣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為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上皇故事率羣臣百姓尊聵為太公備物

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於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澄在鴻臚寺倉居忽家信至言兒病危澄心甚憂悶不能堪先生曰此時正宜用功若此時放過閒時講學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時磨鍊父之愛子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箇中和處過即是私意人於此處多認做天理當憂則一向憂苦不知已是有所憂患不得其正大抵七情所感多只是過少不及者才過便非心之本體必須調停適中始得就如父母之喪人子豈不欲一哭便死方快於心然却曰毀不滅性非聖人強制之也天理本體自有分限不可過也人但要識得心體自然增減分毫不得

不可謂未發之中常人俱有蓋體用一源有是體即有是用有未發之中即有發而皆中節之和今人未能有發而皆中節之和須知是他未發之中亦未能全得

易之辭是初九潛龍勿用六字易之象是初畫易之變是值其畫易之占是用其辭

夜氣是就常人說學者能用功則日間有事無事皆是此氣翕聚發生處聖人則不消說夜氣

澄問操存舍亡章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雖就常人心說學者亦須是知得心之本體亦元是如此則操存功夫始沒病痛不可便謂出為亡入為存若論本體元是無出無入的若論出入則其思慮運用是出然主宰常昭昭在此何出

之有既無所出何入之有程子所謂腔子亦只是天理而已雖終日應酬而不出天理即是在腔子裏若出天理斯謂之放斯謂之亡又曰出入亦只是動靜動靜無端豈有鄉邪

王嘉秀問佛以出離生死誘人入道仙以長生久視誘人入道其心亦不是要人做不好究其極至亦是見得聖人上一截然非入道正路如今仕者有由科有由貢有由傳奉一般做到大官畢竟非入仕正路君子不由也仙佛到極處與

儒者略同但有了上一截遺了下一截終不似聖人之全然其上一截同者不可誣也後世儒者又只得聖人下一截分裂失真流而爲記誦詞章功利訓詁亦卒不免爲異端是四家者終身勞苦於身心無分毫益視彼仙佛之徒清心寡慾超然於世累之外者反若有所不及矣今學者不必先排仙佛且當篤志爲聖人之學聖人之學明則仙佛自泯不然則此之所學恐彼或有不屑而反欲其俯就不亦難乎鄙見如此

先生以爲何如先生曰所論大略亦是但謂上一截下一截亦是人見偏了如此若論聖人大中至正之道徹上徹下只是一貫更有甚上一截下一截一陰一陽之謂道但仁者見之便謂之仁知者見之便謂之智百姓又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仁智豈可不謂之道但見得偏了便有弊病

蓍固是易龜亦是易

問孔子謂武王未盡善恐亦有不滿意先生曰在

武王自合如此曰使文王未沒畢竟如何曰文王在時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到武王伐商之時文王若在或者不致興兵必然這一分亦來歸了文王只善處紂使不得縱惡而已

問孟子言執中無權猶執一先生曰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隨時變易如何執得須是因時制宜難預先定一箇規矩在如後世儒者要將道理一一說得無罅漏立定箇格式此正是執一

唐詡問立志是常存箇善念要爲善去惡否曰善

念存時即是天理此念即善更思何善此念非惡更去何惡此念如樹之根芽立志者長立此善念而已從心所欲不踰矩只是志到熟處

精神道德言動大率收斂為主發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

問文中子是如何人先生曰文中子庶幾具體而微惜其蚤死問如何却有續經之非曰續經亦未可盡非請問良久曰更覺良工心獨苦

許魯齋謂儒者以治生為先之說亦誤人

問仙家元氣元神元精先生曰只是一件流行為氣凝聚為精妙用為神

喜怒哀樂本體自是中和的纔自家着些意思便過不及便是私

問哭則不歌先生曰聖人心體自然如此

克己須要掃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則衆惡相引而來

問律呂新書先生曰學者當務為急算得此數熟亦恐未有用必須心中先具禮樂之本方可且如其書說多用管以候氣然至冬至那一刻時管灰之飛或有先後須臾之間焉知那管正值冬至之刻須自心中先曉得冬至之刻始得此便有不通處學者須先從禮樂本原上用功

曰仁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鏡常人心如昏鏡近世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

問道之精粗先生曰道無精粗人之所見有精粗

如這一間房人初進來只見一箇大規模如此處久便柱壁之類一一看得明白再久如柱上有些文藻細細都看出來然只是一間房

先生曰諸公近見時少疑問何也人不用功莫不自以為已知為學只循而行之是矣殊不知私欲日生如地上塵一日不掃便又有一層着實用功便見道無終窮愈探愈深必使精白無一毫不徹方可

問知至然後可以言誠意今天理人欲知之未盡

如何用得克己工夫先生曰人若真實切己用功不已則於此心天理之精微日見一日私欲之細微亦自見一日若不用克己工夫終日只是說話而已天理終不自見私欲亦終不自見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認得一段走到歧路處有疑便問問了又走方漸能到得欲到之處今人於已知之天理不肯存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盡知只管閒講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無私可克方愁不能盡知亦未遲在

問道一而已古人論道往往不同求之亦有要乎先生曰道無方體不可執着却拘滞於文義上求道遠矣如今人只說天其實何嘗見天謂日月風雷即天不可謂人物草木不是天亦不可道即是天若識得時何莫而非道人但各以其一隅之見認定以爲道止如此所以不同若解向裏尋求見得自己心體即無時無處不是此道亘古亘今無終無始更有甚同異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則知道知天又曰諸君要實見此道須從自己心上體認不假外求始得

問名物度數亦須先講求否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心體則用在其中如養得心體果有未發之中自然有發而中節之和自然無施不可苟無是心雖預先講得世上許多名物度數與己原不相干只是裝綴臨時自行不去亦不是將名物度數全然不理只要知所先後則近道又曰人要隨才成就才是其所能爲如夔之樂稷

之種是他資性合下便如此成就之者亦只是要他心體純乎天理其運用處皆從天理上發來然後謂之才到得純乎天理處亦能不器使夔稷易藝而爲當亦能之又曰如素富貴行乎富貴素患難行乎患難皆是不器此惟養得心體正者能之

與其爲數頃無源之塘水不若爲數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窮時先生在塘邊坐傍有井故以之喻學云

問世道日降太古時氣象如何復見得先生曰一日便是一元人平旦時起坐未與物接此心清明景象便如在伏羲時遊一般

問心要逐物如何則可先生曰人君端拱清穆六卿分職天下乃治心統五官亦要如此今眼要視時心便逐在色上耳要聽時心便逐在聲上如人君要選官時便自去坐在吏部要調軍時便自去坐在兵部如此豈惟失却君體六卿亦皆不得其職

善念發而知之而充之惡念發而知之而遏之知與充與遏者志也天聰明也聖人只有此學者當存此

澄曰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是私欲如閒思雜慮如何亦謂之私欲先生曰畢竟從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尋其根便見如汝心中決知是無有做刼盜的思慮何也以汝元無是心也汝若於貨色名利等心一切皆如不做刼盜之心一般都消滅了光光只是心之本體看有甚閒

思慮此便是寂然不動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廓然太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發而中節自然物來順應

問志至氣次先生曰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之謂非極至次貳之謂持其志則養氣在其中無暴其氣則亦持其志矣孟子救告子之偏故如此夾持說

問先儒曰聖人之道必降而自卑賢人之言則引而自高如何先生曰不然如此却乃偽也聖人如天無往而非天三光之上天也九地之下亦天也天何嘗有降而自卑此所謂大而化之也賢人如山嶽守其高而已然百仞者不能引而爲千仞千仞者不能引而爲萬仞是賢人未嘗引而自高也引而自高則偽矣

問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延平却教學者看未發之前氣象何如先生曰皆是也伊川恐人於未發前討箇中把中做一物看如吾向所謂認氣定時做中故令只於涵養省

察上用功延平恐人未便有下手處故令人時時刻刻求未發前氣象使人正目而視惟此傾耳而聽惟此即是戒愼不睹恐懼不聞的工夫皆古人不得已誘人之言也

澄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者平時無有喜怒之心至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

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和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曰澄於中字之義尚未明曰此須自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爲天理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曰無所偏倚是何等氣象曰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略無纖塵染着曰偏倚是有所染着如着在好

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譬之病瘧之人雖有時不發而病根原不曾除則亦不得謂之無病之人矣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大本

問顏子沒而聖學亡此語不能無疑先生曰見聖道之全者惟顏子觀喟然一嘆可見其謂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見破後如此說博文約禮如何是善誘人學者須思之道之全體聖人亦難以語人須是學者自修自悟顏子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即文王望道未見意望道未見乃是眞見顏子沒而聖學之正派遂不盡傳矣

問身之主爲心心之靈明是知知之發動是意意

之所着爲物是如此否先生曰亦是
只存得此心常見在便是學過去未來事思之何
益徒放心耳
言語無序亦足以見心之不存
尚謙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異先生曰告子是
硬把捉着此心要他不動孟子却是集義到自
然不動又曰心之本體原自不動心之本體即
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動理元不動集義是復
其心之本體

萬象森然時亦冲漠無朕冲漠無朕即萬象森然
冲漠無朕者一之父萬象森然者精之母一中
有精精中有一
心外無物如吾心發一念孝親即孝親便是物
先生曰今爲吾所謂格物之學者尚多流於口耳
况爲口耳之學者能反於此乎天理人欲其精
微必時時用力省察克治方日漸有見如今一
說話之間雖只講天理不知心中倏忽之間已
有多少私欲蓋有竊發而不知者雖用力察之

尚不易見况徒口講而可得盡知乎今只管講
天理來頓放着不循講人欲來頓放着不去豈
格物致知之學後世之學其極至只做得箇義
襲而取的工夫
問格物先生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也
問知止者知至善只在吾心元不在外也而后志
定曰然
問格物於動處用功否先生曰格物無間動靜靜
亦物也孟子謂必有事焉是動靜皆有事

工夫難處全在格物致知上此即誠意之事意既
誠大段心亦自正身亦自修但正心修身工夫
亦各有用力處修身是已發邊正心是未發邊
心正則中身修則和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箇明明德雖親民
亦明德事也明德是此心之德即是仁仁者以
天地萬物爲一體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
未盡處
只說明明德而不說親民便似老佛

至善者性也性元無一毫之惡故曰至善止之是復其本然而已

問知至善即吾性吾性具吾心吾心乃至善所止之地則不爲向時之紛然外求而志定矣定則不擾擾而靜靜而不妄動則安安則一心一意只在此處千思萬想務求必得此至善是能慮而得矣如此說是否先生曰大略亦是

問程子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何墨氏兼愛反不得謂之仁先生曰此亦甚難言須是諸君

自體認出來始得仁是造化生生不息之理雖瀰漫周遍無處不是然其流行發生亦只有箇漸所以生生不息如冬至一陽生必自一陽生而後漸漸至於六陽若無一陽之生豈有六陽陰亦然惟其漸所以便有箇發端處惟其有箇發端處所以生惟其生所以不息譬之木其始抽芽便是木之生意發端處抽芽然後發幹發幹然後生枝生葉然後是生生不息若無芽何以有幹有枝葉能抽芽必是下面有箇根在有根方生無根便死無根何從抽芽父子兄弟之愛便是人心生意發端處如木之抽芽自此而仁民而愛物便是發幹生枝生葉墨氏兼愛無差等將自家父子兄弟與途人一般看便自沒了發端處不抽芽便知得他無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謂之仁孝弟爲仁之本却是仁理從裏面發生出來

問延平云當理而無私心當理與無私心如何分別先生曰心即理也無私心即是當理未當理

便是私心若析心與理言之恐亦未善又問釋氏於世間一切情欲之私都不染着似無私心但外棄人倫却似未當理曰亦只是一統事都只是成就他一箇私己的心

侃問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說閑語管閑事先生曰初學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死守着恐於工夫上又發病

侃問專涵養而不務講求將認欲作理則如之何
先生曰人須是知學講求亦只是涵養不講求
只是涵養之志不切曰何謂知學曰且道為何
而學學箇甚曰嘗聞先生教學是學存天理心
之本體即是天理體認天理只要自心地無私
意曰如此則只須克去私意便是又愁甚理欲
不明曰正恐這些私意認不真曰總是志未切
志切目視耳聽皆在此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
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講求亦只是體當

自心所見不成去心外別有箇見
先生問在坐之友比來工夫何似一友舉虛明意
思先生曰此是說光景一友叙今昔異同先生
曰此是說效驗二友惘然請是先生曰吾輩今
日用功只是要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見善
即遷有過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則人欲日
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說效驗卻是助長
外馳病痛不是工夫
朋友觀書多有摘議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異

即不是吾說與晦菴時有不同者為入門下手
處有毫釐千里之分不得不辯然吾之心與晦
菴之心未嘗異也若其餘文義解得明當處如
何動得一字
希淵問聖人可學而至然伯夷伊尹於孔子才力
終不同其同謂之聖者安在先生曰聖人之所
以為聖只是其心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雜猶
精金之所以為精但以其成色足而無銅鉛之
雜也人到純乎天理方是聖金到足色方是精

然聖人之才力亦有大小不同猶金之分兩有
輕重堯舜猶萬鎰文王孔子有九千鎰禹湯武
王猶七八千鎰伯夷伊尹猶四五千鎰才力不
同而純乎天理則同皆可謂之聖人猶分兩雖
不同而足色則同皆可謂之精金以五千鎰者
而入於萬鎰之中其足色同也以夷尹而厠之
堯孔之間其純乎天理同也蓋所以為精金者
在足色而不在分兩所以為聖者在純乎天理
而不在才力也故雖凡人而肯為學使此心純

乎天理則亦可爲聖人猶一兩之金比之萬鎰分兩雖懸絶而其到足色處可以無愧故曰人皆可以爲堯舜者以此學者學聖人不過是去人欲而存天理耳猶鍊金而求其足色金之成色所爭不多則煅鍊之工省而功易成成色愈下則煅鍊愈難人之氣質淸濁粹駁有中人以上中人以下其於道有生知安行學知利行其下者必須人一已百人十已千及其成功則一後世不知作聖之本是純乎天理却專去知識

才能上求聖人以爲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我須是將聖人許多知識才能逐一理會始得故不務去天理上着工夫徒弊精竭力從冊子上鑽硏名物上考索形迹上比擬知識愈廣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正如見人有萬鎰精金不務煅鍊成色求無愧於彼之精純而乃妄希分兩務同彼之萬鎰錫鉛銅鐵雜然而投分兩愈增而成色愈下旣其梢末無復有金矣時曰仁在傍曰先生此喩足以破世儒支離之惑大有功於後學先生又曰吾輩用功只求日減不求日增減得一分人欲便是復得一分天理何等輕快脫洒何等簡易

士德問曰格物之說如先生所敎明白簡易人人見得文公聰明絶世於此反有未審何也先生曰文公精神氣魄大是他早年合下便要繼往開來故一向只就考索著述上用功若先切己自修自然不暇及此到得德盛後果憂道之不明如孔子退修六籍刪繁就簡開示來學亦大

段不費甚考索文公早歲便著許多書晩年方悔是倒做了士德曰晩年之悔如謂向來定本之悟又謂雖讀得書何益於吾事又謂此與守書籍泥言語全無交涉是他到此方悔從前用功之錯方去切己自修矣曰然此是文公不可及處他力量大一悔便轉可惜不久卽去世平日許多錯處皆不及改正

侃去花間草因曰天地間何善難培惡難去先生曰未培未去耳少間曰此等看善惡皆從軀殼

起念便會錯侃未達曰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
曾有善惡之分子欲觀花則以花爲善以草爲
惡如欲用草時復以草爲善矣此等善惡皆由
汝心好惡所生故知是錯曰然則無善無惡乎
曰無善無惡者理之靜有善有惡者氣之動不
動於氣即無善無惡是謂至善曰佛氏亦無善
無惡何以異曰佛氏着在無善無惡上便一切
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聖人無善無惡只是無
有作好無有作惡不動於氣然遵王之道會其

有極便自一循天理便有箇裁成輔相曰草既
非惡即草不宜去矣曰如此却是佛老意見草
若有礙何妨汝去曰如此又是作好作惡曰不
作好惡非是全無好惡却是無知覺的人謂之
不作者只是好惡一循於理不去又着一分意
思如此即是不曾好惡一般曰去草如何是一
循於理不着意思曰草有妨礙理亦宜去去之
而已偶未即去亦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即
心體便有貽累便有許多動氣處曰然則善惡

全不在物曰只在汝心循理便是善動氣便是
惡曰畢竟物無善惡曰在心如此在物亦然世
儒惟不知此舍心逐物將格物之學錯看了終
日馳求於外只做得箇義襲而取終身行不著
習不察曰如好好色惡惡臭則如何曰此正
是一循於理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作好作
惡曰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安得非意曰却是誠
意不是私意誠意只是循天理雖是循天理亦
着不得一分意故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
須是廓然太公方是心之本體知此即知未發

之中伯生曰先生云草有妨礙理亦宜去緣何
又是軀殼起念曰此須汝心自體當汝要去草
是甚麼心周茂叔窓前草不除是甚麼心
先生謂學者曰爲學須得箇頭腦工夫方有着落
縱未能無間如舟之有舵一提便醒不然雖從
事於學只做箇義襲而取只是行不著習不察
非大本達道也又曰見得時橫說竪說皆是若
於此處通彼處不通只是未見得

或問爲學以親故不免業舉之累先生曰以親之故而業舉爲累於學則治田以養其親者亦有累於學乎先正云惟患奪志但恐爲學之志不真切耳

崇一問尋常意思多忙有事固忙無事亦忙何也先生曰天地氣機元無一息之停然有箇主宰故不先不後不急不緩雖千變萬化而主宰常定人得此而生若主宰定時與天運一般不息雖酬酢萬變常是從容自在所謂天君泰然百

體從令若無主宰便只是這氣奔放如何不忙

先生曰爲學大病在好名侃曰從前歲自謂此病已輕比來精察乃知全未豈必務外爲人只聞譽而喜聞毀而悶即是此病發來曰最是名與實對務實之心重一分則務名之心輕一分全是務實之心即全無務名之心若務實之心如饑之求食渴之求飲安得更有工夫好名又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稱字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之意實不稱名生猶可補沒則無及矣

四十五十而無聞是不聞道非無聲聞也孔子云是聞也非達也安肯以此望人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藥然以改之爲貴若留滯於中則又因藥發病

德章曰聞先生以精金喻聖以分兩喻聖人之分量以鍛鍊喻學者之工夫最爲深切惟謂堯舜爲萬鎰孔子爲九千鎰疑未安先生曰此又是軀殼上起念故替聖人爭分兩若不從軀殼上起念即堯舜萬鎰不爲多孔子九千鎰不爲少

堯舜萬鎰只是孔子的孔子九千鎰只是堯舜的原無彼我所以謂之聖只論精一不論多寡只要此心純乎天理處同便同謂之聖若是力量氣魄如何盡同得後儒只在分兩上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較分兩的心各人儘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純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箇箇圓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無不具足此便是實實落落明善誠身的事後儒不明聖學不知就自己心地良知

良能上體認擴充却去求知其所不知求能其
所不能一味只是希高慕大不知自己是桀紂
心地動輒要做堯舜事業如何做得終年碌碌
至於老死竟不知成就了箇甚麼可哀也已

侃問先儒以心之靜爲體心之動爲用如何先生
曰心不可以動靜爲體用動靜時也即體而言
用在體即用而言體在用是謂體用一源若說
靜可以見其體動可以見其用却不妨

問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先生曰不是不可移只

是不肯移

問子夏門人問交章先生曰子夏是言小子之交
子張是言成人之交若善用之亦俱是

子仁問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先儒以學爲效先
覺之所爲如何先生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
從事於去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
訓自下許多問辨思索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
欲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若曰效先
覺之所爲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
外了時習者坐如尸非專習坐也坐時習此心
也立如齋非專習立也立時習此心也說是理
義之說我心之說人心本自說理義如日本說
色耳本說聲惟爲人欲所蔽所累始有不說今
人欲日去則理義日洽浹安得不說

國英問曾子三省雖切恐是未聞一貫時工夫先
生曰一貫是夫子見曾子未得用功之要故告
之學者果能忠恕上用功豈不是一貫一如樹
之根本貫如樹之枝葉未種根何枝葉之可得

體用一源體未立用安從生謂曾子於其用處
蓋已隨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體之一此
恐未盡

黃誠甫問汝與回也孰愈章先生曰子貢多學而
識在聞見上用功顏子在心地上用功故聖人
問以啓之而子貢所對又只在知見上故聖人
嘆惜之非許之也

顏子不遷怒不貳過亦是有未發之中始能

種樹者必培其根種德者必養其心欲樹之長必

於始生時刪其繁枝欲德之盛必於始學時去夫外好如外好詩文則精神日漸漏泄在詩文上去凡百外好皆然又曰我此論學是無中生有的工夫諸公須要信得及只是立志學者一念為善之志如樹之種但勿助勿忘只管培植將去自然日夜滋長生氣日完枝葉日茂樹初生時便抽繁枝亦須刊落然後根榦能大初學時亦然故立志貴專一

因論先生之門某人在涵養上用功某人在識見上用功先生曰專涵養者日見其不足專識見者日見其有餘日不足者日有餘矣日有餘者日不足矣

梁日孚問居敬窮理是兩事先生以為一事何如先生曰天地間只有此一事安有兩事若論萬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何止兩公且道居敬是如何窮理是如何曰居敬是存養工夫窮理是窮事物之理曰存養箇甚曰是存養此心之天理曰如此亦只是窮理矣曰且道如何窮事物之理曰如事親便要窮孝之理事君便要窮忠之理曰忠與孝之理在君親身上在自己心上若在自己心上亦只是窮此心之理矣且道如何是敬曰只是主一如何是主一曰如讀書便一心在讀書上接事便一心在接事上曰如此則飲酒便一心在飲酒上好色便一心在好色上却是逐物成甚居敬功夫日孚請問曰一者天理主一是一心在天理上若只知主一不知一即是理有事時便是逐物無事時便是着空惟其有事無事一心皆在天理上用功所以

居敬亦即是窮理就窮理專一處說便謂之居敬就居敬精密處說便謂之窮理却不是居敬了別有箇心窮理窮理時別有箇心居敬名雖不同功夫只是一事就如易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即是無事時義義即是有事時敬兩句合說一件如孔子言修己以敬即不須言義孟子言集義即不須言敬會得時橫說豎說工夫總是一般若泥文逐句不識本領即支離決裂

工夫都無下落問窮理何以即是盡性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窮仁之理真要仁極仁窮義之理真要義極義仁義只是吾性故窮理即是盡性如孟子說充其惻隱之心至仁不可勝用這便是窮理工夫日孚曰先儒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如何先生曰夫我則不暇公且先去理會自己性情須能盡人之性然後能盡物之性日孚悚然有悟

惟乾問知如何是心之本體先生曰知是理之靈

處就其主宰處說便謂之心就其禀賦處說便謂之性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只是這箇靈能不為私欲遮隔充拓得盡便完完是他本體便與天地合德自聖人以下不能無蔽故須格物以致其知

守衡問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工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先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發之中矣守衡再三請曰為學

工夫有淺深初時若不着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忿懥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常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

正之問戒懼是己所不知時工夫慎獨是己所獨知時工夫此說如何先生曰只是一箇工夫無

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為己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亦

有問斷既戒懼即是知己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曰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則獨知之地更無無念時邪曰戒懼亦是念戒懼之念無時可息若戒懼之心稍有不存不是昏瞶便已流入惡念自朝至暮自少至老若要無念即是已不知此除是昏睡除是槁木死灰

志道問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先儒非之何也先生曰此亦未可便以爲非誠字有以工夫說者

誠是心之本體求復其本體便是思誠的工夫明道說以誠敬存之亦是此意大學欲正其心先誠其意荀子之言固多病然不可一例吹毛求疵大凡看人言語若先有箇意見便有過當處爲富不仁之言孟子有取於陽虎此便見聖賢大公之心

蕭惠問己私難克柰何先生曰將汝己私來替汝克先生曰人須有爲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蕭惠曰惠亦頗有爲己之心不知緣何不能克己先生曰且說汝有爲己之心是如何惠良久曰惠亦一心要做好人便自謂頗有爲己之心今思之看來亦只是爲得箇軀殼的己不曾爲箇真己先生曰真己何曾離着軀殼恐汝連那軀殼的己也不曾爲且道汝所謂軀殼的己豈不是耳目口鼻四肢惠曰正是爲此目便要色耳便要聲口便要味四肢便要逸樂所以不能克先生曰美色令人目盲美聲令人耳聾美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發狂這都

是害汝耳目口鼻四肢的豈得是爲汝耳目口鼻四肢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時便須思量耳如何聽目如何視口如何言四肢如何動必須非禮勿視聽言動方才成得箇耳目口鼻四肢這箇才是爲着耳目口鼻四肢汝今終日向外馳求爲名爲利這都是爲着軀殼外面的物事汝若爲着耳目口鼻四肢要非禮勿視聽言動時豈是汝之耳目口鼻四肢自能勿視聽言動須由汝心這視聽言動皆是汝心汝心之視發

竅於目汝心之聽發竅於耳汝心之言發竅於口汝心之動發竅於四肢若無汝心便無耳目口鼻所謂汝心亦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已死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汝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箇性才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以其主宰一身故謂之心這心之本體原只是箇天理原無非禮這箇便是汝之真己這箇真己是軀殼的主宰若無真己便無軀殼真是有之即生無之即死汝若真為那箇軀殼的己必須用着這箇真己便須常常保守着這箇真己的本體戒慎不覩恐懼不聞惟恐虧損了他一些才有一毫非禮萌動便如刀割如針刺忍耐不過必須去了刀拔了針這才是有為己之心方能克己汝今正是認賊作子緣何却說有為己之心不能克己

有一學者病目戚戚甚憂先生曰爾乃貴目賤心

蕭惠好仙釋先生警之曰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用了三十年氣力大抵二氏之學其妙與聖人只有毫釐之間汝今所學乃其土苴輒自信自好若此真鴟鴞竊腐鼠耳惠請問二氏之妙先生曰向汝說聖人之學簡易廣大汝却不問我悟的只問我悔的惠慚謝請問聖人之學先生曰汝今只是了人事問待汝辦箇真要求為聖人的心來與汝說惠再三請先生曰已與汝一句道盡汝尚自不會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畧示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你自喫時曰仁在傍曰如此才是真知即是行矣一時在座諸友皆有省

蕭惠問死生之道先生曰知晝夜即知死生問晝

夜之道曰知晝則知夜曰晝亦有所不知乎先生曰汝能知晝懵懵而興蠢蠢而食行不著習不察終日昏昏只是夢晝惟息有養瞬有存此心惺惺明明天理無一息間斷才是能知晝這便是天德便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更有甚麼死生

馬子莘問修道之教舊說謂聖人品節吾性之固有以為法於天下若禮樂刑政之屬此意如何先生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

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却是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為虛設矣子莘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

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者不得而過愚不肖者不得而不及都要循著這箇道則道便是箇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風雨霜露無非教也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

黄誠甫問先儒以孔子告顏淵為邦之問是立萬世常行之道如何先生曰顏子具體聖人其於為邦的大本大原都已完備夫子平日知之已深到此都不必言只就制度文為上說此等處亦不可忽略須要是如此方盡善又不可因自已本領是當了便於防範上疎濶須是要放鄭聲遠佞人蓋顏子是箇克己向裏德上用心的人孔子恐其外面末節或有疎略故就他不足

處舊補說若在他人須告以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達道九經及誠身許多工夫方始做得這箇方是萬世常行之道不然只去行了夏時乘了殷輅服了周冕作了韶舞天下便治得後人但見顏子是孔門第一人又問箇為邦便把做天大事看了

蔡希淵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致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即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

學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的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是誠意的事如新本先去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着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才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最緊要的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的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便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語錄二　傳習錄中

德洪曰昔南元善刻傳習錄於越凡二冊下冊摘錄先師手書凡八篇其答徐成之二書吾師自謂天下是朱非陸論定既久一旦反之為難二書姑為調停兩可之說使人自思得之故元善錄為下冊之首者意亦以是歟今朱陸辨明於天下久矣洪刻先師文錄置二書

於外集者示未全也故今不復錄其餘指知行之本體莫詳於答人論學與答周道通陸清伯歐陽崇一四書而謂格物為學者用力日可見之地莫詳於答羅整菴一書平生冒天下之非詆推陷萬死一生遑遑然不忘講學惟恐吾人不聞斯道流於功利機智以日墮於夷狄禽獸而不覺其一體同物之心譊譊終身至於斃而後已此孔孟已來聖賢苦心雖門人子弟未足以慰其情也是情也莫

詳於答聶文蔚之第一書此皆仍元善所錄之舊而揭必有事焉即致良知功夫明白簡切使人言下即得入手此又莫詳於答文蔚之第二書故增錄之元善當時洶洶乃能以身明斯道卒至遭奸被斥油油然惟以此生得聞斯學為慶而絕無有纖芥憤鬱不平之氣斯錄之刻人見其有功於同志甚大而不知其處時之甚艱也今所去取裁之時義則然非忍有所加損於其間也

答顧東橋書

來書云近時學者務外遺內博而寡要故先生特倡誠意一義針砭膏肓誠大惠也

吾子洞見時弊如此矣亦將何以救之乎然則鄙人之心吾子固已一句道盡復何言哉復何言哉若誠意之說自是聖門教人用功第一義但近世學者乃作第二義看故稍與提掇緊要出來非鄙人所能特倡也

來書云但恐立說太高用功太捷後生師傳影

罾謬誤未免墮於佛氏明心見性定慧頓悟之機無怪聞者見疑

區區格致誠正之說是就學者本心日用事爲間體究踐履實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積累在正與空虛頓悟之說相反聞者本無求爲聖人之志又未嘗講究其詳遂以見疑亦無足怪若吾子之高明自當一語之下便瞭然矣乃亦謂立說太高用功太捷何邪

來書云所喻知行並進不宜分別前後即中庸

尊德性而道問學之功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之道然工夫次第不能無先後之差如知食乃食知湯乃飲知衣乃服知路乃行未有不見是物先有是事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

既云交養互發內外本末一以貫之則知行並進之說無復可疑矣又云工夫次第不能不無先後之差無乃自相矛盾已乎知食乃食等說此尤明白易見但吾子爲近聞障蔽自不察耳夫人必有欲食之心然後知食欲食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食味之美惡必待入口而後知豈有不待入口而已先知食味之美惡者邪必有欲行之心然後知路欲行之心即是意即是行之始矣路岐之險夷必待身親履歷而後知豈有不待身親履歷而已先知路岐之險夷者邪知湯乃飲知衣乃服以此例之皆無可疑若如吾子之喻是乃所謂不見是物而先有是事者矣吾子又謂此亦毫釐倏忽之間非謂截然有等今日知之而明日乃行也是亦察之尚有未精然就如吾子之說則知行之

爲合一並進亦自斷無可疑矣

來書云真知即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此爲學者喫緊立教俾務躬行則可若真謂行即是知恐其專求本心遂遺物理必有闇而不達之處抑豈聖門知行並進之成法哉

知之真切篤實處即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爲後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却知行本體故有合一並進之說真知即

所以爲行不行不足謂之知即如來書所云知食乃食等說可見前已畧言之矣此雖喫緊救弊而發然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爲是說以苟一時之效者也專求本心遂遺物理此蓋失其本心者也夫物理不外於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無物理矣遺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故有孝親之心即有孝之理無孝親之心即無孝之理矣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無忠君之心即無忠之理矣理豈外

於吾心邪晦菴謂人之所以爲學者心與理而已心雖主乎一身而實管乎天下之理理雖散在萬事而實不外乎一人之心是其一分一合之間而未免已啓學者心理爲二之弊此後世所以有專求本心遂遺物理之患正由不知心即理耳夫外心以求物理是以有闇而不達之處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所以謂之不知義也心一而已以其全體惻怛而言謂之仁以其得宜而言謂之義以其條理而言謂之理不可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

求義獨可外心以求理乎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於吾心此聖門知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

來書云所釋大學古本謂致其本體之知此固孟子盡心之旨朱子亦以虛靈知覺爲此心之量然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

盡心由於知性致知在於格物此語然矣然而推本吾子之意則其所以爲是語者尚有未明也朱子以盡心知性知天爲物格知致以存心養性事天爲誠意正心脩身以殀壽不貳脩身以俟爲知

至仁盡聖人之事若鄙人之見則與朱子正相反矣夫盡心知性知天者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心養性事天者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困知勉行學者之事也豈可專以盡心知性爲知存心養性爲行乎吾子驟聞此言必又以爲大駭矣然其間實無可疑者一爲吾子言之夫心之體性也性之原天也能盡其心是能盡其性矣中庸云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又云知

天地之化育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此惟聖人
而後能然故曰此生知安行聖人之事也存其心
者未能盡其心者也故須加存之之功必存之既
久不待於存而自無不存然後可以進而言盡蓋
知天之知如知州知縣之知知州則一州之事皆
已事也知縣則一縣之事皆已事也是與天爲一
者也事天則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猶與天爲二
也天之所以命於我者心也性也吾但存之而不
敢失養之而不敢害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

之者也故曰此學知利行賢人之事也至於殀壽
不貳則與存其心者又有間矣存其心者雖未能
盡其心固已一心於爲善時有不存則存之而已
今使之殀壽不貳是猶以殀壽貳其心者也猶以
殀壽貳其心是其爲善之心猶未能一也存之尚
有所未可而何盡之可云乎今且使之不以殀壽
貳其爲善之心若曰死生殀壽皆有定命吾但一
心於爲善修吾之身以俟天命而已是其平日尚
未知有天命也事天雖與天爲二然已眞知天命

之所在但惟恭敬奉承之而已耳若俟之云者則
尚未能眞知天命之所在猶有所俟者也故曰所
以立命立者創立之立如立德立言立功立名之
類凡言立者皆是昔未嘗有而本始建立之謂孔
子所謂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者也故曰此困知勉
行學者之事也今以盡心知性知天爲格物致知
使初學之士尚未能不貳其心者而遽責之以聖
人生知安行之事如捕風捉影茫然莫知所措其
心幾何而不至於率天下而路也今世致知格物

之弊亦居然可見矣吾子所謂務外遺內博而寡
要者無乃亦是過歟此學問最緊要處於此而差
將無往而不差矣此鄙人之所以冒天下之非笑
忘其身之陷於罪戮呶呶其言其不容已者也

來書云聞語學者乃謂即物窮理之說亦是玩
物喪志又取其厭繁就約涵養本原數說標示
學者指爲晚年定論此亦恐非

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也即物窮
理是就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

心而求理於事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爲二矣夫求理於事事物物者如求孝之理於其親之謂也求孝之理於其親則孝之理其果在於吾之心邪抑果在於親之身邪假而果在於親之身則親沒之後吾心遂無孝之理歟見孺子之入井必有惻隱之理是惻隱之理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在於吾心之良知歟其或不可以從之於井歟其或可以手而援之歟是皆所謂理也是果在於孺子之身歟抑果出於吾心之良知歟以是例之萬事

萬物之理莫不皆然是可以知析心與理爲二之非矣夫析心與理而爲二此告子義外之說孟子之所深闢也務外遺內博而寡要吾子既已知之矣是果何謂而然哉謂之玩物喪志尚猶以爲不可歟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爲一者也合心與理而

爲一則凡區區前之所云與朱子晚年之論皆可以不言而喻矣

來書云人之心體本無不明而氣拘物蔽鮮有不昏非學問思辨以明天下之理則善惡之機眞妄之辨不能自覺任情恣意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矣

此段大略似是而非蓋承沿舊說之弊不可以不辨也夫學問思辨行皆所以爲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孝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則後謂之

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篤者敦實篤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篤其行不息其功之謂爾蓋學之不能以無疑則有問問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思思即學也即行也又不能無疑則有辨辨即學也即行也辨即明矣思既愼矣問既審矣學既能矣又從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

思辨之後而始措之於行也是故以求能其事而言謂之學以求解其惑而言謂之問以求通其說而言謂之思以求精其察而言謂之辨以求履其實而言謂之行蓋析其功而言則有五合其事而言則一而已此區區心理合一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正在於是今吾子特舉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爲知而謂窮理爲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明

道云只窮理便盡性至命故必仁極仁而後謂之能窮仁之理義極義而後謂之能窮義之理仁極仁則盡仁之性矣義極義則盡義之性矣學至於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於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爲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爲窮理則知知行之合一並進而不可以分爲兩節事矣夫萬事萬物之理不外於吾心而必曰窮天下之理是殆以吾心之良知爲未足而必外求於天下之廣以裨補增益

之是猶析心與理而爲二也夫學問思辨篤行之功雖其困勉至於人一己百而擴充之極至於盡性知天亦不過致吾心之良知而已良知之外豈復有加於毫末乎今必曰窮天下之理而不知反求諸其心則凡所謂善惡之機眞妄之辨者舍吾心之良知亦將何所致其體察乎吾子所謂氣拘物蔽者拘此蔽此而已今欲去此之蔽不知致力於此而欲以外求是猶目之不明者不務服藥調理以治其目而徒倀倀然求明於其外明豈可以

自外而得哉任情恣意之害亦以不能精察天理於此心之良知而已此誠毫釐千里之謬者不容於不辨吾子毋謂其論之太刻也

來書云教人以致知明德而戒其即物窮理誠使昏闇之士深居端坐不聞教告遂能至於知致而德明乎縱令靜而有覺稍悟本性則亦定慧無用之見果能知古今達事變而致用於天下國家之實否乎其曰知者意之體物者意之用格物如格君心之非之格語雖超悟獨得不

跡陎見抑恐於道未相脗合

區區論致知格物正所以窮理未嘗戒人窮理使之深居端坐而一無所事也若謂即物窮理如前所云務外而遺內者則有所不可耳昏闇之士果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則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大本立而達道行九經之屬可一以貫之而無遺矣尚何患其無致用之實乎彼頑空虛靜之徒正惟不能隨事隨物精察此心之天理以致其本然之良知而遺棄倫理寂

滅虛無以為常是以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孰謂聖人窮理盡性之學而亦有是弊哉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虛靈明覺即所謂本然之良知也其虛靈明覺之良知應感而動者謂之意有知而後有意無知則無意矣知非意之體乎意之所用必有其物物即事也如意用於事親即事親為一物意用於治民即治民為一物意用於讀書即讀書為一物意用於聽訟即聽訟為一物凡意之所用無有無物者有是意即有是物無是意即無是物

矣物非意之用乎格字之義有以至字訓者如格于文祖有苗來格是以至訓者也然格于文祖必純孝誠敬幽明之間無一不得其理而後謂之格有苗之頑實以文德誕敷而後格則亦兼有正字之義在其間未可專以至字盡之也如格其非心大臣格君心之非之類是則一皆正其不正以歸於正之義而不可以至字為訓矣且大學格物之訓又安知其不以正字為訓而必以至字為義乎如以至字為義者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

始通是其用功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若上去一窮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乎夫窮理盡性聖人之成訓見於繫辭者也苟格物之說而果即窮理之義則聖人何不直曰致知在窮理而必為此轉折不完之語以啓後世之弊邪蓋大學格物之說自與繫辭窮理大旨雖同而微有分辨窮理者兼格致誠正而為功也故言窮理則格致誠正之功皆在其中言格物則必兼舉致知誠意正心而後其功始備而

竊今偏舉格物而遂謂之窮理此所以專以窮理屬知而謂格物未嘗有行非惟不得格物之旨并窮理之義而失之矣此後世之學所以析知行為先後兩截日以支離決裂而聖學益以殘晦者其端實始於此吾子蓋亦未免承沿積習則以為於道未相脗合不為過矣

來書云謂致知之功將如何為溫凊如何為奉養即是誠意非別有所謂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見而為是說非鄙人

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知吾子之言寧復有可通乎蓋鄙人之見則謂意欲溫凊意欲奉養者所謂意也而未可謂之誠意必實行其溫凊奉養之意務求自慊而無自欺然後謂之誠意知如何而為溫凊之節知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所謂知也而未可謂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為溫凊之節者之知而實以之溫凊致其知如何為奉養之宜者之知而實以之奉養然後謂之致知溫凊之事奉養之事所謂物也而未可謂之格物必其於溫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溫凊之節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於奉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當如何為奉養之宜者而為之無一毫之不盡然後謂之格物溫凊之物格然後知溫凊之良知始致奉養之物格然後知奉養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後知至致其知溫凊之良知而後溫凊之意始誠致其知奉養之良知而後奉養之意始誠故曰知至而後意誠此區區誠意致知格物之說蓋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將亦無可疑者矣

來書云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所謂良知良能愚夫愚婦可與及者至於節目時變之詳毫釐千里之繆必待學而後知今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至於舜之不告而娶武之不葬而興師養志養口小杖大杖割股廬墓等事處常處變過與不及之間必須討論是非以為制事之本然後心體無蔽臨事無失

道之大端易於明白此語誠然顧後之學者忽其

易於明白者而弗由而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此其所以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也孟子云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由耳良知良能愚夫愚婦與聖人同但惟聖人能致其良知而愚夫愚婦不能致此聖愚之所由分也節目時變聖人夫豈不知但不專以此為學而其所謂學者正惟致其良知以精察此心之天理而與後世之學不同耳吾子未暇良知之致而汲汲焉顧是之憂此正求其難於明白者以為學之弊也夫

良知之於節目時變猶規矩尺度之於方圓長短也節目時變之不可預定猶方圓長短之不可勝窮也故規矩誠立則不可欺以方圓而天下之方圓不可勝用矣尺度誠陳則不可欺以長短而天下之長短不可勝用矣良知誠致則不可欺以節目時變而天下之節目時變不可勝應矣毫釐千里之謬不於吾心良知一念之微而察之亦將何所用其學乎是不以規矩而欲定天下之方圓不以尺度而欲盡天下之長短吾見其乖張謬戾日勞而無成也已吾子謂語孝於溫凊定省孰不知之然而能致其知者鮮矣若謂粗知溫凊定省之儀節而遂謂之能致其知則凡知君之當仁者皆可謂之能致其仁之知知臣之當忠者皆可謂之能致其忠之知則天下孰非致知者邪以是而言可以知致知之必在於行而不行之不可以為致知也明矣知行合一之體不益較然矣乎夫舜之不告而娶豈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為之準則故舜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

邪武之不葬而興師豈武之前已有不葬而興師者為之準則故武得以考之何典問諸何人而為此邪抑亦求諸其心一念之良知權輕重之宜不得已而為此邪使舜之心而非誠於為無後武之心而非誠於為救民則其不告而娶與不葬而興師乃不孝不忠之大者而後之人不務致其良知以精察義理於此心感應酬酢之間顧欲懸空討論此等變常之事執之以為制事之本以求臨事

之無失其亦遠矣其餘數端皆可類推則古人致知之學從可知矣

來書云謂大學格物之說專求本心猶可牽合至於六經四書所載多聞多見前言往行好古敏求博學審問溫故知新博學詳說好問好察是皆明白求於事爲之際資於論說之間者用功節目固不容紊矣

格物之義前已詳悉牽合之疑想已不俟復解矣至於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

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闕疑殆此其言行所以不免於尤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夫子嘗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是猶孟子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之義也此言正所以明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耳若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求諸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矣故曰知之次也夫以見聞之知爲次則所謂知之上者果安所指乎是可以窺聖門致知用力之地矣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使誠在於多學而識則夫子胡乃謬爲是說以欺子貢者邪一以貫之非致其良知而何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以畜其德爲心則凡多識前言往行者孰非畜德之事此正知行合一之功矣好古敏求者好古人之學而敏求此心之理耳心即理也學者學此心也求者求此心也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非若後世廣記博誦古人之言詞以爲好古而汲汲

然惟以求功名利達之具於其外者也博學審問前言已盡溫故新知朱子亦以溫故屬之尊德性矣德性豈可以外求哉惟夫知新必由於溫故而溫故乃所以知新則亦可以驗知行之非兩節矣博學而詳說之者將以反說約也若無反約之云則博學詳說者果何事邪舜之好問好察惟以用中而致其精一於道心耳道心者良知之謂也君子之學何嘗離去事爲而廢論說但其從事於事

爲論說者要皆知行合一之功正所以致其本心之良知而非若世之徒事口耳談說以爲知者分知行爲兩事而果有節目先後之可言也

來書云楊墨之爲仁義鄉愿之辭忠信堯舜子之之禪讓湯武楚項之放伐周公莽操之攝輔謾無印正又焉適從且於古今事變禮樂名物未嘗考識使國家欲興明堂建辟雍制曆律草封禪又將何所致其用乎故論語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此則可謂定論矣

所喻楊墨鄉愿堯舜子之湯武楚項周公莽操之辨與前舜武之論大畧可以類推古今事變之疑前於良知之說已有規矩尺度之喻當亦無俟多贅矣至於明堂辟雍諸事似尚未容於無言者然其說甚長姑就吾子之言而取正焉則吾子之惑將亦可以少釋矣夫明堂辟雍之制始見於呂氏之月令漢儒之訓疏六經四書之中未嘗詳及也豈呂氏漢儒之知乃賢於三代之賢聖乎齊宣之

時明堂尚有未毀則幽厲之世周之明堂皆無恙也堯舜茅茨土階明堂之制未必備而不害其爲治幽厲之明堂固猶文武成康之舊而無救於其亂何邪豈能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則雖茅茨土階固亦明堂也以幽厲之心而行幽厲之政則雖明堂亦暴政所自出之地邪武帝肇講於漢而武后盛作於唐其治亂何如邪天子之學曰辟雍諸侯之學曰泮宮皆象地形而爲之名耳然三代之學其要皆所以明人倫非以辟不辟泮不泮爲重輕也孔子云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制禮作樂必具中和之德聲爲律而身爲度者然後可以語此若夫器數之末樂工之事祝史之守故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也堯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其重在於敬授人時也舜在璿璣玉衡其重在於以齊七政也是皆汲汲然以仁民之心而行其養民之政治曆明時之本固在於此也羲和曆數之學皋契未必能之也禹稷未必能之也堯舜之

知而不徧物雖堯舜亦未必能之也然至於今猶
義和之法而世修之雖曲知小慧之人星術淺陋
之士亦能推步占候而無所忒則是後世曲知小
慧之人反賢於禹稷堯舜者邪封禪之說尤為不
經是乃後世佞人諛士所以求媚於其上倡為誇
侈以蕩君心而靡國費蓋欺天罔人無恥之大者
君子之所不道司馬相如之所以見譏於天下後
世也吾子乃以是為儒者所宜學殆亦未之思邪
夫聖人之所以為聖者以其生而知之也而釋論

語者曰生而知之者義理耳若夫禮樂名物古今
事變亦必待學而後有以驗其行事之實夫禮樂
名物之類果有關於作聖之功也而聖人亦必待
學而後能知焉則是聖人亦不可以謂之生知矣
謂聖人為生知者專指義理而言而不以禮樂名
物之類則是禮樂名物之類無關於作聖之功矣
聖人之所以謂之生知者專指義理而不以禮樂
名物之類則是學而知之者亦惟當學知此義理
而已困而知之者亦惟當困知此義理而已今學

者之學聖人於聖人之所能知者未能學而知之
而顧汲汲焉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以為學無
乃失其所以希聖之方歟凡此皆就吾子之所惑
者而稍為之分釋未及乎拔本塞源之論也夫拔
本塞源之論不明於天下則天下之學聖人者將
日繁日難斯人淪於禽獸夷狄而猶自以為聖人
之學吾之說雖或暫明於一時終將凍解於西而
冰堅於東霧釋於前而雲滃於後呶呶焉危困以
死而卒無救於天下之分毫也已夫聖人之心以

天地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
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
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天下之人心其始亦非
有異於聖人也特其間於有我之私隔於物欲之
蔽大者以小通者以塞人各有心至有視其父子
兄弟如仇讐者聖人有憂之是以推其天地萬物
一體之仁以教天下使之皆有以克其私去其蔽
以復其心體之同然其教之大端則堯舜禹之相
授受所謂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其節

目則舜之命契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而已唐虞三代之世教者惟以此為教而學者惟以此為學當是之時人無異見家無異習安此者謂之聖勉此者謂之賢而背此者雖其啓明如朱亦謂之不肖下至閭井田野農工商賈之賤莫不皆有是學而惟以成其德行為務何者無有聞見之雜記誦之煩辭章之靡濫功利之馳逐而但使之孝其親弟其長信其朋友以復其心體之同然是蓋性分之所固有

而非有假於外者則人亦孰不能之乎學校之中惟以成德為事而才能之異或有長於禮樂長於政教長於水土播植者則就其成德而因使益精其能於學校之中迨夫舉德而任則使之終身居其職而不易用之者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視才之稱否而不以崇卑為輕重勞逸為美惡效用者亦惟知同心一德以共安天下之民苟當其能則終身處於煩劇而不以為勞安於卑瑣而不以為賤當是之時天下之人熙熙皡皡皆相

視如一家之親其才質之下者則安其農工商賈之分各勤其業以相生相養而無有乎希高慕外之心其才能之異若皐夔稷契者則出而各效其能若一家之務或營其衣食或通其有無或備其器用集謀并力以求遂其仰事俯育之願惟恐當其事者之或怠而重己之累也故稷勤其稼而不恥其不知教視契之善教即己之善教也夔司其樂而不恥於不明禮視夷之通禮即己之通禮也蓋其心學純明而有以全其萬物一體之仁故其

精神流貫志氣通達而無有乎人己之分物我之間譬之一人之身目視耳聽手持足行以濟一身之用目不恥其無聰而耳之所涉目必營焉足不恥其無執而手之所探足必前焉蓋其元氣充周血脈條暢是以痒疴呼吸感觸神應有不言而喻之妙此聖人之學所以至易至簡易知易從學易能而才易成者正以大端惟在復心體之同然而知識技能非所與論也三代之衰王道熄而霸術焻孔孟既沒聖學晦而邪說橫教者不復以此為

教而學者不復以此為學霸者之徒竊取先王之
近似者假之於外以內濟其私己之欲天下靡然
而宗之聖人之道遂以蕪塞相倣相效日求所以
富強之說傾詐之謀攻伐之計一切欺天罔人苟
一時之得以獵取聲利之術若管商蘇張之屬者
至不可名數既其久也鬬爭劫奪不勝其禍斯人
淪於禽獸夷狄而霸術亦有所不能行矣世之儒
者慨然悲傷蒐獵先聖王之典章法制而掇拾修
補於煨燼之餘蓋其為心良亦欲以挽回先王之

道聖學既遠霸術之傳積漬已深雖在賢知皆不
免於習染其所以講明修飾以求宣暢光復於世
者僅足以增霸者之藩籬而聖學之門墻遂不復
可覩於是乎有訓詁之學而傳之以為名有記誦
之學而言之以為博有詞章之學而侈之以為麗
若是者紛紛籍籍群起角立於天下又不知其幾
家萬徑千蹊莫知所適世之學者如入百戲之場
讙謔跳踉騁奇鬬巧獻笑爭妍者四面而競出前
瞻後盼應接不遑而耳目眩瞀精神恍惑日夜遨

遊淹息其間如病狂喪心之人莫自知其家業之
所歸時君世主亦皆昏迷顛倒於其說而終身從
事於無用之虛文莫自知其所謂間有覺其空疎
謬妄支離牽滯而卓然自奮欲以見諸行事之實
者極其所抵亦不過為富強功利五霸之事業而
止聖人之學日遠日晦而功利之習愈趨愈下其
間雖嘗瞽惑於佛老而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
勝其功利之心雖又嘗折衷於群儒而群儒之論
終亦未能有以破其功利之見蓋至於今功利之

毒淪浹於人之心髓而習以成性也幾千年矣相
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
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
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
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以兼其官
不通其說則不可以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
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
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偽也是以皐夔稷契
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

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欲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誠心實意之所在以為不如是則無以濟其私而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以若是之心志而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吾聖人之教而視之以為贅疣枘鑿則其以良知為未足而謂聖人之學為無所用亦其勢有所必至矣嗚呼士生斯世而尚何以求聖人之學乎尚何以論聖人之學乎士生斯世而欲以為學者不亦勞苦而繁難乎不亦拘滯而險艱乎嗚呼可悲也已所幸

天理之在人心終有所不可泯而良知之明萬古一日則其聞吾拔本塞源之論必有惻然而悲戚然而痛憤然而起沛然若決江河而有所不可禦者矣非夫豪傑之士無所待而興起者吾誰與望乎

啓問道通書

吴曾兩生至備道道通懇切為道之意殊慰相念若道通真可謂篤信好學者矣憂病中會不能與兩生細論然兩生亦自有志向肯用功者每見輒覺有進在區區誠不能無負於兩生之遠來在兩生則亦庶幾無負其遠來之意矣臨別以此冊致道通意請書數語荒憒無可言者輒以道通來書中所問數節畧干轉語奉酬草草殊不詳細兩生當亦自能口悉也

來書云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來於先生誨言時時體驗愈益明白然於朋友不能一時相離若得朋友講習則此志纔精健闊大纔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講便覺微弱遇事便會

困亦時會忘乃今無朋友相講之日還只靜坐或看書或遊衍經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養此志頗覺意思和適然終不如朋友講聚精神流動生意更多也離群索居之人當更有何法以處之

此段足驗道通日用工夫所得工夫大畧亦只是如此用只要無間斷到得純熟後意思又自不同矣大抵吾人為學緊要大頭腦只是立志所謂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今好色之人未嘗病於

困忘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須會知得自家須會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須不能不搔摩得佛家謂之方便法門須是自家調停斟酌他人總難與力亦更無別法可設也

來書云上蔡嘗問天下何思何慮伊川云有此理只是發得太早在學者工夫固是必有事焉而勿忘然亦須識得何思何慮底氣象一併看爲是若不識得這氣象便有正與助長之病若認得何思何慮而忘必有事焉工夫恐又墮於

無也須是不滯於有不墮於無然乎否也

所論亦相去不遠矣只是契悟未盡上蔡之問與伊川之答亦只是上蔡伊川之意與孔子繫辭原旨稍有不同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一箇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故曰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云殊途云百慮則豈謂無思無慮邪心之本體即是天理天理只是一箇更有何可思慮得天理原自寂然不動原自感而遂通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來體用而已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故明道云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若以私意去安排思索便是用智自私矣何思何慮正是工夫在聖人分上便是自然的在學者分上便是勉然的伊川却是把作效驗看了所以有發得太早之說既而云却好用功則已自覺其前言之有未盡矣濂溪主靜之論亦是此意今道通之言雖已不爲無見然亦未免尚有兩事也

來書云凡學者纔曉得做工夫便要識認得聖人氣象蓋認得聖人氣象把做準的乃就實地做工夫去纔不會差纔是作聖工夫未知是否

先認聖人氣象昔人嘗有是言矣然亦欠有頭腦聖人氣象自是聖人的我從何處識認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體認如以無星之稱而權輕重未開之鏡而照妍媸真所謂以小人之腹而度君子之心矣聖人氣象何由認得自己良知原與聖人一般若體認得自己良知明白即聖人氣象不在

聖人而在我矣程子嘗云覷著堯學他行事無他許多聰明睿智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中禮又云心通於道然後能辨是非今且說通於道在何處聰明睿智從何處出來

來書云事上磨煉一日之內不管有事無事只一意培養本原若遇事來感或自己有感心上既有覺安可謂無事但因事凝心一會大段覺得事理當如此只如無事處之盡吾心而已然乃有處得善與未善何也又或事來得多須要

次第與處每因才力不足輒爲所困雖極力扶起而精神已覺衰弱遇此未免要十分退省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如何

所說工夫就道通分上也只是如此用然未免有出入在凡人爲學終身只爲這一事自少至老自朝至暮不論有事無事只是做得這一件所謂必有事焉者也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卻是尚爲兩事也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事物之來但盡吾心之良知以應之所謂忠恕違道不遠矣凡處得有善有未善及有困頓失次之患者皆是牽於毀譽得喪不能實致其良知耳若能實致其良知然後見得平日所謂善者未必是善所謂未善者卻恐正是牽於毀譽得喪自賊其良知者也

來書云致知之說春間再承誨益已頗知用力覺得比舊尤爲簡易但鄙心則謂與初學言之還須帶格物意思使之知下手處本來致知格物一併下但在初學未知下手用功還說與格物方曉得致知云云

格物是致知工夫知得致知便已知得格物若是未知格物則是致知工夫亦未嘗知也近有一書與友人論此頗悉今往一通細觀之當自見矣

來書云今之爲朱陸之辨者尚未已每對朋友言正學不明已久且不須枉費心力爲朱陸爭是非只依先生立志二字點化人若其人果能辨得此志來決意要知此學已是大段明白了朱陸雖不辨彼自能覺得又嘗見朋友中見有人議先生之言者輒爲動氣昔在朱陸二先生

所以遺後世紛紛之議者亦見二先生工夫有未純熟分明亦有動氣之病若明道則無此矣觀其與吳涉禮論介甫之學云爲我盡達諸介甫不有益於他必有益於我也氣象何等從容嘗見先生與人書中亦引此言願朋友皆如此如何

此節議論得極是極是願道通遍以告於同志各自且論自己是非莫論朱陸是非也以言語謗人其謗淺若自己不能身體實踐而徒入耳出口呶

呶度日是以身謗也其謗深矣凡今天下之論議我者苟能取以爲善皆是砥礪切磋我也則在我無非警惕修省進德之地矣昔人謂攻吾之短者是吾師師又可惡乎

來書云有引程子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便已不是性何故不容說何故不是性晦庵答云不容說者未有性之可言不是性者已不能無氣質之雜矣二先生之言皆未能曉每看書至此輒爲一惑請問

生之謂性生字即是氣字猶言氣即是性也氣即是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氣即是性即已落在一邊不是性之本原矣孟子性善是從本原上說然性善之端須在氣上始見得若無氣亦無可見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即是氣程子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亦是爲學者各認一邊只得如此說若見得自性明白時氣即是性性即是氣原無性氣之可分也

答陸原靜書

來書云下手工夫覺此心無時寧靜妄心固動也照心亦動也心既恒動則無刻暫停也

是有意於求寧靜是以愈不寧靜耳夫妄心則動也照心非動也恒照則恒動恒靜天地之所以恒久而不已也照心固照也妄心亦照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息有刻暫停則息矣非至誠無息之學矣

來書云良知亦有起處云云

此或聽之未審良知者心之本體即前所謂恒照

者也心之本體無起無不起雖妄念之發而良知未嘗不在但人不知存則有時而或放耳雖昏塞之極而良知未嘗不明但人不知察則有時而或蔽耳雖有時而或放其體實未嘗不在也存之而已耳雖有時而或蔽其體實未嘗不明也察之而已耳若謂良知亦有起處則是有時而不在也非其本體之謂矣

精一之精以理言精神之精以氣言理者氣之條理氣者理之運用無條理則不能運用無運用則

亦無以見其所謂條理者矣精則精精則明精則一精則神精則誠一則精一則明一則神一則誠原非有二事也但後世儒者之說與養生之說各滯於一偏是以不相為用前日精一之論雖為原靜愛養精神而發然而作聖之功實亦不外是矣

來書云元神元氣元精必各有寄藏發生之處又有真陰之精真陽之氣云云

夫良知一也以其妙用而言謂之神以其流行而言謂之氣以其凝聚而言謂之精安可以形象方所求哉真陰之精即真陽之氣之母真陽之氣即真陰之精之父陰根陽陽根陰亦非有二也苟吾良知之說明則凡若此類皆可以不言而喻不然則如來書所云三關七返九還之屬尚有無窮可疑者也

又

來書云良知心之本體即所謂性善也未發之中也寂然不動之體也廓然大公也何常人皆不能而必待於學邪中也寂也公也既以屬心之體則良知是矣今驗之於心知無不良而中

寂大公實未有也豈良知復超然於體用之外乎

性無不善故知無不良良知即是未發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動之本體人人之所同具者也但不能不昏蔽於物欲故須學以去其昏蔽然於良知之本體初不能有加損於毫末也知無不良而中寂大公未能全者是昏蔽之未盡去而存之未純耳體即良知之體用即良知之用寧復有超

然於體用之外者乎

來書云周子曰主靜程子曰動亦定靜亦定先生曰定者心之本體是靜定也決非不覩不聞無思無爲之謂必常知常存常主於理之謂也夫常知常存常主於理明是動也已發也何以謂之靜何以謂之本體豈是靜定也又有以貫乎心之動靜者邪

理無動者也常知常存常主於理即不覩不聞無思無爲之謂也不覩不聞無思無爲非槁木死灰

之謂也覩聞思爲一於理而未嘗有所覩聞思爲即是動而未嘗動也所謂動亦定靜亦定體用一原者也

來書云此心未發之體其在已發之前乎其在已發之中而爲之主乎其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乎今謂心之動靜者其主有事無事而言乎其主寂然感通而言乎其主循理從欲而言乎若以循理爲靜從欲爲動則於所謂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動極而靜靜極而動者不可通矣若以有事而感通爲動無事而寂然爲靜則於所謂動而無動靜而無靜者不可通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先靜而生動是至誠有息也聖人有復也又不可矣若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則不知未發已發俱當主靜乎抑未發爲靜而已發爲動乎抑未發已發俱無動無靜乎俱有動有靜乎幸教

未發之中即良知也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者也有事無事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有事無

事也寂然感通可以言動靜而良知無分於寂然感通也動靜者所遇之時心之本體固無分於動靜也理無動者也動即爲欲循理則雖酬酢萬變而未嘗動也從欲則雖槁心一念而未嘗靜也動中有靜靜中有動又何疑乎有事而感通固可以言動然而寂然者未嘗有增也無事而寂然固可以言靜然而感通者未嘗有減也動而無動靜而無靜又何疑乎無前後內外而渾然一體則至誠有息之疑不待解矣未發在已發之中而已發之

中未嘗別有未發者在已發在未發之中而未發之中未嘗別有已發者存是未嘗無動靜而不可以動靜分者也凡觀古人言語在以意逆志而得其大旨若必拘滯於文義則靡有孑遺者是周果無遺民也周子靜極而動之說苟不善觀亦未免有病蓋其意從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說來太極生生之理妙用無息而常體不易太極之生生即陰陽之生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

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杪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若只牽文泥句比擬倣像則所謂心從法華轉非是轉法華矣

來書云嘗試於心喜怒憂懼之感發也雖動氣之極而吾心良知一覺即罔然消阻或遏於初或制於中或悔於後然則良知常若居優閒無事之地而為之主於喜怒憂懼若不與焉者何歟

知此則知未發之中寂然不動之體而有發而中

節之和感而遂通之妙矣然謂良知常若居於優閒無事之地語尚有病蓋良知雖不滯於喜怒憂懼而喜怒憂懼亦不外於良知也

來書云夫子昨以良知為照心竊謂良知心之本體也照心人所用功乃戒慎恐懼之心也猶思也而遂以戒慎恐懼為良知何歟

能戒慎恐懼者是良知也

來書云先生又曰照心非動也豈以其循理而謂之靜歟妄心亦照也豈以其良知未嘗不在

於其中未嘗不明於其中而視聽言動之不過
則者皆天理歟且既曰妄心則在妄心可謂之
照而在照心則謂之妄矣妄與息何異今假妄
之照以續至誠之無息竊所未明幸再啓蒙
照心非動者以其發於本體明覺之自然而未嘗
有所動也有所動即妄矣妄心亦照者以其本體
明覺之自然者未嘗不在於其中但有所動耳無
所動即照矣無妄無照非以妄爲照以照爲妄也
照心爲照妄心爲妄是猶有妄有照也有妄有照

則猶貳也貳則息矣無妄無照則不貳不貳則不
息矣
來書云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夫清心寡欲作
聖之功畢矣然欲寡則心自清清心非舍棄人
事而獨居求靜之謂也蓋欲使此心純乎天理
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耳今欲爲此之功而隨人
欲生而克之則病根常在未免滅於東而生於
西若欲刋剝洗蕩於衆欲未萌之先則又無所
用其力徒使此心之不清且欲未萌而搜剔以

求去之是猶引犬上堂而逐之也愈不可矣
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此作聖
之功也必欲此心純乎天理而無一毫人欲之私
非防於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不能也防於
未萌之先而克於方萌之際此正中庸戒慎恐懼
大學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無別功矣夫謂滅
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者是自私自利
將迎意必之爲累而非克治洗蕩之爲患也今曰
養生以清心寡欲爲要只養生二字便是自私自

利將迎意必之根有此病根潛伏於中宜其有滅
於東而生於西引犬上堂而逐之之患也
來書云佛氏於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
於吾儒隨物而格之功不同吾若於不思善不
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矣欲善惡
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惟有寐而方醒之
時耳斯正孟子夜氣之說但於斯光景不能久
倏忽之際思慮已生不知用功久者其常寐初
醒而思未起之時否乎今澄欲求寧靜愈不寧

靜欲念無生則念愈生如之何而能使此心前念易滅後念不生良知獨顯而與造物者遊乎

不思善不思惡時認本來面目此佛氏為未識本來面目者設此方便本來面目即吾聖門所謂良知今既認得良知明白即已不消如此說矣隨物而格是致知之功即佛氏之常惺惺亦是常存他本來面目耳體段工夫大畧相似但佛氏有箇自私自利之心所以便有不同耳今欲善惡不思而心之良知清靜自在此便有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心所以有不思善不思惡時用致知之功則已涉於思善之患孟子說夜氣亦只是為失其良心之人指出箇良心萌動處使他從此培養將去今已知得良知明白常用致知之功即已不消說夜氣卻是得兔後不知守兔而仍去守株兔將復失之矣欲求寧靜欲念無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寧靜良知只是一箇良知而善惡自辨更有何善何惡可思良知之體本自寧靜今卻又添一箇求寧靜本自生生今

卻又添一箇欲無生非獨聖門致知之功不如此雖佛氏之學亦未如此將迎意必也只是一念良知徹頭徹尾無始無終即是前念不滅後念不生今卻欲前念易滅而後念不生是佛氏所謂斷滅種性入於槁木死灰之謂矣

來書云佛氏又有常提念頭之說其猶孟子所謂必有事夫子所謂致良知之說乎其即常惺惺常記得常知得常存得者乎於此念頭提在之時而事至物來應之必有其道但恐此念頭提起時少放下時多則工夫間斷耳且念頭放失多因私欲客氣之動而始忽然驚醒而後提其放而未提之間心之昏雜多不自覺今欲日精日明常提不放以何道乎只此常提不放即全功乎抑於常提不放之中更宜加省克之功乎雖曰常提不放而不加戒懼克治之功恐私欲不去若加戒懼克治之功焉又為思善之事而於本來面目又未達一間也如之何則可

戒懼克治即是常提不放之功即是必有事焉豈

有兩事邪此節所問前一段已自說得分曉末後都是自生迷惑說得支離及有本來面目未達一間之疑都是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病去此病自無此疑矣

來書云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如何謂明得盡如何而能更渾化

良知本來自明氣質不美者查滓多障蔽厚不易開明質美者查滓原少無多障蔽略加致知之功此良知便自瑩徹些少查滓如湯中浮雪如何能作障蔽此本不甚難曉原靜所以致疑於此想是因一明字不明白亦是稍有欲速之心向曾面論明善之義明則誠矣非若後儒所謂明善之淺也

來書云聰明睿知果質乎仁義禮智果性乎喜怒哀樂果情乎私欲客氣果一物乎二物乎古之英才若子房仲舒叔度孔明文仲韓范諸公德業表著皆良知中所發也而不得謂之聞道者果何在乎苟曰此特生質之美耳則生知安行者不愈於學知困勉者乎愚意竊云謂諸公

見道偏則可謂全無聞則恐後儒崇尚記誦訓詁之過也然乎否乎

性一而已仁義禮知性之性也聰明睿知性之質也喜怒哀樂性之情也私欲客氣性之蔽也質有清濁故情有過不及而蔽有淺深也私欲客氣一病兩痛非二物也張黃諸葛及韓范諸公皆天質之美自多暗合道妙雖未可盡謂之知學盡謂之聞道然亦自其有學違道不遠者也使其聞學知道即伊傅周召矣若文中子則又不可謂之不知學者其書雖多出於其徒亦多有未是處然其大略則亦居然可見但今相去遼遠無有的然憑證不可懸斷其所至矣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聖賢雖常人亦無不如此若無有物欲牽蔽但循着良知發用流行將去即無不是道但在常人多為物欲牽蔽不能循得良知如數公者天質既自清明自少物欲為之牽蔽則其良知之發用流行處自然是多自然違道不遠學者學循此良知而已謂之知學只是知得專在學循良知數

公雖未知專在良知上用功而或泛濫於多歧疑迷於影響是以或離或合而未純若知得時便是聖人矣後儒嘗以數子者尚皆是氣質用事未免於行不著習不察此亦未爲過論但後儒之所謂著察者亦是狃於聞見之狹蔽於沿習之非而依擬倣象於影響形迹之間尚非聖門之所謂著察者也則亦安得以己之昏昏而求人之昭昭也乎所謂生知安行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功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雖在困勉之人亦皆可

謂之生知安行矣知行二字更宜精察

來書云昔周茂叔每令伯淳尋仲尼顏子樂處敢問是樂也與七情之樂同乎否乎若同則常人之一遂所欲皆能樂矣何必聖賢若別有真樂則聖賢之遇大憂大怒大驚大懼之事此樂亦在否乎且君子之心常存戒懼是蓋終身之憂也惡得樂澄平生多悶未嘗見真樂之趣今切願尋之

樂是心之本體雖不同於七情之樂而亦不外於七情之樂雖則聖賢別有真樂而亦常人之所同有但常人有之而不自知反自求許多憂苦自加迷棄雖在憂苦迷棄之中而此樂又未嘗不存但一念開明反身而誠則即此而在矣每與原靜論無非此意而原靜尚有何道可得之問是猶未免於騎驢覓驢之蔽也

來書云大學以心有好樂忿懥憂患恐懼爲不得其正而程子亦謂聖人情順萬事而無情所謂有者傳習錄中以病瘧譬之極精切矣若程

子之言則是聖人之情不生於心而生於物也何謂耶且事感而情應則是是非非可以就格事或未感時謂之有則未形也謂之無則病根在有無之間何以致吾知乎學務無情累雖輕而出儒入佛矣可乎

聖人致知之功至誠無息其良知之體皦如明鏡略無纖翳妍媸之來隨物見形而明鏡曾無留染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也無所住而生其心佛氏曾有是言未爲非也明鏡之應物妍者妍媸者媸

一照而皆真即是生其心處妍者妍媸者媸一過
而不留即是無所住處病瘧之喻既已見其精切
則此節所問可以釋然病瘧之人瘧雖未發而病
根自在則亦安可以其瘧之未發而遂忘其服藥
調理之功乎若必待瘧發而後服藥調理則既晚
矣致知之功無間於有事無事而豈論於病之已
發未發邪大抵原靜所疑前後雖若不一然皆起
於自私自利將迎意必之為祟此根一去則前後
所疑自將冰消霧釋有不待於問辨者矣

答原靜書出讀者皆喜澄善問師善答皆得聞所
未聞師曰原靜所問只是知解上轉不得已與之
逐節分疏若信得良知只在良知上用功雖千經
萬典無不吻合異端曲學一勘盡破矣何必如此
節節分解佛家有撲人逐塊之喻見塊撲人則得
人矣見塊逐塊於塊奚得哉在坐諸友聞之惕然
皆有惺悟此學貴反求非知解可入也

答歐陽崇一

崇一來書云師云德性之良知非由於聞見若
由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則是專
求之見聞之末而已落在第二義竊意良知雖
不由見聞而有然學者之知未嘗不由見聞而
發滯於見聞固非而見聞亦良知之用也今曰
落在第二義恐為專以見聞為學者而言若致
其良知而求知見聞亦知行合一之功似矣如
何

良知不由見聞而有而見聞莫非良知之用故良
知不滯於見聞而亦不離於見聞孔子云吾有知

乎哉無知也良知之外別無知矣故致良知是學
問大頭腦是聖人教人第一義今云專求之見聞
之末則是失卻頭腦而已落在第二義矣近時同
志中蓋已莫不知有志良知之說言其工夫尚多
鶻突者正是欠此一問大抵學問工夫只要主意
頭腦是當若主意頭腦專以致良知為事則凡多
聞多見莫非致良知之功蓋日月之間見聞酬酢
雖千頭萬緒莫非良知之發用流行除卻見聞酬

諦亦無良知可致矣故只是一事若曰致其良知而求之見聞則語意之間未免為二此與專求之見聞之末者雖稍不同其為未得精一之旨則一而已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既云擇又云識其良知亦未嘗不行於其間但其用意乃專在多聞多見上去擇識則已失却頭腦矣崇一於此等處見得當已分曉今日之問正為發明此學於同志中極有益但語意未瑩則毫釐千里亦不容不精察之也

來書云師云繫言何思何慮是言所思所慮只是天理更無別思別慮耳非謂無思無慮也心之本體即是天理有何可思慮得學者用功雖千思萬慮只是要復他本體不是以私意去安排思索出來若安排思索便是自私用智矣學者之敝大率非沉空守寂則安排思索德辛壬之歲着前一病近又着後一病但思索亦是良知發用其與私意安排者何所取別恐認賊作子惑而不知也

思曰睿睿作聖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思其可少乎沉空守寂與安排思索正是自私用智其為喪失良知一也良知是天理之昭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思是良知之發用若是良知發用之思則所思莫非天理矣良知發用之思自然明白簡易良知亦自能知得若是私意安排之思自是紛紜勞擾良知亦自會分別得蓋思之是非邪正良知無有不自知者所以認賊作子正為致知之學不明不知在良知上體認之耳

來書又云師云為學終身只是一事不論有事無事只是這一件若說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却是分為兩事也竊意覺精力衰弱不足以終事者良知也寧不了事且加休養致知也如何却為兩事若事變之來有事勢不容不了而精力雖衰稍鼓舞亦能支持則持志以帥氣可矣然言動終無氣力畢事則困憊已甚不幾於暴其氣已乎此其輕重緩急良知固未嘗不知然或迫於事勢安能顧精力或困於精力安能

顧事勢如之何則可

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之意且與初學如此說亦不爲無益但作兩事看了便有病痛在孟子言必有事焉則君子之學終身只是集義一事義者宜也心得其宜之謂義能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故集義亦只是致良知君子之酬酢萬變當行則行當止則止當生則生當死則死斟酌調停無非是致其良知以求自慊而已故君子素其位而行思不出其位凡謀其力之所不及而强其知之所

不能者皆不得爲致良知而凡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動心忍性以增益其所不能者皆所以致其良知也若云寧不了事不可不加培養者亦是先有功利之心較計成敗利鈍而愛憎取舍於其間是以將了事自作一事而培養又別作一事此便有是内非外之意便是自私用智便是義外便有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病便不是致良知以求自謙之功矣所云鼓舞支持畢事則困憊已甚又云迫於事勢困於精力皆是把作兩事做了所以有此凡學問之功一則誠二則僞凡此皆是致良知之意欠誠一眞切之故大學言誠其意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曾見有惡惡臭好好色而須鼓舞支持者乎曾見畢事則困憊已甚者乎曾有迫於事勢困於精力者乎此可以知其受病之所從來矣

來書又有云人情機詐百出御之以不疑往往爲所欺覺則自入於逆億夫逆詐即詐也億不信即非信也爲人欺又非覺也不逆不億而常先覺其惟良知瑩徹乎然而出入毫忽之間背

覺合詐者多矣

不逆不億而先覺此孔子因當時人專以逆詐億不信爲心而自陷於詐與不信又有不逆不億者然不知致良知之功而往往又爲人所欺詐故有是言非教人以是存心而專欲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以是存心即是後世猜忌險薄者之事而只此一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矣不逆不億而爲人所欺者尚亦不失爲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

自然先覺者之尤爲賢耳崇一謂其惟良知瑩徹者蓋已得其旨矣然亦穎悟所及恐未實際也蓋良知之在人心亘萬古塞宇宙而無不同不慮而知恒易以知險不學而能恒簡以知阻先天而天不違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夫謂背覺合詐者是雖不逆人而或未能無自欺也雖不億人而或未能果自信也是或常有求先覺之心而未能常自覺也常有求先覺之心即已流於逆億而足以自蔽其良知矣此背覺合詐之所以未

免也君子學以爲己未嘗虞人之欺己也恒不自欺其良知而已未嘗虞人之不信己也恒自信其良知而已未嘗求先覺人之詐與不信也恒務自覺其良知而已是故不欺則良知無所僞而誠誠則明矣自信則良知無所惑而明明則誠矣明誠相生是故良知常覺常照常覺常照則如明鏡之懸而物之來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何者不欺而誠則無所容其欺苟有欺焉而覺矣自信而明則無所容其不信苟不信焉而覺矣是謂易以知險

簡以知阻子思所謂至誠如神可以前知者也然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是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是猶爲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

答羅整菴少宰書

某頓首啓昨承教及大學發舟匆匆未能奉答曉來江行稍暇復取手教而讀之恐至贛後人事復紛沓先具其畧以請來教云見道固難而體道尤難道誠未易明而學誠不可不講恐未可安於所

見而遂以爲極則也幸甚幸甚何以得聞斯言乎其敢自以爲極則而安之乎正思就天下之有道以講明之耳而數年以來聞其說而非笑之者有矣詬訾之者有矣置之不足較量辨議之者有矣其肯遂以教我乎其肯遂以教我而反覆曉諭惻然惟恐不及救正之乎然則天下之愛我者固莫有如執事之心深且至矣感激當何如哉夫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孔子以爲憂而世之學者稍能傳

習訓詁即皆自以爲知學不復有所謂講學之求可悲矣夫道必體而後見非已見道而後加體道之功也道必學而後明非外講學而復有所謂明道之事也然世之講學者有二有講之以身心者有講之以口耳者講之以口耳揣摸測度求之影響者也講之以身心行著習察實有諸已者也知此則知孔門之學矣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爲學但當求之於内而程朱格物之説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

敢然也學豈有内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脱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况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詞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

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補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來教謂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内省以爲務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也誠然誠然若語其要則脩身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正心正心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誠意誠意二字亦足矣何必又言致知又言格物惟其工夫之詳密而要之只是一事

此所以爲精一之學此正不可不思者也夫理無内外性無内外故學無内外講習討論未嘗非内也反觀内省未嘗遺外也夫謂學必資於外求是以已性爲有外也是義外也用智者也謂反觀内省爲求之於内是以已性爲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是皆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故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此可以知格物之學矣格物者大學之實下手處徹首徹尾自始學至聖人只此工夫而已

非但入門之際有此一段也夫正心誠意致知格物皆所以脩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日可見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豈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理一而已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則謂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則謂之心以其主宰之發動而言則謂之意以其發動之明覺而言則謂之知以其明覺之感應而言則謂之物故就物而言謂

之格就知而言謂之致就意而言謂之誠就心而言謂之正正者正此也誠者誠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謂窮理以盡性也天下無性外之理無性外之物學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認理爲外認物爲外而不知義外之說孟子蓋嘗闢之乃至襲陷其内而不覺豈非亦有似是而難明者歟不可以不察也凡執事所以致疑於格物之說者必謂其是内而非外也必謂其專事於反觀内省之爲而遺棄其講習討論之功也必謂其一意

於綱領本原之約而脱略於支條節目之詳也必謂其沉溺於枯槁虚寂之偏而不盡於物理人事之變也審如是豈但獲罪於聖門獲罪於朱子是邪說誣民叛道亂正人得而誅之也而况於執事之正直哉審如是世之稍明訓詁聞先哲之緒論者皆知其非也而况執事之高明哉凡某之所謂格物其於朱子九條之說皆包羅統括於其中但爲之有要作用不同正所謂毫釐之差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繆實起於此不可不辨孟子闢楊墨至於無父無君二子亦當時之賢者使與孟子

並世而生未必不以之爲賢墨子兼愛行仁而過耳楊子爲我行義而過耳此其爲說亦豈滅理亂常之甚而足以眩天下哉而其流之弊孟子至比於禽獸夷狄所謂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也今世學術之弊其謂之學仁而過者乎謂之學義而過者乎抑謂之學不仁不義而過者乎吾不知其於洪水猛獸何如也孟子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楊墨之道塞天下孟子之時天下之尊信楊墨當

不下於今日之崇尚朱說而孟子獨以一人呶呶於其間噫可哀矣韓氏云佛老之害甚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壞之先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嗚呼若某者其尤不量其力果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矣夫衆方嘻嘻之中而獨出涕嗟若舉世恬然以趨而獨疾首蹙額以為憂此其非病狂喪心殆必誠有大苦者隱於其中而非天下之至仁其孰能察之其為朱

子晚年定論蓋亦不得已而然中間年歲早晚誠有所未考雖不必盡出於晚年固多出於晚年者矣然大意在委曲調停以明此學為重平生於朱子之說如神明蓍龜一旦與之背馳心誠有所未忍故不得已而為此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不忍抵牾朱子者其本心也不得已而與之抵牾者道固如是不直則道不見也執事所謂決與朱子異者僕敢自欺其心哉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

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雖異於已乃益於已也言之而非雖同於已適損於已也益於已者已必喜之損於已者已必惡之然則某今日之論雖或於朱子異未必非其所喜也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其更也人皆仰之而小人之過也必文某雖不肖固不敢以小人之心事朱子也執事所以教反覆數百言皆以未悉鄙人格物之說若鄙說一明則此數百言皆可以不待辨說而釋然無滯故今不敢縷縷以

滋瑣屑之瀆然鄙說非面陳口析斷亦未能了了於紙筆間也嗟乎執事所以開導啓迪於我者可謂懇到詳切矣人之愛我寧有如執事者乎僕雖甚愚下寧不知所感刻佩服然而不敢遽舍其中心之誠然而姑以聽受云者正不敢有負於深愛亦思有以報之耳秋盡東還必求一面以卒所請千萬終教

答聶文蔚

春間遠勞迂途枉顧問證惓惓此情何可當也已

期二三同志更處靜地扳留旬日少效其鄙見以求切劘之益而公期俗絆勢有不能別去極怏怏如有所失忽承箋惠反覆千餘言讀之無甚浣慰中間推許太過蓋亦獎掖之盛心而規礪真切思欲納之於賢聖之域又托諸崇一以致其勤勤懇懇之懷此非深交篤愛何以及是知感知媿且懼其無以堪之也雖然僕亦何敢不自鞭勉而徒以感媿辭讓爲乎哉其謂思孟周程無意相遭於千載之下與其盡信於天下不若真信於一人道固

自在學亦自在天下信之不爲多一人信之不爲少者斯固君子不見是而無悶之心豈世之譾譾屑屑者知足以及之乎乃僕之情則有大不得已者存乎其間而非以計人之信與不信也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於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無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慮而知不學而能所謂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無間於聖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世之君子惟務致其良知則自能

公是非同好惡視人猶己視國猶家而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求天下無治不可得矣古之人所以能見善不啻若己出見惡不啻若己入視民之飢溺猶己之飢溺而一夫不獲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非故爲是而以蘄天下之信己也務致其良知求自慊而已矣堯舜三王之聖言而民莫不信者致其良知而言之也行而民莫不說者致其良知而行之也是以其民熙熙皞皞殺之不怨利之不庸施及蠻貊而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爲其良知之

同也嗚呼聖人之治天下何其簡且易哉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是以人各有心而偏瑣僻陋之見狡僞陰邪之術至於不可勝說外假仁義之名而內以行其自私自利之實詭辭以阿俗矯行以干譽揜人之善而襲以爲己長訐人之私而竊以爲己直忿以相勝而猶謂之徇義險以相傾而猶謂之疾惡妬賢忌能而猶自以爲公是非恣情縱欲而猶自以爲同好惡相陵相賊自其一家骨肉之親已不能無爾我勝

負之意彼此藩籬之形而況於天下之大民物之衆又何能一體而視之則無怪於紛紛籍籍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後天下可得而治是以每念斯民之陷溺則爲之戚然痛心忘其身之不肖而思以此救之亦不自知其量者天下之人見其若是遂相與非笑而詆斥之以爲是病狂喪心之人耳嗚呼是奚足恤哉吾方疾痛之切體而暇計人之非笑乎人固有見其父子兄弟之墜溺於深淵

者呼號匍匐裸跣顛頓扳懸崖壁而下拯之士之見者方相與揖讓談笑於其傍以爲是棄其禮貌衣冠而呼號顛頓若此是病狂喪心者也故夫揖讓談笑於溺人之傍而不知救此惟行路之人無親戚骨肉之情者能之然已謂之無惻隱之心非人矣若夫在父子兄弟之愛者則固未有不痛心疾首狂奔盡氣匍匐而拯之彼將陷溺之禍有不顧而況於病狂喪心之譏乎而又況於蘄人之信與不信乎嗚呼今之人雖謂僕爲病狂喪心之人

亦無不可矣天下之人心皆吾之心也天下之人猶有病狂者矣吾安得而非病狂乎猶有喪心者矣吾安得而非喪心乎昔者孔子之在當時有議其爲諂者有譏其爲佞者有毀其未賢詆其爲不知禮而侮之以爲東家丘者有嫉而沮之者有惡而欲殺之者晨門荷蕢之徒皆當時之賢士且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雖子路在升堂之列尚不能無疑於其所見不悅於其所欲往而且以之爲迂則當時

之不信夫子者豈特十之二三而已乎然而夫子汲汲遑遑若求亡子於道路而不暇於煖席者寧以蘄人之知我信我而已哉蓋其天地萬物一體之仁疾痛迫切雖欲已之而自有所不容已故其言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果哉末之難矣嗚呼此非誠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者孰能以知夫子之心乎若其遯世無悶樂天知命者則固無入而不自得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僕之不肖何敢以夫子之道爲己任顧其心亦已

稍知疾痛之在身是以彷徨四顧將求其有助於我者相與講去其病耳今誠得豪傑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學於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養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讒妬勝忿之習以濟於大同則僕之狂病固將脫然以愈而終免於喪心之患矣豈不快哉嗟乎今誠欲求豪傑同志之士於天下非如吾文蔚者而誰望之乎如吾文蔚之才與志誠足以援天下之溺者今又既知其具之在我而無假於外求矣循是而充若決河注海孰得而禦哉文蔚所謂一人信之不為少其又能遜以委之何人乎會稽素號山水之區深林長谷信步皆是寒暑晦明無時不宜安居飽食塵囂無擾良朋四集道義日新優哉游哉天地之間寧復有樂於是者孔子云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僕與二三同志方將請事斯語奚暇外慕獨其切膚之痛乃有未能恝然者輒復云云爾咳疾暑毒書札絕懶盛使遠來遲留經月臨岐執筆又不覺累紙蓋於相知之深雖已

縷縷至此殊覺有所未能盡也

二

得書見近來所學之驟進喜慰不可言諦視數過其間雖亦有一二未瑩徹處卻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純熟到純熟時自無此矣譬之驅車既已由於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乃馬性未調銜勒不齊之故然已只在康莊大道中決不賺入傍蹊曲徑矣近時海內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未多見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賤軀舊有咳嗽畏熱之病近入炎方輒復大作　主上聖明洞察責付甚重不敢遽辭地方軍務冗沓皆輿疾從事今卻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養病得在林下稍就清涼或可瘳耳人還伏枕草草不盡傾企外惟濬一簡幸達致之

來書所詢草草奉復一二近歲來山中講學者往往多說勿忘勿助工夫甚難問之則云才著意便是助才不著意便是忘所以甚難區區因問之云忘是忘箇甚麼助是助箇甚麼其人默然無對始

請問區區因與說我此間講學卻只說箇必有事焉不說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時時去集義若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間斷此便是忘了即須勿忘時時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時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須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間提撕警覺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間斷即不須更說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須更說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簡易何等灑脫自在今卻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

乃懸空守著一箇勿忘勿助此正如燒鍋煑飯鍋內不曾漬水下米而乃專去添柴放火不知畢竟煑出箇甚麽物來吾恐火候未及調停而鍋已先破裂矣近日一種專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終日懸空去做箇勿忘又懸空去做箇勿助漭漭蕩蕩全無實落下手處究竟工夫只做得箇沉空守寂學成一箇癡騃漢才遇些子事來即便牽滯紛擾不復能經綸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勞苦纏縛擔閣一生皆由學術誤人之

故甚可憫矣夫必有事焉只是集義集義只是致良知說集義則一時未見頭腦說致良知即當下便有實地步可用工故區區專說致良知隨時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實去致良知便是誠意著實致其良知而無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實致良知則自無忘之病無一毫意必固我則自無助之病故說格致誠正則不必更說箇忘助孟子說忘助亦就告子得病處立方告子強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專說助長之害告子助長亦是他以義爲外不知就自心上集義在必有事

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時時刻刻就自心上集義則良知之體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纖毫莫遁又焉有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弊乎孟子集義養氣之說固大有功於後學然亦是因病立方說得大段不若大學格致誠正之功尤極精一簡易爲徹上徹下萬世無弊者也聖賢論學多是隨時就事雖言人人殊而要其工夫頭腦若合符節緣天地之間原只有此性只有此

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論學處說工夫更不必攙和兼搭而說自然無不脗合貫通者才須攙和兼搭而說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徹也近時有謂集義之功必須兼搭箇致良知而後備者則是集義之功尚未了徹也集義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謂致良知之功必須兼搭一箇勿忘勿助而後明者則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徹適足以爲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義上解釋牽附以求混融湊泊而不曾就自己實工夫上體驗是以論之愈精而去之愈遠文蔚之論其於大本達道既已沛然無疑至於致知窮理及忘助等說時亦有攙和兼搭處却是區區所謂康莊大道之中或時橫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後自將釋然矣文蔚謂致知之說求之事親從兄之間便覺有所持循者此段最見近來真切篤實之功但以此自爲不妨自有得力處以此遂爲定說教人却未免又有因藥發病之患亦不可不一

講也蓋良知只是一箇天理自然明覺發見處只是一箇真誠惻怛便是他本體故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親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從兄便是弟致此良知之真誠惻怛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箇良知一箇真誠惻怛若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事親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即是從兄的良知不能致其真誠惻怛矣故致得事君的良知便是致却從兄的良知致得從兄的良知便是致却事親的良知不是事君的良知不能致却須又從事親的良知上去擴充將來如此又是脫却本原着在支節上求了良知只是一箇隨他發見流行處當下具足更無去來不須假借然其發見流行處却自有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者所謂天然自有之中也雖則輕重厚薄毫髮不容增減而原又只是一箇雖則只是一箇而其間輕重厚薄又毫髮不容增減若可得增減若須假借即已非其真誠惻怛之本體矣此良知之妙

用所以無方體無窮盡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者也孟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者是就人之良知發見得最眞切篤厚不容蔽昧處提省人使人於事君處友仁民愛物與凡動靜語默間皆只是致他那一念事親從兄眞誠惻怛的良知即自然無不是道蓋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至於不可窮詰而但惟致此事親從兄一念眞誠惻怛之良知以應之則更無有遺缺滲漏者正謂其只有此一箇良知故也事親從兄一念良知之外更

無有良知可致得者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此所以爲惟精惟一之學放之四海而皆準施諸後世而無朝夕者也文蔚云欲於事親從兄之間而求所謂良知之學就自己用工得力處如此說亦無不可若曰致其良知之眞誠惻怛以求盡夫事親從兄之道焉亦無不可也明道云行仁自孝弟始孝弟是仁之一事謂之行仁之本則可謂是仁之本則不可其說是矣億逆先覺之說文蔚謂誠則旁行曲防皆良知之用甚善甚善間有攙搭

處則前已言之矣惟濬之言亦未爲不是在文蔚須有取於惟濬之言而後盡在惟濬又須有取於文蔚之言而後明不然則亦未免各有倚着之病也舜察邇言而詢芻蕘非是以邇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礙遮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着意必其知便小矣講學中自有去取分辨然就心地上着實用工夫却須如此方是盡心三節區區曾有生知學知困知之說頗已明白無可疑者蓋盡心知

性知天者不必說存心養性事天不必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而存心養性與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存心養性事天者雖未到得盡心知天的地位然已是在那裏做箇求到盡心知天的工夫更不必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而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功已在其中矣譬之行路盡心知天者如年力壯健之人旣能奔走往來於數千百里之間者也存心事天者如童穉之年使之學習步趨於庭除之間者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者如襁抱之

孩方使之扶墻傍壁而漸學起立移步者也既已能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間者則不必更使之於庭除之間而學步趨而步趨於庭除之間自無弗能矣既已能步趨於庭除之間則不必更使之扶墻傍壁而學起立移步而起立移步自無弗能矣然學起立移步便是學步趨庭除之始學步趨庭除便是學奔走往來於數千里之基固非有二事但其工夫之難易則相去懸絕矣心也性也天也一也故及其知之成功則一然而三者人品力量

自有階級不可躐等而能也細觀文蔚之論其意似恐盡心知天者廢却存心修身之功而反爲盡心知天之病是蓋爲聖人憂工夫之或間斷而不知爲自己憂工夫之未眞切也吾儕用工却須專心致志在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上做只此便是做盡心知天功夫之始正如學起立移步便是學奔走千里之始吾方自慮其不能起立移步而豈遽慮其不能奔走千里又况爲奔走千里者而慮其或遺忘於起立移步之習哉文蔚識見本自超絕

邁往而所論云然者亦是未能脫去舊時解說文義之習是爲此三段書分疏比合以求融會貫通而自添許多意見纏繞反使用工不專一也近時懸空去做勿忘勿助者其意見正有此病最能擔誤人不可不滌除耳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一節至當歸一更無可疑此便是文蔚曾着實用工然後能爲此言此本不是險僻難見的道理人或意見不同者還是良知尚有纖翳潛伏若除去此纖翳即自無不洞然矣已作書後移卧簷間偶遇無

事遂復答此文蔚之學既已得其大者此等處久當釋然自解本不必屑屑如此分疏但承相愛之厚千里差人遠及諄諄下問而竟虛來意又自不能已於言也然直戇煩縷已甚恃在信愛當不爲罪惟濬處及謙之崇一處各得轉錄一通寄視之尤承一體之好也

右南大吉錄

訓蒙大意示教讀劉伯頌等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後世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

王之教亡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為專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為不切時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譬之時雨春風霑被卉木莫不萌動發越自然日長月化若冰霜剝

落則生意蕭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呼嘯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沈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順導其志意調理其性情潛消其鄙吝默化其麤頑日使之漸於禮義而不苦其難入於中和而不知其故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日惟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仇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為善也何可得乎凡吾所以教其意實在於此恐時俗不察視以為迂且吾亦將去故特叮嚀以告爾諸教讀其務體吾意永以為訓毋輙因時俗之言改廢其繩墨庶成蒙以養正之功矣念之念之

教約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教讀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凊定省之儀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教讀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量童生多寡分為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於本學每朔望集各學會歌於書院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脩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

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倣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於本學每朔望則集各學會習於書院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惟字字句句紬繹反覆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倣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雖然此其大畧也神而明之則存乎其人

語錄三　傳習錄下

正德乙亥九川初見先生於龍江先生與甘泉先生論格物之說甘泉持舊說先生曰是求之於外了甘泉曰若以格物理為外是自小其心也九川甚喜舊說之是先生又論盡心一章九川一聞却遂無疑後家居復以格物遺質先生答云但能實地用功久當自釋山間乃自錄大學舊本讀之覺朱子格物之說非是然亦疑先生

以意之所在為物物字未明己卯歸自京師再見先生於洪都先生兵務倥傯乘隙講授首問近年用功何如九川曰近年體驗得明明德功夫只是誠意自明明德於天下步步推入根源到誠意上再去不得如何以前又有格致工夫後又體驗覺得意之誠偽必先知覺乃可以顏子有不善未嘗知之知之未嘗復行為證豁然若無疑却又多了格物功夫又思來吾心之靈何有不知意之善惡只是物欲蔽了須格去物欲始能如顏子未嘗不知耳又自疑功夫顛倒與誠意不成片段後問希顏希顏曰先生謂格物致知是誠意功夫極好九川曰如何是誠意功夫希顏令再思體看九川終不悟請問先生曰惜哉此可一言而悟惟濬所舉顏子事便是了只要知身心意知物是一件九川疑曰物在外如何與身心意知是一件先生曰耳目口鼻四肢身也非心安能視聽言動心欲視聽言動無耳目口鼻四肢亦不能故無心則無身無身

則無心但指其充塞處言之謂之身指其主宰處言之謂之心指心之發動處謂之意指意之靈明處謂之知指意之涉着處謂之物只是一件意未有懸空的必着事物故欲誠意則隨意所在某事而格之去其人欲而歸於天理則良知之在此事者無蔽而得致矣此便是誠意的功夫九川乃釋然破數年之疑又問甘泉近亦信用大學古本謂格物猶言造道又謂窮理如窮其巢穴之窮以身至之也故格物亦只是隨

處體認天理似與先生之說漸同先生曰甘泉用功所以轉得來當時與說親民字不須改他亦不信今論格物亦近但不須換物字作理字只還他一物字便是後有人問九川曰今何不疑物字曰中庸曰不誠無物程子曰物來順應又如物各付物胸中無物之類皆古人常用字也他日先生亦云然

九川問近年因厭泛濫之學每要靜坐求屏息念慮非惟不能愈覺擾擾如何先生曰念如何可

息只是要正曰當自有無念時否先生曰實無無念時曰如此卻如何言靜曰靜未嘗不動動未嘗不靜戒謹恐懼即是念何分動靜曰周子何以言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曰無欲故靜是靜亦定動亦定的定字主其本體也戒懼之念是活潑地此是天機不息處所謂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一息便是死非本體之念即是私念

又問用功收心時有聲色在前如常聞見恐不是專一曰如何欲不聞見除是槁木死灰耳聾目盲則可只是雖聞見而不流去便是曰昔有人靜坐其子隔壁讀書不知其勤惰程子稱其甚敬何如曰伊川恐亦是譏他

又問靜坐用功頗覺此心收斂遇事又斷了旋起箇念頭去事上省察事過又尋舊功還覺有內外打不作一片先生曰此格物之說未透心何嘗有內外即如惟濬今在此講論又豈有一心在內照管這聽講說時專敬即是那靜坐時心

功夫一貫何須更起念頭人須在事上磨鍊做功夫乃有益若只好靜遇事便亂終無長進那靜時功夫亦差似收斂而實放溺也後在洪都復與于中國裳論內外之說渠皆云物自有內外但要內外並著功夫不可有間耳以質先生曰功夫不離本體本體原無內外只為後來做功夫的分了內外失其本體了如今正要講明功夫不要有內外乃是本體功夫是日俱有省

又問陸子之學何如先生曰濂溪明道之後還是

象山只還粗些九川曰看他論學篇篇說出骨髓句句似鍼膏肓却不見他粗先生曰然他心上用過功夫與揣摹依倣求之文義自不同但細看有粗處用功久當見之

庚辰往虔州再見先生問近來功夫雖若稍知頭腦然難尋箇穩當快樂處先生曰爾却去心上尋箇天理此正所謂理障此間有箇訣竅曰請問如何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爾那一點良知是爾自家底準則爾意念着處他是便知是

非便知非更瞞他一些不得爾只不要欺他實實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惡便去他這裏何等穩當快樂此便是格物的眞訣致知的實功若不靠着這些眞機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體貼出來如此分明初猶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細看無些小欠闕

在虔與于中謙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箇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因顧于中曰爾胸中原是聖人于中起不敢當先生曰此是爾自家有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衆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謙起來謙亦不得于中乃笑受又論良知在人隨你如何不能泯滅雖盜賊亦自知不當為盜喚他做賊他還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內自不會失如雲自蔽日日何嘗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聰明他人見不及此

先生曰這些子看得透徹隨他千言萬語是非誠偽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的便非如佛

家說心印相似眞是箇試金石指南針

先生曰人若知這良知訣竅隨他多少邪思枉念這裏一覺都自消融眞箇是靈丹一粒點鐵成金

崇一曰先生致知之旨發盡精蘊看來這裏再去不得先生曰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覺不同此難口說

先生問九川於致知之說體驗如何九川曰自覺

不同往時操持常不得箇恰好處此乃是恰好處先生曰可知是體來與聽講不同我初與講時知爾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這箇要妙再體到深處日見不同是無窮盡的又曰此致知二字真是箇千古聖傳之秘見到這裏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九川問曰伊川說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處門人已說是泄天機先生致知之說莫亦泄天機太甚否先生曰聖人已指以示人只爲後人揜匿

我發明耳何故說泄此是人人自有的覺來甚不打緊一般然與不用實功人說亦甚輕忽可惜彼此無益與實用功而不得其要者提撕之甚沛然得力

又曰知來本無知覺來本無覺然不知則遂淪埋

先生曰大凡朋友須箴規指摘處少誘掖獎勸意多方是後又戒九川云與朋友論學須委曲謙下寬以居之

九川卧病虔州先生云病物亦難格覺得如何對曰功夫甚難先生曰常快活便是功夫

九川問自省念慮或涉邪妄或預料理天下事思到極處井井有味便繾綣難屏覺得早則易覺遲則難用力克治愈覺扞格惟稍遷念他事則隨兩忘如此廓清亦似無害先生曰何須如此只要在良知上着功夫九川曰正謂那一時不知先生曰我這裏自有功夫何緣得他來只爲爾功夫斷了便蔽其知既斷了則繼續舊功便是何必如此九川曰直是難鏖雖知丟他不去先生曰須是勇用功久自有勇故曰是集義所

生者勝得容易便是大賢

九川問此功夫卻於心上體驗明白只解書不通先生曰只要解心心明白書自然融會若心上不通只要書上文義通卻自生意見

有一屬官因久聽講先生之學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聞之曰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爲學纔是真格物如問

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他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這許多意思皆私只爾自知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此心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這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爲學却是着空

虔州將歸有詩別先生云良知何事繫多聞妙合當時已種根好惡從之爲聖學將迎無處是乾元先生曰若未來講此學不知說好惡從之從箇甚麼敷英在座曰誠然嘗讀先生大學古本序不知所說何事及來聽講許時乃稍知大意

于中國裳輩同侍食先生曰凡飲食只是要養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積在肚裏便成痞了如何長得肌膚後世學者博聞多識留滯胷中皆傷食之病也

先生曰聖人亦是學知衆人亦是生知問曰何如

曰這良知人人皆有聖人只是保全無些障蔽兢兢業業亹亹翼翼自然不息便也是學只是生的分數多所以謂之生知安行衆人自孩提之童莫不完具此知只是障蔽多然本體之知自難泯息雖問學克治也只憑他只是學的分數多所以謂之學知利行

黃以方問先生格致之說隨時格物以致其知則知是一節之知非全體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淵泉如淵地位先生曰人心是天淵心之本體無所不該原是一箇天只爲私欲障礙則天之本體失了心之理無窮盡原是一箇淵只爲私欲窒塞則淵之本體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將此障礙窒塞一齊去盡則本體已復便是天淵了乃指天以示之曰比如面前見天是昭昭之天四外見天也只是昭昭之天只爲許多房子牆壁遮蔽便不見天之全體若撤去房子牆壁總是一箇天矣不可道眼前天是昭昭之天外面又不是昭昭之天也于此便見一節之

知即全體之知全體之知即一節之知總是一箇本體 已下門人黄直錄

先生曰聖賢非無功業節氣但其循着這天理則便是道不可以事功氣節名矣

發憤忘食是聖人之志如此眞無有巳時樂以忘憂是聖人之道如此眞無有戚時恐不必云得不得也

先生曰我輩致知只是各隨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見在如此只隨今日所知擴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開悟便從明日所知擴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與人論學亦須隨人分限所及如樹有這些萌芽只把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長便又加水自拱把以至合抱灌溉之功皆是隨其分限所及若些小萌芽有一桶水在盡要傾上便浸壞他了

問知行合一先生曰此須識我立言宗旨今人學問只因知行分作兩件故有一念發動雖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說箇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潛伏在胷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知箇天理無所不能只是能箇天理聖人本體明白故事事知箇天理所在便去盡箇天理不是本體明後却於天下事物都便知得便做得來也天下事物如名物度數草木鳥獸之類不勝其煩聖人須是本體明了亦何緣能盡知得但不必知的聖人自不消求知其所當知的聖人自能問人如子入太廟每事問之類先儒謂雖知亦問敬謹之至此說不可通聖人於禮樂名物不必盡知然他知得一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節文度數出來不知能問亦即是天理節文所在

問先生嘗謂善惡只是一物善惡兩端如氷炭相反如何謂只一物先生曰至善者心之本體本體上才過當些子便是惡了不是有一箇善却

又有一箇惡來相對也故善惡只是一物直因聞先生之說則知程子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於本性上過與不及之間耳其說皆無可疑

先生嘗謂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便是聖人直初時聞之覺甚易後體驗得來此箇功夫着實是難如一念雖知好善惡惡然不知不覺又夾雜去了才有夾雜便不是好善如

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的心善能實實的好是無念不善矣惡能實實的惡是無念及惡矣如何不是聖人故聖人之學只是一誠而已

問修道說言率性之謂道屬聖人分上事修道之謂教屬賢人分上事先生曰衆人亦率性也但率性在聖人分上較多故率性之謂道屬聖人事聖人亦修道也但修道在賢人分上多故修道之謂教屬賢人事又曰中庸一書大抵皆是說修道的事故後面凡說君子說顏淵說子路皆是能修道的說小人說賢知愚不肖說庶民皆是不能修道的其他言舜文周公仲尼至誠至聖之類則又聖人之自能脩道者也

問儒者到三更時分掃蕩胸中思慮空空靜靜與釋氏之靜只一般兩下皆不用此時何所分別先生曰動靜只是一箇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只是存天理即是如今應事接物的心如今應事接物的心亦是循此天理便是那三更時分空空靜靜的心故動靜只是一箇分別不得知得動靜合一釋氏毫釐差處亦自莫揜矣

門人在座有動止甚矜持者先生曰人若矜持太過終是有弊曰矜持太過何如有弊曰人只有許多精神若專在容貌上用功則於中心照管不及者多矣有太直率者先生曰如今講此學卻外面全不檢束又分心與事爲二矣

門人作文送友行問先生曰作文字不免費思作了後又一二日常記在懷曰文字思索亦無害但作了常記在懷則爲文所累心中有一物矣

此則未可也又作詩送人先生看詩畢謂曰凡作文字要隨我分限所及若說得太過了亦非修辭立誠矣

文公格物之說只是少頭腦如所謂察之於念慮之微此一句不該與求之文字之中驗之於事爲之著索之講論之際混作一例看是無輕重也

問有所忿懥一條先生曰忿懥幾件人心怎能無得只是不可有耳凡人忿懥着了一分意思便怒得過當非廓然太公之體了故有所忿懥便不得其正也如今於凡忿懥等件只是箇物來順應不要着一分意思便心體廓然太公得其本體之正了且如出外見人相鬬其不是的我心亦怒然雖怒却此心廓然不曾動些子氣如今怒人亦得如此方纔是正

先生嘗言佛氏不着相其實着了相吾儒着相其實不着相請問曰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却逃了夫婦都

是爲箇君臣父子夫婦着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箇父子還他以仁有箇君臣還他以義有箇夫婦還他以別何曾着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黃勉叔問心無惡念時此心空空蕩蕩的不知亦須存箇善念否先生曰既去惡念便是善念便復心之本體矣譬如日光被雲來遮蔽雲去光已復矣若惡念既去又要存箇善念即是日光之中添燃一燈 已下門人黃修易錄

問近來用功亦頗覺妄念不生但腔子裏黑窣窣的不知如何打得光明先生曰初下手用功如何腔子裏便得光明譬如奔流濁水纔貯在缸裏初然雖定也只是昏濁的須俟澄定既久自然渣滓盡去復得清來汝只要在良知上用功良知存久黑窣窣自能光明矣今便要責效却是助長不成功夫

先生曰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學問日長進一日愈久愈覺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去尋討却是無根本的學問方

其壯時雖暫能外面修飾不見有過老則精神衰邁終須放倒譬如無根之樹移栽水邊雖暫時鮮好終久要憔悴

問志於道一章先生曰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于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却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却是常常住在區宅內更不離去游藝却是加些畫采美此區宅藝者義也理之所宜者也如誦詩讀書彈琴習射之類

皆所以調習此心使之熟於道也苟不志道而游藝却如無狀小子不先去置造區宅只管要去買畫掛做門面不知將掛在何處

問讀書所以調攝此心不可缺的但讀之之時一種科目意思牽引而來不知何以免此先生曰只要良知眞切雖做舉業不爲心累總有累亦易覺克之而已且如讀書時良知知得強記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欲速之心不是即克去之有誇多鬭靡之心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終日與聖賢印對是箇純乎天理之心任他讀書亦只是調攝此心而已何累之有曰雖蒙開示奈資質庸下實難免累竊聞窮通有命上智之人恐不屑此不肖爲聲利牽纏甘心爲此徒自苦耳欲屏棄之又制於親不能舍去奈何先生曰此事歸辭於親者多矣其實只是無志志立得時良知千事萬爲只是一事讀書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於得失耳因嘆曰此學不明不知此處擔閣了幾多英雄漢

問生之謂性告子亦說得是孟子如何非之先生曰固是性但告子認得一邊去了不曉得頭腦若曉得頭腦如此說亦是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這也是指氣說又曰凡人信口說任意行皆說此是依我心性出來此是所謂生之謂性然却要有過差若曉得頭腦依吾良知上說出來行將去便自是停當然良知亦只是這口說這身行豈能外得氣別有箇去行去說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亦性也性亦

氣也但須認得頭腦是當

又曰諸君功夫最不可助長上智絕少學者無超入聖人之理一起一伏一進一退自是功夫節次不可以我前日用得功夫了今却不濟便要矯強做出一箇沒破綻的模樣這便是助長連前些子功夫都壞了此非小過譬如行路的人遭一蹶跌起來便走不要欺人做那不曾跌倒的樣子出來諸君只要常常懷箇遁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之心依此良知忍耐做去不管人

非笑不管人毀謗不管人榮辱任他功夫有進有退我只是這致良知的主宰不息久久自然有得力處一切外事亦自能不動又曰人若著實用功隨人毀謗隨人欺慢處處得益處處是進德之資若不用功只是魔也終被累倒

先生一日出遊禹穴顧田間禾曰能幾何時又如此長了范兆期在傍曰此只是有根學問能自植根亦不患無長先生曰人孰無根良知即是天植靈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賊蔽塞不得發生耳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若能反己方見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的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的不是若舜只要正他的姦惡就見得象的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是友感悔曰你今後只不要去論人之是非凡當責辯人時就把做一件大己私克去方可

先生曰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己皆是病發當因其病而藥之可也不可便懷鄙薄之心非君子與人為善之心矣

問易朱子主卜筮程傳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於卜筮者乎只為後世將卜筮專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藝不知今之師友問答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類皆是卜筮卜筮者不過求決狐疑神明吾心而已易是問諸天人有疑自

信不及故以易問天謂人心尚有所涉惟天不容僞耳

黄勉之問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事事要如此否先生曰固是事事要如此須是識得箇頭腦乃可義即是良知曉得良知是箇頭腦方無執着且如受人餽送也有今日當受的他日不當受的也有今日不當受的他日當受的你若執着了今日當受的便一切受去執着了今日不當受的便一切不受去便是適莫便不是良知

的本體如何喚得做義已下門人黄省曾錄

問思無邪一言如何便盖得三百篇之義先生曰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話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夫

問道心人心先生曰率性之謂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是無聲無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許多不安穩處故曰惟危

問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愚的人與之語上尚且不進況不與之語可乎先生曰不是聖人終不與語聖人的心憂不得人人都做聖人只是人的資質不同施敎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與他說性說命他也不省得也須謾謾琢磨他起來

一友問讀書不記得如何先生曰只要曉得如何要記得要曉得已是落第二義了只要明得自家本體若徒要記得便不曉得若徒要曉得便

明不得自家的本體

問逝者如斯是說自家心性活潑潑地否先生曰然須要時時用致良知的功夫方才活潑潑地方才與他川水一般若須臾間斷便與天地不相似此是學問極至處聖人也只如此

問志士仁人章先生曰只爲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來太重不問當死不當死定要宛轉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丟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爲若違了天理便與禽獸無異便偷生在世

上百千年也不過做了千百年的禽獸學者要於此等處看得明白比干龍逢只為他看得分明所以能成就得他的人

問叔孫武叔毁仲尼大聖人如何猶不免於毁謗

先生曰毁謗自外來的雖聖人如何免得人只貴於自修若自已實實落落是箇聖賢縱然人都毁他也說他不着却若浮雲揜日如何損得日的光明若自已是箇象恭色莊不堅不介的縱然沒一箇人說他他的惡慝終須一日發露

所以孟子說有求全之毁有不虞之譽毁譽在外的安能避得只要自修何如爾

劉君亮要在山中靜坐先生曰汝若以厭外物之心去求之靜是反養成一箇驕惰之氣了汝若不厭外物復於靜處涵養却好

王汝中省曾侍坐先生握扇命曰你們用扇省曾起對曰不敢先生曰聖人之學不是這等綑縛苦楚的不是粧做道學的模樣汝中曰觀仲尼與曾點言志一章畧見先生曰然以此章觀之聖人何等寬洪包含氣象且為師者問志於羣弟子三子皆整頓以對至於曾點飄飄然不看那三子在眼自去鼓起瑟來何等狂態及至言志又不對師之問目都是狂言設在伊川或斥罵起來了聖人乃復稱許他何等氣象聖人教人不是箇束縛他通做一般只如狂者便從狂處成就他狷者便從狷處成就他人之才氣如何同得

先生語陸元靜曰元靜少年亦要解五經志亦好

博但聖人教人只怕人不簡易他說的皆是簡易之規以今人好博之心觀之却似聖人教人差了

先生曰孔子無不知而作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此是聖學真血脉路

何廷仁黃正之李侯璧汝中德洪侍坐先生顧而言曰汝輩學問不得長進只是未立志侯璧起而對曰珙亦願立志先生曰難說不立未是必為聖人之志耳對曰願立必為聖人之志先生

曰你眞有聖人之志良知上更無不盡良知上留得些子別念掛帶便非必爲聖人之志矣洪初聞時心若未服聽說到不覺悚汗

先生曰良知是造化的精靈這些精靈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從此出眞是與物無對人若復得他完完全全無少虧欠自不覺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間更有何樂可代

一友靜坐有見馳問先生荅曰吾昔居滁時見諸生多務知解口耳異同無益於得姑教之靜坐

一時窺見光景頗收近效久之漸有喜靜厭動流入枯槁之病或務爲玄解妙覺動人聽聞故邇來只說致良知良知明白隨你去靜處體悟也好隨你去事上磨鍊也好良知本體原是無動無靜的此便是學問頭腦我這箇話頭自滁州到今亦較過幾番只是致良知三字無病醫經折肱方能察人病理

一友問功夫欲得此知時時接續一切應感處反覺照管不及若去事上周旋又覺不見了如何

則可先生曰此只認良知未眞尚有內外之間我這裏功夫不由人急心認得良知頭腦是當去朴實用功自會透徹到此便是內外兩忘又何心事不合一

又曰功夫不是透得這箇眞機如何得他充實光輝若能透得時不由你聰明知解接得來須胸中渣滓渾化不使有毫髮沾帶始得

先生曰天命之謂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謂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謂教道即是教問如何道即是教

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還他是非的還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無有不是處這良知還是你的明師

問不睹不聞是說本體戒愼恐懼是說功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睹不聞的亦原是戒愼恐懼的戒愼恐懼不曾在不睹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眞時便謂戒愼恐懼是本體不睹不聞是功夫亦得

問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先生曰良知原是知晝知

夜的又問人睡熟時良知亦不知了曰不知何以一叫便應曰良知常知如何有睡熟時曰向晦宴息此亦造化常理夜來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無所睹聞衆竅俱翕此即良知收斂凝一時天地既開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聞衆竅俱闢此即良知妙用發生時可見人心與天地一體故上下與天地同流今人不會宴息夜來不是昏睡即是妄思魘寐曰睡時功夫如何用先生曰知晝即知夜矣日間良知是順應無滯的夜間良知即是收斂凝一的有夢即先兆

又曰良知在夜氣發的方是本體以其無物欲之雜也學者要使事物紛擾之時常如夜氣一般就是通乎晝夜之道而知

先生曰仙家說到虛聖人豈能虛上加得一毫實佛氏說到無聖人豈能無上加得一毫有但僊家說虛從養生上來佛氏說無從出離生死苦海上來却於本體上加却這些子意思在便不是他虛無的本色了便於本體有障礙聖人只是還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些子意在良知之虛便是天之太虛良知之無便是太虛之無形日月風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虛無形中發用流行未嘗作得天的障礙聖人只是順其良知之發用天地萬物俱在我良知的發用流行中何嘗又有一物超於良知之外能作得障礙

或問釋氏亦務養心然要之不可以治天下何也先生曰吾儒養心未嘗離却事物只順其天則自然就是功夫釋氏却要盡絶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漸入虛寂去了與世間若無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或問異端先生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先生曰孟子不動心與告子不動心所異只在毫釐間告子只在不動心上着功孟子便直從此心原不動處分曉心之本體原是不動的只爲

所行有不合義便動了孟子不論心之動與不動只是集義所行無不是義此心自然無可動處若告子只要此心不動便是把捉此心將他生生不息之根反阻撓了此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孟子集義工夫自是養得充滿並無餒歉自是縱横自在活潑潑地此便是浩然之氣

又曰孟子病源從性無善無不善上見來性無善無不善雖如此說亦無大差但告子執定看了便有箇無善無不善的性在內有善有惡又在

物感上看便有箇物在外却做兩邊看了便會差無善無不善性原是如此悟得及時只此一句便盡了更無有內外之間告子見一箇性在內見一箇物在外便見他於性有未透徹處

朱本思問人有虛靈方有良知若草木瓦石之類亦有良知否先生曰人的良知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無人的良知不可以為草木瓦石矣豈惟草木瓦石為然天地無人的良知亦不可為天地矣蓋天地萬物與人原是一

體其發竅之最精處是人心一點靈明風雨露雷日月星辰禽獸草木山川土石與人原只一體故五穀禽獸之類皆可以養人藥石之類皆可以療疾只為同此一氣故能相通耳

先生遊南鎮一友指巖中花樹問曰天下無心外之物如此花樹在深山中自開自落於我心亦何相關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問大人與物同體如何大學又說箇厚薄先生曰惟是道理自有厚薄比如身是一體把手足捍頭目豈是偏要薄手足其道理合如此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燕賓客心又忍得至親與路人同是愛的如簞食豆羹得則生不得則死不能兩全寧救至親不救路人心又忍得這是道理合該如此及至吾身與至親更不得分別彼此厚薄蓋以仁民愛物

皆從此出此處可忍更無所不忍矣大學所謂厚薄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踰越此便謂之義順這箇條理便謂之禮知此條理便謂之智終始是這條理便謂之信

又曰目無體以萬物之色爲體耳無體以萬物之聲爲體鼻無體以萬物之臭爲體口無體以萬物之味爲體心無體以天地萬物感應之是非爲體

問夭壽不貳先生曰學問功夫於一切聲利嗜好

俱能脫落殆盡尚有一種生死念頭毫髮掛帶便於全體有未融釋處人於生死念頭本從生身命根上帶來故不易去若於此處見得破透得過此心全體方是流行無礙方是盡性至命之學

一友問欲於靜坐時將好名好色好貨等根逐一搜尋掃除廓清恐是剜肉做瘡否先生正色曰這是我醫人的方子眞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過了十數年亦還用得着你如不用且

放起不要作壞我的方子是友愧謝少間曰此量非你事必吾門稍知意思者爲此說以誤汝在坐者皆悚然

一友問功夫不切先生曰學問功夫我已曾一句道盡如何今日轉說轉遠都不着根對曰致良知蓋聞教矣然亦須講明先生曰旣知致良知又何可講明良知本是明白實落用功便是不肯用功只在語言上轉說轉糊塗曰正求講明致之之功先生曰此亦須你自家求我亦無別

法可道昔有禪師人來問法只把麈尾提起一日其徒將麈尾藏過試他如何設法禪師尋麈尾不見又只空手提起我這箇良知就是設法的麈尾舍了這箇有何可提得少間又一友請問功夫切要先生旁顧曰我麈尾安在一時在坐者皆躍然

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一箇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

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
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
前知的心就是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
必於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先生曰無知無不知本體原是如此譬如日未嘗
有心照物而自無物不照無照無不照原是日
的本體良知本無知今却要有知本無不知今
却疑有不知只是信不及耳
先生曰惟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舊看何等玄

妙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聰目原是
明心思原是睿知聖人只是一能之爾能處正
是良知衆人不能只是箇不致知何等明白簡
易
問孔子所謂遠慮周公夜以繼日與將迎不同何
如先生曰遠慮不是茫茫蕩蕩去思慮只是要
存這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無有終始天
理即是良知千思萬慮只是要致良知良知愈
思愈精明若不精思漫然隨事應去良知便粗

了若只着在事上茫茫蕩蕩去思教做遠慮便
不免有毀譽得喪人欲攙入其中就是將迎了
周公終夜以思只是戒慎不睹恐懼不聞的功
夫見得時其氣象與將迎自別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朱子作效驗說如何
先生曰聖賢只是為己之學重功夫不重效驗
仁者以萬物為體不能一體只是己私未忘全
得仁體則天下皆歸於吾仁就是八荒皆在我
闥意天下皆與其仁亦在其中如在邦無怨在

家無怨亦只是自家不怨如不怨天不尤人之
意然家邦無怨於我亦在其中但所重不在此
問孟子巧力聖智之說朱子云三子力有餘而巧
不足何如先生曰三子固有力亦有巧巧力實
非兩事巧亦只在用力處力而不巧亦是徒力
三子譬如射一能步箭一能馬箭一能遠箭他
射得到俱謂之力中處俱可謂之巧但步不能
馬馬不能遠各有所長便是才力分限有不同
處孔子則三者皆長然孔子之和只到得柳下

惠而極清只到得伯夷而極任只到得伊尹而極何曾加得些子若謂三子力有餘而巧不足則其力反過孔子了巧力只是發明聖知之義若識得聖知本體是何物便自然了

先生曰先天而天弗違天即良知也後天而奉天時良知即天也

良知只是箇是非之心是非只是箇好惡只好惡就盡了是非只是非就盡了萬事萬變又曰是非兩字是箇大規矩巧處則存乎其人

聖人之知如青天之日賢人如浮雲天日愚人如陰霾天日雖有昏明不同其能辨黑白則一雖昏黑夜裏亦影影見得黑白就是日之餘光未盡處困學功夫亦只從這點明處精察去耳

問知譬日欲譬雲雲雖能蔽日亦是天之一氣合有的欲亦莫非人心合有否先生曰喜怒哀懼愛惡欲謂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但要認得良知明白比如日光亦不可指着方所一隙通明皆是日光所在雖雲霧四塞太虛中色象可辨亦是日光不滅處不可以雲能蔽日教天不要生雲七情順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不可分別善惡但不可有所着七情有着俱謂之欲俱為良知之蔽然纔有着時良知亦自會覺覺即蔽去復其體矣此處能勘得破方是簡易透徹功夫

問聖人生知安行是自然的如何有甚功夫先生曰知行二字即是功夫但有淺深難易之殊耳良知原是精精明明的如欲孝親生知安行的

只是依此良知實落盡孝而已學知利行者只是時時省覺務要依此良知盡孝而已至於困知勉行者蔽錮已深雖要依此良知去孝又為私欲所阻是以不能必須加人一已百人十已千之功方能依此良知以盡其孝聖人雖是生知安行然其心不敢自是肯做困知勉行的功夫困知勉行的却要思量做生知安行的事怎生成得

問樂是心之本體不知遇大故於哀哭時此樂還

在否先生曰須是大哭一番了方樂不哭便不樂矣雖哭此心安處即是樂也本體未嘗有動

問良知一而已文王作彖周公繫爻孔子贊易何以各自看理不同先生曰聖人何能拘得死格大要出於良知同便各爲說何害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汝輩只要去培養良知良知同更不妨有異處汝輩若不肯用功連筍也不曾抽得何處去論枝節

鄉人有父子訟獄請訴於先生侍者欲阻之先生聽之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入問曰先生何言致伊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的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的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提孩長的今何不曾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了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時又不過復得此心原慈的本體所以後世稱舜是箇古今大孝的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先生曰孔子有鄙夫來問未嘗先有知識以應之其心只空空而已但叩他自知的是非兩端與之一剖決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來天則雖聖人聰明如何可與增減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與之一剖決便

已竭盡無餘了若夫子與鄙夫言時留得些子知識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體即有二了

先生曰烝烝乂不格姦本註說象已進進於義不至大爲姦惡舜徵庸後象猶日以殺舜爲事何大姦惡如之舜只是自進於乂以乂薰烝不去正他姦惡凡文過揜慝此是惡人常態若要指摘他是非反去激他惡性舜初時致得象要殺已亦是要象好的心太急此就是舜之過處經過來乃知功夫只在自己不去責人所以致得

竟諸此是舜動心忍性增益不能處古人言語俱是自家經歷過來所以說得親切遺之後世曲當人情若非自家經過如何得他許多苦心處

先生曰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未達請問先生曰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的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知他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

是做些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關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朴還淳取今之戲子將妖淫詞調俱去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曉無意中感激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然後古樂漸次可復矣曰洪要求元聲不可得恐於古樂亦難復先生曰你說元聲在何處求對曰古人制管候氣恐是求元聲之法先生曰若要去葭灰黍粒中求元聲却如水底撈月如何可得元聲只在你心上求曰心如何求

先生曰古人爲治先養得人心和平然後作樂比如在此歌詩你的心氣和平聽者自然悅懌興起只此便是元聲之始書云詩言志志便是樂的本歌永言歌便是作樂的本聲依永律和聲律只要和聲和聲便是制律的本何嘗求之於外曰古人制候氣法是意何取先生曰古人具中和之體以作樂我的中和原與天地之氣相應候天地之氣協鳳凰之音不過去驗我的氣果和否此是成律已後事非必待此以成律也今要候灰管先須定至日然至日子時恐又

不准又何處取得準來

先生曰學問也要點化但不如自家解化者自一了百當不然亦點化許多不得

孔子氣魄極大凡帝王事業無不一一理會也只從那心上來譬如大樹有多少枝葉也只是根本上用得培養功夫故自然能如此非是從枝葉上用功做得根本也學者學孔子不在心上用功汲汲然去學那氣魄却倒做了

人有過多於過上用功就是補甑其流必歸於文過

今人於喫飯時雖無一事在前其心常役役不寧只緣此心忙慣了所以收攝不住

琴瑟簡編學者不可無蓋有業以居之心就不放

先生嘆曰世間知學的人只有這些病痛打不破就不是善與人同崇一曰這病痛只是箇好高不能忘已爾

問良知原是中和的如何却有過不及先生曰知

得過不及處就是中和所惡於上是良知毋以使下即是致知

先生曰蘇秦張儀之智也是聖人之資後世事業文章許多豪傑名家只是學得儀秦故智儀秦學術善揣摸人情無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說不能窮儀秦亦是窺見得良知妙用處但用之於不善爾

或問未發已發先生曰只緣後儒將未發已發分說了只得劈頭說箇無未發已發使人自思得之若說有箇已發未發聽者依舊落在後儒見解若眞見得無未發已發說箇有未發已發原不妨原有箇未發已發在問曰未發未嘗不和已發未嘗不中譬如鐘聲未扣不可謂無既扣不可謂有畢竟有箇扣與不扣何如先生曰未扣時原是驚天動地既扣時也只是寂天寞地

問古人論性各有異同何者乃爲定論先生曰性無定體論亦無定體有自本體上說者有自發用上說者有自源頭上說者有自流弊處說者

總而言之只是這箇性但所見有淺深爾若執定一邊便不是了性之本體原是無善無惡的發用上也原是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的其流弊也原是一定善一定惡的譬如眼有喜時的眼有怒時的眼直視就是看的眼微視就是覷的眼總而言之只是這箇眼若見得怒時眼就說未嘗有喜的眼見得看時眼就說未嘗有覷的眼皆是執定就知是錯孟子說性直從源頭上說來亦是說箇大槩如此荀子性惡之說是

從流弊上說來也未可盡說他不是只是見得未精耳衆人則失了心之本體問孟子從源頭上說性要人用功在源頭上明徹荀子從流弊說性功夫只在末流上救正便費力了先生曰然

先生曰用功到精處愈着不得言語說理愈難若看意在精微上全體功夫反蔽泥了

楊慈湖不爲無見又着在無聲無臭上見了

人一日間古今世界都經過一番只是人不見耳

夜氣清明時無視無聽無思無作淡然平懷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時神清氣朗雍雍穆穆就是堯舜世界日中以前禮儀交會氣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後神氣漸昏往來雜擾就是春秋戰國世界漸漸昏夜萬物寢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盡世界學者信得良知過不爲氣所亂便常做箇羲皇已上人

薛尚謙鄒謙之馬子莘王汝止侍坐因嘆先生自征寧藩已來天下謗議益衆請各言其故有言先生功業勢位日隆天下忌之者日衆有言先生之學日明故爲宋儒爭是非者亦日博有言先生自南都以後同志信從者日衆而四方排阻者日益力先生曰諸君之言信皆有之但吾一段自知處諸君俱未道及耳諸友請問先生曰我在南都已前尚有些子鄉愿的意思在我今信得這良知真是真非信手行去更不着些覆藏我今纔做得箇狂者的胸次使天下之人都說我行不掩言也罷尚謙出曰信得此過方

是聖人的眞血脈

先生鍛鍊人處一言之下感人最深一日王汝止出遊歸先生問曰遊何見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你看滿街人是聖人滿街人到看你是聖人在又一日董蘿石出遊而歸見先生曰今日見一異事先生曰何異對曰見滿街人都是聖人先生曰此亦常事耳何足爲異蓋汝止圭角未融蘿石恍見有悟故問同荅異皆反其言而進之洪與黃正之張叔謙汝中丙戌會

試歸爲先生道途中講學有信有不信先生曰你們拏一箇聖人去與人講學人見聖人來都怕走了如何講得行須做得箇愚夫愚婦方可與人講學洪又言今日要見人品高下最易先生曰何以見之對曰先生譬如泰山在前有不知仰者須是無目人先生曰泰山不如平地大平地有何可見先生一言翦裁剖破終年爲外好高之病在座者莫不悚懼

癸未春鄒謙之來越問學居數日先生送別于浮

峯是夕與希淵諸友移舟宿延壽寺秉燭夜坐先生既悵不已曰江濤煙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一友問曰先生何念謙之之深也先生曰曾子所謂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若謙之者良近之矣

丁亥年九月先生起復征思田將命行時德洪與汝中論學汝中舉先生教言曰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德洪曰此意如何汝中曰此恐未是究竟話頭若說心體是無善無惡意亦是無善無惡的意知亦是無善無惡的知物是無善無惡的物矣若說意有善惡畢竟心體還有善惡在德洪曰心體是天命之性原是無善無惡的但人有習心意念上見有善惡在格致誠正修此正是復那性體功夫若原無善惡功夫亦不消說矣是夕侍坐天泉橋各舉請正先生曰我今將行正要你們來講破此意二君之見正好相資爲用不可各執一邊我這裏接人原

有此二種利根之人直從本源上悟入人心本體原是明瑩無滯的原是箇未發之中利根之人一悟本體即是功夫人己內外一齊俱透了其次不免有習心在本體受蔽故且教在意念上實落爲善去惡功夫熟後渣滓去得盡時本體亦明盡了汝中之見是我這裏接利根人的德洪之見是我這裏爲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爲用則中人上下皆可引入於道若各執一邊眼前便有失人便於道體各有未盡既而曰已

後與朋友講學切不可失了我的宗旨無善無惡是心之體有善有惡是意之動知善知惡的是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只依我這話頭隨人指點自沒病痛此原是徹上徹下功夫利根之人世亦難遇本體功夫一悟盡透此顏子明道所不敢承當豈可輕易望人人有習心不教他在良知上實用爲善去惡功夫只去懸空想箇本體一切事爲俱不着實不過養成一箇虛寂此箇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說破是日德洪汝中俱有省

先生初歸越時朋友蹤跡尚寥落既後四方來遊者日進癸未年已後環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諸刹每當一室常合食者數十人夜無卧處更相就席歌聲徹昏旦南鎮禹穴陽明洞諸山遠近寺刹徙足所到無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臨講座前後左右環坐而聽者常不下數百人送往迎來月無虛日至有在侍更歲不能遍記其姓名者每臨別先生常嘆曰君等雖別不出在天地間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諸生每聽講出門未嘗不跳躍稱快嘗聞之同門先輩曰南都以前朋友從遊者雖衆未有如在越之盛者此雖講學日久孚信漸博要亦先生之學日進感召之機神變無方亦自有不同也

此後黃以方錄

黃以方問博學於文爲隨事學存此天理然則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說似不相合先生曰詩

書六藝皆是天理之發見文字都包在其中攷之詩書六藝皆所以學存此天理也不特發見于事爲者方爲文耳餘力學文亦只博學於文中事或問學而不思二句曰此亦有爲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人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却不在身心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先生曰先儒解格物爲格天下之物天下之物如何格得且謂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今如何去格縱格得草木來如何反來誠得自家意我解格作正字義物作事字義大學之所謂身即耳目口鼻四肢是也欲修身便是要目非禮勿視耳非禮勿聽口非禮勿言四肢非禮勿動要修這箇身身上如何用得功夫心者身之主宰目雖視而所以視者心也耳雖聽而所以聽者心也口與四肢雖言動而所以言動者心也故欲修

身在於體當自家心體常令廓然大公無有些子不正處主宰一正則發竅于目自無非禮之視發竅于耳自無非禮之聽發竅于口與四肢自無非禮之言動此便是修身在正其心然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心之本體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體上何處用得工必就心之發動處纔可著力也心之發動不能無不善故須就此處着力便是在誠意如一念發在好善上便實實落落去好善一念發在惡惡上便實實落落去惡惡意之所發既無不誠則其本體如何有不正的故欲正其心在誠意工夫到誠意始有着落處然誠意之本又在于致知也所謂人雖不知而己所獨知者此正是吾心良知處然知得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做去知得不善却不依這箇良知便不去做則這箇良知便遮蔽了是不能致知也吾心良知既不能擴充到底則善雖知好不能着實好了惡雖知惡不能着實惡了如何得意誠故致知者意誠之本也然亦不

是懸空的致知致知在實事上格如意在于爲善便就這件事上去爲意在于去惡便就這件事上去不爲去惡固是格不正以歸於正爲善則不善正了亦是格不正以歸於正也如此則吾心良知無私欲蔽了得以致其極而意之所發好善去惡無有不誠矣誠意工夫實下手處在格物也若如此格物人人便做得人皆可以爲堯舜正在此也

先生曰衆人只說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的說

去用我着實曾用來初年與錢友同論做聖賢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這等大的力量因指亭前竹子令去格看錢子早夜去窮格竹子的道理竭其心思至於三日便致勞神成疾當初說他這是精力不足某因自去窮格早夜不得其理到七日亦以勞思致疾遂相與嘆聖賢是做不得的無他大力量去格物了及在夷中三年頗見得此意思乃知天下之物本無可格者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決然以聖人為人

人可到便自有擔當了這裏意思却要說與諸公知道

門人有言邵端峯論童子不能格物只教以灑掃應對之說先生曰灑掃應對就是一件物童子良知只到此便教去灑掃應對就是致他這一點良知了又如童子知畏先生長者此亦是他良知處故雖嬉戲中見了先生長者便去作揖恭敬是他能格物以致敬師長之良知了童子自有童子的格物致知又曰我這裏言格物自

童子以至聖人皆是此等工夫但聖人格物便更熟得些子不消費力如此格物雖賣柴人亦是做得雖公卿大夫以至天子皆是如此做

或疑知行不合一以知之匪艱二句為問先生曰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艱行之惟艱

門人問曰知行如何得合一且如中庸言博學之又說箇篤行之分明知行是兩件先生曰博學只是事事學存此天理篤行只是學之不已之

意又問易學以聚之又言仁以行之此是如何先生曰也是如此事事去學存此天理則此心更無放失時故曰學以聚之然常常學存此天理更無私欲間斷此即是此心不息處故曰仁以行之又問孔子言知及之仁不能守之知行却是兩箇了先生曰說及之已是行了但不能常常行已為私欲間斷便是仁不能守又問心即理之說程子云在物為理如何謂心即理先生曰在物為理在字上當添一心字此心在物

則爲理如此心在事父則爲孝在事君則爲忠
之類先生因謂之曰諸君要識得我立言宗旨
我如今說箇心即理是如何只爲世人分心與
理爲二故便有許多病痛如五伯攘夷狄尊周
室都是一箇私心便不當理人却說他做得當
理只心有未純往往悅慕其所爲要來外面做
得好看却與心全不相干分心與理爲二其流
至于伯道之僞而不自知故我說箇心即理要
使知心理是一箇便來心上做工夫不去襲義

於義便是王道之眞此我立言宗旨又問聖賢
言語許多如何却要打做一箇曰我不是要打
做一箇如曰夫道一而已矣又曰其爲物不二
則其生物不測天地聖人皆是一箇如何二得
心不是一塊血肉凡知覺處便是心如耳目之知
視聽手足之知痛癢此知覺便是心也
以方問曰先生之說格物凡中庸之慎獨及集義
博約等說皆爲格物之事先生曰非也格物即
慎獨即戒懼至於集義博約工夫只一般不是

以那數件都做格物底事
以方問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尊德
性也晦翁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
是道問學處多了些子是分尊德性道問學作
兩件且如今講習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
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有尊德性只空空
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學更與
德性無關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
者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即所以

致廣大也道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
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盡精微則便爲私欲所
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折無所不盡
則私意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遮隔處如
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是念慮之精微是事
理之精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先生曰今之論性者紛紛異同皆是說性非見性
也見性者無異同之可言矣
問聲色貨利恐良知亦不能無先生曰固然但初

學用功却須掃除蕩滌勿使留積則適然來遇始不爲累自然順而應之良知只在聲色貨利上用工能致得良知精精明明毫髮無蔽則聲色貨利之交無非天則流行矣

先生曰吾與諸公講致知格物日日是此講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諸君聽吾言實去用功見吾講一番自覺長進一番否則只作一場話說雖聽之亦何用

先生曰人之本體常常是寂然不動的常常是感而遂通的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

一友舉佛家以手指顯出問曰衆曾見否衆曰見之復以手指入袖問曰衆還見否衆曰不見佛說還未見性此義未明先生曰手指有見有不見爾之見性常在人之心神只在有覩有聞上馳騖不在不覩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覩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愼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覩其所不覩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眞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爲累哉

問先儒謂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同一活潑潑地先生曰亦是天地間活潑潑地無非此理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離實亦不得而離也無往而非道無往而非工夫

先生曰諸公在此務要立箇必爲聖人之心時時刻刻須是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方能聽吾說話句句得力若茫茫蕩蕩度日譬如一塊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癢恐終不濟事回家只尋得舊時伎倆而已豈不惜哉

問近來妄念也覺少亦覺不曾着想定要如何用功不知此是工夫否先生曰汝且去着實用工便多這些着想也不妨久久自會妥帖若纔下得些功便說效驗何足爲恃

一友自嘆私意萌時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使他即去先生曰你萌時這一知處便是你的命

根當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功夫

夫子說性相近即孟子說性善不可專在氣質上說若說氣質如剛與柔對如何相近得惟性善則同耳人生初時善原是同的但剛的習於善則爲剛善習於惡則爲剛惡柔的習於善則爲柔善習於惡則爲柔惡便日相遠了

先生嘗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就如眼着不得些子塵沙些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

頭亦着不得些子如眼中放些金玉屑眼亦開不得了

問人心與物同體如吾身原是血氣流通的所以謂之同體若於人便異體了禽獸草木益遠矣而何謂之同體先生曰你只在感應之幾上看豈但禽獸草木雖天地也與我同體的鬼神也與我同體的請問先生曰你看這箇天地中間甚麼是天地的心對曰嘗聞人是天地的心曰人又甚麼教做心對曰只是一箇靈明可知充天塞地中間只有這箇靈明人只爲形體自間隔了我的靈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仰他高地沒有我的靈明誰去俯他深鬼神沒有我的靈明誰去辯他吉凶災祥天地鬼神萬物離却我的靈明便沒有天地鬼神萬物了我的靈明離却天地鬼神萬物亦沒有我的靈明如此便是一氣流通的如何與他間隔得又問天地鬼神萬物千古見在何沒了我的靈明便俱無了曰今看死的人他這些

精靈游散了他的天地萬物尚在何處

先生起行征思田德洪與汝中追送嚴灘汝中舉佛家實相幻相之說先生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汝中曰有心俱是實無心俱是幻是本體上說功夫無心俱是實有心俱是幻是功夫上說本體先生然其言洪於是時尚未了達數年用功始信本體功夫合一但先生是時因問偶談若吾儒指點人處不必借此立言耳

嘗見先生送二三耆宿出門退坐于中軒若有憂色德洪趨進請問先生曰頃與諸老論及此學與圓鑿方枘此道坦如道路世儒往往自加荒塞終身陷荊棘之場而不悔吾不知其何說也德洪退謂朋友曰先生誨人不擇衰朽仁人憫物之心也

先生曰人生大病只是一傲字爲子而傲必不孝爲臣而傲必不忠爲父而傲必不慈爲友而傲必不信故象與丹朱俱不肖亦只一傲字便結

果了此生諸君常要體此人心本是天然之理精精明明無纖介染着只是一無我而已胷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古先聖人許多好處也只是無我而已無我自能謙謙者衆善之基傲者衆惡之魁

又曰此道至簡至易的亦至精至微的孔子曰其如示諸掌乎且人於掌何日不見及至問他掌中多了文理卻便不知即如我良知二字一講便明誰不知得若欲的見良知卻誰能見得問曰此知恐是無方體的最難捉摸先生曰良知即是易其爲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此知如何捉摸得見得透時便是聖人

問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是聖人果以相助望門弟子否先生曰亦是實話此道本無窮盡問難愈多則精微愈顯聖人之言本自周遍但有問難的人胷中窒礙聖人被他一難發揮得愈加精神若顏子聞一知十胷中了然如何得問

難故聖人亦寂然不動無所發揮故曰非助

鄒謙之嘗語德洪曰舒國裳曾持一張紙請先生寫拱把之桐梓一章先生懸筆爲書到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顧而笑曰國裳讀書中過狀元來豈誠不知身之所以當養還須誦此以求警一時在侍諸友皆惕然

嘉靖戊子冬德洪與王汝中奔師喪至廣信訃告同門約三年收錄遺言繼後同門各以所記見遺洪擇其切於問正者合所私錄得

若干條居吳時將與文錄並刻矣適以憂去未遂當是時也四方講學日衆師門宗旨既明若無事於贅刻者故不復營念去年同門曾子才漢得洪手抄復傍爲采輯名曰遺言以刻行於荊洪讀之覺當時采錄未精乃爲刪其重複削去蕪蔓存其三之一名曰傳習續錄復刻於寧國之水西精舍今年夏洪來遊蘄沈君思畏曰師門之教久行于四方而獨未及于蘄蘄之士得讀遺言若親炙

夫子之教指見良知若重覩日月之光惟恐傳習之不博而未以重複之爲繁也請裒其所逸者增刻之若何洪曰然師門致知格物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默悟不敢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故吾師終日言是而不憚其煩學者終日聽是而不厭其數蓋指示專一則體悟日精幾迎於言前神發於言外感遇之誠也今吾師之沒未及三紀而格言微旨漸覺淪晦豈非吾儕身踐之不力多言有

以病之耶學者之趨不一師門之教不宣也乃復取逸稿采其語之不背者得一卷其餘影響不眞與文錄既載者皆削之并易中卷爲問答語以付黃梅尹張君增刻之庶幾讀者不以知解承而惟以實體得則無疑于是錄矣嘉靖丙辰夏四月門人錢德洪拜書于蘄之崇正書院

附錄朱子晚年定論

定論首刻於南贛朱子病目靜久忽悟聖學

之淵微乃大悔中年註述誤己誤人遍告同志師閱之喜己學與晦翁同手錄一卷門人刻行之自是爲朱子論異同者寡矣師曰無意中得此一助隆慶壬申

虬峰謝君廷傑刻師全書命刻定論附語錄後見

師之學與朱子無相繆戾則千古正學同一源矣并師首叙與袁慶麟跋凡若干條洪僭引其說

朱子晚年定論

陽明子序曰洙泗之傳至孟氏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辨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早歲業舉溺志詞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撓疲痛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缺漏無歸依違往返

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念探求再更寒暑證諸五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諸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逕蹈荊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為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未有聞則亦何怪乎

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正德乙亥冬十一月朔

後學餘姚王守仁序

答黃直卿書

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義却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寛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密恐其意思促迫難得長進將来見得大意畧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蓋未晚也此是向来定本之誤今幸見得却煩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却誤人也

答吕子約

日用工夫比復何如文字雖不可廢然涵養本原而察於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動靜之間不可頃刻間斷底事若於此處見得分明自然不到得

流入世俗功利權謀裏去矣熹亦近日方實見得向日支離之病雖與彼中證候不同然忘已逐物貪外虛内之失則一而已程子說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已已立後自能了得天下萬物今自家一箇身心不知安頓去處而談王說伯將經世事業別作一箇伎倆商量講究不亦誤乎相去遠不得面論書問終說不盡臨風嘆息而已

答何叔京

前此僭易拜禀博觀之敝誠不自揆乃蒙見是何幸如此然觀來諭似有未能遽舍之意何邪此理甚明何疑之有若使道可以多聞博觀而得則世之知道者爲不少矣熹近日因事方有少省發處如鳶飛魚躍明道以爲與必有事焉勿正之意同者乃今曉然無疑日用之間觀此流行之體初無間斷處有下工夫處乃知日前自誑誑人之罪蓋不可勝贖也此與守書冊泥言語全無交涉幸於日用間察之知此則知仁矣

答潘叔昌

示喻天上無不識字底神仙此論甚中一偏之弊然亦恐只學得識字却不曾學得上天即不如且學上天耳上得天了却旋學上天人亦不妨也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是記故事時節熹以目昏不敢着力讀書閒中靜坐收斂身心頗覺得力問起看書聊復遮眼遇有會心處時一喟然耳

答潘叔度

熹衰病今歲幸不至劇但精力益衰目力全短看

文字不得寘目靜坐却得收拾放心覺得日前外面走作不少頗恨盲廢之不早也看書鮮識之喻誠然然嚴霜大凍之中豈無些小風和日煖意思要是多者勝耳

與呂子約

孟子言學問之道惟在求其放心而程子亦言心要在腔子裏今一向耽着文字令此心全體都奔在冊子上更不知有己便是箇無知覺不識痛癢之人雖讀得書亦何益於吾事邪

與周叔謹

應之甚恨未得相見其為學規模次第如何近來呂陸門人互相排斥此由各狥所見之偏而不能公天下之心以觀天下之理甚覺不滿人意應之蓋嘗學於兩家未知其於此看得果如何因話扣之因書論及為幸也熹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大支離處反身以求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耳因此滅去文字功夫覺得閒中氣象甚適每勸學者亦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着實體察收拾為要其餘文字且大槩諷誦涵養未須大段着力考索也

答陸象山

熹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比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功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答符復仲

聞向道之意甚勤向所喻義利之間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以為近利者即便舍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事又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

答呂子約

日用功夫不敢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向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又聞講授亦頗勤勞此恐或

有未便令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汩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弊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與吴茂實

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爲積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檢點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深省而痛懲之亦欲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之也

答張敬夫

熹窮居如昨無足言者自遠去師友之益兀兀度日讀書反己固不無警省處終是旁無强輔因循汩沒尋復失之近日一種向外走作心悅之而不能自已者皆準止酒例戒而絶之似覺省事此前輩所謂下士晚聞道聊以拙自脩者若擴充不已補復前非庶其有日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苦求之太過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間其亦誤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懍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蓋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說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註與經作兩項工夫做了下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說經者不過只說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

答呂伯恭

道間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養功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强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推類以求衆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向來所聞誨諭諸說之未契者今日細思脗合無疑大抵前日之病皆是氣質躁妄之偏不曾涵養克治任意直前之弊耳

答周純仁

閒中無事固宜謹出然想亦不能一併讀得許多似此專人來往勞費亦是未能省事隨寓而安之病又如多服燥熱藥亦使人血氣偏勝不得和平不但非所以衛生亦非所以養心竊恐更須深自思省收拾身心漸令向裏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飛揚燥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一時長進無復前日內外之患矣

答竇文卿

為學之要只在着實操存密切體認自己身心上

理會切忌輕自表襮引惹外人辯論枉費酬應分却向裏工夫

答呂子約

聞欲與二友俱來而復不果深以為恨年來覺得日前為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起反為文字奪却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為朋友憂之而每得子約書輙復憂然尤不知所以為賢者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只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或有剖決之助今又失此幾會極令人悵恨也訓導後生若說得是當極有可自警省處不會減人氣力若只如此支離漫無統紀則雖不教後生亦只見得展轉迷惑無出頭處也

答林擇之

熹衰苦之餘無他外誘日用之間痛自斂飭乃知敬字之功親切要妙乃如此而前日不知於此用力徒以口耳浪費光陰人欲橫流天理幾滅今而思之怛然震悚蓋不知所以措其躬也

又

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間亦難得朴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朋友說日用之間常切點檢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着工夫庶幾有益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間亦有舊病此間學者却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末

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

答梁文叔

近看孟子見人即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便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若信不及孟子又說箇第二節工夫又只引成覸顏淵公明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日用之間不得存留一毫人欲之私在這裏此外更無別法若於此有箇奮迅興

起處方有田地可下功夫不然即是畫脂鏤冰無真實得力處也近日見得如此自覺頗得力與前日不同故此奉報

答潘叔恭

學問根本在日用間持敬集義工夫直是要得念念省察讀書求義乃其間之一事耳舊來雖知此意然於緩急之間終是不覺有倒置處誤人不少今方自悔耳

答林充之

充之近讀何書恐更當於日用之間爲仁之本者深加省察而去其有害於此者爲佳不然誦說雖精而不踐其實君子蓋深恥之此固充之平日所講聞也

答何叔京

李先生教人大抵令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此乃龜山門下相傳指訣然當時親炙之時貪聽講論又方竊好章句訓詁之習不得盡心於此至今若存若亡無一

的實見處辜負教育之意每一念此未嘗不愧汗沾衣也

又

熹近來尤覺昏憒無進步處蓋緣日前偷墮苟簡無深探力行之志凡所論說皆出入口耳之餘以故全不得力今方覺悟欲勇革舊習而血氣已衰心志亦不復彊不知終能有所濟否

又

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

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良心發見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中間一書論必有事焉之說却儘有病殊不記辨詰何耶所諭多識前言往行固君子之所急熹向來所見亦是如此近因反求未得箇安穩處却始知此未免支離如所謂因諸公以求程氏因程氏以求聖人是隔幾重公案曷若默會諸心以立其本而其言之得失自不能逃吾之鑒耶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

在見得分明不為言句所桎梏只為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是當非吾輩所及但詳觀所論自可見矣

答林擇之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熹近只就此處見得向來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真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真能久耶但當益加勉勵不敢少弛其勞耳

答楊子直

學者墮在語言心實無得固為大病然於語言中罕見有究竟得徹頭徹尾者蓋資質已是不及古人而功夫又草草所以終身於此若存若亡未有卓然可恃之實近因病後不敢極力讀書閒中却覺有進步處大抵孟子所論求其放心是要訣爾

與田侍郎子真

吾輩今日事事做不得只有向裏存心窮理外人無交涉然亦不免違條礙貫看來無著力處只有

更攢近裏面安身立命爾不審比日何所用心因書及之深所欲聞也

答陳才卿

詳來示知日用工夫精進如此尤以為喜若知此心此理端的在我則參前倚衡自有不容捨者亦不待求而得不待操而存矣格物致知亦是因其所已知者推之以及其所未知只是一本原無兩樣工夫也

與劉子澄

居官無脩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却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脩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惶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也

與林擇之

熹近覺向來乖繆處不可縷數方惕然思所以自新者而日用之間悔吝潛積又已甚多朝夕惴懼不知所以爲計若擇之能一來輔此不逮幸甚然講學之功比舊却覺稍有寸進以此知初學得些靜中功夫亦爲助不小

答呂子約

示喻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謾說求其放心實却茫茫無把捉處也

子約復書云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汩汩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者又看做仁了智者又看做智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剩只是人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

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長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其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藏雖謂之實有一物

在我手裏亦可也若是設說旣無歸宿亦無依據
縱使彊把捉得住亦止是襲取夫豈是我元有底
邪愚見如此敢望指敎朱子答書云此段大槩甚
正當親切

答吳德夫

承喩仁字之說足見用力之深鄙意不欲如此坐
談但直以孔子程子所示求仁之方擇其一二切
於吾身者篤志而力行之於動靜語默間勿令間
斷則久久自當知味矣去人欲存天理且據所見

去之存之功夫旣深則所謂似天理而實人欲者
次第可見今大體未正而便察及細微恐有放飯
流歠而問無齒決之譏也如何如何

答或人

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
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
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如云人固有無所喜怒
哀樂之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也又如先
言愼獨然後及中和此亦嘗言之但當時旣不領

畧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孤負此翁耳

答劉子澄

日前爲學緩於反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所論註
文字亦坐此病多無着實處回首茫然計非歲月
功夫所能救治以此愈不自快前時猶得敬夫伯
恭時惠規益得以自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絶不聞
此等語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自此惠書痛加鐫
誨乃君子愛人之意也

朱子之後如眞西山許魯齋吳草廬亦皆有
見於此而草廬見之尤眞悔之尤切今不能

備錄取草廬一說附於後

臨川吳氏曰天之所以生人人之所以爲人以此
德性也然自聖傳不嗣士學靡宗漢唐千餘年間
董韓二子依稀數語近之而原本竟昧昧也逮夫
周程張邵興始能上通孟氏而爲一程氏四傳而
至朱文義之精密又孟氏以來所未有者其學徒
往往滯於此而溺其心夫旣以世儒記誦詞章爲
俗學矣而其爲學亦未離乎言語文字之末此則

嘉定以後朱門末學之敝而未有能救之者也夫所貴乎聖人之學以能全天之所以與我者爾天之與我德性是也是爲仁義禮智之根株是爲形質血氣之主宰舍此而他求所學何學哉假而行如司馬文正公才如諸葛忠武侯亦不免爲習不著行不察亦不過爲資器之超於人而謂有得於聖學則未也况止於訓詁之精講說之密如北溪之陳雙峰之饒則與彼記誦詞章之俗學相去何能以寸哉聖學大明於宋代而踵其後者如此可

嘆已澄也鑽研於文義毫分縷析毋以陳爲未精饒爲未密也墮此科臼中垂四十年而始覺其非自今以往一日之內子而亥一月之內朔而晦一歲之內春而冬常見吾德性之昭昭如天之運轉如日月之往來不使有須臾之間斷則於尊之之道殆庶幾乎於此有未能則問於人學於已而必欲其至若其用力之方非言之可喻亦味於中庸首章訂頑終篇而自悟可也

朱子晩年定論我

陽明先生在留都時所採集者也揭陽薛君尚謙舊錄一本同志見之至有不及抄寫袖之而去者衆皆憚於翻錄乃謀而壽諸梓謂子以齒當志一言惟朱子一生勤苦以惠來學凡一言一字皆所當守而獨表章是尊崇乎此者蓋以爲朱子之定見也今學者不求諸此而猶踵其所悔是蹈舛也豈善學朱子者哉麟無似從事於朱子之訓餘三十年非不專且篤而竟亦未有居安資深之地則猶以爲知之未詳而覽之

未博也戊寅，持所著論若干卷來見先生聞其言如日中天睹之即見如五穀之藝地種之即生不假外求而真切簡易恍然有悟退求其故而不合則又不免遲疑於其間及讀是編始釋然盡投其所業假館而受學蓋三月而若將有聞焉然後知嚮之所學乃朱子中年未定之論是故三十年而無獲今賴天之靈始克從事於其所謂定見者故能三月而若將有聞也非吾先生幾乎已矣敢以告夫同志使無若麟之

晚而後悔也若夫直求本原於言語之外眞有
以驗其必然而無疑者則存乎其人之自力是
編特爲之指迷耳

正德戊寅六月望門人雩都袁慶麟謹識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四

文錄一 書

書一 始正德己巳至庚辰

與辰中諸生 己巳

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乃得諸友何幸何幸方以為喜又遽爾別去極怏怏也絕學之餘求道者少一齊衆楚最易搖奪自非豪傑鮮有卓然不變者諸友宜相砥礪夾持務期有成近世士夫亦有稍知求道者皆因實德未成而先揭標榜以來世俗之謗是以往往隳墮無立反為斯道之梗諸友宜以是為鑒刋落聲華務於切己處着實用力前在寺中所云靜坐事非欲坐禪入定蓋因吾輩平日為事物紛拏未知為己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功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着力處既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友宜於此處着力方有進步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學要鞭辟近裏着己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為名與為利雖清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謙受益不求異於人而求同於理此數

語宜書之壁間常目在之舉業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只如前日所約循循爲之亦自兩無相礙所謂知得洒掃應對便是精義入神也

答徐成之 辛未

汝華相見於逆旅聞成之啓居甚悉然無因一面徒增悒怏吾鄉學者幾人求其篤信好學如吾成之者誰歟求其喜聞過忠告善道如吾成之者誰歟過而莫吾告也學而莫吾與也非吾成之之思而誰思歟嗟吾成之幸自愛重自人之失其所好

仁之難成也久矣向吾成之在鄉黨中刻厲自立衆皆非笑以爲迂腐成之不爲少變僕時雖稍知愛敬不從衆非笑然尚未知成之之難得如此也今知成之之難得則又不獲朝夕相與豈非大可憾歟修己治人本無二道政事雖劇亦皆學問之地諒吾成之隨在有得然何從一聞至論以洗凡近之見乎愛莫爲助近爲成之思進學之功微覺過苦先儒所謂志道懇切固是誠意然急迫求之則反爲私已不可不察也日用間何莫非天理流行但此心常存而不放則義理自熟孟子所謂勿忘勿助深造自得者矣學問之功何可緩但恐著意把持振作縱復有得居之恐不能安耳成之之學想亦正不如此以僕所見微覺其有近似者是以不敢不盡亦以成之平日之樂聞且欲以是求教也

答黃宗賢應原忠 辛未

昨晚言似太多然遇二君亦不得不多耳其間以造詣未熟言之未瑩則有之然卻自是吾儕一段

的實工夫思之未合請勿輕放過當有豁然處也聖人之心纖翳自無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駁雜之鏡須痛加刮磨一番盡去其駁蝕然後纖塵即見纔拂便去亦自不消費力到此已是識得仁體矣若駁雜未去其間固自有一點明處塵埃之落固亦見得亦纔拂便去至於堆積於駁蝕之上終弗之能見也此學利困勉之所由異幸弗以爲煩難而疑之也凡人情好易而惡難其間亦自有私意氣習纏蔽在識破後自然不見

其難矣古之人至有出萬死而樂為之者亦見得耳向時未見得向裏面意思此工夫自無可講處今已見此一層卻恐好易惡難便流入禪釋去也昨論儒釋之異明道所謂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畢竟連敬以直內亦不是者已說到八九分矣

答汪石潭內翰 辛未

承批教連日瘏甚不能書未暇請益來教云昨日所論乃是一大疑難又云此事關係頗大不敢不言僕意亦以為然是以不能遽已夫喜怒哀樂情也既曰不可謂未發矣喜怒哀樂之未發則是指其本體而言性也斯言自子思非程子而始有執事既不以為然則當自子思中庸始矣喜怒哀樂之與思與知覺皆心之所發心統性情性心體也情心用也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斯言既無以加矣執事姑求之體用之說夫體用一源也知體之所以為用則知用之所以為體者矣雖然體

微而難知也用顯而易見也執事之云不亦宜乎夫謂自朝至暮未嘗有寂然不動之時者是見其用而不得其所謂體也君子之於學也因用以求其體凡程子所謂既思即是已發既有知覺即是動者皆為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者言也非謂其無未發者也朱子於未發之說其始亦嘗疑之今其集中所與南軒論難辯析者蓋往復數十而後決其說則今之中庸註疏是也其於此亦非苟矣獨其所謂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者亦若過於剖析而後之讀者遂以分為兩節而疑其別有寂然不動靜而存養之時不知常存戒慎恐懼之心則其工夫未始有一息之間非必自其不睹不聞而存養也吾兄且於動處加工勿使間斷動無不和即靜無不中而所謂寂然不動之體當自知之矣未至而揣度之終不免於對塔說相輪耳然朱子但有知覺者在而未有知覺之說則亦未瑩吾兄疑之蓋亦有見但其所以疑之者則有因噎廢食

之過不可以不審也君子之論苟有以異於古姑毋以為決然宜且循其說而究之極其說而果有不達也然後從而斷之是以其辯之也明而析之也當蓋在我者有以得其情也今學如吾兄聰明超特如吾兄深潛縝密如吾兄而猶有未悉如此何邪吾兄之心非若世之立異自高者要在求其是而已故敢言之無諱有所未盡不惜教論不有益於兄必有益於我也

寄諸用明 辛未

得書足知邇來學力之長甚喜君子惟患學業之不修科第遲速所不論也況吾平日所望於賢弟固有大於此者不識亦嘗有意於此否耶便中時報知之階陽諸姪聞去歲皆出投試非不喜其年少有志然私心切不以為然不幸遂至於得志豈不誤卻此生耶凡後生美質須令晦養厚積天道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況人乎花之千葉者無實為其華美太發露耳諸賢姪不以吾言為迂便當有進步處矣書來勸吾仕吾亦非潔身者所以汲汲

於是非獨以時當斂晦亦以吾學未成歲月不待再過數年精神益弊雖欲勉進而有所不能則將終於無成皆吾所以勢有不容已也但老祖而下意皆不悅今亦豈能決然行之徒付之浩嘆而已

答王虎谷 辛未

承示別後看得一性字親切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此吾道之幸也喜慰何可言弘毅之說極是但云既不可以棄去又不可以減輕既不可以住歇又不可以不至則是猶有

不得已之意也不得已之意與自有不能已者尚隔一層程子云知之而至則循理為樂不循理為不樂自有不能已者循理為樂者也非真能知性者未易及此知性則知仁矣仁人心也心體本自弘毅不弘者蔽之也不毅者累之也故燭理明則私欲自不能蔽累私欲不能蔽累則自無不弘毅矣弘非有所擴而大之也毅非有所作而強之也蓋本分之內不加毫末焉曾子弘毅之說為學者言故曰不可以不弘毅此曾子窮理之本真見仁

體而後有是言學者徒知不可不弘毅不知窮理而惟擴而大之以為弘作而強之以為毅是亦出於一時意氣之私其去仁道尚遠也此實公私義利之辯因執事之誨而并以請正

與黃宗賢 辛未

所喻皆近思切問足知為功之密也甚慰夫加諸我者我所不欲也無加諸人我所欲也出乎其心之所欲皆自然而然非有所強勿施於人則勉而後能此仁恕之別也然恕求仁之方正吾儕之所

有事也子路之勇而夫子未許其仁者好勇而無所取裁所勇未必皆出天理之公也事君而不避其難仁者不過如是然而不知食輒之祿為非義則勇非其所宜勇不得為仁矣然勇為仁之資正吾儕之所尚欠也鄙見如此明者以為何如未盡望便示

二 壬申

使至知近來有如許忙想亦因是大有得力處也僕到家即欲與曰仁成雁蕩之約宗族親友相牽絆時刻弗能自由五月終決意往值烈暑阻者益衆且堅復不果時與曰仁稍尋傍近諸小山其東南林壑最勝絕處與數友相期候宗賢一至即往又月餘曰仁憑限過甚乃翁督促勢不可復待乃從上虞入四明觀白水尋龍溪之源登杖錫至於雪竇上千丈巖以望天姥華頂若可睹焉欲遂從奉化取道至赤城適彼中多旱山田盡龜裂道傍人家徬徨望雨意慘然不樂遂自寧波買舟還餘姚往返亦半月餘相從諸友亦微有所得然無大

發明其最所歉然宗賢不同茲行耳歸又半月曰仁行去使來時已十餘日思往時在京每恨不得還故山往返當益易乃今益難自後精神意氣當日不逮前不知回視今日又何如也念之可嘆可懼留居之說竟成虛約親友以曰仁既往催促日至滁陽之行難更遲遲亦不能出是月聞彼中山水頗佳勝事亦閒散宗賢有惜陰之念明春之期亦既後矣此間同往者後輩中亦三四人習氣已深雖有美質亦消化漸盡此事正如淘沙會有見

金時但目下未可必行耳

三 癸酉

滁陽之行相從者亦二三子兼復山水清遠勝事閒曠誠有足樂者故人不忘久要果能乘興一來耶得應元忠書誠如其言亦大可喜牽制文義自宋儒已然不獨今時學者逐求脫然洗滌恐亦甚難但得漸能疑辯當亦終有覺悟矣自歸越後時時默念年來交遊益覺人才難得如元忠者豈易得哉京師諸友邇來略無消息每因己私難克輒

為諸友憂應一番誠得相聚一堂早晚當有多少砥礪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願望得

四 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來得書聞山間況味懸企之極且承結亭相待既感深誼復媿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乃堂夫人憂近有書來索銘不久且還增城道途邀約草亭席虛相聚尚未有日僕雖相去伊邇而家累所牽遲遲未決所舉遂成北山之移文矣應原忠久不得音問想數會聚聞亦北上果然

否此間往來極多交道則實寥落敦夫雖住近不甚講學純甫近改北驗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還宗賢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報益使人神魂飛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冊吏到承欲與原忠來訪此誠千里命駕矣喜慰之極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入夏當道越中來此其時得與共載何樂如之

五 癸酉

書來及純甫事懇懇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愛之

至世衰俗降友朋中雖平日最所愛敬者亦多改頭換面持兩端之說以希俗取容意思殊為衰颯可憫若吾兄真可謂信道之篤而執德之弘矣何幸何幸僕在留都與純甫住密邇或一月一見或閒月不一見輒有所規切皆發於誠愛懇惻中心未嘗懷纖芥較計純甫或有所疎外此心直可質諸鬼神其後純甫轉官北上始覺其有怨然者尋亦痛自悔責以為吾人相與豈宜有如此芥蔕卻是墮入世間較計坑陷中亦成何等胷次當下冰

消霧釋矣其後人言屢屢而至至有為我憤辭厲色者僕皆惟以前意處之實是未忍一日而忘純甫蓋平日相愛之極情之所鍾自如此也旬月間復有相知自北京來備傳純甫所論僕竊疑有浮薄之徒幸吾黨間隙鼓弄交構增飾其間未必盡出於純甫之口僕非矯為此說實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僕平日之厚純甫本非私厚縱純甫今日薄我當亦非私薄然則僕未嘗厚純甫純甫未嘗薄僕也亦何所容心於其間哉往往見世

俗朋友易生嫌隙以為彼蓋苟合於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竊嘆閔自謂吾黨數人縱使散處敵國仇家當亦斷不至是不謂今日亦有此等議論此亦惟宜自反自責而已孟子云愛人不親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自非履涉親切應未識斯言味永而意懇也僕近時與朋友論學惟說立誠二字殺人須就咽喉上著刀吾人為學當從心髓入微處用力自然篤實光輝雖私欲之萌真是洪爐點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標末

粧綴比擬凡平日所謂學問思辯者適足以為長傲遂非之資自以為進於高明光大而不知陷於狠戾險嫉亦誠可哀也已以近事觀之益見得吾儕往時所論自是向裏此蓋聖學的傳惜乎淪落堙埋已久往時見得猶自恍惚僕近來無所進只於此處看較分曉直是痛快無復可疑但與吾兄別久無告語處耳原忠數聚論否近嘗得渠一書所見迥然與舊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簡不能詳細見時望并出此歸計尚未遂旬月後且圖再

舉會期未定臨楮耿耿

六 丙子

宅老數承遠來重以嘉貺相念之厚媿何以堪令兄又辱書惠禮恭而意篤意家庭旦夕之論必於此學有相發明者是以波及於僕喜幸之餘媿何以堪別後工夫無因一扣如書中所云大略知之用力習熟然後居山之說昔人嘗有此然亦須得其源吾輩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隨開隨蔽未論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

無源有源者由已無源者從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輟者皆無源故耳

七 戊寅

得書見相念之厚所引一詩尤懇惻至情讀之既感且媿幾欲涕下人生動多牽滯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脫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書頗同此感士風日偷素所目為善類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學為諱吾人尚栖栖未即逃避真處堂之燕雀耳原忠聞且北上恐亦非其本心仕途如爛泥坑勿入其

中鮮易復出吾人便是失脚樣子不可不鑒也承欲枉顧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願努力圖之籠中病翼或能附冥鴻之末而歸未可知也

與王純甫 壬申

別後有人自武城來云純甫始到家尊翁頗不喜歸計尚多牴牾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來者云純甫已蒞任上下多不相能始聞而惋然已而復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為大喜者純甫當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於純甫不使動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經烈焰受鉗錘當此之時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視之方喜金之益精煉而惟恐火力錘煆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煆煉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視行輩輕忽世故之心後雖稍知懲創亦惟支持抵塞於外而已及謫貴州三年百難備嘗然後能有所見始信孟氏生於憂患之言非欺我也嘗以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

患難故無入而不自得後之君子亦當素其位而學不願乎其外素富貴學處乎富貴素貧賤患難學處乎貧賤患難則亦可以無入而不自得向嘗為純甫言之純甫深以為然不審邇來用力卻如何耳近日相與講學者宗賢之外亦復數人每相聚輒嘆純甫之高明今復遣時磨勵若此其進益不可量純甫勉之汪景顏近亦出宰大名臨行請益某告以變化氣質居常無所見惟當利害經變故遭屈辱平時憤怒者到此能不憤怒憂惶失措

才到此能不憂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處亦便是用力處天下事雖萬變吾所以應之不出乎喜怒哀樂四者此為學之要而為政亦在其中矣景顏聞之躍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書來已卜居蕭山之湘湖去陽明洞方數十里耳書屋亦將落成聞之喜極誠得良友相聚會共進此道人間更復有何樂區區在外之榮辱得喪又足掛之齒牙間哉

二　癸酉

純甫所問辭則謙下而語意之間實自以為是矣夫既自以為是則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無所入也故前書因發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無常純甫之自是蓋其心尚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為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復備舉其說以告純甫來書云學以明善誠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謂之善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其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

甚的此等處細微曲折儘欲扣求啓發而因獻所疑以自附於助我者反覆此語則純甫近來得力處在此其受病處亦在此矣純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說而未嘗實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動靜合一而遇事輒有紛擾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以漸悟往日之墮空虛矣故曰純甫近來用功得力處在此然已失之支離外馳而不覺矣夫心主於身性具於心善原於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無形體可指無方所可定夫豈自為一物可從

何處得來者乎故曰受病處亦在此純甫之意蓋未察夫聖門之實學而尚狃於後世之訓詁以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須從事事物物求箇至善而後謂之明善故有原從何處得來今在何處之語純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墮於空虛也故假是說以發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純甫此意其實不然也夫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在性為善因所指而異其名實皆吾之心也心外無物心外無事心外無理心外無義心外無善吾心之處事物純乎理

而與人僞之雜謂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處物爲義是吾心之得其宜也義非在外可襲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箇至善是離而二之也伊川所云纔用彼即曉此是猶謂之二性無彼此理無彼此善無彼此也純甫所謂明之之功當何如入頭處當何如與誠身有先後次第否誠是誠箇甚的且純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誠身又有誠身之功也若區區之意則以明善爲誠身之功也夫誠者無

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此也愼思者思此也明辯者辯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爲誠之之功也故誠身有道明善者誠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其間欲爲純甫言者尚多紙筆未能詳悉尚有未合不妨往復

三 甲戌

得曰仁書知純甫近來用工甚力可喜可喜學以明善誠身只兀兀守此昏昧雜擾之心却是坐禪入定非所謂必有事焉者矣聖門寧有是哉但其毫釐之差千里之謬非實地用功則亦未易辨別後世之學瑣屑支離正所謂採摘汲引其間亦寧無小補然終非積本求原之學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終不可入堯舜之道也

四 甲戌

屢得汪叔憲書又兩得純甫書備悉相念之厚感媿多矣近又見與曰仁書貶損益至三復赧然夫趨向同而論學或異不害其爲同也論學同而趨向或異不害其爲異也不能積誠反躬而徒騰口說此僕往年之罪純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區區臨楮傾念無已

寄希淵 壬申

所遇如此希淵歸計良是但稍傷急迫若再遲二

三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於人亦不失已之介矣聖賢處末世待人應物有時而委曲其道未嘗不直也若已為君子而使人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惻怛之心希淵必以區區此說為太周旋然道理實如此也區區叨厚祿有地方之責欲脫身潛逃固難若希淵所處自宜進退綽然今亦牽制若此乃知古人掛冠解綬其時亦不易值也

二 壬申

向得林蘇州書知希顔在蘇州其時守忠在山陰矣近張山陰來知希顔已還山陰矣而守忠又有金華之出往歲希顔居鄉而守忠客祁今茲復爾二友之每每相違豈亦有數存焉耶為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與而相觀砥礪之益則友誠不可一日無者外是子雍明德輩相去數十里決不能朝夕繼見希顔無亦有獨立無與之嘆歟爨評半圭誠然誠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聲利之場者則遠矣人品不齊聖賢亦因材成就孔門之教言人人殊後世儒者始有歸一之論然而成德達材者鮮又何居乎希顔試於此思之定以為何如也

三 癸酉

希顔煢然在疚道遠無因一慰聞友朋中多言希顔孝心純篤哀傷過節其素知希顔者宜為終身之慕毋徒毀傷為也守忠來承手札喻及出處此見希顔愛我之深他人無此也然此義亦惟希顔有之他人無此也牽於世故未能即日引決為愧

為怍然亦終須如希顔所示耳患難憂苦莫非實學今雖倚廬意思亦須有進向見季明德書觀其意向甚正但未及與之細講耳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蓋一言而足至其功夫節目則愈講而愈無窮者孔子猶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今世無志於學者無足言幸有一二篤志之士又為無師友之講明認氣作理冥悍自信終身勤苦而卒無所得斯誠可哀矣讀禮之餘與明德相論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其無大知識亦非好為人言者

顧今之時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無成期與諸君共明此學固不以自任為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為諸君之媒妁而已鄉里後進中有可言者即與接引此本分內事勿謂不暇也樓居已完否糊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間亦有説聞朋友中多欲希顏高尚不出就中亦須權其輕重使親老饘粥稍可繼則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却恐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 己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於去冬十月皆棄痛割之極縻於職守無由歸遁今復懸疏若終不可得將遂為徑往之圖矣近得鄭子冲書聞與當事者頗相牴牾希淵德性謙厚和平其於世間榮辱炎涼之故視之何異飄風浮靄豈得尚有芥蒂於其中耶即而詢之果然出於意料之外非賢者之所自取也雖然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曰我必無禮自反而有禮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淵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為忠乎往年區區謫官貴州橫逆之加無月無有迄今思之寂是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當時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過甚可惜也聞教下士甚有興起者搢故文獻之區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淵為之師真如時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責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閩苟求了事或能乗便至莆一間語不盡不盡

與戴子良 癸酉

汝成相見於滁知吾兄之質温然純粹者也今兹乃得其為志蓋將從事於聖人之學不安於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學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彝可謂盡無其人乎然不能勝其私欲竟淪陷於習俗則亦無志而已故朋友之間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難立而易墜也則亦深可懼也吾兄以為何如宗賢已南還相見且未有日京師友朋如貴同年陳佑卿顧惟賢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蘇天秀皆嘗相見從事於此者其餘尚三四人吾見

與諸友當自識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於師友匆匆別來所欲爲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歆嘆雅意誠切怏怏相會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與胡伯忠 癸酉

某往在京雖極歆慕彼此以事未及從容一敘別去以爲憾期異時相遇決當盡意劇談一番耳昨未出京師即已預期彭城之會謂所未決於心在茲行矣及相見又復匆匆而別別又復以爲恨不

知執事之心亦何如也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同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爲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讐毒則皆君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爲心耳與惡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者伯夷之清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焉能浼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變化氣質爲學則惠之和似亦執事之所宜從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嘗無伯夷之清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僕於執事之謂矣正人難得正學難明流俗難變直道難容臨筆惘然如有所失言不盡意惟心亮

與黃誠甫 癸酉

立志之說已近煩瀆然爲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謂道德功名而已所謂功名富貴而已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

其道不計其功一有謀計之心則雖正誼明道亦功利耳諸友既索居曰仁又將遠別會中須時相警發庶不就弛靡誠甫之足自當一日千里任重道遠吾非誠甫誰望耶臨別數語彼此闇然終能不忘乃爲深愛

二 丁丑

區區正月十八日始抵贛即兵事紛紛二月往征漳寇四月班師中間曾無一日之暇故音問缺然然雖擾擾中意念所在未嘗不在諸友也養病之

舉恐已甚傳此亦娠覩之心未為不是不得以此日縈於懷無益於事徒使為善之念不專何處非道何處非學豈必山林中耶希顏尚謙清伯登第聞之喜而不寐近嘗寄書云非為今日諸君喜為陽明山中異日得良伴喜也吾於誠甫之未歸亦然

答天宇書 甲戌

書来見平日為學用功之緊深用喜慰今之時能稍有志聖賢之學已不可多見況又果能實用其

力者是豈易得哉辱推擬過當誠有所不敢居然求善自輔則鄙心實亦未嘗不切切也今乃又得吾天宇其為喜幸可勝言哉厚意之及良不敢虛然又自嘆愛莫為助聊就来諭商確一二天宇自謂有志而不能篤不知所謂志者果何如其不能篤者又誰也謂聖賢之學能靜可以制動不知若何而能靜靜與動有二心乎謂臨政行事之際把捉模擬強之使歸於道固亦卒有所未能然造次顛沛必於是者不知如何其為功謂開卷有得接賢人君子便自觸發不知所觸發者何物又賴二事而後觸發則二事之外所作何務當是之時所謂志者果何在也凡此數語非天宇實用其力不能有然亦足以見講學之未明故尚有此耳或思之有得不厭寄示

二 甲戌

承書惠感感中間問學之意懇切有加於舊足知進於斯道也喜幸何如但其間猶有未盡區區之意者既承不鄙何敢不竭然望詳察庶於斯道有

所發明耳

来書云誠身以格物乍讀不能無疑既而細詢之希顏始悉其說

區區未嘗有誠身格物之說豈出於希顏耶鄙意但謂君子之學以誠意為主格物致知者誠意之功也猶饑者以求飽為事飲食者求飽之事也希顏頗悉鄙意不應有此或恐一時言之未瑩耳幸更細講之

又云大學一書古人為學次第朱先生謂窮理

之極而後意誠其與所謂居敬窮理非存心無以致知者固相為矛盾矣蓋居敬存心之說補於傳文而聖經所指直謂其窮理而後心正初學之士執經而不考傳其流之弊安得不至於支離邪

大學次第但言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若窮理之極而後意誠此則朱先生之說如此其間亦自無大相矛盾但於大學本旨却恐未盡合耳非存心無以致知此語不獨於大學未盡就於中

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之旨亦或有未盡然此等處言之甚長非面悉不可後之學者附會於補傳而不深考於經旨牽制於文義而不體認於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離而卒無所得恐非執經而不考傳之過也

又云不由窮理而遽加誠身之功恐誠非所誠適足以為僞而已矣

此言甚善但不知誠身之功又何如作用耳幸體認之

又言譬之行道者如大都為所歸宿之地猶所謂至善也行道者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猶存心也如使斯人不識大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其不南走越而北走吳幾希矣

此譬大略皆是但以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別為存心未免牽合之苦而不得其要耳夫不辭險阻艱難決意向前此正是誠意之意審如是則其所以問道途具資斧戒舟車皆有不容已者不然又安在其為決意向前而亦安所前乎夫不識大

都所在而泛焉欲往則亦欲往而已未嘗真往也惟其欲往而未嘗真往是以道途之不問資斧之不具舟車之不戒若決意向前則真往矣真往者能如是乎此最工夫切要者以天守之高明篤實而反求之自當不言而喻矣

又云格物之說昔人以扞去外物為言矣扞去外物則此心存矣心存則所以致知者皆是為已

如此說却是扞去外物為一事致知又為一事扞

去外物之說亦未爲甚害然止捍禦於其外則亦未有拔去病根之意非所謂克己求仁之功矣區區格物之說亦不如此大學之所謂誠意即中庸之所謂誠身也大學之所謂格物致知即中庸之所謂明善也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所謂明善而爲誠身之功也非明善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格物致知之外又豈別有所謂誠意之功乎書之所謂精一語之所謂博文約禮中庸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皆若此而已是乃學問用功

之要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也心之精微口莫能述亦豈筆端所能盡已喜榮擢北上有期矣倘能迂道江濱謀一夕之話庶幾能有所發明冗遽中不悉

寄李道夫　乙亥

此學不講久矣鄙人之見自謂於此頗有發明而聞者往往詆以爲異獨執事傾心相信確然不疑其爲喜慰何啻空谷之足音別後時聞士夫傳說近又徐曰仁自西江還益得備聞執事任道之勇執德之堅令人起躍奮迅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誠得弘毅如執事者二三人自足以爲天下倡彼依阿儇僩之徒雖多亦奚以爲哉幸甚幸甚比聞列郡之始即欵以此學爲教仁者之心自然若此僕誠甚爲執事喜然又甚爲執事憂也學絶道喪俗之陷溺如人在大海波濤中且須援之登岸然後可授之衣而與之食若以衣食投之波濤中是適重其溺彼將不以爲德而反以爲尤矣故凡居今之時且須隨機導引因事啟沃寬心平

氣以薰陶之俟其感發興起而後開之以其說是故爲力易而收效溥不然將有扞格不勝之患而且爲君子愛人之累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耶病驅已再上而未得報果遂此圖舟過嘉禾面話有日

與陸元靜　丙子

書來知貴恙已平復甚喜書中勤勤問學惟恐失墜足知進脩之志不怠又甚喜興時發揮斯道使來者有所興起非吾子誰望乎所問大學中庸註向嘗畧具草稿自以所養未純未免務外欲速之

病尋已焚毁近雖覺稍進意亦未敢便以為至姑俟異日山中與諸賢商量共成之故皆未有書其意旨大畧則固平日已為清伯言之矣因是益加體認研究當自有見汲汲求此恐猶未免舊日之病也博學之說向已詳論今猶牽制若此何邪此亦恐是志不堅定為世習所撓之故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

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絶之說是猶泥於舊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請一洗俗見還復初志更思平日飲食養身之喻種樹栽培灌溉之喻自當釋然融解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吾子之言是猶未是終始本末之一致也是不循本末終始天然之序而欲以私意速成之也

二 戊寅

尚謙至聞元静志堅信篤喜慰莫踰人在仕途如馬行淖田中縱復馳逸足起足陷其在駑下坐見淪沒耳乃今得還故鄉此亦譬之小歇田塍若自此急尋平路可以直去康莊馳騁萬里不知到家工夫却如何也自曰仁沒後吾道益孤致望元静者亦不淺子夏聖門高第曾子數其失則曰吾過矣吾離群而索居亦已久矣夫離群索居之在昔賢已不能無過況吾儕乎以元静之英敏自應未即摧墮山間切磋砥礪還復幾人深造自得便間亦可寫寄否尚謙至此日有所進自去年十二月

到今已八踰月尚未肯歸視其室非其志有所專宜不能聲音笑貌及此也區區兩疏辭乞尚未得報決意兩不允則三三不允則五則六必得而後已若再一舉輒須三月二舉則又六七月矣計吾舟東抵吳越元静之旆當已北指幽冀會晤未期如之何則可

與希顔台仲明德尚謙原静 丁丑

聞諸友皆登第喜不自勝非為諸友今日喜為野夫異日山中得良伴喜也入仕之始意況未免摇

怳如舟在風中若非粘泥貼網恐自振主未得不知諸友却何如想平時工夫亦須有得力處耳野大失脚落渡船未知何時得到彼岸且南贛事極多掣肘緣地連四省各有撫鎮乃今亦不過因仍度日自古未有事權不一而能有成者告病之興雖動恐成虛文未敢輕舉欲俟地方稍靖今又得諸友在吾終有望矣曰仁春來頗病聞之極憂念昨書來欲與二三友去田雪上因寄一詩今錄去聊同此懷也

與楊仕德薛尚誠 丁丑

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巢四路兵皆已如期並進賊有必破之勢某向在橫水嘗寄書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區翦除鼠竊何足為異若諸賢掃蕩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此誠大丈夫不世之偉績數日來諒已得必勝之策捷奏有期矣何喜如之日孚美質誠可與共學此時計已發舟倘未行出此同致意闢中事以累尚謙想不厭頻瑣小兒正憲猶望時賜督責

寄聞人邦英邦正 戊寅

昆季敏而好學吾家兩弟得以朝夕親資磨勵聞之甚喜得書備見向往之誠尤極浣慰家貧親老豈可不求祿仕求祿仕而不工舉業却是不盡人事而徒責天命無是理矣但能立志堅定隨事盡道不以得失動念則雖勉習舉業亦自無妨聖賢之學若是原無求為聖賢之志雖不業舉日談道德亦只成就得務外好高之病而已此昔人所以有不患妨功惟患奪志之說也夫謂之奪志則已有志可奪若尚未有可奪之志却又不可以不深思疑省而早圖之每念賢弟資質之美未嘗不切拳拳夫美質難得而易壞至道難聞而易失盛年難遇而易過習俗難革而易流昆玉勉之

二 戊寅

得書見昆季用志之不凡此固區區所深望者何幸何幸世俗之見豈足與論君子惟求其是而已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然謂舉業與聖人之學相戾者非也程

子云心苟不忘則雖應接俗事莫非實學無非道也而況於舉業乎謂舉業與聖人之學不相戾者亦非也程子云心苟忘之則雖終身由之只是俗事而況於舉業乎忘與不忘之間不能以髮要在深思默識所指謂不忘者果何事耶知此則知學矣賢弟精之熟之不使有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可也

三 庚辰

書來意思甚懇切足慰遠懷持此不懈即吾立志

之說矣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立志者其本也有有志而無成者矣未有無志而能有成者也賢弟勉之色養之暇怡怡切切可想而知交脩罔怠庶吾望之不孤矣地方稍平退休有日預想山間講習之樂不覺先已欣然

與薛尚謙 戊寅

沿途意思如何得無亦有走作否數年切磋只得立志辯義利若於此未有得力處却是平日所講盡成虛語平日所見皆非實得不可以不猛省也經一蹶者長一智今日之失未必不為後日之得但已落第二義須從第一義上着力一真一切真若這些子既是更無討不是處矣此間朋友聚集漸衆比舊頗覺興起尚謙既去仕德又往歐陽崇一病歸獨惟乾留此精神亦不足諸友中未有倚靠得者若於接濟乏人耳乞休本至今未回未免坐待尚謙更靜養幾月若進步欠力更來火坑中乘凉如何

二

得書知日孚停舟鬱孤遲遲未發此誠出於意望之外日孚好學如此豪傑之士必有聞風而起者矣何喜如之何喜如之昨見太和報効人知歐王二生者至不識曾與一言否歟生有一書可謂有志中間述子晦語頗失真恐亦子晦一時言之未瑩爾大抵工夫須實落做去始能有見料想臆度未有不自誤誤人者矣此間賊巢乃與廣東山後諸賊相連餘黨往往有從逋者若非斬絕根株意

恐日後必相聯而起重為兩省之患故須更遲遲旬日與之剪除兵難遙度不可預料大抵如此小兒勞諸公勤勤開誨多感多感昔人謂教小兒有四益驗之果何如耶正之聞已到何因復歸區區久頓於外徒勞諸友往返念之極切懸懸今後但有至者須諸君為我盡意吐露縱彼不久留亦無負其來可也

三

日来因兵事紛擾賤軀怯弱以此益見得工夫有

得力處只是從前大段未曾實落用力虛度虛說過了自今當與諸君努力鞭策誓死進步庶亦收之桑榆耳日孚停館鬱孤恐風氣太高數日之留則可倘更稍久終恐早晚寒燠欠適區區初擬日下即回因從前征勦徹兵太速致遺今日之患故且示以久屯之形正恐後之罪今亦猶今之罪昔耳但從征官屬已蕲歸心更相倡和已有不必久屯之說天下事不能盡如人意大抵皆坐此輩可歎可歎聞仕德失調意思何如大抵心病愈則身病亦自易去縱血氣衰弱未便即除亦自不能為心患也小兒勞開教驁駘之質無復望其千里但得帖然於皂櫪之間斯已矣門戶勤早晚得無亦厭瑣屑否不一

寄諸弟 戊寅

屢得弟輩書皆有悔悟奮發之意喜慰無盡但不知弟輩果出於誠心乎亦謾為之說云爾本心之明皎如白日無有有過而不自知者但患不能改耳一念改過當時即得本心人孰無過改之為貴

蘧伯玉大賢也惟曰欲寡其過而未能成湯孔子大聖也亦惟曰改過不吝可以無大過而已人皆曰人非堯舜安能無過此亦相沿之說未足以知堯舜之心若堯舜之心而自以為無過即非所以為聖人矣其相授受之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彼其自以為人心之惟危也則其心亦與人同耳危即過也惟其兢兢業業嘗加精一之功是以能允執厥中而免於過古之聖賢時時自見已過而改之是以能無過非其心果

與人異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者時時旬見已過之功吾近來實見此學有用力處但為平日習染深痼克治欠勇故切切預為弟輩言之毋使亦如吾之習染既深而後克治之難也人方少時精神意氣既足鼓舞而身家之累尚未切心故用力頗易迨其漸長世累日深而精神意氣亦日漸以減然能汲汲奮志於學則猶尚可有為至於四十五十則如下山之日漸以微滅不復可挽矣故孔子云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又曰及

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吾亦近來實見此病故亦切切預為弟輩言之宜及時勉力毋使過時而徒悔也

與安之 已卯

聞安之肯向學不勝欣願得奮勵如此庶不負彼此相愛之情也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致多口攻之者環四面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為定論聊藉以解紛耳門人輩近刻之雩都初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乃往往遂有開發者無意中得此一助亦

頗省頰舌之勞近年篁墩諸公嘗有道一等編見者先懷黨同伐異之念故卒不能有入反激而怒今但取朱子所自言者表章之不加一辭雖有褊心將無所施其怒矣尊意以為何如耶聊往數册有志向者一出指示之所須文字非不欲承命荒疎既久無下筆處耳貧漢作事大難富人豈知之

答甘泉 已卯

旬日前楊仕德人來領手教及答子莘書具悉造詣用功之詳喜躍何可言蓋自是而吾黨之學歸

一矣此某之幸後學之幸也來簡勤勤訓責僕以久無請益此吾兄愛僕之厚僕之罪也此心同此理同苟知用力於此雖百慮殊途同歸一致不然雖字字而證句句而求其始也毫釐其末也千里老兄造詣之深涵養之久僕何敢望至其向往直前以求必得乎此之志則有不約而契不求而合者其間所見時或不能無小異然吾兄既不屑屑於僕而僕亦不以汲汲於兄者正以志向既同如兩人同適京都雖所由之途間有迂直知其異日

之歸終同耳向在龍江舟次亦嘗進其大學舊本及格物諸說兄時未以為然而僕亦遂置不復强聒者知兄之不久自當釋然於此也乃今果獲所頴喜躍何可言崑崙之源有時而伏流終必達於海也僕竊人也雖獲夜光之璧人將不信必且以謂其為妄為偽金璧入於猗頓之室自此至寶得以昭明於天下僕亦免於遺璧之罪矣雖然是喻猶二也夜光之璧外求而得也此則於吾所固有無待於外也偶遺忘之耳未嘗遺忘也偶蒙翳之

耳叔賢所進超卓海內諸友實罕其儔同處西樵又資麗澤所造可量乎僕年未半百而衰疾已如六七十翁日夜思歸陽明為夕死之圖疏三上而未遂欲棄印長往以從大夫之後恐形迹大駭必俟允報則須冬盡春初乃可遂也一一世事如狂風驟雨中落葉倏忽之間寧復可定所耶兩承楚人之誨此非骨肉念不及此感刻祖母益耄思一見老父亦書來促歸於是情思愈惡所幸吾兄道明德立宗盟有人用此可以自慰其諸所欲請仕

德能有述有所不當便關不惜指示

二 庚辰

得正月書知大事已畢當亦稍慰純孝之思矣近承避地髮簪塚下進德脩業善類幸甚傳聞貴邑盜勢方張果爾則遠去家室獨留曠寂之野恐亦未可長也某告病未遂今且蹔告歸省去住亦未可必悠悠塵世畢竟作何税駕當亦時時念及幸以教之叔賢志節遠出流俗渭先雖未久處一見知為忠信之士乃聞不時一相見何耶英賢之生

何幸同時共地又可虛度光陰容易失却此大機會是使後人而復惜後人也二君曾各寄一書托宋以道轉致相見幸問之

答方叔賢 己卯

近得手教及與甘泉往復兩書快讀一過洒然如熱者之濯清風何子之見超卓而速也真可謂一日千里矣大學舊本之復功尤不小幸甚幸甚其論象山處舉孟子放心數條而甘泉以為未足復舉東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心此理同及宇宙內

事皆已分內事數語甘泉所舉誠得其大然吾獨愛西樵子之近而切也見其大者則其功不得不近而切然非實加切近之功則所謂大者亦虛見而已耳自孟子道性善心性之原世儒往往能言然其學卒入於支離外索而不自覺者正以其功之未切耳此吾所以獨有喜於西樵之言固今時對証之藥也古人之學切實為己不徒事於講說書札往來終不若面語之能盡且易使人溺情於文辭崇浮氣而長勝心求其說之無病而不知其心病之已多矣此近世之通患賢知者不免焉不可以不察也楊仕德去草草復此諸所欵言仕德能悉

與陳國英 庚辰

別久矣雖彼此音問闊疎而消息動靜時時及聞國英天資篤厚加以靜養日久其所造當必大異於疇昔惜無因一面叩之耳凡人之學不日進者必日退譬諸草木生意日滋則日益暢茂苟生意日息則亦日就衰落矣國英之於此學且十餘年

矣其日益暢茂者乎其日就衰落者乎君子之學非有同志之友日相規切則亦易以悠悠度日而無有乎激厲警發之益山中友朋亦有以此學日相講求者乎孔子云德之不脩學之不講是吾憂也而況於吾儕乎哉

復唐虞佐 庚辰

承示詩二韻五章語益工興寄益無盡深欵多才但不欲以是為有道者稱頌耳撤講慎擇之喻愛我良多深知感作但區區之心亦自有不容已者

聖賢之道坦若大路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後之論者忽近求遠舍易圖難遂使老師宿儒皆不敢輕議故在今時非獨其庸下者自分以為不可為雖高者特達皆以此學為長物視之為虛談贅說亦許時矣當此之時苟有一念相尋於此真所謂空谷足音見似人者喜矣況其章縫而來者寧不忻忻然以接之乎然要其間亦豈無濫竽假道之弊但在我不可以此意逆之亦將於此以求其真者耳正如淘金於沙非不知沙之汰而去者且十

尤然亦未能即舍沙而別以淘金為也孔子云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孟子云君子之設科也來者不拒往者不追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蓋不憤不啟者君子施教之方有教無類則其本心焉耳多病之軀重為知己憂惓惓惠諭及此感愛何有窮已然區區之心亦不敢不為知己一傾倒也行且會面悉所未盡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五

文錄二 書 始正德辛巳至嘉靖乙酉

與鄒謙之 辛巳

別後德聞日至雖不相面嘉慰殊深近來此意見得益親切國裳亦已篤信得謙之更一來愈當沛然矣適吳守欲以府志奉瀆同事者于中國裳汝信惟濬遂令開館於白鹿酧翁之意蓋有在不專以此煩勞也區區歸遯有日 聖天子新政英明如謙之亦宜束裝北上此會宜急圖之不當徐徐而來也蔡希淵近已主白鹿諸同志須僕已到山

却來相講尤妙此時却匆匆不能盡意也幸以語之

二 乙酉

鄉人自廣德來時常得聞動履兼悉政教之善殊慰傾想逮使節時尤感愛念之深所諭猝臨盤錯蓋非獨以別利器正以精吾格致之功耳又能以怠荒自懼其進可知矣近時四方來遊之士頗衆其間雖甚魯鈍但以良知之說略加點掇無不即

有開悟以是益信得此二字眞吾聖門正法眼藏譏之近來所見不審又如何矣南元善益信此學日覺有進其見諸施設亦大非其舊便間更相獎掖之固朋友切磋之心也方治葬事使還草草疏謝不盡

與夏敦夫 辛巳

不相見者幾時每念吾兄忠信篤厚之資學得其要斷能一日千里惜無因亟會親睹其所謂歷塊過都者以爲快耳昔夫子謂子貢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然則聖人之學乃不有要乎彼釋氏之外人倫遺物理而墮於空寂者固不得謂之明其心矣若世儒之外務講求考索而不知本諸其心者其亦可以謂窮理乎此區區之心深欵就正於有道者因便輒及之幸有以教我也區區兩年來血氣亦漸衰無復用世之志近始奉　勅北上將遂便道歸省老親爲終養之圖矣兄次不盡所懷

與朱守忠 辛巳

乍別忽旬餘沿途人事擾擾每得稍暇或遇景感觸輒復興懷齋詔官來承手札知警省不懈幸甚幸甚此意不忘即是時時相見雖別非別矣道之不明皆由吾輩明之於口而不明之於身是以徒騰頰舌未能不言而信要在立誠而已向日謙虛之說其病端亦起於不誠使能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亦安有不謙不虛時邪虞佐相愛之情甚厚別後益見其眞切所恨愛莫爲助但願渠實落做箇聖賢以此爲報而已相見時以此意規之謙之當已不可留國裳亦時時相見否學問之益莫大於朋友切磋聚會不厭頻數也明日當發玉山到家漸可計日但與守忠相去益遠臨紙悵然

與席元山 辛巳

向承教札及鳴冤錄讀之見別後學力所到卓然斯道之任庶幾乎天下非之而不顧非獨與世之附和雷同從人悲笑者相去萬萬而已喜幸何極中間乃有須面論者但恨無因一會近聞內臺之推決知必從鉛山取道而僕亦有歸省之便庶得

停舟途次為信宿之談使人俟於分水乃未有前驅之報駐信城者五日悵怏而去天之不假緣也可如何哉大抵此學之不明皆由吾人入耳出口未嘗誠諸其身譬之談飲說食何由得見醉飽之實乎僕自近年來始實見得此學真有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朋友之中亦漸有三數輩篤信不回其疑信相半顧瞻不定者多以舊說沈痼且有得失毀譽之虞未能專心致志以聽亦坐相處不久或交臂而別無從與之細說耳象山之學簡易

直截孟子之後一人其學問思辯致知格物之說雖亦未免沿襲之累然其大本大原斷非餘子所及也執事素能深信其學此亦不可不察正如求精金者必務煆煉足色勿使有纖毫之雜然後可無虧損變動蓋是非之懸絕所爭毫釐耳用熙近聞已赴京知公故舊之情極厚倘猶未出亦勸之學問而已存心養性之外無別學也相見時亦望遂以此言致之

答甘泉辛巳

世傑來承示學庸測喜幸喜幸中間極有發明處但於鄙見尚大同小異耳隨處體認天理是真實不誑語鄙說初亦如是及根究老兄命意發端處卻似有毫釐未協然亦終當殊途同歸也修齊治平總是格物但欲如此節節分疏亦覺說話太多且語意務為簡古比之本文反更深晦讀者愈難尋求此中不無亦有心病莫若明白淺易其詞略指路徑使人自思得之更覺意味深長也高明以為何如致知之說鄙見恐不可易亦望老兄更一

致意便間示知之此是聖學傳心之要於此既明其餘皆洞然矣意到懇切處不得不直幸不罪其僭妄也叔賢大學洪範之說其用力已深一時恐難轉移此須面論始有可辯正耳會間先一及之去冬有方叟者過此傳示高文其人習於神仙之說謂之志於聖賢之學恐非其本心人便草草不盡

答倫彥式辛巳

往歲仙舟過贛承不自滿足執禮謙而下問懇古

所謂敏而好學於吾彥式見之別後連冗不及以時奉問極切馳想近令郎過省復承惠敎志道之篤趨向之正勤惓有加淺薄何以當此悚息悚息諭及學無靜根感物易動處事多悔即是三言尤見近時用工之實僕罔所知識何足以辱賢者之問大抵三言者病亦相因惟學而別求靜根故感物而懼其易動感物而懼其易動是故處事而多悔也心無動靜者也其靜也者以言其體也其動也者以言其用也故君子之學無間於動靜其靜

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常應常寂動靜皆有事焉是之謂集義集義故能無祇悔所謂動亦定靜亦定者也心一而已靜其體也而復求靜根焉是撓其體也動其用也而懼其易動焉是廢其用也故求靜之心即動也惡動之心非靜也是之謂動亦動靜亦動將迎起伏相尋於無窮矣故循理之謂靜從欲之謂動欲也者非必聲色貨利外誘也有心之私皆欲也故循理焉雖酬酢萬變皆靜也濂溪所謂主靜無欲之謂也是謂集義者也從欲焉雖心齋坐忘亦動也告子之強制正助之謂也是外義者也雖然僕蓋從事於此而未之能焉聊為賢者陳其所見云爾以為何如便間示知之

與唐虞佐侍御 辛巳

相與兩年情日益厚意日益真此皆彼此所心喻不以言謝者別後又承雄文追送稱許過情末又重以傳說之事所擬益非其倫感怍何既雖然故人之賜也敢不拜受果如是非獨進以有為將退

而隱於巖穴之下要亦不失其為賢也已敢不拜賜昔人有言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今投我以瓊瑤矣我又何以報之報之以其所賜可乎說之言曰學於古訓乃有獲夫謂學於古訓者非謂其通於文辭講說於口耳之間義襲而取諸其外也獲也者得之於心之謂非外鑠也必如古訓而學其所學焉誠諸其身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乃為有得也夫謂遜志務時敏者非謂其飾情卑禮於其外汲汲於事功聲譽之間也其遜志也如地

之下而無所不承也如海之虛而無所不納也其時斂也一於天德戒懼於不睹不聞如太和之運而不息也夫然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施及蠻貊而道德流於無窮斯固說之所以為說也以是為報虞佐其能以卻我乎孟氏云責難之謂恭吾其敢以後世文章之士期虞佐乎顏氏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虞佐其能不以說自期乎人還燈下草草為謝相去益遠臨楮快悒

答方叔賢 辛巳

承示大學原知用心於此深密矣道一而已論其大本大原則六經四書無不可推之而同者又不特洪範之於大學而已此意亦僕平日於朋友中所常言者譬之草木其同者生意也其花實之疏密枝葉之高下亦欲盡比而同之吾恐化工不如是之雕刻也今吾兄方自喜以為獨見新得銳意主張是說雖素蒙信愛如鄙人者一時論說當亦未能遽入且須吾兄以所見者實體諸身必將有疑果無疑必將有得果無得又必有見然後鄙說可得而進也學之不明幾百年矣近幸同志如甘泉如吾兄者相與切磋講求頗有端緒而吾兄忽復牽滯文義若此吾又將誰望乎君子論學固惟是之從非以必同為貴至於入門下手處則有不容於不辯者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矣致知格物甘泉之說與僕尚微有異然不害其為大同若吾兄之說似又與甘泉異矣相去遠恐辭不足以達意故言語直冒不復有所遜讓近與甘泉書亦道此當不以為罪也

二 癸未

此學蓁蕪今幸吾儕復知講求於此固宜急急遑遑并心同志務求其實以身明道學雖所入之途稍異要其所志而同斯可矣不肖之謬劣已無足論若叔賢之於甘泉亦乃牽制於文義紛爭於辯說益重世人之惑以啓呶呶者之口斯誠不能無憾焉憂病中不能數奉問偶有所聞因謙之去輒附此言無倫次渭先相見望併出此

與楊仕鳴辛巳

差人來知令兄已於去冬安厝墓有宿草矣無由一哭傷哉所委誌銘既病且冗須朋友中相知深者一爲之始能有發耳喻及日用講求功夫只是各依自家良知所及自去其障擴充以盡其本體不可遷就氣習以趨時好幸甚幸甚果如是方是致知格物方是明善誠身果如是德安得而不日新業安得而不富有謂每日自檢未有終日渾成片段者亦只是致知工夫間斷夫仁亦在乎熟之

而已又云以此磨勘先輩文字同異工夫不合常生疑慮又何為其然哉區區所論致知二字乃是孔門正法眼藏於此見得真的直是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此者方謂之知道得此者方謂之有德異此而學即謂之異端離此而說即謂之邪說迷此而行即謂之冥行雖千魔萬怪眩瞀變幻於前自當觸之而碎迎之而解如太陽一出而鬼魅魍魎自無所逃其形矣尚何疑慮之有而何異同之足惑乎所謂此學如立在空中四面皆無倚靠萬事不容染着色色信他本來不容一毫增減若涉些安排着些意思便不是合一功夫雖言句時有未瑩亦是仕鳴見得處足可喜矣但須切實用力始不落空若只如此說未免亦是議擬倣象已後只做得一箇弄精魄的漢雖與近世格物者症候稍有不同其為病痛一而已矣詩文之習儒者雖亦不廢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若着意安排組織未有不起於勝心者先輩號為有志

斯道而亦復如是亦只是習心未除耳仕鳴既知致知之說此等處自當一勘而破瞞他些子不得也

二 癸未

別後極想念向得尚謙書知仕鳴功夫日有所進殊慰所期大抵吾黨既知學問頭腦已不慮無下手處只恐客氣為患不肯實致其良知耳後進中如柯生輩亦頗有力量可進只是客氣為害亦不小行時嘗與痛說一番不知近來果能克去否書

至來相見出此共勉之前輩之於後進無不欲其入於善則其規切砥勵之間亦容有直情過當者却恐後學未易承當得起既不我德反以我為仇者有矣往往無益而有損故莫若且就其力量之所可及者誘掖獎勸之往時亦嘗與仕鳴論及此想能不忘也

三 癸未

前者是備錄區區之語或未盡區區之心此册乃直述仕鳴所得反不失區區之見可見學貴乎自

得也古人謂得意忘言學苟自得何以言為乎若欲有所記札以為日後印證之資則直以己意之所得者書之而已不必一一拘其言辭反有所不達也中間詞語時有未瑩病中不暇細為點檢

與陸元靜 辛巳

齋奏人回得佳稿及手札殊慰間以多病之故將從事於養生區區往年蓋嘗弊力於此矣後乃知其不必如是始復一意於聖賢之學大抵養德養身只是一事元靜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專志於是則神住氣住精住而仙家所謂長生久視之說亦在其中矣神仙之學與聖人異然其造端托始亦惟欲引人於道悟真篇後序中所謂黃老悲其貪著乃以神仙之術漸次導之者元靜試取而觀之其微旨亦自可識自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周公孔子其仁民愛物之心蓋無所不至苟有可以長生不死者亦何惜以示人如老子彭籛之徒乃其稟賦有若此者非可以學而至後世如白玉蟾丘長春之屬皆是彼學中所稱述

以為祖師者其得壽皆不過五六十則所謂長生之說當必有所指矣元靜氣弱多病但遺棄聲名清心寡慾一意聖賢如前所謂真我之說不宜輕信異道徒自惑亂聰明弊精勞神廢靡歲月久而不返將遂為病狂喪心之人不難矣昔人謂三折肱為良醫區區非良醫蓋嘗三折肱者元靜其慎聽毋忽區區省視本開部中已准覆但得 旨即當長遯山澤不久 朝廷且大賚則元靜推封亦有日果能訪我於陽明之麓當能為元靜决此大

疑也

二　壬午

某不孝不忠延禍先人酷罰未敎致玆多口亦其宜然乃勞賢者觸冒忌諱爲之辨雪雅承道誼之愛深切懇至甚非不肖孤之所敢望也無辨止謗嘗聞昔人之敎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之故議論方興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己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所未信歟則當務求其是不得輒是己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歟吾斯既已自信歟則當益致其踐履之實以務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彼其爲說亦將自以爲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固各有所憑據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乃不知聖人之學本來如是而流傳失眞先儒之論所以日益支離則亦由後學沿習乖謬積漸所致彼既先橫不信之念莫肯虛心講究加以

吾儕議論之間或爲勝心浮氣所乘未免過爲矯激則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此吾儕之責未可專以罪彼爲也嗟乎吾儕今日之講學將求異其說於人邪亦求同其學於人邪將求以善而勝人邪亦求以善而養人邪知行合一之學吾儕但口說耳何嘗知行合一邪推尋所自則如不肖者爲罪尤重蓋在平時徒以口舌講解而嘗嘗體諸其身名浮於實行不掩言已未嘗實致其知而謂昔人致知之說未有盡如貧子之說金乃未免從人乞食諸君病於相信相愛之過好而不知其惡遂乃共成今日紛紛之議皆不肖之罪也雖然昔之君子蓋有舉世非之而不顧千百世非之而不顧者亦求其是而已矣豈以一時毀譽而動其心邪惟其在我者有未盡則亦安可遂以人言爲盡非伊川晦菴之在當時尚不免於詆毀斥逐況在吾輩行有所未至則夫人之詆毀斥逐正其宜耳凡今爭辯學術之士亦必有志於學者也未可以其異己而遂有所疏外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彼其但蔽

於積習故於吾說卒未易解就如諸君初聞鄙說時其間寧無非笑詆毀之者久而釋然以悟甚至反有激為過當之論者矣又安知今日相詆之力不為異時相信之深者乎衰絰哀苦中非論學時而道之興廢乃有不容於泯默者不覺叨叨至此言無倫次幸亮其心也致知之說向與惟濬及崇一諸友極論於江西近日楊仕鳴來過亦嘗一及頗為詳悉今原忠宗賢二君復往諸君更相與細心體究一番當無餘蘊矣孟子云是非之心知也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即所謂良知也孰無是良知乎但不能致之耳易謂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知行之所以一也近世格物致知之說只一知字尚未有下落若致字工夫全不曾道著矣此知行之所以二也

答舒國用　癸未

來書足見為學篤切之志學患不知要知要矣患無篤切之志國用既知其要又能立志篤切如此其進也孰禦中間所疑一二節皆工夫未熟而欲速助長之為病耳以國用之所志向而去其欲速助長之心循循日進自當有至前所疑一二節自將渙然冰釋矣何俟於予言譬之飲食其味之美惡食者當自知之非人之能以其美惡告之也雖然國用所疑一二節者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之然吾未嘗以告也今且姑為國用一言之夫謂敬畏之增不能不為灑落之累又謂敬畏為有心如何可以無心而出於自然不疑其所行凡此皆吾所謂欲速助長之為病也夫君子之所謂敬畏者

非有所恐懼憂患之謂也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謂耳君子之所謂灑落者非曠蕩放逸縱情肆意之謂也乃其心體不累於欲無入而不自得之謂耳夫心之本體即天理也天理之昭明靈覺所謂良知也君子之戒慎恐懼惟恐其昭明靈覺者或有所昏昧放逸流於非僻邪妄而失其本體之正耳戒慎恐懼之功無時或間則天理常存而其昭明靈覺之本體無所虧蔽無所牽擾無所恐懼憂患無所好樂忿懥無所意必固我無所歉餒愧

怍和融瑩徹充塞流行動容周旋而中禮從心所欲而不踰斯乃所謂真灑落矣是灑落生於天理之常存天理常存生於戒慎恐懼之無間孰謂敬畏之增乃反爲灑落之累耶惟夫不知灑落爲吾心之體敬畏爲灑落之功歧爲二物而分用其心是以互相抵牾動多拂戾而流於欲速助長是國用之所謂敬畏者乃大學之恐懼憂患非中庸戒慎恐懼之謂矣程子常言人言無心只可言無私心不可言無心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是心不可無也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是私心不可有也堯舜之兢兢業業文王之小心翼翼皆敬畏之謂也皆出乎其心體之自然也出乎心體非有所爲而爲之者自然之謂也敬畏之功無間於動靜是所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也敬義立而天道達則不疑其所行矣所寄詐說大意亦好以此自勵可矣不必以責人也君子不蘄人之信也自信而已不蘄人之知也自知而已因先塋未畢功人事紛沓來使立候潦筆潦草無次

與劉元道 癸未

來喻欲入坐窮山絶世故屛思慮養吾靈明必自驗至於通晝夜而不息然後以無情應世故且云於靜求之似爲徑直但勿流於空寂而已觀此足見任道之剛毅立志之不凡且前後所論皆不爲無見者矣可喜可喜夫良醫之治病隨其疾之虚實強弱寒熱内外而斟酌加減調理補泄之要在去病而已初無一定之方不問證候之如何而必使人人服之也君子養心之學亦何以異於是元道自量其受病之深淺氣血之強弱自可如其所云者而斟酌爲之亦自無傷且專欲絶世故屛思慮偏於虚靜則恐既已養成空寂之性雖欲勿流於空寂不可得矣大抵治病雖無一定之方而以去病爲主則是一定之法若但知隨病用藥而不知因藥發病其失一而已矣閒中且將明道定性書熟味意况當又不同憂病不能一一信筆草草無次

答路賓陽 癸未

憂病中遠使惠問哀感何已守忠之許方爾痛心而後　不起慘割如何可言死者已矣生者益孑立寡助不及今奮發砥礪坐待澌盡燈滅固將抱恨無窮自來山間朋友遠近至者百餘人因此頗有警發見得此學益的確簡易真足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惜無因復與賓陽一面語耳郡務雖繁然民人社稷莫非實學以賓陽才質之美行之以忠信堅其必為聖人之志勿為時議所搖近名所動吾見其德日進而業日

廣矣荒憒不能多及心亮

與黃勉之 甲申

屢承書惠兼示述作足知才識之邁向道懇切之難得也何幸何幸然未由一面鄙心之所欲效者尚爾鬱而未申有負盛情多矣君子學以為已成已成物雖本一事而先後之序有不容紊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誦習經史本亦學問之事不可廢者而忘本逐末明道尚有玩物喪志之戒若立言垂訓尤非學者所宜汲汲矣所示格物說脩道註誠荷不鄙之盛切深慚悚然非淺劣之所敢望於足下者也且其為說亦於鄙見微有未盡何時合并當悉其義顧且勿以示人孔子云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充足下之才志當一日千里何所不可到而不勝駿逸之氣急於馳驟奔放抵突若此將恐自躓其足非任重致遠之道也古本之釋不得已也然不敢多為辭說正恐葛藤纏繞則枝幹反為蒙翳耳短序亦嘗三易稿石刻其最後者今各往一本亦足以知初年之

見未可據以為定也

二 甲申

勉之別去後家人病益狼狽賤軀亦咳逆泄瀉相仍曾無閒日人事紛沓未論也用是大學古本曾無下筆處有辜勤勤之意然此亦自可徐徐圖之但古本白文之在吾心者未能時時發明卻有可憂耳來問數條實亦無暇作答締觀簡末懇懇之誠又自不容已於言也

來書云以良知之教涵泳之覺其徹動徹靜徹

晝徹夜徹古徹今徹生徹死無非此物不假纖毫思索不得纖毫助長亭亭當當靈靈明明觸而應感而通無所不照無所不覺無所不達千聖同途萬賢合轍無他如神此即爲神無他希天此即爲天無他順帝此即爲帝本無不中本無不公終日酬酢不見其有動終日閑居不見其有靜眞乾坤之靈體吾人之妙用也竊又以爲中庸誠者之明即此良知爲明誠之者之戒愼恐懼即此良知爲戒愼恐懼當與惻隱羞惡一般俱是良知條件知戒愼恐懼知惻隱知羞惡通是良知亦即是明云云

此節論得已甚分曉知此則知致知之外無餘功矣知此則知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非虛語矣誠明戒懼効驗功夫本非兩義既知徹動徹靜徹死徹生無非此物則誠明戒懼與惻隱羞惡又安得別有一物爲之歟

來書云陰陽之氣訢合和暢而生萬物物之有生皆得此和暢之氣故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觀之鳶飛魚躍鳥鳴獸舞草木欣欣向榮皆同此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便立箇無間斷功夫悅則樂之萌矣朋來則學成而吾性本體之樂復矣故曰不亦樂乎在人雖不我知吾無一毫慍怒以間斷吾性之樂聖人恐學者樂之有息也故又言此所謂不怨不尤與夫樂在其中不改其樂皆是樂無間斷否云云

樂是心之本體仁人之心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訢合和暢原無間隔來書謂人之生理本自和暢本無不樂但爲客氣物欲攪此和暢之氣始有間斷不樂是也時習者求復此心之本體也悅則本體漸復矣朋來則本體之訢合和暢充周無間本體之訢合和暢本來如是初未嘗有所增也就使無朋來而天下莫我知焉亦未嘗有所減也來書云無間斷意思亦是聖人亦只是至誠無息而已其工夫只是時習時習之要只是謹獨謹獨即是致

良知良知即是樂之本體此節論得大意亦皆是但不宜便有所執着

来書云韓昌黎博愛之謂仁一句看来大段不錯不知宋儒何故非之以爲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以愛爲仁愚意則曰性即未發之情情即已發之性仁即未發之愛愛即已發之仁如何喚愛作仁不得言愛則仁在其中矣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周子曰愛曰仁昌黎此言與孟周之旨無甚差別不可以其文人而忽之也云云

博愛之說本與周子之旨無大相遠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愛字何嘗不可謂之仁歟昔儒看古人言語亦多有因人重輕之病正是此等處耳然愛之本體固可謂之仁但亦有愛得是與不是者須愛得是方是愛之本體方可謂之仁若只知博愛而不論是與不是亦便有差處吾嘗謂博字不若公字爲盡大抵訓釋字義亦只是得其大槩若其精微奥蘊在人思而自得非言語所能喻後人多有泥文著相專在字眼上穿求却是心從法華轉也

来書云大學云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所謂惡之云者凡見惡臭無處不惡固無妨礙至於好色無處不好則將凡美色之經於目也亦盡好之乎大學之訓當是借流俗好惡之常情以喻聖賢好善惡惡之誠耳抑將好色亦爲聖賢之所同好經於目雖知其妓而思則無邪未嘗少累其心體否乎詩云有女如雲未嘗不知其妓也其妓也匪我思存言匪我見存則思無邪而不累其心體矣如見軒冕金玉亦知其爲軒冕金玉也但無歆羡希覬之心則可矣如此看不知通否云云

人於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是發於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就人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今若又於好色字上生如許意見却未免有執指爲月之病昔人多有爲一字一句所牽蔽遂致錯解聖經者

正是此症候耳不可不察也中間云無處不愚固
無妨礙亦便有受病處更詳之
來書云有人因薛文清過思亦是暴氣之說乃
欲截然不思者竊以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
夜不寢以思亦將謂孔子過而暴其氣乎以愚
推之惟思而外於良知乃謂之過若念念在良
知上體認即如孔子終日終夜以思亦不為過
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尚何過哉云云
過思亦是暴氣此語說得亦是若遂欲截然不思

却是因噎而廢食者也來書謂思而外於良知乃
謂之過若念念在良知上體認即終日終夜以思
亦不為過不外良知即是何思何慮此語甚得鄙
意孔子所謂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
不如學也者聖人未必然乃是指出徒思而不學
之病以誨人耳若徒思而不學安得不謂之過思
與

答劉內重 乙酉

書來警發良多知感知感腹疾不欲作答但內重
為學工夫尚有可商量者不可以虛來意之辱輒
復書此耳程子云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而
為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
事夫學者既立有必為聖人之志只消就自己良
知明覺處朴實頭致了去自然循循日有所至原
無許多門面摺數也外面是非毀譽亦好資之以
為警切砥礪之地却不得以此稍動其心便將流
於心勞日拙而不自知矣內重強剛篤實自是任
道之器然於此等處尚須與謙之從容一商量又

當有見也眼前路逕須放開闊才好容人來往若
太拘窄恐自己亦無展足之地矣聖人之行初不
遠於人情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鄉人儺朝服而
立於阼階難言之互鄉亦與進其童子在當時固
不能無惑之者矣子見南子子路且有不悅夫子
到此如何更與子路說得是非只好矢之而已何
也若要說見南子是得多少氣力來說且若依著
子路認箇不是則子路終身不識聖人之心此學
終將不明矣此等苦心處惟顏子便能識得故曰

於吾言無所不悅此正是大頭腦處區區舉似內重亦欲內重譙虛其心宏大其量去人我之見絕意必之私則此大頭腦處自將卓爾有見當有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之嘆矣大抵奇特斬絕之行多後世希高慕大者之所喜聖賢不以是為貴也故索隱行怪則後世有述焉依乎中庸固有遯世不見知者矣學絕道喪之餘苟有以講學來者所謂空谷之足音得似人者可矣必如內重所云則今之可講學者止可如內重輩一二人而止矣然如

內重者亦不能時時來講也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內重有進道之資而微失之於隘吾固不敢避飾非自是之嫌而叨叨至此內重宜悉此意弗徒求之言語之間可也

與王公弼 乙酉

前王汝止家人去因在妻喪中草草未能作書人來遠承問惠得聞動履殊慰殊慰書中所云斯道廣大無虧欠缺動靜窮達無往非學自到任以來錢穀獄訟事上接下皆不敢放過但反觀於獨猶

未是夭壽不二根基毀譽得喪之間未能脫然足知用功之密只此自知之明便是良知致此良知以求自慊便是致知矣殊慰殊慰師伊師顏兄弟久居於此黃正之來此亦已兩月餘何廷仁到亦數日朋友聚此頗覺有益惟齊不得力而歸此友性氣殊別變化甚難殊為可憂爾閒及之

答董澐蘿石 乙酉

問某賦性平直守分每遇能言之士則以己之遲鈍為慚恐是根器弱甚

此皆未免有外重內輕之患若平日能集義則浩然之氣至大至公充塞天地自然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自然能知人之言而凡詖淫邪遁之詞皆無所施於前矣況肯自以為慚乎集義只是致良知心得其宜為義致良知則心得其宜矣

問某因親弟糧役與之謀敗致累多人因思皆不老實之過也如何

謂之老實須是實致其良知始得不然卻恐所謂

老實者正是老實不好也昔人亦有爲手足之情受汙辱者然不致知此等事於良知亦自有不安

聞某因海寧縣丞盧珂居官廉甚而極貧饑寒餓死遂走拜之贈以詩幾歸而胸次帖帖然自以爲得也只此自以爲得也恐亦不宜知得自以爲得之非宜只此便是良知矣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又多着一分意思不得多着一分意思便是私矣

聞某見人有善行每好錄之時以展閱常見二

醫一姓韓一姓郭皆以利相讓亦必錄之錄善人以自勉此亦多聞多見而識乃是致良知之功此等人只是欠學問恐不能到頭如此吾輩中亦未易得也

與黃宗賢 癸未

南行想亦從心所欲職守閑靜益得專志於學聞之殊慰賤軀入夏來山中感暑痢歸臥兩月餘變成痰咳今雖稍平然咳尚未已也四方朋友來去無定中間不無切磋砥礪之益但真有力量能擔荷得亦自少見大抵近世學者只是無有必爲聖人之志近與尚謙子莘誠甫講孟子鄉原狂狷一章頗覺有所省發相見時試更一論如何聞接引同志孜孜不息甚善甚善但論議之際必須謙虛簡明爲佳若自處過任而詞意重複却恐無益有損在高明斷無此因見舊時友朋往往不免斯病謾一言之

寄薛尚謙 癸未

承喻自咎罪疾只緣輕傲二字累倒足知用力懇

切但知得輕傲處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卻輕傲便是格物致知二字是千古聖學之秘向在虔時終日論此同志中尚多有未徹近於古本序中改數語頗發此意然見者往往亦不能察今寄一紙幸熟味此是孔門正法眼藏從前儒者多不曾悟到故其說卒入於支離仕鳴過虔常與細說不審閑中曾論及否諭及甘泉論仕德處殆一時意有所向而云蓋亦未見其止之嘆耳仕德之學未敢便以爲至即其信道之篤臨死不貳眼前曾有幾

人所云心心相持如髮如鉗正恐同輩中亦未見有能如此者也書來謂仕鳴海崖大進此學近得數友皆有根力處久當能發揮幸甚聞之喜而不寐也海崖為誰氏便中寄知之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五終

文錄三 書

書三 始嘉靖丙戌至戊子

寄鄒謙之 丙戌

比遭家多難工夫極費力因見得良知兩字比舊愈加親切真所謂大本達道舍此更無學問可講矣隨處體認天理之說大約未嘗不是只要根究下落即未免捕風捉影縱令鞭辟向裏亦與聖門致良知之功尚隔一塵若復失之毫釐便有千里之謬矣四方同志之至此者但以此意提撥之無不即有省發只是著實能透徹者甚亦不易得也世間無志之人既已見驅於聲利詞章之習間有知得自己性分當求者又被一種似是而非之學兜絆羈縻終身不得出頭緣人未有真為聖人之志未免挾有見小欲速之私則此種學問極足支吾眼前得過是以雖在豪傑之士而任重道遠志稍不力即且安頓其中者多矣謙之之學既以得其大原近想涉歷彌久則功夫當益精明矣無因

接席一論以資切劘傾企如何范祠之建實亦有裨風教僕於大字本非所長况已久不作所須祠扁必大筆自揮之乃佳也使還值歲冗不欲盡言

二 丙戌

承示諭俗禮要大抵一宗文公家禮而簡約之切近人情甚善甚善非吾謙之誠有意於化民成俗未肯汲汲為此也古禮之存於世者老師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人上而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

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人易行之為貴耳中間如四代位次及祔祭之類固區區向時欲稍改以從俗者今皆斟酌為之於人情甚協蓋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禮皆因人情而為之節文是以行之萬世而皆準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非其傳記之訛闕則必古今風氣習俗之異宜者矣此雖先王未之有亦可以義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襲禮也若徒拘泥於古不得於心而冥行焉是乃非禮之禮行不著而習不察者矣後

世心學不講人失其情難乎與之言禮然良知之在人心則萬古如一日苟順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則所謂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今之為此非以議禮為也徒以末世廢禮之極聊為之兆以興起之故特為此簡易之說欲使之易知易從焉耳冠婚喪祭之外附以鄉約其於民俗亦甚有補至於射禮似宜別為一書以教學者而非所以求諭於俗今以附於其間却恐民間以非所常行視為不切又見其說之難曉

遂并其冠婚喪祭之易曉者而棄之也文公家禮所以不及於射或亦此意也歟幸更裁之令先公墓表決不負約但向在紛冗憂病中近復咳患盛作更求假以日月耳施濮兩生知解甚利但已經爐鞴則煅煉為易自此益淬礪之吾見其成之速也書院新成欲為諸生擇師此誠盛德之事但劉伯光以家事挺歸魏師伊乃兄適有官務倉卒往視何廷仁近亦歸省惟黃正之尚留彼意以登壇說法非吾謙之身自任之不可須事定後卻與二

三同志造訪因而連留旬月相與砥礪開發效匡翼之勞亦所不辭也祠堂位次祔祭之義往年曾與徐曰仁備論曰仁嘗記其畧今使錄一通奉覽以備採擇　或問文公家禮高曾祖禰之位皆西上以次而東於心切有未安陽明子曰古者廟門皆南向主皆東向合祭之時昭之遷主列於北牖穆之遷主列於南牖皆統於太祖東向之尊是故西上以次而東今祠堂之制既異於古而又無太祖東向之統則西上之說誠有所未安曰然則今

當何如曰禮以時為大若事死如事生則宜以高祖南向而曾祖禰東西分列席皆稍降而弗正對似於人心為安曾見浦江鄭氏之祭四代考妣皆異席高考妣南向曾祖禰考皆西向妣皆東向各依世次稍退半席其於男女之列尊卑之等兩得其宜今吾家亦如此行但恐民間廳事多淺隘而器物亦有所不備則不能以通行耳又問無後者之祔於己之子姪固可下列矣若在祖宗之行宜何如祔陽明子曰古者大夫三廟不及其高矣適

士二廟不及其曾矣今民間得祀高曾蓋亦體順人情之至例以古制則既為僭況在其行之無後者乎古者士大夫無子則為之置後無後者鮮矣後世人情偷薄始有棄貧賤而不問者古所為無後皆殤子之類耳祭法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諸侯下祭三大夫二適士及庶人祭子而止則無後之祔皆子孫屬也今民間既得假四代之祀以義起之雖及弟姪可矣往年湖湘一士人家有曾伯祖與堂叔祖皆賢而無後

者欲為立嗣則族衆不可欲弗祀則思其賢有所不忍也以問於某某曰不祀二三十年矣而追為之嗣勢有所不行矣若在士大夫家自可依古族屬之義於春秋二社之次特設一祭凡族之無後而親者各以昭穆之次配祔之於義亦可也

三　丙戌

教札時及足慰離索兼示論語講章明白痛快足以發朱註之所未及諸生聽之當有油然而興者矣後世人心陷溺禍亂相尋皆由此學不明之故

只將此學字頭腦處指撥得透徹使人洞然知得是自己生身立命之原不假外求如木之有根暢茂條達自有所不容已則所謂悅樂不慍者皆不待言而喻書院記文整嚴精確迥爾不群皆是直寫胸中實見一洗近儒影響雕飾之習不徒作矣

其近來卻見得良知兩字日益真切簡易朝夕與朋輩講習只是發揮此兩字不出緣此兩字人人所自有故雖至愚下品一提便省覺若致其極雖聖人天地不能無憾故說此兩字窮劫不能盡世

儒尚有致疑於此謂未足以盡道者只是未嘗實見得耳近有鄉大夫請某講學者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某答云除卻良知還有甚麼說得不審邇來謙之於此兩字見得比舊又如何矣無因一面扣之以快傾渴正之去當能畧盡鄙懷不能一一後世大患全是士夫以虛文相誑畧不知有誠心實意流積成風雖有忠信之質亦且迷溺其間不自知覺是故以之為子則非孝以之為臣則非忠流毒扇禍生民之亂尚未知所抵極今欲救

之惟有返朴還淳是對症之劑故吾儕今日用工務在鞭辟近裏刪削繁文始得然鞭辟近裏刪削繁文亦非草率可能必須講明致良知之學每以言於同志不識謙之亦以為何如也講學之後望時及之

四 丙戌

正之歸備談政教之善勤勤懇懇開誘來學毅然以斯道為己任其為喜幸如何可言前書虛文相誑之說獨以慨夫後儒之沒溺詞章雕鏤文字以

希世盜名雖賢知有所不免而其流毒之深非得根器力量如吾謙之者莫能挽而回之也而謙之顧猶歉然欲以猛省寡過此正吾謙之之所以為不可及也欣嘆欣嘆學絕道喪之餘苟有興起向慕於是學者皆可以為同志不必銖稱寸度而求其盡合於此以之待人可也若在我之所以為造端立命者則不容有毫髮之或爽矣道一而已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釋氏之所以為釋老氏之所以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

寧有二乎今古學術之誠僞邪正何啻碔砆美玉然有眩惑終身而不能辯者正以此道之無二而其變動不拘充塞無間縱横顛倒皆可推之而通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見而又飾之以比擬倣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訓其爲習熟既足以自信而條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誑已誑人終身沒溺而不悟焉耳然其毫釐之差而乃致千里之謬非誠有求爲聖人之志而從事於惟精惟一之學者莫能得其受病之源而發其神奸之所由

伏也若某之不肖蓋亦嘗陷溺於其間者幾年倀倀然旣自以爲是矣賴天之靈偶有悟於良知之學然後悔其向之所爲者固包藏禍機作僞於外而心勞日拙者也十餘年來雖痛自洗剔創艾而病根深痼萌蘖時生所幸良知在我操得其要譬猶舟之得舵雖驚風巨浪顛沛不無尚猶得免於傾覆者也夫舊習之溺人雖已覺悔悟而其克治之功尚且其難若此又況溺而不悟日益以深者亦將何所抵極乎以誠之精神力量又以有覺於良知自當如江河之注海沛然無復能有爲之障礙者矣默成深造之餘必有日新之得可以警發昏惰者便間不惜款款示及之

五　丙戌

張陳二生來適歸餘姚祭掃遂不及相見殊負深情也隨事體認天理即戒愼恐懼功夫以爲尚隔一塵爲世之所謂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而求之於外者言之耳若致良知之功明則此語亦自無害不然即猶未免於毫釐千里也來喻以爲恐主於事者蓋已深燭其弊矣寄示甘泉尊經閣記甚善

甚善其間大意亦與區區稽山書院之作相同稽山之作向嘗以寄甘泉自謂於此學頗有分毫發明今甘泉乃謂今之謂聰明知覺不必外求諸經者不必呼而能覺之類則似急於立言而未暇細察鄙人之意矣後世學術之不明非爲後人聰明識見之不及古人大抵多由勝心爲患不能取善相下明知其說之已是矣而又務爲一説以高之是以其說愈多而惑人愈甚凡今學術之不明使

後學無所適從徒以致人之多言者皆吾黨自相求勝之罪也今良知之說已將學問頭腦說得十分下落只是各去勝心務在共明此學隨人分限以此循循善誘之自當各有所至若只要自立門戶外假衛道之名而內行求勝之實不顧正學之因此而益荒人心之因此而愈惑黨同伐異覆短爭長而惟以成其自私自利之謀仁者之心有所不忍也甘泉之意未必由此因事感觸輒漫及之蓋今時講學者大抵多犯此症在鄙人亦或有所未免然不敢不痛自克治也如何如何

答友人 丙戌

君子之學務求在己而已毀譽榮辱之來非獨不以動其心且資之以為切磋砥礪之地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正以其無入而非學也若夫聞譽而喜聞毀而戚則將惶惶於外惟日之不足矣其何以為君子往年駕在留都左右交讒某於武廟當時禍且不測僚屬咸危懼謂群疑若此宜圖所以自解者某曰君子不求天下之信己也自信而已吾方求以自信之不暇而暇求人之信己乎某於執事為世交執事之心某素能信之而顧以相訊若此豈亦猶有未能自信也乎雖然執事之心又焉有所不自信者至於洪範之外意料所不及若校人之於子產者亦安能保其必無則執事之懇懇以詢於僕固君子之嚴於自治宜如此也

昔楚人有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人之屨以歸楚人不知也適使其僕市屨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屨進楚人不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屨在

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之果然竊吾屨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為友如初今執事之見疑於人其有其無某皆不得而知縱或有之亦何傷於執事之自信乎不俟逾年吾見有踵執事之門而悔謝者矣執事其益自信無怠固將無入而非學亦無入而不自得也矣

答友人問 丙戌

問自來儒先皆以學問思辯屬知而以篤行屬

行分明是兩截事今先生獨謂知行合一不能無疑

曰此事吾已言之屢屢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辯的工夫則學問思辯亦便是行矣學是學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辯是思辯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辯矣若謂學問思辯之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辯得行時又如何去得箇學問思辯的事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

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元來只是一箇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吾契但著實就身心上體履當下便自知得今却只從言語文義上窺測所以牽制支離轉說轉糊塗正是不能知行合一之弊耳

象山論學與晦庵大有同異先生嘗稱象山於學問頭腦處見得直截分明今觀象山之論却有謂學有講明有踐履及以致知格物為講明之事乃與晦庵之說無異而與先生知行合一之說反有不同何也

曰君子之學豈有心於同異惟其是而已吾於象山之學有同者非是苟同其異者自不掩其為異也吾於晦庵之論有異者非是求異其同者自不

害其為同也假使伯夷柳下惠與孔孟同處一堂之上就其所見之偏全其議論斷亦不能皆合然要之不害其同為聖賢也若後世論學之士則全是黨同伐異私心浮氣所使將聖賢事業作一場兒戲看了也

又問知行合一之說是先生論學最要緊處今既與象山之說異矣敢問其所以同

曰知行原是兩箇字說一箇工夫這一箇工夫須著此兩箇字方說得完全無弊病若頭腦處見得

分明見得原是一箇頭腦則雖把知行分作兩箇說畢竟將來做那一箇工夫則始或未便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若頭腦見得不分明原看做兩箇了則雖把知行合作一箇說亦恐終未有湊泊處況又分作兩截去做則是從頭至尾更沒討下落處也

又問致良知之說真是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象山已於頭腦上見得分明如何於此尚有不同

曰致知格物自來儒者皆相沿如此說故象山亦遂相沿得來不復致疑耳然此畢竟亦是象山見得未精一處不可掩也

又曰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若知時其心不能真切篤實則其知便不能明覺精察不是知之時只要明覺精察更不要真切篤實也行之時其心不能明覺精察則其行便不能真切篤實不是行之時只要真切篤實更不要明覺精察也知天地之化育心體原是如此乾知大始心體亦原是如此

答南元善 丙戌

別去忽踰三月居嘗思念輒與諸生私相慨嘆計歸程之所及此時當到家久矣太夫人康強貴眷無恙渭南風景當與柴桑無異而元善之識見興趣則又有出於元亮之上者矣近得中途寄來書讀之恍然如接顏色勤勤懇懇惟以得聞道為喜急問學為事恐卒不得為聖人為憂亹亹千數百言略無一字及於得喪榮辱之間此非真有朝聞

夕死之志者未易以涉斯境也浣慰何如諸生遞觀傳誦相與嘆仰歆服因而興起者多矣世之高抗通脫之士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決然長往而不顧者亦皆有之彼其或從好於外道詭異之說投情於詩酒山水技藝之樂又或奮發於意氣感激於憤悱牽溺於嗜好有待於物以相勝是以去彼取此而後能及其所之既倦意衡心鬱情隨事移則憂愁悲苦隨之而作果能捐富貴輕利害棄爵祿快然終身無入而不自得已乎夫惟有道之

士真有以見其良知之昭明靈覺圓融洞徹廓然與太虛而同體太虛之中何物不有而無一物能為太虛之障礙蓋吾良知之體本自聰明睿知本自寬裕温柔本自發強剛毅本自齊莊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本無富貴之可慕本無貧賤之可憂本無得喪之可欣戚愛憎之可取舍蓋吾之耳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聽矣又何有於聰目而非良知則不能以視矣又何有於明心而非良知則不能以思與覺矣又何有於睿知然

則又何有於寬裕温柔乎又何有於發強剛毅乎又何有於齊莊中正文理密察乎又何有於溥博淵泉而時出之乎故凡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愛憎取舍之類皆足以蔽吾聰明睿知之體而窒吾淵泉時出之用若此者如明目之中而翳之以塵沙聰耳之中而塞之以木楔也其疾痛鬱逆將必速去之為快而何能忍於時刻乎故凡有道之士其於慕富貴憂貧賤欣戚得喪而取舍愛憎也若洗目中之塵而拔耳中之楔其於富貴貧賤得

喪愛憎之相值若飄風浮靄之往來變化於太虛而太虛之體固常廓然其無礙也元善今日之所造其殆庶幾於是矣乎是豈有待於物以相勝而去彼取此激昂於一時之意氣者所能強而聲音笑貌以為之乎元善自愛元善自愛關中自古多豪傑其忠信沈毅之質明達英偉之器四方之士吾見亦多矣未有如關中之盛者也然自橫渠之後此學不講或亦與四方無異矣自此關中之士有所振發興起進其文藝於道德之歸變其氣節

為聖賢之學將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今日之歸謂天為無意乎謂天為無意乎元貞以病不及別簡蓋心同道同而學同吾所以告之亦不能有他說也亮之亮之

二 丙戌

五月初得蘇州書後月適遇王驛丞去草草曾附短啓其時私計行旆到家必已久矣是月三日余門子回復領手教始知六月尚留汴城世途之險澁難料每每若此也賤軀入夏咳作兼以毒暑大

旱舟楫無所往日與二三子講息池傍小閣中每
及賢昆玉則喟然興嘆而已郡中今歲之旱比往
年尤甚河渠曾蒙開浚者百姓皆得資灌溉之利
相與嘖嘖追頌功德然已控籲無及矣彼奸妬憸
人號稱士類者乃獨讒疾排搆無所不至曾細民
之不若亦獨何哉亦獨何哉色養之暇塤篪協奏
切磋講習當日益深造矣里中英俊相從論學者
幾人學絕道喪且幾百年居今之時而苟知趨向
於是正所謂空谷之足音皆今之豪傑矣便中示

知之竊嘗喜晦翁涵育薰陶之說以為今時朋友
相與必有此意而後彼此交益近來一二同志與
人講學乃有規礪太刻遂相憤戾而去者大抵皆
不免於以善服人之病耳楚國寶又爾憂去子京
諸友亦不能亟相會一齊衆楚道之不明也我知
之矣雖然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至誠而不動者未
之有也非賢昆玉疇足以語於斯乎其餘世情真
若浮虛之變態亮非元善之所屑聞者也遂不一
一及

答季明德 丙戌

書惠遠及以咳恙未平憂念備至感愧良深食姜
太多非東南所宜誠然此亦不過一時劫劑耳近
有一友為易貝母丸服之頗亦有效乃終不若來
喻用養生之法拔去病根者為得本源之論然此
又不但治病為然學問之功亦當如是矣承示立
志益堅謂聖人必可以學而至兢兢焉常磨鍊於
事為朋友之間而厭煩之心比前差少喜幸殊極
又謂聖人之學不能無積累之漸意亦切實中間

以堯舜文王孔老諸說發明志學一章之意足知
近來進脩不懈居有司之煩而能精思力究若此
非朋輩所及然此在吾明德自以此意奮起其精
神祗切其志意則可矣必欲如此節節分疏引證
以為聖人進道一定之階級又連掇數聖人紙上
之陳迹而入之以此一款條例之中如以堯之試
鯀為未能不惑子夏之啓予為未能耳順之類則
是尚有比擬牽滯之累以此論聖人之亦必由學
而至則雖有所發明然其階級懸難反覺高遠深

與而未見其為人皆可學乃不如末後一節謂至其極而矩之不踰亦不過自此志之不已所積而不踰之上亦必有學可進聖人豈絕然與人異哉又云善者聖之體也害此善者人欲而已人欲吾之所本無去其本無之人欲則善在我而聖體全聖無有餘我無不足此以知聖人之必可學也然非有求為聖人之志則亦不能以有成只如此論自是親切簡易以此開喻來學足以興起之矣若如前說未免使柔怯者畏縮而不敢當高明者希

高而外逐不能無弊也聖賢垂訓固有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者凡看經書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於學而已則千經萬典顛倒縱橫皆為我之所用一涉拘執比擬則反為所縛雖或特見妙詣開發之益一時不無而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蓋有反為良知之障蔽而不自知覺者矣其云善者聖之體意固已好善即良知言良知則使人尤為易曉故區區近有心之良知是謂聖之說其間又云人之為學求盡乎天而已此明德之意本欲合天人

而為一而未免反離而二之也人者天地萬物之心也心者天地萬物之主也心即天言心則天地萬物皆舉之矣而又親切簡易故不若言人之為學求盡乎心而已知行之答大段切實明白詞氣亦平和有足啓發人者惟賢一書識見甚進間有語病則前所謂意必之見流注潛伏者之為病今旣照破久當自融釋矣以效訓學之說凡字義之難通者則以一字之相類而易曉者釋之若今學字之義本自明白不必訓釋今遂以效訓學以學

訓效皆無不可不必有所拘執但效字終不若學字之混成耳率性而行則性謂之道脩道而學則道謂之教謂脩道之為教可也謂脩道之為學亦可也自其道之示人無隱者而言則道謂之教自其功夫之脩習無違者而言則道謂之學教也學也皆道也非人之所能為也知此則又何訓釋之有所須學記因病未能着筆俟後便為之

與王公弼　丙戌

來書比舊所見益進可喜可喜中間謂棄置富貴

與輕於方父兄之命只是一事當棄富
貴只是致良知當從父兄之命即從父兄之命亦
只是致良知其間權量輕重稍有私意於良知便
自不安凡認賊作子者緣不知在良知上用功是
以有此若只在良知上體認所謂雖不中不遠矣

二　丁亥

老年得子實出望外承相知愛念勤惓若此又重
之以厚儀感愧何可當也兩廣之役積衰久病之
餘何能堪此已具本辭免但未知遂能得允否耳

來書提醒良知之說甚善甚善所云困勉之功亦
只是提醒工夫未能純熟須加人一己百之力然
後能無間斷非是提醒之外別有一段困勉之事
也

與歐陽崇一　丙戌

正之諸友下第歸備談在京相與之詳近雖仕途
紛擾中而功力畧無退轉甚難甚難得來書自咎
真切論學數條卓有定見非獨無退轉且大有所
進矣文蔚所疑良不為過孟子謂有諸己之謂信
今吾未能有諸己是未能自信也宜乎文蔚之未
能信我矣乃勞崇一逐一為我解嘲然又不敢盡
謂崇一解嘲之言為口給但在區區則亦未能一
一盡如崇一之所解者為不能無愧耳固不敢不
勉力也

寄陸原靜　丙戌

原靜雖在憂苦中其學問功夫所謂顛沛必於是
者不言可知矣奚必論說講究而後可以為學乎
南元善曾將原靜後來論學數條刊入後錄中初

心甚不欲渠如此近日朋輩見之卻因此多有省
悟始知古人相與辯論窮詰亦不獨要自已明白
直欲共明此學於天下耳蓋此數條同志中肯用
功者亦時有疑及之然非原靜則亦莫肯如此披
豁吐露就欲如此披豁吐露亦不能如此曲折詳
盡故此原靜一問其有益於同志良不淺淺也自
後但有可相啓發者不惜時寄及之幸甚幸甚近
得施聘之書意向卓然出於流輩往年嘗竊異其
人今果與俗不同也關中曾相往復否大事今冬

能舉得便可無他絆繫如聘之者不妨時時一會窮居獨處無朋友相砥切最是大一患也貴鄉有韋友名商臣者聞其用工篤實尤爲難得亦曾一相講否

答甘泉 丙戌

音問雖疎道德之聲無日不聞於耳所以啓瞶消鄙者多矣向承狂生之諭初聞極駭彼雖愚悖之甚不應遽至於爾既而細詢其故良亦有因近復來此始得其實蓋此生素有老佛之溺爲朋輩所

攻激遂高自矜大以誇愚泄憤蓋亦不過怪誕妖妄如近世方士呼雷斬蛟之說之類而聞者不察又從而增飾之耳近已與之痛絶而此生深自悔責若無所措其躬賴其資性頗可或自此遂能改創未可知也學絶道喪之餘苟以是心至斯受之矣忠信明敏之資絶不可得如生者良亦千百中之一二而又復不免於陷溺若此可如何哉可如何哉龔生來訪自言素沐教極深其資性甚純謹惜無可以進之者今復遠求陶鑄自此當見其有

成也

答魏師說 丁亥

師伊至備聞日新之功兼得來書志意懇切喜慰無盡所云任情任意認作良知及作意爲之不依本來良知而自謂良知者既已察識其病矣意與良知當分別明白凡應物起念處皆謂之意意則有是有非能知得意之是與非者則謂之良知依得良知即無有不是矣所疑拘於體面格於事勢等患皆是致良知之心未能誠切專一若能誠切

專一自無此也凡作事不能謀始與有輕忽苟且之弊者亦皆致知之心未能誠一亦是見得良知未透徹若見得透徹即體面事勢中莫非良知之妙用除卻體面事勢之外亦別無良知矣豈得又爲體面所局事勢所格即已動於私意非復良知之本然矣今時同志中雖皆知得良知無所不在一涉酬應便又將人情物理與良知看作兩事此誠不可以不察也

與馬子莘 丁亥

連得所寄書誠慰傾渴締觀來書其字畫文彩皆有加於疇昔根本盛而枝葉茂理固宜然然草木之花千葉者無實其花繁者其實鮮矣邇來子華之志得無微有所溺乎是亦不可以不省也良知之說往時亦嘗備講不審邇來能益瑩徹否明道云吾學雖有所受然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認出來良知即是天理體認者實有諸己之謂耳非若世之想像講說者之為也近時同志莫不知以良知為說然亦未見有能實體認之者是以尚未免

於疑惑蓋有謂良知不足以盡天下之理而必假於窮索以增益之者又以為徒致良知未必能合於天理須以良知講求其所謂天理者而執之以為一定之則然後可以率由而無弊是其為說非實加體認之功而真有以見夫良知者則亦莫能辯其言之似是而非也莆中故多賢國英及志道二三同志之外相與切磋砥礪者亦復幾人良知之外更無知致知之外更無學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為學者異端之學矣道喪千載良知之學久為贅疣今之友朋知以此事日相講求者殆空谷之足音歟想念雖切無因面會一罄此懷臨書惘惘不盡

與毛古庵憲副 丁亥

亟承書惠既荷不遺中間歉然下問之意尤足以仰見賢者進修之功勤勤不懈喜幸何可言也無因促膝一陳鄙見以求是正可勝瞻馳凡鄙人所謂致良知之說與今之所謂體認天理之說本亦無大相遠但微有直截迂曲之差耳譬之種植致

良知者是培其根本之生意而達之枝葉者也體認天理者是茂其枝葉之生意而求以復之根本者也然培其根本之生意固自有以達之枝葉矣欲茂其枝葉之生意亦安能舍根本而別有生意可以茂之枝葉之間者乎吾兄忠信近道之資既自出於儕輩之上近見胡正人備談吾兄平日工夫又皆篤實懇切非若世之徇名遠迹而徒以支離於其外者只如此用力不已自當循循有至所謂殊途而同歸者也亦奚必改途易業而別求所

謂為學之方乎惟吾兄盍就平日用工得力處進步不息譬之適京都者始在偏州僻壤未免經歷於傍蹊曲逕之中苟志往不懈未有不達於通衢大路者也病軀咳作不能多及寄去鄙録末後論學一書亦頗發明鄙見暇中幸示及之

與黃宗賢 丁亥

人在仕途比之退處山林時其工夫之難十倍非得良友時時警發砥礪則其平日之所志向鮮有不潛移默奪弛然日就於頹靡者近與誠甫言在京師相與者少二君必須預先相約定彼此但見微有動氣處即須提起致良知話頭互相規切凡人言語正到快意時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氣正到發揚時便翕然能收斂得憤怒嗜欲正到騰沸時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見得良知親切時其工夫又自不難緣此數病良知之所本無只因良知昏昧蔽塞而後有若良知一提醒時即如白日一出而魍魎自消矣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所謂知恥只是恥其不能致得自己

良知耳今人多以言語不能屈服得人為恥意氣不能陵軋得人為恥憤怒嗜欲不能直意任情得為恥殊不知此數病者皆是蔽塞自己良知之事正君子之所宜深恥者今乃反以不能蔽塞自己良知為恥正是恥非其所當恥而不知恥其所當恥也可不大哀乎諸君皆平日所知厚者區區之心愛莫為助只願諸君都做箇古之大臣古之所謂大臣者更不稱他有甚知謀才畧只是一箇斷斷無他技休休如有容而已諸君知謀才畧自是超然出於衆人之上所未能自信者只是未能致得自己良知未全得斷斷休休體段耳今天下事勢如沉痾積痿所望以起死回生者實有在於諸君子若自己病痛未能除得何以能療得天下之病此區區一念之誠所以不能不為諸君一竭盡者也諸君每相見時幸默以此意相規切之須是克去己私真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實康濟得天下挽回三代之治方是不負如此　聖明之君方能報得如此知遇不枉了因此一大事來出世一

遭也病卧山林只好脩藥餌苟延喘息但於諸君出處亦有痛痒相關者不覺縷縷至此幸亮此情也

答以乘憲副　丁亥

此學不明於世久矣而舊聞舊習障蔽纏繞一旦驟聞吾說未有不非詆疑議者然此心之良知昭然不昧萬古一日但肯平心易氣而以吾說反之於心亦未有不洞然明白者然不能即此奮志進步勇脫窠臼而猶依違觀望於其間則舊聞舊習

又從而牽滯蔽塞之矣此近時同志中往往皆有是病不識以乘別後意思却如何耳昔有十家之村皆荒其百畝而日惟轉糴於市取其贏餘以贍朝夕者鄰村之農勸之曰爾朝夕轉糴勞費無期曷若三年耕則餘一年之食數年耕可積而富矣其二人聽之舍糴而田八家之人競相非沮遏室人老幼亦交徧歸讁曰我朝不糴則無以為饔暮不糴則無以為餐朝夕不保安能待秋而食乎其一人力田不顧卒成富家其一人不得已復棄田而糴竟貧餒終身焉今天下之人方皆轉糴於市忽有舍糴而田者寧能免於非讁乎要在深信弗疑力田而不顧乃克有成耳兩承書來皆有邁往直進相信不疑之志殊為浣慰人還附知少致切劘之誠當不以為迂也

與戚秀夫　丁亥

德洪諸友時時談及盛德深情追憶留都之會恍若夢寐中矣盛使遠辱無以書儀感作何既此道之在人心皎如白日雖陰晴晦明千態萬狀而白

日之光未嘗增減變動足下以邁特之資而能篤志問學勤勤若是其於此道真如掃雲霧而覩白日耳奚假於區區之為問乎病廢既久偶承兩廣之命方具辭疏使還正當紛沓草草不盡鄙懷

與陳惟濬　丁亥

江西之會極草草尚意得同舟旬日從容一談不謂既入省城人事紛沓及登舟時惟濬已行矣沿途甚怏怏抵梧後即赴南寧日不暇給亦欲遣人相期來此早晚畧暇時可閒話而此中風土絕異

炎瘴尤不可當家人輩到此無不病者區區咳患
亦因熱大作痰痢腫毒交攻度惟濬斷亦不可以
居此又復巳之近得聶文蔚書知巳入漳患難困
苦之餘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者宜必日
有所進養之以福正在此時不得空放過也聖賢
論學無不可用之工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簡易明
白有實下手處更無走失近時同志亦已無不知
有致良知之說然能於此實用工者絕少皆緣見
得良知未真又將致字看太易了是以多未有得

力處雖此徃時支離之說稍有頭緒然亦只是五
十步百步之間耳就中亦有肯精心體究者不覺
又轉入舊時窠臼中反為文義所牽滯工夫不得
洒脫精一此君子之道所以鮮也此事必須得師
友時時相講習切劘自然意思日新自出山來不
覺便是一年山中同志結廬相待者尚數十人時
有書來儘令人感動而地方重務勢難輕脫病軀
又日狼狽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文蔚書中所
論迥然大進真有一日千里之勢可喜可喜頗有
所詢病中草草答大畧見時可取視之亦有所發
也

寄安福諸同志 丁亥

諸友始為惜陰之會當時惟恐只成虛語邇來乃
聞遠近豪傑聞風而至者以百數此可以見良知
之同然而斯道大明之幾於此亦可以卜之矣喜
慰可勝言耶得虞卿及諸同志寄來書所見比舊
又加親切足驗工夫之進可喜可喜只如此用工
去當不能有他岐之惑矣明道有云寧學聖人而

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此為有志聖人而未能真
得聖人之學者則可如此說若今日所講良知之
說乃真是聖學之的傳但從此學聖人却無有不
至者惟恐吾儕尚有一善成名之意未肯專心致
志於此耳在會諸同志雖未及一一面見固已神
交於千里之外相見時幸出此共勉之王子茂寄
問數條亦皆明切中間所疑在子茂亦是更須誠
切用功到融化時并其所疑亦皆釋然沛然不復
有相阻礙然後為真得也凡工夫只是要簡易真

切愈真切愈簡易愈簡易愈真切病咳中不能多及亦不能一一備列姓字幸以意亮之而已

與錢德洪　王汝中　丁亥

家事賴廷豹糾止而德洪汝中又相與薰陶切劘於其間吾可以無内顧矣紹興書院中同志不審近来意向如何德洪汝中既任其責當能振作接引有所興起會講之約但得不廢其間縱有一二懈弛亦可因此夾持不致遂有傾倒餘姚又得應元諸友作興鼓舞想益日異而月不同老夫雖出

山林亦每以自慰諸賢皆一日千里之足豈俟區區有所警策聊亦以此示鞭影耳即日已抵肇慶去梧不三四日可到方入冗場未能多及千萬心亮紹興書院及餘姚各會同志諸賢不能一一列名字幸亮

二　戊子

地方事幸遂平息相見漸可期矣近来不審同志叙會如何得無法堂前今已草深一丈否想卧龍之會雖不能大有所益亦不宜遂遂荒落且存餼羊後或興起亦未可知餘姚得應元諸友相與倡率為益不小近有人自家鄉来聞龍山之講至今不廢亦殊可喜書到望為寄聲益相與勉之九十弟與正憲輩不審早晚能来親近否或彼自絶望且誘掖接引之諒與人為善之心當不俟多喋也魏廷豹決能不負所托兒輩或不能率教亦望相與夾持之人行匆匆百不一及諸同志不能盡列姓字均致此意

三　戊子

德洪汝中書来見近日工夫之有進足為喜慰而餘姚紹興諸同志又能相聚會講切奮發興起日勤不懈吾道之昌真有火然泉達之機矣喜幸當何如哉喜幸當何如哉此間地方悉已平靖只因二三大賊巢為兩省盜賊之根株淵藪積為民患者心亦不忍不為一除翦又復遲留二三月今亦了事矣旬月間便當就歸途也守儉守文二弟近承夾持啓迪想亦漸有所進正憲尤極懶惰若不痛加針砭其病未易能去父子兄弟之間情既迫

切責善反難其任乃在師友之間想平日骨肉道義之愛當不俟於多囑也書院規制近聞頗加修葺是亦可喜寄去銀二十兩稍助工費牆垣之未堅完及一應合整備者酌量為之餘情面話不久

答何廷仁　戊子

區區病勢日狼狽自至廣城又增水瀉日夜數行不得止今遂兩足不能坐立須稍定即踰嶺而東矣諸友皆不必相候果有山陰之興即須早鼓錢塘之舵得與德洪汝中輩一會聚彼此當必有益

區區養病本去已三月旬日後必得　旨亦遂發舟而東縱未能遂歸田之願亦必得一還陽明與諸友一面而別且後會又有可期也千萬勿復遲疑徒能誤日月總及隨舟而行沿途官吏送迎請謁斷亦不能有須臾之暇宜悉此意書至即撥冗德洪汝中輩亦可促之早為北上之圖伏枕潦草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七

文錄四　序　記　說

別三子序　丁卯

自程朱諸大儒沒而師友之道遂亡六經分裂於訓詁支離蕪蔓於辭章業舉之習聖學幾於息矣有志之士思起而興之然卒徘徊嗟咨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廢者亦志之弗立弗講於師友之道也夫一人為之二人從而翼之已而翼之者益衆焉雖有難為之事其弗成者鮮矣一人為之二人從而危之已而危之者益衆焉雖有易成之功其

克濟者亦鮮矣故凡有志之士必求助於師友無師友之助者志之弗立弗求者也自予始知學即求師於天下而莫予誨也求友於天下而與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之士二三子之外邈乎其寥寥也殆予之志有未立耶蓋自近年而又得蔡希顔朱守中於山陰之白洋得徐曰仁於餘姚之馬堰曰仁予妹婿也希顔之深潛守中之明敏曰仁之溫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長視予以先

華子亦居之而弗辭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為之證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師友之餼羊不謂其不可也當是之時其相與也亦渺乎難哉予有歸隱之圖方將與三子就雲霞依泉石追濂洛之遺風求孔顏之真趣灑然而樂超然而遊忽焉而忘吾之老也今年三子者為有司所選一舉而盡之何予得之之難而有司者襲取之之易也予未暇以得舉為三子喜而先以失助為予憾三子亦無喜於其得舉而方且戚

於其去予也漆雕開有言吾斯之未能信斯三子之心歟曾點志於詠歌浴沂而夫子喟然與之斯予與三子之實然而契不言而得之者歟三子行矣遂使舉進士任職就列吾知其能也然而非所欲也使遂不進而歸詠歌優游有日吾知其樂也然而未可必也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違其所樂而投之於其所不欲所以衡心拂慮而增其所不能是玉之成也其在茲行歟三子則焉往而非學矣而予終寡於同志之助也三子行矣況潛剛克高明柔克非箕子之言乎溫恭亦沉潛也三子識之焉往而非學矣苟三子之學成雖不吾邇其為同志之助也不多乎哉增城湛原明宦於京師吾之同道友也三子往見焉猶吾見也已

贈林以吉歸省序　辛未

陽明子曰求聖人之學而弗成者殆以志之弗立歟天下之人志輪而輪焉志裘而裘焉志巫醫而巫醫焉志其事而弗成者吾未之見也輪裘巫醫遍天下求聖人之學者間數百年而弗一二見為

其事之難歟亦其志之難歟弗志其事而能有成者吾亦未之見也林以吉將求聖人之事過予而論學予曰子盍論子之志乎志定矣而後學可得而論子閩也將閩是求而予言予以越之道路弗之聽也予越也將越是求而子言予以閩之道路弗之聽也夫久溺於流俗而驟語以求聖人之事其始也必將有自餒而不敢當已而舊習牽焉又必有自眩而不能決已而外誘奪焉又必有自沮而或以懈夫餒而求有以勝之眩而求有以信之

沮而求有以進之吾見立志之難能也已志立而學半四子之言聖人之學備矣苟志立而於是乎求焉其切磋講明之益以吉自取之尚其有窮也𢦏見素先生子諸父也子歸而以予言正之且以爲何如

送宗伯喬白巖序　辛未

大宗伯白巖喬先生將之南都過陽明子而論學陽明子曰學貴專先生曰然予少而好奕食忘味寢忘寐目無改觀耳無改聽蓋一年而詘鄉之人

三年而國中莫有予當者學貴專哉陽明子曰學貴精先生曰然予長而好文詞字字而求焉句句而鳩焉研衆史覈百氏蓋始而希迹於宋唐終焉浸入於漢魏學貴精哉陽明子曰學貴正先生曰然予中年而好聖賢之道奕吾悔焉文詞吾媿焉吾無所容心矣子以爲奚若陽明子曰可哉學奕則謂之學學文詞則謂之學學道則謂之學然而其歸遠也道大路也外是荆棘之蹊鮮克達矣是故專於道斯謂之專精於道斯謂之精專於奕而不專於道其專溺也精於文詞而不精於道其精僻也夫道廣矣大矣文詞技能於是乎出而以文詞技能爲者去道遠矣是故非專則不能以精非精則不能以明非明則不能以誠故曰惟精惟一精精也專一也精則明矣明則誠矣是故明精之爲也誠一之基也一天下之大本也精天下之大用也知天地之化育而況於文詞技能之末乎先生曰然哉予將終身焉而悔其晚也陽明子曰豈易哉公卿之不講學也久矣昔者衛武公年九十

而猶詔於國人曰毋以老耄而棄予先生之年半於武公而功可倍之也先生其不媿於武公哉某也敢忘國士之交警

贈王堯卿序　辛未

終南王堯卿爲諫官三月以病致其事而去交遊之贈言者以十數而猶乞言於予甚哉吾黨之多言也夫言日茂而行益荒吾欲無言也久矣自學術之不明世之君子以名爲實凡今之所謂務乎其實皆其務乎其名者也可無察乎堯卿之行人

皆以為高矣才人皆以為美矣學人皆以為博矣是可以無咎乎自喜於一節者不足與進於全德之地求免於鄉人者不可以語於聖賢之途氣浮者其志不確心麄者其造不深外誇者其中日陋已矣吾惡夫言之多也虎谷有君子類無言者堯卿過焉其以予言質之

別張常甫序 辛未

太史張常甫將歸省告別於司封王某曰期之別也何以贈我乎某曰處九月矣未嘗有言焉期之

別又多乎哉常甫曰斯邦期之過也雖然必有以贈我某曰工文詞多論説廣探極覽以為博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辯名物考度數釋經正史以為密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整容色脩辭氣言必信動必果談説仁義以為行也可以為學乎常甫曰知之曰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專一其氣廓然而虛湛然而定以為静也可以為學乎常甫默然良久曰亦知之某曰然知之古之君子惟有所不知也而後能知之後之君子惟無所不知是以容有不知也夫道有本而學有要是非之辯精矣義利之閒微矣斯吾未之能信焉曷亦姑無以為知之也而姑疑之而姑思之乎常甫曰唯吾姑無以為知之而姑疑之而姑思之期而見吾有以復於子

別湛甘泉序 壬申

顏子沒而聖人之學亡曾子唯一貫之旨傳之孟軻終又二千餘年而周程續自是而後言益詳道益晦析理益精學益支離無本而事於外者益繁

以難蓋孟氏患楊墨周程之際釋老大行今世學者皆知宗孔孟賤楊墨擯釋老聖人之道若大明於世然吾從而求之聖人不得而見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愛者乎其能有若楊氏之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淨自守釋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楊墨老釋之思哉彼於聖人之道異然猶有自得也而世之學者章繪句琢以誇俗詭心色取相飾以偽謂聖人之道勞苦無功非復人之所可為而徒取辯於言詞之閒古之人有終身不

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畧自以爲若是亦足矣而聖人之學遂廢則今之所大患者豈非記誦詞章之習而弊之所從来無亦言之太詳析之太精者之過歟夫楊墨老釋學仁義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學者以仁義爲不可學性命之爲無益也居今之時而有學仁義求性命外記誦辭章而不爲者雖其陷於楊墨老釋之偏吾猶且以爲賢彼其心猶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後可與之言學聖人之道某幼不問學陷溺於邪僻

者二十年而始究心於老釋賴天之靈因有所覺始乃沿周程之說求之而若有得焉顧一二同志之外莫予翼也岌岌乎仆而後興晚得友於甘泉湛子而後吾之志益堅毅然若不可遏則予之資於甘泉多矣甘泉之學務求自得者也世未之能知其知者且疑其爲禪誠禪也吾猶未得而見而况其所志卓爾若此則如甘泉者非聖人之徒歟多言又烏足病也夫多言不足以病甘泉與甘泉之不爲多言病也吾信之吾與甘泉友意之所在不言而會論之所及不約而同期於斯道斃而後已者今日之别吾容無言夫惟聖人之學難明而易惑習俗之降愈下而益不可回任重道遠雖已無俟於言顧復於吾心若有不容已也則甘泉亦豈以予言爲綴乎

别方叔賢序 辛未

予與叔賢處二年見叔賢之學凡三變始而尚辭再變而講說又再變而慨然有志聖人之道方其辭章之尚於予若冰炭焉講說矣則違合者半及

其有志聖人之道而沛然於予同趣將遂去之西樵山中以成其志叔賢亦可謂善變矣聖人之學以無我爲本而勇以成之予始與叔賢爲僚叔賢以郎中故事位吾上及其學之每變而禮予日恭卒乃自稱門生而待予以先覺此非脫去世俗之見超然於無我者不能也雖横渠子之勇撤臯比亦何以加於此獨愧予之非其人而何以當之夫以叔賢之善變而進之以無我之勇其於聖人之道也何有斯道也絶響於世餘三百年矣叔賢之

羙有吾是是以樂為吾黨道之

別王純甫序　辛未

王純甫之學教應天也陽明子既勉之以孟氏之言純甫謂未盡也請益曰道未之嘗學而以教為職鰥官其罪矣敢問教何以我陽明子曰其學乎盡吾之所以學者而教行焉耳曰學何以我曰其教乎盡吾之所以教者而學成焉耳古之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也曰剛柔淳漓之異質矣而盡之我教其可一乎曰不一所以一之也天之於物

也巨微脩短之殊位而生成之一也惟技也亦然弓冶不相為能而其足於用亦一也匠斲也陶埏也圬墁也其足以成室亦一也是故立法而考之技也各詣其巧矣而同足於用因人而施之教也各成其材矣而同歸於善仲尼之答仁孝也孟氏之論貨色也可以觀教矣曰然則教無定法乎昔之辯者則何嚴也曰無定矣而以之必天下則弓焉而冶廢匠焉而陶圬廢聖人不欲人人而聖之乎然而質人人殊故辯之嚴者曲以致也是故或

失則隘或失則支或失則流矣是故因人而施者定法矣同歸於善者定法矣因人而施質異也同歸於善性同也夫教以復其性而已由堯舜而來未之有改而謂無定乎

別黃宗賢歸天台序　壬申

君子之學以明其心其心本無昧也而欲為之蔽習為之害故去蔽與害而明復匪自外得也心猶水也污入之而流濁猶鑑也垢積之而光昧孔子告顏淵克己復禮為仁孟軻氏謂萬物皆備於我

反身而誠夫己克而誠固無待乎其外也世儒既叛孔孟之說昧於大學格致之訓而徒務博乎其外以求益乎其內皆入污以求清積垢以求明者也弗可得已守仁幼不知學陷溺於邪僻者二十年疢疚之餘求諸孔子子思孟軻之言而恍若有見其非守仁之能也宗賢於我自為童子即知棄去舉業勵志聖賢之學循世儒之說而窮之愈勤而益難非宗賢之罪也學之難易失得也有原吾嘗為宗賢言之宗賢於吾言猶渴而飲無弗入也

每見其溢於面今既豁然吾黨之良莫有及者謝病去不忍予別而需予言夫言之而莫予聽倡之而莫予和自今失吾助矣吾則恐於宗賢之別而容無言乎宗賢歸矣爲我結廬天台鴈蕩之間吾將老焉終不使宗賢之獨往也

贈周瑩歸省序　乙亥

永康周瑩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既乃復見陽明子而請益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應子則何以教子曰無他言也惟日誨之以希聖希

賢之學毋溺於流俗且曰斯吾所嘗就正於陽明子者也子而不吾信則盍親往焉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也猶有所未信乎曰信之曰信之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也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有間曰先生以應子之故望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無所事於吾周生悚然而起茫然有間曰瑩愚不得其方先生毋乃以瑩爲戲瑩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之自永康而來也程幾何曰千里而遙曰遠矣從舟乎曰從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當茲六月亦暑乎曰途之暑特甚也曰難矣具資糧從童僕乎曰中途而僕病乃舍貸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遂返而必來乎將亦無有強子者乎曰瑩至於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遂返又俟乎人之強之也乎曰斯吾之所謂子之既得其方也子之志欲至於吾門也則遂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有不至於聖賢者乎而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

陸捐僕貸糧冒毒暑而來也則又安所從受之方也生躍然起拜曰茲乃命之方也已抑瑩由於其方而迷於其說必俟夫子之言而後躍如也則何居陽明子曰子未覩乎爇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揺石之水以俟子之再見

贈林典卿歸省序　乙亥

林典卿與其弟遊於大學且歸辭於陽明子曰元叙嘗聞立誠於夫子矣今茲歸敢請益陽明子曰

立誠典卿曰學固此乎天地之大也而星辰麗焉日月明焉四時行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窮也人物之富也而草木蕃焉禽獸群焉中國夷狄分焉引類而言之不可盡也夫古之學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隷焉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焉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奥焉而曰立誠立誠盡之矣乎陽明子曰立誠盡之矣夫誠實理也其在天地則其麗焉者則其明焉者則其行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窮焉者皆誠也其在人物則其蕃

焉者則其群焉者則其分焉者則其引類而言之不可盡焉者皆誠也是故殫智慮弊精力而莫究其緒也靡晝夜極年歲而莫竟其說也析蠶絲擢牛尾而莫既其奥也夫誠一而已矣故不可復有所益益之是為二也二則偽故誠不可益不可益故至誠無息典卿起拜曰吾今乃知夫子之教若是其要也請終身事之不敢復有所疑陽明子曰子歸有黄宗賢氏者應元忠氏者方與講學於天台鴈蕩之間倘遇焉其遂以吾言諗之

贈陸清伯歸省序　乙亥

陸清伯澄歸歸安與其友二三子論繹所學贈處焉二三子或曰清伯之學日進矣始吾見清伯其氣揚揚然若浮雲其言滔滔然若流波今而日默默爾日慊慊爾日雍雍爾日休休爾有大徑庭焉以是知其進也或曰清伯始見夫子一月一至既而旬一至又既而五六日三四日而一至又既而退居於夫子之傍後乃請於夫子掃廡下之室而旦暮侍焉夫德莫淑於尊賢學莫進於親師故趨

權門者日進於勢遊市肆者日進於利清伯於夫子之道日加親附焉吾未遑其他即是可以知其學之進也矣清伯曰有是哉澄則以為日退也澄聞夫子之教而茫然已而歆然忽耿然而疑已而大疑焉又悶然大駭乃忽闢然若有覩也當是時則亦幾有所益矣自是且數月蓋悠焉游焉業不加脩焉反而求焉伥伥然頹頹然昏教橫而愈進私累息而愈興衆妄攻而愈固如上灘之舟屢失屢下力挽而不能前以為日退也明日又辭於陽

明子二三子偕焉各言其所以陽明子曰其然乎其然乎謂已為日退者進脩之勵善日進矣謂人為日進者與人為善者其善亦日進矣雖然謂已為日退也而意阻焉能無日退乎謂人為日進也而氣歉焉亦能無日退乎斯又進退之機吉凶之所由分也可無慎乎

贈周以善歸省序　乙亥

江山周以善究心格物致知之學有年矣苦其難而不能有所進也聞陽明子之說而異之意其或

有見也就而問之聞其說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遲疑旬日又往聞其說則又戚然若有所省歸求其故而不合則又遲疑者旬日如是往復數月求之既無所獲去之又弗能也乃往告之以其故陽明子曰子未聞昔人之論奕乎奕之為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亦不可以得也今子入而聞吾之說出而有鴻鵠之思焉亦何怪乎勤而弗獲矣於是退而齋潔而以弟子之禮請陽明子與之坐蓋默然良久乃告之以立誠之說肆然若仆而興也明日又言之加審焉證之以大學明日又言之加審焉證之以論孟明日又言之加審焉證之以中庸乃躍然喜避席而言曰積今而後無疑於夫子之言而後知聖賢之教若是其深切簡易也而後知所以格物致知以誠吾之身吾喜焉吾悔焉十年之攻徒以斃精神而亂吾之心術也悲夫猶將以夫子之言告同志俾及時從事於此無若積之底於悔也庶以報夫子之德而無負於夫子之教居月餘告歸陽明子叙其言以遺之

使無忘於得之之難也

贈郭善甫歸省序　乙亥

郭子自黃來學踰年而告歸曰慶聞夫子立志之說亦既知所從事矣今茲將遠去敢請一言以為夙夜勗陽明子曰君子之於學也猶農夫之於田也既善其嘉種矣又深耕易耨去其蟊莠時其灌溉早作而夜思皇皇惟嘉種之是憂也而後可望於有秋夫志猶種也學問思辯而篤行之是耕耨灌溉以求於有秋也志之弗端是荑稗也志端矣

而功之弗繼是五穀之弗熟弗如荑稗也吾嘗見子之求嘉種矣然猶懼其或荑稗也見子之勤耕耨矣然猶懼其荑稗之弗如也夫農春種而秋成時也由志學而至於立自春而徂夏也由立而至於不惑去夏而秋矣已過其時猶種之未定不亦大可懼乎過時之學非人一己百未之敢望而猶或作輟焉不亦大可哀乎從吾游者衆矣雖開說之多未有出於立志者故吾於子之行卒不能舍是而別有所說子亦可以無疑於用力之方矣

贈鄭德夫歸省序 乙亥

西安鄭德夫將學於陽明子聞士大夫之議者以為禪學也復已之則與江山周以善者姑就陽明子之門人而考其說若非禪者也則又姑與就陽明子親聽其說焉蓋旬有九日而後釋然於陽明子之學非禪也始具弟子之禮師事之問於陽明子曰釋與儒孰異乎陽明子曰子無求其異同於儒釋求其是者而學焉可矣曰是與非孰辨乎曰子無求其是非於講說求諸心而安焉者是矣曰心又何以能定是非乎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口之於甘苦也與易牙同目之於妍媸也與離婁同心之於是非也與聖人同其有昧焉者其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然後私得而蔽之子務立其誠而已子惟慮夫心之於道不能如口之於味目之於色之誠切也而何慮夫甘苦妍媸之無辯也乎曰然則五經之所載四書之所傳其皆無所用乎曰孰為而無所用乎是甘苦妍媸之所在也使無誠心以求之是談味論色而已也又孰從而得甘苦妍媸之真乎既而告歸

請陽明子為書其說遂書之

紫陽書院集序 乙亥

豫章熊侯世芳之守徽也既敷政其境內乃大新紫陽書院以明朱子之學萃七校之秀而躬教之於是校士程曾氏採摭書院之興廢為集而弁以白鹿之規明政教也來請予言以諗多士夫為學之方白鹿之規盡矣警勸之道熊侯之意勤矣興廢之故程生之集備矣又奚以予言為乎然予聞

之德有本而學有要不於其本而泛焉以從事高之而虛無卑之而支離終亦流蕩失宗勞而無得矣是故君子之學惟求得其心雖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未有出於吾心之外也孟氏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一言以蔽之故博學者學此者也審問者問此者也慎思者思此者也明辯者辯此者也篤行者行此者也心外無事心外無理故心外無學是故於父子盡吾心之仁於君臣盡吾心之義言吾心之忠信行吾心之篤敬懲

心忿窒心欲遷心善改心過處事接物無所往而非求盡吾心以自慊也譬之植焉心其根也學也者其培擁之者也灌溉之者也扶植而刪鋤之者也無非有事於根焉耳矣朱子白鹿之規首之以五教之目次之以為學之方又次之以處事接物之要若各為一事而不相蒙者斯殆朱子平日之意所謂隨事精察而力行之庶幾一旦貫通之妙也歟然而世之學者往往遂失之支離瑣屑色莊外馳而流入於口耳聲利之習豈朱子之教使然哉故吾因諸士之請而特原其本以相勗庶幾乎操存講習之有要亦所以發明朱子未盡之意也

朱子晚年定論序 戊寅

洙泗之傳至孟子而息千五百餘年濂溪明道始復追尋其緒自後辯析日詳然亦日就支離決裂旋復湮晦吾嘗深求其故大抵皆世儒之多言有以亂之守仁蚤歲業舉溺志辭章之習既乃稍知從事正學而苦於衆說之紛擾疲薾茫無可入因求諸老釋欣然有會於心以為聖人之學在此矣

然於孔子之教間相出入而措之日用往往闕漏無歸依違往返且信且疑其後謫官龍場居夷處困動心忍性之餘恍若有悟體驗探求再更寒暑證諸六經四子沛然若決江河而放之海也然後嘆聖人之道坦如大路而世之儒者妄開竇徑蹈荊棘墮坑塹究其為說反出二氏之下宜乎世之高明之士厭此而趨彼也此豈二氏之罪哉間嘗以此語同志而聞者競相非議目以為立異好奇雖每痛反深抑務自搜剔斑瑕而愈益精明的確

洞然無復可疑獨於朱子之說有相牴牾恒疚於
心切疑朱子之賢而豈其於此尚有未察及官留
都復取朱子之書而檢求之然後知其晚歲固已
大悟舊說之非痛悔極艾至以為自誑誑人之罪
不可勝贖世之所傳集註或問之類乃其中年未
定之說自咎以為舊本之誤思改正而未及而其
諸語類之屬又其門人挾勝心以附己見固於朱
子平日之說猶有大相繆戾者而世之學者局於
見聞不過持循講習於此其於悟後之論槩乎其

未有聞則亦何怪乎予言之不信而朱子之心無
以自暴於後世也乎予既自幸其說之不繆於朱
子又喜朱子之先得我心之同然且慨夫世之學
者徒守朱子中年未定之說而不復知求其晚歲
既悟之論競相呶呶以亂正學不自知其已入於
異端輒採錄而裒集之私以示夫同志庶幾無疑
於吾說而聖學之明可冀矣

戊寅

別梁日孚序

聖人之道若大路雖有跛躄行而不已未有不至
而世之君子顧以為聖人之異於人若彼其甚遠
也其為功亦必若彼其甚難也而淺易若此豈其
可及乎則從而求之艱深恍惚溺於支離鶩於虛
高率以為聖人之道必不可至而甘於其質之所
便日以淪於汙下有從而求之者競相嗤訕曰狂
誕不自量者也嗚呼其弊也亦豈一朝一夕之故
哉孟子云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
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世之人
不知咎其不為而歸咎於其不能其亦不思而已

矣進士梁日孚携家謁選於京過贛停舟見予始
與之語移時而別明日又來與之語日昃而別又
明日又來日入而未忍去又明日則假館而請受
業焉同舟之人強之北者開譬百端日孚皆笑而
不應莫不慫且異其最親愛者曰子有萬里之行
戒僮僕聚資斧具舟楫又挈其家室經營閱歲而
始就道行未數百里而中止此不有大苦必有大
樂者乎子亦可以語我乎日孚笑曰吾今則有大
苦亦誠有大樂者然未易以語子也子見病狂喪

心者乎方其昏逸瞶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恬然自信以為是也比遇良醫決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其向之所為又始駭然以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遇斯人之晚也彼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嗤之以為是變其常今吾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於此矣居無何予以軍旅之役出而遠日孚者且兩月謂日孚既去矣及旋而日孚居然以待既以委其資斧於逆旅歸其家室於故鄉泊然而樂若

將終身焉扣其學日有所明而月有所異矣然後益嘆聖人之學非夫自暴自棄未有不可由之而至而日孚出於流俗殆孟子所謂豪傑之士者矣後留餘三月其母使人來謂曰始比行以畢吾願然後從爾所好知日孚者亦交以是勸日孚請曰焯焉能一日而去夫子將復赴湯火蹈荆棘矣子曰其然哉子以聖人之道為有方體乎為可拘之以時限之以地乎世未有既醒[illegible]人而復赴湯火蹈荆棘者子務醒其心毋徒湯火荆棘之為悵日孚良久曰焯近之矣聖人之道求之於心故不滯於事出之以理故不泥於物根之以性故不拘以時動之以神故不限以地苟知此矣焉往而非學也矣必恒於夫子之門乎焯請暫辭而北疑而復求正予莞爾而笑曰近之矣近之矣

大學古本序 戊寅

大學之要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已矣正心復其體也脩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己謂之明

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至善也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故致知者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聖人懼人之求之於外也而反覆其辭舊本析而聖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者

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支與虛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敬而益綴補之以傳而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分章而復舊本傍為之什以引其義庶幾復見聖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噫乃若致知則存乎心悟致知焉盡矣

禮記纂言序　庚辰

禮也者理也理也者性也性也者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其在於人也謂之性其粲然而條理也謂之禮其純然而粹善也謂之仁其截然而裁制也謂之義其昭然而明覺也謂之知其渾然於其性也則理一而已矣故仁也者禮之體也義也者禮之宜也知也者禮之通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一而非仁也無一而非性也天叙天秩聖人何心焉蓋無一而非命也故克己復禮則謂之仁窮理則盡性以至於命盡性則動容周旋中禮矣後之言禮者吾惑焉紛紜器數之爭而牽制刑名之末窮年矻矻弊精於祝史之糟粕而忘其所謂

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者禮云禮云玉帛云乎而人之不仁也其如禮何哉故老莊之徒外禮以言性而謂禮為道德之衰仁義之失既已墮於空虛漭蕩而世儒之說復外性以求禮遂謂禮止於器數制度之間而議擬倣像於影響形迹以為天下之禮盡在是矣故先王之禮煙蒙灰散而卒以煨燼於天下要亦未可專委罪於秦火者僭不自度嘗欲取禮記之所載揭其大經大本而疏其條理節目庶幾器道本末之一致又懼其德之弗任而時亦有所未及也間嘗為之說曰禮之於節文也猶規矩之於方圓也非方圓無以見規矩之用非節文則亦無從而睹所謂禮矣然方圓者規矩之所出而不可遂以方圓為規矩故執規矩以為方圓則方圓不可勝用舍規矩以為方圓而遂以方圓為之規矩則規矩之用息矣故規矩者無一定之方圓而方圓者有一定之規矩此學禮之要盛德者之所以動容周旋而中也宋儒朱仲晦氏慨禮經之蕪亂嘗欲考正而刪定之以

儀禮為之經禮記為之傳而其志竟亦弗就其後吳幼清氏因而為纂言亦不數數於朱說而於先後輕重之間固已多所發明二子之見其規條指畫則既出於漢儒矣其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之原則尚恨吾生之晚而未及與聞之也雖然後聖而有作則無所容言矣後聖而未有作也則如纂言者固學禮者之箕裘筌蹄而可以少之乎姻友胡汝登忠信而好禮其為寧國也將以是而施之刻纂言以敷其說而屬序於予予將進汝登

之道而推之於其本也故為序之若此云

象山文集序　庚辰

聖人之學心學也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心學之源也中也者道心之謂也道心精一之謂仁所謂中也孔孟之學惟務求仁蓋精一之傳也而當時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故子貢致疑於多學而識而以博施濟衆為仁夫子告之以一貫而教以能近取譬蓋使之求諸其心也迨於孟氏之時墨氏之言仁至於摩頂放踵而告子之徒又有仁內義外之說心學大壞孟子闢義外之說而曰仁人心也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又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弗思耳矣蓋王道息而伯術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濟其私而以欺於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無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謂天理者乎自是而後析心與理而為二而精一之學亡世儒之支離外索於刑名器數之末以求明其所謂物理者而不知吾心即物理初無假

於外也佛老之空虛遺棄其人倫事物之常以求明其所謂吾心者而不知物理即吾心不可得而遺也至宋周程二子始復追尋孔顏之宗而有無極而太極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之說動亦定靜亦定無內外無將迎之論庶幾精一之旨矣自是而後有象山陸氏雖其純粹和平若不逮於二子而簡易直截真有以接孟子之傳其議論開闔時有異者乃其氣質意見之殊而要其學之必求諸心則一而已故吾嘗斷以陸氏之學孟氏之學

也而世之議者以其嘗與晦翁之有同異而遂詆以為禪夫禪之說棄人倫遺物理而要其歸極不可以為天下國家苟陸氏之學而果若是也乃所以為禪也今禪之說與陸氏之說其書具存學者苟取而觀之其是非同異當有不待於辯說者而顧一倡群和勦說雷同如矮人之觀場莫知悲笑之所自豈非貴耳賤目不得於言而勿求諸心者之過歟夫是非同異每起於人持勝心便舊習而是己見故勝心舊習之為患賢者不免焉撫守李

茂元氏將重刋象山之文集而請一言為之序予何所容言哉惟讀先生之文者務求諸心而無以舊習己見先焉則糠粃精鑿之美惡入口而知之矣

觀德亭記 戊寅

君子之於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於其心也君子之學求以得之於其心故君子之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懆於其心者其動妄蕩於其心者其視浮歉於其心者其氣餒忽於其心者其貌惰傲於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於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於射見之矣故曰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射也者射己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己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

記

重修文山祠記 戊寅

宋丞相文山文公之祠舊在廬陵之富田今螺川之有祠實肇於我 孝皇之朝然亦因廢為新多鈌陋而未稱正德戊寅縣令邵德容始恢其議於郡守伍文定相與白諸巡撫巡按守巡諸司皆以是為風化之所係也爭措財鳩工圖拓而新之協守令之力不再踰月而工萃圮者完隘者闢遺者

舉巍然煥然不獨廟貌之改觀而吉之人士奔走瞻嘆翕然益起其忠孝之心則是舉之有益於名教也誠大矣使來請記嗚呼公之忠天下之達忠也結椎異類猶知敬慕而況其鄉之人乎逆旅經行猶存尸祝而況其鄉之土乎凡有職守皆知尊尚而況其土之官乎然而鄉人之慕之也三有司之崇尚之也文公之沒今且三百年矣吉士之以氣節行義後先炳燿謂非聞公之風而興不可也然忠義之降激而為氣節氣節之弊流而為客氣

其上焉者無所為而為固公所謂成仁取義者矣其次有所為矣然猶其氣之近於正者也迨其弊也遂有憑其憤戾粗鄙之氣以行其媢嫉褊驁之私士流於矯拂民入於健訟人欲熾而天理滅而猶自視以為氣節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操戈入室者歟吾故備而論之以朂夫茲鄉之後進使之去其偏以歸於全克其私以反於正不媿於公而已矣今巡撫暨諸有司之表勵崇飾固將以行其好德之心振揚風教詩所謂民之

秉彝好是懿德者也人亦孰無是心苟能充之公之忠義在我矣而又何羡乎然而時之表勵崇飾有好其實而崇之者有慕其名而崇之者有假其迹而崇之者忠義有諸已思以喻諸人因而表其祠宇樹之風聲是好其實者也知其美而未能誠諸身姑以脩其祠宇彰其事迹是慕其名者也飾之祠宇而壞之於其身矯之文具而敗之於其行好以掩其外而襲以阱其中是假其迹者也若是者容有之乎則於公之道非所謂毀瓦畫墁者歟

吾故備而論之以朂夫後之官茲土者使無徒慕其名而務求其實毋徒脩公之祠而務脩公之行不媿於公而已矣其嘗令茲邑睹公祠之圮陋而未能恢既有媿於諸有司慨其風聲氣習之或弊而未能講去其偏復有媿於諸人士樂茲舉之有成也推其愧心之言而為之記

從吾道人記　乙酉

海寧董蘿石者年六十有八矣以能詩聞江湖間與其鄉之業詩者十數輩為詩社旦夕操紙吟嗚

相與求句字之工至廢寢食遺生業時俗共非笑之不顧以為是天下之至樂矣嘉靖甲申春蘿石來遊會稽聞陽明子方與其徒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來訪入門長揖上坐陽明子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為董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蘿石辭彌謙禮彌下不覺其席之彌側也退謂陽明子之徒何生秦曰吾見世之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爭奪於富貴利欲之場而嘗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弊精勞力者其與世之營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既老而有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何壯哉入以請於陽明子陽明子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雖然齒長於

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見信奚必北面而後為禮乎蘿石聞之曰夫子殆以予誠之未積歟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許我乎秦入以請陽明子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詁則已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見有或從師問學者則鬨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翁以能詩訓後進從之遊者遍於江湖蓋岩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豈獨今之時而未見若人將古之記傳所載亦未多數也夫君子之學求以變化其氣質焉爾氣質之難變者以客氣之為患而不能以屈下於人遂至自是自欺飾非長敖卒歸於兇頑鄙倍故凡世之為子而不能孝為弟而不能敬為臣而不能忠者其始皆起於不能屈下而客氣之為患耳苟惟理是從而不難於屈下則客氣消而天理行非天下之大勇不足以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

師也而吾豈足以師蘿石乎蘿石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陽明子固辭不獲則討之以師友之間與之探禹穴登爐峯陟秦望尋蘭亭之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蘿石日有所聞益充然有得欣然樂而忘歸也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之爲社者或笑而非或爲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矣何乃自苦若是耶蘿石笑曰吾方幸逃於苦海方知憫若之自苦也顧以吾爲苦耶吾方揚鬐於渤澥而振羽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從吾之所好遂自號曰從吾道人陽明子聞之嘆曰卓哉蘿石血氣既衰戒之在得矣孰能挺特奮發而復若少年英銳者之爲乎真可謂之能從吾所好矣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爲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也不慈不孝焉

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所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身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家國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爲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也何有哉嗚呼世之營營於物欲者聞蘿石之風亦可以知所適從也乎

親民堂記 乙酉

南子元善之治越也過陽明子而問政焉陽明子曰政在親民曰親民何以乎曰在明明德曰明明德何以乎曰在親民曰明德親民一乎曰一也明德者天命之性靈昭不昧而萬理之所從出也人

之於其父也而莫不知孝焉於其兄也而莫不知
弟焉於凡事物之感莫不有自然之明焉是其靈
昭之在人心亘萬古而無不同無或昧者也是故
謂之明德其或蔽焉物欲也明之者去其物欲之
蔽以全其本體之明焉耳非能有以增益之也曰
何以在親民乎曰德不可以徒明也人之欲明其
孝之德也則必親於其父而後孝之德明矣欲明
其弟之德也則必親於其兄而後弟之德明矣君
臣也夫婦也朋友也皆然也故明明德必在於親

民而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故曰一也曰親民
以明其明德脩身焉可矣而何家國天下之有乎
曰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
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
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
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
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
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
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曰然則烏在其為止至善

者乎昔之人固有欲明其明德矣然或失之虛罔
空寂而無有乎家國天下之施者是不知明明德
之在於親民而二氏之流是矣固有欲親其民者
矣然或失之知謀權術而無有乎仁愛惻怛之誠
者是不知親民之所以明其明德而五伯功利之
徒是矣是皆不知止於至善之過也是故至善也
者明德親民之極則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靈
昭不昧者皆其至善之發見是皆明德之本體而
所謂良知者也至善之發見是而是焉非而非焉

固吾心天然自有之則而不容有所擬議加損於
其間也有所擬議加損於其間則是私意小智而
非至善之謂矣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用其
私智以求之於外是以昧其是非之則至於橫騖
決裂人欲肆而天理亡明德親民之學大亂於天
下故止至善之於明德親民也猶之規矩之於方
圓也尺度之於長短也權衡之於輕重也方圓而
不止於規矩爽其度矣長短而不止於尺度乖其
劑矣輕重而不止於權衡失其準矣明德親民而

不止於至善亡其則矣夫是之謂大人之學大人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夫然後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元善喟然而嘆曰甚哉大人之學若是其易簡也吾乃今知天地萬物之一體矣吾乃今知天下之為一家中國之為一人矣一夫不被其澤吾已推而內諸溝中伊尹其先得我心之同然乎於是名其蒞政之堂曰親民而曰吾以親民為職者也吾務親吾之民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爰書其言于壁而為之記

萬松書院記　乙酉

萬松書院在浙省南門外當湖山之間弘治初參政周君近仁因廢寺之址而改為之廟貌規制畧如學宮延孔氏之裔以奉祀事近年以來有司相繼緝理地益以勝然亦止為遊觀之所而講誦之道未備也嘉靖乙酉侍御潘君景哲奉　命來巡憲度丕肅文風聿新既簡鄉闈收一省之賢而上之南宮矣又以遺才之不能盡取為憾思有以大成之乃增脩書院益廣樓居齋舍為三十六楹具其器用置贍田若干頃揭白鹿之規掄彥選俊肄習其間以倡列郡之士而以屬之提學僉事萬君汝信汝信曰是固潮之責也潘臬諸君咸贊厥成使知事巖綱董其役知府陳力推官陳篪輩相協經理閱月踰旬工訖事舉乃來請言以紀其事惟我　皇明自國都至於郡邑咸建廟學群士之秀專官列職而教育之其於學校之制可謂詳且備矣而名區勝地往往復有書院之設何哉所以匡翼夫學校之不逮也夫三代之學皆所以明人倫

今之學宮皆以明倫名堂則其所以立學者固未嘗非三代意也然自科舉之業盛士皆馳騖於記誦辭章而功利得喪分惑其心於是師之所教弟子之所學者遂不復知有明倫之意矣懷世道之憂者思挽而復之卒亦未知所措其力譬之兵事當玩弛偷惰之餘則必選將閱伍更其號令旌旗懸非格之賞以倡敢勇然後士氣可得而振也今書院之設固亦此類也歟士之來集於此者其必相與思之曰既進我於學校矣而復優我於是何

為乎寧獨以精吾之舉業而已乎便吾之進取而已乎則學校之中未嘗不可以精吾之業而進取之心自吾所汲汲非有待於人之從而趨之也是必有進於是者矣是固期我以古聖賢之學也古聖賢之學明倫而已堯舜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斯明倫之學矣道心也者率性之謂也人心則偽矣不雜於人偽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用也以言其情則為喜怒哀樂以言其事則為中節之和為三千三百經曲之禮

以言其倫則為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三才之道盡此矣舜使契為司徒以教天下者教之以此也是固天下古今聖愚之所同具其或未焉者物欲蔽之非其中之所有不備而假求之於外者也是固所謂不慮而知其良知也不學而能其良能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也孔子之聖則曰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是明倫之學孩提之童亦無不能而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能盡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

下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倫之外無學矣外此而學者謂之異端非此而論者謂之邪說假此而行者謂之伯術飾此而言者謂之文辭背此而馳者謂之功利之徒亂世之政雖今之舉業必自此而精之而謂不愧於敷奏明試雖今之仕進必由此而施之而後無忝於行義達道斯固國家建學之初意諸君緝書院以興多士之盛心也故為多士誦之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乙酉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

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焉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性情之發焉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焉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焉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辯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於誠偽邪正之辯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

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

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於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嗚呼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辯飾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

者是弃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郡守渭南南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重脩山陰縣學記 乙酉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於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於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為秋官郎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兆之請記其學而嘗有說矣其大意以為 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於舉業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學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飭廩條教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脩學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脩諸其身焉此為師為弟子者之脩學也其時聞者皆惕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為學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為吾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學心學也學以求盡其心而已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雜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誠之源也人心則雜於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黨焉則人心矣飢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極滋味之美焉恣口腹之饕焉則人心

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精者慮道心之不一而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於父子也無不親發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不序無不信是謂中節之和天下之達道也放四海而皆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舜使契為司徒而教以

人倫敎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敎者惟以是為教而學者惟以是為學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章之徒紛沓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紕繆而略知反本求源者則又鬨然指為禪學而羣訾之嗚呼心學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相去毫釐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吾之父子

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序信乎吾心未盡也故於是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敎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成己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

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於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屑屑於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於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於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家國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己無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於自私自利而未免於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

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沿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騖日遠莫知其所抵極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為禪而反仇讎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為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為蔽而未可遽以為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旣知之矣而猶寘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

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為不少矣而亦容有蔽於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為一言之嗚呼吾豈特為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梁仲用默齋說 辛未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為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為己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菴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

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耀於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有四偽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辯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愚以不言餂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覘其長短也掩覆以為默謂之默之誣深為之情厚為之貌淵毒阱很自託於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偽又有八誠焉孔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故誠知恥而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夫誠敏於行而後欲默矣仁者言也訒非以為默而默存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而默之道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知所以自取之

示弟立志說 乙亥

予弟守文來學告之以立志守文因請次第其語使得時時觀省且請淺近其辭則易於通曉也因書以與之

夫學莫先於立志志之不立猶不種其根而徒事培擁灌溉勞苦無成矣世之所以因循苟且隨俗習非而卒歸於污下者凡以志之弗立也故程子曰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人苟誠有求為聖人之志則必思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安在非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之私歟聖人之

所以為聖人惟以其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我之欲為聖人亦惟在於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耳欲此心之純乎天理而無人欲則必去人欲而存天理務去人欲而存天理則必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求所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則必正諸先覺考諸古訓而凡所謂學問之功者然後可得而講而亦有所不容已矣夫所謂正諸先覺者既以其人為先覺而師之矣則當專心致志惟先覺之為聽言有不合不得棄置必從而

思之思之不得又從而辨之務求了釋不敢輒生疑惑故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苟無尊崇篤信之心則必有輕忽慢易之意言之而聽之不審猶不聽也聽之而思之不慎猶不思也是則雖曰師之猶不師也

夫所謂考諸古訓者聖賢垂訓莫非教人去人欲而存天理之方若五經四書是已吾惟欲去吾之人欲存吾之天理而不得其方是以求之於此則其展卷之際真如饑者之於食求飽而已病者之於藥求愈而已暗者之於燈求照而已跛者之於杖求行而已曾有徒事記誦講說以資口耳之弊哉

夫立志亦不易矣孔子聖人也猶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立者志立也雖至於不踰矩亦志之不踰矩也志豈可易而視哉夫志氣之帥也人之命也木之根也水之源也源不濬則流息根不植則木枯命不續則人死志不立則氣昏是以君子之學無時無處而不以立志為事正目而視

之無他見也傾耳而聽之無他聞也如猫捕鼠如鷄覆卵精神心思凝聚融結而不復知有其他然後此志常立神氣精明義理昭著一有私欲即便知覺自然容住不得矣故凡一毫私欲之萌只責此志不立即私欲便退聽一毫客氣之動只責此志不立即客氣便消除或怠心生責此志即不怠忽心生責此志即不忽懆心生責此志即不懆妬心生責此志即不妬忿心生責此志即不忿貪心生責此志即不貪傲心生責此志即不傲吝心生

責此志即不吝蓋無一息而非立志責志之時無一事而非立志責志之地故責志之功其於去人欲有如烈火之燎毛太陽一出而魍魎潛消也自古聖賢因時立教雖若不同其用功大指無或少異書謂惟精惟一易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謂格致誠正博文約禮曾子謂忠恕子思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謂集義養氣求其放心雖若人自為說有不可強同者而求其要領歸宿合若符契何者夫道一而已道同則心同心同則學同其

卒不同者皆邪說也後世大患尤在無志故今以立志為說中間字字句句莫非立志蓋終身問學之功只是立得志而已若以是說而合精一則字字句句皆精一之功以是說而合敬義則字字句句皆敬義之功其諸格致博約忠恕等說無不脗合但能實心體之然後信予言之非妄也

約齋說　甲戌

滁陽劉生韶既學於陽明子乃自悔其平日所嘗致力者泛濫而無功瑣雜而不得其要也思得夫簡易可久之道而固守之乃以約齋自號求所以為約之說於予予曰子欲其約乃所以為煩也其惟循理乎理一而已人欲則有萬其殊是故一則約萬則煩矣雖然理亦萬殊也何以求其一乎理雖萬殊而皆具於吾心心固一也吾惟求諸吾心而已求諸心而皆出乎天理之公焉斯其行之簡易所以為約也已彼其膠於人欲之私則利害相攻毀譽相制得失相形榮辱相纏是非相傾顧瞻牽滯紛紜舛戾吾見其煩且難也然而世之知約

者鮮矣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其知所以為約之道歟吾子勉之吾言則亦以煩

見齋說　乙亥

辰陽劉觀時學於潘子既有見矣復學於陽明子嘗自言曰吾名觀時觀必有所見而吾猶懵懵無睹也扁其居曰見齋以自勵問於陽明子曰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曰然則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曰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觀時曰弟子之惑滋甚矣夫子則明言之

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子未觀於天乎謂天為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指之而無定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體仁者見之謂之仁

知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為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子求其醉飽則盍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不覩也已斯真覩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矯亭說 乙亥

君子之行順乎理而已無所事乎矯然有氣質之偏焉偏於柔者矯之以剛然或失則傲偏於慈者矯之以毅然或失則刻偏於奢者矯之以儉然或失則陋凡矯而無節則過過則復為偏故君子之論學也不曰矯而曰克克以勝其私私勝而理復

無過不及矣矯猶未免於意必也意必亦私也故克己則矯不必言矯者未必能盡於克己之道也雖然矯而當其可亦克己之道矣行其克己之實而矯以名焉何傷乎古之君子也其取名也廉後之君子實未至而名先之故不曰克而曰矯亦矯世之意也方君時舉以矯名亭請予為之說

謹齋說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事於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汩其性喪

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
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為哉謹守其心而
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辯也篤行也皆謹
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
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
或繆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
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
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
焉而弗知過焉而弗覺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

於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
氷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
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鴆毒之投於羹
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陵
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
德未有不由於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兢
業業而況於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
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
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為學之要矣景瑞嘗

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為有見又二
十年而忽若有得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
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於成而後出君之篤
志若此其進於道也孰禦乎君遣其子思元從予
學亦將別予以歸因論君之所以名齋之義以告
思元而遂以為君贈

夜氣說　乙亥

天澤每過輒與之論夜氣之訓津津既有所興起
至是告歸請益復謂之曰夜氣之息由於旦晝所

養苟梏亡之反覆則亦不足以存矣今夫師友之
相聚於玆也切磋於道義而砥礪乎德業漸而入
焉反而媿焉雖有非僻之萌其所滋也亦已罕矣
迨其離群索居情可得肆而莫之警也欲可得縱
而莫之泥也物交引焉志交喪焉雖有理義之萌
其所滋也亦罕矣故曰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
其養無物不消夫人亦孰無理義之心乎然而不
得其養者多矣是以若是其寥寥也天澤勉之

脩道說　戊寅

率性之謂道誠者也脩道之謂教誠之者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中庸爲誠之者而作脩道之事也道也者性也不可須臾離也而過焉不及焉離也是故君子有脩道之功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脩道之功若是其無間誠之也夫然後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道脩而性復矣致中和則大本立而達道行知天地之化育矣非至誠盡性其孰能與於此哉是脩道之極功也而世之言脩道者離矣故特著其說

自得齋說 甲申

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夫率性之謂道道吾性也性吾生也而何事於外求世之學者業辭章習訓詁工技藝探賾而索隱弊精極力勤苦終身非無所謂深造之者然亦辭章而已耳訓詁而已耳技藝而已耳非所以深造於道也則亦外物而已耳寧有所謂自得逢原者哉古之君子戒愼不睹恐懼不聞致其良知而不敢須臾或離者斯所以深造乎是矣是以大本立而達道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於左右逢原乎何有黃勉之省曾氏以自得名齋蓋有志於道者請學於予而蘄爲之說予不能有出於孟氏之言也爲之書孟氏之言

嘉靖甲申六月朔

博約說 乙酉

南元眞之學於陽明子也聞致知之說而恍若有見矣既而疑於博約先後之訓復來請曰致良知以格物格物以致其良知也則既聞教矣敢問先

博我以文而後約我以禮也則先儒之說得無亦有所不同歟陽明子曰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於外則有五常

百行酬酢變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於言而成章措之於為而成行書之於册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目之繁至於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者禮之見於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存於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微而難見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源而顯微無間者也是故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語默動靜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

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焉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者約禮也文散於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心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於文則其禮為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於博文而博文乃所以約禮二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於夫子也蓋亦未知道之無方體形像也而以為有方體形像也未知道之無窮盡止極也而以為有窮盡止極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鑚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於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像而不可以方體形像求之也本無窮盡止極而不可以窮盡止極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矣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

亦寧有二學乎哉

惜陰說　丙戌

同志之在安成者間月為會五日謂之惜陰其志篤矣然五日之外孰非惜陰時乎離羣而索居志不能無少懈故五日之會所以相稽切焉耳嗚呼天道之運無一息之或停吾心良知之運亦無一息之或停良知即天道謂之亦則猶二之矣知良知之運無一息之或停者則知惜陰矣知惜陰者

則知致其良知矣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其所以學如不及至於發憤忘食也堯舜兢兢業業成湯日新又新文王純亦不已周公坐以待旦惜陰之功寧獨大禹爲然子思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或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利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然則小人亦可謂之惜陰乎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八

文錄五 雜著

書汪汝成格物卷 癸酉

予於汝成格物致知之說博文約禮之說博學篤行之說一貫忠恕之說蓋不獨一論再論五六論數十論不止矣汝成於吾言始而駭以拂既而疑焉又既而大疑焉又既而稍釋焉而稍喜焉而又疑焉最後與予遊於玉泉蓋論之連日夜而始快然以釋油然以喜冥然以契不知予言之非汝成也不知汝成之言非予言也於戲若汝成可謂不苟同於予亦非苟異於予者矣卷首汝成之請蓋其時尚有疑於予今既釋然予可以無言也已叙其所以而歸之

書石川卷 甲戌

先儒之學得有淺深則其爲言亦不能無同異學者惟當反之於心不必苟求其同亦不必故求其異要在於是而已今學者於先儒之說苟有未合不妨致思思之而終有不同固亦未爲甚害但不

當因此而遂加非毀則其爲罪大矣同志中往往似有此病故特及之程先生云賢且學他是處未須論他不是處此言最可以自警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不至於責人已甚而自治嚴矣

議論好勝亦是今時學者大病今學者於道如管中窺天少有所見即自足自是傲然居之不疑與人言論不待其辭之終而已先懷輕忽非笑之意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不知有道者從傍視之方爲之蹐息汗顏若無所容而彼

悍然不顧畧無省覺斯亦可哀也已近時同輩中往往亦有是病者相見時可出此以警勵之　某之於道雖亦畧有所見未敢盡以爲是也其於後儒之說雖亦時有異同未敢盡以爲非也朋友之來問者皆相愛者也何敢以不盡吾所見正期雖之於心務期真有所見其執是執非而身發明之庶有益於斯道也若徒入耳出口互相標立門戶以爲能學則非某之初心其所以見罪之者至矣近聞同志中亦有類此者切須戒勉乃爲無負孔子云默而識之學而不厭斯乃深望於同志者也

與傅生鳳　甲戌

祁生傅鳳志在養親而苦於貧徐曰仁之爲祁也憫其志嘗育而教之及曰仁去祁生乃來京師謁予遂從予而南聞予言若有省將從事於學然痛其親之貧且老其繼母弟又聾而愚無所資以爲養乃記誦訓詁學文辭冀以是干升斗之祿日夜不息遂以是得危疾幾不可救同門之士百計寬譬之不能已乃以質於予予曰嘻若生者亦誠可

憐者也生之志誠出於孝親然已陷於不孝而不之覺矣若生者亦誠可憐者也生聞之悚然來問曰家貧親老而不爲祿仕得爲孝乎予曰不得爲孝矣欲求祿仕而至於成疾以殞其軀得爲孝乎生曰不得爲孝矣殞其軀而欲讀書學文以求祿仕祿仕可得乎生曰不可得祿仕矣曰然則爾何以能免於不孝於是泫然泣下甚悔且曰鳳何如而可以免於不孝乎曰保爾精毋絕爾生正爾情毋辱爾親盡爾職毋以得失爲爾惕安爾命毋以

外物戕爾性斯可以免矣其父聞其疾危來視遂欲攜之同歸予憐鳳之志而不能成也哀鳳之貧而不能賑也憫鳳之去而不能留也臨別書此遺之

書王天宇卷　甲戌

徐曰仁數為予言天宇之為人予既知之矣今年春始與相見於姑蘇話通宵益信曰仁之言天宇誠忠信者也才敏而沉潛者也於是乎慨然有志於聖賢之學非豪傑之士能然哉出茲卷請予言予不敢虛則為誦古人之言曰聖誠而已矣君子之學以誠身格物致知者立誠之功也譬之植焉誠其根也格致其培壅而灌溉之者也後之言格致者或異於是矣不以植根而徒培壅焉灌溉焉弊精勞力而不知其終何所成矣是故聞日博而心日外識益廣而偽益增涉獵考究之愈詳而所以緣飾其奸者愈深以甚是其為弊亦既可覩矣顧猶泥其說而莫之察也獨何歟今之君子或旋予言之為禪矣或疑予言之求異矣然吾不敢苟避其說而內以誣於己外以誣於人也非吾天宇之高明其孰與信之

書王嘉秀請益卷　甲戌

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故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古之人所以能見人之善若己有之見人之不善則惻然若己推而納諸溝中者亦仁而已矣今見善而妒其勝己見不善而疾視輕蔑不復比數者無乃自陷於不仁之甚而弗之覺者邪夫可欲之謂善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故凡見惡於人者必其在己有未善也瑞鳳祥麟人爭快覩虎狼蛇蝎見者持梃刃而向之矣夫虎狼蛇蝎未必有害人之心而見之必惡為其有虎狼蛇蝎之形也今之見惡於人者雖其自取未必盡惡無亦在外者猶有惡之形歟此不可以不自省也　君子之學為己之學也為己故必克己克己則無己無己者無我也世之學者執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為為己漭焉入於隳墮斷滅之中而自任以為無我者吾見亦多矣嗚呼自以為

有志聖人之學乃墮於末世佛老邪僻之見而弗覺亦可哀也夫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之一言最學者所喫緊其在吾子則猶對病之良藥宜將時時勤服之也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夫能見不賢而內自省則躬自厚而薄責於人矣此遠怨之道也

書孟源卷 乙亥

聖賢之學坦如大路但知所從入苟循循而進各隨分量皆有所至後學厭常喜異往往時入斷蹊

曲徑用力愈勞去道愈遠向在滁陽論學亦懲末俗卑汚未免專就高明一路開導引接蓋矯枉救偏以拯時弊不得不然若終迷陋習者已無所責其間亦多興起感發之士一時趨向皆有可喜近來又復漸流空虛為脫落新奇之論使人聞之甚為足憂雖其人品高下若與終迷陋習者亦微有間然究其歸極相去能幾何哉孟源伯生復來金陵請益察其意向不為無進而說談之弊亦或未免故因其歸而告之以此遂使歸告同志務相勉於乎實簡易之道庶無負相期云耳

書楊思元卷 乙亥

楊生思元自廣來學既而告歸曰夫子之教思元既畧聞之懼不克任請所以砭其疾者而書諸紳予曰子強明者也警敏者也強明者病於矜高是故亢而不能下警敏者病於淺陋是故浮而不能實砭子之疾其謙默乎謙則虛虛則無不容是故受而不濫德斯聚矣默則慎慎則無不審是故積而愈堅誠斯立矣彼少得而自盈者不知謙者也

少見而自衒者不知默者也自盈者吾必惡之自衒者吾必耻之而人有不我惡者乎有不吾耻者乎故君子之觀人而必自省也其謙默乎

書玄默卷 乙亥

玄默志於道矣而猶有詩文之好何耶奕小技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況君子之求道而可分情於他好乎孔子曰詞達而已矣蓋世之為詞章者莫不以是藉其口亦獨不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乎德猶根也言猶枝葉也根之不植而

徒以枝葉為者吾未見其能生也予別玄默久友朋得玄默所為詩者見其辭藻日益以進其在玄默固所為根盛而枝葉茂者耶玄默過留都示予以斷卷書此而遺之玄默尚有以告我矣

書顧維賢卷 辛巳

維賢以予將遠去持此卷求書警戒之辭只此警戒二字便是予所最丁寧者今時朋友大患不能立志是以因循懈弛散漫度日若立志則警戒之意當自有不容已故警戒者立志之輔能警戒則學問思辯之功切磋琢磨之益將日新又新沛然莫之能禦矣程先生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好責志又云凡為詩文亦喪志又言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盡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學問之道四書中備矣後儒之論未免互有得失其得者不能出於四書之外失者遂有毫釐千里之謬故莫如專求之四書四書之言簡實苟以忠信進德之心求之亦自明白易見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覺其臭則與之俱化孔子大聖尚賴三益之資致三損之戒吾儕從事於學顧隨俗同汙不思輔仁之友欲求致道恐無是理矣非笑詆毀聖賢所不免伊川有涪州之行孔子尚微服過宋今日風俗益偷人心日以淪溺苟欲自立違俗拂衆指摘非笑紛然而起勢所必至亦多由所養未深高自標榜所致學者便不當自立門戶以招謗速毀亦不當故避非毀同流合汙維賢溫雅朋友中最為難得以非微失之弱恐詆笑之來不能無動纔為所動即依阿隱忍久將淪胥以溺每到此便須反身痛自切責為己之志未能堅定亦便志氣激昂奮發但知明己之善立己之誠以求快足乎己豈暇顧人非笑指摘故學者只須責自家為己之志未能堅定志苟堅定則非笑詆毀不足動搖反皆為砥礪切磋之地矣今時人多言人之非毀亦當顧恤此皆隨俗習非之久相沿其說莫知以為非不知裡許盡是私意為害不小不可以不察也

壁帖 壬午

守仁鄙劣無所知識且在憂病奄奄中故凡四方同志之辱臨者皆不敢相見或不得已而相見亦不敢有所論說各請歸而求諸孔孟之訓可矣夫孔孟之訓昭如日月凡支離決裂似是而非者皆異說也有志於聖人之學者外孔孟之訓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於螢爝之微也不亦繆乎有負遠來之情聊此以謝荒迷不次

書王一為卷 癸未

王生一為自惠負笈來學居數月皆隨衆參謁默然未嘗有所請視其色津津若有所喜然一日衆皆退乃獨復入堂下而請曰致知之訓千聖不傳之秘也一為既領之矣敢請益予曰千丈之木起於膚寸之萌芽子謂膚寸之外無所益歟則何以至於千丈子謂膚寸之外有所益歟則膚寸之外子將何以益之一為躍然起拜曰聞教矣又三月思其母老於家告歸省視因書以與之

書朱守諧卷 甲申

守諧問為學予曰立志而已問立志予曰為學而已守諧未達予曰人之學為聖人也非有必為聖人之志雖欲為學誰為學有其志矣而不日用其力以為之雖欲立志亦烏在其為志乎故立志者為學之心也為學者立志之事也譬之奕焉奕者其事也專心致志者其心一也以為鴻鵠將至者其心二也惟奕秋之為聽其事專也思援弓繳而射之其事分也守諧曰人之言曰知之未至行之不力予未有知也何以能行乎予曰是非之心知也人皆有之子無患其無知惟患不肯知耳無患其知之未至惟患不致其知耳故曰知之非艱行之惟艱今執途之人而告之以凡為仁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善也告之以凡為不仁不義之事彼皆能知其為不善也途之人皆能知之而子有弗知乎如知其為善也致其知為善之知而必為之則知至矣如知其為不善也致其知為不善之知而必不為之則知至矣知猶水也人心之無不知猶水之無不就下也決而行之無有不就下者決而行之者致知之謂也此吾所謂知行合一者也

吾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書諸陽卷　甲申

妻姪諸陽伯復請學既告之以格物致知之說矣他日復請曰致知者致吾心之良知也是既聞教矣然天下事物之理無窮果惟致吾之良知而可盡乎抑尚有所求於其外也乎復告之曰心之體性也性即理也天下寧有心外之性寧有性外之理乎寧有理外之心乎外心以求理此告子義外之說也理也者心之條理也是理也發之於親則

為孝發之於君則為忠發之於朋友則為信千變萬化至不可窮竭而莫非發於吾之一心故謂端莊靜一為養心而以學問思辯為窮理者析心與理而為二矣若吾之說則端莊靜一亦所以窮理而學問思辯亦所以養心非謂養心之時無有所謂理而窮理之時無有所謂心也此古人之學所以知行並進而收合一之功後世之學所以分知行為先後而不免於支離之病者也曰然則朱子所謂如何而為溫凊之節如何而為奉養之宜者非致知之功乎曰是所謂知矣而未可以為致知也知其如何而為溫凊之節則必實致其溫凊之功而後吾之知始至知其如何而為奉養之宜則必實致其奉養之力而後吾之知始至如是乃可以為致知耳若但空然知之為如何溫凊奉養而遂謂之致知則孰非致知者耶易曰知至至之知至者知也至之者致知也此孔門不易之教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書張思欽卷　乙酉

三原張思欽元相將葬其親卜有日矣南走數千里而來請銘於予予之不為文也久矣辭之固而請弗已則與之坐而問曰子之乞銘於我也將以圖不朽於其親也則亦寧非孝子之心乎雖然子以為孝子之圖不朽於其親也盡於是而已乎將猶有進於是者也夫圖之於人也則曷若圖之於子乎傳之於其人之口也則曷若傳之於其子之身乎故子為賢人也則其父為賢人之父矣子為聖人也則其父為聖人之父矣其與托之於人之

言也孰愈夫叔梁紇之名至今為不朽矣則亦以仲尼之為子耶抑亦以他人為之銘耶思欽蹙然而起稽顙而後拜曰元相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失所以圖不朽於其親者矣明日入而問聖人之學則語以格致之說焉求格致之要則語之以良知之說焉思欽躍然而起拜而復稽曰元相苟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尚未知有其心又何以圖不朽於其親乎請歸葬吾親而來卒業於夫子之門則庶幾其不朽之圖矣

書中天閣勉諸生　乙酉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承諸君之不鄙每予來歸咸集於此以問學為事甚盛意也然不能旬日之留而旬日之間又不過三四會一別之後輒復離群索居不相見者動經年歲然則豈惟十日之寒而已乎若是而求萌櫱之暢茂條達不可得矣故予切望諸君勿以予之去留為聚散或五六日八九日雖有俗事相妨亦須破冗一會於此務在誘掖獎勸砥礪切磋使道德仁義之習日親日近則世利紛華之染亦日遠日疎所謂相觀而善百工居肆以成其事者也相會之時尤須虛心遜志相親相敬大抵朋友之交以相下為益或議論未合要在從容涵育相感以誠不得動氣求勝長傲遂非務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其或矜己之長攻人之短粗心浮氣矯以沽名訐以為直挾勝心而行憤嫉以圮族敗群為志則雖日講時習於此亦無益矣諸君念之念之

書朱守乾卷　乙酉

黃州朱生守乾請學而歸為書致良知三字夫良知者即所謂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學而有不待慮而得者也人孰無是良知乎獨有不能致之耳自聖人以至於愚人自一人之心以達於四海之遠自千古之前以至於萬代之後無有不同是良知也者是所謂天下之大本也致是良知而行則所謂天下之達道也天地以位萬物以育將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所入而弗自得也矣

書正憲扇　乙酉

今人病痛大段只是傲千罪百惡皆從傲上來傲則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為子而傲必不能孝為弟而傲必不能弟為臣而傲必不能忠象之不仁丹朱之不肖皆只是一傲字便結果了一生做箇極惡大罪的人更無解救得處汝曹為學先要除此病根方纔有地步可進傲之反為謙謙字便是對症之藥非但是外貌卑遜須是中心恭敬撙節退讓常見自己不是真能虛己受人故為子而

謙斯能孝為弟而謙斯能弟為臣而謙斯能忠堯舜之聖只是謙到至誠處便是允恭克讓溫恭允塞也汝曹勉之敬之其毋若伯魯之簡哉

書魏師孟卷　乙酉

心之良知是謂聖聖人之學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聖人也勉然而致之者賢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雖其蔽昧之極良知又未嘗不存也苟能致之即與聖人無異矣此良知所以為聖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為堯舜者以此也是故致良知之外無學矣自孔孟既沒此學失傳幾千百年賴天之靈偶復有見誠千古之一快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每以啓夫同志無不躍然以喜者此亦可以驗夫良知之同然矣間有聽之而疑者則是支離之習沒溺既久先横不信之心而然使能姑置其舊見而平氣以繹吾說蓋亦未有不憮然而悔悟者也南昌魏氏兄弟舊學於予既皆有得於良知之說矣其季良貴師孟因其諸兄而來請其資稟甚穎

而意向甚篤然以偕計北上不得久從於此吾雖略以言之而未能悉也故特書此以遺之

書朱子禮卷　甲申

子禮為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嘆曰吾乃今

知學之可以為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學子禮退而脩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已之忿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已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因以舍已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已之易也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已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以明已之性也朞年而化行嘆曰吾乃今知政之可以為學也已他日又見而問政與學之要陽明子曰明德親民一也古之人明明德以親其民親民所以明其明德也

是故明明德體也親民用也而止至善其要矣子禮退而求至善之說烱然見其良知焉曰吾乃今知學所以為政而政所以為學皆不外乎良知焉信乎止至善其要也矣

書林司訓卷 丙戌

林司訓年七十九矣走數千里謁予於越予憫其既老且貧媿無以為濟也嗟乎昔王道之大行也分田制祿四民皆有定制壯者脩其孝弟忠信老者衣帛食肉不負戴於道路死徙無出鄉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烏有耄耋之年而猶走衣食於道路者乎周衰而王迹熄民始有無恒產者然其時聖學尚明士雖貧困猶有固窮之節里閭族黨猶知有相恤之義逮其後世功利之說日浸以盛不復知有明德親民之實士皆巧文博詞以飾詐相規以偽相軋以利外冠裳而內禽獸而猶或自以為從事於聖賢之學如是而欲挽而復之三代嗚呼其難哉吾為此懼揭知行合一之說訂致知格物之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說以求明先聖之學

庶幾君子聞大道之要小人蒙至治之澤而曉曉者皆視以為狂惑喪心詆笑詬怒予亦不自知其力之不足日擠於顛危莫之救以死而不顧也不亦悲夫予過彭澤時嘗憫林之窮使邑令延為社學師至是又失其業於歸也不能有所資給聊書此以遺之

書黄夢星卷 丁亥

潮有處士黄翁保號坦夫者其子夢星來越從予學越去潮數千里夢星居數月輒一告歸省其父

去二三月輒復来如是者屢屢夢星質性温然善人也而甚孝然稟氣差弱若不任於勞者竊怪其乃不憚道途之阻遠而勤苦無已也因謂之曰生既聞吾說可以家居養親而徒事奔奚必往来跋涉若是乎夢星跪而言曰吾父生長海濱知慕聖賢之道而無所從求入既乃獲見吾鄉之薛揚諸子者得夫子之學與聞其說而樂之乃以責夢星曰吾衰矣吾不希汝業舉以干祿汝但能若數子者一聞夫子之道焉吾雖啜粥飲水死填溝壑無

不足也矣夢星是以不遠數千里而来從每歸省求為三月之留以奉菽水不許則求為踰月之留亦不許居未旬日即已具資糧戒童僕促之啓行夢星涕泣以請則責之曰唉兒女子欲以是為孝我乎不能黄鵠千里而思為翼下之雛徒使吾心益自苦故亟遊夫子之門者固夢星之本心然不能久留於親側而倏往倏来吾父之命不敢違也予曰賢哉處士之為父孝哉夢星之為子也勉之哉卒成乃父之志斯可矣今年四月上旬其家忽使人来訃云處士沒矣嗚呼惜哉嗚呼惜哉聖賢之學其久見棄於世也不啻如土苴苟有言論及之則衆共非笑詆斥以為怪物惟世之號稱賢士大夫者乃始或有以之而相講究然至考其立身行已之實與其平日家庭之間所以訓督期望其子孫者則又未嘗不汲汲焉惟功利之為務而所謂聖賢之學者則徒以資其談論粉飾文具於其外如是者常十而八九矣求其誠心一志實以聖賢之學督教其子如處士者可多得乎而今亡矣

豈不惜哉豈不惜哉阻遠無由往哭遥寄一奠以致吾傷悼之懷而叙其遣子来學之故若此以風勵夫世之為父兄者亦因以益勵夢星使之務底於有成以無忘乃父之志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八終

別錄一 奏疏

奏疏一

陳言邊務疏 弘治十二年時進士

邇者竊見　皇上以彗星之變警戒脩省又以虜寇猖獗命將出師　宵旰憂勤不遑寧處此誠聖主遇災能警臨事而懼之盛心也當茲多故主憂臣辱孰敢愛其死況有一二之見而忍不以上聞耶臣愚以為今之大患在於為大臣者外託慎重老成之名而內為固祿希寵之計為左右者內挾交蟠蔽壅之資而外肆招權納賄之惡習以成俗互相為奸憂世者謂之迂狂進言者目以浮躁沮抑正大剛直之氣而養成怯懦因循之風故其衰耗頹塌將至於不可支持而不自覺今幸上天仁愛適有邊陲之患是憂虞警省易轅改轍之機也此在　陛下必宜自有所以痛革弊源懲艾而振作之者矣新進小臣何敢僭聞其事以干出位之誅至於軍情之利害事機之得失苟有所見是

固芻蕘之所可進卒伍之所得言者也臣亦何為而不可之有雖其所陳未必盡合時論然私心竊以為必宜如此則又不可以苟避乖剌而遂已於言也謹陳便宜八事以備採擇一曰蓄材以備急二曰舍短以用長三曰簡師以省費四曰屯田以足食五曰行法以振威六曰敷恩以激怒七曰捐小以全大八曰嚴守以乘弊何謂蓄材以備急臣惟將者三軍之所恃以動得其人則克以勝非其人則敗以亡其可以不豫蓄哉今者邊方小寇曾未足以辱偏裨而　朝廷會議推舉固已倉皇失措不得已而思其次一二人之外曾無可以繼之者矣如是而求其克敵致勝其將何恃而能乎夫以南宋之偏安猶且宗澤岳飛韓世忠劉錡之徒以為之將李綱之徒以為之相尚不能止金人之衝突今以一統之大求其任事如數子者曾未見有一人萬如虜寇長驅而入不知　陛下之臣孰可使以禦之若之何其猶不寒心而早圖之也臣愚以為今之武舉僅可以得騎射搏擊之士而不

足以收韜畧統馭之才今公侯之家雖有教讀之設不過虛應故事而實無所裨益誠使公侯之子皆聚之一所擇文武兼濟之才如今之提學之職者一人以教育之習之以書史騎射授之以韜畧謀猷又於武學生之内歲升其超異者於此使之相與磨礲砥礪日稽月考別其才否比年而校試三年而選舉至於兵部自尚書以下其兩侍郎使之每歲更迭巡邊於科道部屬之内擇其通變特達者二三人以從因使之得以周知道里之遠近

邊關之要害虜情之虛實事勢之緩急無不深諳熟察於平日則一旦有急所以遣度而往蒞之者不慮無其人矣孟軻有云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臣願自今畜之也何謂舍短以用長臣惟人之才能自非聖賢有所長必有所短有所明必有所蔽而人之常情亦必有所懲於前而後有所警於後吳起殺妻忍人也而稱名將陳平受金貪夫也而稱謀臣管仲被囚而建覇孟明三北而成功顧上之所以駕馭而鼓動之者何如耳故曰用人之仁去

其貪用人之智去其詐用人之勇去其怒夫求才於倉卒艱難之際而必欲拘於規矩繩墨之中吾知其必不克矣臣嘗聞諸道路之言曩者邊關將士以驍勇強悍稱者多以過失罪名擯棄於閑散之地夫有過失罪名其在平居無事誠不可使處於人上至於今日之多事則彼之驍勇強悍亦誠有足用也且被擯棄之久必且悔艾前非以思奮勵今誠委以數千之衆使得立功自贖彼又素熟於邊事加之以積憤之餘其與不習地利志圖保

守者功宜相遠矣古人有言使功不如使過是所謂使過也何謂簡師以省費臣聞之兵法曰日費千金然後十萬之師舉夫古之善用兵者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猶且日費千金今以中國而禦夷虜非漕輓則無粟非征輸則無財是故固不可以言因糧於敵矣然則今日之師可以輕出乎臣以公差在外甫歸旬日遽聞出師竊以爲不必然者何則北地多寒今炎暑漸熾虜性不耐我得其時一也虜恃弓矢今大雨時行觔膠解弛二也虜逐水

草以為居射生畜以為食今已鋒也兩月邊草殆盡野無所獵三也以臣料之官軍甫至虜迹遁矣夫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師旅既行言已無及惟有簡師一事猶可以省虛費而得實用夫兵貴精不貴多今速 詔諸將察於萬人之內取精徤足用者三分之一而餘皆歸之京師萬人之聲既揚矣今密歸京師邊閫固不知也是萬人之威猶在也而其實又可以省無窮之費豈不為兩便哉況今官軍之出戰則退後功則爭先亦非邊將之所喜彼之請兵徒以事之不濟則責有所分焉耳今誠於邊塞之卒以其所以養京軍者而養之以其所以賞京軍者而賞之旬日之間數萬之衆可立募於帳下奚必自京而出哉何謂屯田以給食臣惟兵以食為主無食是無兵也邊閫轉輸水陸千里踣頓捐棄十而致一故兵法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近師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此之謂也今之軍官既不堪戰陣又使無事坐食以盡邊困是與敵為謀也三邊之戍方以戰守

不暇耕農誠使京軍分屯其地給種授器待其秋成使之各食其力寇至則授甲歸屯遂為聲勢以相掎角寇去仍復其業因以其暇繕完虜所拆毀邊墻亭堡以遏衝突如此雖未能盡給塞下之食亦可以少息輸餽矣此誠持久俟時之道王師出於萬全之長策也何謂行法以振威臣聞李光弼之代子儀也張用濟斬於轅門狄青之至廣南也陳曙戮於戲下是以皆能振疲散之卒而摧方強之虜今邊臣之失機者往往以計倖脫朝喪師於東陲暮調守於西鄙罰無所加兵因縱弛如此則是陛下不惟不寘之罪而復為曲全之地也彼亦何憚而致其死力哉夫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也今總兵官之頭目動以一二百計彼其誠以武勇而收錄之也則亦何不可之有然而此輩非勢家之子弟即豪門之僮緣皆以權力而強委之也彼且需求刻剝騷擾道路伏勢以奪功無勞而冒賞懈戰士之心興邊戎之怨為總兵者且復資其權力以相後先其委之也敢以不受乎其受之也其肯

以不庇乎苟貸於法又敢斬之以殉乎是將軍之
威固已因此華而索然矣其又何以臨師服衆我
臣願 陛下手勒提督等官發令之日即以先所
喪師者斬於轅門以正軍法而所謂頭目之屬悉
皆禁令發回毋使潰擾僥冒以撓將權則士卒奮
勵軍威振肅克敵制勝皆原於此不然雖有百萬
之衆徒以虛國勞民而亦無所用之也何謂敷恩
以激怒臣聞殺敵者怒也今師方失利士氣消沮
三邊之戍其死亡者非其父母子弟則其宗族親
戚也今誠撫其瘡痍問其疾苦恤其孤寡振其空

乏其死者皆無怨尤則生者自宜感動然後簡其
強壯宣以 國恩諭以虜讐明以天倫激以大義
懸賞以鼓其勇暴惡以深其怒痛心疾首日夜淬
礪務與之俱殺父兄之讐以報 朝廷之德則我
之兵勢日張士氣日奮而區區醜虜有不足破者
矣何謂捐小以全大臣聞之兵法曰將欲取之必
固與之又曰佯北勿從餌兵勿食皆捐小全大之
謂也今虜勢方張我若按兵不動彼必出銳以挑

戰挑戰不已則必設詐以致師或捐棄牛馬而偽
逃或掩匿精悍以示弱或詐潰而埋伏或潛軍而
請和是皆誘我以利也信而從之則墮其計矣然
今邊關守帥人各有心虜情虛實事難卒辦當其
挑誘之時畜而不應未免必有剽掠之虞一以為
當救一以為可邀從之則必陷於危亡之地不從
則又懼於坐視之誅此王師之所以奔逐疲勞損
失威重而醜虜之所以得志也今若恣其操縱許
以便宜其縱之也不以其坐視其捐之也不以為
失機養威為慎惟欲責以大成而小小挫失皆置

不問則我師常逸而兵威無損此誠勝敗存亡之
機也何謂嚴守以乘弊臣聞古之善戰者先為不
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蓋中國工於自守而胡虜長
於野戰今邊卒新破虜勢方劇若復與之交戰是
投其所長而以勝予敵也為今之計惟宜嬰城固
守遠斥候以防奸勤間諜以謀虜熟訓練以用長
嚴號令以肅惰而又頻加犒享使皆畜力養銳譬
之積水俟其盈滿充溢而後乘怒急決之則其勢

并力驟至於崩山潰石而未已昔李牧備邊日以
牛酒享士士皆樂為一戰而牧屢抑止之至其不
可禁遏而始奮威并出若不得已而後從之是以
一戰而破強胡今我食既足我威既盛我怒既深
我師既逸我守既堅我氣既鋭則是周悉萬全而
所謂不可勝者既在於我矣由是我足則虜日以
匱我盛則虜日以衰我怒則虜日以曲我逸則虜
日以勞我堅則虜日以虚我鋭則虜日以鈍索情
較計必將疲罷奔逃然後用奇設伏悉師振旅出

其所不趨趨其所不意迎邀夾攻首尾横擊是乃
以足當匱以盛敵衰以怒加曲以逸擊勞以堅破
虚以鋭攻鈍所謂勝於萬全立於不敗之地而不
失敵之敗者也右臣所陳非有奇特出人之見固
皆兵家之常談今之為將者之所共見也但今邊
關將帥雖或知之而不能行類皆視為常談漫不
加省勢有所軼則委於無可柰何事憚煩難則為
因循苟且是以玩習弛廢一至於此　陛下不忽
其微乞　勅兵部將臣所奏熟議可否轉行提督

等官即為斟酌施行毋使視為虚文務欲責以實
効庶於軍機必有少補臣不勝為　國惓惓之至

乞養病疏　十五年八月時官刑部主事

臣原籍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由弘治十二年二
甲進士弘治十三年六月除授前職弘治十四年
八月奉　命前往直隸淮安等府會同各該巡按
御史審决重囚已行遵奉　奏報外切緣臣自去
歲三月忽患虚弱咳嗽之疾劑灸交攻入秋稍愈
遽欲謝去藥石醫師不可以為病根既植當復萌

芽勉強服飲頗亦臻效及奉　命南行漸益平復
遂以為無復他虞竟廢醫言捐棄藥餌衝冒風寒
恬無顧忌内耗外侵舊患仍作及事竣北上行至
揚州轉增煩熱遷延三月尪羸日甚心雖戀　闕
勢不能前追誦醫言則既晚矣先民有云忠言逆
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臣之致此則是不信
醫者逆耳之言而畏難苦口之藥之過也今雖悔
之其可能乎臣自惟田野豎儒粗通章句遭遇
聖明竊祿部署未效答於消埃懼遂填於溝壑

蟻之私期待暫離職任投養幽閒苟全餘生庶申
初志伏望 聖恩垂憫乞 勅吏部容臣暫歸原
籍就醫調治病痊之日仍赴前項衙門辦事以圖
補報臣不勝迫切願望之至

乞 宥言官去權姦以章 聖德疏 正德元年 時官兵部主事

臣聞君仁則臣直大舜之所以聖以能隱惡而揚
善也臣適者竊見 陛下以南京戶科給事中戴
銑等上言時事持 勅錦衣衛差官校拿解赴京

臣不知所言之當理與否意其間必有觸冒忌諱
上干雷霆之怒者但以銑等職居諫司以言為責
其言而善自宜嘉納施行如其未善亦宜包容隱
覆以開忠讜之路乃今赫然下令遠事拘囚在
陛下之心不過少示懲創使其後日不敢輕率妄
有論列非果有意怒絕之也下民無知妄生疑懼
臣切惜之今在廷之臣莫不以此舉為非宜然而
莫敢為 陛下言者豈其無憂國愛君之心哉懼
陛下復以罪銑等者罪之則非惟無補於國事而
徒足以增 陛下之過舉耳然則自是而後雖有
上關 宗社危疑不制之事 陛下孰從而聞之
陛下聰明超絕苟念及此寧不寒心況今天時凍
冱萬一差去官校督束過嚴銑等在道或致失所
遂填溝壑使 陛下有殺諫臣之名興群臣紛紛
之議其時 陛下必將追咎左右莫有言者則既
晚矣伏願 陛下追收前旨使銑等仍舊供職擴
太公無我之仁明改過不吝之勇 聖德昭布遠
邇人民胥悅豈不休哉臣又惟君者元首也臣者

耳目手足也 陛下思耳目之不可使壅塞手足
之不可使痿痺必將惻然而有所不忍臣承乏下
僚僭言實罪伏覩 陛下明旨有政事得失許諸
人直言無隱之條故敢昧死為 陛下一言伏惟
俯垂宥察不勝干冒戰慄之至

自劾乞休疏 十年時官鴻臚寺卿

臣由弘治十二年進士歷任今職蓋叨位竊祿十
有六年中間鰥曠之罪多矣邇者 朝廷舉考察
之典揀汰群僚臣反顧內省黜檢其平日正合擯

廢之列雖以階資稍崇偶幸漏網然其不職之罪臣自知之不敢重以欺　陛下况其氣體素弱近年以来疾病交攻非獨才之不堪亦且力有不任夫幸人之不知而鼠竄苟免臣之所甚耻也淑慝混淆使勸懲之典不明臣之所甚懼也伏惟　陛下明燭其罪以之爲顯罰使天下曉然知不肖者之不得以倖免臣之願死且不朽若從末減罷歸田里使得自附於乞休之末臣之大幸亦死且不朽臣不勝惶恐待罪之至

乞養病疏 十年八月

頃者臣以　朝廷舉行考察自陳不職之狀席藁待罪其時臣疾已作然不敢以疾請者人臣鰥曠廢職自宜擯逐以彰　國法疾非所言矣　陛下寬恩曲成留使供職臣雖冥頑亦寧不知感激自奮及其壯齒陳力就列少效犬馬然臣病侵氣弱力不能從其心臣自往歲投竄荒夷往来道路前後五載蒙犯瘴霧魑魅之與游蠱毒之與處其時雖未即死而病勢因仍漸肌入骨日以深積後值

聖恩汪濊掩瑕納垢復玷清班收斂精魂旋回光澤其實內病潛滋外强中槁頃来南都寒暑失節病遂大作且臣自幼失母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六耄甚不可迎侍日夜望臣一歸爲訣臣之疾痛抱此苦懷萬無生理　陛下至仁天覆惟恐一物不遂其生伏乞放臣暫回田里就醫調治使得目見祖母之終臣雖殞越下土永啣犬馬帷蓋之恩倘得因是苟延殘喘復爲完人臣齒未甚衰暮猶有圖効之日臣不勝懇切願望之至

諫迎佛疏 稿具未上

臣自七月以来切見道路流傳之言以爲　陛下遣使外夷遠迎佛教郡臣紛紛進　諫皆斥而不納臣始聞不信既知其實然獨竊喜幸以爲此乃　陛下聖智之開明善端之萌蘖郡臣之諫雖亦出於忠愛至情然而未能推原　陛下此念之所從起是乃爲善之端作聖之本正當將順擴充遡流求原而乃狃於世儒崇正之說徒爾紛爭力沮宜乎　陛下之有所拂而不受忽而不省矣愚臣之

見獨異於是乃惟恐　陛下好佛之心有所未至耳誠使　陛下好佛之心果已真切懇至不徒好其名而必務得其實不但好其末而必務求其本則堯舜之聖可至三代之盛可復矣豈非天下之幸　宗社之福哉臣請爲　陛下言其好佛之實陛下聰明聖知昔者青宮固已播傳四海即位以來偶値多故未暇講求五帝三王神聖之道雖或時御　經筵儒臣進說不過日襲故事就文敷衍立談之間豈能遂有所開發　陛下聽之以爲聖

賢之道不過如此則亦有何可樂故漸移志於騎射之能縱觀於遊心之樂蓋亦無所用其聰明施其才力而偶託寄於此　陛下聰明豈固遂安於是而不知此等皆無益有損之事也哉馳逐困憊之餘夜氣淸明之際固將厭倦日生悔悟日切而左右前後又莫有以神聖之道爲　陛下言者故遂遠思西方佛氏之教以爲其道能使人淸心絶欲求全性命以出離生死又能慈悲普愛濟度群生去其苦惱而躋之快樂今災害日興盜賊日熾

財力日竭天下之民困苦已極使誠身得佛氏之道而拯救之豈徒息精養氣保全性命豈徒一身之樂將天下萬民之困苦亦可因是而蘇息故遂特降　綸音發幣遣使不憚數萬里之遙不愛數萬金之費不惜數萬生靈之困斃不厭數年往返之遲久遠迎學佛之徒是蓋　陛下思欲一洗舊習之非而幡然於高明光大之業也　陛下試以臣言反而思之　陛下之心豈不如此乎然則聖知之開明善端之萌蘖者亦豈過爲誣言以佞

陛下哉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臣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　陛下誠欲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外夷而求諸中國此又非臣之苟爲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臣又請得而備言之夫佛者夷狄之聖人聖人者中國之佛也在彼夷狄則可用佛氏之教以化導愚頑在我中國自當用聖人之道以參贊化育猶行陸者必用車馬渡海者必以舟航今居中國而師佛教是猶以車馬渡海雖使造

父為御王良為右非但不能利涉必且有沉溺之患夫車馬本致遠之具豈不利器乎然而用非其地則技無所施　陛下若謂佛氏之道雖不可以平治天下或亦可以脫離一身之生死雖不可以參贊化育而時亦可以導群品之嚚頑就此二說亦復不過得吾聖人之餘緒　陛下不信則臣請比而論之臣亦切嘗學佛最所尊信自謂悟得其蘊奧後乃窺見聖道之大始遂棄置其說臣請毋言其短言其長者夫西方之佛以釋迦為最中國

之聖人以堯舜為最臣請以釋迦與堯舜比而論之夫世之最所宗慕釋迦者莫尚於脫離生死超然獨存於世今佛氏之書具載始末謂釋迦住世說法四十餘年壽八十二歲而沒則其壽亦誠可謂高矣然舜年百有十歲堯年一百二十歲其壽比之釋迦則又高也佛能慈悲施捨不惜頭目腦髓以救人之急難則其仁愛及物亦誠可謂至矣然必若行於雪山奔走於道路而後能有所濟若堯舜則端拱無為而天下各得其所惟克明峻德

以親九族則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則黎民於變時雍極而至於上下草木鳥獸無不咸若其仁愛及物比之釋迦則又至也佛能方便說法開悟群迷戒人之酒止人之殺去人之貪絕人之嗔其神通妙用亦誠可謂大矣然必耳提面誨而後能若在堯舜則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其至誠所暨自然不言而信不動而變無為而成蓋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其神化無方而妙用無體比

之釋迦則又大也若乃詛呪變幻眩怪捏妖以欺惑愚冥是故佛氏之所深排極詆謂之外道邪魔正與佛道相反者不應好佛而乃好其所相反求佛而乃求其所排詆者也　陛下若以堯舜既沒必欲求之於彼則釋迦之亡亦已久矣若謂彼中學佛之徒能傳釋迦之道則吾中國之大顧豈無人能傳堯舜之道者乎　陛下未之求耳　陛下試求大臣之中苟其能明堯舜之道者日日與之推求講究乃必有能明神聖之道致　陛下於堯

舜之域者矣故臣以為　陛下好佛之心誠至則請毋好其名而務得其實毋好其末而務求其本務得其實而求其本則請毋求諸佛而求諸聖人毋求諸夷狄而求諸中國者果非妄為遊說之談以誑　陛下者矣　陛下果能以好佛之心而好聖人以求釋迦之誠而求諸堯舜之道則不必涉數萬里之遙而西方極樂只在目前則不必縻數萬之費斃數萬之命歷數年之久而一塵不動彈指之間可以立躋聖地神通妙用隨形隨足此又

非臣之繆為大言以欺　陛下必欲討究其說則皆鑿鑿可證之言孔子云我欲仁斯仁至矣一日克己復禮而天下歸仁孟軻云人皆可以為堯舜豈欺我哉　陛下反而思之又試以詢之大臣詢之群臣果臣言出於虛繆則甘受欺妄之戮臣不知　諱忌伏見　陛下善心之萌不覺踊躍喜幸輒進其將順擴充之說惟　陛下垂察則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祝望懇切殞越之至專差舍人某具疏奏上以　聞

辭新任乞以舊職致仕疏　十一年十月時陞南贛僉都御史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去歲四月嘗以不職自劾求退後至八月又以舊疾交作復乞　天恩放回調理皆未蒙　准允黽勉尸素因循日月至今年九月十四日忽接吏部咨文蒙　恩陞授前職聞命驚惶感泣之餘莫知攸措竊念臣才本庸劣性復迂疎兼以疾病多端氣體羸弱待罪鴻臚閒散之地猶懼不稱況茲巡撫重任其將何才以堪夫因才器使　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

分也膺仕顯官臣心豈獨不願一時貪倖苟受後至潰政僨事臣一身戮辱亦奚足惜其如　陛下之事何況臣疾病未已精力益衰平居無事尚爾奄奄軍旅驅馳豈復堪任臣在少年粗心浮氣狂誕自居自後涉歷漸久稍知慚沮逮今思之悔創靡及人或未考其實臣之自知則既審矣又何敢崇飾舊惡以誤　國事伏願　陛下念　朝廷之大政不可輕地方之重寄不可苟體物情之有短長憫凡愚之所不逮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憫臣之

愚不加謫遂容令仍以鴻臚寺卿退歸田里以免負乘之誅臣雖顛殞敢忘啣結臣自幼失慈鞠於祖母岑今年九十有七旦暮思臣一見爲訣去歲乞休雖迫疾病實亦因此臣敢輒以螻蟻苦切之情控於　陛下冀得便道先歸省視岑疾少伸反哺之私以俟於允之　命臣秉情迫切不自知其觸昧條憲臣不勝受　恩感激濆冒戰懼哀懇祈望之至

謝　恩疏　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臣原任南京鴻臚寺卿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准吏部咨爲缺官事該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地方寫勅與他欽此欽遵臣自以菲才多病懼不勝任以致僨事當具本乞　恩辭免容令原職致仕隨於十月二十四日節該欽奉　勅諭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欽此欽遵外十一月十四日續准兵部咨爲緊急賊情事內開都御史文森遷延誤事見奉　勅書切責乃敢託疾避難奏回養病見今盜賊劫掠民遭荼毒萬一王守仁因見地方有事假託辭免不無愈加誤事該本部題奉聖旨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緊去不許辭避遲誤欽此聞報憂懇不遑寧處一面扶疾候　旨至浙江杭州府地方於十二月初二日復准吏部咨該臣　奏爲乞　恩辭免新任仍照舊職致仕事

奏奉　聖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贛地方見今多事着上緊前去用心巡撫欽此備咨到臣感　恩懼罪之餘不敢冒昧復　請隨於本月初三日起程至次年正月十六日已抵贛州接管巡撫伏念臣氣體羸弱質性迂疎聊爲口耳之學本非折衝之才鴻臚閒散尚以疾病而不堪巡撫繁難豈其精力之可任但前官以辭疾招議適踵效尤之嫌而　聖旨以多事爲言恐蹈避難之罪遂爾冒於負乘不暇虞於覆餗黽勉莅事忽已踰旬受

恩思效毋廢餱食頓兵糧耗竭之餘加之以師旅
而盜賊殘破之後方苦於瘡痍尚爾一籌之未展
敢云期月而可觀況炎毒薦侵惺後中於癃瘵尫
羸日積憂不任於驅馳心有餘而才不逮足欲進
而力不前徒切感 恩之報莫申效死之誠臣敢
不勉其智之所不足竭砥礪於已盡其力之所可
為付利鈍於天亮無補於河嶽亦少致其涓埃稍
俟狐鼠巢穴之平終遂麋鹿山林之請臣不勝受
恩感激

給由疏 十二年二月二十五日

臣見年四十六歲係浙江紹興府餘姚縣民籍由
進士弘治十三年二月內除授刑部雲南清吏司
主事弘治十五年八月內告回原籍養病弘治十
七年七月內病痊赴部改除兵部武選清吏司主
事正德元年十二月內為宥言官去權奸以彰
聖德事蒙 恩降授貴州龍場驛驛丞正德五年
三月內蒙陞江西吉安府廬陵縣知縣本年十月
內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正德六年正月
內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本年十月內陞本部
文選清吏司員外郎正德七年三月內陞本部考
功清吏司郎中本年十二月初八日蒙陞南京太
僕寺少卿正德八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
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止歷俸六箇月本日到任吏
部劄付蒙陞南京鴻臚寺卿本月二十五日到任
至正德十一年九月十四日止連閏歷俸二十九
箇月零十二日本日准吏部咨蒙 恩陞都察院
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府於正德十二年

正月十六日前到地方行事支俸起扣至本月二
十五日止又歷俸十日連前共積歷俸三十六箇
月三年考滿例應給由緣臣係巡撫官員見在福
建漳州等府地方督調官軍夾剿漳浦等處流賊
未敢擅離緣係三年給由事理為此具本奏 聞

參失事官員疏 十二年三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
楊璋呈據贛州府信豐縣及信豐守禦千戶所各
報稱正德十二年二月初七日有龍南強賊突來

地名崇僊屯劄已經差委興國縣義民蕭承會同
信豐龍南官兵相機勦捕續據申報強賊突來本
縣小河任劄離縣約有四十餘里乞要發兵策應
又據申報本月初九日有龍南流賊六百餘人突
至城下除嚴督軍兵固守城池緣本所縣無兵禦
敵誠恐前賊攻城卒難止遏乞調峰山弩手并該
縣兵夫救護又經差委南安府經歷王祚南康縣
縣丞舒富統領弩手殺手前去約會二縣掌印官
幷領官兵相機攻圍去後續據縣丞舒富呈本月

初十日蒙委統領殺手陳禮鲂打手吳尚能等共
五百名經歷王祚義民蕭承統領峰山加善雙秀
弩手各三百名先後到於信豐縣會劄至十一日
止有該所管屯千户林節帶兵四十餘名出城據
鄉導馬客等報稱止有強賊六百餘人在地名花
園屯劄富同各官將兵分布劄定只見前賊一陣
止有百十餘徒先出有前哨義民蕭承領兵就與
敵殺斬獲賊級四顆奪獲白旗一面項刻衆賊出
營分為三哨約有二千餘徒瞰知龍南反招賊首

黃秀魁糾合廣東龍川縣浰頭賊首池大鬢賊首
池大安新總幷池大昇共為一陣賊首楊金巢自
為一陣勢甚猖獗甲職督統本哨兵快沓勇文鋒
殺死賊徒二十餘人不意賊衆一湧前衝殺手陳
禮鲂百長鍾德昇等見勢難當俱各不聽約束先
行漫散有南康縣報効義士楊君舉等仍與前賊
死敵不退俱被戳傷身死及有經歷王祚上馬不
便亦被執去賊勢得勝仍要攻城隨與蕭承林節
等收集衆兵退至南營山把截遇蒙本道親臨該

縣督剿各賊聞知退至牛州離城少遠至十二日
前賊差人告招十三日蒙本道差蕭承前去招撫
就將經歷王祚放回賊徃原巢去訖等因到道備
呈到臣隨據龍南縣知縣盧鳳呈稱本縣捕盜主
簿周玫會同鎮撫劉鏜千户洪恩統領機兵旗軍
於本月十八日前去信豐縣截捕探得強賊池大
鬢黃秀魁等從鵝鵲隘越過安遠縣任劄本職督
兵追截前賊已徃廣東龍川縣徑回原巢浰頭去
訖據安遠縣知縣劉瑀稟稱於本月十九日統領

水元大石等保良兵弩手前去龍泉等保截剿各
賊避回原巢去訖難以窮追以此掣兵回縣緣由
查得先據該道及信豐縣所各稟報前事已經批
仰該道兵備等官急調招撫義官葉芳協同石背
兵夫斷賊歸路及調峯山弩手與南康打手人等
責委縣丞舒富統領前後夾擊又看得此賊既離
巢穴利在速戰仍仰該府急行所屬隣近官司俱
要乘險設伏厚集以待及於各鄉村往來路徑多
張疑兵使賊不敢輕易奔突仍調安遠縣知縣劉

璠星夜起集水元大石等保民兵一千橫接龍南
邀其不備若賊猶屯信豐急自龍南直趨浰頭搗
其巢穴賊進無所獲退無所處不過旬日可以坐
擒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縣丞舒
富承委督剿不能相度機宜輕率躁進以致殺傷
兵快原其心雖出奮勇責以師律均為敗事經歷
王祚臨陣潰奔為賊所執後雖倖免終係失機信
豐所縣知縣黃天爵千戶鄭鐸巡捕副千戶朱誠
惟知固城自守不肯發兵應援龍南知縣盧鳳捕

盜主簿周政隄備鎮撫劉鏜千戶洪恩地當關隘
正可防遏坐視前賊往來略不出兵邀擊千戶林
節即其兵力之寡似難全責究其失律之罪亦宜
分受安遠縣知縣劉璠承調追襲緩不及事俱屬
違法南康縣百長鍾德昇等臨陣不前故違約束
先行潰散失誤軍機應合處以軍法該道兵備副
使楊璋守備都指揮同知王泰俱屬提督欠嚴但
楊璋往來調度卒能招撫前賊計其功勞可以贖
罪及照廣東龍川縣掌印捕盜等官明知首賊池

大鬢等在彼地方為巢却亦不行時常巡邏縱其
過境劫掠又各不行乘機追捕俱屬故違所據前
項失事官員俱屬違奉　勅諭事理即行提問但
前項賊徒擁衆數千變詐百出命雖陽受招撫其
實陰懷異圖況其黨與根連三省萬一乘間復出
為患必大正係緊關用人隄備之際除將百長鍾
德昇等查勘的確處以軍法及方面軍職另行參
究外其餘前項各官且量加督責姑令戴罪隄備
各自相機行事勉圖後功以贖前罪仍一面委官

前去信豐縣地方查勘前項殺死兵快數目及有
無隱匿別項事情另行參　奏緣係地方緊急賊
情及參失事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閩廣捷音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
胡璉呈會同分守右參政艾洪經理軍務左參政
陳策副使唐澤將領都指揮僉事李胤督據河頭
等哨委官指揮徐麒知縣施祥知事曾瑤等呈稱

各職統領軍兵五千餘人進至長富村等處見得
賊眾地險巢穴數多兼且四路裝伏勢甚猖獗赴
期於正德十二年正月十八日等各分哨路從長
富村至闊竹洋新洋大豐五雷大小峯等處與賊
交鋒前後大戰數合擒斬首從賊犯黃烽等共計
四百三十二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四十六名口燒
燬房屋四百餘間奪獲馬牛等項被賊殺死老人
許六打手黃富璘等六名餘賊俱各奔聚象湖山
拒守各職又統官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劄誠恐

賊眾我寡呈乞添兵策應等因到道行據大溪哨
指揮高偉呈報統兵約會蓮花石官兵攻打象湖
山適遇廣東委官指揮王春等領兵亦至彼境大
傘地方卑職與指揮覃桓縣丞紀鏞領兵前去會
剿不意大傘賊徒突出卑職等奮勇抵戰覃桓紀
鏞馬陷深泥與軍人易成等七名兵快李崇靜等
八名俱被賊傷身死卑職亦被截二鎗勢難抵敵
只得收兵暫回聽候緣象湖山係極高絕險自來
官兵所不能攻今賊勢日盛若不添調狼兵稍俟

秋冬會舉夾攻恐生他變通行呈稟間續奉本院
紙牌為進兵方畧事備行各職遵奉密諭佯言犒
衆退師俟秋再舉密切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依蒙
密差義官曾崇秀爪探虛實乘賊怠弛會選精兵
一千五百名當先重兵四千二百名繼後分作三
路各職統領俱於二月十九日夜啣枚直趨三路
並進直擣象湖山奪其隘口各賊雖已失險但其
間賊徒類皆驍勇精悍猶能凌壁絕谷超躍如飛
復據上層峻險四面飛打滚木礧石以死拒敵我

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天撼搖山谷三司
所發奇兵復從間道鼓噪突登賊始驚潰大敗我
兵乘勝追殺擒斬大賊首黄猫狸淅四并廣東大
賊首蕭細第邦虎等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賊屬
一百三十三名口其間墜崖隨壑死者不可勝計
奪回水黄牛賊銀鎗刀等物焼燬房屋五百餘間
餘賊潰散復入流恩山岡等巢與諸賊合勢亦被
各賊殺死頭目賴順打手楊縁等一十四名次早
各職分兵追剿指揮高偉推官胡寧道亦由大豐

領兵來會仍與前賊交鋒大戰擒斬首從賊犯巫
姐旺等一百六十三名顆俘獲賊屬一百六名口
餘賊敗走各又遯入廣東交界黄蠟溪上下椊溪
大山去訖又據金豐三圖哨委官指揮王鎧李誠
通判龔震等各呈稱賊首詹師富等恃居可塘洞
山寨聚糧守險勢甚強固各職依奉會議分兵五
路連日攻打生擒大賊首詹師富江萬苑克起羅
招賢等四名餘賊敗走復入竹子洞等處大山嘯
聚隨又分兵追襲與賊連戰擒首從賊犯范興長

等二百三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八十二名口奪回
被虜男婦五名口奪獲馬牛等物亦被各賊殺死
老人胡文政一名戳傷鄉夫葉永旺等五名又據
指揮徐麒等呈稱黄蠟溪上下漳溪與廣東饒平
縣并本省永定縣山界相連遵依約會廣東官兵
并金豐哨指揮覃鑑大溪哨推官胡寧道等於三
月二十一日子時發兵齊至黄蠟廣東義民饒四
等領兵亦至會合我兵三路進攻賊出拒戰甚鋭
我兵奮勇大噪而前擒斬首從賊犯温宗富等九

十一名顆俘獲賊屬一十三名口餘賊敗走各兵
乘勝追至赤石巖仍與大戰良久賊復大敗又擒
斬首從賊犯游宗成等一百四十六名顆俘獲賊
屬九十名口又據中營委官指揮張鉞百户吕希
良等呈稱領兵追趕黄蠟溪等處逃賊至地名陳
吕村遇賊拒戰當陣擒斬首從賊犯朱老叔等六
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八名口各另呈解到道轉解
審驗紀功外續據委官知府鍾湘呈稱蒙調官兵
先後兩月之間攻破長富村等處巢穴三十餘處

擒斬首從賊犯一千四百二十餘名類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五名口燒燬房屋二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即今脅從餘黨悉願携帶家口出官投首聽撫安插本職遵照兵部

奏行勘合并巡撫都察院節行案牌事理出給告示發委知縣施祥縣丞余道招撫脅從賊人朱宗王翁景琦等一千二百三十五名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俱經審驗安插復業緣由呈報到道轉呈到臣及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東道兵

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會呈遵依本院案驗委官統領軍兵會同福建剋期進剿隨奉本院進兵方畧當即遵依揚言班師一面出其不意從牛皮石嶺脚隘等處分為三哨鼓譟並進賊聽顧不暇望風瓦解節據指揮楊昂王春通判徐璣陳策義官余黃孟等各報稱於本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剋破古村赤窖禾村大水山栢林等巢生擒大賊首張大背劉烏嘴蕭乾爻范端蕭王即蕭五顯蒯劍龍璿賴隆等并擒斬首從賊犯乘勝前進會同福建官軍剋期夾攻間探知大傘賊徒潰圍殺死指揮覃桓縣丞紀鏞等情當即進兵策應各賊畏我兵勢燒巢奔走生擒賊首羅聖欽餘賊退入箭灌大寨合勢乘險併力拒敵掌委知縣張戩督同指揮張天杰分哨由別路進兵攻破白土村赤口巖等巢直搗箭灌大寨諸賊迎戰我兵奮勇合擊遂破箭灌當陣斬獲首從賊犯共計二百二十四名類俘獲賊屬八十四名口及牛馬賊仗等物各寨賊黨聞風奔竄已散復聚愈相連結各設機險以死

拒守各職統兵分兵並進於三月二十等日攻破水竹大重坑苦宅溪靖泉溪白羅南山等巢直搗洋竹洞三角湖等處前後大戰十餘生擒賊首溫火燒張大背雷振蔡晟賴英等并擒斬賊犯共一千四十八名類俘獲賊屬八百三十八名口奪獲馬牛賊銀銅錢衣帛器仗蕉紗等物前後共計生擒大賊首一十四名擒斬賊犯一千二百五十八名類俘獲賊屬九百二十二名口奪獲水黃牛馬一百三十九頭匹賊仗衣布等物共二千一百五

十七件疋葛蕉紗九十六斤一兩贓銀三十二兩四錢八分銅錢一百四十二文各開報到道收貯緣由呈報前來卷查先為急報賊情事准兵部咨該本部題已經福建廣東總鎮巡按等衙門都御史陳金御史胡文靜等會議區畫各該守巡兵備等官欽遵整備糧餉起調軍兵約會進勦間臣於本年正月十六日始抵贛州地方行事先於本月初三日於南昌地方據兩省各官呈稟師期不同事體參錯誠恐彼此推調致誤軍機當臣備遵該

部咨來事理具開進兵方畧行仰各官協同上緊審切施行去後續據福建右參政等官艾洪等會呈指揮覃桓縣丞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及據各哨呈稱賊寨險惡天氣漸暄我兵遭挫賊勢日甚乞要奏添狼兵候秋再舉備呈到臣參看得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畧及照奏調狼兵非惟日久路遙緩不及事兼恐師老財費別生他虞且勝敗由人兵貴善用當此挫折各官正宜協憤同讐因敗求

勝豈可輒自退沮倚調狼兵坐失機會臣當日即自贛州起程親率諸軍進屯長汀上杭等處一面督令各官審照方畧火速進勦立功自贖敢有支吾推調定以軍法論處一面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奏間隨據各呈捷音到臣參照閩廣賊首詹師富溫火燒等恃險從逆已將十年黨惡聚徒動以萬計鼠狐得肆跳梁蛇豕漸無紀極刼剽焚驅數郡遭其荼毒轉輸征調三省為之騷然臣等奉行誅勦三月之內遂克殲取渠魁掃蕩巢穴百姓解

倒懸之苦列郡獲再生之安此非　朝廷威德廟堂成筭何以及此及照福建領兵各官始雖跡於警備稍損軍威終能戮力協謀大致克捷論過雖有計功亦多其間福建如僉事胡璉參政陳策副使唐澤知府鍾湘廣東如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知縣張戩才調俱優勞勣尤著伏乞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戰之風除將二省兵快量留防守其餘悉令歸農及將功次另行勘報外原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題　奏

申明賞罰以厲人心疏　十二年五月初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伏覩　大明律內該載失誤軍事條領兵官已承調遣不依期進兵策應若承差告報軍期而違限因而失誤軍機者並斬從軍違期條若軍臨敵境託故違期三日不至者斬主將不固守謂官軍臨陣先退及圍困越城而逃者斬此皆罰典也及查得原擬直隸山東江西等處征勦流賊陞賞事例一人并二人為首於陣擒斬以次劇賊一

名者五兩二名者十兩三名者賞實授一級不願者賞十兩陣亡者陞一級俱世襲不願者賞十兩擒斬從賊六名以上至九名者止陞實授二級餘功加賞不及六名除陞一級之外扣算賞銀三人四人五人以上共擒斬以次劇賊一名者賞銀十兩均分從賊一名者賞五兩均分領軍把總等官自斬賊級不准陞賞部下獲功七十名以上者陞署一級五百名者陞實授一級不及數者量賞一人捕獲從賊一名者賞銀四兩二名者賞八兩三

名者陞一級以次劇賊一名者陞署一級俱不准世襲不願者賞五兩此皆賞格也賞罰如此宜乎人心激勸功無不立然而有未能者蓋以賞罰之典雖備然罰典止行於參提之後而不行於臨陣對敵之時賞格止行於大軍征勦之日而不行於尋常用兵之際故也且以嶺北一道言之四省連絡盜賊淵藪近年以來如賊首謝志珊高快馬黃秀魁池大鬢之屬不時攻城掠鄉動輒數千餘徒每每督兵追勦不過遙為聲勢俟其解圍退散卒

不能取決一戰者以無賞罰為之激勸耳合無申明賞罰之典今後但遇前項賊情領兵官不拘軍衛有司所領兵衆有退縮不用命者許領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領兵官不用命者許總統兵官軍前以軍法從事所統兵衆有能對敵擒斬功次或赴敵陣亡從實開報覆勘是實轉達奏聞一體陞賞至若生擒賊徒鞫問明白即時押赴市曹斬首示衆庶使人知警畏亦與見行事例決不待時無相悖戾如此則賞罰既明人心激勵盜賊生發得

以即時撲滅糧餉可省事功可見矣具呈到臣卷
查三省賊盜二三年前總計不過三千有餘今撫
各府州縣兵備守備等官所報已將數萬盖已不
啻十倍於前臣嘗深求其故詢諸官僚訪諸父老
采諸道路驗諸田野皆以為盜賊之日滋由於招
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
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誠有如副使楊璋所議者
臣請因是為　陛下畧言其故盜賊之性雖皆凶
頑固亦未嘗不畏誅討夫惟為之而誅討不及又

從而招撫之然後肆無所忌盖招撫之議但可偶
行於無辜脅從之民而不可常行於長惡怙終之
寇可一施於回心向化之徒而不可屢施於隨招
隨叛之黨南贛之盜其始也被害之民恃官府之
威令猶或聚衆而與之角鳴之於官而有司者以
為既招撫之則皆置之不問盜賊習知官府之不
彼與也益從而讐脅之民不任其苦知官府之不
足恃亦遂靡然而從賊由是盜賊益無所畏而出
刼日頻知官府之必將已招也百姓益無所恃而

從賊日衆知官府之必不能為已地也夫平良有
冤苦無伸而盜賊乃無求不遂為良者困征輸之
劇而為盜者獲犒賞之勤則亦何苦而不彼從乎
是故近賊者為之戰守遠賊者為之鄉導處城郭
者為之交援在官府者為之間諜其始出於避禍
其卒也從而利之故曰盜賊之日滋由於招撫之
太濫者此也夫盜賊之害神怒人怨孰不痛心而
獨有司者必欲招撫之亦豈得已哉誠使強兵悍
卒足以殲渠魁而蕩巢穴則百姓之憤雪地方之

患除功成名立豈非其所欲哉然而南贛之兵素
不練養類皆脆弱驕惰每遇征發追呼拒攣旬日
而始集約束齎遣又旬日而始至則賊已稇載歸
巢矣或猶遇其未退望賊塵而先奔不及交鋒而
已敗以是禦寇猶驅群羊而攻猛虎也安得不以
苟免坐視之罰應名剿捕聊為招撫之媒求之實
用斷有不敢何則兵力不足則剿捕未必能克剿
捕不克則必有失律之咎則必征調日繁督責日

至糾舉論劾者四面而起往往坐視而至於落職敗名者有之招撫之策行則可以安居而無事可以無調發之勞可以無戴罪殺賊之責無地方多事不得遷轉之滯夫如是孰不以招撫為得計是故寧使百姓之荼毒而不敢出一卒以抗方張之虜寧使孤兒寡婦之號哭顛連疾苦之無告而不敢挺一旅以忤反招之賊蓋招撫之議其始也出於不得已其卒也遂守以為常策故曰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者此也古之善用兵者驅市

人而使戰收散亡之卒以抗強虜今南贛之兵尚足以及數千豈盡無可用乎然而金之不止鼓之不進未見敵而亡不待戰而北何者進而效死無爵賞之勸退而奔逃無誅戮之及則進有必死而退有幸生也何苦而求必死乎吳起有云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雖有百萬何益於用凡兵之情畏我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我今南贛之兵皆畏敵而不畏我欲求其用安可得乎故曰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行者此也今　朝廷賞罰之典固未

嘗不具但未申明而舉行耳古者賞不踰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況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亦何以齊一人心而作興士氣是雖使韓白為將亦不能有所成況如臣等腐儒小生才識昧劣而素不知兵者亦復何所冀乎議者以南贛諸處之賊連絡數郡蟠據四省非奏調狼兵大舉夾攻恐不足以掃蕩巢穴是固一說也然臣以為狼兵之調非獨所費不貲兼其所過殘掠不下於盜大兵之興曠日持久聲勢

彰聞比及舉事諸賊渠魁悉已逃遁所可得者不過老弱脅從無知之氓於是乎有橫罹之慘於是乎有妄殺之弊班師未幾而山林之間復已呼嘯成群此皆往事之已驗者臣亦近揀南贛之精銳得二千有餘部勒操演畧有可觀誠使得以大軍誅討之賞罰而行之平時假臣等以便宜行事不限以時而惟成功是責則比於大軍之舉臣竊以為可省半費而收倍功臣請以近事證之臣於本年正月十五日抵贛巻查兵部所咨申明律例今

後地方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剿捕應合會捕者亦就調發策應但係軍情火速差人申奏敢有遲延隱匿巡撫巡按三司官即便參問依律罷職充軍等項發落雖不係聚衆草賊但係有名强盜肆行劫掠賊勢兇惡或白晝攔截或明火持杖不拘人數多少一面設法緝捕即將差人申報合干上司并具申本部知會處置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致聚衆滋蔓貽患地方從重參究決不輕貸等因

題奉
欽依備行前來時以前官久缺未及施行臣即刊印數千百紙通行所屬布告遠近未及一月而大小衙門以賊情來報者接踵亦遂屢有斬獲一二人或五六人七八人者何者兵得隨時調用而官無觀望執肘則自然無可推託逃避思効其力由此言之律例具存而此惟不申明而舉行耳今使賞罰之典悉從而申明之其獲效亦未必不如是之速也伏望 皇上念盜賊之日熾哀民生之日蹙憫地方荼毒之愈甚痛百姓冤憤之莫伸特 勅兵部俯采下議特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如是而兵有不精賊有不滅臣等亦無以逃其死夫任不專權不重賞罰不行以致於僨軍敗事然後選重臣假以總制之權而往拯之縱善其後已無救於其所失矣臣才識淺昧且體弱多病自度不足以辦此行徒 陛下乞骸骨苟全餘喘於林下但今方待罪於此心知其弊不敢不為 陛下盡言 陛下從臣之請使後來者得効其分寸收討賊之功臣亦得以少逭死罪於萬一緣係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攻治盜賊二策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申大庾縣報正德十二年四月內被峯賊四百餘人前來打破下南等寨續被上猶橫水等賊七百餘徒截路打寨劫殺居民又據南康縣報峯賊一夥突來龍句保虜劫居民續被峯賊三百餘徒突來坊民郭加瓊等家擄

捉男婦八十餘口耕牛一百餘頭又有輋賊一陣
虜刼上長龍鄉耕牛三百餘頭男婦子女不知其
數又據上猶縣申被横水等村輋賊糾同逃民四
散虜刼人財續據三門總甲蕭俊報輋賊與逃民
約有數百在於地名梁灘虜牽人牛本月十六日
准本縣捕盜主簿利呈牒報輋賊刼打頭里茶坑
等處駐劄未散已開統兵官縣丞舒富等前去追
剿賊已退回横水等巢去訖各申本院批兵備道
議處回報案照四月初五日據南康府呈同前事

彼時本院見在福建漳州督兵未回未知前賊向
往行查未報續據龍南縣稟被廣東淛頭等處強
賊池大鬢等三千餘徒突來攻圍總甲王受寨所
又經會委義官蕭承調兵前去會剿隨據本縣呈
前賊退去訖等因又查得先據南康縣申呈上猶
賊首謝志珊糾合廣東賊首高快馬統衆二千餘
徒攻圍南康縣治殺損官兵已經議委知府邢珣
等查勘失事緣由呈報外續該兵部題洛巡撫都
御史孫燧會同南贛都御史王守仁將前項賊把

謝志珊等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務期盡絕應該會
同兩廣鎮巡官行事照例約會施行題奉　欽依
轉行查勘前賊見今有無出沒及曾否集有兵糧
相度機宜即今可否勦捕惟復應會兩廣調集軍
馬待時而動務要查議明白處置停當具由呈報
仍督各該地方牢固把截用心防守以備不虞等
因隨奉本院案驗議照前賊連絡三省盤據千里
必須三省之兵赴期並進庶可成功但今湖廣已
有偏橋苗賊之征廣東又有府江猺獞之伐雖欲

約會夾攻目今已是春深雨水連綿草木茂盛非
惟緩不及事抑且虛糜糧餉合無一面募兵練武
防守愈嚴積穀貯糧軍需大備告招者撫順其情
暫且拓安肆惡者乘其間隙量擒其穴俟三省約
會停當然後大舉庶有備無患事出萬全通行呈
詳去後今奉前因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守備
都指揮同知王泰查勘得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
上猶三縣除賊巢小者未計其大者總計三十餘
處有名大賊首有謝志珊志海志全楊積榮賴文

英藍瑆陳曰能蔡積昌賴文聰劉通劉受蕭君談
陳尹誠簡禾廣蔡積慶蔡西薛文高洪祥徐華張
祥劉清才譚曰真蘓景祥藍清奇朱積厚黃金瑞
藍天鳳藍文亨鍾鳴鍾法宮王行雷明聰唐洪劉
元滿所統賊衆約有八千餘徒且與湖廣之桂陽
桂東黑黃聶木老虎神仙秀才等巢廣東之樂昌
巢穴相聯盤據流刼三省為害多年贛州之龍南
因與廣東之龍川浰頭賊巢接境被賊首池大鬢
大安大升糾合龍南賊首黃秀魁賴振祿鍾萬光

王金巢鍾萬貴古興鳳陳倫鍾萬璇杜思碧孫福
滎黃萬珊黃秀珏羅積善王金曹子李王金李王
洪羅鳳璇黎用璇黃本瑞鄭文鉞陳秀玹陳珪劉
經藍斌黃積秀等所統賊衆約有五千餘徒不時
越境流刼信豐龍南安遠等縣已經夾攻三次俱
被漏網所據前賊占據居民田土數千萬項殺虜
人民尤難數計攻圍城池敵殺官兵焚燒屋廬姦
汙妻女其為荼毒有不忍言神人之所共怒天討
所當必加者也今聞廣湖二省用兵將畢夾攻之

舉亦惟其時但深山茂林東奔西竄無之本道兵
糧寡弱必須那借京庫折銀三萬餘兩動調狼兵
數千前來協力約會三省並進夾攻庶可噍類無
遺等因又據廣東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本年二
月內有東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櫃
頭村行刼又據乳源縣稟報賊徒千餘在洲頭街
等處打刼備申照詳及據湖廣整飭郴桂等處兵
備副使陳璧呈稱本年二月內據黃砂保走報廣
東強賊三百餘徒突出攻刼又據宜章所飛報樂

昌縣山峒苗賊二千餘衆出到九陽等處搜山挺
人未散又報東西二山首賊發票會集四千餘徒
聲言要出桂陽等處攻城又報江西長流等峒峯
賊六百餘徒又一起四百餘徒各出刼掠及據桂
東縣申報強賊一起七百餘徒前到本縣殺人祭
旗挺擄男婦未散又據桂陽縣報強賊六百餘徒
聲言要来攻寨等因各稟報到道看得前項苗賊
四山會集報到之數將及萬餘我兵寡弱防守尚
且不足敵戰將何以支況郴桂所屬永興等縣原

無城池防守地方重計實難為處伏望軫念荼毒請軍追捕等因又據郴州桂陽縣申本縣四面俱係賊巢正德三年以来賊首龔福全等作耗殺死守備都指揮郤旻雖蒙征剿惡黨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計將賊首龔福全招撫給與冠帶設為猺官賊首高仲仁李賓黎穩梁景聰扶道全劉付興李王景陳賓李聰曹永通謝志珊給與衣巾設為老人未及兩月已出要路刼殺軍民動輒百千餘徒號稱高快馬遊山虎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

總兵等名目隨處流刼正德十一年七月内龔福全張打旗號僭稱延溪王李賓黎穩梁景聰僭稱總兵都督將軍名目各穿大紅虜民擡轎展打涼傘擺列頭踏響器其餘猺賊俱乘馬匹千數餘徒出刼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拒敵官軍後蒙撫諭將賊首高仲仁李賓給與冠帶重設猺官未宦半月仍前出刼本年正月十六日一起八百餘徒出刼樂昌縣虜挑知縣韓宗堯刼庫刼獄又一起七百餘徒打刼生員譚明启家一起六百餘徒從老

虎等峒出刼一起五百餘徒從興寧等縣出刼切思前賊陽從陰背隨撫隨叛目今猺賊萬餘聚集山峒聲言要造呂公大車攻打州縣城池官民徬徨呈乞轉達請調三省官軍夾剿等情各備申到臣除備行江西廣東湖廣三省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嚴督各該府州縣所掌印巡捕巡司把隘隄備等官起集兵快人等加謹防禦相機截捕去後查得先因地方盜賊日熾民被荼毒竊計兵力寡弱既不足以防遏賊勢事權輕撓復不足以齊

一人心乞要申明賞罰假臣等 令旗令牌使得便宜行事庶幾舉動如意而事功可成已經 具題門今復據各呈申前因臣等參看得前項賊徒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癰疽之在人身若不速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然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若
陛下假臣等以賞罰重權使得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則兵衆既練號令既明人知激勵事無掣肘可以伸縮自由相機而動一寨可攻則攻一寨一巢可撲則撲一巢量其罪惡之淺深而

為撫剿度其事勢之緩急以為後先如此亦可以省供饋之費無征調之擾日剪月削使之漸盡殄滅此則如昔人拔齒之喻日漸動搖齒拔而兒不覺者也然而今此下民之情莫不欲大舉夾攻以快一朝之忿蓋其怨恨所激不復計慮其他必須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四路並進一鼓成擒庶幾數十年之大患可除千萬人之積冤可雪然此以兵法十圍五攻之例計賊二萬須兵十萬日費千金殆於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積粟料財數月而事始集刻期舉謀又數月而兵始交賊迹彰聞賊強者設險以拒敵黠者挾類而深逃迨於鋒刃所加不過老弱脅從且狼兵所過不減於盜轉輸之苦重困於民近年以來江西有姚源之役奏凱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兼之杼柚已輕種不入土而營建所輸四征未已誅求之刻百出方新若復加以大兵民將何以堪命此則一拔去齒而兒亦隨斃者也夫由前之說則

如臣之昧劣實懼不足以堪事必擇能者任之而後可若大舉夾攻誠可以分咎而薄責然臣不敢以身謀而廢國議惟 陛下擇其可否斷而行之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類奏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楊璋呈正德十二年二月二十等日據贛州府龍南縣申總甲王受等呈蒙差各役領兵與同已招大賊首黃秀璣等前往安遠截捕流賊賴振祿等

行至地名湖江背不料黃秀璣反招主令伊弟黃大滿黃細滿等沿途打搶民財放火燒燬民人劉必甫等房屋仍與賊首賴振祿等連謀行劫本役督率兵快人等前到地名黎坑際下與賊對敵當陣殺獲賊首黃秀璣黃大滿黃細滿黃積瑜首級四顆奪獲黃黑旗二面殺死賊徒三十餘名本年四月初九日又有廣東淛頭老賊首池大鬢串同反招賊首黃秀魁陳秀顯等糾衆四百餘徒打劫千長何甫等家本役又率兵夫至地名陳坑水與

賊交鋒殺獲首從賊人陳秀顯等一十二顆奪獲紅旗一面大小黃牛五頭餘賊歸巢去訖及據南安府申據大庾縣隘長張德報稱湖廣桂陽縣魚黃峒聳賊首唐飛剱總兵嚴宗清千總賴必等糾衆刼虜當起兵夫追至界首南流拗與賊對敵殺獲唐飛剱嚴宗清首級二顆及南安縣申准縣丞舒富関報賊三百餘人出刼當有保長王萬湖等帶領鄉兵擒捕殺獲賊級一顆生擒賊二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名口奪獲黃牛二頭各觧報到道審

驗明白等因又據廣東按察司分巡嶺南道僉事黃聪呈韶州府乳源縣知縣沈淵申稱本年二月十八日有東山猺賊首高快馬等衆突来城外并附近鄉村打刼欲行攻陷南城當即起集鄉兵及打手民壯固守城池及相機與敵射傷賊徒三名各賊退在北城外剳營隨調涤峒等處土兵恊力奮勇與賊交鋒射傷賊徒二十餘名射死賊徒一十六名奪回被虜人口三十二名口又據捕盜老人梁真等殺獲賊級二顆生擒賊徒一名及據樂

昌縣知縣李增申強賊六百餘徒出刼當集打手兵壯前去截捕到地名雲門寺與賊交鋒斬獲賊級二十四顆生擒賊徒二名奪獲馬七匹又據曲江縣猺總盤宗興等擒獲賊徒一名奪獲馬一匹各呈觧到道審驗是實等因并據潮州府揭陽縣申流賊刼長樂海豊等縣黃義官等家隨調兵快行至地名長門徑與賊對敵擒獲賊徒張宏福王本四等一十六名俘獲賊婦二口及據惠州府申准捕盜通判徐璣牒稱流賊一夥約有八十餘徒

圍刼新地屯徐百户等家當督兵快打手追殺至地名馬騣逕擒獲賊徒杜揀等四名殺獲賊級一顆又督總甲鄭全等在地名葵頭嶂擒獲賊徒張仔等一十二名及千長彭伯璿等率兵擒獲賊徒黃貴等一十五名殺獲賊級一顆俘獲賊婦一口又有總甲黃廷珠追獲賊徒雷進保等八名俱觧赴嶺東道審驗等因及據湖廣郴桂等處兵備副使陳璧守備指揮同知李璋各呈廣東苗賊一千餘徒出刼與寧等處當起郴州殺手令關任千户

孔世傑等管領追襲至地名大田橋遇賊當陣擒
斬首從賊人龐廣等三十二名顆奪獲賊仗四十
七件馬騾五匹奪回被虜人口二百五十名口并
據老人劉宣等捕獲賊徒雷克恕等六名俘獲婦
女三口申報到道審驗明白各備由呈申聞報到
臣先爲巡撫地方事節該欽奉　勑命爾巡撫江
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
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但有賊盜生發即便
設法剿捕欽此欽遵已經備行各道守巡兵備守

備等官嚴督府衛所州縣掌印捕盜等官集起父
子鄉兵及預募打手殺手弩手人等各於賊行要
路去處加謹防禦遇有盜賊出沒就便相機截捕
獲功呈報以靖地方今據各呈除行各該兵備等
官將斬獲賊級閱驗明白發仰梟首生擒賊犯問
招回報俘獲賊屬幷牛馬贓物俱變賣價銀入官
與器械俱貯庫被虜人口給親完聚獲功人員照
例量行給賞外緣係擒獲功次事理爲此具本題
知

添設清平縣治疏　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據福建按察司兵備僉事胡璉呈奉本院批據漳
州府呈准知府鍾湘關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
然等連名呈稱南靖縣治僻在一隅相離盧溪平
和長樂等處地里遙遠政教不及小民罔知法度
不時劫掠鄉村肆無忌憚釀成大禍今日動三軍
之衆合二省之威雖曰殲厥渠魁掃除黨類此特
一時之計未爲久遠之規乞於河頭中營處所添
設縣治引帶汀潮喉襟清寧人煙輳集道路適均

政教既敷盜賊自息考之近日龍巖添設漳平而
寇盜以靖上杭添設永定而地方以寧此皆明驗
今若添設縣治可以永保無虞等情又據南靖縣
義民鄉老曾敦立林大俊等呈稱河頭地方址與
盧溪流恩山岡接境西南與平和象湖山接境而
平和等鄉又與廣東饒平縣大傘箭灌等鄉接境
皆係窮險賊巢兩省民居相距所屬縣治各有五
日之程名雖分設都圖實則不聞政教往往相誘
出劫一呼數千所過荼毒有不忍言正德二年雖

蒙統兵剿捕未曾設有縣治不過數月遺黨復興
今蒙調兵勦撫雖少寧息誠恐漏網之徒復踵前
弊呈乞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移易
風俗庶得久安長治等因蒙漳南道督同本職與
南靖縣知縣施祥帶領耆民曾敦立等并山人洪
欽順等親詣河頭地方踏得大洋陂背山面水地
勢寬平周圍量度可六百餘丈西接廣東饒平北
聯三團盧溪堪以建設縣治合將南靖縣清寧新
安等里漳浦縣二三等都分割管攝隨地糧差及

看得盧溪枋頭坂地勢頗雄宜立巡檢司以為防
禦就將小溪巡檢司移建仍量加編弓兵點選鄉
夫協同巡邏遇有盜賊隨即擒捕再三審據通都
民人合詞執稱南靖地方極臨邊境盜賊易生上
策莫如設縣況今奏凱之後軍餉錢糧尚有餘剩
各人亦願鑿山採石挑土築城砍伐樹木燒造甎
瓦數月之內工可告成為照南靖縣相離盧溪等
處委的窵遠難以隄防管束今欲於河頭添設縣
治枋頭坂移設巡檢司外足以控制饒平隣境內

足以壓服盧溪諸巢又且民皆樂從不煩官府督
責誠亦一勞永逸事頗相應具呈到道呈乞照詳
等因奉批看得開建縣治控制兩省猺寨以奠數
邑民居實亦一勞永逸之圖但未經查勘奏請仍
仰該道會同始議各官再行該府拘集父老子弟
及地方新舊居民審度事體斟酌利害如果遠近
無不稱便軍民又皆樂從事已舉興勢難中輟即
便具由呈來以憑奏請定奪仍一面俯順民情相
度地勢就於建縣地內預行區畫街衢井巷務要

均適端方可以永久無弊聽從願從新舊人民各
先占地建屋任便居住其縣治學校倉場及一應
該設衙門姑且規留空址待奏准 命下之日以
次建立仍一面通行鎮巡等衙門公同會議此係
設縣安民地方重事各官務要計慮周悉經畫審
當毋得苟且雷同致貽後悔批呈作急勘報等因
依蒙拘集坊郭父老及河頭新舊居民再三詢訪
各交口稱便有地者願歸官丈量以建城池有山
者願聽上砍伐以助木石有人力者又皆忻然相

聚挑築土基業已垂成惟恐上議中止下情難遂
等情具呈到臣為照建立縣治固係禦盜安民之
長策但當大兵之後繼以重役竊恐民或不堪臣
時督兵其地親行訪詢父老輒沿道路衆口一詞
莫不舉首願望仰心樂從旦夕皇皇惟恐或阻臣
隨遣人私視其地官府未有教令先已伐木春上
雜然並作裹糧趨事相望於道究其所以皆緣數
邑之民積苦盜賊設縣控禦之議父老相沿已久
人心冀望甚渴皆以為必須如此而後百年之盜

可散數邑之民可安故其樂事勸工不令而速臣
親河頭形勢實係兩省賊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
傘箭灌諸巢雖已破蕩而遺孽殘黨亦寧無有逃
遯山谷者舊因縣治不立征剿之後浸復歸據舊
巢亂亂相承皆原於此今誠於其地開設縣治正
所謂撫其背而扼其喉盜將不解自散行且化為
善良不然不過年餘必將復起其時再聚兩省之
兵又糜數萬之費圖之已無及矣臣竊以為開縣
治於河頭以控制群巢於勢為便雖使民甚不欲

猶將強而從之況其視望欣趨若此亦何憚而不
為至於移巡司於枋頭坂亦於事勢有不容已蓋
河頭者諸巢之咽喉枋頭者河頭之唇齒勢必相
須兼其事體已有成規不過遷移之勞所費無幾
臣等皆已經畫區處大畧已備不過數月可無督
促而成民之所未敢擅為者惟縣治學校須　命
下之日乃舉行耳伏願　陛下俯念一方荼毒之
久深惟百姓永遠之圖下臣等所議於該部採而
行之該縣之後有不如議臣無所逃其責今新撫

之民群聚於河頭者二千有餘皆待此以息其反
側若失今不圖衆心一散不可以復合事機一去
不可以復追後有噬臍之悔徒使臣等得以為辭
然已無救於事矣緣係添設縣治永保地方事理
為此具本請　旨

疏通鹽法疏　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
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准兵
部咨行移各該巡撫官員今歲俱免赴京議事各

要在彼修舉職業若有重大軍務應議事件益於
政體便於軍民者明白條陳聽會官計議奏請等
因已經行仰所屬查訪去後隨據吉安臨江袁州
等府萬安泰和清江宜春等縣商民彭拱劉常郭
閏彭秀連名狀告正德六年蒙上司明文行令贛
州府起立抽分鹽廠告示商民但有販到閩廣鹽
課由南雄府曾經折梅亭納過勸借銀兩止在贛
州府發賣者免其抽稅頭裝至袁臨吉三府賣者
每十引抽一引閩鹽自汀州過會昌羊角水廣鹽

自黃田江九渡水來者未經折梅亭在贛州府發
賣每十引抽一引頭裝至袁臨吉三府發賣每十
引又抽一引疏通四年官商兩便正德九年十月
內又蒙贛州府告示該奉勘合開稱廣鹽止許南
贛二府發賣其袁臨吉不係舊例行鹽地方不許
越境以致數年廣鹽禁絕淮鹽因怯河道逆流灘
石險阻止於省城三府居民受其高價之苦客商
阻塞買賣之源乞賜俯念吉臨等府與贛州地里
相連自昔至今惟食廣鹽一向未經禁革況廣鹽

許于南贛二府發賣原亦不係洪武舊制乃是正
統年間為建言民情事奉總督兩廣衙門奏行新
例如蒙將廣鹽查照南贛事例照舊疏通下流發
賣萬民幸甚等因又據贛州府抽分廠委官照磨
汪德進呈近奉勘合禁止廣鹽止許南贛發賣不
許下流但贛州吉安地理相連水路不過一日之
程今年夏驟雨泛漲雖有橋船阻隔水勢洶惡衝
斷橋索以致奸商討乘水勢聚積百船執持兇器
用強越過後雖拏獲數起問罪不過十之一二又

有投託勢要官豪夾帶下流發賣者又有挑擔馱
載從興國贛縣南康等處小路越過發賣者其弊
多端不禁則違事例禁止則勢所難行呈乞議處
等因卷查正德六年奉總制江西等處地方軍務
左都御史陳金批據江西布政司呈准本司右布
政使任漢咨稱查得江西十三府俱係兩淮行鹽
地方湖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因而不到商
人往往越境私販廣鹽射利肥己先蒙總督衙門
奏准廣鹽許行南贛二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

米納價類解梧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時
止是奏行南贛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
勑諭便宜處置將許廣鹽得下袁臨吉三府地方
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及據江西按察司兵備
副使王秩亦呈前事隨該三司布政等官劉杲等
議得委果於事有益於法無礙呈詳批允前來遵
照立廠照例抽税外正德九年十月内准戶部咨
該巡撫都御史周南題該本部覆議内開廣東鹽
課仍照正德三年題奉　欽依事理有引官鹽許

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税袁臨吉不係舊
例行鹽地方不許到彼如有犯者不分有引無引
俱照律例問罪沒官又經行仰禁革去後今據前
因隨查得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設立抽分
廠起至正德九年五月終止共抽過税銀四萬八
百四十餘兩陸續奉撫鎮衙門明文支發三省夾
攻大帽山等處賞功軍餉并犒勞過狼兵官軍土
兵口糧并取赴饒州征剿姚源軍前應用及起造
抽分廠廳浮橋脩理城池買穀上倉預備賑濟及

遵巡撫軍門批申借支贛州衛官軍月糧等項支
過税銀三萬八千二百九十餘兩由此觀之則地
方糧餉之用歲費不貲而仰給於商税獨重前項
商税所入諸貨雖有而取足於鹽利獨多及查得
近為緊急賊情事該兵部題奉　欽依轉行議處
傳當具由呈報該本道會同分守守備衙門議得
賊首謝志珊有名大寨三十餘處擁衆數萬盤據
三省窮兇極惡神怒人怨已經呈詳轉達奏　聞
動調三省官兵會剿去後及議得本省動調官兵

以三萬為率半年為期糧餉等費約用數萬查得
贛州府庫收貯前項税銀除支用外止餘二千九
百餘兩又是節催起解赴部之數續收銀兩止有
一千六百餘兩但恐不日　命下尅期進剿軍行
糧食所當預處及查得廣東所奏前項鹽法准行
南贛二府販賣累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舊
例合無查照先年總制都御史陳金便宜事例一
面行令前商許於袁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
為助給一面別行議處以備軍餉庶使有備無患

不致臨期缺乏候事少寧另行具題禁止庶袁臨
吉三府居民無乏鹽之苦南贛二府軍門得軍餉
之利而關津把截去處免阻隔意外之變誠為一
舉而三得矣等因已經備由呈奉巡撫都御史孫
燧批看得所議鹽稅既不重累商人抑且有裨軍
餉輿情允協事體頗宜但其至贛州府十取其一
吉臨等府十而取二似乎過重仰行再加詳議斟
酌適中回報依奉訪得商民販鹽下至三府發賣
者倍取其利既許越境販賣乃其心悅誠服並無
稅重之辭又經呈詳奉批看得所議鹽稅事情商
賈疏通軍餉有賴一舉兩得合遵照欽奉　勅諭
便宜處置事理仰行各道并該府縣遵奉仍禁革
奸徒不許乘機作弊因而瞞官射利擾害地方具
由繳申令照本院撫臨理合再行呈請照詳等因
據呈到臣看得贛南二府閩廣峡禖盜賊淵藪即
今具題夾攻不日且將命下糧餉之費委果缺乏
計無所措必須仰給他省但聞廣東以府江之師
庫藏漸竭湖廣以偏橋之討稱貸既多亦皆自給

不贍恐無羨餘可推若不請發內帑未免重科貧
民然內帑以營建方新力或不逮貧民則窮困已
極勢難復征及照前項鹽稅商人既已心服公私
又皆兩便庶亦所謂不加賦而財足不擾民而事
辦臣除遵照　勅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暫
且照議施行俟地方平定之日將抽過稅銀支用
過數目另行具奏抽分事宜照例仍舊停止外緣
係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

別錄二　奏疏

議夾剿兵糧疏　正德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職方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兵科抄出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秦金題稱會同巡按御史王度暨同都布按三司掌印署都指揮僉事文恭左布政使周季鳳副使惲巍等議照湖廣郴桂等處所屬地方與廣東樂昌江西上猶等處縣猺賊寨爾聯絡彼處有名賊首龔福全高仲仁李斌龐文亮藍友貴等素恃巢穴險固聚衆行劫先年用兵征剿各賊漏殄未除遂致禍延今日臣等仰體　皇上好生之心設法撫處冀圖靖安以成止戈之武奈犬羊之性變詐不同豺狼之心貪噬無厭陽雖聽招陰實肆毒今乃攻打縣堡虜官殺人窮兇極惡神人共憤雖經各官兵擒斬數輩稍懼歸巢緣其種類繁多出沒尚未可料若非三省合兵大彰　天討惡孽終不殄除疆宇何由寧謐所據各官會呈乞

要大舉臣等再三籌議非敢輕啓兵端但審時度勢誠有不容已者況彼巢峒既多賊黨亦衆東追西竄此出彼藏必須調發本省土漢官軍民兵殺手人等共三萬員名分立哨道刻期進剿其兩廣南贛仍須各調官軍狼兵把截夾攻協濟大事臣等計算兵糧重大區處艱難抑且本省兵荒相繼財力匱乏前項合用錢糧預須計處令將應調土漢官軍數目供給糧餉事宜及戰攻方畧開坐具奏該本部覆稱閫外兵權責在專委征伐事宜切忌遙制今郴桂猺賊為害日熾既該湖廣鎮巡二司官會議兵不可已要行尅期進剿　朝廷若復猶預不決徃返會議必致誤事但七月進兵天氣尚炎況今五月將中三省約會期限太迫再請勅兩廣總督等官左都御史陳金等及請　勅巡撫南贛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各照議定事理欽遵會合行事不許違期失誤及改擬九月中取齊進兵庶三省路遠不誤約會本年五月十一日少保兼　太子太保本部尚書王瓊等具題奉　欽依

備咨到臣除欽遵外卷查先據江西嶺北道副使
楊璋及湖廣郴桂兵備副使陳璧并廣東韶州府
各呈申前事臣參看得前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
天討在所必加但近年以來江西有桃源之役瘡
痍甫起福建有汀漳之寇軍旅未旋府江之師方
集於兩廣偏橋之討未息於湖湘若復繼以大兵
惟恐民不堪命合無申明賞罰容臣等徐為之圖
惟復約會三省並舉夾攻已經開陳兩端具本上
請去後今准前因則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秦金

所題夾攻事理既奉有　成命矣臣謹將南贛二
府議處兵糧事宜開坐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
為此具本請　旨

計開

一南安府所屬大庾南康上猶三縣各有賊巢
聯絡盤據有衆數千西接湖廣桂陽等縣南接
廣東韶州府樂昌等縣三省夾攻必須湖廣自
桂陽桂東等處進廣東自樂昌縣進在南安者
必須三縣地方並進贛州府所屬惟龍南縣賊
巢與廣東惠州府龍川縣浰頭接境浰頭係大
賊池大鬢等巢穴有衆數千比之他賊勢尤猖
獗前此二次夾攻俱被漏網龍南雖有賊徒數
夥除之猶易但其倚藉浰頭兵力以為聲援攻
之則奔入浰頭兵退則復出為害必須廣東兵
自龍川進贛州兵自龍南進庶可使無奔潰

一上猶去龍南幾四百里兩處進兵必須一時
並舉庶無驚潰之患大約計之亦須用兵一萬
二千名今擬調南康上猶二縣機兵打手一千

二百名大庾縣機兵打手一千二百名贛州府
所屬除石城縣外寧都信豐二縣機兵打手各
一千名其餘七縣機兵打手三千名龍泉縣機
兵打手一千名安遠縣招安義民葉芳老人梅
南春等龍南縣招安新民王受謝鉞等兵共二
千名汀州府上杭縣打手一千名潮州府程鄉
縣打手一千名共輳一萬二千之數但廣湖兩
省之兵皆狼土精悍賊所素畏勢必偏奔江西
江西之兵最為怯懦望賊而潰乃其素習今所

擬調皆新習未練若使嚴以軍法處治庶幾人
心齊一事功可成
一兵一萬二千餘名每名日給米三升一日該
米三百七十餘石間日折支銀一分五釐一日
該銀一百八十餘兩以六箇月為率約用米三
萬三千餘石用銀二萬餘兩領哨統兵旗牌等
官并使客合用廩給及賞功犒勞牛酒銀牌花
紅魚鹽火藥等費約用銀二萬餘兩通前二項
約共用銀五萬兩二府商稅銀兩集兵以來日

有所費見存銀止有四千餘兩二府并贛縣大
庾南康上猶四縣積穀約計有七八萬石但貯
積年久恐春米不及其數見在前銀不足支用
就欲別項區處但恐緩不及事查得江西布政
司并各府縣別無蓄積止有該解南京折糧銀
兩貯庫未解并一應紙米贓罰銀兩合無行巡
撫江西都御史孫燧轉行布政司并行各府縣
數借給應用候事寧之日或將以後抽掣商稅
或開中鹽引另為計處奏請補還庶克有濟

一合用本省巡按御史隨軍紀功管理錢糧及
統兵領哨官員除本省三司分守分巡兵備守
備并南贛二府官員臨時定委外訪得九江府
知府汪穎吉安府知府伍文定汀州府知府唐
淳惠州府知府陳祥俱各才識練達程鄉縣知
縣張戩撫州府東鄉縣知縣黃堂建昌府新城
縣知縣黃文鸑袁州府萍鄉縣知縣高桂吉安
府龍泉縣知縣陳允諧俱有才名俱各堪以領
兵候 命下之日聽臣等取用臣等竊照師期

已迫自今七月上旬至九月中旬僅餘兩月中
間合用前項錢糧器仗及擬調兵快應委官員
之類悉皆百未有措又事干各省道途相去近
者半月遠者月餘萬一各官之中違抗推託不
肯遵依約束臨期誤事罪將安歸乞照湖廣巡
撫都御史秦金所奏該部題准事理各官之中
敢有抗違失誤者許臣等即以軍法從事庶幾
警懼事可易集

南贛擒斬功次疏 十二年七月初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整飭兵備帶管分巡嶺北道副使
楊璋呈據統兵等官南安府知府季斆呈觧生擒
大賊首一名陳曰能從賊林果等二十七名斬獲
首級十六顆俘獲賊屬男女十三口及馬牛等物
并開稱搗過禾沙坑船坑石圳上龍狐狸朱雀黃
石等賊巢七處燒死賊徒不計其數并房屋禾倉
三百餘間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解生擒大賊首一
名鍾明貴從賊曾能志等二十一名斬獲首級四
十五顆殺死未取首賊一百一十七名俘獲賊屬

男女一十六名口及牛馬驢等物并開稱搗過石
路坑白水峒杷州坑旱坑茶潭竹壩皮袍樟木坑
等賊巢八處燒死賊徒三百四十六名并燒毁房
屋禾倉四百七十餘間贛縣義官蕭庚呈解生擒
大賊首一名唐洪從賊蒲仁祥等六名斬獲首級
并射死賊徒一百三十八名燒毁賊巢房屋禾倉
一百二十間及俘獲牛羊器械等物并開稱搗過
長龍鷄湖楊梅新溪等處賊巢四處各緣由到道
隨據統兵官員并鄉導人等各呈稱自本年正月

蒙本院撫臨以來募兵練卒各賊探知消息將家
屬婦女什物俱各寄屯山寨林木茂密之處其各
精壯賊徒晝則下山耕作夜則各遁山寨依奉本
院方畧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各哨尅期進剿每巢
止有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看守巢穴見兵舉火
奔摯俱各驚潰間有射傷藥弩即時身死墜於深
巖及據縣丞舒富義官蕭庚各回呈止有上猶縣
白水峒石路坑二巢南康縣鷄湖一巢險峻巢內
賊屬頗多被兵四面放火進攻賊無出路燒死數

多天明看視止存骸骨頭面燒毁莫辨以此難取
首級等因案照先為緊急賊情事據上猶縣申稱
四月間被華巢賊徒不時虜掠耕牛人口請兵追
剿鄉民稍得蒔插今早穀將登又聞各巢修整戰
具出刦乞為防遏庶得收割聊生等因并據縣丞
舒富及南安府呈大庾縣申同前事該本道查得
上猶縣隣近巢穴則有旱坑茶潭杷州坑樟木坑
石路坑白水峒竹潭川坳陰木潭等巢南安縣則
有長龍鷄湖楊梅新溪等巢大庾縣則有狐狸坑

船坑禾沙坑石圳上龍朱雀黄石坑等巢多則三五百名少則七八十名合無將本院選集之兵委官統領分投剿遏等因已經呈奉本院批看得各賊名號日漸僭擬惡毒日加縱肆若果遂其奸謀得以乘虛入廣其爲患害關繫匪輕除容行南韶等府分兵防截外仰該道即便部勒諸軍定哨分委仍密召各巢附近被害知因之人堪爲鄉導者前來分引各兵出城之時不得張揚令正當換班之月就令俱以下班爲名晝伏夜行尅期各至分

地掩賊不備同時舉事分領各官務要嚴密奮勇竭忠以副委託如或推奸誤事及軍士之中敢有後期退縮者悉以軍法從事決不輕貸該道亦要親帥重兵隨後繼進密也賊巢要害處所相機抜應以防不測一應機宜務須慎密周悉仍要嚴緝各兵所獲真正賊徒不許濫加良善等因遵奉統領各兵刻期進剿及加謹防遏今據復呈前因通查得各哨共計生擒大賊首三名首從賊徒五十四名斬獲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二百四

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十九處燒毀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男女二十九名口水黄牛馬騾羊一百四十四頭匹隻所據各該領兵等官所報擒斬之賊數固不多而巢穴已空無可捿身積聚已焚無可仰給就使屯集横水桶岡大巢將來人多食少大衆夾攻爲力已易等因轉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呈稱據南安府并上猶等縣及縣丞舒富各呈申訪得大賊首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大賊首鍾明貴蕭規模

陳曰能唐洪劉允昌等約會樂昌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欵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征勦府江就行乘虛入廣等因已經批仰該道部勒諸軍酌量賊巢強弱派定哨分選委謀勇屬官統兵密召知因向導引領晝伏夜行刻定於六月二十日子時入各賊巢同時舉火併力奮擊務使噍類無遺去後今據前因覆勘得前項賊巢委果蕩平殆盡蓄積委果焚燬無遺獲功解報雖少殺傷燒死實多稍熾之勢少摧不軌之謀

暫阻居民得以秋獲地方亦為一空此皆遵依兵
部申明律例事理仰仗　天威官兵用命之所致
非臣之知謀所能及也臣惟南贛之兵素不練養
見賊而奔則其常態今各官乃能夜入賊巢奮勇
追擊在他所未為可異之功於南贛則實創見之
事及照副使楊璋區畫贊理比於各官勞勛尤多
今夾攻在邇伏乞　皇上特加勸賞以作興勇敢
之風庶幾日後大舉臣等得以激勵人心除將獲
功人員量加犒賞生擒賊徒監候審決首級梟示

俘獲賊屬領養牛馬賞兵有功人員查審的確造
冊奏繳外緣係斬獲功次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議夾剿方畧疏　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兵部咨
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題為緊急賊情事備行
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將上猶縣等處賊巢尅期九
月中進剿等因遵依隨將本道兵糧事宜計呈本
院轉達奏　聞定奪外隨據南安府上猶大庾等
縣申稱各縣鄉民旱穀將登各巢羣賊修整戰具

要行出刼并擄南康縣縣丞舒富呈訪得大賊首
謝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桶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
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修戰具并呂公車
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聞知廣東官兵盡調府江
就行乘虛入廣流刼乞要早為撲剿等因已經呈
蒙本院密受方畧行委知府季敩縣丞舒富等領
兵分剿共生擒大賊首陳曰能等三名首從賊徒
五十四名斬獲賊首級六十八顆殺死射死賊徒
二百四十餘名燒死賊徒二百餘名搗過巢穴一

十九處燒燬房屋禾倉八百九十餘間俘獲賊屬
二十九名口水黄牛馬羊騾一百四十四頭匹通
經呈報又蒙本院慮賊必將乘間復出行委知府
季敩指揮來春等統兵屯南安指揮姚璽縣丞舒
富統兵屯上猶指揮謝昶千戶林節統兵屯南康
各於要害去處往來防剿至七月二十五日賊首
謝志珊果復統衆一千五百餘徒攻打南安府城
各官督兵迎敵生擒賊犯楊鑾等七名斬獲首級
四十五顆賊衆大敗而去八月二十五日賊首謝

志珊又統領二千餘徒復来攻打南安府城各官
督兵迎敵生擒賊犯龍正等四十二名斬獲首級
一百五十七顆賊又大敗而去即今賊勢少挫若
乘此機會直擣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但聞湖
廣之兵既已齊集而廣東因府江班師未久復調
狼兵未有定期謹按地圖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
庾桶岡等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
舉止該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止于仁化縣要
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浰頭賊巢與

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江西與廣東會合
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
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
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該湖廣廣東
二省會合而江西止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
與焉名雖三省大舉其實自有先後舉動次第不
相妨礙若不比之察必欲通待三省之兵齊集然
後進剿則老師廢財為害匪細合將前項事宜約
會二省以次漸舉庶兵力不竭糧餉可省等因據

呈到臣看得三省夾攻必須彼此尅期定日同時
並舉斯乃事體之常然兵無定勢謀貴從時苟勢
或因地而異便則事宜量力以乘機三省賊巢連
絡千里雖聲勢相因而其間亦自有種類之分界
限之隔利則爭趨患不相顧乃其性習誠使三省
之兵皆已齊備會約並進夫豈不善但今廣東狼
兵方自府江班師而歸欲復調集恐非旬月所能
兩省之兵既集久頓而不進賊必驚疑愈生其奸
悍者奔突黠者潛逃老師費財意外之虞乘間而

起雖有智者難善其後誠使先合湖廣江西之兵
併力而舉上猶諸賊建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
矣則又合湖廣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建
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
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則姑遣
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
而湖廣之兵又不及已苟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
界以援上猶及夫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
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之

盜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遼絶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有不濟者矣臣竊以為因地之宜先後合擊之使除臣遵照兵部咨來題奉 欽依會兵征勦亦聽隨宜會議施行事理已將前項事宜移咨廣東湖廣總督廵撫等官知會一面相機行事外緣係地方緊急賊情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換 勅謝 恩疏 十二年九月十五日

近准兵部咨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臣奏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欽此備咨到臣本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勅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盖因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為處置先年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廵撫前項地方就令督勦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撫安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蔽重為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廵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

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俱欽遵外竊念臣以凡庸繆膺重寄思逃罪責深求禍源始知盜賊之日熾由於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由於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由於賞罰之不明輙敢忘其僭妄為 陛下一陳其梗槩其實言不量力請非其分方虞戮辱之及 陛下特採該部之議不惟不加咎譴而又悉與施行不惟悉與施行而又隆以新命是蓋曲從試可之請不忍以人廢言也 勅諭宣布之日百姓填衢塞道愫然

攷觀易慮以為聖天子明見萬里動察幽微占群策之畢舉知國議之有人莫不警懼振發強息其暴偽息其奸怯者思奮而勇後者思勠而前三軍之氣自倍群盜之謀自阻所謂舞干格苗運於廟堂之上而震乎蠻貊之中者也夫過其言而不酬有志者之所耻也冒寵榮而不顧自好者不為也臣固闒劣亦豈草木無知不思鞭策以報　知遇雖其才力有所難強而犬馬之誠決能自盡雖於利鈍不可逆睹而狐兎之穴斷期掃平臣不勝感恩激切之至

交收旗牌疏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准工部咨該本部題稱看得兵部咨開都御史王守仁奏　勅提督軍務應合照例給與旗牌以振軍威一節既查有例又奏　欽依合無於本部收有內給與旗牌八面副就令原來百戶尹鏻前去交與本官督軍應用務加愛惜不得輕意損壞候到先將收領過日期號數徑自奏報查考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到臣隨於本年九月十六日據百戶尹鏻領齎令旗令牌八副面前來除照數收領調度軍馬應用務加愛惜不敢輕意損壞外緣係交收旗牌事理為此令將收領過日期緣由并號數開坐具本題　知

議南贛商稅疏　十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巡撫江西地方右副都御史孫燧案驗備行各道兵備等官有地方重大軍務益於政體便於軍民果係應議事件即便條列呈報以憑施行等因隨據南安府呈繳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商稅循

環文簿看得該府造報冊內某日共抽稅銀若干不見開有某商人某貨若干抽銀若干中間不無任意抽報情弊及看得一季總數倍少于前原其所自盖因抽分官員止是典史倉官義民等項不惜名節惟嗜貪污兼以官職卑微人心玩視以致過往客商或假稱權要而挾放或買求官吏而帶過及被店牙通同客商買求書筭以多作少以有作無奸弊百端卷查前項抽分創於巡撫都御史

金澤一則甦大庾過山之夫一則濟南贛軍餉之用題奉　欽依遵行年久及查贛州龜角尾設立抽分廠建白于總制都御史陳金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起至九年七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四萬二千六百八十六兩六錢三分七毫五忽本省大帽山姚源華林盜賊四起大舉夾攻一應軍餉俱仰給於此並未奏動　內帑之積亦未科派小民之財以此而觀則商稅之有益地方多矣緣贛州之稅正德十一年該給事中黄重奏稱廣

貨自南雄經南安折梅亭已兩稅矣贛州之稅不無重復已經勘明停止贛河之稅近復大舉夾攻軍餉仰給全在折梅亭之稅今所入如此非惟軍餉無益實惟奸宄是資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黄宏議照合將南安之稅移於龜角尾抽分既有分巡道之監臨又有巡撫之統馭訪察數多奸弊自少其大庾縣額夫銀兩合令該縣每季具印信領狀赴道批行贛州府支領支盡查算准令復支如此非惟大庾過嶺之夫不缺而軍餉之用大增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呈到臣看得南贛二府商稅皆因給軍餉裕民力而設折梅亭之稅名雖為夫役而實以給軍餉龜角尾之稅事雖重軍餉而亦以裕民力兩稅雖若二事其實殊途同歸但折梅亭雖已抽分而龜角尾不復致詰未免有脫漏之弊若折梅亭既已抽分而龜角尾又復致詰未免有留滯之擾況監司既遠胥猾得以恣其侵漁頭緒既多彼此得以容其奸隙若革去折梅亭之抽分而總稅於龜角尾則事體歸一奸弊自消非但有

資軍餉抑且便利客商盖分合雖異而於商稅事體無改纖毫轉移之間而於民商利害相去倍蓰除臣欽遵節奉　勅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事理將副使楊璋等所議行令該府一面查照施行外緣係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陞賞謝　恩疏　正德十二年十月初　日

節該欽奉　勅得爾奏該福建兵備僉事等官胡璉等統領軍兵各分哨路於今年正月十八等日先後攻破長富村象湖山可塘洞等處巢穴擒斬

首從賊級一千四百二十九名顆及該兵備僉事等官顧應祥等統領軍兵分哨並進於今年正月二十四等日克破古村箭灘水竹等寨斬賊級一千二百七十二名顆各俘獲賊屬奪回人口頭畜器械等數多賊害既除良民安堵蓋由爾申嚴號令處置有方以致各該官員奉行成算有此成功捷奏來聞朕心嘉悅除有功官軍民快人等待查勘至日陞賞外陞爾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仍降　勅獎勵爾其益竭心力大展才猷

俾明武備多方計畫務使四省交界之區數年嘯聚之黨撫勦盡絕地方永獲安靖斯稱朕委任之意毋或狃于此捷遂生怠玩致有他虞欽此　欽遵臣惟賞及微勞則有功者益勸罰行親暱則有罪者益警近者閩廣之師幸而成功其方畧議於該部成算出於　朝廷用命存於諸將戮力因於士卒臣不過申嚴號令數布督促之而已曾有何功而乃冒蒙　褒賞增其祿秩錫以金幣臣實不勝慚汗惶恐之至然臣嘗有申明賞罰之奏兵部有顧　陛下俯從惟重之典以作敢勇之風之請矣臣之微勞懼不免於罪而　陛下曲從該部之議特　賜優渥之恩者所謂賞及微勞將以激勸有功也昔人有云死馬且買之千里馬將至矣臣敢畏避冒賞之戮苟為遜讓以仰孳　陛下激勵作興之盛心乎受　命之餘感懼交集誓竭犬馬之力以効涓埃之報臣不勝受　恩感激之至

橫水桶岡捷音疏　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二日

據江西布按二司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

參議黃宏會呈據一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珣呈督同興國縣典史區澄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磨刀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桶岡洞等巢二十三日會兵擊賊于上新地寨共十四處共擒斬大賊首雷鳴聰藍文亨梁伯安等六名顆賊從王禮生等二百四十一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五十七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七十七間及奪馬牛賊仗等項二哨統兵福建汀州府知府唐淳呈督同上杭縣縣丞陳秉等官

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左溪等巢十一月初一
等日攻破十八磊等巢共十二處共擒斬大賊首
藍天鳳藍八蘓景祥等四名顆賊從廖欧保等二
百六十四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五百
四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七百一十二間及奪
獲馬牛器械贓銀等項三哨統兵南安府知府季
斆呈督同同知朱憲推官徐文英等官兵於十月
十二等日攻破穩下等巢十二月初三日擊賊於
朱雀坑等巢共八處生擒大賊首高文輝何文秀
等五名擒斬賊從楊禮等三百六十一名顆俘獲
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七十一名口燒毀賊
巢房屋五百七十八間奪獲牛馬贓仗等物及先
於七月二十五等日二次被賊擁衆攻打本府城
池統領本營官兵會同指揮來春馮翔與賊對敵
本職下官兵舍人共擒斬賊從龍正等一百三名
顆來春下官兵擒斬賊從王伯宗等二十五名顆
馮翔下官兵擒斬賊從劉保等一百三十五名顆
四哨統兵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開稱督領

千戶林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鷄湖等
巢共九處共擒斬大賊首唐洪劉允昌葉志亮譚
祐李斌等共一十名顆賊從王志成等一百四十
六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三名口
燒毀賊巢房屋二百間及奪獲牛馬贓仗等物五
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
指揮使郟文呈督領安遠縣義官唐廷華官兵於
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獅子寨等巢二十三日會兵
擊賊於上新地寨斬獲首賊藍文昭等三名顆擒
斬賊從許受仔等一百六十六名顆俘獲賊屬并
奪回被虜男婦九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四百
一十二間及奪獲牛馬器械等項六哨統兵贛州
衛指揮余恩呈統領龍南縣新民王受等兵於十
月十二等日攻破長流坑等巢共五處擒斬大賊
首陳貴誠薛文高劉必深三名顆賊從郭彥秀等
一百七十七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九
十九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五百一十七間及奪獲
馬驢器械贓銀等物七哨統兵寧都縣知縣王天

與呈督同典史巫儀等官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
破樟木坑等巢共　處擒斬大賊首鄧崇泰王孔
洪等八名顆擒斬賊從陳榮漢等一百三十九名
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七十五名口
燒毀賊巢房屋一百六間及奪獲牛馬贓物等項
八哨統兵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統領上猶縣義官
胡述等兵於十月十二等日攻破箬坑等巢共五
處擒斬賊從康仲榮等四百一十九名顆俘獲賊
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

房屋九百九十三間及奪獲牛馬贓銀等項及先
於九月二十一等日大賊首謝志田等攻打白面
寨隨督發寨長廖惟道等擒斬首從賊徒謝志田
等三十五名顆九哨統兵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
縣張戩呈統領本縣新民等兵於十月二十四日
等攻破杞州坑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西山
界桶岡等巢共九處擒斬大賊首蕭貴富鍾得昌
等六名顆賊從何景聰等二百五十七名顆俘獲
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一百五十七名口及奪獲

牛馬器械贓銀等物十哨統兵吉安府知府伍文
定呈統領廬陵縣等官兵劉顯等於十月二十四
等日攻破寨下等巢十一月初一等日攻破上池
等巢二十日擊賊於穩下等巢共十二處擒斬大
賊首謝志珊葉三等二十名顆賊從王福兒等二
百三十八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男婦二百
八十四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一百三十三間及奪
獲贓仗等物中營隨征參隨等官推官危受指揮
謝昶等各呈蒙提督軍門親統各職等官兵於十

月十二等日攻破長龍橫水大巢及菴背等巢共
七處生擒大賊首蕭貴模等一十四名擒斬賊從
蕭容等四百六十五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虜
男婦二百四十八名口燒毀賊巢房屋二百二間
及奪獲牛馬金銀贓仗等項各呈報到道查得先
為地方緊急賊情事節奉提督軍門案驗備仰本
道計處兵糧約會三省官兵將上猶等處賊巢尅
期進剿奏請定奪外本年六月初五日據大庾上
猶等縣申并據南康縣縣丞舒富呈稱大賊首謝

志珊號征南王糾率捅岡等巢賊首鍾明貴等約會廣東大賊首高快馬等大脩戰具并造呂公車欲要先將南康縣打破就行乘虛入廣乞早為撲捕等因備呈本院行委知府季斅等分兵剿捕獲功呈報奏　聞訖又經本院行委知府季斅指揮來春姚璽謝昶馮翔縣丞舒富千戶林節各於要害防遏擒斬功次俱發仰本道紀驗辯送本院梟示外隨該本道會同分守參議黃宏議照江西地方惟捅岡一處該與湖廣約會夾攻龍川一縣該與廣東約會夾攻其餘三縣腹心之賊不時奔衝難以止遏合無以次剿捕等因具呈本院移文廣東湖廣鎮巡衙門約會以次攻勦閒隨奉本院分定哨道指揮方略將知府邢珣等刻期進勦備仰各道不妨職事照舊軍前紀驗贊畫等因依奉催督各營官兵進攻去後今呈前因除將擒斬賊徒首級俱類送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仍辯提督軍門處決并賊級照例梟示被虜人口給親完聚賊屬男女并牛馬騾變賣銀兩收候賞功支

用器械贓物俱發贛縣貯庫外職等議照上猶等縣橫水等巢大賊首謝志珊謝志田謝志富謝志海蕭貴模蕭貴富徐華譯曰志雷俊臣桶岡大賊首藍天鳳藍八穢藍文昭胡觀雷明聰藍文亨雞湖大賊首唐洪新溪大賊首劉允昌揚梅大賊首葉志亮左溪大賊首薛文高高誦馮祥朱雀坑大賊首何文秀下關大賊首穢景祥義安大賊首高文輝參溪大賊首高玉瑄康禾三縣茅壩大賊首唐曰富劉必深長河壩大賊首蔡積富葉三梅伏坑大賊首陳貴誠鷺坑大賊首藍通海赤坑大賊首譚曰榮雙壩大賊首譚祐李斌等宿積兇毒恃險為惡僭擬王號偽稱總兵聚集黨類數千肆行流毒三省攻圍南安南康府縣城池殺害千戶主簿等官流劫湖廣桂陽郴縣宜章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永新等縣良民子女被其奴役房屋倉廩被其焚燒道路田土被其阻荒占奪者以千萬頃賦稅屯糧負累軍民陪納者以千萬石其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各又自稱盤皇子孫收有傳流寶

印畫像蠱惑群賊悉歸約束即其妖狐酷鼠之輩
固知決無所就而原其封豕長蛇之心實已有不
可言比之姚源之王浩八華林之胡雪二東鄉之
徐仰四建昌之徐九齡均為賊首而奸雄實倍之
今則渠魁授首巢穴蕩平擒斬既多俘獲亦盡數
十年之禍害已除三省之冤憤頓釋悉皆仰仗
朝廷德念地方之荼毒大興征討之　王師并提
督軍門指授成算號令嚴明親臨督陣身先士卒
以致各哨官兵用命爭先捐軀赴敵或臻是捷擬

合會案呈詳施行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准兵部
咨為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該本部覆議請　勅
南贛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
應用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
畫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拿問發落
如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
撫重為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
俱聽以軍法從事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提督
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依擬

行欽此及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咨看得所
奏攻治賊盜二說合無行文交與都御史王守仁
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
限以時等因題奉　聖旨是這申明賞罰事宜還
行與王守仁知道欽此又准兵部咨該巡撫湖廣
都御史秦金題該本部覆題看得郴桂等處與廣
東江西所轄猺峒密邇聯絡若非三省會兵夾攻
賊必逃散合無請勅兩廣并南贛總督巡撫等官
會同行事尅期進兵等因節奉　聖旨是都依擬

行欽此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奏要會同
湖廣江西撫鎮等官各量起兵約會尅期夾剿又
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南贛地方賊情只照
依您部裏原擬事宜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
官軍設法剿捕如有該與江西兩廣巡撫總督等
官會兵征剿的聽隨宜會議施行欽此續准兵部
咨該臣題開計處南贛二府兵糧事宜及合用本
省巡按御史紀功緣由該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
都依擬行欽此俱　欽遵陸續備咨到臣俱經行

江西廣東湖廣各道兵備守巡等官一體欽遵調取官軍兵快剋期夾攻及咨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燧并行巡按御史屠僑各查照外續據領兵縣丞舒富等呈稱各巢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據險四出殺掠猖獗日甚乞為急處等因到臣當將進兵機宜督同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統兵知府等官邢珣等議得桶岡横水左溪諸賊荼毒三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諸巢為賊之咽喉而横水左溪諸巢為之腹心

以江西言之則横水左溪諸巢為賊之腹心而桶岡諸巢為之羽翼今不先去横水左溪腹心之患而欲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兩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紛紛皆以為必須先攻桶岡而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初一日賊見我兵未集而師期尚遠且以為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進兵速擊可以得志已破横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蔑不濟矣於是臣等乃決意先攻横水左溪密切分布哨道使都指揮僉事

許清率兵千餘自南康縣所溪入知府邢珣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石人坑入知縣王天與率兵千餘自上猶縣白面入令其皆會横水使守備指揮郟文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義安入知府唐淳率兵千餘自大庾縣聶都入知府季斆率兵千餘自大庾縣穩下入縣丞舒富率兵千餘自上猶縣金坑入令其皆會左溪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候各兵齊集令其亦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衝臣亦親率兵千餘自南康進屯至坪期直擣横水以與諸軍會而使兵備副使楊璋分守參議黃宏監督各營

官兵往來給餉以促其後分布既定乃於十月初七日夜各哨齊發初九日臣兵至南康初十日進屯至坪使間諜四路分探皆以為諸賊不虞官兵猝進各巢皆鳴鑼聚衆往來呼噪奔走為分投禦敵之狀勢甚張皇然已於各險隘皆設有滾木礌石度此時賊已據險勢未可近臣兵乘夜遂進十一日小餉未至賊巢三十里止舍使人伐木立柵開塹設堠示以久屯之形夜使報効聽選官雷濟

義民蕭庚分率鄉兵及樵豎善登山者四百人各與一旗齎銃砲鉤鐮使由間道攀崖懸壁而上分列遠近極高山頂以覘賊張立旗幟爇茅為數千竈度我兵且至險則舉砲燃火相應十二日早臣兵進至十八面隘賊方據險迎敵驟聞遠近山頂砲聲如雷煙焰四起我兵復呼譟奮通銃箭齊發賊皆驚潰失措以為我兵已盡入破其巢穴遂棄險退走臣預遣千戶陳偉高睿分率壯士數十緣崖上奪賊險盡發其滚木礧石我兵乘勝驟進呼

聲震天地指揮謝昶馮廷瑞兵由間道先入盡焚賊巢賊退無所據乃大敗奔潰遂破長龍巢破入八面隘巢破先鋒頭巢破狗脚嶺巢破蓋背巢破白藍橫水大巢先是大賊首謝志珊蕭貴模等皆以橫水為巢險之中倚以為固聞官兵四進倉卒分衆扼險出禦甚力至是見橫水煙焰障天銃砲之聲撼搖山谷亦各失勢棄險走各哨官兵乘之皆奮勇力戰而入知府邢珣遂破磨刀坑巢破茶坑巢破茶潭巢知縣王天與破樟木坑巢破石王

巢都指揮許清破雞湖巢破新溪巢破楊梅巢俱至橫水知府唐淳破羊牯腦巢破上關巢破下關巢破左溪大巢守備指揮郟文破獅寨巢破義安巢破苦竹坑巢指揮余恩破長流坑巢破牛角窩巢破籠坑巢縣丞舒富破箬坑巢破赤坑巢破竹壩巢知府季斆破上西峰巢破狐狸坑巢破鉛廠巢俱至左溪守巡各官亦隨後督兵而至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幷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其餘自相踩踐墮崖塡谷而死

者不可勝計當是時賊路所由入皆刊崖倒樹設阱埋簽不可行我兵晝夜涉深澗蹈叢棘遇險絕則掛繩崖樹魚貫而上猿臂而下往往失足墮深谷幸而不死經數日始能出各兵已至橫水左溪皆困甚不復能驅遂會日已暮遂令收兵屯劄次日大霧雨咫尺不辯連數日不開乃令各營休兵享士而使鄉導數十人分探潰賊所往并未破巢穴動靜十五日得各鄉導報謂諸賊分陣預於各山絕險崖壁立有栅寨為退保之計有復合聚於

未破之巢者俱不意我兵驟入未及搬運糧穀若
分兵四散追擊可以盡獲臣等竊計湖廣夾攻在
十一月初一期已漸迫此去桶岡尚百餘里山路
險峻三日始能達若此中之賊圖之不克而移兵
桶岡勢分備多前後顧瞻非計之得乃令各營皆
分兵為奇正二哨一攻其前一襲其後冒霧速進
分投急擊十六日知府邢珣攻破旱坑巢鷂井巢
知府季斆守備指揮郟文攻破穩下巢李家巢十
七日知府唐淳攻破綠茅壩巢十八日都指揮許

清攻破朱雀坑巢村頭坑巢黃竹坳巢觀音山巢
十九日指揮余恩攻破梅伏坑巢石頭坑巢二十
日知府邢珣又攻破白封龍巢茫背巢知縣王天
與攻破黃泥坑巢大富滘巢二十二日縣丞舒富
攻破白水洞巢本日知府伍文定知縣張戩兵亦
至二十四日知府伍文定攻破寨下巢知縣張戩
攻破杞州坑巢二十五日知縣張戩又破朱坑巢
知府伍文定破楊家山巢二十六日知府季斆又
破李坑巢都指揮許清又破川坳巢二十七日守

備指揮郟文又破長河洞巢連日各擒斬首從賊
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
仗數多是日各營官兵請乘勝進攻桶岡臣復議
得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百餘里連峯參
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中所產旱穀薯蕷之類足
餉歲餘往者亦嘗夾攻坐困數月不能得其一卒
竟以招撫為名而罷及詢訪鄉導其所由入惟鎖
匙龍葫蘆洞茶坑十八磊新地五處然皆架棧梯
壑貫懸絕壁而上賊使數人於崖巔坐發礧石可

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深入湖廣
迂回取道半月始至湖兵既從彼入而我師復往
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入其中同難
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今我欲乘
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長驅百餘里而爭利彼若
拒而不前頓兵幽谷之底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
魯縞矣今若移屯近地休兵養銳振揚威聲先使
人諭以禍福彼必懼而請服其或有不從者乘其
猶豫懈而擊之乃可以逞乃使素與賊通戴罪義

官李正巖醫官劉福泰釋其罪并縱所獲桶岡賊鍾景於二十八日夜懸壁而入期以初一日早使人於鎖匙龍受降賊方甚恐見三人至皆喜乃集衆會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往復遲疑不暇為備臣遣縣丞舒富率數百人屯鎖匙龍促使出降而使知府邢珣入茶坑知府伍文定入西山界知府唐淳入十八磊知縣張戩入葫蘆洞皆於三十日乘夜各至分地遇大雨不得進初一日早冒雨疾登大賊首藍天鳳方就鎖匙龍聚

議聞各兵已入險皆驚愕散亂猶驅其衆男婦千餘人據內隘絕壁隔水為陣以拒知府邢珣之兵渡水前擊張戩之兵銜其右伍文定之兵自張戩右懸崖而下遶賊傍擊賊不能支且戰且却及午雨霽各兵鼓譟而前乃敗走縣丞舒富知縣王天與所領兵聞前山兵已入亦從鎖匙龍並登各軍乘勝擒斬賊悉奔十八磊知府唐淳之兵復嚴陣迎賊又敗然會日晚猶扼險相持次早諸軍復合勢併擊大戰良久遂大敗知府邢珣破桶岡大巢

破梅伏巢破烏池巢知縣張戩破西山界巢鎖匙龍巢破黃竹坑巢知府唐淳破十八磊巢知府伍文定破鐵木里巢破土池巢破葫蘆洞巢知縣王天與破員分巢破背水坑巢縣丞舒富破太王嶺巢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奪回被虜人口牛馬贓仗數多賊大勢雖敗結陣分遁者尚多是日聞湖廣土兵將至臣使知府邢珣屯葫蘆洞知府唐淳屯十八磊知府伍文定屯大水守備指揮郟文屯下新地知縣張戩屯磜頭縣丞舒

富屯茶坑指揮姚璽知縣王天與屯板嶺而使副使楊璋巡行磜頭茶坑諸營監督進止以繼其糧餉又使知府季斅分屯聶都以防賊之南奔都指揮許清留屯橫水指揮余恩留屯左溪以備腹心遺漏之賊而使參議黃宏留劄南安給糧餉以為聶都之繼臣亦躬率帳下屯茶寮使各營分兵與湖兵相會夾勦遁賊初五日知府邢珣又破上新地巢破中新地巢破下新地巢初七日知府唐淳又破杉木坳巢破原陂巢破木里巢十一日知縣

張戩破板嶺巢破天台菴巢十三日又破東挑坑巢破龍背巢連日各擒斬俘獲數多其間巖谷溪壑之内饑餓病疹顛仆死者不可以數於是桶岡之賊畧盡臣以其暇親行相視形勢據險立隘使卒數百斬木棧崖鑿山開道又使典史梁儀領卒數百相視横水創築土城周圍千餘丈亦設隘以奪其險議以其地請建縣治控制三省諸猺斷其往來之路事方經營十六日據防遏推官徐文英呈稱廣東魚黄等巢被湖兵攻破賊黨男婦千餘

突往鷄湖新地穩下朱雀坑等處臣復遣知府季斆分兵趨朱雀坑等處知府伍文定趨穩下鷄湖等處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趨上新等處各相機急勦二十日知府伍文定兵擊賊於穩下寨西峯寨苦竹坑寨長河墹巢黎坑巢二十三日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邢珣擊賊於上新地巢知府伍文定又追擊于鷄湖巢十二月初三日知府季斆擊賊於朱雀坑寨狐狸坑巢擒斬首從賊徒俘獲賊屬奪獲賊仗數多於是奔逋之賊始盡然以湖廣

二省之兵方合雖近境之賊悉以掃蕩而四遠奔突之虞難保必無乃留兵二千餘分屯茶寮横水等隘而以是月初九日回軍近縣以休息疲勞俟二省夾攻盡絶然後班師兩月之間通計搗過巢穴八十餘處擒斬大賊首謝志珊藍天鳳等八十六名顆從賊首級三千一百六十八名顆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三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八十三名口牛馬騾六百八隻匹贓仗二千一百三十一件金銀一百一十三兩八錢一分總計首從賊徒賊屬牛馬贓仗共八千五百二十五名顆口隻件

俱經行令轉解紀功官處審驗紀録去後今呈前因參照大賊首藍天鳳謝志珊等盤據千里荼毒數郡僭擬王號圖謀不軌基禍種惡且将數十餘年而虐焰之熾盛毒流之慘極亦已數年于兹前此亦嘗夾勦曾不能損其一毛妥加招撫適足以長其桀驁乃今驅卒不過萬餘用費不滿三萬兩月之間俘獲六千有奇破巢八十有四渠魁授首醜類無遺此豈臣等能賢於昔人是皆仰仗　朝

廷威德之被廟堂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專臣以提督之任故臣等得以伸縮自由舉動如志奉　成算以行事循方畧而指揮將士有用命之美進止無掣肘之虞則是追獲殲兇之捷實由發縱指示之功臣等偶叨任使亦安敢冒非其績夫謀定於帷幄之中而勝决於千里之外　命出於廟堂之上而威行於百蠻之表臣等敢為朝廷國議有人賀且自幸其所遭得以苟免覆餗之戮也及照監軍副使楊璋參議黄宏領兵都指揮僉事許清都指揮使行事指揮使郟文知府邢珣季斆伍文定唐淳知縣王天與張戩指揮余恩馮翔縣丞舒富隨征參謀等官指揮謝昶馮廷瑞姚璽明德同知朱憲推官危壽徐文英知縣陳允諧黄文鸑宋瑢陸璣千戶陳偉高睿等以上各官或監軍督餉或領兵隨征悉皆深歷危險備嘗艱難各効勤勞之力共成克捷之功俱合甄録以勵將來伏願　皇上普彰廟堂之大賞兼收行伍之微勞激勸既行功庸益集自然賊盜寢息百姓安

生則地方幸甚臣等幸甚

立崇義縣治疏　十二年閏十二月初五日

據江西巡守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左參議黄宏會呈據南安府知府季斆呈備所屬致仕省祭義官監生楊仲賔等呈稱上猶等縣橫水左溪長流桶岡關田鷄湖等處賊巢共計八十餘處界乎三縣之中東西南北相去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人跡罕到其初輋賊原係廣東流來先年奉巡撫都御史金澤行令安插於此不過砍山耕活年深日久生長日蕃羽翼漸多居民受其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又且潛引萬安龍泉等縣避役逃民并百工技藝遊食之人雜處於內分群聚黨動以萬計始漸虜掠鄉村後乃攻劫郡縣近年肆無忌憚遂立總兵僭擬王號罪惡貫盈神人共怒今幸奏　聞征勦蒙本院親率諸軍擣其巢穴檎其首惡妖氛為之掃蕩地方為之底寧三縣之民歡欣鼓舞如獲更生訪得各縣流來之賊自聞夾攻消息陸續逃出頗衆但恐大兵撤後未免復聚為患合無三縣

適中去處建立縣治實爲久安長治之策等因到
道隨取各縣鄉導千里營研深查得前項賊巢係
上猶大庾南康三縣所屬上猶縣崇義上保稿湖
三里先年多被賊殺戮田地被其占據大庾縣義
安三里人戶間被殺傷田地賊占一半南康縣至
坪一里人戶皆居縣城田地被賊阻荒總計賊占
田地六里有半隨蒙本院委領兵知府邢珣知縣
王天與黃文鸑親歷賊巢踏勘三縣之中適均去
處無如橫水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地方山水合地

土地平坦堪以設縣隨會同分守左參議黃宏議
得合無於此建立縣治盡將三縣賊人占據阻荒
田地通行割出緣里分人戶數少查得南康縣上
龍一里崇德一里亦與至坪相接緣至坪三都雖
非全里然而地方廣闊錢糧數多堪以拆作一里
合割併屬新縣其間人戶數少者因粮尚存招人
佃買可以復全縣治既設東去南康尚有一百二
十里要害去處則有長龍西去湖廣桂陽縣界二
百餘里要害去處則有土保南去大庾縣一百二

十餘里要害去處則有鉛廠俱該設立巡檢司查
得上猶縣過步巡檢司路僻無用宜改移上保備
由呈詳奉批看得橫水開建縣治實亦事不容已
但未經奏請須俟 命下方可决議兼之工程浩
大一時恐未易就今賊勢雖平漏殄尚有且宜遵
照本院欽奉 勑諭隨宜處置事理先於橫水建
立隘所以備目前不測之虞除委典史梁儀等一
面[illegible]立木柵脩築土城脩建營房外查得橫水附
近隘所如至坪稿湖賴塘等處盜賊既平已爲虛

設其附近村寨如白面長潭杰壩不王過步果木
烏溪水眼等處居民訪得多係通賊窩主及各縣
城郭村寨亦多有通賊之人合將各隘隘夫悉行
撥守橫水其通賊人戶盡數查出編充隘夫永遠
守把其不係通賊者量丁多寡抽選編僉輪班更
替務足一千餘名之數責委屬官一員統領常川
守把遇有殘黨嘯聚出沒即便相機剿捕候縣治
既立人煙輳集地方果已寧靖再行議處裁損其
開建縣治本院親行踏勘再四籌度固知事不可

已但舉大事須順民情兵革之後尤宜存恤仰該道會同分守等官再行拘集地方父老子弟多方詢訪必須各縣人民踴躍鼓舞爭先趨事然後興工庶幾事舉而人有子來之美工成而民享偕樂之休仍呈撫按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依奉會同參議黃宏遵照批呈事理先於橫水設立隘所防範不虞及行該府再行拘集詢訪外隨據府縣各申拘集父老到官各交口歡欣鼓舞趨事別無民情不便等因備呈到道覆審無異轉呈到臣

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前項地方大賊既已平蕩後患所當預防今議立縣治并巡司等衙門懲前慮後杜漸防微實皆地方至計及查得橫水議建縣治處所原係上猶縣崇義里因地名縣亦為相應如蒙 皇上憫念地方屢遭荼毒乞勅該部俯順民情從長議處早賜施行并儒學巡司等衙門一體銓選官員鑄給印信如此則三省殘孽有控制之所而不敢聚三省奸民無潛匿之所而不敢逃變盜賊強梁之區為禮義冠裳之地久安長治無出於此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一

別録三　奏疏

奏疏三

乞休致疏　正徳十三年三月初四日

臣以菲才遭逢　明盛荷蒙　陛下滌垢掩瑕曲成器使既寛尸素之誅復冒清顯之職增其禄秩假以賞罰念其行事之難授以提督之任言行計聽感激　深恩每思捐軀以效犬馬柰何才蹇福薄志欲前而力不逮功未就而病已先臣自待罪鴻臚即嘗以病求退後懼託疾避難之誅輒復黽勉來此驅馳兵革侵犯瘴癘晝夜憂勞疾患愈困自去歲二月徃征閩寇五月旋師六月至於九月俱有地方之警十月攻横水十一月破桶岡十二月旋師未幾今年正月又復出剿浰賊前後一歲有餘往來二三千里之内上下溪澗出入險阻皆扶病從事然而不敢輒以疾辭者誠以　朝廷初申賞罰之請再下提督之命惟恐付託不効以辜陛下聽納之明負大臣薦揚之舉且其時盗賊方

熾坐視民之荼毒而以罪累後人非仁也已逃其難而遺人以艱非義也徒有其言而事之不酧非忠也故寧委身以待罪忍死以效職今頼　陛下威德　廟堂成算上猶南康之賊既已掃蕩而浰寇殘黨亦復不多旬日之間度可底定決不至於重遺後患則臣之罪責亦既可以少逭於萬一但惟臣病月深日亟百療罔效潮熱咳嗽瘡疽癰腫手足麻痺已成廢人昔人所謂駑弱之才不堪任重福薄之人難與成功二者臣皆有焉伏惟　陛下覆載生成不忍一物失所憫臣輿病討賊所備嘗之苦哀臣忍死待罪不得已之情念福薄之有限憐疾瘵之無期准令旋師之日放歸田里豈曰保全餘息尚圖他日之效苟遂丘首臣亦感　恩地下能忘啣結之報乎臣不勝哀懇祈望之至

移置驛傳疏　正德十三年二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批據南安府大庾縣峰山里民朱仕玦等連名告稱本里先因敵禦拳賊正德十一年被賊復仇

殺害本里婦男一百餘命各民驚惶自願築砌城垣一座搬移城内告申上司蒙給官銀修理三門今幸完成居民無虞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九日奉調本里百長謝玉山等五百名前去本府剿賊已獲功次解報未蒙發回今風聞華賊又要前來復讐但本城缺兵防守乞賜裁革牢屋龍華二隘人夫前來守城其赤口巡檢司缺官就乞委官署掌印信督兵防遏及願出地遷移小溪驛進城城池驛舍俱保無虞等情奉批 嶺北道議處依奉會

同左叅議黄宏議將牢屋龍華二隘人夫撥付該城防守該府照磨鄧華空閑合委署掌印信提督該司弓兵并該城兵衆併力防遏其小溪驛遷移峯山城内一節合行該府查勘應否遷移過往使客有無便益南北水路有無適均移驛之費計算幾何緣由呈詳本院奉批去隘委官俱准議行移驛事仰行該府作急勘報等因已經行據南安府呈蒙二隘人夫撥付峯山守城行委照磨鄧華署掌赤石巡檢司印信及查議得小溪舊驛止有人煙數家孫處河邉且與鷄湖等賊巢相近曾被攻賊來驛執虜官吏燒毀公廳見今賊勢猖獗使客輙受驚惶不敢停歇往年亦曾建議遷驛柰小溪人民俱各包當該驛夫役積年射利得慣官吏被其鈐制往往告稱移驛不便况移驛處所雖在城中離河不遠工程所費亦不過四五十兩如此一舉委果水陸俱便不惟該驛可保無虞而往來使客宿歇亦無驚恐等因回報到道覆議相同據呈到臣薄查先為前事已經批仰該道議處回報去後今據前因看得小溪舊驛屢被賊患移置峯山城内委果相應如蒙乞 勑該部查議相同俯從所請則一勞永逸實為地方之幸

浰頭捷音疏 十三年四月二十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據一哨統兵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郟文呈稱統領遠安縣義 孫洪舜等兵於本年正月初七日攻破曲潭等巢十一日攻破半逕等巢共五處二月二十六日與賊戰於水

源等處擒斬大賊首吳積祥陳秀謙張秀嵩等七
名顆賊從陳希九等一百二十六名顆俘獲賊屬
男婦五十六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二百五十
三間及奪獲器械等物二哨統兵贛州府知府邢
珣呈稱督同同知夏克義知縣黄天與典史梁儀
老人葉秀芳等官兵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方竹
湖等巢初九日攻破黄田坳等巢共四處二十五
等日覆賊於白沙二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芳竹湖
等處擒斬大賊首黄佐張廷和王鑾師劉欽等一

十名顆賊從黄寀等二百六十名顆俘獲賊屬男
婦八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貳百貳拾二
間及奪獲贓仗牛馬等項三哨領兵廣東惠州府
知府陳祥呈稱督同通判徐璣新民盧琢等官兵
於正月初七等日攻破熱水等巢初九等日攻破
鐵石障等巢共五處二十五等日覆賊於五花障
等處二月初二等日與賊戰於和平等處擒斬大
賊首陳活雞黄弘閏張玉林等十一名顆賊從李
廷祥四百三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二百二十

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百七十二間及奪獲
器械贓銀牛馬等項四哨統兵南安府知府季斅
呈稱統領訓導藍鏵百長許洪等官兵於正月初
三等日攻破右坑等巢十一日攻破新田逕等巢
共四處二十七等日覆賊於北山又與戰於風門
輿等處擒斬大賊首劉成珍等四名顆賊從胡貴
琢等一百三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六十五
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七十三間及奪獲贓銀
等物五哨統兵贛州衛指揮僉事余恩呈稱統領

新民百長王受黄金巢等兵於正月初七日會同
推官危壽千戶孟俊攻破上中下三浰大巢十一
日攻破空背等巢共四處二十五日覆賊於銀坑
水等處擒斬大賊首賴振祿王貴洪李全鄒一椎
等九名顆賊從賴賤仔等二百五十名顆俘獲賊
屬男婦六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
十一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六哨統兵贛州衛
指揮僉事姚璽呈稱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於正
月初七日攻破淡方等巢初九日攻破岑岡等巢

共四處二十七日獲賊於烏虎鎮擒斬大賊首謝
鑾會用奇等五名顆賊從盧任龍一百九十九名
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一十二名口燒毀賊巢房
屋禾倉三百七十間及奪獲器械牛馬等項七哨
統兵贛州府推官危壽呈稱統領義官葉方等兵
於正月初七日會同指揮余恩千戶孟俊攻破上
中下三浰大巢初十等日攻破鎮里寨等巢共四
處二十七日覆賊於中村等處擒斬大賊首池仲
寧高允賢池仲安朱萬林根等十二名顆賊從黃

穩等二百一十一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十三名
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三百二十三間及奪獲賊
仗牛馬等項八哨統兵贛州衛千戶孟俊呈稱統
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珂等兵於正月初七
等日會同指揮余恩推官危壽攻破上中下三浰
大巢初十等日攻破大門山等巢兵六處擒斬大
賊首謝鳳經吳宇張廷與石榮等九名顆賊從張
角子等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一百四
十三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一百七十三間及

奪獲器械牛馬贓銀等項九哨統兵南康縣縣丞
舒富呈稱統領義民趙志標等兵於正月十一等
日攻破旗嶺等巢共二處二月十四日與賊戰於
乾村等處擒斬賊從劉三等一百七名顆俘獲賊
屬男婦二十一名口燒毀賊巢房屋禾倉五十三
間及奪獲器械等物等因各呈報到道查得先為
地方緊急賊情事據信豐縣所呈稱正德十二年
二月初七日龍南縣賊首黃秀魁糾合廣東賊首
池仲容等突來本縣殺人放火見今攻城不退乞

要發兵救援等因該本道議委經歷王祚縣丞舒
富領兵剿捕斬獲賊級四顆被賊殺死報効義士
楊習樂等十名執去經歷王祚隨該本道親詣該
縣督將各賊招安撥田原巢經歷王祚送出參將
失事知縣王天爵盧鳳千戶鄭鏵朱誠洪恩主簿
周鎮鎮撫劉銓等俱各有罪及將前賊應剿緣由
呈詳轉達具　奏外正德十三年正月初三日奉
提督軍門紙牌議照上猶等縣賊巢既平廣東龍
川縣浰頭等處賊巢奉有　成命應該會剿其大

賊首池仲容等本院已行計誘擒獲見今軍勢頗
振若不乘此機會出其不意擣其不備坐視以待
廣兵之來未免有失事機之會本院除遵奉　勅
諭內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事理部勒兵衆分
布哨道行仰守備指揮并知府等官邢文陳祥等
統領各授進止方略外備行本職前去軍前紀驗
功次及催各哨官兵上緊依期進剿仍行巡按衙
門前來覈實施行等因隨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
屠僑批行本道先行紀驗明白通候覈實施行依

奉督率各省官兵依期進剿去後今據前因除將
前項功次俱類巡按衙門會審紀驗明白生擒賊
犯解赴提督軍門斬首梟示賊屬男婦變賣銀兩
器械贓仗贓銀俱貯庫外參照浰頭大賊首池仲
容池仲寧池仲安高允賢李全等盤據一方歷有
歲年僭稱王號偽設官職廣東翁源龍川始興江
西龍南信豐安遠會昌等縣屢被攻圍城池殺害
官軍焚燒村寨虜殺男婦歲無虛日曾經狼兵夾
攻數次俱被漏網是乃衆賊奸雄之巨擘三省群

盜之根源也今幸天奪其魄仲容束手就擒仲寧
仲安等一時授首各巢賊從擒斬殆盡此皆仰仗
朝廷德威遠播廟堂成算無遺提督軍門賞罰以
信而號令嚴明師出以律而機宜慎密身先士卒
而艱險之不辭洞見敵情而撫剿之有道以是數
十年之巨寇一旦削平連四省之編氓永期安輯
呈乞照詳轉達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為地方緊
急賊情事准兵部咨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
奏該本部覆題節奉　聖旨是這地方賊情着都

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欽此及為
申明賞罰以勵人心事准兵部覆題請　勅南贛
等處都御史假以提督軍務名目給與旗牌應用
以振軍威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徑自便宜區畫如
遇盜賊入境即便調兵剿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
適為民患所部官軍若在軍前違期逗遛退縮俱
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亦聽斬首示衆賊級聽
本處兵備會同該道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
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剿殺南方蠻賊事行

舊例議擬陞賞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王守仁着
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換勅與他其餘事宜各
依擬行欽此又為地方緊急賊情事准兵部覆題
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就令差來人賫文交與
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
事期於功成不限以時相機攻剿等因具題節該
奉 聖旨是欽此陸續備咨到臣俱經通行撫屬
四省各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一體欽遵并咨總
督兩廣左都御史陳金查照外續該臣看得南贛

盜賊其在南安之橫水桶岡諸巢則接境於湖郴
在贛州之浰頭桶岡諸巢則連界於閩廣接境於
湖郴者賊衆而勢散恃山谿之險以為固連界於
閩廣者賊狡而勢聚結黨與之助以相援臣等遵
奉 勅諭及查照兵部咨示方略初議先攻橫水
次攻桶岡而末乃與廣東會兵徐圖浰頭如攻堅
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自正德十二年九月臣等
議將進兵橫水恐浰賊乘虛出援思有以沮離其
黨臣乃自為告諭具述禍福利害使報効生員黃

表義民周祥等往諭各賊因皆賜以銀布一時賊
黨亦多感動各寨酋長黃金巢劉遜劉粗眉溫仲
秀等遂皆願從表等出投惟大賊首池仲容即池
大鬢獨憤然謂其衆曰我等做賊已非一年官府
來招亦非一次此亦何足為憑待金巢等到官後
果無他說我等遣人出投亦未為晚其時臣等兵
力既未能分意且羈縻令勿出為患故亦不復與
較金巢等至臣乃釋其罪推誠厚撫各願出力殺
賊立効於是籍其衆五百餘悉以為兵使從征橫

水十月十二日臣等已破橫水仲容等聞之始懼
計臣等必且以次加兵於是集其酋豪池仲寧高
飛甲等謀使其弟池仲安率老弱二百餘徒亦赴
臣所投招求隨衆立効意在援兵因而窺覘虛實
乘間內應臣逆知其謀陽許之及臣進攻桶岡使
領其衆截路於上新地以遠其歸途內嚴警禦之
備以防其變外示寬假之形以安其心陰使人分
召鄰賊諸縣被賊害者皆詣軍門計事旬日之間
至者數十問所以攻勦之策皆以此賊狡詐兇悍

非比他賊其出刧行剽皆有深謀人不能測自知惡極罪大　國法難容故其所以扞拒之備亦極險譎前此兩經夾勦皆狼兵二三萬竟亦不能大捷後雖敗遯所殺傷亦畧相當近年以來奸謀愈熟惡熖益熾官府無可柰何每以調狼兵恐之彼輙謾曰狼兵易與耳縱調他來也須半年我縱避他只消一月其意謂狼兵之來不能速其留不能久也是以益無忌憚今已僭號設官奸計逆謀尤非昔比必欲除之非大調狼兵事恐難濟臣以為兵無常勢在因敵變化而制勝今各賊狃於故常且謂必待狼兵而後敢攻此所以不必狼兵而可以攻之也乃為密畫方略使數十人者各歸部集候我兵有期則據隘遏賊十一月賊聞臣等復破桶岡益懼為戰守備臣使人至賊所賜各酋長牛酒以察其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龍民盧珂鄭志高等將掩襲之是以密為之防非敢虞官兵也臣亦陽信其言因復陽怒盧珂鄭志高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使廉其實且趣各賊伐木開道將

回兵自浰頭取道往討之賊聞以為臣等實有為之之意又恐假道伐之且喜且懼因遣來謝且請無勞官兵當悉力自防禦之盧珂鄭志高陳英者皆龍川舊招新民有衆三千餘遠近皆為仲容所脇而三人者獨與之抗故賊深讐忌之十二月望臣兵回至南康盧珂鄭志高等各來告變謂池仲容等僭號設官今已點集兵衆號召遠近各巢賊首授以總兵都督等偽官使候三省夾攻之兵一至即同時並舉行其不軌之謀及以偽授盧珂等官爵金龍霸王印信文書一紙粘狀來首臣先已諜知其事及珂等來即陽怒以為爾等擅兵仇殺投招之人罪已當死今又造此不根之言乘機誣陷且池仲容等方遣其弟領兵報効誠心向化安得有此遂收縛珂等將斬之時池仲安之屬方在營見珂等入首大驚懼至是皆喜躍拜懽呼競訴珂等罪惡臣因亦陽令具狀謂將并拘其黨屬盡斬之於是遂械繫盧珂而使人密喻以陽怒之意欲以誘致仲容諸賊且使盧珂等先遣人歸集其

集271-331

衆係珂等既還乃發臣又使生員黃表聽選官雷
濟往喻仲容使勿以此自疑密購其所親信陰說
之使自來投訴二十日臣兵已還贛乃張樂大享
將士下令城中今南安賊巢皆已掃蕩而浰頭新
民又皆誠心歸化地方自此可以無虞民久勞苦
亦宜暫休為樂遂散兵使各歸農示不復用而使
池仲安亦領衆歸助其兄防守且云盧珂等雖已
繫於此恐其黨致怨或掩爾不虞仲安歸具言其
放賊衆皆喜遂弛備臣又使指揮余恩賫曆往賜

仲容等令毋撤備以防盧珂諸黨賊衆亦喜黃表
雷濟因復說仲容今官府所以安輯勞來爾等甚
厚何可不親往一謝况盧珂等日夜哀訴反狀乞
官府試拘爾等若拘而不至者即可以證反狀之
實今若不待拘而往因面訴珂等罪惡官府必益
信爾無他而謂珂等為詐殺之必矣所購親信者
復從力贊仲容然之乃謂其衆曰若要伸先用屈
贛州伎倆亦須親往勘破遂定議率其麾下四十
餘人自詣贛臣使人探知仲容已就道乃密遣人

先行屬縣勒兵分哨道候報而發又使千戸孟俊
先至龍川督集盧珂鄭志高陳英等兵然以道經
浰巢恐搖諸賊則別賫一牌以拘捕盧珂等黨屬
為名各賊聞俊往果遮迎問故俊出牌視之乃皆
羅拜相爭導送出境俊已至龍川始發牌部勒盧
珂等兵衆賊聞之皆以為拘捕其屬不復為意閏
十二月二十三日仲容等至贛見各營官兵皆已
散歸而街市多張燈設戲為樂信以為不復用兵
密賂獄卒私往覘盧珂等又果械繫深固仲容乃

大喜遣人歸報其屬曰乃今吾事始得萬全矣臣
乃夜釋盧珂鄭志高等使馳歸發兵而令所屬官
僚次設羊酒日犒仲容等以緩其歸正月三日度
盧珂等已至家所遣屬縣勒兵當已大集臣乃設
犒於庭先伏甲士引仲容入并其黨悉擒之出盧
珂等所告狀訊鞫皆伏遂寘于獄而夜使人趣發
屬縣兵期以初七日同時入巢於是知府陳祥兵
從龍川縣和平都入指揮姚璽兵從龍川縣烏虎
鎮入千戸孟俊兵從龍川縣平地水入指揮余恩

兵從龍南縣高沙保入推官危壽兵從龍南縣南
平入知府邢珣兵從龍南縣太平保入守備指揮
郟文兵從龍南縣坽水逕入知府季斆兵從信豐
縣黃田岡入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臣自
率帳下官兵從龍南縣坽水逕直擣下利大巢而
使各哨分路同時並進會於三浰先是賊徒得池
仲容報謂贛州兵已罷歸便已弛備散處各巢至
是驟聞官兵四路並進皆驚懼失措乃分投出禦
而悉其精銳千餘據險設伏併勢迎敵於龍子嶺

我兵聚為三衝犄角而前指揮余恩所領百長王
受兵首與賊遇大戰良久賊敗却王受等奮追里
許賊伏兵四起奮擊王受推官危壽所領義官葉
芳兵鼓譟而前復奮擊賊伏兵後千戶孟俊兵從
傍繞出岡背橫衝賊伏與王受合兵於是賊乃大
敗奔潰呼聲震山谷我兵乘勝逐北遂克上中下
三浰各哨官兵遥聞三浰大巢已破皆奮勇齊進
各賊皆潰敗知府陳祥兵遂破熱水巢五花障巢
指揮姚璽兵遂破淡方巢石門山巢上下陵巢知

府邢珣兵遂破芳竹湖白沙巢守備指揮郟文兵
遂破曲潭巢赤唐巢知府季斆兵遂破布坑巢三
坑巢是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俘獲賊屬男婦牛
馬器仗數多其餘墮崖填谷死者不可勝計是夜
賊復奔聚未破巢穴次日早乃令各哨官兵探賊
所往分投急擊初九日知府陳祥兵破鐵石障巢
羊角山巢獲賊首金龍霸王印信旗袍知府邢珣
兵破黃田坳巢指揮姚璽兵破岑岡巢指揮余恩
兵破塘含洞巢溪尾巢初十日千戶孟俊兵破大

門山巢推官危壽兵破鎮里寨巢十一日知府邢珣
兵破中村巢守備郟文兵破丰逕巢都坑巢及八
嶺巢知府季斆兵破新田逕巢古地巢指揮余恩
兵破空背巢縣丞舒富兵破旗嶺巢頓岡巢十三
日千戶孟俊兵破狗脚坳巢水晶洞巢五湖巢藍
州巢十六日推官危壽兵破風盤巢茶山巢連日
各擒斬首從賊人賊級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器
仗數多然各巢奔散之賊其精悍者尚八百餘徒
復哨聚九連大山扼險自固當臣看得九連山勢

極高撐亘數百餘里四面斬絶我兵既不得進而其內東接龍門山後諸處賊巢若百數以我兵進逼賊必奔往其間誘激諸巢相連而起勢亦難制然彼中既無把截之兵欲從傍縣潛軍斷其後路必須半月始達緩不及事止有賊所屯據崖壁之下一逕可通然賊已據險自上發石滾木我兵百無一全於是乃選精銳七百餘人皆衣所得賊衣佯若奔潰者乘暮直衝賊所據崖下凋道而過賊以為各巢敗散之黨皆從崖下招呼我兵亦佯與

呼應賊疑不敢擊已度險遂扼斷其後路次日賊始知為我兵并勢衝敵我兵已據險從上下擊賊不能支乃退敗臣度其必潰預令各哨官兵四路設伏以待賊果分隊潛遁二十五日知府陳祥兵覆賊於五花障知府邢珣兵覆賊於白沙指揮余恩兵覆賊於銀坑水二十七日指揮姚璽兵覆賊於烏虎鎮推官危壽兵覆賊於中村知府季斅兵覆賊於北山又戰於風門奧其餘奔散殘黨尚三百餘徒分逃上下坪黃田坳諸處各哨官兵復黏

踪會追二月初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平和初五日復戰於上坪下坪初八日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兵復與賊戰於黃坳十二日知府陳祥兵復與賊戰於鐵障山十四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乾村又戰於梨樹十四日知府邢珣季斅兵復與賊戰於芳竹湖二十三日縣丞舒富兵復與賊戰於北順又戰於和洞二十六日守備郟文兵復與賊戰於水源戰於長吉戰於天堂寨連日擒斬首從賊人賊級數多三月初三日據鄉導人等

四路夾探皆以為各巢積惡兇狡之賊皆已擒斬畧盡惟餘黨張仲全等二百餘徒其間多係老弱及遠近村寨一時為賊所驅脅從惡未久之人今皆勢窮計迫聚於九連谷口呼號痛哭誠心投招臣遣報効生員黃表往驗虛實果如所探因引其甲首張仲全等數人前來投見訴其被脅不得已之情臣量加責治隨遣知府邢珣往撫其衆籍其名數遂安挿於白沙初七日據知府邢珣等呈稱我兵自去歲二月從征閩廣迄今一年有餘未獲

少休今幸各巢賊已掃蕩餘黨不多又蒙俯順招安況今陰雨連綿人多疾疫兼之農功已動人懷耕作合無俯順下情還師息衆及義官葉芳等并各村鄉居民亦告前情臣因親行相視險易督同副使楊璋知府陳祥等經理立縣設隘可以久安長治之策留兵防守而歸蓋自本年正月初七日起至三月初八日止前後兩月之間通共擣過巢穴三十八處擒斬大賊首二十九名顆次賊首三十八名顆從賊二千零六名顆俘獲賊屬男婦八

百九十名口奪獲牛馬一百二十二隻匹器械贓仗二千八百七十件把贓銀七十兩六錢六分總計擒斬俘獲奪獲共五千九百五十五名顆口隻匹件把俱經行令兵備等官審驗紀錄仍行紀功御史聚實施行具由呈報去後今據前因臣等會同江西巡按御史屠僑廣東巡按御史毛鳳參照大賊首池仲容等荼毒為民騷擾三省陰圖不軌積有年歲設官僭號罪惡滔天比之上猶諸賊尤為桀驁難制蓋上猶諸賊雖有僭竊不軌之名而徒惟劫掠焚燒是嗜至於浰頭諸賊雖亦剽劫擄掠是資而實懷僭擬割據之志故其招致四方無藉隱匿遠近妖邪日夜規圖漸成奸計兼之賊首池仲容池仲安等又皆力搏猛虎捷競飛猱兇惡之名久已著聞四方賊黨素所向服是以負固特頑屢征益熾前此知其無可奈何亦惟苟且招安以幸無事其實無救荼毒之慘益養奸宄之謀今乃臣等驅不練之兵資缺乏之費不踰兩月而破奸雄不制之虜以除三省數十年之患此非　朝

廷威德廟堂成算何以及此臣等切惟天下之事成於責任之專一而敗於職守之分撓就今事而言前此嘗夾攻二次計動數省以兵則前者強而今者弱前者數萬而今者數千以時則前者期年而今者兩月以費則前者再倍而今者什一以任事之人則前者多知謀老練之士而今者乃若臣之迂昧淺劣然而計功較績顧反有加於昔何哉實由　朝廷之上明見萬里洞察往弊處置得宜既假臣以賞罰之權復改臣以提督之任既以兵

忌違制而重各省專征之責又慮事或牽扭而拂守臣干預之請授之方略而不拘以制責其功成而不限以時以故　詔旨一頒而賊先破膽奪氣咨文一布而人皆踴躍争先効謀者知無沮撓之患而務竟其功希賞者知無侵削之弊而畢致其死是乃所謂得先勝之算於廟堂收折衝之功於樽俎實用兵之要道制事之良法也事每如此天下之治有不足成者矣臣等偶叨任使何幸濫竽成功敢是獻捷之餘拜手稽首以賀伏願　皇上

推成功之所自原發縱之有因庶無僭賞以旌始謀及照兵備副使楊璋監軍紿餉紀功督戰備歷辛勤宜加顯擢守備指揮郟文知府陳祥邢珣季斆推官危壽指揮余恩姚璽及千戶孟俊縣丞舒富等皆身親行陳屢立戰功俱合與擢庶示激揚以為後勸臣本凡庸繆當重任偶逢事機之會幸免覆餗之誅然功非其才福已踰分遂沾痿痺之疾既成廢棄之人除已別行請罪乞休外緣係捷音及該兵部議擬期於成功不限以時題奉欽依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添設和平縣治疏　十三年五月初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廣東按察司分巡領東道兵備僉事朱昂會呈據贛州府知府邢珣惠州府知府陳祥呈奉臣案驗據廣東惠州龍川河源等縣省祭監生生員耆老陳震余世美黃宸等連名呈稱浰頭岑岡等處叛賊池大鬢等魁首動以百十徒黨不下數千始則佔耕民田後遂攻打郡縣謝玉璘鄒訓等倡亂於弘治

之末而此賊已為之先鋒徐允富張文昌繼亂於正德之初而此賊復張其羽翼荼毒三省二十餘年以來乃為三省逋逃之主遂稱羣賊桀驁之魁捉河源縣之主簿虜南安府之經歷綁龍南縣之縣官戮信豐所之千戶肆然無忌規圖漸廣兇惡日增僭稱王號偽建元帥總兵都督將軍等名目雖屢蒙上司動調官兵多方征勦俱被漏網為患今蒙提督軍門親擣賊巢掃蕩殘黨除數郡之荼毒雪萬姓之冤憤若不趂此機會建立縣治以控

制三省賊衝之路切恐流賊復聚禍根又萌切見
龍川平和地方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煙輳集千
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
北際龍南各有數日之程其間山林阻隔地里遼
遠人迹既稀奸宄多萃查得父老相傳原係循州
一川龍川雷鄉二縣後因地方擾亂人民稀少除
去循州雷鄉兩處止存龍川一縣洪武初間龍川
尚有五十五里其後州縣既除聲教不及洪武十
九等年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將前項居民盡

行殺戮數百里內人煙斷絶自此賊巢日多民居
日耗始將龍川縣都圖併作七里迄於近年民遭
荼毒遂至此極如蒙憐念於和平地方設建縣治
以控制猺洞興起學校以移易風俗及將和平巡
檢司改立浰頭屯兵隄備庶幾變盜賊之區為冠
裳之地實為保安至計等因據呈到院看得東南
地方但係盜賊盤據即皆深山窮谷阻險遼絶之
區是以征剿之後其民類皆願立縣治以控制要
害敷施政教而漸次化導之故東南弭盜安民則
建立縣治亦其一策近該本院親剿浰賊見今住
軍九連大山往來浰頭和平等處備閱山溪形勢
講求賊情民俗深思善後之圖實有如各役所呈
者但開建縣治置立屯所必須分割都圖創起關
隘城池宮室之費力役輸調之費未經查勘議處
難便奏 聞案仰本道即行副使楊璋會同僉事
朱昂督同府縣掌印官拘集各該地方鄉老里甲
人等備勘和平浰頭兩處其處可以建築城池其
地宜以添設巡邏其縣都圖相近可以分割其里

村寨接連堪以撥補其所巡司可以移鎮其鄉丁
戶可以編僉其移民以就田調兵以守隘一應工
役所需作何區處再行考求畓籍諏諸耆老必求
至當歸一具由呈來以憑議處定奪仍呈總督總
鎮巡按衙門公同計議施行等因各職遵依督同
龍川縣署縣事主簿陳甫河源縣署縣事縣丞朱
𤐎就近拘集龍川縣通縣并河源縣惠化都里老
沙海鍾秀山等與原呈陳震等到職會勘和平峒
地方原有二千餘家因賊首池大鬢 等作耗內

有八百餘家投城居住尚存一千餘家本峒羊子一處地方寬平山環水抱水陸俱通可以築城立縣於此招回投城之人復業居住分割龍川縣和平都仁義都并廣三圖共三里及割附近河源縣惠化都與接近江西龍南縣隣界亦折一里前來共輳一縣及將先年各處流來已成家業寓民盡數查出責令充籍撥補絕戶圖眼一體當差其和平巡檢司宜立浰頭以控制險阻仍於本縣并龍南縣量編隘夫幾百名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弓兵

巡邏使盜賊不得盤據其蓋造衙門大小竹木和平浰頭各山產有俱派本處人戶採辦不用官錢其餘磚石灰瓦匠作工食之費須查支官庫銀兩及差委公正府佐貳官一員清查浰頭岑岡等處田土除良民產業被賊占耕者照數給主外中間有典與新民得受價銀者量追價銀一半入官其田給還管業其餘同逆土盜田土盡數歸官賣價以助築修城池官廨之用其龍川縣分割三圖止存五圖在彼路通衢要答應繁難查得鄉界長樂縣所屬清化都正與龍川連近乞於該都分割一圖補輳管轄庶為適均等因又據龍南縣太平等保里老賴本充等呈稱本縣東南與廣東龍川河源二縣西南與廣東始興縣連界多深山窮谷向因各處流賊過境刼掠太平保設有橫岡角嵊二隘上蒙高沙二保設有牛岡陽陂二隘就於各保僉點隘夫鄉兵守把後因池大鬓等不時出刼各隘燒毀一空今征剿既平宜將前項隘所修築把守可保四境無虞及照本縣止有四里半邑小民

寡逓年連負追併況與龍川縣又係隔省寫遠乞免分割以甦民困等因各職併行會議得賊平之後經久良圖誠無踰於添設縣治者今龍川縣里老人等願於和峒羊子鋪添設縣治及分割都圖清實賊田移置巡司量僉隘夫等情俱相應俯順惟稱又要分折江西贛州府龍南縣附近都圖緣係兩省地方相隔愈遠未免影射差役兩無歸着難以准行止該于龍南縣該管圖保修築舊隘其新興地方係通始興縣要路宜添設一隘各於隣

近地方多僉鄉夫守把及看得修築城池學校倉
場鋪舍等項中間有碍百姓田廬稅糧亦該委官
丈量照數除豁相距龍川縣二百里之程該量設
鋪舍十處一應工程除大小竹木派令人户採辦
其餘磚石灰瓦等項物料各色匠作工食餘難料
計應合委官估計通該銀若干扣除前項田佃銀
兩若干餘於惠州府庫相應官銀支給尚有不敷
另行申請合用人二該起龍川縣與河源縣惠化
都民夫答應其移置浰頭巡檢司應隸新縣管轄

該司弓兵四十名額數寡少合於龍川縣和平仁
義廣三圖量編四百名龍南縣量編二百名俱令
該縣掌印官編僉造冊分為二班半年一换俱各
委官管領兼同該司官巡邏遇有盜賊生發即隨
撲獲隘夫限滿亦須該班者交代方還各府州縣
巡捕官俱要不時往來巡點其清實賊田修築城
池等項俱各委官分投幹辦方得集市再照新縣
里粮數少官員應該减裁且係偏僻之地驛遞不
必添設遇有使客往來總于龍川縣雷鄉驛應付

前項居民被賊殘害瘡痍未蘇加以創縣勞費困
苦可矜成縣之日凡遇一應雜泛差役坐派錢糧
物料等項俱各酌量减省期待三年之後方與各
縣一體差科庶幾輿情允愜事體允當等因到道
會同僉事朱昂覆議相同合就會案呈詳等因據
呈到臣會同　欽差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毛鳳議
照前項地方實係山林深險之所盜賊屯聚之鄉
當四縣交界之際乃三省閩餘之地是以政教不
及人迹罕到其間接連閩廣反覆賊巢動以百數

據而守之真足以控諸賊之往來杜奸宄之潛匿
棄而不守斷為狐鼠之窟穴終萃逋逃之淵藪況
前此本亦州縣舊區始以縣存而民猶恃為保障
後因縣廢而賊遂據以陸梁是又往事之明驗矣
當賊猖獗之日　地方父老屢有取復縣治之議
然其時賊方盤據勢有不能今賴　朝廷威德巢
穴蕩平若不乘此機會復建縣治以扼其要害將
來之事斷未可知臣等班師之日脇從投招者尚
不滿百今未兩月遠近牽引而至且二百矣若縣

治不立制馭閒暇不過一年況然投招之人必皆復化為盜其時又復興師征剿剿而復聚長此不已亂將安窮夫盜賊之患譬如病人興師征剿者針藥攻治之方建縣撫輯者飲食調養之道徒恃針藥之攻治而無飲食以調養之豈徒病不旋踵將元氣遏絕症患愈深後雖扁鵲倉公無所施其術矣臣等竊以設縣移司實為久安長治之策伏願　皇上鑒往事之明驗為將來之永圖念事機之不可失哀民困之不可再俯采臣等所議特

勅該部早賜施行及照建縣之所地名和平以地名縣以為得宜乞從所奏并將該設職官印信即與銓選鑄給簡員以省費均地以平提移巡司以據險要寬賦役以蘇窮民如此則夷險為易化盜為良可計日而效不惟臣等得以幸逃日後之譴責　朝廷亦免再役之勤百姓永享太平之樂矣

三省夾剿捷音疏　十二年六月十五日

具廣東按察司等衙門整飭兵備監統僉事等官王大用等呈正德十二年九月內具樂昌縣知縣李增稟稱賊首龔福全高快馬等不時出沒為患近家軍門案驗內開三省會兵進剿緣照官兵未到誠恐各賊探知自分必死羣合四出攻刼不惟居民受害抑恐患及城池議要從宜設法以緩其勢待軍兵到日另行遵奉號令等因本職看得各賊俱係先前大征漏網招已納款蹤跡詭秘為今之計必先誘其腹心以為我用然後以次剪其羽翼庶以賊攻賊彼勢可孤而我患可保已經呈奉軍門議處設法誘致去後續據知縣李增報稱岐

田山賊犯龍貢等十二名天塘賊犯陳滿等十名各挈家赴縣首願擒獲同伴解官於本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督同龍貢等計誘賊犯蕭緣等六十名十二月初二日陳滿等計誘賊犯李廷茂等二十三名等因及據通判鄒級仁化縣知縣李葊呈稱大賊首高快馬帶從賊一十五名賊婦二口潛住地名癩痢寨深坑結巢藏住隨統民壯兵夫譚志澤等於閏十二月初一日戌時進兵圍寨至初二日早擒捕本賊突出山頭迎敵追至始興縣界各

各奮勇同前生擒大賊首髙快馬即髙仲仁徒賊
三名賊婦賊女各一口及行兇器械并被傷兵夫
劉廷琮等開報到道節據知府姚鵬等呈稱督率
軍兵夫快抵巢與賊交鋒陸續擒斬首從賊犯李
萬山賴永達等一千三百二十名顆俘獲賊屬男
婦七十六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一十三名口及賊
仗牛馬等物又據知縣李增呈緝得賊首李斌已
命在湖廣烏春山縣住飛報到職當就發遣捕盗
老人李玫璠等星夜潜至地名姜陽峒蹤緝探

始擒本賊餘黨俱各奔遯緣由各開到道參稱賊
首李斌節與髙快馬龔福全等糾衆流毒三省屢
勞征討各遵奉軍門號令窮追深入一旦就擒各
照懸示重賞而知縣李增督兵設策屢有奇功亦
合奬勞以勵將來等因備呈轉報到臣亦據整飭
兵備兼分巡嶺東道監統僉事等官顧應祥等呈
據領哨通判莫相等呈稱統領漢達官軍民壯打
手人等照依刻期進勦上下横溪闌峒深峒等巢
賊黨堅立排柵統衆迎敵殺傷兵夫彼時軍兵協

謀奮勇闘戰當將各巢攻破陸續擒斬賊犯吳瑄
鄧仲玉等共六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三百
九十五名口奪回被虜男婦七口及牛馬器械等
物解送前來會審又發兵搜斬賊級一十二顆生
擒賊人三名并俘獲賊屬等項隨據本官稟稱横
溪大賊首吳玘招集已命遯住地名東田村深山
結巢即稟蒙監督僉事顧應祥出給重賞指示方
畧密切發兵抵吳玘巢穴四面圍攻被玘等亂用
藥弩射出拒敵我兵冒傷奮勇進勦先用鋭箭將

吳玘打倒賊勢少却我兵呼噪大進將吳玘等首
從并賊屬盡數擒斬共十三名顆俘獲賊屬六口
奪回被虜婦女二口陣亡兵夫六口緣由呈觧到
道看得賊首吳玘係是稔惡巨寇流刼兩省拒敵
官軍而通判莫相設法防捕致縛前兇應合奬勞
等因備呈開報到臣查得先准兵部咨為地方緊
急賊情事該巡撫湖廣都御史秦金奏該本部覆
題看得郴桂等處與廣東江西諸峒聯絡若非三
省會兵夾攻賊必遯散他處合無請　勅兩廣并

南贛總督巡撫等官會同尅期進兵等因具題節
奉　聖旨是都依擬行欽此續為申明賞罰以勵
人心事臣節該欽奉　勑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
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并軍衛有司設法勦殺
其領兵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
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仍要選委廉能屬官
密切體訪或僉所在大戶量加權賞或購令賊徒
自相斬捕皆聽爾隨宜處置欽此又准兵部咨為
地方緊急賊情事內開節據樂昌縣知縣李增稟

稱賊首高快馬等八百餘徒在地名擂頭村行刼
又據乳源縣稟稱賊徒千餘人在洲頭街流刼及
據湖廣郴州申賊首龔福全高仲仁等雖蒙征剿
黨惡猶存正德七年兵備衙門招撫龔福全給與
冠帶設為徭官高仲仁等給與衣巾設為老人未
及兩月已出要路刼殺軍民號稱高快馬進山虎
金錢豹過天星密地蜂總兵等官名目正德十一
年七月內流刼樂昌及江西南康等縣後蒙撫諭
將高仲仁李斌給與冠帶重設徭官未半月一

起八百餘徒出刼樂昌虜捉知縣韓宗堯一起七
百餘徒出刼生員譚明浩等家一起六百餘徒往
老虎峒等處出刼一起五百餘徒往興寧縣出刼
呈乞轉達請軍夾剿等因各報到臣看得前項盜
賊惡貫已盈神怒人怨譬之疽癰之在身若不速
加攻治必至潰肺決腸而攻治之方亦有二說等
因該本部覆題看得所奏攻治盜賊二說大意謂
事權隆重者無意於近功而實足為攻取之幾征
調四集雖可以分剿而不免為地方之累窮究根

本辯析詳明言雖兩端意實有在合無本部行文
就令差來人賷回交與都御史王守仁悉依前項
申明賞罰事理便宜行事期於成功不限以時相
機攻勦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節
經通行各省及各該道守巡兵備等官一體欽遵
勘處調集兵糧尅期攻勦以靖地方續據廣東布
政司等衙門左布政使等官吳廷舉等會呈奉臣
并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太子太保都察院左
都御史陳金案驗各准兵部咨備行欽遵查勘計

處呈報等因遵依會同都布按三司等官歐儒等
并嶺東道兵備僉事等官王大用等議將應剿賊
巢起調漢達官軍上兵員名分定哨道監統把截
進攻道路及合用糧餉等項備開呈詳隨據監督
兵備僉事王大用等各將進兵機宜呈詳到臣參
看得兩廣總督總兵等官雖已奉　命行取回京
然軍馬錢糧調度方略悉經區畫會有成案本院
見督官兵征剿浰頭等賊未能親往督戰除分兵
設策督令副使楊璋等四面防截外仰各官查照

原議上緊依期進剿毋得遲疑參錯致誤事機一
應臨敵制度俱在各官相機順應若賊勢難為兵
力不逮或先離散其黨與或陰誘致其腹心犂東
擊西陽背陰襲勿拒一議惟求萬全軍門遙遠不
必一一呈禀反成稽滯又經牌仰上緊相機督剿
去後今據前因除將各道呈報前項擒斬首從賊
人賊級共二千八百九名顆俘獲賊屬并奪回被
虜男婦五百四名口奪獲器械贓物一百三十二
件把牛馬八十三隻匹總計二千八百八名顆口

隻匹件把行仰各道徑送巡按紀功御史審驗紀
錄造冊　奏繳外參照大賊首高仲仁李斌吳玘
等荼毒三省稔惡多年敵殺官兵攻劫郡縣即其
奸計雖亦不過妖狐黠鼠之謀就其虐焰乃已漸
成封豕長蛇之勢今其罪貫既盈神怒人怨數月
之間克遂殲殄雪百姓之冤憤解地方之倒懸此
皆仰仗　天威廟堂有先勝之算帷幄授折衝之
謀賊徒破膽將士用命之所致也臣等獲睹成功
豈勝慶幸及照巡按紀功御史毛鳳振揚風紀作

勵將士既盡紀驗之職復多調度之方比於常格
勞績尤異僉事王大用顧應祥等監統督調備效
勤勞悉著經營之略共收克捷之功其都指揮王
英歐儒知府姚鵬通判郤級莫相知縣李增李萼
或領兵督哨或追剿防截類皆身親行陣且歷艱
難均合甄收普加旌擢伏望　皇上既行大賞於
朝復沛覃恩於下庶示激獎以勸後功臣以凡庸
兼復多病繆膺地方之責屬征調四出不能身親
督戰然賴總督諸臣先已布授方略領哨諸將得

以遵照奉行戮力効死竟收完績真所謂碌碌因
人成事雖無共濟之功實切同舟之幸除先已具
本請罪告病乞休外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辭免陞廕乞以原職致仕疏 十三年六月十八日

臣於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為捷音事該臣題該
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
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 勅獎勵欽此
欽遵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感極而懼若墜氷
淵切念臣以章句腐儒過蒙 朝廷滌瑕揜垢收
錄於擯棄之餘既又求長於短拔之閒散之中授
以巡撫之寄其時臣以抱病在告兩疏乞休偶值
前官有託疾避難之嫌該部論奏之義甚嚴 朝
廷督責之旨又切遂不遑他計狼狽就途涖事之
後兵耗財匱盜熾民窮縮手四顧莫措一籌 朝
廷憫念地方之顛危慮臣才微力弱必致傾僨謂
其責任之不專無以連屬人心賞罰之不重無以
作興士氣號令之不肅無以督調遠近於是該部

議假臣以賞罰 朝廷從而假之以賞罰議給臣
以旗牌 朝廷從而給之以旗牌議改臣以提督
之任 朝廷從而改之以提督之任授之方略而
不拘以制責其成功而不限以時由是臣以賞罰
之柄而激勵三軍之氣以旗牌之重而號召遠近
之兵以提督之權而紀綱八府一州之官吏伸縮
如志舉動自由於是兵威漸振賊氣先奪成單而
出一鼓而破橫水再鼓而滅桶岡全師克捷振旅
復舉又一鼓而破三浰再鼓而下九連皆役不再
籍兵無挫刃分巡官屬實執旗牌以麾督兩廣夾
勦之師亦莫不畏威用命咸奏成功由是言之其
始擢臣之來涖事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旗
牌之能號召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提督之
能紀綱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方略之所分
布舉動之得展舒者該部之議 朝廷之斷也臣
亦何功之有而敢冒承其賞乎譬之駑駘之馬而
得良御齊輯乎轡銜之際而緩急乎唇吻之和內
得於人心外合於馬志故雖駑下亦能盡日之力

而至百里人見其駑而百里因謂之能不知其能致此皆御馬者驅策之力不然將數里而踣或十數里而止矣馬之疲勞或誠有之而遂以歸功於馬其可乎況臣驅逐之餘疾病交作手足麻痺漸成廢人前在賊巢已嘗具本請罪告病乞休日夜伏候　允報庶幾生還畎畆乃今求退而獲進請咎而蒙賞雖臣貪冒垂涎忍恥苟得其如　朝廷賞功之典何伏望　皇上推原功之所始無使賞有濫及收回　成命臣苟有微勞不加罪戮容令

仍以原職致仕延餘喘於田野如此則　上無濫恩下無奸賞宜力受任者得免於覆餗之誅量能度分者獲遂其知止之願臣無任感　恩懼罪懇切祈望之至

再議崇義縣治　十三年十月十一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奉臣案驗准戶部咨覆題建立縣治以期久安事卷查先該本道議橫水地方應行事宜開列條款備呈提督軍門議委南康縣縣丞舒富將大庾南康上猶三縣機快各點集三百名分作三班專委本官統領來往巡視如有餘黨復集即便擒拏有功一體轉達陞賞及於三縣起人夫各一百名分作三班就委本官不妨往來巡邏兼督採辦木植燒造磚瓦等役俱經備行本官將開去事宜查照施行外隨奉提督軍門批據縣丞舒富呈稱依奉前去橫水建立縣治處所將縣治公廨儒學殿廡堂齋布按分司及府館旌善申明等亭倉廒牢獄養濟倉場等房并城中街道帶同地理陰陽會成倫

等定立向止分處停當已經畫圖貼說呈報外合用木植督令義官李玉璽前去地名左溪開田等處採運隨拘各項木作於正德十三年四月初六日起手興工即今先將縣治并儒學起造將完各分司等衙門料物皆備亦皆陸續起造但軋瓦灰泥等匠工食應該估計不若包工論價庶使工程易完已經督同備估共該銀一千零七十一兩七錢九分四釐請給錢糧支用等因批行本道再與詳審看得所呈修理次第已是停當所議包工論

價亦爲有見合行贛州府將大征支剩銀兩照數支給應用及照衙門既已建立必須城池保障合無仍行通行計處城墻周圍高闊丈尺工食或先築土城待後包砌或應一時兼舉就行本官會同各縣掌印官查照里分糧數多寡均派修築與夫城門城樓之費一併估修已經備由通行呈奉撫按衙門依擬施行俱行贛州府照數查發及行縣丞舒富遵照支散估修外續據縣丞舒富呈稱量計新縣城墻周圍五百丈即今新築土城高一丈

七尺面闊七尺五寸脚闊一丈若令三縣里甲自行修築不無延捱必須顧倩泰和縣上工數百先築土城自七月十一日起工扣至八月終土城可以通完然後用甎包砌庶得堅久其三縣徵收工價解給庶得實用并將城門城樓城墻築砌甎石工食共計估該銀八千四十五兩六錢七分二釐備由開呈等因奉批仰分巡道再加議看施行查得大庾等縣共計僅五十二里而估計銀兩頗多疲弊之民誠所不堪及照大征變賣賊屬牛馬賊

銀二千六百七十一兩四錢九分及本道問過賊罰紙米價銀一千餘兩見在合查商稅銀撥補三百七十四兩八分二釐共四千四十五兩六錢之數先行給發止餘四千兩查將三縣丁糧通融分派責委公正官員徵收監督禁革侵漁騷擾等因備由呈奉提督軍門批仰三縣而建橫水似亦動衆勞民建橫水而屏三縣實乃一勞永逸但當疲困之餘務以節省爲貴議該并縣最合事宜非獨民減科擾抑且財獲實用仰悉照議施行仍行各

縣痛禁里胥不得侵漁騷擾曉諭居民各宜樂事勸工毋忌既往之患共爲久安之圖呈繳依奉遵照查支分派修理去後今照前項縣治學校分司各該衙門蓋造將完而土城扣至八月終亦可完官民住坐可保無虞燒甎包砌計亦不難其街道市㕓俱有次第商賈往來漸將貿易緣縣名未立官員未除所轄里分之民心罔知趨向所安新民之版籍尚未歸著及照縣治既建凡百草創爲縣官者若非熟知地方與凡捕盜安民之術民情土

俗之宜皆能洞曉舉而用之鮮不敗事隨會同江西布政司分守嶺北道左叅政吳大有議得縣丞舒富先因前賊攻圍該縣戮力拒賊得以保全後因大征領哨獲功居多賊首謝志山獨為所獲續委巡視三縣招安新民六百餘名帖然安堵後委督修前項縣治衙門城池半年俱各就緒今委署掌上猶縣事百廢俱興及訪本官存心剛直行事公平歷官已及四年未有公私過犯雖未出身學校經義亦能通曉合無念新縣草創之功百務鼎

新之始轉達具奏陞以新縣知縣職事然而陞授正官或于事例有礙合無量授府州佐貳之職令其署掌新縣縣事俟數年後地方安妥另行改選庶官得其人事得其理而地方可保無虞等因據呈到臣卷查先據副使楊璋參議黃宏會呈上猶等縣羣賊猖獗為害幸蒙提督軍門躬督諸軍蕩平巢穴三縣之民懽欣鼓舞如獲更生但恐大兵撤後餘黨未免嘯聚要於橫水等處建立縣治併巡司等衙門以絕後患實為久安長治之策等因

已經批仰該道重覆查勘無異會同江西巡撫都御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處議明白各具本奏請定奪去後隨准戶部咨該本部覆題看得添設縣治既該府按官員會議相應依擬合咨提督南贛汀漳軍務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同撫按官會委該道守巡官選委府縣佐貳能幹官員先將添設縣治合用一應材木甎瓦等物料先為措置收買并顧覔人夫工匠價銀逐一估計輳處就便興修務使工日就而民力不勞物咸備而財用

不乏候城池公宇縣治學校倉廒街道民居吏舍等項粗有規制另為會奏以憑上請定擬縣名及咨吏禮二部選官鑄印施行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及准兵部覆題議得勘亂於已發固為有功弭亂於未然尤為有見今都御史王守仁與巡撫巡按及守巡官深謀遠慮議建縣治巡司以控制無統之民事體民情俱各順當及先編僉隘夫委官守把事在必行不可猶豫合無本部將開設縣治一節移咨戶部奏請定立縣名速行遵守仍

依所奏添設長龍鉛厰二巡檢司及將過歩巡檢
司行移吏禮二部選調官員鑄換印信條記并行
江西布政司查撥吏役編僉弓兵中間一應事宜
悉聽都御史王守仁會同巡撫都御史孫燧查照
原擬從宜處置務在事體穩當賊害絶除期副委
任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守巡該
道一體欽遵施行仍呈撫按衙門知會外今呈前
因臣會同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孫燧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屠僑議照該道所呈

前項縣治學校分司等衙門盖造不日通完而城
池砌築亦已將備惟稱新縣草創之初百務肇新
必須熟知民情土俗之宜者以爲縣官及會訪縣
丞舒富才力堪任乞要量陞府州佐貳之職令其
署掌新縣一節實亦的量時宜保土安民之意伏
望　皇上憫念遠土凋敝之餘小邑草創之始乞
勅該部俯採會議原由再加審察將縣丞舒富量
爲陞職管理新縣或別行諮訪諳曉夷情熟知土
俗剛果有爲者前來開創整理庶幾瘡痍之民可
以漸起而反覆之地得以永寧矣

再議平和縣治疏　十三年十月十五日

據福建布政司呈稱漳州府知府鍾湘關稱正德
十二年四月撤兵之時蒙福建叅政陳策副使唐
澤批據南靖縣儒學生員張浩然等及據本縣清
寧河頭社義民鄉老曾敦五林大俊等各呈要於
河頭地方添設縣治以控制賊巢建立學校以易
風俗改移小溪巡檢司以防禦緩急行仰本職踏
勘隨即呈蒙漳南道兵備僉事胡璉督同本職并

南靖縣知縣施祥等踏勘河頭大洋陂一處堪設
縣治枋頭坂一處堪設巡檢司委果人心樂從一
勞永逸議將南靖縣清河寧里二啚新安里三啚
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計一十二圖十班人
戶查揭冊籍割屬新設縣治管轄其南靖縣止有
一十八圖應當里役色小事繁辦納不前又查龍
溪縣原有一百五十二圖內有二十一都并二十
五圖地方與南靖密邇相應撥補管轄截長補短
里甲便於應當錢粮易於催辦事頗相應轉呈鎮

巡撫按等衙門各具本題奉　欽依准於前項地方添設縣治及改移巡司衙門其縣名并該設官吏印信行令布政司徑自奏請給賜銓撥鑄降合用木石灰瓦等料先儘本府并所屬縣分在庫贓罰銀兩支給買辦者有不敷從宜處置不許動支軍餉錢粮及科取小民等因隨即呈委南靖縣知縣施祥漳平縣知縣徐鳳岐董工興作於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初九日本職督同各官親到河頭告祀社土伐木興工至次年五月內據知縣徐鳳岐

呈報外築城垜俱已完備惟表城因風雨阻滯期在九月工完及據知縣施祥呈報縣堂衙宇幕廳儀門六房及明倫堂俱各堅完惟殿廡分司府館倉庫城隍社稷壇亦因風雨阻滯次第修舉期在仲冬工完又據南靖縣縣丞余道呈稱帶同木石匠陳恩欽等前到漳汀枋頭板地方丈量土城周圍一百一十丈顧募鄉夫舂築完固給發官銀砍辦木植督造巡司公館前廳各一座儀門一座鼓樓一座後堂各一座各盖完備惟土城公館巡司

廂房欠瓦暫將茅蓋候秋成農隙修舉等因隨於正德十三年三月初六日行令小溪巡檢郭森前去到任前去地方今據各委官員呈報功已垂成勢不容緩照得縣名須因土俗本職奉委親歷諸巢詢知南靖縣河頭等鄉俱屬平河社以此議名平和縣及割南靖縣清寧里七圖新安里五圖共計糧三千九百九石六斗七升四合七勺五抄計一十二里合為裁減縣分一知一典治之原議漳浦縣二都二圖三都十圖地方隔遠民不樂從今

議不必分割再照新縣所屬多係新民須得廉能官員庶幾開新創始事不煩而民不擾其學校教官合無止選一員署印先行提學道將清寧新安二里見在府縣儒學生員就便撥補廩增之數其有不足於府縣學年深增附內量撥充補又或不足於新民之家選取俊秀子弟入學使其改心易慮用圖自新及照南靖縣邑小事繁分割一十二里添設新縣辦納愈見不堪合無亦作裁減縣分以一知一典治之又查得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

內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圖共計一十二圖計糧一千六百八十一石七斗七升三合八勺三抄撥轄南靖縣抵納糧科又照南靖小溪巡檢司既已改立漳汀合改漳汀巡檢司印信奏請改鑄并新縣儒學醫陰陽等衙門俱例該鑄印信緣由備申到司轉呈到臣卷查先據福建漳南道兵備僉事胡璉呈前事已經查勘無異具由奏請定奪去後續據該道呈備知府鍾湘呈將分割南靖等縣都圖隨近新設縣治管攝以便糧差并估計過城

垣城樓窩鋪等項工料銀兩數目及查府庫各項官銀實有一萬餘兩堪以支用要行奏官擇日興工築砌緣由備呈到臣看得開設縣治既以事體相應已行具奏及今該府一面俯順民情動支銀兩興工外其間分割都圖議估工價一應事務單門路遠難以遙斷皆須該道及該府親民各官自行查勘的確果已宜於民情便於事體無他私弊即便就行定議以次舉行候奏准　命下之日應奏　聞者若更繁文往復徒爾遲悞日月無益於

事文經批仰看實斡理仍行鎮守巡按衙門知會間隨准戶部覆題內開前項情節既該本官勘處停當具奏前來相應依擬合無本部仍行左僉都御史王守仁再查無異准於前項地方添設縣治及改移巡檢司衙門等因具題奉　聖旨是這添設縣治事宜各依擬行欽此欽遵備咨前來節經行仰福建布政司及分巡漳南道轉行該府一體欽依施行去後今據前因參看得所呈新設縣治既已議名平和小溪巡檢司改名漳汀巡檢司及

學校例該一正二副今稱草創之初止乞選官一員掌管并撥補廩增生員等項俱於事體相應除行該司徑自具奏外為照南靖縣原係全設衙門今既分割都圖添補新縣委係邑小費繁似應裁減止用一知一典已足敷治又龍溪縣一百五十二圖將二十一都七圖二十五都五圖共計一十二圖撥轄南靖抵納糧差揆於事體頗亦均平伏望　皇上俯順下情乞　勅該部議處裁撥庶幾量地制邑得繁簡之宜而興事任功從遠近之便

緣係裁減官員及撥都圖事理爲此具本請旨

再請疏通塩法疏 十三年十月二十二日

據江西按察司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備贛州府呈蒙備仰本府即將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九月終止抽過稅銀及上猶龍川兩次用兵支過軍餉并今餘剩銀兩查報等因依蒙查得正德十一年十二月終止舊管銀三千五百七十四兩三錢一釐二絲一忽九微并新收正德十二年正月起至正德十三年九月終止共抽過商稅銀一

萬六千七百八十八兩五錢八分七釐七毫五絲兩次用兵共用過銀四萬七千二百八十七兩二錢二分八釐四毫三絲八忽六微米九千九百四十九石五斗六升九合四勺四抄榖五百三十九石四斗內除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都察院左僉都御史王守仁查發紙米價銀八十九兩六錢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孫燧查發紙米價銀二千兩本道查發紙米價銀七千八百二十兩二錢七分八釐六毫南贛二府查出在

庫賍罰缺官柴薪等項銀一萬九千五十九兩四分六釐六毫八忽三微外實支用過商稅銀一萬八千三百一十八兩三錢三釐二毫三絲三微見今餘剩銀二千四十四兩五錢八分五釐七毫五絲一忽六微等因開報到道案查先爲比例請官專管抽分以杜奸弊事准戶部咨該巡撫右副都御史周南題備仰本道照奉 欽依事理即將所收商稅再行參酌從輕定議則例仍嚴加稽考務使稅課所入隨多寡以爲數而不以多取爲能其

廣東塩課許於南贛二府發賣不許再行抽稅袁臨吉三府不係舊例行塩地方不許到彼發賣所抽分商稅除軍餉聽巡撫都御史動支外其餘不許擅動年終差人解部轉支光祿寺賠欠舖行厨料果品支用以省加派小民仍將再議過緣由呈報施行等因行據贛州府呈稱依奉將貢水該抽諸貨從輕定擬則例及開稱廣東塩引不許放過袁臨吉三府發賣等因備呈本院詳允出給禁約及將餘剩銀二千九百六十七兩一錢八分二釐

二毫三絲一忽九微行令起解間隨據該府呈奉
巡撫江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金批
看得該府連年用兵之費所積不多近又定擬除
減所入亦少况地方盜賊不時竊發別無堪動錢
糧將餘剩稅銀暫且存留在庫以備軍餉等因已
該前兵備副使陳良瑞將自正德六年十一月二
十七日立廠抽分起至正德十二年終止造冊差
舍人王鳥續該本職將正德十一年正月起至本
年十二月終止造冊差舍人屠賢各奏繳訖本年

九月二十六日抄奉提督軍門案驗准戶部咨備
行本道照奉　欽依事理將廣東官鹽暫許袁臨
吉三府發賣自令為始至正德十三年終止仍將
先次未解并令次抽稅過銀兩支用過數目緣由
造冊經自奏繳及造清冊賫送該部并本院查考
除遵奉外查得正德十三年將終及上猶龍川兩
處征剿事畢所據商稅收支應該造冊解繳備行
該府查報去後今據前因查得南贛地方兩次用
兵中間商稅實為軍餉少助然而商稅之中鹽稅

實有三分之二為照南贛二府與廣東翁源等縣
壤地接連近該兩廣具奏征剿前賊衆虜越境難
保必無見今府庫空虛民窮財盡將來糧餉絕無
仰給況此鹽利一止私販復生雖有禁約勢所難
遏與其利歸於奸人孰若有助于軍國合無轉達
將前項鹽稅著為定例許於袁臨吉三府地方發
賣照舊抽稅以供軍餉每年終依期造報餘剩之
數解部轉發光祿寺支用以省加派小民如此則
奸弊可革軍餉有賴光祿寺供用亦得少資誠所

謂一舉而數得矣呈乞照詳轉達等因具呈到臣
查得接管卷內先為處置鹽鐵以充軍餉事江西
布政司呈奉總制江西左都御史陳金批查得廣
西嶺北二道灘石險惡淮鹽不到商人往往私販
廣鹽射利肥已先蒙總督衙門奏　准廣鹽許行
南贛三府發賣仰令南雄照引追納米價類解梧
州軍門官商兩便軍餉充足當將止是奏行南贛
不曾開載袁臨吉三府合無遵照　勅諭便宜處
置暫將廣鹽許下三府發賣立廠盤掣以助軍餉

隨該布政司管官劉果等議稱委果于事有益于
法無礙具呈詳允批行遵照立廠抽稅等因續該
戶部覆議內開廣東鹽課許令南贛二府發賣不
許到於袁臨吉三府侵行禁革外正德十二年正
月十五日臣撫臨贛州隨據副使楊璋呈稱奏調
三省官兵夾剿上猶等巢糧餉所費約用數萬石
若不早行計處必致有誤軍機查得前項鹽法惟
行南贛二府販賣果係一時權宜不係洪武年間
舊例合無查照先年便宜事例行令前商許令袁

臨吉三府販賣所收銀兩少備軍餉使事少寧另
行具題禁止等因呈詳到臣看得即今調兵夾勦
糧餉缺乏遵照　敕諭徑自區畫事理批行該道
暫且照議施行俟平定之日照舊停止具題去後
隨准戶部覆議將廣東官鹽暫於袁臨吉三府發
賣至正德十三年終止行該道官照前抽分將稅
課供給軍餉不許多取長用至期照舊停止等因
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已經轉行該道一體
欽遵去後今呈前因為照袁吉等地方溪流湍悍

灘石峻險淮鹽逆水而上動經旬月之久廣鹽順
流而下不過信宿之程故民苦淮鹽之難而惟以
廣鹽為便自頃奉例停止官府但有禁革之名其
實私鹽無日不行何者因地勢之便徇民心之欲
非但不能禁之於私每遇水發商舟動以百數公
然蔽河而下如發機之弩官府邏卒寡不敵衆袖
手岸傍立視其過孰得而沮遏之故廣鹽行則商
稅集而用資於軍餉賦省於貧民廣鹽止則私販
興而弊滋於奸穴利歸於豪右此近事之既驗者

今南贛盜賊雖已仰仗　天威克平巢穴然漏殄
殘黨難保必無且地連三省千數百里之內連峰
參天深林蔽日其間已招之新民尚懷反覆未平
之賊亟多相勾聯乘間窺竊不時而有方圖保戍
之策未有撤兵之期況後山從化等處見在調兵
征剿臣亦繆承方略之命師行糧食勢所必然今
府庫空虛民窮財盡若鹽稅一革軍餉之費苟非
科取於貧民必須仰給於　內帑夫民已貧而斂
不休是驅之從盜也外已竭而辦其內是復殘其

本也矧　內帑之發非徒緩不及事抑恐力有未敷臣切以為宜開復廢塩著為定例藉其税課以預備軍餉不時之急積其羨餘以少助　內府缺乏之需實亦公私兩便內外兼資夫聚斂以為功臣之所素耻也掊克以招怨臣之所不忍也況臣廢疾日深決於求退已可苟避地方之責但其事勢不得不然若已革而復舉是遺後人以所難而於職守為不忠矣願　皇上憫地方之瘵瘝哀民貧之已甚慮軍資之乏絶察臣心之無他特　勑

該部俯采所議酌量裁處早賜施行則地方幸甚

陞蔭謝　恩疏　十四年正月初二日

正德十三年六月初六日准兵部咨為捷音事該臣題該本部覆題節該奉　聖旨王守仁陞右副都御史廕子一人做錦衣衛世襲百戶寫勑獎勵欽此備咨欽遵臣竊自念功微賞重深懼冒濫之誅已於本月十八日具本乞　恩辭免陞廕容照原職致仕復蒙　聖旨王守仁才望素着屢次剿賊成功陞官廕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部知

道欽此備咨欽遵臣聞命自天跼身無地竊惟因勞而進秩者　朝廷賞功之典量能而受祿者人臣自守之節故功宜惟重雖　聖帝之寬仁而食浮於行尤君子所深恥　陛下之賜行其賞功之典也臣之不敢當者亦惟伸其自守之節而已軍志有之該罰而請不罰者有誅該賞而請不賞者有誅古之人君執其賞罰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是以令之所播如雷霆兵之所加無堅敵而功之所成無愆期今日之事兵事也漢臣趙充國云兵事

當為後法臣誠自知貪冒之恥然亦安敢徇一己之小節以亂　陛下之軍政乎但廕子實非常典私心終有所未安黽勉受　命憂慚交集自恨疾病之已纏深懼圖報之無日感激　洪恩莫知攸措除別行具本請罪乞休外為此具本稱謝

乞放歸田里疏　十四年正月十四日

正德十三年十月初二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為久病待罪乞　恩休致事奉　聖旨王守仁帥師討賊賢勞懋著偶有微疾者善調理以副委任所辭

不允該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又於本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准吏部咨該臣奏為乞 恩辭免陞廕
容照原職致仕事奉 聖旨王守仁才望素著累
次剿賊成功陞官廕子宜勉遵成命不准休致該
部知道欽此備咨欽遵除已具本謝 恩外竊惟
聖主之任官也因才而器使不強人以其所不能
是以上無廢令而下無棄才人臣之受職也量力
而承事不強圖其所不任是以言有可底之績而
身無鰥曠之誅歷攷往昔蓋未有不如此而可以

免於愆譴者也臣以狂愚收錄擯廢繆蒙推拔授
寄軍旅當時極知叨非其分不敢冒膺辭避未伸
而迫於公議倉卒就道既已抵任則復黽勉從事
私計迂怯終將僨敗遭際 聖明德威震赫扶病
策駑仰遵 成算不意偶能集事茍免顛覆實皆
出於臆料之外然此僥倖之事豈可恃以為常者
哉 廟堂之上不暇深察其所以增其祿秩將遂
舉而委之人吾不自知耳臣之自量則既審且熟
深懼覆巨之無日也譬之懦夫駕破敗之舟以涉

險偶遇順風安流幸而獲濟舟中之人既已狼狽
失措而岸傍觀者尚未之知以為是或有能焉且
將使之積重載衝冒風濤而試洪河大江之中幾
何其不淪溺也已今四方多故 鑾輿遠出大小
臣工惶惶旦暮臣雖鄙劣竭忠效命以死 國事
亦其素所刻心安忍託故苟求退遯顧力纖負巨
如以篙支棟撓非其任遂使殞身徒以敗事亦何
益矣且臣比年以來百病交攻近因驅馳賊壘瘴
毒侵陵嘔吐潮熱飢骨羸削或時昏眩偃仆地

竟日不惺手足麻痺已成廢人又以百歲祖母臥
病床褥切思一念為訣悲苦積鬱神志耗眊視聽
恍惚隔宿之事不復記憶以是求延旦夕之生亦
已難矣而況使之當職承務徒征討之後其將能
乎夫豢畜牛羊細事耳亦且求良牧而付之況於
軍務重任生靈休戚之所關乃以疾廢聵眊之人
覆敗之戮臣無足論其如 陛下一方之寄何伏
願 陛下念四省關係之大不可委於匪人察病
廢枯朽之才不宜付以重任憐桑榆之短景而使

得少遂其烏鳥之私録犬馬之微勞而使得苟延其螻蟻之息別選賢能委以茲任放臣暫歸田里就醫調治倘存餘喘尚有報 國之日臣不勝感恩待罪懇切哀望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一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二

別録四 奏疏

飛報寧王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十九日

正德十四年六月初五日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叅奏定奪欽此欽遵臣於本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至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該縣知縣等官顧佖等稟稱本月十四日寧府稱亂將孫都御史許副使并都司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不知存亡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見監重囚俱行釋放舟楫蔽江而下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皆來沮臣不宜輕進其時臣尚未信然迸亂之民果已四散奔潰人情洶洶臣亦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前來追臣偶遇北風大作臣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稟稱地

方無主乞留暫回區畫遠近軍民亦皆遮擁呼號
隨據臨江府并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
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及拿掌印官員調
取兵快水兇糧船盡被驅脅而去等因臣奉前旨
欲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　君父之難
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為彼所襲彼將乘
勝北趨旬月之間必且動搖　京輔如此則勝負
之算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
痛心寒骨義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

督同知府等官武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又
約會致仕卿官右副都御史王懋中養病評事羅
僑等與之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
氣相機乘間務為躡後之圖共成犄角之勢牽其
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擣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日
望　天兵之速至庶解東南之倒懸伏望　皇上
省愆咎已命將出師因難興邦未必非此臣以弱
劣多病屢疏乞休況此地方之責本亦非臣之任
今茲扶疾赴闕實亦意圖便道歸省臨發之前已

具哀懇齎奏之人去纔數日適當君父之急不忍
夫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　國難候區畫少定各
官畧可展布　朝廷命師一臨亦遂遵照前　旨
入閩了事就彼歸省父疾進不避嫌退不避罪惟
民是保而利於　主臣之心也直行其報　國之
誠而忌其緩　命之罪求伸其哀痛之情而甘冒
棄職之誅臣之罪也竊照都御史王懋中評事羅
僑忠義自許才識練達知府伍文定果捷能斷忠
勇有謀累立戰功皆抑而不賞久淹外郡實屈而

未伸今江西闔省見無一官若待他求緩無所及
乞遂將各官授以緊要職任庶可責之拯溺救焚
其餘若裁革兵備副使羅循養病副使羅欽德郎
中曾直御史周魯同知郭祥鵬省親進士郭持平
驛丞李中王思等雖皆本土之人咸秉忠貞之節
況亦見在同事當多難之日事宜從權庶克有濟
再照寧府逆謀既著彼若北趨不遂必將還取兩
浙南擾湖湘窺留都以斷南北收閩廣以益軍資
若不即為控制急遣重兵必將噬臍無及及照撫

州府知府陳槐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袁州府知府徐璉寧都縣知縣王天與豐城縣知縣顧佖新淦縣知縣李美奉新縣知縣劉守緒泰和縣知縣李楫南安府同知朱憲贛州府同知夏克義龍泉縣知縣陳允諧及閩省各官今見在者乞 勅吏部就於其中推補本省方面知府兵備等官庶可速令供職其有城守之責者亦各量陞職銜重其權勢使可展布又照南贛軍餉惟資鹽商諸稅近因戸部奏革顧恭之兵無所仰給

悉已散遣今未兩月即遇此變復欲召募將倚何資輒復遵依 勅旨便宜事理仍舊舉行然亦緩不及濟必須先於兩廣積儲軍餉數内量借一十餘萬庶幾軍衆可集地方有賴 國難可平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專差舍人來儀親齎謹題請 旨

再報謀反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節該欽奉 勅福州三衛云云 緣係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理爲此具本先於本月十九日專差舍人來儀奏報外但叛黨方盛恐中途爲所攔截合再具本專差舍人任光親齎謹題請 旨

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臣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即從此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閩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

師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尫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苫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 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動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之心不以

法例縄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　恩死
且圖報搶摡哀控不知所云縁係懇乞　天恩便
道省葬事理為此具本奏　聞

奏聞宸濠偽造檄榜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初一日據吉安府知府伍文定
申准領哨通判楊昉千戶蕭英在於墨潭地方捉
獲寧府齎檄榜官趙承芳等二十員名解送到臣
看得檄榜妄言惑衆譏訕　主上當即毀裂又以
事合　聞奏隨即固封以進審據趙承芳供係南

昌府學教授六月十三日寧府生日次日各官謝
宴突起反謀殺死孫都御史許副使因死黄參議
馬主事其餘大小職官脅從不遂者俱被監禁追
奪印信放囚劫庫邀截糧米分遣逋寇四散擄掠
聲言要取南京就往北京十六日親出城外迎取
安福縣舉人劉養正十七日迎取致仕都御史李
士實該入府內號稱軍師太師名目二十一日將
原禁各官放回各司差人看守二十二日令承芳
并參政季斅代齎偽檄榜文赴豐城吉安贛州南

安并王都御史及廣東南雄等處俱各不寫正德
年號止稱大明己卯歲比承芳等不合怕死及因
妻子被拘旗校管押只得依聽齎至墨池地方蒙
本院防哨官兵將承芳等拿獲隨審季斅供係先
任南安府知府近陞廣西參政裝帶家小由水路
赴任行至省城適遇寧王生日傳令慶賀次日隨
衆謝宴變起倉卒俱被監禁比斅自分死　國因
妻女在船寫書令妻要死夫女俱死毋後因看守
愈嚴求死不遂至二十一日放回本船情死良久

方甦二十二日又將妻女拘執急呼斅進府將前
偽檄榜差旗校十二人督押斅與承芳代齎斅計
欲投赴軍門脫身報効不期官兵執送前來等因
案照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已經二次差人
具奏去後今審據前因參照寧王不守藩服敢此
稱亂睥睨神器指斥乘輿擅殺大臣放因劫庫稔
不赦之罪犯無將之誅致仕都御史李士實恩遇
四朝實託心膂舉人劉養正借假恬退之名新叨
錄用之典今皆反面事讐為之出謀發慮既同狗

竟之行難逭斧鉞之誅參政季斆教授趙承芳裁
未決於舍生令已承於捧檄但暴虐之威恐動於
中鷹犬之徒鈐制於外在法固所當罪據情亦有
可憫除將趙承芳季斆監禁一面檄召兵民隨機
應變竭力討賊一應事宜陸續奏　聞處置外臣
聞多難興邦殷憂啓聖　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
經變難民心騷動尚爾　巡遊不已致　宗室謀
動干戈萁竊　大寶且今天下之覬覦豈特一寧
王天下之奸雄豈特在宗室言念及此懍骨寒心

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天下向治唐德宗下奉
天之詔而士民感泣伏望　皇上痛自刻責易轍
改絃罷出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絶迹巡遊以
杜天下奸雄之望定立　國本勵精求治則太平
尚有可圖羣臣不勝幸甚爲此具本并將僞檄一
紙封固專差舍人秦沛親齎謹題請　旨

留用官員疏　十四年七月初五日

照得江西寧府謀反據城練兵分兵攻刦因禁方
面官員有操戈向　闕之勢此君父之大難臣子
憤心之日也臣在吉安地方調兵討賊四路阻絶
並無堪用官員適遇　欽差兩廣清軍御史謝源
刷卷御史伍希儒各赴京復命道經該府不能前
進各官奮激思効力討賊以報　朝廷臣亦思軍
務緊急各官俱有印　勅方便行事遂留軍前同
心戮力經濟大難待事寧之日赴京復　命緣係
留用官員事理未敢擅便爲此具本請　旨

江西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

請兵征剿外隨看得寧王陰謀不軌已將十年畜
養死士二萬餘人招誘四方盜賊渠魁亦以萬數
舉事之日復驅其護衛黨與并脅從之徒又六七
萬人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勢不敢輕舉
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爲牽制之圖時遠近軍民刦
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
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
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解留錢粮支給糧賞造
作軍器戰船　奏留公差回任監察御史謝源伍

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先任右副都
御史致仕王懋中養病痊可編修鄒守益刑部郎
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監察御史張鰲山先任浙
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門
參謀驛丞王思李中先任福建按察使致仕劉遜
先任參政致仕黃繡先任嘉興府知府聞住劉昭
等相與激發忠義聲諭禍福移檄遠近布 朝廷
之深仁暴寧王之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
區畫旬日官兵稍稍四集時寧王聲言先取南京

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一時為彼所襲乃先張疑
兵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
康九江諸處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是七月初
二日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為其心腹
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偽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
守江西省城而自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各郡兵
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
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府戴德孺引兵自臨江來
知府徐璉引兵自袁州來知府邢珣引兵自贛州

來通判胡堯元童琦引兵自瑞州來通判談儲推
官王暐徐文英新淦知縣李美泰和知縣李楫寧
都知縣王天與萬安知縣王冕亦各以其兵來赴
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哨道使知府伍文定為一
哨攻廣潤門入知府邢珣為二哨攻順化門入知
府徐璉攻惠民門入知府戴德孺攻永和門入通
判胡堯元童琦攻章江門入知縣李美攻德勝門
入都指揮余恩攻進賢門入通判談儲推官王暐
知縣李楫王天與王冕等各以其兵乘七門之衅

傍夾攻擊以佐其勢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
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乃遣奉新知縣劉
守緒典史徐誠領兵四百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挫
城中十九日發市汊臣乃大誓各軍申布 朝廷
之威再暴寧王之惡約諸將一鼓而附城再鼓而
登三鼓而不克誅伍四鼓而不克斬將已誓莫不
切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
信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滚木灰瓶火炮石弩機
弩之械無不畢具及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

潰之卒皆奔告城中城中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皆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摧呼譟並進梯緪而登城中之兵土崩瓦解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偽太監萬鋭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變縱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定居民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搜獲原被刼收大小衙門印信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官布政使胡濂參政劉斐參議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首

投罪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録一應事宜查審明白陸續具　奏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勦另行　奏報外竊照寧王逆焰熏天衆號一十八萬屠城破郡遠近震慴今其猖獗已一月有餘而四方赴難之師尚未有一人應者前項領哨各官及監軍御史本主養病丁憂致仕等官皆從臣起於顛沛危急之際并心協謀倡率義勇陥陣先登以克破此堅城據其巢穴此雖臣子職分當然亦其激切痛憤之本心但當此物情睽貳動搖之日非賞罰無以鼓士氣今逆賊殺人如草芥又挾其厚貲賞賚所及一人動以千萬伏願　皇上處變從權速將前項各官量加陞賞以勵遠近事勢難為之日覆宗滅族之禍臣且不避況敢避邀賞之嫌乎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本專差千戶詹明親齎謹具題

知

擒獲宸濠捷音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

請兵征勦外隨看得寧王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犳之卒未敢輕舉驟進乃退保吉安姑為牽制之圖昨遠近軍民刼於寧王之積威道路以目莫敢出聲臣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效義勇之士奏留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郎中曾直評事羅僑監察御史張鰲山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參謀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黄繡知府劉昭等相與

激發忠義移檄遠近布　朝廷之深仁暴寧王之
罪惡於是豪傑響應人始思奮時寧王聲言先取
南京臣慮南京尚未有備恐為所襲乃先張疑兵
於豐城示以欲攻之勢故寧王先遣兵出攻南康
九江而自留居省城以禦臣至七月初二日探知
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使守江西省城而自
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兵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
江之樟樹而身督知府伍文定等兵徑下於是知
府戴德孺徐璉邢珣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

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天與王冕各以其
兵來赴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哨道使知府伍文定
等進攻廣潤等七門是日得諜報寧王伏兵千餘
於新舊墳廠以援省城臣乃遣奉新知縣劉守緒
等從間道夜襲破之以搖城中十九日發市汊大
誓各軍申布　朝廷之威再暴寧王之惡莫不切
齒痛心踴躍激憤薄暮齊發二十日黎明各至信
地先是城中為備甚嚴滾木灰瓶火炮機械無不
畢具臣所遣兵已破新舊墳廠敗潰之卒皆奔告

城中城中皆已驚懼至是復聞我師四面驟集益
震駭奪氣我師乘其動搖呼譟並進梯緪而登城
中之兵皆倒戈退奔城遂破擒其居首宜春王拱
樤及偽太監萬銳等千有餘人寧王宮中眷屬聞
變縱火自焚延各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
火散釋脅從封府庫謹關防以撫軍民除將擒斬
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權令審驗紀錄及一面
分兵四路追躡寧王向往相機擒剿於本月二十
二日已經具題外當於本日據諜報及據安慶逃

回被虜船戶十餘人報稱寧王於十六日攻圍安
慶未下自督兵夫運土填塹期在必赴是日有守
城軍門官差人來報贛州王都堂已引兵至豐城
城中軍民震駭乞作急分兵歸援寧王聞之大恐
即欲回舟因太師李士實等阻勸以為必須徑往
南京既登大寶則江西自服寧王不應次日遂解
安慶之圍移兵泊阮子江會議先遣兵二萬歸援
江西寧王亦自後督兵隨來等因先是臣等駐兵
豐城衆議安慶被圍宜引兵直趨安慶臣以九江

南康皆已為賊所據而南昌城中數萬之衆精悍亦且萬餘食貨充積我兵若抵安慶賊必回軍死鬬安慶之兵僅僅自守必不能援我於湖中南昌之兵絶我糧道而九江南康之賊合勢撓躡四方之援又不可望事難圖矣今我師驟集先聲所加城中必已震慴因而并力急攻其勢必下已破南昌賊先破膽奪氣失其根本勢必歸救如此則安慶之圍自解而寧王亦可以坐擒矣至是得報果如臣等所料當臣督同領兵知府會集監軍及仍

義各鄉官等官議所以禦之之策衆多以寧王兵勢衆盛氣焰所及有如燎毛今四方之援尚未有一人至者彼憑其憤怒悉衆并力而筭於我勢必不支且宜斂兵入城堅壁自守以待四鄙之援然後徐圖進止臣以寧王兵力雖强軍鋒雖鋭然其所過徒恃焚掠屠戮之慘以威劫遠近未嘗逢大敵與之奇正相角所以鼓動煽惑其下者全以進取封爵之利為説今出未旬月而輒退歸士心既已携沮我若先出鋭卒乘其情歸要迎掩擊一挫

其鋒衆將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之氣攻瑕則堅者瑕也是日撫州府知府陳槐兵亦至於是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合領精兵伍百分道並進擊其不意又遣都指揮余恩以兵四百往来湖上以誘致賊兵知府陳槐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美李楫王冕王軾劉守緒劉源清等使各領兵百餘四面張疑設伏候伍文定等兵交然後四起合擊分布既定臣乃大賑城中軍民慮宗室郡王將軍或為内應生

變親慰諭之以安其心又出給告示凡脅從皆不問雖嘗受賊官爵能逃歸者皆免死斬賊徒歸降者給賞使内外居民及鄉道人等四路傳播以解散其黨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寧王先鋒已至樵舍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臣乃分督各兵乘夜趨進使伍文定以正兵當其前余恩繼其後邢珣引兵繞出賊背徐璉戴德孺張兩翼以分其勢二十四日早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黄家渡其氣驕甚伍文定余恩之兵佯北以致之賊爭進

趨利前後不相及邢珣之兵前後橫擊直貫其中賊敗走文定恩督兵乘之璉德孺合勢夾攻四面伏兵亦呼譟並起賊不知所為遂大潰追奔十餘里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以萬數賊氣大沮引兵退保八字腦賊衆稍稍遁散寧王震懼乃身自激厲將士賞其當先者以千金被傷者人百兩使人盡發九江南康守城之兵以益師是日建昌知府曾璵引兵亦至臣以九江不破則湖兵終不敢越九江以援我南康不復則我兵亦不能踰南康

以躡賊乃遣知府陳槐領兵四百合饒州知府林城之兵衆間以攻九江知府曾璵領兵四百合廣信知府周朝佐之兵衆間以取南康二十五日賊復并力盛氣挑戰時風勢不便我兵少却死者數十人臣急令人斬取先却者頭知府伍文定等立於銃砲之間火燎其鬚不敢退奮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寧王舟寧王退走遂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賊復退保樵舍連舟為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臣乃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

之具邢珣擊其左徐璉戴德孺出其右余恩等各官分兵四伏期火發而合二十六日寧王方朝群臣拘集所執三司各官責其間以不致死力坐觀成敗者將引出斬之爭論未決而我兵已奮擊四面而集火及寧王副舟衆遂奔散寧王與妃嬪泣別妃嬪宮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參贊尚書都督都指揮千百户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凌十一秦

榮葛江劉勳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宮大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疇潘鵬參政程果布政梁辰都指揮郟文馬驥白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級落水死者約三萬餘棄其衣甲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若洲焉於是餘賊數百艘四散逃潰臣復遣各官分路追勦毋令逸入他境為患二十七日及之於樵舍大破之又破之於吳城擒斬復千餘級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得知府陳槐等報亦各與賊

戰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臣等既擒寧王而
入關城內外軍民聚觀者以數萬歡呼之聲震動
天地莫不舉首加額真若解倒懸之苦而出於水
火之中也除將寧王并其世子郡王將軍儀賓偽
授太師國師元帥都督都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
解被執脅從等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
斬俘獲功次一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
暫令審驗紀錄另行造冊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
奉　勅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

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
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
遛退縮者俱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
亦聽就行斬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
巡守備官即時紀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
繳報查照事例陞賞激勸欽此及准兵部題稱今
後但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官司即便依律調
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亦即調發策應等
因節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節該奉　勅如或江

西別府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亦要及時遣
兵策應毋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竊照寧王忝
淫奸暴腥穢彰閨賊殺善類剥害細民數其罪惡
世所未有不軌之謀已踰一紀積威所刼遠被四
方士夫雖在千里之外皆蔽目搖手莫敢論其是
非小人雖在幽僻之中且吞聲飲恨不敢訴其冤
抑無又招納叛亡誘致劇賊渠魁如吳十三凌十
一之屬率引數千餘衆召募四方武藝驍勇力能
拔樹排關者亦萬有餘徒又使其黨王春等分齎

金銀數萬陰置奸徒於滄州淮揚山東河南之間
亦各數十比其起事之日徒其護衛姻族連其黨
與朋私驅脅商旅軍民分遣其官屬親暱使各募
兵徒行多者數千少者數百帆檣蔽江衆號一十
八萬其從之東下者實亦不下八九萬餘且又矯
稱　密旨以脅制遠近偽傳檄諭以搖惑人心故
其舉兵倡亂一月有餘而四方震慴畏避皆謂其
大事已定莫敢抗義出身與之爭衡從事抱節者
僅堅城而自守忠憤者惟集兵以俟時非知謀忠

義之不足其氣焰使然也臣以孱荊多病之質才不逮於允庸知每失之迂繆當茲大變輒敢冒非其任以行旅百數之卒起事於顛沛危疑之中每月之間遂能克復堅城俘擒元惡以萬餘烏合之兵而破強寇十萬之衆是固　上天之陰騭　宗社之默佑　陛下之威靈而廟廊謀議諸臣消禍於將萌而預為之處見幾於未動而潛為之制故臣提督使得扼制上流而凜然有虎豹在山之威申明律例使人自為戰而翕然有臂指相使之形

勑臣以及時策應不限以地而隱然有常山首尾之勢故臣得以不俟　詔旨之下而調集數郡之兵數郡之民亦不待　詔旨之督而自有以赴國家之難長驅越境直擣窮追不以非任為嫌是乃伏至險於無形之中藏不測於常制之外人徒見變異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善御有以致之也然則今日之舉廟廊諸臣預謀早計之功其又孰得而先之乎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倡勇宣威勞苦備嘗領哨知府伍文定邢

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瑊周朝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分哨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劉守緒傅南喬隨哨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顗似萬士賢馬津等雖効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爭赴　國難協謀并力共收全功其間若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

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李中按察使劉遜參政黃繡知府劉昭等伏義興兵協張威武運籌贊畫夾輔折衝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甚為難得況當震恐搖惑四方知勇莫敢一膺其鋒而各官激烈忠憤捐身狥　國乃能若此伏願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仍　詔示天下使知奸雄若寧王者當其不軌之謀已十有餘年而發之旬月輒就擒滅于以見天命之有在神器之不可窺

以定天下之志尤願　皇上罷息巡幸建立　國
本端拱勵精以承　宗社之洪休以絕奸雄之覬
覦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緣係捷音事理為此具
本專差千户王佐親齎謹具題　知

奏聞

益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近棠　益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寧藩有變
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　案驗內
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汊
等處住劄刻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户楊銳前來建

昌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日夜兼程前進
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追
勦及照知府曾璵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
聽調進攻等因看得　國家之事莫大於戎今寧
藩不軌驚動多方提督都御史等官倡義協謀進
攻憤忠思勤上以紓　朝廷南顧之憂下以解生
民荼毒之苦況我　殿下　國朝分封至親理宜
助餉軍門共紓　國難具本啓奉　令旨發銀一
千兩差官胡敬儀衛副陸澄書辦官并旗校官等
前去提督軍務王都御史處犒賞欽此欽遵除將
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
到臣為照寧王謀叛稔釁多年積威所刼無不萎
靡況其舉事之初擅殺重臣衆號一十八萬肆然
東下雖平日士夫號稱忠義莫敢指斥今　益王
殿下廻心　宗社出私帑以給軍餉非忠義奮發
急於討賊豈能倡言助正以作興軍士之氣如此
伏望　皇上特　勅奬勵以激宗室之義以永
益王殿下為善之心以夾輔　帝室天下臣民不

勝幸甚除將原發白銀一千兩唱名給散軍士外
緣係　宗室出私帑以給軍餉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旱災疏　十四年七月三十日

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稱本年
自三月至於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生發盡行枯
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理合
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委
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

乘釁鼓亂傳布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
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
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之德澤恭寧王誅求無
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
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
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
況軍旅乾旱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
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
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勑該

部暫將江西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
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
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
之需天下幸甚

請止 親征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准兵部咨該本部等衙
門題內開南京守備叅贊官連奏十分緊急軍情
相應急為議處合無請 命將官一員掛平賊將
軍印充總兵官關領符驗旗牌挑選各營精銳官

軍三千餘名各給賞賜銀兩布疋交兌正馱馬匹
關給軍火器械上緊前去南京相機戰守再有的
報就便會合各路人馬征進再請 勑都御史王
守仁選調堪用官軍民快親自督領於江西東南
要路住劄把截相機行事仍委浙江布政司左叅
政閃措選募處州民兵統領定擬住劄地方聽調
策應勦捕再請 勅一道齎付都御史王守仁不
妨提督軍務原任撫巡江西地方前項所報軍
情如果南京守備差人體勘再有的報聽前項領

軍官出給榜文告示徧發江西地方張掛傳說曉
諭但有能聚集義兵擒殺反逆賊犯者量其功蹟
大小封拜侯伯及陞授都指揮千百戶等官世襲
賊夥內有能自相擒斬首官者與免本罪具奏定
奪等因具題節該奉 聖旨這江西寧王謀為不
法事情重大你部裏既會官議處停當朕當親率
六師奉 天征討不必命將王守仁暫且准行欽
此欽遵備咨到臣案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
事備者寧王宸濠殺害守臣舉兵謀逆臣於六月

十九日具本奏　聞之後調集軍兵撣委官屬激勵士氣振揚武勇七月二十日先攻省城遂其巢穴本月二十四等日兵至鄱陽湖與賊連日大戰至二十六日宸濠逆已就擒謀黨李士實等賊首凌十一等俱已擒獲賊從俱已掃蕩聞風赴調兵士俱已散還地方驚擾之民俱已撫帖臣一念忠憤誓不與賊俱生而迂疎薄劣之才實亦何能辦此是皆　祖宗在天之靈我　皇上聖武之懋昭本兵謀畧之素定官屬協力士卒用命所致臣已

節次具本　奏報外竊惟宸濠稔作威虐焰已張于遠邇　神器陰謀久蓄於中招納叛亡輦轂之動靜探無遺迹廣致姦細臣下之奏白百無一通發謀之始逆料　大駕必將親征先於沿途伏有姦黨期為博浪荊軻之謀令逆不旋踵遂已成擒法宜解赴　闕門式昭天討然欵付之部下各官押解誠恐舊所潛布之徒尚有存者乘隙竊發或致意外之虞臣死且有遺憾况平賊獻俘固　國家之常典亦臣子之職分臣謹於九月十一日親自量帶官軍將宸濠并逆賊情重人犯督解赴　闕外緣係獻俘微以昭　聖武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舍人金昇親齎謹具題　知

奏留朝覲官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正德十四年八月十六日臣駐軍江西省城據各領哨知府吉安府伍文定贛州府邢珣袁州府徐璉臨江府戴德孺撫州府陳槐饒州府林珹廣信府周朝佐建昌府曾璵連名呈稱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一日例應朝　覲近因寧王謀反蒙臣督委

各職并各縣掌印正官領兵征討今雖掃平尚留在省防禦及安輯地方未得回任其各縣掌印官雖未曾領兵緣各在任防禦城池措辦糧餉况布按二司及南昌府知府鄭瓛瑞州府宋以方俱自本年六月內先被拘執未經復職管事南康九江二府亦被殘破近方收復前項文冊多未成造緣查舊規行期在即恐致遲誤合行呈乞奏　知及通行各府州縣將冊造完行委佐貳首領官員齎繳應朝及布按二司亦乞裁處施行等因到臣據

此為照三年述職係　朝廷大典例該掌印正官赴京應朝但今叛亂雖平地方未輯徵調尚存瘡痍之民須撫旱荒猶熾意外之患當防況各官在省方圖防守之規未有遷任之日若不查例奏留未免顧此失彼後悔無及合准所呈欲候奏請
命下之日行令各府州縣佐貳首領官齎冊應朝復恐遲誤除一面通行各府州縣造冊完備行委佐貳首領官依期啓行其布按二司候有新任官員及南昌府行見在通判陳旦各造冊赴朝其九

江南康府縣并南康新建二縣委係官俱戴罪聽候吏部徑自裁處外緣係朝　覲事理未敢擅便為此具本請　旨
　奏聞

淮王助軍餉疏　十四年八月十七日

近該　淮府長史司呈該本司啓案查寧藩有變已經啓行外今照見奉提督都御史王　案驗內稱本院已於七月初九日領兵前往豐城縣市汊等處住劄赴日進攻省城牌差百戶任全善前來饒州府守取掌印官親自統兵毋分雨夜兼程前進期本月十五十六日俱赴軍門面授約束并勢追勦及照知府林城報稱即日領兵起程前赴軍門聽調進攻等因看得寧王敢為逆謀肆奸天紀提督都御史王　首倡忠義作率智勇身任國家之急事關　宗社之虞　殿下藩翰之親憂心既切饋餉之助於理為宜具本啓奉　令旨長史司將發下銀伍百兩差官胡祥等速齎前去少資提督軍門之用敢此致遵除將銀兩差官管送前來外合行備由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照得先該　益

府出帑助軍助義效忠已經具題外今淮王殿下亦能不靳私帑以助軍餉良由身同休戚之情心切門庭之冦所致伏望　皇上特勅獎勵以彰
淮王殿下助正之心以為宗藩為善之勸天下臣民不勝幸甚

恤重刑以實軍伍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呈據本司經歷司呈蒙巡按兩廣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各紙牌前事俱奉本院送發犯人裘良輔等二百六十六名轉送本司問報

等因依蒙問得犯人裘良輔招係南昌府新建縣
三十二都民納粟監生給假在家正德九等年月
日不等與同在官南昌前左二衛舍餘楊滋楊富
軍餘董俞周大貴及指揮何鏜等家人何祥曹成
等各不合出入王府生事害人向未事發正德十
四年六月十四日寧王謀反良輔與楊滋等各因
畏懼寧王威惡各不合知情從逆倣兵領受盤費
銀二兩米一石跟同前去安慶等處攻打城池各
將銀米費用訖於七月十二等日行至湖口等縣

思係叛逆懼怕官兵統行四散逃回各被南昌等
府縣統兵知府等官并地方人等陸續拿獲解赴
提督王都御史處蒙將良輔等一百八十四名轉
送謝御史將夏景周大貴熊受等八十二名轉送
伍御史俱發按察司審問蒙將良輔等研審前情
明白取問罪犯楊滋等二百六十五名各招與裘
良輔楊滋楊富王偉夏景黃俞周大貴何祥曹成
丁進受楊慶童楊貴萬徐七萬羊七徐四保孫住
保周江胡勝福朱潑養宋貴王明熊明泰蘭王仲

鑑振雄朱其添喜蕭崇真宋祥彭隆保徐仕貴郭
宣銆鑾萬岳蕭述羅俊江潮漢魏鳳萬三羅秀熊
福蕭曰貴蕭勝雷天富蕭文尹天受胡進保李鑾
鄭鳳黃信劉勝敖熊仔甘奇余福童郭進福沈仕
英李洪珊許鳳李景良江鑾江仁李欽鄧倫胡福
受譚黑仔趙正七朱琢二鄒秋狗陳良二聶景祥
魏仲華王福李壽余珏王貫劉松牛才陳珂陳興
陳釗劉添鳳余似虎甘扑謝天鳳鄭貴沈昌容萬
清向楚秀郭鑾丁勝福萬全龔受熊六保陳諫何

晚仔王杰一王琪胡宣楊正曾受王鳳王明雷清
皮志淵鄒奎高馮軒四毛守松熊天祥李伯錦楊
子秀陳天一廖進祿魏紹魏天孫吳富陳昭弟李
伯奇姜福廖奇四夏茂奇陳善五羅勝七郭謹羅
璽朱長子陳瑞竹漢王寬江天友陳良善召一陳
子政盧蕭勝馬龍陳大倫陳子倫李鉞陳九信徐
義徐釗劉儀熊孟華王尚文王天爵傅十二徐受
萬奇趙仕奇鄭扑馮軒二馮進祿周孟貞周江劉
朋唐朝賢歐陽南馬興周興王毛子泰進興羅興

李保一萬元林三十八馬爵張進孫高四譚受兵
俊萬鏜熊守貴錢龍胡通金萬春曹太俞欽劉後
濟胡二王世通魏友子楊章熊祿熊勉名童保子
余景陳四保許虎保熊受蕭文榮楊廷貴羅富丁
關保江仕言劉貴丁朋歐陽正王引弟熊富唐天
祿王貴周受丘松胡秀李福洪江會興丘桂劉鎮
鄧山蕭清夏勝四夏由孫甘繼張錦謝魯仙熊華
謝鳳夏龍婁奇陸仲英余勝虎李進胡勝阮天祥
張全彭天祥洪經仔徐受樂福張奇馮進隆馮認

馮喜子楊輝揭文興萬孔湖易忠黃廷曹天右徐
大貴蕭曰高蕭曰廣李鑾吳顯二李貫陳英陳昇
李勝祖蕭天佐陸九成郭欽楊順丁祖李萬杜楊
鑾表富楊貴子吳文張鑾方燦萬天鑾胡進童黃
勝德余祖唐歷所犯除不應輕罪外合依謀反知
情故縱者律斬決不待時但寧王平昔威惡慘毒
上下人心罔不震懾各犯從逆雖是可惡原情終
非得已及照南昌前衛軍餘多係脅從被殺見今
軍伍缺人合無將各犯免其前罪俱編發本衛永

遠充軍庶使情法交中衛所填實呈詳到臣參看
得裘良輔等供曾從逆應該處斬但該司參稱寧
王平昔威惡慘毒上下人心罔不震懾據法在所
難容原情亦非得已宥之則失於輕處斬似傷于
重合無俯順輿情乞　勑該部查照酌量或將各
犯免其死罪令其永遠充軍不惟情法得以兩盡
抑且軍伍不致缺人緣係恤重刑以實軍伍事理
為此具本請　旨

處置官員署印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寧王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劫奪江西
都布按三司并南昌府縣大小衙門印信臣隨調
集各府官軍民快於本年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
當於府內搜獲前項印信共計一百六顆到臣收
候已經捷報外今照寧王已擒餘黨誅戮地方幸
已稍寧所有三司府縣衙門俱係錢糧刑名軍馬
城池等項重務關涉匪輕況今兵亂之後人民困
苦不可一日缺官幹辦撫輯但三司等官俱係被
脅有罪人數若待別除官員到日非惟人心惶惑

抑且事無統紀臣遵照欽奉　勑諭便宜事理將
三司印信布政司暫令布政使胡濂按察司暫令
按察使楊璋各戴罪護管隨該新任叅議周文光
按察使伍文定先後到任各已替管外其都司暫
令都指揮馬驥提學道關防令副使唐錦南昌道
印信令僉事王疇南昌府印信令知府鄭瓛南新
二縣印信令知縣陳大道鄭公奇各戴罪暫且管
理外及照南昌前左二衛并各撫所衙門印信俱
各無官管理除用木匣收盛封發按察司仍候事
寧有官之日該司徑發掌管外緣係處置官員署

印以安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二乞便道省葬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
休未蒙　俯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閩意圖了事
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
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
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撫巡方面等官無一人見
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而

為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師之至即從初心死無
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為訣每
一號慟割裂昏殞日加尫羸僅存殘喘母喪權厝
祖墓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
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臥苫廬臣今扶病
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
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略為經畫葬事
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
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
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

烏鳥之痛臣之感恩死且圖報搶攘哀控不知所
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
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
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　旨
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
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
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神
算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

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
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塟之故日夜哀苦
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薦錄而烏鳥迫切
之情實可矜憫已蒙前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
故敢不避斧鉞復伸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
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経紀塟事臣不勝哀懇
苦切祈望之至

處置從逆官員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據南昌府知府鄭瓛

自寧王賊中逃出投到本月二十六日又據領兵
官臨江府知府戴德孺等臨陣奪獲先被寧王脅
去巡按監察御史王金戶部公差主事金山左布
政使梁宸叅政程杲按察使楊璋副使賀銳僉事
王疇潘鵬都指揮同知馬驥許清都指揮僉事白
昂守備南贛都指揮僉事郟文并脅從用事叅政
王綸及據先被脅從令赴九江用事僉事師夔先
被脅從賊敗脫走鎮守太監王宏各投送到臣照
得先因寧王宸濠於六月十四日殺害巡撫右副
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將各官綁縛迫脅時臣奉
命福建勘事行至豐城聞變顧惟地方之責雖職
各有專而亂賊之討實義不容避遂連夜奔還吉
安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南贛等府軍兵捐軀
進勦至七月二十日攻破省城搗其巢穴隨有被
脅在城右布政使胡濂叅政劉斐叅議許效廉副
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僉事王紀各投首到臣
被時軍務方殷暫將各官省候督兵擒獲宸濠并
逆黨李士實劉吉凌十一等臣已先後具本奏報

去後本年八月二十三日會集知府伍文定等將
各事情逐一研審得布政梁宸等各執稱本年六
月十三日寧王生日延待各官酒席次日進府謝
酒不期寧王謀逆喝令官校多人將前各官并先
存後監故戶部公差主事馬思聰叅議黃宏原任
叅議今陞陝西叅政楊學禮等俱各背綁要殺當
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押出斬首其餘各官俱杻鐐
發儀衛司等處監禁王綸留府用事知府鄭瓛先
被寧王誣奏見監按察司瑞州府知府宋以方緣

事在省本日俱拏監儀衛司差人將各衙門印信
搜奪入府後參議黄宏主事馬思聰各不食相繼
在監身故寧王差人入監陳放各官杻鐐王疇鄭
瓛二人不放本月二十一日將梁宸胡濂劉斐賀
銳各放回本司本日寧王傳檄各處令人寫成布
政司咨呈備云檄文轉呈府部自將搜去印信印
使付與梁宸僉押梁宸不合畏死聽從僉押訖本
月二十三日寧王告廟出師祭旗加授王綸贊理
軍務與劉吉等一同領兵王綸不合畏死聽從本

日又差縣內官等帶領人衆將兩司庫內官銀強
搬入府梁宸賀銳在司署印不合畏死不行阻當
本日將楊璋仍拘儀衛司各官改監湖東道本月
二十六七等日寧王差儀賓李琳等將伊收積米
穀給散省城軍民以邀人心着令程杲潘鵬監放
各不合畏死到彼看放二十七日寧王因先遣承
奉屠欽等帶領賊兵往攻南京各賊屯劄鄱陽湖
上久候寧王不出自行攻破南康九江掠取財物
二府人民走散寧王要得招撫以收人心押令師

夔前去曉諭不合畏死往彼安撫本月二十八日
寧王因要起程往取南京恐省城變動欲結人心
又差偽千戶朱真送銀五百兩與布政司梁宸胡
濂劉斐程杲許效廉各不合畏死暫收入已又將
銀七百兩送按察司楊璋唐錦賀銳王疇師夔潘
鵬賴鳳亦不合畏死暫收入已又押令劉斐王玘
替伊遝守并押令許效廉賴鳳替伊接管放糧各
不合畏死守城放米七月初一日差人將胡濂唐
錦送還本司楊學禮放令之任將梁宸程杲楊璋

賀銳王疇潘鵬馬驥許清白昂鄭文鄭瓛宋以方
脅拘上船隨行分投差撥儀賓等官張嵩等帶領
舍校看守又將銀二百兩差偽千戶吳景賢分送
梁宸胡濂劉斐許效廉等及差萬銳送銀三百兩
分送楊璋唐錦賀銳師夔潘鵬賴鳳各又不合畏
死暫收入已本月初八日至安慶見攻城不克因
潘鵬係安慶人差令遝引禮白泓押同潘鵬不合
畏死聽從賚捧檄文到彼招降本月十五日寧王
因聞提督王都御史兵將至省回兵歸救省城行

至鄱陽湖地方屢戰屢敗至二十六日早蒙大兵
突至寧王被擒各官因得脫走前來知府宋以方
不知存亡等因隨據布按二司呈開布政司梁宸
胡濂劉斐程斐許效廉按察使楊璋唐錦賀鋭王
疇師夔潘鵬賴鳳各令家人首送前銀各在本司
貯庫等因尤恐不的吊取見監擒獲逆黨劉吉屠
欽凌十一等各供稱相同為照叅政王綸脅受贊
理僉事潘鵬師夔被脅招降撫民情罪尤重王綸
師夔又該直隸湖廣撫按等衙門各具本叅　奏

知府鄭瓛已經別案問結奏請俱合候　命下之
日遵奉另行外叅照布政梁宸叅政劉斐程杲叅
議許效廉副使賀鋭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或行
咨撫守或盤庫放糧勢雖由於迫脅事已涉於順
從鎮守太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布政胡濂
按察使楊璋副使唐錦僉事王疇都指揮馬驥許
清白昂郟文或被拘於城内或脅隨於舟中事雖
涉於順從勢實由於迫脅以上各官廿被囚虜而
不能死恐受賊賄而不敢拒責以人臣守身之節
皆已不能無虧就其情罪輕重而言尚亦不能無
等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取其罪犯之顯暴者明
正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酌其心迹之堪憫者
量加黜謫以存罪疑惟輕之仁庶幾奸諛知警
國憲可明

處置府縣從逆官員疏　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

正德十四年七月二十日該臣興舉義兵勦除逆
賊攻開省城本日進城之後隨據都布按三司首
領等官邢清等南昌府等衙門同知等官何維周

等各投首到臣于時逆賊未獲軍務方殷暫將各
官省候本月二十六日宸濠就縛逆黨盡擒除已
奏報去後隨拘邢清等到官審得各供稱本年六
月十四日寧王謀反將鎮巡三司等官俱各被綁
脅當將孫都御史許副使殺害隨差人將南昌府
同知何維周通判張元澄檢校曹楫南昌縣知縣
陳大道縣丞王儒新建縣知縣鄭公奇南浦驛驛
丞王洪南浦逓運所大使張秀俱拿紐鐐發監儀
衛司隨將各官行李并各掌印俱搜檢入府被有

邢清與本司都事翟瓚檢校董俊理問張裕參牘陳學司獄張達廣濟庫大使胡玉副使姚麟織染局大使秦尚夔副使戴獻按察司經歷尹鵾知事張澍照磨雷燮都指揮使司斷事章璠吏目周鶴司獄沈海南昌前衛署指揮僉事夏繼春經歷周孟禮鎮撫忻偉呂昇正副千戶徐賢鄭春張斌傅英唐榮杜昇李瀚陳偉姚鉞吳耀百戶徐隆陳韶張綱王春龔昇陳詔馮淮黃鑑李欽梅樗鄭富陳瓚王昇呂輔趙昂董鈺姚芳劉璘李琇李祥陸奇

南昌府儒學訓導張桓瞿雲汪潭稅課司大使楊純廣濟倉大使左儀副使王大本李譜守支大使卓文正陳琳副使鄧諤李彬南昌縣主簿張磬典史方汝實儒學訓導達賓新建縣縣丞劉萬鍾主簿熊辟典史楊儒儒學訓導區賓金清俱各開風逃躲不曾被拿後寧王臨行將何維周等釋放又將知事張澍拘拿上船至今未知存亡本年七月二十日蒙大兵征勦攻入省城邢清等方得奔走軍門投首等因據此除將各官羈候其鎮巡并三司堂上官南昌府知府另已參奏外參照邢清等被執不死全無伏節之忠聞變即逃莫知討賊之義俱合重罪但責任既輕賊勢復盛力難設施情可矜憫合無行撫按衙門依律問擬以為將來之戒惟復別有定奪

收復九江南康參失事官員疏 十四年九月初十日

據委官江西撫州府知府陳槐饒州府知府林城建昌府知府曾璵廣信府知府周朝佐各呈先因寧王謀反奉臣參驗備行各府起兵擒勦各遵依先後會集市汊等處剋期破城之後又奉臣牌照

得九江南康二府先被寧王攻破分留逆黨據守城池西扼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仰賴宗社威靈幸已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分布哨道邀擊寧賊務在得獲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牌仰知府陳槐林城前去九江曾璵周朝佐前去南康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以扼賊人之咽喉平靖反側以剪逆黨之羽翼居民人等不幸被脅或因而逃竄者就

行出給告示分投撫諭使各回生理務將人民加
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寬仁權舉有司之職以理
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面分兵邀訪宣
賊毋令東下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
戮之故具由回報以憑參拿究治等因依奉陳槐
選帶知縣傅南喬陶諤等林城選帶知縣馬津趙
學顯等曾璵選帶檢校典節知縣余瑩縣丞陳全
等周朝佐選帶知縣譚緒杜民表等各兵快一千
餘名由水路分哨勦賊十月二十四等日宣戲回

援省城舟至鄱陽湖等處與吉贛等官兵相遇大
戰職等各行領兵連日在湖策應與賊對敵撫州
府官兵擒斬賊犯共二百九十餘名顆饒州府擒
斬賊犯共五百餘名顆建昌府擒斬賊犯共四百
八十餘名顆廣信府擒斬賊犯共五百餘名顆陸
續各解本院轉送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處覈實
處決審發訖各官隨各統兵直至九江南康府地
方照臣牌內行事知府陳槐林城呈稱先該九江
兵備副使曹雷同該府知府汪穎等亦行督發瑞

昌等縣兵快與同九江衛掌印指揮劉勳等收召
操軍前來聲復城池被賊採知官兵齊集先行望
風逃遁九江軍兵至城守劄仍又分兵追至湖口
等處勦殺賊黨職等入城撫回逃竄男婦萬餘名
口復業生理會案行拘九江府衛里老旗軍查訪
得副使曹雷先於六月初二日帶同通判張雲鵬
前往彭澤縣水次兌糧知府汪穎先因瘧痢兼以
母病不能視事於十五日齎將印信牒行推官陳
深署掌庫藏未經交盤至十七日丑時德化縣老

人羅倫口報宣王謀反殺害巡撫等官彼有汪穎
會同陳深并劉勳等點集城內官軍機兵火夫上
城照依原分南門遮東由盤石門福星門城上朶
子軍衛把守南門遮西由湓浦門至望京門城上
朶子有司把守東門把守官指揮丁睿等三十四
員南門把守官指揮蕭綱等二十一員西門把守
官指揮孫璋等二十員九江門把守官指揮董方
等十二員福星北門把守官指揮李泮等十八員
共一百零五員該衛軍人先因放操回屯數多一

時不能齊集十八日卯時逆黨涂承奉等領船二百餘隻裝載兵至福星北門外劄營就臨城下喝吽開門指揮李泮等不從各賊忿怒分兵燒毀西門外軍民房屋潯陽驛官廳等處殺死房來四人臨門發旗隨用銃砲火槍火箭等器併力攻打至辰時賊遂梯援上城泮等俱各迸散被賊將鎖鑰打脫擁入口稱省城南康等府俱已收服巡撫等官俱各被害官民不必迸散只將印信來降時汪顓陳深劉勳等俱在各把門守因見力不能支同

德化縣知縣徐志道并前各門把守指揮千户鎮撫及府縣儒學訓導倉場局務大小官員各懷印信從南門迸避去訖內九江衛左千户所百户白昇馬貴各遺失本所銅印一顆隨被各賊將大盈庫銀九千一百七十兩零德化縣寄庫銀二百六十三兩零湖口縣寄庫銀四百五十九兩零鈔廠寄庫銀三千餘兩司獄司囚重犯十二名輕犯二十九名廣盈倉粮米二千四百四十石零盡行刼取釋放又將軍器庫盔甲刀鎗刼去共一十一萬

九千二百二十四件九江衛被賊刼去軍器二千六百三十九件演武廳軍器一萬六百三十件并響器八十餘件鎮撫監賊犯蔡日奇等七名盡行刼取釋放及燒毀大哨船五隻軍舍房屋七十六間駕去大哨船二隻小哨船十一隻德化縣被賊將縣庫銀共三百二兩零預備倉稻穀一萬七千二百石零縣監輕重囚犯二十名盡行刼放及燒毀官民房屋七百五十九間殺死男婦一十五名潯陽驛被賊燒毀官廳一座耳房二間及站船鋪

陳等物惟指揮劉勳將兵備衙門賞功支剩銀三十兩六錢及贓罰銀三十二兩并運軍行粮折銀二十九兩六錢收貯私家捏開在衛被刼事淩侵欺及查九江府鈔廠寄庫銀兩行拘庫子皮廷貴等審供侵分料銀一千一百零六兩四錢情由在官將各犯送府監候拘齊未到人犯追問回報及查得僉事師夔待奉偽檄前至九江安撫因見府衛等官不從偽命駕船去訖續查得該府所屬湖口縣於六月十七日酉時被逆黨熊内官等押兵

到縣因無城池知縣章玄梅等帶印暫避縣後嶺
背集兵次日對敵殺死逆黨魏清等被賊殺死民
快壯丁共一百二十名殺死居民一十一名放出
縣監重囚三名輕犯一十一名燒毀房屋二十間
民房一千八百三十五間本縣官庫銀兩先已寄
藏及各衙門印信俱各見在止被劫去在倉米一
百五十九石在庫皮盔鐵銃弓弩三百件鐵彈子
三十二斤及衣服靴鈔等物并將遠近年分卷冊
俱各毀壞彭澤縣於六月十八日卯時被賊蜂擁

上街延燒房屋吏舍一百餘間並無擄掠男婦當
有知縣潘琨督同巡捕官兵守保印信倉庫錢糧
文卷俱全德化縣於六月十七日被從逆護衛指
揮丁綱等統帶旗校到屯點取軍丁致被驚散鄉
村男婦該縣嚴督兵快人等保守城池俱各無虞
除重復查勘明白將湖口彭澤二縣被害人民行
令該府斟酌被害重輕將見在錢糧加意賑恤其
德化縣被害之家緣無錢可支已行該府徑申本
院請發錢糧賑恤使被害殘民得以存濟職等仍

行多方撫諭激以忠義戒以勤儉人皆感服遵聽
遂有更生之樂等因又據知府曾璵周朝佐呈稱
查勘得南康府六月十六日夜被賊船一千餘隻
衝入本府彼有該府通判俞椿推官王翊公出未
回知府陳霖同知張祿通判蔡讓因見城池新築
未完民兵寡少同附郭星子縣掌印佐貳并府縣
儒學倉場局務等官各帶印信潛避廬山賊遂入
城殺死官舍民快劉大寧一十二名被擄劫府庫
金一兩五錢零紫陽遺惠倉原貯穀一千七石零

劫放府獄重輕囚犯一百一十一名燒毀六房卷
宗黃冊及掠劫居民房屋家財知府陳霖等潛住
各鄉集兵陸續擒斬賊犯共二百三十餘名顆至
二十七日餘賊五百餘人奔來河下知府陳霖同
州縣各官督兵擒斬賊犯一百餘名顆適遇委官
知府曾璵周朝佐各帶官兵自王家渡一路追賊
到府協力勦殺各起餘賊又擒殺賊共三百三十
餘名顆各解審訖查得星子縣知縣王淵之被賊
追跌致死署印縣丞曹時中當將印信付與吏熊

正背負同主簿楊本禄俱入廬山曹時中逃躲不知去向兵快胡碧玉等五名被賊殺死及刼虜居民男婦徐仲德等五十八名口焚燒房屋并刼掠居民共五百三十六人家刼放獄囚弓正通等四十四名縣廨庫銀九十七兩零及贓物鈔貫俱被刼去止有銀二百一十三兩四錢八分係庫子戴汶泗收藏回家首出還官陸續擒獲賊犯類濟等二十名又查得都昌縣原無城池聞賊入境署印主簿王禹典史王仲祥率兵迎敵保守倉庫俱不

曾被刼被賊殺死淹死兵快居民叚容等三十一名焚燒刼掠居民共一千二百一十六家又查建昌縣原無城池逆黨儀賓李世英等帶領賊兵三百餘名來縣知縣方鐸縣丞錢惠主簿王鉞同儒學教諭唐汶等見勢不敵各帶印信潛避集兵當被李世英將獄禁囚犯熊澄等八十四名盡行刼放並無刼掠焚燒倉庫錢糧官民房屋隨被方鐸陸續擒獲李世英等一百七十五名口解報訖又查訪勘得安義縣新創城池未完被逆黨旗校火

信等領兵到縣將官廳燒毀三間六房文卷俱被焚毀知縣王軾因見賊勢衆多退避集兵主簿董國宣因男董茂隆投入寧府懼罪逃走儒學訓導陳仕端等亦隨縣官避出其倉庫獄禁居民房屋俱不曾被焚刼王軾同各官前後領兵擒斬賊共一千餘名類轉解訖撫回南康府各屬縣復業逃民一萬二千四百餘家遵奉通行各屬暫令管事及賑恤事宜另行申請等因各呈到臣會同各官訪勘相同臣等議得九江南康府衛所縣大小官

員均有守土之寄俱犯失事之律欵將各官通革管事待罪緣地方殘破之餘又係朝　覲年分無官可委更代姑從權宜暫行管事其各府縣被害人民并缺乏軍資已於先取見在錢粮内量數查發前去賑給外恭照九江地方當水陸之衝據湖湘之要　朝廷以其控帶南圻屏蔽江右實為要地故既有府衛之守又特為兵備之設其城池三面臨水地勢四圍險固平時守備若嚴臨變必難驟破各該守備官員安於承平寬縱軍士雖預知

賊報而倉惶無備及一聞賊至而望風奔走指揮劉勲除監守自盜官錢外與李泮等棄城先遁致賊殘破知府汪頎推官陳深知縣徐志道等因見守戰無兵亦各懷印逃難百户白昇等一印不保安望守城副使曹雷職專兵備防守不嚴雖城破之日偶幸不與而失事之責終為有因再照南康地方固稱土瘠民稀然亦負山阻水雖新創之城尚爾備築未完而守土之職惟當效死勿去該府知府陳霖同知陳祿通判蔡讓星子縣主簿揚永

祿等畏縮無備逃難棄城湖口建昌二縣知縣章玄梅方鐸聞賊先遁致殘縣治安義縣知縣王軾賊黨在境不知先事之圖後雖有功無救地方之變彭澤縣知縣潘琨都昌縣主簿王禹等印信倉庫雖獲無虞而都昌被賊殺死兵快彭澤被賊燒刼居民失事之責亦有攸歸星子縣縣丞曹時中安義縣主簿董國宜一則肬逃不首一則縱子投賊至於各該府縣首領儒學倉場局務等官雖無守土之責俱有棄職之罪以上各官求情固有輕重揆義俱犯憲條雖有後獲之功難掩先失之罪及照近年以来士氣不振兵律欠嚴蓋由姑息屢行激勵之方不立規利避害者獲免委身効職者難容是以偷靡成習節義鮮彰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肅清綱紀乞 勑法司參詳情罪輕重通將各官究治如律雖或量功末減亦必各示懲創庶有作新之機足為將来之警

別錄五 奏疏

奏疏五

乞寬免稅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疏 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照得正德十四年七月內節據吉安等一十三府所屬廬陵等縣各申為旱災事開稱本年自三月至于秋七月不雨禾苗未及發生盡行枯死夏稅秋糧無從辦納人民愁嘆將及流離申乞轉達寬免等因到臣節差官吏老人踏勘前項地方委自三月以來雨澤不降禾苗枯死續該寧王謀反乘釁鼓亂傳播偽命優免租稅小人惟利是趨洶洶思亂臣因通行告示許以奏聞優免稅糧諭以臣子大義申 祖宗休養生息之澤暴寧王誅求無厭之惡由是人心稍稍安集背逆趨順老弱居守丁壯出征團保饋餉邑無遺戶家無遺夫就使雨暘時若江西之民亦已廢耕耘之業事征戰之苦況軍旅旱乾一時併作雖富室大戶不免饑饉下

戶小民得無轉死溝壑流散四方乎設或饑寒所迫徵輸所苦人自為亂將若之何如蒙乞 勑該部暫將正德十四年分稅糧通行優免以救殘傷之民以防變亂之階伏望 皇上罷冗員之俸損不急之賞止無名之徵節用省費以足軍國之需天下幸甚緣由於本年七月三十日具題請 旨未奉明降隨蒙 大駕親征京邊官軍前後萬數沓至并臨填城塞郭百姓戍守鋒鏑之餘未及息肩弛擔又復救死扶傷呻吟奔走以給廝養一應誅求妻孥鬻於草料骨髓竭於徵輸當是之時烏驚魚散貧民老弱流離棄委溝壑狡健者逃竄山澤群聚為盜獨遺其稍有家業與良善守死者十之二三又皆顛頓號呼於挺刃捶撻之下郡縣官吏咸赴省城與兵馬住屯之所奔命聽役不復得親民事上下洶洶如駕漏船於風濤顛沛之中惟懼覆溺之不暇豈遑復顧其他為日後之慮憂及稅賦之不免征科之未完乎當是之時雖臣等亦皆奔走道路危疑倉皇恐不能為小民請一旦之

命豈遑爲歲月之慮憂及賦稅之不免征課之未完而暇爲之復請乎若是者又數月京邊官軍始將有旅歸之期而戶部歲額之徵已下漕運交兌之文已促督催之使切責之檄已交馳四集矣流移之民聞官軍之將去稍稍脇息延望歸尋其故業足未入境而頸已繫於追求者之手矣夫荒旱極矣而又因之以變亂變亂極矣而又加之以師旅師旅極矣而又竭之以供饋盡之以誅求亟之以征歛當是之時有目者不忍睹有耳者不忍聞

又從而剝其膏血有人心者而尚忍爲之乎今遠近軍民號呼匍匐訴告喧騰求　朝廷出帑藏以賑濟久而未獲反有追征之令閧然興怨謂臣等昔日蠲賦之言爲詒已竊相傷嗟謂寧濠叛逆獨知優免租稅以要人心我輩　朝廷赤子皆嘗竭骨髓出死力以勤　國難今困窮已極獨不蒙少加優恤又從而追征之將何以自全是以令之而益不信撫之而益憤憤諭之而益呶呶甫懷狀復之望又爲流徙之圖計窮勢迫匿而爲奸肆而爲

寇兩月以來有司之以鼠竊警報者月無虛日無怪也彼無家業衣食之資無父母妻子之戀而又旁有追呼之苦上有掊剋之災自非禮義之士孰肯閉口枵腹坐以待死乎今　朝廷亦嘗有寬恤之令矣亦嘗有賑濟之典矣然寬恤賑濟內無帑藏之發外無官府之儲而徒使有司措置措置者豈能神輸而鬼運必將取諸富民今富民則又皆貧民矣削貧以濟貧猶割心臠肉以啖口口未飽而身先斃且又有侵尅之弊又有漁獵之奸民之

賴以生者不能什一民之坐而死者常十九矣故寬恤之虛文不若蠲租之實惠賑濟之難及不若免租之易行今不免租稅不息誅求而徒曰寬恤賑濟是奪其口中之食而曰吾將療汝之饑刳其腹腎之肉而曰吾將救汝之死凡有血氣皆將不信之矣夫戶部以　國計爲官漕運以轉輸爲任今歲額之催交兌之促皆其職之使然但民者邦之本邦本一搖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伏望　皇上軫念地方塗炭之餘小民困苦已極思邦本之當

固慮禍變之可憂乞 勑該部速將正德十四十
五年該省錢糧悉行寬免其南昌南康九江等府
殘破尤甚者重加寬貸使得漸回喘息徐復生理
非但解江西一省之倒懸臣等無地方變亂之禍
得免於誅戮實天下之幸宗社之福也夫免江西
一省之糧稅不過四十萬石今吝四十萬石而不
肯蠲異時禍變卒起即出數百萬石既已無救於
難矣此其形迹已見事理甚明若臣等上不能會
計征斂以足 國用下不能建謀設策以濟民窮

徒痛哭流涕一言小民疾苦之狀惟 陛下速將
臣等黜歸田里早賜施行以紓禍變緣係寬免稅
糧急救民困以弭災變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計處地方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財者民之心也財散則民聚民者邦之本也
本固則邦寧故文帝以賜租致富樂之效太宗以
裕民成給足之風君民一體古今同符臣會同巡
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議照寧賊宸濠志窮荒度
謀肆併吞其於民間田地山塘房屋等項或用勢
強占或減價賤買或因官本准折或撫別事抄沒
有中人之家者一遭其害即無棲身之所有上農
之田者一中其奸即無用鋤之地尤且虛填契書
以杜人言私置簿籍以增租額利歸一已害及萬
家故先有副使胡世寧直言指陳續該科道等官
交章舉發言皆有據事非無徵近奉 詔書曰宸
濠天性兇惡自作不靖強奪官民田產動以萬計
則 陛下明以燭姦深知宸濠田產皆奪諸百姓
者也又曰占奪田產悉還本主則 陛下仁以憫

下盡欲舉百姓之田產而給還之也 聖言猶在
昭如日星國信不移堅如金石始者宸濠既敗該
臣等已行守巡等官將該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
許令府縣等官俱抄沒在官造報在冊矣但委官
查勘之時正事變搶攘之際業主驚散俱未寧家
上司督責急欲了事依契調查憑人浪報多寡是
較占買未分 明詔雖有給主之條小民猶抱失
業之恨昔之居不得而居也昔之田不得而食也
澤未下究怨徒上歸況屋無主則毀地不耕則荒

故兵馬之後尾柱僅存田野之間草菜漸長無以
勢室豪强恣行包侵之計奸徒私竊動開埋沒之
端及今審處不早將來遺失益多再照前項田產
多在南昌新建二縣受害獨深人人被其誅求家
家被其檢括且賊師起事抄掠尤慘官兵破圍傷
殘未蘇財盡巳極民困莫加查得二縣額派充軍
淮安京庫三項糧米共十一萬九千石有零　淮
益二府祿米共四千二百石節奏寬免未奉停徵運
官守催旗校逼取勢急若火案積如山民納不前

官宜為處及照一方之統會在於省城各府之錢
糧併於司庫查得本布政司官庫先被賊兵劫擄
繼因軍餉動支官吏徒守手空櫃紙筆亦賒于鋪
家大兵必有荒年民窮必有盜賊萬一變生無常
釁起不測則寸兵尺鐵皆無所需束手糧亦不
能辦公私失恃緩急可憂再照省城各門城樓窩
鋪及諸司衙門先是王府占據多屬蹤隘近因兵
火蔓延半遭蕩焚夫城樓者一方防禦之所關衙
門者諸司政令之所出託始創新固無民力因陋

就簡見有官房如棠乞　勑該部查議將前項抄
沒過寧府及各賊黨下田地山塘房屋等項行令
布政司會同按察司各掌印官及分守分巡官并
府縣官從實覆行查勘明白委係占奪百姓者遵
照　詔書內事理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
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無碍田地山塘房
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價銀入官先儘撥
補南新二縣充軍淮安京庫折銀糧米及王府祿
米外有羨餘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仍禁約

勢豪之家不得用強占買各委官亦不得畏勢市
恩致招物議凡撥給變賣事情若有勢豪強占強
買及委官畏勢市恩各情弊許撫按衙門指實糾
劾懲究施行事完該司將各項數目徑自造冊奏
報并呈該部查考是蓋以百姓之業納百姓之糧
以地方之財還地方之用民沾惠而國不費事就
緒而財不傷書曰守邦在衆易曰聚人曰財惟
陛下留意焉緣係計處地方事理未敢擅便為此
具本請　旨

水災自劾疏　十五年五月十五日

臣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者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臣以匪才繆膺江西巡撫之寄今且數月曾未能有分毫及民之政而地方日以多故民日益困財日益匱災變日興禍患日促自春入夏雨水連綿江湖漲溢經月不退自贛吉臨瑞廣撫南昌九江南康沿江諸郡無不被害黍苗淪沒室廬漂蕩魚鱉之民聚棲於木杪商旅之舟經行於閭巷潰城決堤千里為壑煙火斷絕惟聞哭聲詢諸父老皆謂數十年來所未有也除行各該司府州縣循省踏勘具奏外夫變不虛生緣政而起政不自弊因官而作官之失職臣實其端何所逃罪夫以江西之民遭歷宸濠之亂脂膏已竭而又因之以旱荒繼之以師旅遂使豐稔連年曲加賑恤尚恐生理未易完復今又重以非常之災危亟若此當是之時雖使稷契為牧周召作監亦恐計未有措況病廢昏劣如臣之尤者而畀之假然坐尸其間譬使盲夫駕

敗舟於顛風巨海中而責之以濟險不待智者知其覆溺無所矣又況部使之催徵益急意外之誅求未已在昔一方被災鄰省尚有接濟之望今湖湘連歲兵荒閩浙頻年旱潦兩廣之征剿未息南畿之供餽日窮淮徐以北山東河南之間聞亦饑饉相屬由此言之自全之策既無所施而四鄰之濟又已絕望悠悠蒼天誰任其咎靜言思究臣罪實多何者宸濠之變臣在接境不能圖於未形致令猖獗震驚遠邇乃勞　聖駕親征師徒暴於原野百姓殆於道路　朝廷之政令因而閼隔四方之困憊由是日深臣之大罪一也徒避形迹之嫌苟為自全之計隱忍觀望幸而脫禍不能直言極諫以悟　主聽臣之大罪二也徒以逢迎附和為忠而不知日陷於有過徒以變更遷就為權而不知日紊於舊章徒以掇拾羅織為能而不知日離天下之心徒以聚斂征索為計而不知日積小民之怨此臣之大罪三也上不能有裨於　國下不能有濟於民坐視困窮淪胥以溺臣之大罪四也

且臣憂悸之餘百病交作尫羸衰耗視息僅存以
前四者之罪人臣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而致變
況備而有之其所以速天神之怒深下民之憤而
致災沴之集又何疑乎伏惟 皇上軫災恤變別
選賢能代臣巡撫即以臣爲顯戮彰大罰於天下
臣雖隕首亦云幸也即不以之爲顯戮削其祿秩
黜還田里以爲人臣不職之戒庶亦有位知警民
困可息人怒可泄天變可弭而臣亦死無所憾

重上江西捷音疏 十五年七月十七日 遵奉 大將軍鈞帖

照得先因宸濠圖危 宗社興兵作亂已經具奏
請兵征勦間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
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鈞帖欽奉
制勅內開一遇有警務要互相傳報彼此通知設
伏勦捕務俾地方寧靖軍民按堵蒙此臣看得宸
濠虐焰張熾臣以百數疲弱之卒未敢輕舉驟進
乃退保吉安一面督率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等調
集軍民兵快召募四方報効義勇之士會計一應
解留錢粮支給粮餉造作軍器戰船 奏留固任

監察御史謝源伍希儒分職任事一面約會該府
鄉官致仕都御史王懋中養病痊可編脩鄒守益
刑部郎中曾直評事羅僑丁憂御史張鰲山先任
浙江僉事今赴部調用劉藍依親進士郭持平軍
門參謀驛丞王思李中致仕按察使劉遜參政黃
繡閑住知府劉昭等相與激發忠義七月初二日
宸濠探知臣等兵尚未集乃留兵萬餘屬其心腹
宗支郡王儀賓內官并僞授都督都指揮等官使
守江西省城而日引兵向 闕臣晝夜促各郡兵

期以本月十五日會臨江之樟樹而嚴督知府等
官伍文定等各領兵於十八日遂至豐城分布伍
文定等攻廣閏等七門是日得報宸濠伏兵千餘
於新舊墳廠以備省城之援臣遣知縣劉守緒等
領兵從間道夜襲破之十九日申布 朝廷之威
再暴宸濠之惡約諸將二十日黎明各至信地我
兵四面驟集遂破江西擒其居守宜春王拱樤及
僞太監萬鋭等千有餘人宸濠宮中眷屬聞變縱
火自焚延及居民房屋臣當令各官分道救火撫

宥君民散釋脅從搜獲原被刼收大小衙門印信
九十六顆三司脅從布政使胡濂叅政劉斐叅議
許效廉副使唐錦僉事賴鳳都指揮王玘等皆自
首投拜除將擒斬功次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推令
審驗紀錄及一面分兵四路追躡宸濠向往相機
擒剿二十二日臣等駐兵省城督同知府伍文定
等各領兵分道並進擊其不意都指揮余恩領兵
往來湖上誘致賊兵知府等官陳槐等各領兵四
面設伏二十三日復得諜報宸濠先鋒已至樵舍

風帆蔽江前後數十里不能計其數二十四日早
賊兵鼓譟乘風而前逼黃家渡臣督各兵四面擊
賊遂大潰擒斬二千餘級落水死者萬數二十五
日又督各兵殊死並進砲及宸濠舟宸濠退走遂
大敗擒斬二千餘級溺水死者不計其數二十六
日臣夜督伍文定等為火攻之具四面而集火及
宸濠副舟衆遂奔敗宸濠與其妃嬪泣別妃嬪宮
人皆赴水死我兵遂執宸濠并其世子郡王將軍
儀賓及偽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督都指揮

指揮千百戶等官李士實劉養正劉吉屠欽王綸
熊瓊盧珩羅璜丁饋王春吳十三秦榮葛江劉勲
何鏜王信吳國七火信等數百餘人被執脅從太
監王宏御史王金主事金山按察使楊璋僉事王
疇潘鵬叅政程杲布政梁宸都指揮郟文馬驥白
昂等擒斬賊黨三千餘落水死者萬餘棄其衣甲
器仗財物與浮尸積聚橫亘十餘里餘賊數百艘
四散逃潰二十七日戰樵舍等處又復擒斬千餘
落水死者殆盡二十八日知府陳槐等各與賊戰
於沿湖諸處擒斬各千餘級除將宸濠并其世子

郡王將軍儀賓偽授太師國師元帥叅贊尚書都
督都指揮指揮等官各另監羈候解被執脅從等
官并各宗室別行議　奏及將擒斬俘獲功次一
萬一千有奇發御史謝源伍希儒暫令審驗紀錄
另行造册繳報外照得臣節該欽奉　勅諭但有
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備守巡各軍衛
有司設法調兵勦殺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
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俱聽以軍

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首示衆
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巡官即時紀驗明白
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册奏繳查照陞賞激勸欽此
及准兵部咨為飛報賊情事該本部題稱合無本
部通行申明今後但有草賊生發事情緊急該管
官司即便依律調撥官軍乘機勦捕應合會捕者
亦就調發策應如有仍前朦朧隱蔽不即申報以
致聚衆滋蔓貽害地方從重叅究決不輕貸等因
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又蒙　欽差總督軍門發

遣太監張永前到江西查勘宸濠反叛事情安邊
伯朱泰太監張忠左都督朱暉各領兵亦到南京
江西征勦續蒙　欽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
兵官後軍都督府太師鎮國公朱　統率六師奉
天征討及統提督等官司禮監太監魏彬平虜伯
朱彬等幷督理糧餉兵部左侍郎等官王憲等亦
各繼至南京臣續又節該奉　勑如或江西別府
報有賊情緊急移文至日爾要及時遣兵策應毋
得違誤欽此俱經欽遵外臣竊照宸濠悖逆姦暴

暱餞彰聞數其罪惡世所未有不軌之誅已踰一
紀積威所刼遠被四方而旬月之間遂克堅城俘
擒元惡是皆　欽差總督威德指示方畧之所致
也及照御史謝源伍希儒監軍督哨謀畫居多知
府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陳槐曾璵林城周朝
佐署都指揮僉事余恩通判胡堯元童琦談儲推
官王暐徐文英知縣李楫李美王冕王軾劉源清
劉守緒傅南喬通判楊昉陳旦指揮麻璽高睿孟
俊知縣張淮應恩王庭顧佖萬士賢馬津等雖効

績輸能亦有等列然皆首從義師共收全功其伍
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等冒險衝鋒功烈尤懋鄉
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山郎中
曾直評事羅僑僉事劉藍進士郭持平驛丞王思
李中按察使劉遜叅政黄繡知府劉昭等伏義興
兵惕張威武以上各官功勞雖在尋常征勦亦已
難得伏望　皇上論功朝錫之餘普加爵賞旌擢
以勸天下之忠義以勵將來之懦怯緣係捷音事
理為此具本請　旨

四乞省葬疏　十五年閏八月二十日

照得先准吏部咨該臣奏稱以父老祖喪屢疏乞休未蒙憐准近者奉　命扶疾赴闕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月之前亦已具　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府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容舍之而去又闔省巡撫方面等官無一人見在者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於此爲牽制攻討之圖俟　命帥之至即從初心死無所避臣思祖母自幼鞠育之恩不及一面爲訣每

一號痛割裂昏殞日加尫瘠僅存殘喘母喪權厝祖母之側今葬祖母亦欲因此改葬臣父衰老日甚近因祖喪哭泣過節見亦病卧苫廬臣今扶病驅馳兵革往來於廣信南昌之間廣信去家不數日欲從其地不時乘間抵家一哭畧爲經畫葬事一省父病臣區區報　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臣得少伸烏鳥之痛臣之感　恩死且圖報搶攘衷控不知

所云等因具本奏奉　聖旨王守仁奉命巡視福建行至豐城一聞宸濠反叛忠憤激烈即便倡率所在官司起集義兵合謀勦殺氣節可嘉已有旨着督兵討賊兼巡撫江西地方所奏省親事情待賊平之日來說該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除欽遵外近照寧王逆黨皆已仰賴　皇上神武廟堂成筭悉就擒獲地方亦已平靖百姓室家相慶得免徵調之苦復有更生之樂莫不感激　洪恩沾被德澤獨臣以父病日深母喪未葬之故日夜哀

苦憂疾轉劇犬馬驅馳之勞不足齒錄而烏鳥迫切之情實可矜憫已嘗蒙　旨許待賊平之日來說故敢不避斧鉞復申前請伏望　皇上仁覆曲成容臣暫歸田里一省父病經紀葬事臣不勝苦切祈望之至等因又經具本於正德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差舍人來儀齎奏去後迄今已踰八月未奉　明旨臣旦暮惶惶延頸以待內積悲痛之鬱外遭窘局之苦新患交乘舊病彌篤方寸既亂神氣益昏目眩耳聵一切世事皆如夢寐今雖抑

情強處不過閉門伏枕呻吟喘息而已豈能供職盡分為　陛下巡撫一方乎夫人臣竭忠委命以赴　國事及事之定乃故使之不得一省其親之疾是沮義士之志而傷孝子之心也且　陛下既以許之又復拘之亦何以信於後臣素貪戀官爵志在進取亦非高潔獨行甘心寂寞者徒以疾患纏體衰苦切心不得已而為此今亦未敢便求休退惟乞暫回田里一省父疾經營母葬臣亦因得就醫調理少延喘息苟情事稍伸病不至甚即當

奔走赴　闕終效犬馬昔人所謂報劉之日短盡忠於　陛下之日長也臣不勝哀痛號呼懇切控籲之至具本又於正德十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差舍人王偲齎奏去後迄今復六月未奉　明旨臣之痛苦刻骨剜心憂病纏結與死為鄰已無足論而臣父衰疾日亟呻吟牀蓐思臣一見晝夜涕淚每得家書號慟顛殞蘇而復絕夫虎狼惡獸尚知父子烏鳥微禽猶懷反哺今臣父病狼狽至此惟欲望臣一歸而臣乃依依貪戀官爵未能決然逃

去是禽獸之不若何以立身於天地乎夫人之大倫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事君以忠事父以孝不忠不孝為天下之大戮縱僥倖免　國憲然既辱於禽獸則生不如死臣之歸省父疾在　朝廷視之則一人之私情自臣身言之則一生之大節往者寧藩之變臣時欲歸省父疾然　宗社危急呼吸之間存亡倚係故臣捐九族之誅委身以死　國難時則君臣之義為重今　國難已平兵戈已息臣待罪巡撫不過素餐尸位以苟歲月而臣父又

衰老病篤若此尚爾貪戀祿位而不去此尚可以為子乎不可以為子者尚可以為臣乎臣今待罪巡撫若不請而逃竊恐傳聞遠邇驚駭視聽夫人臣死　君之難則捐其九族之誅而不恤至其急父之危則亦捐其一身之戮而不顧今復候　命不至臣必冒死逃歸若　朝廷憫其前後懇迫之請赦而不戮臣死且闔啣結若遂正以　國典臣獲一見老父而死亦瞑目於地下矣臣不勝痛隕苦切號控哀祈之至除冒死一面移疾舟次沿途

問醫待罪候　命外緣係四乞　天恩歸省父疾
回籍待罪事理為此具本奏　聞

開豁軍前用過錢糧疏 十五年九月初四日

照得先因寧王變亂該臣備行南贛等府起調各
項官軍兵快人等追勦合用粮餉等項就仰聽將
在官錢粮支給間隨據吉安府申為處置軍餉事
開稱動調兵快數萬本府錢粮數少乞為急處等
情已經通行各府速將見貯不拘何項錢粮以三
分為率內將二分解赴軍前接濟外續為地方事

臣又看得各處軍兵雖已起調但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關誠恐兵力不敷未免誤事又
行牌仰各該官司即選父子鄉兵在官操練聽將
官錢支作口粮候臣另有明文一至隨即啓行去
後續照前項首惡并其謀黨俱已擒斬原調各處
軍兵乆已散歸就經備行江西布政司通將各府
州縣自用兵日起至於掣兵日止用過一應在官
錢糧等項逐一查明造報以憑施行未報查催間
又據江西按察司呈為緊急軍情事開稱先准江

西布政司照會正德十四年十月初一日該掌戶
部員外郎黄著案驗內開蒙本部題奉　欽依差
在軍前整理糧草今照各哨官軍俱集江西省城
又聞　聖駕亦將征討跟隨官軍未知數目駐劄
月日未知久近所有粮料草束合仰備行本司掌
印等官從長設法處置或支動在官銀兩選委能
幹官員趂早多買粮草預備支應庶無失誤等因
到司彼時巡按御史唐龍未到本院押解逆犯宸
濠等在途查得江西省城司府及南新二縣并南

康二府庫藏俱被寧賊搶刦空虛無從措置誠恐
臨期失誤就經會同江西布政司一面議借軍門
發候解京贓銀及南昌府縣追到官本等銀給發
委官江憲等各領買辦粮草供應一面議將各府
派銀接濟緣由會呈本院奉批俱准議造冊繳報
查考等因依奉除南康九江南昌三府縣残破未
派備行撫州等十府動支在官銀兩接濟續因起
解首惡宸濠等并逆黨宮眷等項及補還原借解
京贓銀官本等銀緊急又經會呈議行各該府縣

暫借在官銀兩前來應濟共計用過銀九千七百七十一兩四錢其餘見存銀兩俱係該解之數悉行各府差人領回聽其收解外呈乞施行等因到臣看得所呈前項供應粮料買辦草料及自臣起兵以來費用過錢粮中間多係京庫折銀及免准粮米等項俱係支給賞勞兵快人等及供應北來官軍并犒賞軍民緊急支用計出無聊事非得已別無浪費分文據法似應措補但今兵荒殘破之餘庫藏無不空虛小民無不凋敝遠近人情洶洶

方求公帑賑濟若復派補必致變生不測其聽解賊贓官本等銀實係寧賊搶刼官庫積蓄刻剝小民脂膏相應存留以救困竭今又盡數解京地方空匱委果已極查得各處用兵請給 内帑或借別省錢粮接濟過者寧賊非常之變事起倉卒雖欲請給 内帑勢有不及後蒙該部議准許於廣東軍餉銀内支取十萬隨幸賊勢平定前項准借銀兩亦遂停止分毫不曾取用伏望 皇上憫念地方師旅饑饉之餘民窮財盡困苦已極近又加以水災為患流離益甚乞 勑該部查照轉行江西布按二司將自用兵以來支取用費過各該府縣京庫折銀及免准糧米等項通行查明各討若干照數開銷免行追補仍仰備造文册繳部查考庶軍民得以少蘇而地方可免於意外之虞矣

徵收秋糧稽遲待罪疏 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准布政使陳策等咨照得正德十四年稅糧先准參議周文光奉戶部勘合派屬徵解隨因 聖駕南巡各府州縣官俱集省城聽

用前項錢糧不暇追徵正德十五年正月初二日蒙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案驗為乞救兵燹窮民以固邦本事該巡撫蘇松都御史李充嗣題稱江西變亂南昌南康九江等府首被燒刼其餘府縣大軍臨省供應浩繁要將該年稅粮盡行停免等因備行分守南昌五道勘議得南昌府南新二縣被害深重應免糧差三年其餘州縣并瑞州等一十二府屬縣俱應免粮差二年回報到司即轉呈本院具題外本年二月内續蒙 欽差戶部員

外郎龍誥案驗為債運粮儲事備行本司督催該年兌准錢粮交兌遵依節行催徵間本年三月初五日隨准漕運衙門照劄坐到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每石運耗折銀七錢備行作急徵完起運本月二十八日又蒙撫按衙門案驗為地方極疲連賜 恩恤以安邦本事該南京工科給事中王紀等奏奉欽依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粮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

濟毋視虛文欽遵通行外又蒙員外郎龍誥案牌將粮里嚴加杖併急如星火小民紛紛援例赴司告豁呈蒙撫按衙門批行本司給示曉諭納粮人戶先將兌軍徵解小民方肯完納轉行參議魏彥昭督運續因本官去任又經呈批參政邢珣暫管督兌本官於五月二十日徧歷催儹通將徵完本色米八萬石兌完起運訖其折色銀兩催據廣信等府屬縣陸續徵解近於十一月十三等日抄奉漕運衙門照劄備行本司將兌運折色銀三十四

萬三千兩務要徵完足數差官協同運官解部等因依奉通行外今照該年稅粮委因事變兵荒經理不前及專管提督官員更代不常况奉部院明文徵免不一小民不服輸納官府掣肘難行因而稽延若不預將前情轉達誠恐查究罪及未便等因備呈到臣竊照江西錢粮小民所以不肯輸納與有司所以難於追徵者其故各有三而究其罪歸則責實在臣何者宸濠之叛首以偽檄除租要結人心臣時起兵旁郡恐其扇惑即時移文遠近

宣布 朝廷恩德蠲其租賦許以奏免諭以君臣之分激其忠義之心百姓丁壯出戰老弱居守既而旱災益熾民困益迫然而小民不即離散者以臣既為奏請雖 明旨未下皆謂 朝廷必能免其租稅尚可忍死以待也夫危急之際則啗之免租以竭其死力事平之後又罔民而刻取之人懷怨忿不平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一也及宸濠之亂稍定而大軍隨至供饋愈煩誅求愈急其顛連困踣之狀臣於前 奏已畧言之百姓不任其苦強

者竄而為寇猾者扈而為奸繼而水災助禍千里之民皆為魚鱉號哭載途喧騰求賑其時臣等既無帑藏之儲又無倉廩可發所以綏勞撫定之者更無別計惟以 奏免租稅為言百姓睊睊胥讒謂命在旦夕不能救我而徒曰免稅免稅豈可待邪蓋其心以為免稅已不待言尚恨其無以賑之也已而既不能賑又從而追納之人怨益深不平愈甚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二也當大軍之駐省臣等趨走奔命日不暇給亦以為既有前奏則賦稅

必在所免不復申請其時巡撫蘇松等處都御史李充嗣奏稱江西省被宸濠之害乞將該年稅糧軍需等項俱行停免該戶部覆題奉 聖旨是各被害地方着撫按官嚴督所屬用心設法賑濟欽此又該給事中王紀奏本部覆題奉 聖旨是這地方委的疲困已極自正德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果係小民拖欠未完的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欽此俱欽遵該部備咨前來臣等正苦百姓嗷嗷咨文一至如解倒懸

即時宣布百姓聞之歡聲雷動遞相傳告旦夕之間深山窮谷無不畢達自是而後堅守蠲免之說雖部使督臨或遣人下鄉催促小民悉以為詐妄群起而驅縛之催徵之令不復可行此其不肯輸納之故三也郡縣之官親見百姓之困苦又當震蕩顛危之日懼其為變其始惟恐百姓不信免租之說指天畫地誓以必不食言既而時事稍平則盡反其說而徵之固已不能出諸其口矣況從而鞭笞捶撻之其遽忍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一也

三司各官舊者既被驅脅新者陸續而至至則正當擾攘分投供應四出送迎官離其職吏失其守糾結紛拏事無專責如拏手雜絲於亂絲之中東牽西絆莫知端緒既而部使驟臨歛於旬月之間督併究集神輸鬼運有不能矣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二也夫背信而行勢已不順若使民間尚有可徵之粟必不得已剜剥而取之忍心者尚或能辦也而民之瘡痍已極矣實無可輸之物矣別夫離婦棄子鬻女有耳者不忍聞有目者不忍睹也如

是而必欲驅之死地其將可行乎此其難於追徵之故三也夫小民之不肯輸納既如彼而有司之難於追徵又如此後值部使身臨坐併急於風火百姓怨謗紛騰洶洶思亂復如將潰之隄臣於其時慮恐變生不測謂各官與其激成地方之禍無益 國事身膏草野以貽 朝廷之憂孰若姑靖地方寧以一身當遲慢之戮乎因諭各官追徵毋急以紓民怨各官內迫於部使外窘於窮民上調下輯如居頹屋之下東撐則西頹前支則後圮強

類陵詬之辱掩耳忍慙之言身嘗閭閻之下口說田野之間曉以京儲之不可缺諭以 國計之不得已或轉為借貸或教之典折忍心於椎骨剝脂之痛而浚其血閉目於析骸食子之慘而責其逋共計江西十四年分兌軍本色米八萬石折色米三十二萬石改兌米一十七萬石臣始度其勢以為決無可完之理其後數月之間亦復陸續起解完納是皆出於意料之外在各官誠窘局艱苦疲癃已極亦可謂之勞而有功矣今聞部使參奏且

將不免於罪臣竊冤之昔之人固有催科政拙而自署下考者亦有矯制發廩而甘受其辜者各官之以此獲罪固亦其所甘心但始之因叛亂旱荒而為之 奏免者臣也繼之因水災兵困而復為申 奏者臣也又繼之因 朝廷兩有停徵賑貸之 旨而為之宣布於衆者亦臣也又繼之慮恐激成禍變而諭令各官從權緩徵者又臣也是各官之罪皆臣之罪也今使各官當遲慢之責而臣獨幸免臣竊恥之夫司國計者慮京儲之空匱欲

重徵於後期者之罪而有罰俸降級之議此蓋切於謀國忠於事君者之不得已也亦豈不念江西小民之困苦與各官之難為哉顧欲警衆集事創前而戒後固有不得不然者正所謂救焚身之患不遑恤毛髮之焦攻心腹之疾不得避針灼之苦耳伏望 皇上憫各官之罪出於事勢之無已特從眚災肆赦之典寬而宥之則法雖若屈而理亦未枉必謂行令之始不欲苟撓則各官之罪實由於臣即請貶削臣之祿秩放還田里以伸 國議

如此則不惟情法兩得而臣亦可以藉口江西之民免於欺上罔下之恥矣臣不勝惶懼待罪之至緣係徵收秋粮稽遲待罪事理為此具本請　旨

巡撫地方疏　十五年四月二十五日

據江西布政司呈奉臣案驗照得本院前任巡撫衙門近遭兵火廢毁兼以地址僻隘低窪每遇淋雨潢潦浸灌見今本院在於都司貢院諸處衙門寄駐遷徙不常居無定止人無定向妨政失體深為未便合行議取為此仰抄案回司即便會同都

按二司官從長議查省城官民沒官房屋及華毁一應衙門可以拆脩改造者會議停當呈來定奪毋得違錯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王繼善按察使伍文定議得前項衙門先年建於永和門內僻在一隅地勢低窪切近東湖一遇淫雨輙遭浸漫近因大軍駐劄人馬作踐俱各倒塌及查巡按衙門亦皆年久朽爛偏側俱難居住欲擇地蓋造緣今地方兵荒之後取之於官則官庫空竭歛之於民則民窮財盡反覆思惟無從措置查得承奉司并織造機房各一所係是沒官之數俱各空閒地勢頗高規模頗寬合無呈請將呈奉司暫改為都察院衙門機房改為巡按衙門委官相度趂時脩理如此則工費不繁民力少節實為兩便緣由呈詳到臣查得先為討處地方事該臣會同巡按御史唐龍議奏乞將抄沒寧府及各賊黨田地房屋令布按二司掌印及守巡并府縣官員從實覈查委係占奪百姓遵照　詔書內事理各給還本主管業及將於內官房酌量移改城樓窩鋪衙門餘外田地山塘房屋仍令各官公同照依時估變

賣價銀入官先儘撥補南新二縣充軍淮安京庫折銀粮米及王府祿米外有餘裒收貯布政司官庫用備緩急緣由會本具題去後未奉　明旨今呈前來為照各項衙門果已廢毀當兹兵火之餘民窮財盡改創實難今該司議將前項沒官房屋暫改不費於官不勞於民工省事易誠亦兩便似應准議除行該司一面委官趂時脩改暫且移駐以便聽理候民困既蘇財用充給之日力可改創

再行議處

勦平安義叛黨疏　十六年五月十五日

據江西按察司按察使伍文定開稱奉臣批據南康府通判林寬安義縣知縣熊价奉新縣典史徐誠呈開俱奉本院紙牌及巡按御史唐龍朱節等計委追勦逆賊楊本榮等依奉前後跡捕及於沿湖各處敵戰擒斬共一百二十六名顆并於楊子橋巢內捜獲伊原助逆領授南昌護衛中千戶所印信一顆合就解呈奉批仰按察司會同都布二司官將解到賊級紀驗賊犯鞫審明白解赴軍門以憑遵照欽奉　勅諭事理就行斬首示衆有功員役分別等第呈來給賞施行并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唐龍批按察司會同各掌印官審究及將有功官役并陣亡之人查明具招呈報又案巡按江西監察御史朱節批看得各犯罪惡貫盈致勦提督衙門調兵擒勦事情重大按察司會勘明白中間如有事出脅從情可矜疑者通具呈報等因依奉會同都指揮僉事高厚左布政使陳策等議

得賊犯楊正賢等累世窮兇鄱湖劇患近復從逆幸而漏網嘯聚刼囚敵殺官兵滔天之罪遠近播聞通判林寬等克承方畧首事緝捕雖有小衂竟收成功知縣熊价到任甫及半月倉卒偶當其衝終能有備多所擒獲典史徐誠奉調領兵破賊適中機會署都指揮僉事馮勲鼓勇而前賊遂奔潰其典史周祐陰諜散黨隱然之蹟未可泯棄合無呈乞鈞裁將署都指揮僉事馮勲通判林寬知縣熊价典史徐誠俱優加犒獎林寬熊价仍旌其除暴安民之勞典史周祐另行賞賚隨征南昌前衛千戶馬喜新建縣縣丞黃仲仁南昌縣主簿陳紀安義縣主簿崔錠建昌縣稅課局大使江彖安義縣領哨義官楊震七協守縣治安義縣縣丞何全典史陳恒昭把截九里三渡南昌前衛指揮梁端千戶周鎮俱量行犒勞其餘獲賊吏兵哨長保長總小甲人等查照近日告示事理分別等第一一給賞陣亡陣傷義兵程碧程魁七等俱各優恤其家給賞湯藥之費如此庶使有功者録而人知所

勦死事者酬而人無所減矣仍行該府縣將逆賊
楊正賢等妻男財產估變價銀脩築縣城尤為便
查緣由同查過功次文册開繳到司備由轉呈到
臣簿查正德十五年十一月初十日據江西按察
司副使陳槐關稱原問犯人胡順并楊子橋等家
屬財產通該查抄解報呈詳已批該司查照施行
務得的實毋致尉枉外續據安義縣申稱依奉牌
獲楊子橋妻周氏男楊華五華七華八月保并伊
同居親弟楊子樓收監起解開十二月二十二日

辰時不期子樓未獲男楊本榮糾集百十餘徒各
持鎗刀衝縣當同巡捕主簿崔錠督領機兵防禦
彼賊勢勇打入獄門刼去楊華五等并原監楊正
江楊紹鑑及別犯胡清等一十八名燒燬總甲張
惟勝房屋刼掠鋪戶傅甫七等貨物隨即起集哨
長陳魁四等屯兵設法擒獲楊華五等仍舊收監
一面追獲餘賊楊子樓等合行申報等情又據通
判林寬呈稱首惡楊子榮楊華二等照舊立寨嘯
聚批仰按察司會同各官議處隨據該司呈稱依

奉會同署都指揮僉事王繼善左布政使陳策副
使顧應祥等議得楊本榮等罪惡據法即當督兵
擒捕但訪得楊姓一族稔惡從亂者有數若使兵
刃一加未免玉石未辨合行該縣再諭楊本榮等
作急投首庶幾楊紹鑑等之罪可辨楊本榮之情
可原若使負固不服即將稔惡賊黨指實申來議
處呈詳到臣照得本院前年駐兵省城擒勦叛賊
之後即欲移兵撲滅逆黨楊子橋等彼因訪得各
犯親族亦多良善連居若大兵一臨未免玉石俱
焚方爾遲疑當據楊子橋等自行投赴軍門本院

仰體　朝廷好生之德正欲保全一方之生靈當
即遵照　詔書黃榜事理將子橋等量加杖責釋
放田家諭令改惡遷善其餘黨惡悉不根究外後
因解京逆黨劉吉陳賢等供攀不已　朝廷之意
將復發兵加誅則恐失信於下將遂置而不問則
一般從逆之人乃至極刑抄沒而子橋等獨不畧
加懲創亦何以警戒將來故照舊釋其黨從以示
信䘏行拘子橋以明罰其遷徙抄沒亦止及於子

橋一身　朝廷之處可謂仁至義盡矣為之親族黨與者正宜感激　朝廷浩蕩再生之恩皆宜爭出到官輸誠効欵自相分别洗滌其既往之愆而顯明其維新之善却乃畧不改創輒敢抗逆官府衝縣刼囚自求誅戮據法論情已在必誅無赦但念中間良善尚多止因楊子橋同居稔惡之徒移以危言激誘族黨煽惑鼓動以至於此恐亦非其本心今據三司各官呈議亦與所訪畧同准依所議姑且未即加兵就經批行該道守巡官先行分

别善惡令其親族素非同惡者自行告明官司各另屯住其被脅之人若能投首到官亦准免罪有能并力擒捕首惡送官者仍一體給賞俱限一月之內投首輸服若過期不出即將各犯背叛情由備細呈來以憑發兵勦滅一面行仰該縣及各附近官司整集兵快義勇固守把截聽候本院進止仍備出告示曉諭遠近外續據通判林寬呈稱遵照明文密喚楊姓良善戶丁楊膺楊邦十五等七名到職示以禍福給以犒賞着令分别良善止捕

衝縣逆賊送官隨該楊膺等誘擒逆賊九名到縣又獲賊犯一十七名隨給牌面令通縣老人分投撫諭而各賊仍前立寨不服續又擒獲賊犯四名後聞官司要搗巢穴連夜鼓挾鄰族約有百十餘徒撐船奔入鄱陽湖欵即率兵追勦緣該縣空虛誠恐賊計中途回鋒衝突未可輕出除差人飛報沿河保長立寨防勦一面牒府督率星子建昌都昌兵沿湖巡捕外呈乞施行等因據呈臣會同巡按御史等官看得賊既入湖良善已分正可四面

合兵追勦除行南昌守巡兵備點選兵快就行都司馮勲統領星夜前去跟躡賊踪設法勦捕就經批仰按察司即便通行該道守巡官及沿湖各該官司地方保甲人等一體集兵防勦追捕毋令遠竄貽患臣等又慮安義縣治單弱恐各賊乘虛歸刼另行牌調奉新縣典史徐誠選兵四百密從間道星夜前去該縣會同知縣熊价協力防勦又行牌仰各官於九姓良善之中挑選義勇武藝及於沿湖諸處起集習水壯健慣戰之人各官身自督

領客取知因鄉導四路爪探或躡賊蹤或截要路
或歸防縣治張疑設伏聲東擊西一應事機俱聽
從宜施行合用粮賞就於司府庫內原貯軍餉銀
內支給及差官齎執　令旗令牌前去督押行事
軍兵人等但有軍前不聽號令及退縮逗遛侵擾
良善者遵照　勅諭事理就以軍法從事各官俱
要竭忠盡力慎重勇果殺賊立功以靖地方若畏
避輕忽致賊滋蔓貽患地方軍令具存決難輕貸
完日通將擒斬功次獲功人員等項一併開報以

憑施行去後今呈前因照得臣先節該欽奉　勅
諭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聽爾隨宜
處置欽此欽遵除將前項有功官員支兵人等及
陣亡被傷等項俱准議於南昌府動支本院貯庫
支剩軍餉銀兩除已犒賞給賞優恤外其未經獎
犒給賞優恤者批仰該司查照等第逐一補給賊
屬男婦估價變賣銀兩亦准備築該縣城垣支用
擒獲賊犯鞫問明白仍解軍門斬首示衆斬獲賊
級行令造册繳報并行巡按衙門知會外臣等議

照叛黨楊正賢等肆其兇獷之習恃其族類之繁
總惡一方流刧遠近既積有世代比復興兵助逆
脫漏誅殄畧無悔創乃敢攻縣刧獄聚衆稱亂惡
貫滿盈天怒人怨遂爾一旦掃蕩在　朝廷固猶
疥癬之搔爬在江西實亦疽癰之潰決巡按御史
唐龍朱節運謀監督而按察使伍文定布政使陳
策等相與協議贊畫都指揮馮勲及通判林寬知
縣熊价等又各趨事効命并力于下　論各勞績皆
宜甄錄臣守仁卧病待罪之餘僅存喘息幸賴諸

臣苟免咎愆緣係勦平叛黨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乞便道歸省疏

臣於正德十六年六月十六日欽奉　勅旨以爾
昔能勦平亂賊安靖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
召用　勅至爾可馳驛來京毋或稽遲欽此欽遵
已於本月二十日馳驛起程外竊念臣自兩年以
來四上歸省之　奏皆以親老多病懇乞暫歸省
視實皆出於人子迫切之至情而其時復以權姦

當事讒嫉交興非獨臣之愚悃無由自明且慮變起不測身罹曖昧之禍莫得因事退歸父子苟全首領於牖下故其時雖以暫歸爲請而實有終身丘壑之念矣既而　宗社有靈天啓　神聖入承大統革故鼎新親賢任舊向之爲讒嫉者皆已誅斥略盡陽德興而公道顯臣於斯時固已欣然改易其退遁之心矣當明良之會　聖人作而萬物睹天下之士孰不顯然有覩光之願而況臣之方在憂危驟獲申雪者若出陷穽而登之春臺其爲

喜幸感激何啻百倍豈不欲朝發夕至以一快其拜舞踴躍之私歸戴向往之誠乎顧臣父既老且病頃遭讒搆之厄危疑震恐洶洶朝夕常有父子不及相見之痛今幸脫洗殃咎復睹天日父子之情固思一見顏面以叙其悲慘離隔之懷以盡歡水懽欣之樂況臣取道錢塘迂程鄉土止有一日此在親交之厚將不能已於情而況父子天性之愛重以連年苦切之思乎故臣之此行其冒罪歸省亦情理之所必不容已者然不以之明請於朝而私竊行之是欺　君也懼稽延之戮而忍割情於所生是忘父也欺　君者不忠忘父者不孝世固未有不孝於父而能忠於其　君者也故臣敢冒罪以請伏望　皇上以孝爲治範圍曲成特寬稽命之誅使臣得以少伸烏鳥之私臣死且圖啣結臣不勝惶懼懇切之至

辭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正月初十日

南京兵部尚書王守仁謹　奏爲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等日節准兵部吏部咨俱爲捷音事節該題奉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體追封欽此前後備咨到臣俱欽遵外臣聞　命驚惶莫

知攸措竊念臣以凡庸誤受　國恩在正德初年
以狂言被譴　先帝察其無他隨加收錄薦陟清
顯繆膺軍旅之寄猥承巡撫之令後值寧藩肇變
臣時適嬰禍鋒義當死難不量勢力與之掎角賴
朝廷威靈幸無覆敗既而讒言朋興幾陷不測臣
之心事未及自明　先帝登遐無階控籲乃幸天
啓　神聖　陛下龍飛開臣於覆盆之下而照之
以日月惻惻慰勞至勤　詔旨憐其烏鳥之情使
得歸省推　大孝之仁優之以存問超歷常資擢

以留都本兵之任懇疏辭免　慰旨益勤在昔名
臣碩輔鮮有獲是於其君者而況於臣之卑鄙淺
劣亦將何以堪此乎今又加以封爵之崇臣懼功
微賞重無其實而冒其名憂禍敗之將及也夫人
主於嚬笑之微不以假於匪人而況爵賞之重乎
人臣之事君也先其事而後其食食且不可而況
於封爵乎且臣之所以不敢受爵其說有四然亦
不敢不為　陛下一陳其實矣寧藩不軌之謀積
之十數年矣持滿應機而發不旬月而敗此非人

力所及也上天之意厭亂思治將啓　陛下之神
聖以中興太平之業故蹶其謀而奪之魄斯固上
天之為之也而臣欲冒之是叨天之功矣其不敢
受者一也先寧藩之未變　朝廷固已陰覺其謀
故改臣以提督之任假臣以便宜之權使據上游
以制其勢故臣雖倉卒遇難而得以從宜調兵與
之從事當時帷幄謀議之臣則有若大學士楊廷
和等該部調度之臣則有若尚書王瓊等是皆有
先事禦備之謀所謂發縱指示之功也今諸臣未

蒙顯褒而臣獨冒膺重賞是掩人之善矣其不敢
受者二也變之初起勢焰焻熾人心疑懼退沮當
時首從義師自伍文定邢珣徐璉戴德孺諸人之
外又有知府陳槐曾璵胡堯元等知縣劉源清馬
津傳南喬李美李楫及楊材王冕顧佖劉守緒王
軾等鄉官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御史張鰲
山伍希儒謝源等諸人臣今不能悉數其間或摧
鋒陷陣或遮邀伏擊或賛畫謀議監錄經紀雖其
平日人品或有清濁高下然就茲一事而言固亦

成有指躬効死之忠戮力勤王之績所謂同功一
體者也今賞當其功者固已有之然施不酬勞之
人尚多也其帳下之士若聽選官雷濟已故義官
蕭禹致仕縣丞龍光指揮高睿千戶王佐等或詐
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偽書反間以離
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祕計蓋有諸將士所不與
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者臣於捷
奏本內既不敢瑣瑣煩瀆今聞紀功文册復為改
造者多所删削其餘或力戰而死於鋒鏑或犯難

而委於溝渠陳力効能者尤不可以枚舉是皆一
時號召之人臣於顛沛搶攘之際今已多不能記
憶其姓名籍貫復有舉人冀元亨者為臣勸說寧
濠反為奸黨搆陷竟死獄中以忠受禍為賊報讎
抱冤齎恨實由於臣雖盡削臣職移報元亨亦無
以贖此痛此尤傷心慘目負之於冥冥之中者夫
倡義調兵雖起於臣然猶有先事者為之指措而
戮力成功必賴於衆則非臣一人之所能獨濟也
乃今諸將士之賞尚多未稱而臣獨蒙冒重爵是

竊人之能矣其不敢受者三也夫周公之功大矣
亦臣子之分所當為況區區犬馬之微勞又皆偶
逢機會幸而集事者奚足以為功乎臣世受　國
恩虀身粉骨亦無以報縱當提督重任承乏戎行
苟免鰥曠況又超擢本兵既已叨冒踰分且臣近
年以來憂病相仍神昏志散目眩耳聾無復可用
於世兼之親族顛危命在朝夕又不度德量分自
知止足乃冒昧貪進據非其有是忘己之恥矣其
不敢受者四也夫殃莫大於叨天之功罪莫甚於

掩人之善惡莫深於襲下之能辱莫重於忘己之
恥四者備而禍全故臣之不敢受爵非敢以辭榮
也避禍焉爾已伏願　陛下鑒臣之辭出於誠懇
收還　成命容臣以令職終養老親苟全餘喘於
林下以所以濫施於臣者普於衆以明賞罰之典
以彰大小之功以慰不均之望以勵將來効忠赴
義之臣臣死且不朽矣不勝受　恩感激懇切願
望之至緣係辭免封爵普　恩賞以彰國典事理
謹具本題

再辭封爵普恩賞以彰國典疏 嘉靖元年

臣於正德十六年十二月節准兵部吏部咨節該
題奉　聖旨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靜各該官員
功績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王
守仁封伯爵給與誥券子孫世世承襲照舊參贊
機務欽此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運推誠宣力
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部尚
書照舊參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
體追封欽此臣聞命驚惶竊懼功微賞重禍敗將

及已經具本辭免去後隨於嘉靖元年七月十九
日准吏部咨該臣奏前事節奉　聖旨論功行賞
古今令典詩書所載具可考見卿倡義督兵勦除
大患盡忠報國勞績可嘉特加封爵以昭公義宜
勉承恩命所辭不允該部知道欽此欽遵臣以積
惡深重禍延先人臣方㷀然瘠疚僅未殞絕聞
命悸慄魂魄散亂已而伏塊況思臣以微勞冒膺
重賞所謂叨天之功掩人之善襲下之能忘己之
恥者臣於前奏已具陳之矣然而　聖旨殷優獨

加於臣餘皆未蒙採錄者豈以江西之功果臣一
人之所能獨辦乎　朝廷爵賞本以公於天下而
臣以一身掠衆美而獨承之是臣擁閼　朝廷之
大澤而使天下有不均之望也罪不滋重已乎夫
廟堂之賞　朝廷之議也臣不敢僭及至於臣所
相與協力同事之人則有不得不為一申白者古
者賞不踰時欲人速得為善之報也今効忠赴義
之士延頸而待已三年矣此而更不一言事日已
遠而意日已衰誰復有為之論列者故臣輒敢割

痛忍哀冒斧鉞而控籲氣息奄奄之中忽不自覺
其言之躁妄亦其事有所感於昔而情有所激於
其中也竊惟宸濠之變實起倉卒其氣勢張皇積
成凌劫雖在數千里外無不震駭失措而況江西
諸郡縣近切剝牀觸目皆賊兵隨處有賊黨當此
之時臣以逃旅孤身舉事其間雖仰仗　威靈以
號召遠近然而未受巡撫之　命則各官非統屬
也未奉討賊之　旨其事乃義倡也若使其時郡
縣各官果懷畏死偷生之心但以未有成命各保

土地為辭則臣亦可何如𢦏然而聞臣之說即皆感激奮勵或提兵而至或挺身而來是非真有捐軀赴難之義戮力報主之忠孰肯甘粉虀之禍從赤族之誅蹈必死之地以希萬一難冀之功乎然則凡在與臣共事者皆有忠義之誠者也夫均秉忠義之誠以同赴　國難而功成行賞臣獨當之人將不食其餘矣此臣所為不敢受也且宸濠之變天實陰奪其魄而摧敗之速是以功成之後不復以此同事諸人者為庸使其時不幸而一殞塗

地則粉身滅族之慘亦同事諸人者自當之乎將猶可以藉衆議之解救而除免之乎天下之人犯必死之難以赴義則上之人有必行之賞以報功今臣獨崇爵而此同事諸人者乃或賞或否或不行其賞而并削其績或賞未及播而罰已先行或虛受陞職之名而因使退閒或冒蒙不忠之號而隨以廢斥由此言之亦何苦捐身赴義以來此嗷嗷之口而自求無實之殃乎乃不若退縮引避反可以全身遠害安處富貴而逭於衆口之誹也夫

披堅執銳身親行伍以及期赴難而猶不免於不忠之罰則容有托故推奸坐而觀望者又將何以加之令不彼之議而獨此之察則已過矣昔人有蹊田而奪牛者君子以為蹊田固有責而奪牛則已甚令人驅牛以耕我之田既種且獲矣而追究其耕之未盡善也復從而奪之牛無乃太遠於人情乎方今議者或以某也素貪而鄙某也素躁而狂故雖有功而當抑其賞雖有勞而不贖其罪噫是亦過矣當宸濠之變撫按三司等官咸被驅縛

或死或從其餘大小之職近者就縻遠者逃潰矣當此之時苟知有從我者皆可以為忠義之士尚得追論其平時邪況所謂若貪與鄙者或出於讒嫉之口而未皆真邪若居常處易選擇而使猶不免於失人況一時烏合之衆而顧以此槩之其責於人終無已乎夫考素行別賢否以激揚士風者考課之常典較功力信賞罰以振作士氣者軍旅之大權故鄙猥之行平時不耻於士列而貪使詐軍事有所不廢也急難呼吸之際要在摧鋒克

敵而已而蝦逆封其他乎當此之時雖有桀人國
門之寇苟能効其智力以協濟吾事亦將用之用
之而事果有成亦必賞之况乎均在士人之列同
有勤事之忠者乎人於平居無事扼腕抵掌而談
孰不曰我能臨大節死大難及當小小利害未必
至於死也而或有倉皇失措者有矣又况矢石之
下鋒刃之間前有必死之形而後有夷戮之禍人
亦何不設以身處其地而少亮之乎夫考課之典
軍旅之政固並行而不相悖然亦不可以混而施

之今人方有可錄之功吾且遂行其賞可矣縱有
既往之愆亦得以令而贖但據其顯然可見者毋
深求其隱然不可見若賞行矣而其人之過猶未
改也則從而行其黜謫人將曰昔以功而賞今以
罪而黜功罪顯而勸懲彰矣今也將明軍旅之賞
而陰以考課之意行於其間人但見其賞未施而
罰已及功不錄而罪有加不能創奸警惡而徒以
沮忠義之氣快讒嫉之心譬之投杯醪於河水而
曰是有醪焉亦可飲而醉也非易牙之口將不能

辯之矣而求飲者之醉可得乎人臣於　國家之
難允其心之可望力之可為塗肝腦而膏髓骨皆
其職分所當然則此同事諸臣者遂敢以此自爲
之功而邀賞於其　上乎顧臣與之同事同功今
賞積於臣而彼有未逮臣復抗顏直受而不以一
言是使　朝廷之上果以其功獨歸於臣而此諸
人者之績因臣之為蔽而卒無以自顯於世也且
自平難以來此同事諸人者非獨為已斥諸權奸
之所誣搆挫辱而已也群憎衆嫉惟事指摘搜羅

以為快曾未見有鳴其不平而伸其屈抑者幸而
陛下龍飛赫然開日月之光英賢輔翼廓清風而
鼓震雷於是陰氣始散而魍魎潛消然而覆盆之
下尚或有未能自露者也故臣敢不避矜誇僭妄
之戮而輒為諸臣者一訴其艱難抑鬱之情昔漢
臣趙充國破羌而歸人有諷之讓功能者充國
曰吾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
兵政國之大事當為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為主
上明言其利害卒使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實對夫

人之忠於國也殺身夷族有不避而乃避其自矜功伐之嫌乎臣始遇變於豐城也蓋舉事於倉卒茫昧之中其時豈能逆睹其功之必就謂有今日爵賞之榮而為哉徒以事關　宗社是以不計成敗利鈍捐身家棄九族但以輸忠憤而死節是臣之初心也至於號告三軍則雖激之以忠義而實歆之以爵祿延世之榮勵之以名節而復動之以恩賞絢耀之美是非敢以虛言誘之也以為功而克成則此爵祿恩賞亦有國之常典理所必有也

今臣受殊賞而衆有未逮是臣以虛言罔誘其下竭衆人之死而共成之掩衆人之美而獨取之見利忘信始之以忠信終之以貪鄙外以欺其下而內失其初心亦何顏面以視其人乎故臣之不敢獨當殊賞者非不知封爵之為榮也所謂有重於封爵者故不為苟得耳伏覩　陛下鑒臣之言不以為誇也而因以察諸臣之隱允臣之辭不以為偽也而因以普諸臣之施果以其賞在所薄與則臣亦不得而獨厚果以其賞或可厚與則諸臣亦不得而遂薄也江西同事諸臣臣於前奏亦已畧舉且該部具有成册可查不敢復有所塵瀆臣在衰絰憂苦之中非可有言之日事不容已而有是舉不勝受　恩感激含哀冒死戰慄惶懼懇切祈禱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四

別録　奏疏

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疏　嘉靖六年六月

臣自正德十四年江西事平之後身罹讒搆危疑洶洶不保朝夕幸遇　聖上龍飛天開日朗鑒臣螻蟻之忠　下詔褒揚洗滌出臣於覆盆之下進官封爵　召還京師因乞便道歸省隨蒙賜　勅遣官奨勞慰諭錫以銀幣犒以羊酒臣感激　天恩雖粉骨碎身云何能報不幸遭繼父喪未獲赴闕陳謝服滿之後又連年病卧喘息奄奄苟避形迹　皇上天高地厚之恩迄今六年於此矣尚未能一覲　天顔稽首　闕廷之下臣實瞻戴戀慕晝夜熱中若身在芒刺適者曾蒙謝　恩之召臣之至願惟不能即時就道顧廼病卧呻吟徒北望感泣神魂飛馳而已今年六月初六日兵部差官齎文前到臣家内開奏奉欽依以兩廣未靖命臣總制軍務督同都御史姚鏌等勘處者臣聞　命驚惶莫知攸措伏自思惟臣於　君命之召當不

俟駕而行矧兹軍旅何敢言辭顧臣病患久積潮熱痰嗽日甚月深每一發咳必至頓絶久始漸甦乃者謝　恩之行輕舟安卧尚未敢強又況兵甲驅勞豈復堪任夫委身以圖報臣之本心也若冒病輕出至於僨事死無及矣臣又伏思兩廣之役起於土官讐殺比之寇賊之攻劫郡縣荼毒生靈者勢尚差緩若處置得宜事亦可集姚鏌平日素稱老成慎重一時利鈍前却斯亦兵家之常要在責成難拘速效御史石金據事論奏是盡忠於陛下將爲　國家弘仁覆久遠之圖所以激勵鏌等使之集謀決策收之桑榆也臣本書生不習軍旅往歲江西之役皆偶會機宜幸而成事臣之才識自視未及姚鏌且近年以來又已多病況茲用兵舉事鏌等必嘗深思熟慮得其始末條貫中事少沮輒以臣之庸劣參與其間行事之際所見或有同異鏌等益難展布夫軍旅之任在號令嚴一賞罰信果而已慎擇主帥授鉞分閫當聽其所爲臣以爲兩廣今日之事宜專責鏌等隆其委任重

其咸權畧其小過假以歲月而要其成功至於終
無底績然後别選才能兼於民情土俗素相諳悉
如南京工部尚書胡世寧刑部尚書李承勛者往
代其任夫　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
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
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
妻子而已耳如臣之迂疎多病徒持文墨議論未
必能濟實用者誠宜哀其不逮容令養疾田野使
病痊之後不終棄廢或可量置閒散之地使自得

效其涓埃則　朝廷於任賢御將之體因物曲成
之仁道並行而不相背矣臣不敢苟冒任使以欺
國事不勝感　恩激義懇切祈望之至

赴任謝　恩遂陳膚見疏　六年十二月初一日

臣於病廢之餘特蒙　恩旨起用授以兩廣軍旅
重寄臣自惟朽才病質深懼不任驅使以誤　國
事具本辭免過蒙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
今兩廣多事方藉卿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
之懷姚鎮已致仕了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
度軍馬撫勦賊寇安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諉以負
朕望還差官舖馬賚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
部知道欽此欽遵兵部移咨到臣捧讀感泣莫知
攸措伏念世受　國恩粉骨虀骸亦無能報又况
遭逢　明聖溫旨勤拳若是何能復顧其他已於
九月初八日扶病起程沿途就醫服藥調理晝夜
前進奈秋暑旱澁舟行甚難至十一月二十日始
抵梧州思恩田州之事尚未及會同各官查審區
處然臣沿途涉歷訪諸士夫之論詢諸行旅之口

頗有所聞不敢不為　陛下一言其畧臣惟岑猛
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以致彼若是者則前此
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盖兩廣軍門專為諸猺
獞及諸流賊而設　朝廷付之軍馬錢糧事權亦
已不為不專且重若使振其軍威自足以制服諸
蠻然而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上無可任之將下無
可用之兵一有驚急必須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
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憑恃兵力日增其桀
驁今夫父兄之於子弟苟役使頻勞亦且不能無

倦况於此輩夷獠之性歲歲調發奔走道途不得
顧其家室其能以無倦且怨乎及事之平則又功
歸於上而彼無所與兼有不才有司因而需索引
誘與之為姦其能以無怨且慢乎既倦且怨又怒
以慢始而徵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
深月積劫之以勢而威益褻籠之以詐而術愈窮
由是諭之而益梗撫之而益疑遂至於有今日加
以叛逆之罪而欲征之夫即其已暴之惡征之誠
亦非過然所以致彼者是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且

當反思其咎姑務自責自勵修我軍政布我威德
撫我人民使内治外攘而我有餘力則近悅遠懷
而彼將自服顧不復自反而一意憤怒之夫所可
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黨惡數人而已其下
萬餘之衆固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其黨
惡數人既云誅戮已足暴揚所遣二酋原非有名
惡目自可寬宥者也又不勝二酋之憤遂不顧萬
餘之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使民男不得耕
女不得織數千里内騷然塗炭者兩年于茲然而

二酋之憤至今尚未能雪也徒爾兵連禍結徵發
益多財饋益殫民困益深無罪之民死者十已六
七山猺海賊乘釁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從而煽
誘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
啻十百於二酋者之為患其事已兆而變已形顧
猶不此之慮而汲汲於二酋則當事者之過計矣
今當事者之於是役其悴心憔思亦可謂勤且至
矣特發於憤激而狃為其難是以勞而未效夫二
酋者之沮兵拒險亦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

計非如四方流劫之賊攻城堡掠鄉村虜財物殺
良民日為百姓之患人人欲得而誅之者今驅困
憊之民使裹糧荷戈以征不為民患素無讐怨之
虜此人心之所以不奮而事之所以難濟也又今
狼達土漢官兵亦不下數萬與萬餘畏罪逋誅之
虜相持已三月有餘而未能一決者蓋以我兵發
機太早而四面防守太密是乃授之無所往而示
之以必不活益使彼先慮預備并心協力堅其必
死之志以抗我師就使我師將勇卒奮决能取勝

亦必多殺士衆非全軍之道又况人無戰志而徒
欲合圍待斃坐收成功此我兵之所以雖衆而勢
日以懈賊雖寡而日志以合備日密而氣日以鋭
者也夫當事者之意固無非欲計出萬全然以用
兵而言亦已失之巧遲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
縞矣臣愚以為且宜釋此二酋者之罪開其自新
之路而彼猶頑梗自如然後從而殺之我亦可以
無憾苟可曲全則且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
之民以絶覬覦之姦以弭不測之變迨於區處既

定德威既洽蠻夷悦服之後此二酋者遂能改惡
自新則我亦豈必固求其罪若其尚不知悛執而
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至兵甲之煩哉或者以
為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於不振臣竊以
為不然夫　天子於天下之民物如天覆地載無
不欲愛養而生全之寧有推爾小醜乃與之爭憤
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惟後世貪暴諸侯強凌弱
衆吞寡則必務於求勝而後已斯固五霸之罪人
也昔苗頑不即工舜使禹益徂征三旬苗民逆命

禹乃班師振旅夫以三聖人者為之君師以征一
頑苗謂宜終朝而克捷顧歷三旬之久而復至於
班師以歸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
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
以匪才繆膺　重命得總制四省軍務以從事於
偏隅之小醜非不知乘此機會可以僥倖成功苟
免於怯懦退避然此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
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以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
能取快於二酋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

知徼功於目前而不知投艱於日後此人臣喜事
者之利非　國家之福生民之旋臣所不忍也臣
又聞兩廣主計之吏謂自用兵以來所費銀兩已
不下數十萬梧州庫藏所遺不滿五萬之數矣所
食糧米已不下數十萬梧州倉廩所存不滿一萬
之數矣由是言之尚可用兵不息而不思所以善
後之圖乎臣又聞諸兩省士民之言皆謂流官之
設亦徒有虛名而反受實禍詰其所以皆云思恩
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士兵三千以聽官府之

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防土人之反覆即此一事利害可知且思恩自設流官以來十八九年之間反者五六起前後征勦曾無休息不知調集軍兵若干費用糧餉若干殺傷良民若干　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益而反為之憂勞徵發浚良民之膏血而塗諸無用之地此流官之無益亦斷然可睹矣但論者皆以為既設流官而復去之則有更改之嫌恐啓人言而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　朝

廷一言寧負　朝廷而不敢犯衆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　國而庇於民死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臣始至地方雖未能周知備歷然形勢大畧亦可槩見田州切鄰交趾其間深山絶谷皆猺獞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盡殺其人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非久安之計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俟事平之日遵照　勅旨公同各官另行議奏但臣既有所聞見不敢不先為　陛下一言使　朝廷之上早有定處臣等得一意奉行不致徃復查議失誤事機可以速安反側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臣不勝受恩感激竭忠願效之至

辭巡撫兼任舉能自代疏　七年正月初二日

嘉靖六年十二月初二日准本院咨節該吏部題奉　聖旨王守仁暫令兼理巡撫兩廣等處地方寫勑與他欽此欽遵外臣聞　命之餘愈增惶懼竊念臣以迂疎多病之軀謬承總制四省軍務之命既已有不勝其任之憂矣方爾晝夜驅馳圖其

所以仰副　朝廷之重委者而尚未知所措今又加以巡撫之責豈其所能堪乎况兩廣地方比於他處尤繁且難蠻夷猺獞之巢穴處處而是攻劫搶擄之警報日日而有近年以來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郡縣之凋敝日甚小民之困苦益深巡撫之任非得才力精强者重其事權漸其官階而久其職任殆未可求效於歲月之間也蓋非重其事權則不可以漸其官階非漸其官階則不可以

久其職任非久其職任則凡所舉動多苟且目前
之計而不爲日後久長之謀邀一時之虛名而或
遺百年之實禍膏澤未洽於下而小民無愛戴感
戀之誠德威未敷於遠而蠻夷無信服歸向之志
此巡撫兩廣之任雖才能相繼而治效之所以未
究也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定質性勇果識見
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臣起兵討逆臣備知其
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閒散誠有可惜若起而用之
以爲巡撫其於經畧之方撫綏之術必能不負所

委及照刑部左侍郎梁材新陞南贛副都御史汪
鋐亦皆才能素著抑且舊在兩廣備諳土俗民情
皆足以堪斯任乞　勑吏部於三人之中選擇而
使之臣之駑劣多病俾得專意思田之役幸而了
事容令照舊回還原籍調理非獨巡撫得人地方
有所倚賴而臣之不肖亦苟免於覆餗之誅矣

奏報田州思恩平復疏　七年二月十三日

嘉靖七年正月二十七日據廣西田州府目民盧
蘇陸豹黃笋胡喜邢相盧保羅黃王陳羅賓戴慶
等連名具狀爲悔罪投降陳情乞　恩事投稱先
因本府土官岑猛與泗城州屢年互相讐殺獲罪
上司於嘉靖五年六月內致蒙奏請官兵征勦臨
境岑猛自思原無反叛情由意得招撫先自同道
士錢一眞及親信家人逃躲歸順州界蘇等俱各
畏避四散逃入山林止有各處寄住客户千餘躲
避不及冒犯官軍俱蒙殺勦目民人等俱不敢抵
抗官軍惟有陸綬不曾遠避當被擒斬其餘韋好
羅河等俱蒙官軍陸續搜山殺死蕎於當年九月

內歸順土官岑璋書報岑猛見在該州前月已將
道士錢一眞功吹假作岑猛解報軍門爾可作急
平定地方來迎爾主蘇等聽信遣人節送衣服檳
榔等件岑璋一一收受言說岑猛不可輕易見人
官府得知累我續於十月內岑猛又差人促令邀
同王受招復鄉村因見府治空虛乘便入城休息
又遣迎岑猛岑璋回說爾今地方未定姑候來春
我當發兵三十餘營送爾主來且替爾防守蘇等
因此迯命屯聚以候岑猛並無叛心嘉靖六年正

月有人傳說岑猛於天泉峝內急病身死骸骨被
岑璋燒燬金銀盡被收獲隨遣人去歸順探問又
被岑璋殺死蘇等痛悔無由竊思官男岑邦彥先
已齊村病故今聞岑猛又死無主可靠欲出投訴
切見四方軍馬充斥聲言務要盡勦又恐飛虫附
火必損其身又蒙上司陰使王受圖殺盧蘇又使
盧蘇圖殺王受反覆難信投降無路日切苦痛今
幸　朝廷寬赦　欽命總制天星體天行道按臨
在此神鬼信服蘇等方敢捨命求生率領閤府目

民男子大小人等共計四萬餘名口盡數投降伏
乞憫念生靈草命赦死立功以贖前罪哀乞憐憫
岑猛原無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辨納糧
差實為萬幸等情并據思恩府頭目王受盧蘇黄
容盧平韋文明侶馬黄留黄石陸宗覃鑑潘成等
亦連名具狀告同前事投稱本府原係土官自改
立流官開圖立里土俗不便柰緣小人冥頑不諳
漢法屢次攘亂不定受等同辭懇乞上司仍立目
甲不意反致官府嗔怪近又蒙官兵征勦田州要

將受等一槩誅戮必要窮追逐捕只得迯避山林
兼以入寨蠻子原以剽掠為生乘機假受姓名每
每攻圍城邑刼虜鄉村虛名受禍受等即欲挺身
投訴見得四方軍馬把截兼聞陰使盧蘇圖殺王
受又使王受圖殺盧蘇反覆難信以此連年抱苦
控訴無由且受等頗知利害豈敢自速戮亡今幸
朝廷寬　恩命總制天星按臨在此神鬼信服受
等方敢率領所部目民男女大小人等共計三萬
餘名口捨命投降伏乞詳情赦死以全草命更望

俯順夷情仍復目甲使得辦納糧差實為萬幸等
因各投訴到臣據此照得先於嘉靖六年七月初
七日為地方事節奉　勑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
逆賊岑猛為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
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
巢穴蕩平捷音上聞已經降　勑獎勵論功行賞
續該各官復奏思恩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
恩及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為死
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

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撫夷無策輕信寡謀國
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亦復失之要得通行查究
追奪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
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
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
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
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
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
已露者當勦即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主副

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公同計議應設土官
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今撫鎮等官有功有過
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事體十分重大者
具奏定奪朕以爾勳蹟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
爾務以體國為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
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
慮卻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為廣人久遠之休
毋得循例辭避以孤衆望欽此欽遵隨於九月内
節該兵部咨為辭免重任乞　恩養病事臣奏奉

聖旨卿識敏才高忠誠體國今兩廣多事方藉卿
威望撫定地方用紓朕南顧之懷姚鏌已致仕了
卿宜星夜前去節制諸司調度軍馬撫勦賊寇安
戢兵民勿再遲疑推讓以孤朕望還差官鋪馬裹
齎文前去敦趣赴任行事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當
即啟行至十一月二十一日抵梧州蒞任十二月
内續准兵部咨為地方大計緊急用人事該禮部
右侍郎方獻夫奏節奉　聖旨方獻夫所奏關係
地方大計鄭潤朱麟與姚鏌事同一體姚鏌已着

致仕鄭潤等因賊情未寧暫且留用今既這等說
鄭潤取回代替的朕自簡用朱麟應否去留着兵
部會議并堪任更代的推舉相應官兩員來看田
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
奏定奪欽此備咨前來知會俱經欽遵外本月初
五日進至平南縣地方與都御史姚鏌交代二十
二等日太監鄭潤總兵官朱麟陸續各回梧州廣
州等處聽候新任總兵太監交代去訖當臣公同
巡按紀功御史石金右布政林富參政汪必東鄒

覩副使祝品林大輅僉事汪溱張邦信申惠吳天挺叅將李璋沈希儀張經及舊任副總兵令閑住都指揮同知張祐并各見在軍前用事等官會議得思恩田州之役兵連禍結兩省荼毒已踰二年兵力盡於哨守民脂竭於轉輸官吏罷於奔走即今地方已如破壞之舟漂泊於顛風巨浪中覆溺之患洶洶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若必欲窮兵雪憤以收前功未論其不克縱復克之亦有十患何者今　皇上方推至孝以治天下惻怛之仁

覆被海宇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獄猶慮有所虧枉　親臨斷決況茲數萬無辜之赤子而必欲窮搜極捕使之噍類不遺傷伐天地之和虧損好生之德其患一也屯兵十萬日費千金自始事以來所費銀米各已數十餘萬前歲之冬二酋復亂至今且餘二年未嘗與賊交一矢接一戰而其費已若此今若復欲進兵以近計之亦須數月省約其費亦須銀米各十餘萬計今梧州倉庫所餘銀不滿五萬米不滿一萬矣兵連不息而財匱

糧絕其患二也調集之兵遠近數萬屯戍日久人懷歸思兼之水土不服而前歲之疫死者一二萬人衆情憂惑自頃以來疾病死者不可以數無日無之潰散逃亡追捕斬殺而不能禁其未見敵而已若此今復驅之鋒鏑之下必有土崩瓦解之勢其患三也用兵以來兩省之民男不得耕女不得織已餘二年衣食之道日窮老稚轉乎溝壑今春若復進兵又將廢一年之耕百姓饑寒切身群起而為盜不逞之徒因而號召之其禍殆有甚於思田之亂者其患四也論者皆以不誅二酋則無以

威服土官是殆不然今所賴以誅二酋者乃皆土官之兵而在我曾無一旅可恃之卒又不能宣布主上威德明示賞罰而徒以市井狙獪之謀相欺相誘計窮詐見益為彼所輕侮每一調發旗牌之官十餘往反而彼猶驁然不出反挾此以肆其貪求縱其吞噬我方有賴於彼縱之而不敢問彼亦知我之不能彼禁也益狂誕而無所忌岑猛之僭妄亦由此等積漸成之是欲誅一二逃死之遺孽

而養成十數岑猛其患五也兩廣盜賊猺獞之巢
穴動以數千百計軍衛有司營堡關隘之兵時甞
召募增補然且不敷今復盡取而聚之思田之一
隅山猺海寇乘間竊發遂至無可捍禦近盜窺我
空虛出掠愈頻為患愈肆今若復聞進兵彼知事
未易息遠近相煽蠭起我兵勢難中輟救之不能
棄之不可其為慘毒可憂尤有甚於饑寒之民其
患六也軍旅一動饋運之夫騎征之馬各以千計
每夫一名顧直一兩馬一匹四兩馬之死者則又

追償其主之直是皆取辦於南寧諸屬縣百姓連
年兵疲困苦已極而復重之以此其不亡而為盜
者則亦溝中之瘠矣其患七也兩省土官於岑猛
之滅已各懷唇齒之疑其各州土目於蘇受之討
又皆有狐兎之憾是以遲疑觀望莫肯效力所憑
恃者獨湖兵耳然前歲之疫湖兵死者過半其間
固多借倩而來兵回之日死者之家例有償命銀
兩總其所費亦以萬數今茲復調路頓道途不得
顧其家室亦已三年勞苦怨鬱潛逃而歸者相望

於道誅之不能止因一隅之小憤而重失三省土
人之心其間伏莽隱禍殆難盡言其患八也田州
外捍交阯内屏各郡其間深山絶谷又皆猺獞之
所盤據若必盡誅其人異時雖欲改土設流亦已
無民可守非獨自撤藩籬勢有不可抑亦藉膏腴
之田以資猺獞而為邊夷拓土開疆其患九也既
以兵克必以兵守歲歲調發勞費無已秦時勝廣
之亂實與於閭左之戍且一夫制馭變亂隨生反
覆相尋禍將焉極其患十也故為今日之舉莫善

於罷兵而行撫撫之有十善活數萬無辜之死命
以明昭　皇上好生之仁同符虞舜有苗之征使
遠夷荒服無不感恩懷德培　國家元氣以貽燕
翼之謀其善一也息財省費得節縮羸餘以備他
虞百姓無椎脂刻髓之苦其善二也又戍之兵得
遂其思歸之願而免於疾病死亡脱鋒鏑之慘無
土崩瓦解之患其善三也又得及時耕種不費農
作雖在困窮之際然皆獲顧其家室亦各漸有回
生之望不致轉徙自棄而為盜其善四也罷散土

官之兵各歸守其境土使知　朝廷自有神武不
殺之威而無所恃賴於彼陰消其桀驁之氣而沮
懾其僭妄之心反側之姦自息其善五也遠近之
兵各歸舊守窮邊沿海咸得修復其備禦盜賊有
所憚而不敢肆城廓鄉村免於驚擾刼掠無虞內
事外顧此失彼之患其善六也息餽運之勞省夫
馬之役貧民解於倒懸得以稍稍甦復起呻吟於
溝壑之中其善七也土民釋兎死狐悲之憾土官
無唇亡齒寒之危湖兵遂全師早歸之願莫不安

心定志涵育深仁而感慕德化其善八也思田遺
民得還舊土招集散亡復其家室因其土俗仍置
酋長彼將各保其境土而人自為守內制猺獞外
防邊夷中土得以安枕無事其善九也土民既皆
誠心悅服不須復以兵守省調發之費歲以數千
官軍免踣頓道途之苦居民無往來騷屑之患商
旅通行農安其業近悅遠來　德威覃被其善十
也夫進兵行勦之患既如彼罷兵行撫之善復如
此然而當事之人乃猶往往利於進兵者其間又

有二幸四毀焉下之人幸有數級之獲以要將來
之賞上之人幸成一時之捷以蓋日前之愆是謂
二幸始謀請兵而終鮮成效則有輕舉妄動之毀
頓兵竭餉而得不償失則有浪費財力之毀聚數
萬之衆而竟無一戰之克則有退縮畏避之毀循
土夷之情而拂士夫之議則有形迹嫌疑之毀是
謂四毀二幸蔽於其中而四毀惕於其外是以寧
犯十患而不顧棄十善而不為夫人臣之事君也
殺其身而苟利於國滅其族而有裨於上皆甘心

焉豈以僥倖之私毀譽之末而足以撓亂其志者
今日之撫利害較然事在必行斷無可疑者矣於
是衆皆以為然二十六日臣至南寧府乃下令盡
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之內解散而歸者數萬有
餘湖兵數千道阻且遠不易卽歸仍使分留南寧
賓州解甲休養待間而發初盧蘇王受等聞臣奉
命前來查勘始知　朝廷亦無必殺之意皆有投
生之念日夜懸望惟恐臣至之不速已而聞太監
總兵等官復皆相繼　召還至是又見防守之兵

盡撤其投生之念益堅乃遣其頭目黄富等十餘
人於正月初七日先付軍門訴告願得掃境投生
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　朝廷之意正恐爾等
有所虧枉故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等更生之
路爾等果能誠心投順決當貸爾之死因復開陳
朝廷威德備寫紙牌使各持歸省諭盧蘇王受等
大意以為岑猛父子縱無叛逆之謀即其兇殘酷
暴慢上虐下自有可誅之罪今其父子黨與俱已
伏其辜爾等原非有名惡目本無大罪至於部下

數萬之衆尤為無辜今因爾等阻兵負險致今數
萬無辜之民破家失業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奔迸
困苦已將兩年又上煩　朝廷興師命將勞擾三
省之民爾等之罪固已日深但念爾等所以阻兵
負險者亦無他意不過畏罪逃死苟為自全之計
其情亦有可憫方今　聖上推至孝之仁以子愛
黎元惟恐一物不得其所雖一夫之微尚恐或有
虧枉　親臨斷決何況爾等數萬之命豈肯輕意
勦殺故今特遣大臣前來查勘開爾更生之路非

獨救此數萬無辜之民亦使爾等得以改惡從善
捨死投生牌至爾等部下兵夫即可解散各歸復
業安生爾等即時出來投到決當宥爾之死全爾
身家若遲疑觀望則天討遂行後悔無及限爾二
十日內爾若不至是　朝廷必欲開爾生路而爾
必欲自求死路進兵殺爾亦可以無憾矣蘇受等
得牌皆羅拜踴躍歡聲雷動當即撤守備具衣糧
盡率其衆掃境來歸本月二十六日俱至南寧府
城下分屯為四營明日蘇受等皆囚首自縛各與

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投見號哀控訴各具投狀
告稱前情乞免一死願得竭力報効臣等看得蘇
受等所訴情節亦與臣等前後所聞所訪大畧相
同其間雖有飾說亦多真情良可哀憫因復照前
牌諭所稱諭以　朝廷恩德以為　朝廷既已赦
爾等之死許爾投降寧肯誘爾至此又復殺爾虧
失信義爾之一死決當宥爾矣爾可勿復憂疑但
爾蘇受二人擁衆負險雖由畏死然此一方為爾
之故騷擾二年有餘至上煩　九重之慮下疲三

省之民若不畧示責罰亦何以舒泄軍民之憤於
是下盧蘇王受於軍門各杖之一百衆皆合辭扣
首為之請命乃解其縛諭以今日宥爾一死者是
朝廷天地好生之仁杖爾一百者乃我等人臣執
法之義於是衆皆扣首悅服臣亦隨至其營撫定
餘衆皆莫不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
恩我等誓以死報及據狀末告乞憐憫岑猛原無
反叛情罪存其一脉俯順夷情辦納糧差一節自
臣奉　命而來沿途詢諸商賈行旅訪諸士夫軍

民莫不以為宜從夷俗仍立土官庶可永久無變
不然反覆之患終恐不免及臣至此又公同大小
各官審度事勢屢經酌量議處亦皆以為治夷之
道宜順其情臣於先次謝　恩本内已經畧具奏
聞至是因其控告哀切當即遵照　勑諭便宜事
理許以其情奏請且諭以　朝廷之意無非欲生
全爾等爾等但要誠心向化改惡從善竭忠報
國勿慮　朝廷不能順爾之情於是又皆感泣歡
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之恩我等誓以死報且

乞即願殺賊立功以贖前罪臣因諭以　朝廷之
意惟願生全爾等今爾方來投生豈忍又驅之兵
刃之下爾等逃竄日久家業破蕩且宜速歸完爾
家室及時耕種修復生理至於各處盜賊軍門自
有區處不須爾等勦除待爾家事稍定徐當調發
爾等於是又皆感泣歡呼皆謂　朝廷如此再生
之恩我等誓以死報臣於是遂委右布政林富舊
任總兵官張祐分投省諭安插其衆俱於二月初
八日督令各歸復業去訖地方之事幸遂平定皆

皇上至孝達順之德感格上下神武不殺之威震
懾鬼神風行於廟堂之上而草偃於百蠻之表是
以班師不待七旬而頑夷即爾來格不折一矢不
戮一卒而全活數萬生靈是所謂綏之斯來動之
斯和者也臣以蹇劣繆承任使仰賴　鴻休得免
罪責快覩　盛明豈勝慶幸除將設立土官及地
方一應經久事宜遵照　勑旨公同各官再行議
處另行具奏外緣係奏報平復地方事理為此具
本專差冠帶舍人王洪親齎謹具題　知

地方緊急用人疏　七年二月十五日

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着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除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　勑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遣廣西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兵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照得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燬破蕩雖部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空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凄戚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必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流官

府治以制御土官修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為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擾況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孚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撫各夷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改憲職仍聽臣等節制督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臣又看得思田地方原係蠻夷徭獞之區不可治以中土禮法雖流官之設尚且不可又況常設重臣住劄其地豈其所堪則其供饋之費送迎之勞必且重貽地方異日之擾斯亦不可不預言之者合無將本官廩給口糧一應合用之費及往來夫馬一應合用之人俱於南寧府衛取辦銀兩於庫貯軍餉內支給一不以干思田之人俟一年之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廓廨宇漸以完備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

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煩勞
之擾臣之愚見所議如此惟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地方急缺官員疏 七年二月十八日

先據廣西副總兵李璋呈前事看得柳慶地方新
任叅將王繼善近因病故地方盜賊生發不可一
日缺官乞暫委相應官一員前去代理等因到臣
該臣看得柳慶地方近因思田用兵不息猺賊乘
間出掠叅將王繼善既已病故而該道守巡兵備

等官又以思田之役皆在軍門督餉督哨地方重
寄委無一官之托為照叅將沈希儀雖係專該田
州住劄官員然田州之事臣與各官見駐南寧自
可分理本官舊在柳慶夷情土俗備能諳悉而謀
勇才能足當一面求可委用無踰本官者該臣遵
照欽奉　勑諭便宜事理就行暫委本官前去管
理叅將行事聽候奏請外近該思恩田州土目盧
蘇王受等率衆歸降該臣行委右布政林富開住
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

今各夷見已賣刀買牛爭事農作度其事勢將來
或可以無反側之患則前項駐劄叅將似亦可以
無設但今議於田州修復流官府治以控制土官
則城廓廨宇之役未免勞民動衆瘡痍大病之後
各夷豈復堪此臣等議調腹裏安靖地方官軍打
手之屬約二千名隱然有屯戍之形而實以備修
建之役庶幾工可速就而又得免於起夫之擾然
非統馭得人則於各夷或亦未免有所驚疑除布
政林富已另行議奏外看得閑住總兵張祐才識

通敏計慮周悉將畧堪折衝之任文事兼撫綏之
長今又見在思田地方安插各夷皆能得其歡心
乞　勑兵部俯從臣議將張祐復其舊職暫委督
令前項各兵經理修建之役仍令與布政林富更
互往來於思田之間省諭安撫諸夷其合用廩給
夫馬之類悉照議處林富事例於南寧府衛取辦
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盡復府治城廓廨宇悉已
完備則將張祐量改他處任用而田州止存知府
理治仍乞將沈希儀或就改註柳慶地方守備惟

復別有定奪均乞　聖明裁處

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疏　七年四月初六日

臣聞傳說之告高宗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今天下郡縣之設乃有大小繁簡之別中土邊方之殊流官土襲之不同者豈故為是多端哉盖亦因其廣谷大川風土之異氣人生其間剛柔緩急之異稟服食器用好惡習尚之異類是以順其情不違其俗循其故不易其宜要在使人各得其所

固亦惟以亂民而已矣臣以迂庸繆膺重命勘處兵事於茲土節該欽奉　勅諭謂可撫則撫當勦即勦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除患安民未嘗有所意必也又節該欽奉　勅諭謂賊平之後公同議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是　陛下之心惟在於安民息亂未嘗有所意必也始者思田梗化既舉兵而加誅矣因其悔罪來投遂復宥而釋之固亦莫非仰體　陛下不嗜殺人之心惓惓憂憫赤子之無辜也然而今之議者或以為流官之設中土之制也已設流官而復去之則嫌於失中土之制土官之設蠻夷之俗也已去土官而復設之則嫌於從蠻夷之俗二者將不能逃於物議其何以能建事而底績乎是皆不然夫流官設而夷民服何苦而不設流官乎夫惟流官一設而夷民因以騷亂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騷亂而必於流官之設者土官去而夷民服何苦而必土官乎夫惟土官一去而夷民因以背叛仁人君子亦安忍寧使斯民之背叛而必於土官之去者是

皆虞目前之毀譽避日後之形迹苟為周身之慮而不為　國家思久長之圖者也其亦安能仰窺　陛下如天之仁固平平蕩蕩無偏無黨惟以亂民為心乎臣於思恩田州平復之後即已仰遵　聖諭公同總鎮鎮巡副參三司等官太監張賜御史石金等議應設流官土官何者經久利便不得苟有嫌疑避忌而心有不盡謀有不忠乃皆以為宜仍土官以順其情分土目以散其黨設流官以制其勢盖蠻夷之性譬猶禽獸麋鹿必欲制以中土

之郡縣而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群麋鹿於堂室之
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搏俎豆几席狂跳而
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
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野之性也然
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
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乎墻墉之限豶牙
童牿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今所
以分立土目者是墻墉之限豶牙童牿之道也然
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

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墻墉禁其群觸終
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籓籬而莫之省矣
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議既僉
同臣猶以為土夷之心未必盡得而窮山僻壤或
有隱情也則亦安能保其必行乎則又備歷田州
思恩之境按行其村落而經理其城堡因而以其
所以處之之道詢諸其目長率皆以為善又以詢
諸其父老子弟又皆以為善又以詢諸其頑鈍無
耻廝役下賤之徒則又亦皆以為善然後信其可

以久行而無或幸免於他日之憂也矣夫然後敢
具本以請亦恃 聖明在上洞見萬里而無微不
燭故臣得以信其愚忠不復有所顧忌然猶反覆
其辭而更互其說者非敢有虞於陛下不能亮臣
之愚良以今之士人率多執己見而倡臆說亦足
以搖衆心而僨成事故臣不避頰舌之騰者亦欲
因是以曉之也煩瀆 聖聽臣不勝戰慄惶懼之
至緣係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理未敢
擅便為此開坐具本請 旨 計開

一特設流官知府以制土官之勢臣等議得思
田初服 朝廷威德方新今雖仍設土官數年
之間決知可無反側之慮但十餘年後其衆日
聚其力日強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并兼
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
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
之入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雜以中土之等威
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
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

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冤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祭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溫恤之中消倔強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為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看得田州故地寬衍平曠堪以建設流官衙門但其

衛射凶惡居民弗寧今擬因其城垣畧加改創修理備立應設衙門地僻事簡官不必備環府之田二甲皆以屬之府官府官既無民事案牘之擾終歲可以專力於農為之闢其荒蕪脩其旱潦通其滿溢丁力不足則聽其募人耕種官給牛具種子成收其入三分之一以廩官吏而其餘以食佃人城之內外漸置佃人廬舍而歲益增募招徠以充實之田州舊有商課仍許設於河下薄取其稅以資祭祀賓旅柴薪馬夫之

給凡流官之所須者一不以及於土夷如此則雖草創之地而三四年後亦可以漸為富庶之鄉若其經營之始則且須仰給於南寧府庫進其城郭府治完備事體大定然後總會其土夷之所輸公田之所入商稅之所積每歲若干而官吏之所需者每歲若干斟酌通融立為經久之計又必上司之制用者務從寬假無太苛削官吏其土者待以優裕展布無局促牽制之縶此又懷遠臣綏柔荒服之道也至於思恩舊

已設有流官但因開圖立里繩以郡縣之法是以其民遂亂今宜照舊仍設流官知府聽其土目各以土俗自治而其連屬制御之道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庶可經久無患均乞　聖明裁處

一仍立土官知州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其繫戀之私恩久結於人心今岑猛雖誅各夷無賢愚老少莫不悲愴懷思願得復立其後故蘇受之變翕然蠭起不約而同自官府論之則皆以為苗頑逆命之徒在各夷言

之則皆自以為嬰臼存孤之義故自兵興以來遠近軍民往往亦有哀憐其志而反不直官府之為者況各夷告稱其先世岑伯顏者嘗欽奉
太祖高皇帝勑旨岑黄二姓五百年忠孝之家
禮部好生看他着江夏侯護送岑伯顏為田州府土官知府職事傳授子孫代代相繼承襲欽此欽遵其後如岑永通岑祥岑紹岑鑑岑鏞岑溥皆嘗著征討之績有保障之功猛之暴虐驕縱罪雖可戮而往歲姚源之役近年劉召之勦

亦皆聞鬬奔走勤勞在人各夷告稱官兵未進之先猛尚遣人奉　表朝賀貢獻又遣人賫本赴　京控訴官兵將進之時猛遂率衆遠遯未嘗敢有抗拒以此言之其無反叛之謀踪跡頗明今欲仍設土官以順各夷之情而若非岑氏之後彼亦終有未服故今日土官之立必須岑氏子孫而後可臣等看得田州府城之外西北一隅地形平坦堪以居民議以其地降為田州而於舊屬四十八甲之內割其八甲以屬之聽

以其土俗自治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判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同知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知州使承岑氏之祀而隷之流官知府其制御之道則悉如臣等前之所議如此則　朝廷於討猛之罪記猛之勞追錄其先世之忠俯順其下民之望者兼得之矣昔文武之政罪人不孥興滅繼絶而天下之民歸心遠近蠻夷見　朝

廷之所以處岑氏者若此莫不曰猛肆其惡而舉兵加誅法之正也明其非叛而不及其孥仁之至也錄其先忠而不絶其祀德之厚也不利其土而復與其民義之盡也矜其冥頑而曲加生全恩之極也即此一舉而四方之土官莫不畏威懷德心悦誠服信義昭布而蠻夷自此大定矣此今日知州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臣等又看得岑猛之子存者二人其長者為岑邦佐其幼者為岑邦相

邦佐自幼出繼武靖州為知州前者徒以誅徭之故有司奏請安置於漳州然彼實無可革之罪今日田州之立無有宜於邦佐者但武靖當徭賊之衝而邦佐素得其民心其才足能制御邇者武靖之民以盜賊熖熾州民無主之故往往來告願得復還邦佐為知州以保障地方臣等方欲為之上請如欲更一人諸夷未必肯服莫若仍以邦佐歸之武靖而立邦相於田州用其強立有能者於折衝捍禦之所而存其幼弱未立者於安守宗祀之區庶為兩得其宜至於思恩則岑濬之後已絕自不必復有土官之設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分設土官巡檢以散各夷之黨臣等議得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盡屬於知州則其勢并力衆驕恣易生數年之後必有報讐復怨吞弱暴寡之事則土官之患猶如故也且土目既屬於上官而操其生殺予奪之權則彼但惟土官之是從寧復知有流官知府者則流

官知府雖欲行其控御節制之道施其綏懷撫恤之仁亦無因而與各土目者相接矣故臣等議以舊屬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餘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以為一巡檢司而屬之流官知府每司立上巡檢一員以土目之素為衆所信服者為之而聽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檢司事土目三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冠帶六年之後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土巡檢其糧稅之入則徑納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輸於州之土官以省其費其軍馬之出亦徑調於流官知府而不必轉發於州之土官以重其勞其官職土地各得以傳諸子孫則人人知自愛惜而不敢輕犯法其襲授予奪皆必經由於知府則人人知所依附而不敢輙携貳勢分難合息朋奸濟虐之謀地小易制絕恃衆跋扈之患如此則土官既無羽翼爪牙之助而不敢縱肆於為惡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黨比以為亂此今日巡檢之

設所以異於昔日之土目而為久安長治之策
也至於思恩事體悉與田州無異亦宜割其目
甲分立以為土巡檢司聽其以土俗自治而屬
之流官知府其辦納兵糧與遵奉制御之道一
如田州則流官之設既不失 朝廷之舊巡司
之立又足以散土夷之黨而土俗之治復可以
順遠人之情一舉而兩得矣均乞 聖明裁處
一田州既改流官亦宜更其府名初岑猛之將
變忽有石自田州江心浮出傾卧岸側其時民

間有田石傾田州兵田石平田州寧之謡猛甚
惡之禁人勿言密起百餘人夜平其石旦即復
傾如是者屢屢已而果有兵變今年二月盧蘇
等既有投順歸視其石則已平矣皆共喜異傳
以為祥臣至田州親視其石聞土人之言如此
民間多取田寧二字私擬其名臣等欲乞 朝
廷遂以此意命之雖非大義所關亦足以新耳
目而定人心之一端也其該府所設官員臣等
擬於知府之外佐貳則同知或通判一員首領

則經歷知事各一員吏胥畧具而已今見在者
已有通判張華知事林光甫照磨李世亨其知
府亦已選有一員陳能然至今尚未到任臣嘗
訪詢其故咸謂陳能原奉 朝旨陞廣西布政
司右參政管田州府事又賜之 勅旨以重其
權吏部奏有 欽依令其先赴該司到任然後
往蒞田州該司左布政嚴紘謂其既掌府事即
係屬官不得於該司到任陳能遂竟還原籍至
今亦不復來恭照嚴紘妄自尊大但知立上司

之體勢而輒敢慢視 勅旨蔑廢部移固已深
為可罪陳能則褊狹使氣徒欲申一己之小憤
而遂爾委 朝命於草莽棄職任如敝屣使為
人臣者而皆若是則地方之責焉所寄託而
朝廷咸令何以復行乎臣等所訪如此但未委
虛的乞將二人通行提究重加懲戒以警將來
臣觀陳能氣性悻悻若此亦非可使以綏柔新
附之民者看得廣東化州知州林寛舊任南康
通判翦緝安義諸賊甚得調理且其才識通敏

幹辦勤勵臣時巡撫江西深知其有可用近因田州改建府治脩復城垣地方無官可任已經行文委令經理其事即若陞以該府同知而使之久於其職其所建立必有可觀追其累有成績遂推以為知府使終身其地彼亦欣然過望必且樂為不倦為益地方決知不少矣大抵田州之亂起於授別太甚今其歸附皆出誠心原非以兵力强取而得者故不必過為振厲駕抑急其機防反足生變但與之休養生息畧施控

御其間可矣夫走狗逐兎而捕鼠以狸人之才器各有所宜也伏乞 聖明采擇

一思恩府設立流官亦宜如田州之數其知府一員吳期英見在但已屢有奔逃之辱雖以後臨其下然未有可去之罪且宜改用於他所姑使之自効可矣看得柳州府同知桂鏊督餉賓州思恩之人聞其行事頗知信向近以脩復思恩府治委之經理其所謀猷雖未見有大過於人然皆平實詳審不為浮餙似於思恩之人為宜苟未能灼知超然卓異之才擇而用之以一新政化則得如鏊者器而使之姑且修弊補罅休勞息困以與久疲之民相安於無事當亦能有所濟也乞 勑吏部再加裁酌而改用之

一田州各甲今擬分設為九土巡檢司其思恩各城頭今擬分設為九土巡檢司各立土目之素為衆所信服者管之其連屬之制陞授之差俱已備有前議但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無人管理復恐或生弊端臣等遵照 勑諭便宜事

理已先行牌仰各頭目暫且各照分掌管辦納兵糧候奏請 命下然後欽遵施行

一田州凌時甲完冠砦陶甲腮水源坤官位甲舊朔勒甲兼州子半甲共四甲半擬立為凌時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龍寄管之緣龍寄先來投順故分甲比衆獨多

一田州砦馬甲畧羅博温甲共三甲擬立為砦馬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蘇管之

一田州大田子甲那帶甲錦养甲共三甲擬立

為大田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富管之
一田州萬洞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萬洞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陸豹管之
一田州陽院右鄧甲控講水冊挸彘畔甲共二
甲擬立為陽院土巡檢司擬以土日林盛管之
一田州思郎那召甲含甲共二甲擬立為思郎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胡喜管之
一田州累彩甲子軒憂甲篤忻下甲共三甲擬
立為累彩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盧鳳管之

一田州怕何甲速甲共二甲擬為怕何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羅王管之
一田州武龍甲里定甲共二甲擬立為武龍巡
檢司擬以土目黃笋管之
一田州拱甲白石甲共二甲擬立為栱甲土巡
檢司擬以土日那相管之
一田州床甲砦例甲共二甲擬立為床甲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盧保管之
一田州婪鳳甲工尭降甲共二甲擬立為婪鳳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陳管之
一田州下隆甲周甲共二甲擬立為下隆土巡
檢司擬以土目黃對管之
一田州縣甲環甫蛙可甲共二甲擬立為縣甲
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羅寛管之
一田州篆甲煉甲共二甲擬立為篆甲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王萊管之
一田州砦桑甲義寧江那半甲共一甲半擬立
為砦桑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黃德管之

一田州思幼東平夫棒甲盡甲子半甲共一甲
半擬立為思幼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揚趙管之
一田州侯周怕豐甲一甲擬立為侯周土巡檢
司擬以土目戴慶管之
一思恩興隆七城頭兼都陽十城頭擬立為土
巡檢司擬以土目韋貴管之緣韋貴先來向官
故撥地比衆獨多
一思恩白山七城頭兼丹良十城頭擬立為白
山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受管之

一思恩定羅十二城頭擬立爲定羅土巡檢司擬以土目徐五管之

一思恩安定六城頭擬立爲安定土巡檢司擬以土目潘良管之

一思恩古零通感那學下半四堡四城頭擬立爲古零土巡檢司擬以土目覃益管之

一思恩舊城十一城頭擬立舊城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黄石管之

一思恩那馬十六城頭擬立爲那馬土巡檢司

擬以土目蘇關管之

一思恩下旺一城頭擬立爲下旺土巡檢司擬以土目韋文明管之

一思恩都陽中團一城頭擬立爲都陽土巡檢司擬以土目王留管之

右各目之內惟田州之龍寄思恩之韋貴徐五事體於各目不同而韋貴又與徐五龍寄稍異蓋韋貴於事變之始即來投順官府又嘗効有勤勞宜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以旌其功徐五亦隨韋貴投順而効勞不及龍寄雖無功勞而投順在一年之前二人者宜次韋貴不待三年而即與之以冠帶三年而即與之以實授土巡檢如此則功罪之大小投順之先後皆有差等而勸懲之道著矣或又以盧蘇王受不當與各土目並立者臣等又以爲不然方其率衆爲亂則蘇受者固所謂罪之魁矣及其率衆來降則蘇受者又所謂功之首也況二府目民又皆素服二人今若立各土目而二人不

與非但二人者未能帖然於衆目之下衆目固亦未敢安然而處其上非所以爲定亂息爭之道也故臣等仍議以盧蘇王受爲衆目之首庶幾事體穩帖而人心允服矣

一田州思恩各官目人等見監家屬男婦初擬解京今各目人等既已投順則其家屬男婦相應給還領養均乞　聖明裁允

一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之餘尚無受廛之民焉有入學之士況齋膳廪

餼俱無所出即欲建學亦為徒勞然風化之原終不可緩臣等議欲於附近府州縣學教官之內令提學官選委一員暫領田州學事聽各學生徒之願改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之願來田州附籍入學者皆令寄名其間所委教官時至其地相與講肄游息或於民間興起孝弟或倡遠近舉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為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後流移盡歸商旅奏集民居已覺既庶財力漸有可為則如學校及陰陽醫學之類

典制之所宜備者皆聽該府官以次舉行上請然後為之設官定制如此則施為有漸而民不知擾似亦招徠填實之道鼓舞作新之機也均乞 聖明裁處

一思田去梧州水陸一月之程軍門隔遠難於控馭調度重之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復人心憂惶須得重臣撫理臣等已經具 題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存留舊任副總兵張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 賜以便宜 勅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曠墮而功可責成矣

奏疏七

征勦稔惡猺賊疏　七年四月十五日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廣西布政司右布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等會呈前事開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寔已萬幸但惟八寨猺賊積年千百成徒流刼州縣鄉村殺害良民虜掠子女生口財物歲無虚月月無虚旬民遭荼毒寃苦屢經奏告乞要分兵勦滅者已不知幾百十番爲因地方多事若要進兵未免重爲民困是以官府隱忍撫諭冀其悔罪改過而彼乃悍然不顧愈加兇横出刼盜頻盖緣此賊有衆數萬盤據山谷憑恃險阻南通交趾等夷西接雲貴諸蠻東北與斷藤牛腸仙臺花相風門佛子及柳慶府江古田諸處猺賊回旋連絡延袤周遭二千餘里東掠西竄南摽北突近因思田擾攘各賊乗機出攻州縣鄉村遠

近相煽幾爲地方大變仰頼　朝廷威令傳播訶幸未動緣此猺賊之與居民勢不兩立若猺賊不除則居民決無安生之理乞要乗此軍威速加征勦庶不貽患地方緣由呈乞照詳施行等因據此行間隨據左江道守巡守備等官左叅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叅將張經等會呈爲請兵征勦積年窮兇極惡猺賊以除民患事開稱斷藤峽牛腸六寺磨刀等處猺賊上連八寨諸蠻下通白竹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峒各賊累年攻刼郡縣鄉村殺人放火虜掠子女財畜民遭荼毒逃竄死亡拋棄田業居民日少村落日空延袤千百里內皆已變爲盜賊之區各處被害軍民累奏請兵誅勦爲因地方多事兵力不敷官府隱忍招撫期暫少息而各賊愈肆猖獗近因思田用兵遂與八寨及白竹古陶羅鳳等賊乗勢朋比連結殺虜搶刼月無虚旬扇惑摇動將成大變仰頼　神武傳播幸未擧發近幸思田之諸夷感慕　聖化悉已自縛歸降遠近向服各山猺獞亦皆出來投撫請

給告示願求自新從此不敢為惡雖其詐偽未可
逆料然皆尚有畏懼之心獨此斷藤各巢逆賊自
知罪在不赦恃險如故截路刼村畧無忌憚若不
乘此軍威進兵剿滅將來禍患焉有紀極緣由會
案呈詳到臣照得臣近因思田之役奉　命前來
駐軍南寧府地方與八寨猺賊相去六日之程
朝廷德威宣布雖外國遠夷皆知震懾向慕輸情
納款而此猺賊獨敢擁衆千百四出刼掠武緣等
處鄉村殺人放火畧無忌憚此臣所親知即此猖

熾桀驁平時抑又可知及照牛腸六寺磨刀古竹
古陶羅鳳仙臺花相風門佛子等巢稔惡各賊自
弘治正德以來至於今日二三十年之間節該桂
平等縣被害人戶李子太等前後控奏乞行剿除
民害不下數十餘次皆有部咨行令勘議討剿若
不及今討伐其為地方之患終無底極誠有如各
官所呈者況臣駐劄南寧小民紛然訴告請兵急
救荼毒皆為朝不謀夕各賊之惡委已數窮貫滿
神怒人怨難復遁誅即欲會案奏請俟　命下之

日行事切恐聲迹昭彰反致衝突奔竄則雖調十
數萬之衆以一二年為期亦未易平蕩了事照得
臣節該欽奉　勑諭但遇賊寇生發即便相機可
撫則撫可捕則捕欽此欽遵為照思田變亂之時
該前都御史等官姚鏌等奏調湖廣永保二司土
兵前來南寧等處聽用近幸地方悉已平靖各兵
正在班師放回之際歸途所經正與各賊巢穴相
去不遠況思田二府新附土目盧蘇王受等感激
朝廷生全之恩屢乞殺賊報效俱各遵奉　勑諭

事理除一面量調官軍協同前項各兵行委左江
道守巡叅將等官監統永保二司宣慰官男領各
頭目土兵人等分道進剿牛腸六寺仙臺花相等
賊并行留撫思田布政及右江分巡兵備守備等
官監統思田土目兵夫分道進剿八寨等賊所獲
功次俱仰該道分巡兵備官收解紀功御史紀驗
進冊奏報及行總鎮太監張賜密切公同行事并
密行鎮巡等官知會外緣係征剿積年稔惡猺賊
以除民患以安地方事理為此具本題　知

舉能撫治疏 七年正月二十五日

案照先該禮部右侍郎方獻夫奏前事節奉 聖旨田州應否設都御史在彼住劄還著王守仁議處具奏定奪欽此兵部備咨前來知會隨欽遵外隨於今年正月二十七日該思恩田州二府土目盧蘇王受等各率衆數萬自縛歸降該臣遵照勑諭事理悉已撫定當達廣東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分投督領各夷各歸原土復業安生已經具本奏報外為照思恩田州連年兵火殺戮

之餘官府民居悉已燒毀破蕩雖鄙屋尋丈之廬亦遭翻究發掘曾無完土荒村僻塢不遺片瓦尺椽傷心慘目誠不忍見各夷近已誠心投服毀棄兵戈賣刀買牛見已各事田作自後反側之患以臣料之或已可免但其風景淒慼生意蕭條憂惶困苦之餘無以自存非得老成寬厚之人撫恤綏柔之臣等見其悲慘無聊之狀誠亦未忍一旦棄去而不顧況思田去梧州軍門水路一月之程一時照料有所不及近又與各官議欲於田州建立

流官府治以制御土官脩復城池廨宇等項必須勞民動衆自非素得夷情者為之經理區畫各夷彫弊之餘豈復堪此騷屑況議設知府等官皆未曾到一應事務莫有任其責者該臣看得右布政林富慈祥愷悌識達行堅素立信義見在思田地方安揷各夷皆能得其歡心合無准如方獻夫所奏將林富量陞憲職仍聽臣等節制暫於思田地方往來住劄撫循緝理其於事理亦甚相應俟一二年後各夷生理漸復府治城郭廨宇漸已完備

則將林富量移別處任用而思田止存知府理治或設兵備官一員於賓州住劄或就以南寧兵備兼理不時往來撫循如此則目前既可以得撫定綏柔之益而日後又可以免困頓勞煩之擾已經具本於本年二月十五日差舍人湯祥賫奏請旨續為處置平復地方以圖久安長治事節該臣看得思恩田州二府地方府治雖立而規制未成流官雖設而職守未定且瘡痍未服人心憂惶乞將右布政林富量陞憲職及存留舊任副總兵張

祐使之更迭往來於二府地方綏緝經理仍乞賜以便宜　勅書將南寧賓州等府衛州縣及東蘭南丹泗城那地都康向武等土官衙門俱聽林富等節制臣等所議地方經久事宜候奏請　命下之日悉以委之林富等使之欽遵以次施行庶幾事無隳情而功可責成又經條陳具本於本年四月初六日差承差楊宗貴奏請　旨俱未奉明示本年五月二十二日本官巳蒙　欽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治湖廣鄖陽等處地方去訖所有思

田二府撫循緝理官員尚未奉有　成命如蒙
皇上軫念邊方俯從臣等所請乞於兩廣及鄰省附近地方各官內選用庶可令其作速到任不致久曠職業臣本昧於知人不敢泛然僭舉切照廣東右布政使王大用湖廣按察使周期雍皆才識過人可以任重致遠臣往年巡撫南贛二臣皆在屬司為兵備僉事與之周旋兵革之間知其皆肯實心幹事江西未叛一年之前臣嘗與周期雍密論宸濠之惡不可不為之備期雍歸去汀漳即為

養兵蓄鋭以待及臣遇變豐城傳檄各省獨期雍與布政席書聞變即發當是時四方援兵皆莫敢動迨宸濠就擒竟無一人至者獨席書行至中途從受臣檄歸調海滄打手又行至中途聞事平而止其先後引領至江西省城者惟周期雍王大用兩人而已當時以捷奏既上隨從讒言朋興各臣之忠勤遂不及一白臣為之每懷歉然即是而觀其能竭忠赴義不肯上負　國家亦可知矣乞勅吏部酌臣所議於二臣之內選用其一非惟地

方付託得人永有所賴而臣等亦可以免於身後之戮地方幸甚

邊方缺官薦才贊理疏　七年七月初六日

通者思恩田州之變請夷感慕　聖化悔罪求生已蒙浩蕩之仁宥納而撫全之地方亦既寧定矣但凋弊之餘必須得人以將綏緝况兩府設立流官衙門及脩築城池營堡等項百務並舉若無專官夙夜經理催督則事無統紀功難責成已經臣等具題乞將右布政林富等陞職留撫隨蒙將林

富陞任去訖又經臣等仍乞推選相應官員督任
俱未奉　明旨臣看得今歲例當朝　覲各該掌
印官員不久皆將赴京而廣西布按二司等官適
多遷轉去任者右布政林富陞鄖陽副都御史參
政黄芳陞江西布政副使李如圭陞陜西按察使
參政龍誥參議汪必東僉事吳天挺等督押湖兵
出境往復之間即須半年參議郤輗僉事申惠皆
賫捧表箋進京其餘雖有一二新任官員皆未到
任止存左布政嚴紘按察使錢宏各掌司印僉事

張邦信分巡桂林李傑分巡蒼梧而臣在南寧思
田等處輿疾往來調度再無一官隨從贊理者近
日止有兵備副使翁素來管右江道事緣其才性
乃慈祥愷悌之人用之中土分理司事足為循良
而置之邊方瘴癘多事之鄉則其稟質稍弱不耐
崎險易生疾病似於風土亦非所宜臣看得為民
副使陳槐平生奮志忠節才既有為而又能不避
艱險致仕知府朱袞年力壯健才識通敏去任副
使施儒學明氣充忠信果斷閑住副使楊必進曉

練軍務識達事機此四人者皆堪右江兵備之任
施儒舊為兵備於朝惠楊必進舊為兵備於府江
皆嘗著有成績兩地夷民至今思念不忘若於四
人之中選用其一其餘地方之事必有所濟及照
田州新附之地知府陳能尚未到任該臣看得化
州知州林寬舊在江西知其才能足充任使已經
具奏行委見在該府管事但其稟質乃亦不禁炎
瘴於風土非宜蒞事以來終月卧病呻吟床蓐罷
命且不能保又何能經理地方之事乎臣又訪得

潮州府推官李喬木者才力足以有為而又熟知
土俗夷情服於水土但係梧州籍貫稍有鄉里之
嫌臣看得廣西軍衛有司衙門所屬官員及各學
教職亦皆多用本省土人今田州雖設流官知府
而其所屬乃皆土夷自無鄉里之嫌可避亦與各
教職無異者乞　勑吏部改用林寬於別地俯採
臣議將李喬木改陞田州同知庶可使之久於其
任以責成功則地方之幸臣之幸也臣惟任賢圖
治得人實難其在邊夷絕域反覆多事之地則其

難尤甚何者反覆邊夷之地非得忠實勇果通達坦易之才固未易以定其亂有其才矣使不諳其土俗而悉其情性或過剛使氣率意徑行則亦未易以得其心得其心矣使不耐其水土而多生疾病亦不能以久居於其地以收積累之効而成可底之績故用人於邊方必兼是三者而後可即如右江一兵備此臣之所最切心者臣竊為吏部私計其人終夜不寐而思之竟未見有快心如意者蓋兼是三者而求之也如前所舉四人者固皆可

用之才今乃皆為時例所拘棄置不用而更勞心遠索則亦過矣臣近於南寧思田諸處因無可用之才調取其發身科第以遷謫而至者三四人其志向才識果自不羣足可任用但到未旬日而輒以患病告歸皆相繼狼狽扶携而去矣不得已就其見在者而使之則皆庸劣陋下素不可齒於士類者然無可奈何則畧其全體之惡而用其一肢之能既其終事所就不能以尺寸而破壞則尋丈矣用是觀之亦何怪乎斯土之民愈困亂愈積而

禍日以深也哉是固相沿積習之弊不及今一洗而改革之邊患未見其能有瘳也夫今之以朝覲考察而去者固多貪暴不才之人矣其間乃有雖無過人之才而亦無顯著之惡尚在可用不可用之間者皆未暇論至其平生磊落自負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其學識才能果足以有為者乃為一時愛憎毀譽之所亂亦遂忘然就抑而去斯固天下之所共為不平公論殆彰者孰得而終掩之 陛下何不使在位大臣一時各舉十餘人之可用者

陛下合而考之若一人舉之而九人不舉未可也三人舉之而七人不舉已在所察矣五人舉之而五人不舉其察又宜詳矣或七人八人舉之而一二人不舉則其人之可用亦斷在不疑者矣若此者亦在朝覲二次三次之後或七年或十年而後一舉夫身退十年之後則是非已明公論已定雖有黨比自不能容今邊方絕域無可用之人至取其庸劣陋下者而使之以滋益地方之苦弊其豪傑可用之才乃為時例所拘棄置而不用夫所謂

時例者固　朝廷為之也可拘而拘不可拘而不拘無不可者　陛下何恐一方之禍患日深月積乃惜破例而用一人以救之乎夫考察而去者果皆貪惡庸陋之徒則固營營苟苟無時而不僥倖以求進若磊落自負有過人之見者則雖屈抑而退自放於山水田野之間亦足以自樂今若用之於邊夷困弊之地殆亦未必其所欲但為　朝廷愛惜人才則當此　宵旰側席遑遑求賢之日而使有用之才廢棄終身乃不得已至取其庸劣陋

下者而用之以益民困豈不大可惜乎臣因地方缺人心切其事不覺其言之煩瀆伏望　陛下恕其愚妄下臣議於吏部揀擇而去取之臣不勝瀆冒恐懼之至

八寨斷藤峽捷音疏　七年十月初十日

據湖廣按察司分巡上湖南道監軍僉事汪溱廣西按察司分巡左江道監軍僉事吳天挺分巡右江道監軍副使翁素等會呈節據廣西領哨潯州衛指揮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瑤張縉千戶劉宗本永順統兵宣慰彭明輔官男彭宗舜保靖統兵宣慰彭九霄及辰州等衛部押指揮彭飛張恩等各呈前事職等遵奉統領各該軍兵依期於本年四月初二日密到龍村埠登岸當蒙統督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督同宣慰彭明輔分布官男彭宗舜頭目彭明弼彭杰領土兵一千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馬文瑞頭目向永壽嚴謹領土兵一千二百名隨同領哨指揮王勳又督同宣慰彭九霄等分布官男彭蓋臣下報効頭目彭志明領土兵六百

名隨同領哨指揮唐宏頭目彭九皐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卞瑤頭目彭輔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指揮張縉頭目賈英領土兵六百名隨同領哨千戶劉宗本并各哨官員領潯州等衛所及武靖州漢土官兵鄉導人等共一千餘名永順進剿牛腸保靖進剿六寺等賊巢刻定初三日寅時一齊抵巢各賊先防湖兵經過各將家屬生畜驅入巢後大山潛伏賊首胡緑二等各率徒黨團結防拒然訪知本院住扎南寧寂無征剿消息又

不見調兵集糧而湖兵之歸又皆偃旗息鼓畧無警備遂皆怠弛不以為意至是突遇官兵四面攻圍各賊倉惶失措然猶恃其驍悍蜂擁來敵當有彭明輔彭九霄彭宗舜并頭目田大有彭輔等督率目兵奮不顧身衝突矢石敵殺數合賊鋒摧敗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九名顆俘獲男婦及奪回被虜人口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退敗復據仙女大山憑險結寨各兵追圍攀木緣崖設策仰攻至初四日復破賊寨當陣生

擒斬獲首賊并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二名顆初五日復攻破油碎石壁大陂等巢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七十九名顆俘獲男婦牛隻器械等項數多餘賊奔至斷藤峽橫石江邊因追兵緊急爭渡覆溺死者約有六百餘徒官兵復從後奮勇追殺當陣生擒獲斬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六十五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間有一二漏網亦皆奔竄他境官兵追殺至於本月初十日遍搜山峒無遺稟蒙收兵回至潯州府住

劄間隨蒙本院密切牌諭復令職等移兵進勦仙臺等賊就於本月十一日貧夜仍前分布各哨官兵遵照牌内方畧永順於盤石大黃江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於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古陶羅鳳等處刻定於十三日寅時一齊搗巢各賊聞知牛腸等巢破滅方懷疑懼謀欲據險自固賊首黄公豹廖公田等各率徒黨沿途設伏埋簽合勢出拒官兵驟進翕如風雨各賊雖已奪氣然猶含死衝敵比之牛腸等賊兇惡尤甚各該

官兵奮勇夾擊争先陷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四百九十名顆俘獲賊屬男婦牛畜器械等項數多各賊奔入永安邊界地名立山特險結寨當蒙摘調指揮王良輔并目兵彭惺等於本月二十四日亦各分路並進奮勇争先四面仰攻賊乃敗散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一百七十二名顆俘獲男婦牛畜器械數多餘賊遠竄追殺無遺又據把截邀擊參將沈希儀解報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把截頭目鄧宗

七撫猺老人陳嘉猷旗軍洪狗驢等及貴縣典史蕭桂芳把隘指揮孫龍官舍覃鎬潯州府捕盜通判徐俊平南知縣劉喬等亦各呈解擒斬首從賊徒賊級八十一名顆俘獲男婦器械等項數多又該督兵右布政林富舊任副總兵張祐等遵奉本院方畧分督田州府報効頭目盧蘇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三千名思恩府報効頭目王受等目兵及官軍人等二千名韋貴等目兵及官軍鄉款人等一千一百名照依分定哨道進剿八寨稔惡猺賊

刻期於本年四月二十三日卯時一齊抵巢先於二十二日晚於新墟地方集各土目人等申布本院密授方畧乘夜啣枚速進所過村寨寂然不知有兵黎明各抵賊寨遂突破石門天險我兵盡入賊方驚覺皆以為兵從天降震駭潰竄莫知所為我兵乘勝追斬各賊且奔且戰薄午四遠各寨競賊聚衆二千餘徒各執長標毒弩并勢呼擁來拒極其猛悍我兵鼓噪奮擊而前聲震巖谷無不一當十賊既失險奪氣而我兵愈戰益奮賊不能支

遂大奔潰當陣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二百九十一名顆俘獲男婦畜產器械數多賊皆分陣聚黨奔入極高大山據險立寨我兵亦分道追躡困勦然巖壁峻絕我兵自下仰攻戰勢不便賊從巔崖發石滚木多為所傷於是多方設策夜發精銳掩其不備二十四日我兵復攻破古蓬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三名顆俘獲數多二十八日復攻破周安等寨生擒斬獲首賊及次從賊徒賊級共一百四十六名顆俘

獲數多五月初一日復攻破古鉢等寨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二十七名顆俘獲數多初十日復攻破都者峒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一百四名顆俘獲數多本月十二等日復據參將沈希儀解到督領指揮孫繼武等官軍及遷江土目兵夫人等於高經洛春大湍等處追勦邀擊各寨奔賊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九十八名顆都指揮高崧解到督領指揮程萬全等官軍及土目兵夫人等於思盧北山等處搜勦截捕各寨奔賊斬獲首從

賊徒賊級九十一名顆又據同知桂鍪監督思恩
上目韋貴徐五等目兵分勦銅盆等寨斬獲首徒
賊徒賊級一百九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又據通判
陳志敬督領武緣應虛等處鄉兵搜勦大鳴等山
奔賊斬獲首徒賊徒賊級八十六名顆又於本月
十七等日盧蘇王受等復攻破黃田等寨斬首從
賊徒賊級三百六十二名顆俘獲數多六月初七
等日復攻破鐵坑等寨斬獲首從賊徒賊級二百
五十三名顆俘獲數多又據指揮康壽松于賛王

俊等督領官兵於綠芋等處把隘搜截斬獲首從
賊徒賊級四十八名顆各賊始雖敗潰然猶或散
或合至是見其渠魁驍悍悉就擒斬遂各深逃遠
竄其稍有強力者尚一千餘徒將奔往柳慶諸處
賊巢我兵四路夾追及之於橫水江各賊皆已入
舟離岸兵不能及然賊衆船小皆層疊而載舟不
可運復因爭渡自相格鬬適遇颶風大作各船盡
覆浮追登岸得不死者僅二十餘徒而已我兵既
無舟渡又風雨益甚遂各歸營既晴我兵仍分路

入山搜勦各賊踪無踪跡又復深入見崖谷之間
顛墜而死者不可勝計臭惡薰蒸不可復前遠近
巖峒之中林木之下堆疊死者男婦老少大約且
四千有餘蓋各賊皆倉卒奔逃不曾賫有禾米大
雨之中飢餓經旬而既晴之後烈日焚炙瘴毒蒸
爍又且半月有餘故皆糜爛而死八寨之賊畧已
蕩盡雖有脫網亦不能滿數十餘徒矣本院議於
八寨之中據其要害移設衛所以控制諸蠻復於
三里設縣以迭相引帶覊臨相視思恩府基景定

衛縣規則其時暑毒日甚山溪水漲皆惡流臭穢
飲者皆成疫痢本院因見各賊既已掃蕩而我兵
又多疾疫死亡乃遂班師而出照得各職於本年
三月二十三等日先奉本院鈞牌據左江道守巡
守備等官呈稱斷藤峽等處猺賊上連八寨下通
仙臺花相等峒累年攻刧郡縣鄉村被害軍民累
奏請兵誅剿乞要乘此兵威勦賊等因行仰各職
監統各該官兵進勦各賊諭令未至信地三日之
前傳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巡各官集議

先將進兵道路之險夷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而同各鄉導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着出一人然後刻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旁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為事不以多獲首級為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

約軍兵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依軍法斬首示衆各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任務竭心力以祛患安民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史紀驗以憑奏報奉此各職會同參議汪必東僉事汪溱兵天挺參將張經都指揮謝珮遵照軍門成筭分布各哨官兵申明紀律嚴督依期進勦前項各賊巢穴獲功解報間隨準參將張經手本咨來本院劄牌仰候牛勝事畢即便移兵進勦古陶諸賊就

使各賊先已聞風逃遯亦須整兵深入掃其巢穴以宣聲罪致討之威若其遂能悔罪効順亦宜姑與招安如其仍前憑險縱恣再征不已至於三三征不已至於四務在殄滅以絕禍根各官就彼分定哨道永順進勦仙臺諸處保靖進勦白竹諸處各分鄉導人等引路進兵務在計慮周悉相機而行各毋偏執己見致有悞事彼中事勢參將張經久於其地必能知悉仍要本官身當力任斷決而行不得含糊兩可終難辭責又經遵照方畧依期

進勦獲功解報間又於四月初五等日各職先奉本院密切劄牌據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等呈稱八寨猺賊毒害萬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乞要乘此軍威急除一方大患等因本院看得八寨之賊既極驍猛而石門天險自來兵不能入此可以計取未易以兵力圖者邇者思田既附湖兵尚留彼賊心懷疑懼必已設有備禦今各州狼兵悉已罷散而思田新附之民方各歸事農耕湖兵又已撤回彼必以我為無復有意於彼是以近日稍稍

復出剽掠是殆以此探望官府舉動令我若罔聞
知且聽其出沒彼亦放縱懈弛謂我不復能為此
正天巳之時機不可失前者思田各目感激　朝
廷再生之恩求欲立功報効當時許其休息三月
然後調用今巳及期仰右布政林富副總兵張祐
照牌事理即便分投密切起調各目兵夫迂路前
到南寧面聽約束行事各職遵奉起調行至新墟
地方又密奉進兵方畧刻定日期當即遵奉連夜
分哨速進遂克攻破巢穴連戰皆捷斬獲功次解

報間職等各委巡按廣西監察御史石金案驗為
紀獲功次事案行該道各不妨監督如遇參將張
經僉任副總兵張祐等官各解到擒斬賊人賊級
并俘獲賊屬男婦牛馬俱要就彼審驗真的事完
通查獲功員役分別首從功次多寡緣由造冊賫
報以憑覆審奏報等因除遵奉外今剿進剿斷藤
峽谷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徒賊
級一千一百四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六十八名口
進剿八寨各哨土目官兵解到生擒斬獲首從賊

徒賊級一千九百一名顆俘獲賊屬五百八十七
名口兩處共計擒斬獲三千五名顆俘獲賊屬一
千一百五十五名口除遵照案驗事理再行驗實
造冊另報外其各哨解到生擒斬獲俘獲等項功
次數目合先開報職等會同參照斷藤峽諸賊連
絡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彼此犄角結聚憑險
稔惡流刼郡縣鄉村自　國初以來屢征不服至
天順年間該都御史韓雍統兵二十餘萬來平兩
廣然後破其巢穴兵退未久各賊復攻陷潯州據

城大亂後復合兵攻勦兼行招撫然後退還巢穴
自是而後官府曲加撫處或聊暫有數月之安而
稍不如意輒復猖獗殺掠愈毒盖其祖父以來狠
戾相承兇惡成性不可改化近年以來官府勦撫
之計益窮各賊殘毒之害日甚盖已至於不可支
持矣至於八寨諸賊尤為兇悍猛惡利鏢毒弩莫
當其鋒且其寨壁天險進兵無路自　國初韓都
督嘗以數萬之衆圍困其地亦不能破竟從招撫
其後屢次合勦一無所獲反多挫衄惟成化年間

上官岑瑛素能懾服諸獞督合各州狼兵一入其
巢穴斬獲二百餘功巳而賊勢大湧力不能支當
遂退兵亦以招安而罷自是而後莫可誰何流劫
遠近歲無虛月民遭荼毒寃苦無所控籲自思田
多事兩地之賊相連煽動將有不可明言之變千
里之間方爾洶洶朝夕今幸　朝廷威德宣揚軍
門方畧密授因湖廣之回兵而利導其順便之勢
作思田之新附而善用其報効之機翕若雷霆疾
如風雨事舉而遠近不知有兵興之役敵破而士

卒莫測其舉動之端兩地進兵各不滿八千之衆
而三月報績共巳踰三千之功蓋其勞費未及大
征十之一而其斬獲加於大征三之二遠近室家
相慶道路懽騰皆以爲數十年來未見其斯舉也
職等承乏任使雖衝冒炎毒攀援險阻不敢不竭
力効命但僅遵奉方畧安能仰贊一籌照得宣慰
彭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扶病冒暑督兵勦
賊顛踣崖谷仆而益奮遂能掃蕩巢穴殄殲渠黨
即其忠義激發誠亦人所難能其思田報効頭目

盧蘇王受等感激再生之　恩共竭効死之報自
備資糧爭先首敵遂破賊險擣自昔不到之巢斬
自來難敵之寇蓋有仰攻險寨墮崖而碎首者猶
曰我死不憾亦有仰受賊弩掛樹而裂肢者猶曰
我死甘心民間傳誦以爲盧蘇王受昔未招撫惟
恐其爲地方之患今既招撫乃復爲地方除患嘖
嘖稱嘆謂其竭忠報德之誠雖子弟之於父兄亦
不能是過矣再照督兵督哨防截給餉等項凡有
事於軍前各官雖其職有崇卑功有大小然皆衝

冒矢石炎瘴備歷險阻艱難比之往來大征合圍
守困坐待成功其爲利害勞逸相去倍蓰均乞錄
奏以勸將來等因到臣照得先該各官呈稱前項
各巢各賊積年窮兇稔惡千百里內被其慘毒萬
姓寃苦朝不保夕乞要乘此軍威急救一方塗炭
等因其時臣方駐劄南寧目覩其害誠不忍坐視
斯民之苦一至此極及查兵部屢次咨來題奉
欽依事理要將前項各賊即行發兵計勦以除民
患正亦臣等職所當盡之責但慮賊衆勢大連絡

千里可以計破難以力攻歙侯再行奏請　命下
然後舉行必致形迹昭聞雖用十萬之師圖以歲
年亦未可克故遂仰遵欽奉　勑諭但有賊盜生
發當撫則撫可勦則勦及便宜行事事理一面容
切相機行事及容行總鎮太監張賜知會隨該鎮
守兩廣豐城侯李旻亦相繼到任又經轉行知會
外今據各呈前因該臣會同總鎮太監張賜總兵
李旻及鎮巡三司等官看得八寨斷藤牛腸六寺
磨刀古陶白竹羅鳳龍尾仙臺花相等賊巢穴連

絡盤據千百餘里兇悍驍猛酷虐萬姓流毒一方
自來征勦所不能克果已貫盈罪極神怒人怨委
有如各官所呈者是誠兩廣盜賊之淵藪根抵此
而不去兩廣盜賊終未有衰息之漸也乃今於三
月之內止因湖廣便道之歸師及用思田報効之
新附兩地進兵不滿八千而斬獲三千有奇巢穴
掃蕩一洗萬民之冤以除百年之患此豈臣等知
謀才畧之所能及皆是　皇上除患救民之誠心
默賛於天地鬼神而神武不殺之威任人不疑之

斷震懾遠邇感動上下且廟廊諸臣咸能推誠舉
任公同協賛惟　國是謀與人為善故臣等得以
展布四體無復顧慮信其力之所能為竭其心之
所可盡動無不宜舉無弗振諸將用命軍士効力
以克致此雖未足為可稱之功而　朝廷之上所
以能使臣等獲成是功者實可以為後世行事之
法矣不然則兵耗財竭凋弊困苦之餘僅僅自守
尚恐未克而况敢望此意外之事哉照得宣慰彭
明輔彭九霄官男彭宗舜等皆衝犯暑毒身親陷

陣事竣之後狼狽扶病而歸生死皆未可必其官
男彭蓋臣者亦遣家丁遠來報効兩年之間顛頓
道途疾疫死亡誠有人情所不能堪者而彭明輔
等忠義奮發畧無悔怠即其一念報　國之誠殊
有所不可泯者至於思田報効頭目盧蘇王受等
感激　朝廷再生之恩自備資糧力辭軍餉實能
舍死破敵争先陷陣惟恐功効不立無以自白其
本心謂子第之於父兄亦不過是誠非虛言此皆
臣所親見者也及照留撫思田右布政林富已聞

都御史之推而忠義激發循且不計體面必欲督兵入巢破賊而後出是尤人所難能舊任副總兵張祐參將張經沈希儀湖廣督兵僉事汪溱廣西督兵僉事吳天挺參議汪必東副使汪素湖廣督兵都指揮謝珮廣西都指揮高崧及各督哨督押指揮等官馬文瑞王勳唐宏卞琚張縉彭飛張恩周徹宗趙璇林節劉鏜武鑾千戶劉宗本等督勦縣丞林應聰主簿李本弃防截搜捕調度給餉等項官員知府程雲鵬蔣山卿同知桂鏊史立誠舒

栢通判陳志敬徐俊知州林寬李東論召知縣劉喬縣丞杜桐蕭尚賢經歷周奎等雖其才猷功績各有大小等級之殊而利害勤苦亦有緩急久暫之異然當茲炎毒暑雨之中瘴疫薰蒸經冒鋒鏑之場出入崎險之地固皆同効捍患勤事之績均有百死一生之危者也伏望　皇上明昭軍旅之政既行廟堂協贊舉任之上賞亦錄諸臣分職供事之微勞及將宣慰彭明輔等特加陞奬官男彭宗舜彭藎臣免其赴京就彼襲替以旌其報　國

之義士目盧蘇王受等亦曲賜　恩典或不待三年而遂錫之冠帶以勵其報効之忠如此庶幾功無不賞而益與忠義之心實當其功而自息僥倖之望矣臣以懦劣迂疎繆蒙不世之　知遇授以軍旅重任言無不錄計無不行且又慰以　溫旨使之不必顧忌臣伏讀感泣自誓此生鞠躬盡死以報　深恩今茲之役本無足言然亦自幸苟無覆敗以免戮辱但恨身嬰危疾自後任勞頗難已具本告回養病乞　賜俯允俾得全復餘生尚有

圖報之日臣不勝願望

處置八寨斷藤峽以圖永安疏 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

照得臣於去歲奉　命勘處思田兩府皆蒙　皇上天地好生之仁悉從寬宥兩府人民今皆復業安居化為無事寧靖之地自此可以永無反覆之患而免於防守屯息之勞矣惟是八寨及斷藤峽諸賊積年痛毒生民千百里內塗炭已極臣既目覩其害不忍坐視而不救遂遵奉　敕諭事理乘機舉兵征勦仰賴　神武威德幸已剪滅蕩平一

方倒懸之苦畧已為之一鮮但將來之患不可以不預防而事機之會亦不可以輕失臣因督兵親歷諸巢見其形勢要害各有宜改立衛所開設縣治以斷其脉絡而扼其咽喉者若失今不為則數年之間賊以漸復歸聚生息不過十年又有地方之患矣臣以多病之故自度精神力量斷已不能了此但已心知其事勢不得不然不敢仰負 陛下之託俯貽地方之憂輒已遵奉 勑諭便宜事理一面相度舉行不避煩瀆之誅開陳上請乞
賜揀擇施行實地方之幸臣等之幸

計開

一移築南丹衛城於八寨臣等看得八寨之賊實為柳慶諸賊之根柢蓋其東連柳州隴蛤三都嶺三北四等處賊峒以數十北連慶遠忻城東歐莫往八仙等處賊峒亦以數十西連東蘭等州及夷江土者等處賊峒以十數南接思恩及賓州上林縣諸處賊村亦以十數各處賊巢雖多其小者僅百數人大者不過數百人及千人而止各賊巢穴皆有山谿之限險扼之守不相通和至期有急或欲有所攻刼糾合會聚然後有一二千之衆多至數千者惟八寨之賊每寨有衆千餘四山環合同據一險無事則分路出刼有警急奔入其巢數千之衆皆不糾而聚不約而同不謀而合故名雖為八實則一寨此八寨之賊所以勢衆力大而自來攻之有不能克者也各巢之賊皆倚恃八寨為逋逃主每有緩急一投八寨即無所致其窮詰八寨為之一

呼則羣賊皆應聲而聚故羣賊之於八寨猶車輪之有軸樹木之有本若八寨不除則羣賊決無衰息之期也今幸八寨悉已破蕩正宜乘此平靖之時據其要害建置衛所以控馭羣賊臣等看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四方賊巢道路之所會議於其地創築一城度可以居數千之衆者而移設南丹一衛於其間蓋南丹衛舊在南丹州地方為廣西極邊窮苦之地非中土之人所可居者故自先年屢求内徙今已三遷而

至賓州遂爲中土富樂之鄉賓州既有守禦千戶一所官軍而又益以南丹一衛自遠來徙無片田尺土之籍但惟安居坐食取給於賓州州城之内皆職官旗舍之居州民反避處於四遠村寨每遇糧差徭役然後入城故州官號令不行於城中而政事牵沮地方益獘今計一衛之官軍雖不滿五百之數蓋盡移其家衆則亦不下二千以二千之衆而屯聚於一城其氣勢亦已漸盛足充守禦遂清理屯田之在八寨者使

之屯種又分撥各賊占據之田使各官軍得以爲業以稍省俸給月粮之費彼亦無所樂從且賓州之城既空又可以還聚居民修復有司之治亦事之兩便者也臣等又看得遷江八所皆土官指揮千百戶等職舊有狼兵數千以分制八寨猺賊之勢後因賊勢日盛各官皆不敢復入反遂與之交通結契及爲之居停指引分其刼掠之所得共爲地方之害已非一日官府察知其奸欲加懲究則又倚賊爲重不可根極近

臣皆兵其地悉將各官遵照 勑諭事理綁赴軍門議欲斬首示衆以警遠近而各官哀求免死願得殺賊立功自贖然其時賊勢已平遂許其各率土兵入屯八寨就與該衛官軍分工効力助築城垣待城完之日就與城外别築營堡與南丹衛官軍犄角而守亦各分撥賊田使之耕種以資衣糧今八所土兵雖已比舊衰耗然亦尚有四千餘衆看留其微弱者四所於外以分屯其所遺之田而調其強盛者四所於内合

南丹一衛之衆以守亦且四千有餘隱然足爲柳慶之間一巨鎮矣此鎮一立則各賊之脉絡斷咽喉絶自將沮喪震慴其勢莫敢輕動稍有反側者據險出兵而撲之夕發而旦至各賊之交自不能合如取机上之肉下筯無弗得者此眞破車輪之軸而諸輻自解伐樹木之本而衆幹自枯不過十年柳慶諸賊不必征勦皆將効順而服化矣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臣等看得思恩舊治

原在寨城山内尚歷高山數十餘里其後土官岑濬始移出地名喬利就巖險壘石為城而居四面皆斬山絕壁府治亦在磽确之上芒利砼研之石衝射牴觸如處戈矛劍戟之中自岑濬被誅繼是二十餘年反者數起曾不能有一歲之安人皆以為風氣所使雖未可盡信然頑石之上不生嘉禾而陰崖之下必有狐鼠要亦事理之有然者況其地瘴霧昏塞薄午始開中土之人來居輒生疾疫自春初思田歸附之後臣

時即已經營料理其事竟未能有相應之地近因督勒入寨復親往相度乃於未至橋利六十里外地名荒田者其地四野寬衍皆膏腴之田而後山起伏蜿蜒數為平原環抱涵畜兩水夾繞後山而出合流於前屈曲數十里入武緣江水達於南寧四面山勢重疊盤迴皆軒豁秀麗真可以建立府治臣因信宿其地為之景定方向創設規則諸夷來集莫不踴躍歡喜爭先趨事赴工遂令署府事同知桂鏊督令各役擇日

興工蓋思恩舊治皆在萬山之中水道不通故各夷所須魚鹽諸貨類皆遠出展轉鬻貿往反旬月十不致一常多匱絕舊府既地險氣惡又無所資食故各夷終歲不一至府治情益睽離易生嫌隙今府治既通江水商貨自集諸夷所須皆仰給於府朝夕絡繹自然日加親附歸向而武緣都里舊嘗割屬思恩者其始多因路險地隔不供糧差今荒田就係武緣止戈鄉一圖二圖之地四望平野坦然大道朝往夕反無復

阻隔則該府之官自可因城頭巡檢之制循土俗以順各夷之情又可開阁立里用漢法以治武緣之衆夷夏交和公私兩便則改築思恩府城於荒田者是亦保治安民勢不容已之事伏乞

聖明裁允

一改鳳化縣治於三里臣等勘得思恩舊有鳳化一縣然無城郭縣治廨宇選來知縣等官多借居民村或寄其家眷於賓州諸處而還徙無常如流寓者然上司憐其無所依泊則委之管

理別印或以公務差遣往來於外以苟歲月故
鳳化之在思恩徒寄虛名而實無縣治臣近督
勦八寨者得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
間其地平廣博衍東西數里外石山周圍如城
自後極高石山之間獨抽土山一脉起頓昂伏
分爲兩股環抱而前遂有兩水夾流上山之外
當心交合出水之口石山十餘重錯互回盤轉
折二三十里極外石山合爲城門水從此出是
爲外隘其間多良田茂林村落相望前此居民

十餘家皆極饒富後爲寨賊所驅殺占據遂各
四散逃亡不敢歸視其土者已二十餘年今各
賊既滅遂空其地不及今創設縣治以據其險
或有漏殄之賊潛回其間日漸生息結聚後阻
石門之險前守外隘之塞不過數年又將漸爲
地方之梗矣故臣以爲宜割上林上下無虞鄉
三里之地屬之思恩而移設鳳化縣治於其内
量爲築立城垣屏守遴委才能之官興督其役
遠近聞之不過三四月而逃亡之民將盡來歸

各修復其田業供其糧差蔚然遂可以成一方
之保障且其南通南丹新衛五六十里南丹在
石門之内鳳化當石門之外内外聲勢連合而
石門之險亡西至思恩一百餘里取道於那學
沿途村寨荒塞日久因此兩地之人往來絡繹
而道途益通又上林舊在大鳴山與八寨各賊
之間勢極孤懸今得鳳化爲之唇齒氣勢日盛
雖割三里之地以與鳳化而綠芋綠篠等村寨
舊所亡失土田皆將以次歸復則亦失之於東

而收於西矣及照思恩雖已設立流官知府然
其所屬皆土目巡檢而舊屬鳳化一縣亦皆徒
寄空名實未嘗有今割武緣止戈一圖二圖之
地改築思恩府城而又割上林上下無虞三里
之地改設鳳化縣治因於思恩亦已稍有資輔
但自鳳化三里至於思恩一百五六十里中間
尚隔上林一縣臣以爲并割上林一縣而通以
屬之思恩似於事勢爲便而於體統尤宜何者
柳州一府所屬二州十縣賓州蓋柳州所屬者

且有上林遷江兩縣今思恩既設流官知府同
亦一府之尊而反不若柳州所屬之一州也其
於體統亦有所未稱矣況賓州自有十五里而
又有遷江一縣雖割上林以與思恩其地猶倍
於思恩未為遽損也上林之屬賓州與屬思恩
均之為一屬邑亦未有所加損也然以之屬於
思恩則思恩始可以成一府之規模而其間有
無相須緩急相援氣勢相倚流官之體統益尊
則土俗之歸向益謹郡縣之政化日新則夷民

之感發日易固有不可盡言之益也夫立新縣
以扼據險阨屬縣以輔成府治是皆所以又
安地方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一添設流官縣治於思龍照得南寧自宣化縣
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宣化所屬如思龍十
圖等處相去尚有五日六日其間錯以土夷村
寨地既隔越而窮鄉小民畏見官府故其糧差
多在縣之宿奸老蠹與之包團因而以一科十
小民不勝迫脇往往逃入夷寨土夷又從而侵

暴之地日凋殘盜賊日起近年以來思龍之圖
鄉民屢次奏乞添設縣治以便糧差蓋亦內迫
於縣民之奸外苦於土夷之暴不得已而然臣
因入撫田寧親歷其所民之擁道控告者以千
數因停舟其地為之經理相度得村名那久者
其地亦寬平深厚江水縈迴環匝傍有一江來
會亦正於此合流沿江居民千餘家竹樹森翳
煙火相接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為
四通之地若於此分割宣化縣思龍一五六七

八九十十二及西鄉之六八圖共十里之地而
設立一縣治則非獨以便窮鄉小民之糧差賦
役亦足以鎮據要害消沮盜賊其間小民村居
如那茄馬坳三顏那排之類未可悉數皆久已
淪入於夷今若縣治一立則此等村寨諸夷自
不得而隱占皆將漸次歸復流官而其地遂接
比於田寧固可以所設之縣而遂以屬之田寧
矣夫南寧一府所屬一州三縣而宣化一縣自
有五十二里今雖分割十里之地以與田寧而

宣化尚有四十二里一縣之地猶四傳於一府
也況田寧又係新創流官府治所統皆土目巡
檢今得此一屬縣為之傍輔又自不同臣於前
劄上林以屬思恩之議已畧言之矣且左江一
帶自蒼梧以達南寧皆在流官腹裏之地自南
寧以達於田寧自田寧以通於雲貴交趾則皆
夷村土寨稍有疑傳易成閡隔今田寧思恩二
府既皆改設流官與南寧鼎峙而立而又得此
新創一縣以疏附交連於其間平居無事商貨

流通厚生利用一旦或有境外之役道路所經
皆流官衙門從門庭中度兵更無阻隔之患此
亦安民利國之事勢所當為者也伏乞　聖明
裁允仍　定賜縣名選官給印地方幸甚
一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照得斷藤峽諸賊既
平守巡各官議調土漢官兵數千於潯州以防
不測該臣看得各職既滅縱有一二漏網其勢
非三四年亦未能復聚為今之計正宜勦撫並
行蓋破賊窮究各賊者所以懲惡而撫恤向化

諸猺者所以勸善今懲惡之餘即宜急為勸善
之政使軍衛有司各官分投遍歷向化村寨慰
勞而存恤之給以告示賜以魚鹽因而為之選
立酋長諭以　朝廷所以征勦各巢者為其稔
惡也今爾等向化村寨自宜安心樂業益堅為
善之志但有反側悖亂者即宜擒送官府自當
重賞以酬爾勞其漏殄諸賊果能誠心悔惡亦
皆許其歸附待以良民夫使向化者益勸於為
善而日加親附則惡黨自孤賊勢自散不復能

合縱遺一二終將啟而順服矣乃今則不然賊
既破勦而猶屯兵不散使漏殄之徒得以藉口
搖惑遠近其向化村分又畧不加恤奸惡之民
復乘機而驅脅虐害之彼見賊已破滅而復聚
兵已心懷猜疑矣而又外惑於賊黨之扇搖內
激於奸民之驅脅遂勾結相連而起也近年以
來所以亂始平而變復作皆迷誤於相沿之弊
而不察也今各賊新破勢決未敢輕出雖屯數
十之眾不過困頓坐食徒穢擾民居耗竭糧餉

而實無益於事吾民久被賊苦今始一解其倒懸又復自聚無用之兵以重困之此豈計之得者哉惟於各寨之中相其要害之地創立一鎮以控制之此則事理之所當行亦正宜乘此掃蕩之餘而速圖之者其在斷藤牛腸諸處則既切近潯州府衛不必更有所設至於四方各寨遍歷其要害險阻則惟五屯正當風門佛子諸巢穴而西通府江北接荔浦各處猺賊最為緊要之區宜設一鎮以控禦遠邇而舊已有千戶

所統率官兵亦幾及一千之數因於差徭日漸躲避於附近土目村寨官司兵於清理止有五百其後上司不聞地方之艱難又於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而所餘遂不滿二百既而賊亂四起守禦缺乏則又取調潮州之兵數百以來協守五屯事既紛亂人無所遵兼以統馭非人故地方遂致大壞且其屯堡墻垣亦甚卑隘不足以壯威設險今宜開拓其地增築高城度可以居二千之衆而設守備衙門於其內取回

五百之中分調哨守於他所之兵其自潮州調來協守者則盡數發還原衛以免兩地各兵背離鄉土之苦往復道途之費仍於附近土寨目兵之中清查揀補其原避差役者務足原數一千選委智略忠勇之官一員重任而專責之使之訓練撫摩數之以威信而懷之以仁恩務在地險既設而士心益和自然動無不克而行無不利參將兵備各官又不時親至其地經理而振作之或案行其村寨或勸督其農耕或召其

頑梗而曲示訓懲或進其善良而優加獎賜或救恤其災患或聽斷其是非如農夫之去稂莠而養嘉禾漸次耕耨而耘鋤之無事之時隨意取調附近土官兵款或百人或七八十人以協同哨守為名使之兩月一更班而絡繹往來於道路以慣習遠近各巢之耳目自後我兵出入自將無所驚疑果有兇梗當事舉動然後密調精悍可用土目一二千名如尋常哨守然以次潜集城中畜力養銳相機而發夫無事而屯數

千之兵則一月糧餉費踰千金若每一年無屯
軍之費用之以築城設險犒賞兵士招來遠人
亦何事不行何工不就此增築城堡以據要害
所謂謀成而敵自敗城完而寇自解險設而賊
自摧威震而奸自伏正宜及今為之而亦事勢
之不可已焉者也伏乞 聖明裁允

查明岑邦相疏 七年七月十九日

准兵部咨該本部題節奉 欽依岑邦佐仍武靖
知州岑邦相著王守仁再查明白具奏欽此欽遵

照得先該臣等具題前事內一件仍立土官知州
以順土夷之情臣等議得岑氏世有田州久結於
人心岑猛雖沒諸夷莫不願得復立其後議於開
設流官知府之外就於該府四十八甲之內割其
八甲降設田州立岑猛之子一人始授以署州事
吏目三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判
官六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同知
九年之後地方寧靖効有勤勞則授以為知州使
承岑氏之祀而隸之流官知府當時臣等通拘該

府大小土目及鄉老人等審問岑猛之子應該承
立者何人乃衆口一詞以為岑猛四子長子岑邦
佐係正妻張氏所出次子岑邦彥係庶妾林氏所
出三子岑邦輔係外婢所生四子岑邦相係次妾
韋氏所出猛嬖溺林氏而張氏失愛故邦佐自幼
出繼武靖而以邦彥承襲官職今邦彥既死應該
承立者莫宜於邦佐臣等當看得武靖地方正當
猺賊之衝而邦佐自幼出繼該州之民信服歸戴
已久況其才力足能制禦各猺近日該州土目人
等又相繼懇懇來告願得復還邦佐今欲改立一

人亦未有可以代邦佐者臣恐一失武靖各目之
心則於地方又多生一事莫若仍還邦佐於武靖
一以禦地方之患一以順各夷之情至於田州新
立不過為以無絕岑氏之祀此其才否優劣固有
不必深論者因諭以邦佐出繼武靖既久 朝廷
事體已定不可復還宜立其次者岑邦輔則可於
是各目人等又衆口一詞以為邦輔名雖岑猛外
婢所生其實來歷不明闔府之民皆不欲立惟邦

相則次妾所生實係岑猛的親骨血況其質貌厚
重謹實衆心歸服立繼岑氏庶不絶其真正一脉
臣等議得仍立土官者專為不絶岑氏之後以順
諸夷之情也今衆心若此亦合俯順故當時直斷
邦輔謂非岑猛之子而止謂岑猛之子存者二人
亦所以正名慎始杜日後之紛争也但具奏之時
因本内事體多端文以繁瑣若再加詳說誠恐有
瀆 聖聽故遂簡畧其詞今蒙 朝廷明見萬里
洞徹細微復 命臣等査奏聞 命惶懼無所措

躬因思岑邦輔尚存當時奏内不曾詳開所以不
立邦輔之故而直言岑猛之子存者二人果係情
節脱落事體欠明臣等疎漏之罪萬死有不容赦
者矣臣等近復通拘該府土目鄉老人等再加審
問而衆口一詞執說如前陳請益篤臣等反覆思
惟其事誠亦必須如此而後穩帖無弊故仍照原
議上請蓋此等關係地方之事臣等言雖或有所
不敢盡而心已無所不用其極必求事出萬全永
久無患然後乃敢具奏伏乞 聖明宥其疎漏萬

死之誅仍 勑該部俯從原議立岑邦相於田州
以曲順各夷之情其岑邦輔者聽其以官族名目
隨住如此則名正事成而人心允服實地方之幸
臣等之幸

獎勵賞賚謝 恩疏 七年九月二十日

唯兵部咨為奏報平復地方事該臣題該本部覆
題節奉 聖旨王守仁受命提督軍務莅任未久
乃能開誠布恩處置得宜致令叛夷畏服率衆歸
降罷兵息民其功可嘉寫勑差行人賫去奬勵還

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布政司買辦羊酒送用
欽此隨於本年九月初八日該行人馮恩賫捧
勑書并前項綵帶銀兩等項到於廣州府地方奉
迎入城當除望 闕謝恩欽遵收領外臣時卧病
床褥已餘一月扶疾興伏感激惶懼頭頻昏眩莫
知攸措已而漸復甦息伏自念思恩田州數萬赤
子皆畏死逃生本無可誅之罪而前此當事者議
欲勦戮故皆洶洶思亂既已陷之必死之地而無
復生全之心矣仰賴 皇上好生之仁軫念遠夷

惟恐一物不得其所特遣臣來勘處臣亦何能少
効一籌不過宣揚 深仁敷昭神武而旬月之間
遂皆回心向化含死投生面縛來歸是皆 皇上
聖德格天至誠所感不疾而速是以綏之斯來動
之斯和有莫知其所以然而然者此豈臣等知謀
才力能致毫髮於其間哉今乃誤蒙 洪恩重頒
大賞且又特遣行人賚 勅遠臨事尤出於常格
之外臣亦何功而敢當此臣亦何人而敢望此祇
受之餘戰悚惶惑徒有感泣惟誓此生鞠躬盡瘁

竭犬馬之勞以圖報稱而已臣病日亟自度此生
恐不復能奔走 闕廷一覲 天顏以少罄其螻
蟻葵藿之誠臣不勝刻心鏤骨感激戀慕之至

乞 恩暫容回籍就醫養病疏 七年十月初十日

臣以憂病跧伏田野六年有餘蒙 陛下賜之再
生之恩錫之分外之福每思稽首 闕廷一覲
天顏以申其螻蟻感激之誠遂其葵藿傾戴之積
既因疾病復畏譏讒六年之間瞻望太息竟未敢
一出門庭夫蒙人一飯之恩尚必思其所以為酬

受人一言之知亦必圖其所以為報何況 君臣
大義天高地厚之恩 上之所以施於其下者如
雨露之霑濡無時或息而下之所以承乎其上者
乃如頑石朽株略無生動此雖禽獸異類稍有知
覺者亦不能忍於其心是以每一念及則哽咽涕
下徒日夜痛心惕骨行吁坐嘆而已邇者繆蒙
陛下過採大臣之議授以軍旅重寄自知才不勝
任病不任勞輒乃觸冒上陳辭謝又蒙 溫旨眷
獎慰諭有加伏讀感泣不復能顧其他即日矢死

就道既而沿途備訪其所以致此變亂之由熟思
其所以經理斡旋之計乃甚有牴牾矛盾者而其
事勢既已頹覆破漏如將傾之屋半溺之舟莫知
所措其惟恐 付託不効以孤 陛下生成之德
以累大臣薦舉之明於是始益日夜危懼而病亦
愈甚乃不意到任以來旬月之間不折一矢不發
一卒而兩頑民帖然來服千里之內去荊棘而
成坦途其間雖有數處強大賊巢素為廣西衆賊
之淵藪根株屢嘗征討而不克者亦就湖廣撤回

之兵而秉其取道之便用兩廣新附之民而鼓其
報効之勇財力不致於大費小民不及於疲勞遂
皆殲厥渠魁蕩平巢穴而遠近畧已寧靖是皆
陛下好生之至德昭格於上下不殺之神武幽贊
於神明是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陰祐默相以克
有此固非愚臣意望之所敢及豈其知謀才力為
能辦此哉竊自喜幸以為庶得藉此以免於覆敗
之戮不為諸臣薦揚之累足矣而臣之病勢乃日
益增劇百療無施臣又思之是殆功過其事名浮

其實福踰其分所謂小人而有非望之獲必有意
外之災者也臣自往年承乏南贛為炎毒所中遂
患咳痢之疾歲益滋甚其後退伏林野雖得稍就
清涼親近醫藥而病亦終不能止但遇暑熱輒復
大作去歲奉　命入廣與舊醫偕行未及中途而
醫者先以水土不復辭疾歸去是後既不敢輕用
醫藥而風氣益南炎毒益甚今又加以遍身腫毒
喘嗽晝夜不息心惡飲食每日強吞稀粥數匙稍
多輒又嘔吐當思恩田州之役其時既已力疾從
事近者八寨既平議於其中移衛設所以控制諸
蠻必須身親相度方敢具奏則又冒暑輿疾上下
巖谷出入茅葦之中竣事而出遂爾不復能興今
已與至南寧移卧舟次將遂自梧道廣待　命於
韶雄之間新任太監總兵亦皆相繼蒞任各能守
法奉公無地方騷擾之患兩省巡按等官又皆安
靖行事剗滌往時煩苛掊刻之弊方務安民今日
之兩廣比之異時庶可謂無事矣臣雖病發而歸
亦可以無去後之憂者夫竭忠以報　國臣之素

志也受　陛下之深恩思得粉身齏骨以自效又
臣近歲之所日夜切心者也病日就危尚求苟全
以圖後報而為養病之舉此臣之所大不得已也
惟　陛下鑒臣一念報　主之誠固非苟為避難
以自偷安而憫其瀕危垂絕不得已之至情容臣
得暫回原籍就醫調治幸存餘息鞠躬盡瘁以報
陛下尚有日也臣不勝懇切哀求之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五終

別録八　公移

巡撫南贛欽奉　敕諭通行各屬 正德十二年正月

節該欽奉　敕諭江西福建廣東湖廣各布政司地方交界去處累有盜賊生發因地連各境事無統屬特命爾前去巡撫江西南安贛州福建汀州漳州廣東南雄韶州惠州潮州各府及湖廣郴州地方安撫軍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應地方賊情軍馬錢糧事宜小則徑自區畫大則奏請定奪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禦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勦捕選委廉能屬官密切體訪及簽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有智力人丁多方追襲量加犒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為鄉導或購賊徒自相斬捕或聽脅從并已命窩主人等自首免罪其軍衛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旌奬其有貪殘畏縮誤事者徑自拏問發落爾風憲大臣須廉正剛果肅清奸弊以副　朝廷之委任欽此欽遵照得撫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谿峻險林木茂深

盜賊潛處其間不時出沒剽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各省巡捕等官彼此推調觀望不肯協力追勦遂至延蔓日多當職猥以菲才濫膺重寄大懼職業隳廢仰負　朝廷委託為照前項地方延袤廣遠未能遍歷其間綏撫之方隨時殊制攻守之策因地異宜若非的確詢訪難以臆見裁度為此仰抄案回司著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內事理即行本司該道分巡分守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公同逐一會議要見即今各處城堡關隘有無堅完軍兵民快曾否操練其處賊方猖獗作何擒勦其處賊已退散作何撫緝其賊怙終必須撲滅其賊被誘尚可招徠何等人役堪為鄉導何等大戶可令追襲軍不足恃或須別募精強財不足用或可別為經畫其處或有閑田可興屯以足食其處或多浮費可節省以供軍何地須添寨堡以斷賊之往來何地堪建城邑以扼賊之要害姑息隱忍固非久安之圖會舉夾攻果得萬全之策一應足財養兵弭寇安民之術皆宜

悉心計慮折衷惟求山川道路之險易必須親切畫圖賊壘民居之錯雜者可按實開注近者一月以裏遠者一月以外凡有所見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非獨以匡當職之不逮亦將以驗各官之所存務求實用毋事虛言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袪患衛民竭誠報　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須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職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汚者黜罰亦有明條當職亦不敢同惡深惟昧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官各宜知悉

選揀民兵

照得府屬地方界連四省山谷險隘林木茂深盜賊所盤三居其一乘間刼掠大為民患本院繆當巡撫專以弭盜安民為職欽奉　敕諭一應軍馬錢糧事宜得以徑自區畫蒞任以來甫及旬日雖未遍歷各屬且就贛州一府觀之財用耗竭兵力脆寡衛所軍丁止存故籍府縣機快半應虛文禦寇之方百無足恃以此例彼餘亦可知夫以羸卒

而當強寇猶驅羣羊而攻猛虎必有所不敢矣是以每遇盜賊猖獗輒復會　奏請兵非調土軍即倩狼達往返之際輒已經年糜費所須動逾數萬逮至集兵舉事即已魍魎潛形曾無可勦之賊稍俟班師旋旅則又鼠狐聚黨復皆不軌之羣良由素不練兵倚人成事是以機宜屢失備禦益弛徵發無救於瘡痍供饋適增其荼毒羣盜習知其然愈肆無憚百姓謂莫可恃競亦從非夫事緩則坐縱烏合勢急遽動調狼兵一皆苟且之謀此豈可常之策古之善用兵者驅市人而使戰假閭戍以興師豈以一州八府之地遂無奮勇敢戰之夫事豫則立人存政舉近據江西分巡嶺北道兵備副使楊璋呈將所屬各縣機快通行揀選委官統領操練即其處分當亦漸勝於前但此等機快止可護守城郭隄備關隘至於搗巢深入摧鋒陷陣恐亦未堪為此案仰四省各兵備官於各屬弩手打手機快等項挑選驍勇絕羣膽力出衆之士每縣多或十餘人少或八九輩務求魁傑異材缺則懸

賞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各以四五百名為率中間若有力能扛鼎勇敵千人者優其廩餼署為將領召募犒賞等費皆查各屬商稅贓罰等銀支給各縣機快除南贛兵備已行編選外餘四兵備仍於每縣原額數內揀選精壯可用者量留三分之二就委該縣能官統練專以守城防隘為事其餘一分揀退疲弱不堪者免其着役止出工食追解該道以益召募犒賞之費所募精兵專隨各兵備官屯

劄別選素有膽畧屬官員分隊統押教習之方隨材異技器械之備因地異宜日逐操演聽候徵調各官常加考校以核其進止金鼓之節本院間一調遣以習其往來道途之勤資裝素具遇警即發聲東擊西舉動由己運機設伏呼吸從心如此則各縣屯戍之兵既足以護防守截而兵備募召之士又可以應變出奇盜賊漸知所畏而格心平良益有所恃而無恐然後聲罪之義克振撫綏之仁可施弭盜之方斯惟其要本院所見如此其間尚有知慮未周措置猶缺者又在各官酌量潤色務在盡善期於可久見愛民憂國之心既無不同則拯溺救焚之圖自不容緩案至即便舉行或有政務相妨未能一一親詣先行各屬精為選發先將召募所得姓名及措置支費銀糧陸續呈報事完之日通造文冊以憑查考

十家牌法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本院奉　命巡撫是方惟欲剪除盜賊安養小民所限才力短淺智慮不及雖挾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父老子弟凡可以匡我之不逮苟有益於

民者皆有以告我我當商度其可以次舉行今為此牌似亦煩勞爾衆中間固多詩書禮義之家吾亦豈忍以狡詐待爾良民便欲防奸革弊以保安爾良善則又不得不然父老子弟其體此意自今各家務要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婦隨長惠幼順小心以奉官法勤謹以辦　國課恭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得輕意忿爭事要含忍毋得輒興詞訟見善互相勸勉有惡互相懲

戒務與禮讓之風以成敦厚之俗吾愧德政未敷而徒以言教父老子弟其勉體吾意毋忽

輪牌人每日仍將告諭省曉各家一番

十家牌式

某縣某坊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某人某籍

右甲尾某人

右甲頭某人

此牌就仰同牌十家輪日收掌每日酉牌時分持牌到各家照粉牌查審某家今夜少某人往某處幹某事某日當回某家今夜多某人是某姓名從某處來幹某事務要審問的確仍通報各家知會若事有可疑即行報官如或隱蔽事發十家同罪

各家牌式

某縣某坊民戶某人

某坊都里長某下甲首軍戶則云某所總旗小旗某下匠戶則云某里甲下某色匠客戶則云原籍某處某里甲下某色人見作何生理當某

處差役有寄庄田在本縣某都原買某人田親徵保住人某某若官戶則云某衙門某官下舍人舍餘

着客戶不報寫庄田在牌者日後來告有庄田皆不准不報寫原籍里甲即係來歷不明即須查究

男子幾丁

某　某項官見任致仕在京聽選或在家　某　某處生員吏典

某　治何生業成丁未成丁或往何處經營　某　見當某差役

某有何技能或患廢疾　某
某　某
見在家幾丁　若人丁多者牌許增闊量添行
格填寫
一婦女幾口
一門面屋幾間係自己屋或典賃某人屋
一寄歇客人某人係某處人到此作何生理一名名開寫待不寓帖客去則揭票
無則云無

案行各分巡道督編十家牌

照得本院巡撫地方盜賊充斥因念禦外之策必以治內為先顧莅事未久尚昧土俗亦惟撫緝之宜惰然未有所措訪得所屬軍民之家多有規圖小利寄住來歷不明之人同為狡偽欺竊之事甚者私通峯賊而與之傳遞消息窩藏奸宄而為之盤據資緣盜賊不靖職此其由合就行令所屬府縣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備寫門戶籍貫及人丁多寡之數有無寄住暫宿之人揭於各家門首以憑官府查考仍編十家為一牌開列各戶姓名背寫本院告諭日輪一家沿門按牌審察動靜但有面目生踈之人蹤跡可疑之事即行報官究理或有隱慝十家連罪如此庶居民不敢縱惡而奸偽無所潛形為此仰抄案回道即行各屬府縣着落各掌印官照依須去牌式沿街逐巷挨次編排務在一月之內了事該道亦要嚴加督察期於著實施行毋使虛應故事仍令各將編置過人戶姓名造冊繳院以憑查考非但因事以別勤惰且將旌罰以示勸懲

告諭各府父老子弟

告諭父老子弟今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勸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鬬爭父老子弟曾見有溫良遜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凶狠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囂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兒孫何苦而為

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惟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毋忽

勦捕漳寇方畧牌　正月

據福建廣東布按二司參議等官張簡等各呈勦捕事宜已經行仰遵照案驗施行所有方畧恐致泄露不欲備開案內為此另行牌仰廣東嶺東福建汀漳等處兵備僉事顧應祥胡璉密切會同守巡紀功賛畫等官於公文至日便可揚言本院新

有明文謂天氣向煖農務方新兼之山路崎險林木蓊翳若雨水淋至瘴霧驟興軍馬深入實亦非便莫若於要緊地方量留打手機兵操練隄備其餘軍馬逐漸抽回待秋收之後風氣凉冷然後三省會兵齊進或宣示遠近或曉諭下人此聲既揚却乃大饗軍士陽若犒勞給賞為散軍之狀實則感激衆心作興士氣一面亦將不甚緊關人馬抽放一處兩處以信其事其實所散人馬亦可不遠而復預遣間諜探賊虛實有間可乘即便齊襖啣枚

連夜速發當此之時却須捨却身家有死無生有進無退若一念轉動便成大害勁卒當前重兵繼後伺至其地鼓譟而入仍戒當先之士惟在摧鋒破陣不許斬取首級後繼重兵止許另分五六十騎沿途收斬其餘亦不得輙亂行次違者就便以軍法斬首重兵之後紀功賛畫等官各率數隊相繼而進嚴整行伍務令鼓譟之聲連亘不絕使諸賊逃遯山谷者聞之不得復聚若賊首未盡探其所如分兵速躡不得稍緩使賊復得為計已獲渠

魁其餘解散黨與平日罪惡不大可招納者還與招納不得貪功一槩屠戮乘勝之餘尤要振兵肅旅如初遇敵不得恃勝懈弛恐生他虞歸途仍將已破賊巢悉與掃蕩經過寨堡村落務禁摽掠宜撫恤者即加撫恤宜處分者即與處分毋速一時之歸復遺他日之悔本院奉　命而來專以節制四省沿邉軍職為務即今進兵一應機宜悉宜禀聽本院庶幾事有總領舉動齊一授去方畧敢有故違悉以軍法論處各官知會之後即連名開具

遵依揭帖密切回報

案行廣東福建領兵官進剿事宜

據福建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備呈到院看得兩省剿捕事宜設施布置頗已詳備誠使諸將齊心軍士用命並舉夾攻已有必克之勢但事干各省舉動難一頓兵既久變故旋生則謀算機宜旬日頓異亦難各守初議執爲定說照得福建軍務整緝既久兼有海滄演城政和諸處打手足可濟事諸將咸有以功贖罪之心意氣頗銳當道亦皆協謀

并力期收克捷之功利在速戰若當集謀之始掩賊不備奮擊而前成功可必今既曠日持久聲勢彰聞各巢賊黨必有連絡糾合阻隘設械以禦我師其爲奸黨當亦日加險密至於今日已爲持久之師且宜示以寬懈待間而發而猶執其乘機之說張皇於外以堅賊志是謂知吾卒之可擊而不知敵之未可擊也廣東之兵集謀稍緩聲威未震意在倚重狼達土軍然後舉事利於持久是亦慎重周悉之謀諸賊聞之雖相結聚尚候土兵之集以卜戰期其備必猶懈弛若因而形之以緩乘此機候正可奮怯爲勇變弱爲強而猶執其持重之說必候土軍之至以坐失事機是徒知吾卒之未可擊而不知敵之正可擊也善用兵者因形而借勝於敵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於無窮勝負之算間不容髮烏可執滯除江西南贛地方凡通賊關隘已行兵備副使楊璋委官隄備截殺及將進剿方畧各另差人封付福建僉事胡璉廣東僉事顧應祥會同守巡等官密切遵依行事外仰抄案回

司即行各官務要同心協德乘間而動毋得各守一見膠軍僨事一應進止不必呈稟以致誤事領軍等官隨機應變就便施行一面呈報如複彼此偏執失誤軍機定行從重參擊決不輕貸其軍馬錢糧紀功給賞等項已行有成規不再更定

案行漳南道守巡官戴罪督兵剿賊

據福建漳南道右參政艾洪等呈准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手本該三司遵依議委各職隨軍紀功運謀經畧依蒙前指南靖縣小溪中營住扎查理

軍情審驗功次大約賊衆以四分為率一分就擒
一分聽撫俱已審驗查處明白一分遠遯廣東境
界一分深藏本處山谷狼子野心絕巖峻嶺易以
計破難以兵碎必須通將調募見在官軍二萬二
千餘名再加議處減冗兵以省費留精兵以守險
待賊饑疲隨加撫勦庶幾軍餉不缺農業不廢節
據各哨委官連日稟報各賊恃居險阻公然拒敵
官軍不聽招撫合無繼廣本省錢糧以堅自守之
謀催請廣東狼兵以助夾攻之計等因隨據參政

陳策等呈據鎮海衛指揮高偉呈指揮覃桓縣丞
紀鏞被大傘賊衆突出馬陷深泥被傷身死等因
到院牌查先據參政陳策等呈已經批各官酌量
事機公同會議如是賊雖據險而守尚可出其不
趨掩其不備則用鄧艾破蜀之策從間道以出奇
若果賊已盤據得地可以計困難以兵克則用充
國破羌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於顯利
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萬全無失僉謀皆同然
後呈來定奪去後今據前因參照指揮高偉既奉

差委哨官自合與覃桓等相度機宜協謀並進却
乃孤軍輕率中賊奸計雖稱督兵救援先亦頗有
斬獲終是功微罪大難以贖準廣東通判陳策指
揮黃春千百戶陳洪鄭芳等既與覃桓等面議夾
攻眼見摧敗累不應援挫損軍威壞事匪細俱屬
違法各該領兵守備兵備守巡等官督提欠嚴亦
屬有違合就通行參究但在緊急用人之際姑且
記罪查勘督剿及查添調狼兵一節案查該省節
呈兵糧預備已久推倭尅日進攻今始成軍而出

一遇小挫輒求濟師況動調狼兵往返數月非但
臨渴掘井緩不及事兼據見在官兵二千有餘數
已不少兵貴善用豈在徒多況稱糧餉缺乏正宜
減兵省費安可益軍匱財除廣東坐視官員及應
否動調狼兵另行查議外仰抄案回道查勘指揮
覃桓縣丞紀鏞是否領兵夾攻被傷身死各官原
領軍兵若干見在若干其指揮仲欽推官胡寧道
知事曾瑤知縣施祥等緣何不行策應是否畏避
退縮俱要備查明白從實開報其覃桓等所統軍

兵就仰高偉管領戴罪殺賊立功自贖仍仰福建
布政司作急查處堪以動支銀兩就呈鎮巡衙門
知會差官領解軍前接濟一面備數呈來以憑查
考不許稽遲致悞軍機各該官員俱要奮勇協心
乘機進剿毋頓兵違制以失機宜毋坐待狼兵以
自懈弛務須連營犄角以壯我軍之威更休迭出
以蓄我軍之銳多方以誤賊人之謀分攻以疲賊
人之守掃蕩巢穴靖安地方則東隅可收於桑榆
大捷不計其小挫事完之日通查功罪呈來以憑
酌量參奏

案行領兵官搜剿餘賊

據福建左參政陳策副使唐澤會案呈准漳南道
參政艾洪僉事胡璉手本督據委官指揮徐麒等
呈稱督領軍兵粘蹤追賊至象湖山賊寨連營拒
守遵奉本院密諭佯言犒衆退兵俟秋再舉密切
部勒諸軍乘懈奮擊云云除將擒斬功次審驗監
候梟掛外呈乞照詳等因到院卷查先准兵部咨
前事已經備行福建廣東二省漳南嶺東二道守
巡兵備守備等官欽遵調兵上緊相機剿撫并將
進兵方略行仰各官密切遵照施行敢有故違悉
以軍法論處去後續據福建布按二司守巡漳南
道右參政等官艾洪等呈據委指揮高偉呈稱督
同指揮等官覃桓等領兵剋期夾攻不意大賊衆
突出陷入深泥被傷身死廣東官兵在彼坐視不
行策救呈詳到院參看得各官頓兵日久老師費
財致此敗衂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畧正行查勘
參提間隨據廣東按察司等衙門僉事顧應祥等
官會呈前事開稱約會福建官兵剋期進攻閩廣

探福建官軍被大傘賊徒殺死指揮覃桓等情各
職隨即統兵策應當獲賊人一名審係賊首羅聖
欽執稱餘賊潛入箭灌巢內率領官兵直抵地名
白上村遇賊交戰斬獲賊級俘獲賊屬等因呈報
前來看得象湖箭灌最為峻絕諸巢賊首悉遁其
間賊之精悍盡聚於此自來兵卒所不能攻今各
官雖有前挫隨能審避方畧奮勇協力竟破難克
之寨以收桑榆之功計其大捷足蓋小挫但象湖

雖破而可塘猶存賊首頗已就擒而餘猾尚多逃遁若不乘此機會速行剿撲雜草存根恐復滋蔓狡免入穴獲之益難除將功次另行查奏外為此仰抄案回道查照先行方畧乘此勝鋒急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斬餘猾毋令復聚為奸罪惡未稔可招納者還與招納毋縱貪功一槩屠戮務收一簣之功勿為九仞之棄本院即日自漳州起程前來各營督戰仍與各官備歷已破諸賊巢壘共議經久之策抄案

獎勵福建官巡漳南道廣東守巡嶺東道

領兵官

據福建叅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僉事李胤廣東叅議張簡僉事顧應祥都指揮僉事楊懋各呈稱據委官知府通判等官鍾湘徐璣等率領軍兵夾攻象湖可塘箭灌大傘等處賊巢前後擒斬賊首詹師富羅宗旺等共計一千五百餘名顆及俘獲賊屬牛馬器械等數到院看得象湖箭灌諸寨皆係極險最深賊巢自來官兵所不能下今各官乃能運謀設策協力夾攻旬月之間擒斬賊首掃蕩巢穴謀勇顯著功勞可嘉除將功次查奏外通合先行獎勵為此牌仰汀州府上杭縣即便動支商稅銀兩買辦綵段銀花羊酒委官分投領齎備用鼓樂迎送各官處用旌勤勞以明獎勵之典其餘領哨有功官員知府鍾湘等就行該道照依定去賞格酌量輕重徑自支給官錢買辦花紅等項一體賞勞仍具由回報以憑查考

告諭新民

爾等各安生理父老教訓子弟頭目人等撫緝下人俱要勤爾農業守爾門戶愛爾身命保爾室家孝順爾父母撫養爾子孫無有為善而不蒙福無有為惡而不受殃毋以眾暴寡毋以強凌弱爾等務興禮義之習永為良善之民子弟羣小中或有不遵教誨出外生事為非者父老頭目即與執送官府明正典刑一則彰明爾等為善去惡之誠一則剪除莨莠免致延蔓貽累爾等良善吾今奉命巡撫是方惟欲爾等小民安居樂業共享太平

所恨才識短淺雖懷愛民之心未有愛民之政近因督征象湖可塘諸處賊巢悉已擒斬掃蕩住軍於此當兹春耕甚欲親至爾等所居鄉村面問疾苦又恐跟隨人衆或至勞擾爾民特遣官者諭告及以布疋頒賜父老頭目人等見吾勤勤撫恤之心餘人衆多不能遍及各宜體悉此意

欽奉　敕諭切責失機官員通行各屬

照得本院於本年六月十五日節該欽奉　敕近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程昌奏今年正月内被漳

州南靖地方流賊殺死領軍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射死軍人打手一十五名參稱指揮高偉參政陳策艾洪副使唐澤僉事胡璉都指揮李胤失機誤事俱各有罪及稱爾膺兹重寄責亦難辭等因下兵部議謂前項賊情自去年七月已　敕彼處撫巡等官相機撫勦日久未見成功今反墮賊計喪師失事欲將高偉陳策等姑免提問各令住俸戴罪殺賊并降　敕切責令爾立效贖罪朕皆從之敕至爾宜親詣漳潮二府地方申嚴號令詳審機宜督同守巡領軍等官調集官軍民快打手人役償運糧餉指授方畧隨賊向往設法勦捕其福建廣東江西官員悉聽爾節制有急督令互相策應約會夾攻不許自分彼此執拗誤事如有不用命及違誤供軍者宜照原奉　敕内事理徑自拏問施行事有應與兩廣并江西巡撫等官議處者公同計議而行務要處置得宜賊徒殄滅以靖地方欽此欽遵外照得本院於本年正月十六日抵贛涖事當據福建參政陳策僉事胡璉等呈爲急報

賊情事已經客具方畧行各官遵照約會廣東官兵剋期夾攻隨據各官呈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在廣東大傘地方遇賊突出抵戰身死又稱象湖可塘等寨係極高絶險自來官兵所不能攻乞添調狼兵俟秋再舉等因到院參看各官頓兵不進致此敗衄顯是不奉節制故違方畧正宜恊憤同奮因敗求勝豈可輙自退阻倚調狼兵坐失機會本院即於當日選兵二千自贛起程進屯汀州一面督令各官密照方畧火速進勦立功自贖一面

查勘失事緣由另行參　奏聞隨據各官續呈遵
奉本院紙牌密諭佯言犒衆班師乘賊怠弛銜枚
直擣攻破象湖等寨又經行令各官乘此勝鋒速
攻可塘破竹之勢不可復緩仍一面分兵搜擒餘
猾毋令復聚為奸本院亦自汀州進軍上杭期至
賊寨親自督戰隨據各官復呈為捷音事開稱攻
破賊巢三十餘處擒斬首從賊人一千四百二十
餘名顆俘獲賊屬五百七十餘名口燒毀房屋二
千餘間奪獲牛馬賊仗無算即今餘黨悉頑聽撫

出給告示招撫得脇從賊人一千二百三十五名
家口二千八百二十八名口乞要班師等因已經
具本奏報去後今奉　敕諭切責不勝惶恐待罪
然猶幸其因人成事偶獲收功愧雖難當罪或可
免隨又訪得各賊徒黨尚多逃遁諸巢餘孽又復
萌芽衆爾則憂患方興罪累日重深思其故恐是
各官急於成功不能掃蕩或是憚於久役為此隱
瞞本院聞此實切慚懼即欲遵奉　敕諭事理親
至漳州體勘查處但今南贛盜賊猖獗方奉　欽

依來勦師期緊迫軍馬錢糧必須調度勢難遠出
又前項事情出於傳聞未委虛的合行查勘為此
仰抄捧回司照依備奉　敕諭及查照先今案驗
內事理即委本司公正堂上官一員會同守巡該
道官親詣漳州地方督同知府等官將已破賊巢
逐一查勘前項強賊曾否盡絶所獲賊首是否真
正徒黨有無逃遁餘孽有無萌芽是否各官苟且
隱瞞惟復別賊各另生發若賊首果已擒獲巢穴
果已掃蕩是實取具各官不致遺患重甘結狀具

由呈來如或有所規避欺蔽俱要明白聲說以憑
參究施行若有脱漏殘黨或是別項流賊乘間嘯
聚事出意外亦要從實開報就將防剿機宜作急
議處停當相機行事一面呈來定奪無得畏難推
咎以致貽患地方　國典具存取罪愈大俱無遠
錯遲延

兵符節制　五月

先據該道具呈計處武備以便經久事議將原選
聽調人役如寧都殺手廖仲器之屬盡行查出須

補各縣選退機兵通拘贛城操演以備征調已經批仰施行去後看得習戰之方莫要於行伍治衆之法莫先於分數所據各兵既集部曲行伍合先預定為此仰抄案回道照依定去分數將調集各兵每二十五人編為一伍伍有小甲五十人為一隊隊有總甲二百人為一哨哨有長協哨二人四百人為一營營有官有參謀二人一千二百人為一陣陣有偏將二千四百人為一軍軍有副將偏將無定員臨陣而設小甲於各伍之中選材力優

者為之總甲於小甲之中選材力優者為之哨長於千百戶義官之中選材識優者為之副將得以罰偏將偏將得以罰營官營官得以罰哨長哨長得以罰總甲總甲得以罰小甲小甲得以罰伍衆務使上下相維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舉動齊一治衆如寡庶幾有制之兵矣編選既定仍每五人給一牌備列同伍二十五人姓名使之連絡習熟謂之伍符每隊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總甲一藏本院謂之隊符每哨各置兩牌

編立字號一付哨長一藏本院謂之哨符每營各置兩牌編立字號一付營官一藏本院謂之營符凡遇征調發符比號而行以防奸僞其諸緝養訓練之方旗鼓進退之節要皆逐一講求務濟實用以收成績事完備造花名手冊送院以憑查考發遣

預整操練

案照先經批仰將聽調人役查拘操演以備征調即今兵威士氣以覺漸有可觀但諸色人内尚有遺才亦合通拘操演看得能南等縣捕盜老人葉秀芳等部下兵衆亦多經戰陣况各役向化日久

皆有竭忠報効之心但其勇力雖有而節制未諳向慕雖誠而情意未洽一時調用亦恐兵違將意將拂士情信義既未交孚心志豈能齊一為此仰抄案回道通將所屬向化義民人等悉行查出照依先行定去分數行令各選部下驍勇之士多者二三百人少者一百人或五十人順從其便分定班次各役若無別故自行統領或有事故相妨許

令推選親屬爲衆所服者代領前來贛城皆於教
場内操演除耕種之月放令歸農其餘農隙俱要
輪班上操仍於教場起蓋營房使各有棲息之地
人給口粮使皆無供饋之勞効有功勤者厚加犒
賞違犯約束者時與懲戒如此則號令素習自然
如身臂手指之便恩義素行自然與父兄子弟之
愛居則有禮動則有威以是征誅將無不可矣

選募將領牌

看得所屬地方盗賊充斥一應撫剿事宜各該兵

備等官既以地方責任勢難頻來面議若事以公
文往來非惟事情不能該悉兼恐機宜多致漏
爲此牌仰郴州兵備道即於所屬軍衛有司官或
義官耆老推選素有膽略才堪將領熟知賊寨險
夷備曉盗情向背忠悃周密可相信任者一二人
前來軍門凡遇地方機務即與密切商度往來計
議庶幾事可周悉機無踈虞

批留嶺北道楊璋給由呈

據副使楊璋呈給由事看得 朝廷設官本因保
障臣子盡職匪專給由副使楊璋才力精敏識見
練達久在軍中習知戎務見今盗賊倡熾方爾請
兵會剿一應軍馬錢糧皆倚贊畫方有次第若因
給由遽爾輕動更代之人豈免事多生踈交承之
際必至幹乘間隙遂有出押之虞何益噬臍之悔
仰本官勿以循例給由爲急惟以効忠盡職爲先
益展謀猷仍舊供職地方安靖足申體 國之勤
懋績彰聞豈俟天曹之考仍行撫按衙門知會呈繳

批廣東韶州府留兵防守申

看得本院募兵選士欲弭盗安民正恐地利不能
齊一措置或有未周故期各官酌量潤色務求盡
善可久今據該府各縣所呈非惟不能弭盗而適
以啓盗非徒不能安民而又以擾民此豈本院立
法之初意我行仰各縣掌印官務體本院立法不
得已之意各要酌量事勢通融審處苟無不盡之
心自無難處之事兵法謂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今
各縣所留之兵止於防守而兵備所選之士將以
剿襲防守之兵雖老弱皆可以備數而張威剿襲

之士非精鋭不可以推鋒而陷陣况各縣所留尚有三分之二而兵備所取止得三分之一其於大勢未便虧損今取三分之一而遂以為地方不復可守假使原數止此亦將別無措置之方耶又况剿襲之兵既集則兵威日振聲東擊西倏來忽往賊將瞻前顧後自然不敢輕出各縣防守愈易為力此於事理亦皆明白易見各官類皆狃於因循憚於振作惟知取私便之為利而不知妨大計之為害宜各除去偏小之見共為公溥之謀若復推

調遷延夾攻在邇已經　奏有成命苟誤軍機定以軍法從事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防賊奔竄 八月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咨云云已經一體欽遵施行續據江西嶺北道副使楊璋看得朱廣寨等處係桂陽樂平二縣界內賊奔要路今夾攻在邇要行各道預發精兵把截又經備行廣東湖廣各官起集驍勇機快父子鄉兵選委素有能幹官員統領各於賊行要路晝夜嚴加把截或遇前賊奔

逃就便詳察險易相機截捕或先於朱廣魚黄賊所潛逃諸山寨多張疑兵使賊不敢奔往務要處出萬全不得隋賊奸計各道仍須分投爪探出奇設伏先事預防但得賊中虛實差人飛報軍門大抵防寇如水四面隄防既固但有一處滲漏必致併力潰決賊所奔逃尚恐不止前項諸處仍行各道再加詢訪但有罅隙即便行文知會互相關防必使皆無蟻穴之漏庶可全收草薙之功今准前因為照前項各賊屢經夾攻狡猾有素今聞大舉

預將妻子搬寄此亦勢所必有照得咨開龔福全李斌皆已搬送妻子近往桶岡親識人家除行嶺北道密行擒拏一面行文湖廣各官將前項窩戶姓名密切知會或住近桂陽或住近上猶就仰各該守把官兵相機剿捕外擬合咨報云云

欽奉　敕諭提督軍務新　命通行各屬 九月

正德十二年九月十一日節該欽奉　敕諭江西南安贛州地方與福建汀漳二府廣東南韶潮惠四府及湖廣郴州桂陽縣壤地相接山嶺相連其

間盜賊不時生發東追則西竄南捕則北奔蓋因
地分各省事無統屬彼此推調難為處置先年以
此之故嘗設有都御史一員巡撫前項地方就令
督剿盜賊但責任不專類多因循苟且不能申明
賞罰以勵人心致令盜賊滋多地方受禍今因爾
所奏及該部覆奏事理特改命爾提督軍務常在
贛州或汀州住劄仍往前各處撫安軍民修理城
池禁革奸弊一應軍馬錢粮事宜俱聽便宜區畫
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嚴督各該兵備守

備守巡并各軍衛有司設法調兵剿殺不許踵襲
舊弊招撫蒙蔽重為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
不拘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
聽以軍法從事生擒盜賊鞫問明白亦聽就行斬
首示衆斬獲賊級行令各該兵備守備官即時紀
驗明白備行江西按察司造冊奏繳查照南方剿
殺盜賊事例陞賞激勸仍要選委廉能官員密切
體訪或僉所在大戶并被害之家及素有智力人
丁多方追襲量加糧賞或募知因之人陰為鄉導

或購令賊徒自相斬捕或許令脅從并亡命窩主
人等自行出首免罪皆聽爾隨宜處置不必執定
一說其應捕人員尤要嚴加戒約不許妄拏平人
及容賊挾讐攀引因而嚇詐財物擾害良善軍衛
有司官員中政務修舉者量加獎勸其有貪殘畏
縮誤事者文職五品以下武職三品以下徑自拏
問發落事有應與各該鎮巡官計議者亦須計議
而行爾為風憲大臣受茲新命尤宜廉能剛果肅
清積弊以副　朝廷委任之意如違責亦有所歸

焉爾其欽承之毋忽故敕欽此欽遵擬合通行為
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　敕諭內事理并
行該道守巡兵備守備等官及府衛等官及府衛
所縣大小衙門一體欽遵施行都司呈鎮守布政
司呈巡撫按察司呈巡按衙門各查照施行

咨報湖廣巡撫右副都御史秦夾攻事宜

准巡撫湖廣都御史秦　咨內開夾攻江西該分
哨道并把截之路及各該官軍不無追剿往來過
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凡遇賊勢縱橫

及攻堅去處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同舟共濟又稱各省窩賊之家今既各有指實必須從長計處絶其禍本以收全功煩為參酌行止并將合行事宜咨報以憑轉行各該領兵等官遵守等因准此先該本院訪得大庾南康上猶三縣近附賊巢良民村寨甚多徃年大征不曾分别善惡給與良民旗號及撥兵護守以致狼土官兵貪功妄殺玉石不分亦有一二良民村寨給與旗號撥兵護守又被不才領兵官員并良民寨主受賊重賄及將

有名賊首隱藏其家事定仍復還巢至今貽患及有吉安府龍泉萬安泰和三縣并南安府所屬大庾等三縣居民無籍者往往携帶妻女入峯為盗行刼則指引道路征剿則通報消息尤為可惡即今聞有大兵夾攻俱各潛行回家遇有盤詰輙稱被虜逃歸因而得脱誅戮若不通行挨究將來事定仍復入巢地方之患何時可已就領行上猶等三縣着落當該掌印官員查出附近賊巢居民村寨通計若干圖畫申報以憑每寨給與良善旗號

臨期撥兵護守仍取各寨主并地方總甲甘結在官如有應剿賊徒來投希圖隱匿者許其擒斬送官照例重賞容隱者事發一寨之人通行坐以奸細重罪其大庾龍泉等六鄉各給告示曉諭鄉村里老人等但有平昔入峯為盗即今潜出許其舉首亦行照例給賞容隱事發本家并四鄰一體坐罪如此庶良善免於玉石俱焚而盗賊得以根株悉拔俱經牌仰該道遵照施行外又據委官知府等官季斆等呈稱依奉本院方畧分兵於上猶南

康等處防遏被賊兩次糾衆出攻南安俱幸我兵克捷即今賊勢畧已衰敗若乘此機會直擣其巢旬月之間可期掃蕩云云本院看得三省夾攻事宜集兵有先後期約有遲速如上猶大庾之賊江西先與湖廣夾攻止令廣東之兵于仁化把截候廣東兵力已齊聽湖廣廣東約會夾攻江西之兵止于大庾把截通候廣東湖廣夾攻已畢廣東之兵移于惠州江西之兵移于龍南又行約會夾攻如此庶先後有序事機不失兵力不竭粮餉可省

又經移咨貴院查照施行外今准前因看得官軍過境必須各給旗號識別以防錯誤攻堅去處必須各領哨官即便發兵策應庶得成功持論既極公平所處又甚詳悉除行領哨等官遵照施行外惟守備指揮李璋所呈窩賊之家傳聞之言未必皆實已行該道再行查訪務求的實拔絕禍源其進攻次第惟桶岡一處該與湖廣之兵會合若長流坑左溪等處皆深入南安府所屬三縣腹心之內見今不次擁衆奔衝勢難止遏本院欲將前項賊巢以次相機剿撲候貴治之兵齊集會合夾攻桶岡如此則江西腹心之害已除而二省夾攻之舉得以併力從事擬合移咨前去煩為查照定處咨報施行

征剿橫水桶岡分委統哨牌

據守把金坑等處領兵縣丞舒富等申稱探得各峯賊首聞知湖廣土兵將到集衆刧掠猖熾日甚鑿山開塹為備益堅又聞於桶岡後山陡絕崖壁結構飛梯自此直入范陽大山延袤千里自來人

迹所不能到今皆搬運粮穀設有機隘意在悉力拒戰戰而不勝即奔入此中截斷飛梯雖有十萬之衆亦無所施其力乞要急為區處等因到院隨將各峯擒獲賊徒備細研審亦與所呈略同照得先經具　題及備行兩省將各處賊巢以次攻剿先約湖廣官兵會攻上猶諸賊未報但南贛兵力自來疲弱為賊所輕必資湖廣土兵然後行事賊見土兵未至必以為夾攻尚遠雖若出其不意奮兵合擊先以一哨急趨其後奪其隘口賊既失勢殆可盡殲若必俟土兵之至果如各官所呈陷賊計中老師費財復為他日之患追悔何及本院節准兵部咨題奉　欽依南贛地方賊情着都御史王守仁自行量調官軍設法剿捕及近奉　敕諭云云俱聽以軍法從事欽此欽遵除監督守巡官員外今分投先往上猶大庚等處調度催督外本院身督中軍直擣橫水大巢所據各哨官兵合就分委督發依期進剿

一仰贛州府知府邢珣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石

坑進由上稍石溪入磨刀坑過白封龍一面分兵搜茶潭寫井把州坑正兵經過朱坑旱坑入楊梅村攻白藍橫水與都司許清指揮謝昶姚璽知縣王天與等兵會合共結為一大營及各選精銳用鄉導兵引齎乾粮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如茶潭寫井把州坑寨下等處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背烏坑穿牛角窩踰梅伏坑過長流坑涉果木口搜苣背上思順過烏地入上新地中新地下新地

攻桶岡峒諸賊與知府唐淳指揮余恩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為一大營各營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抄必㸃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遵照本院欽奉　敕諭內事理聽以軍法從事本官務要竭忠効命盡展才猷嚴督諸軍奮勇前進蕩除群醜以靖地方如或怠忽乖謬致有疎虞　國典具存罪難輕貸本院即日進屯南康親臨督戰一應進止機宜密切差人俱赴營所稟白牌候事完日繳

計開　安遠縣新民義官某某等名下打手八百名乾字營哨長趙某某等名下機兵四百名弓箭手一隊銃手八名鄉導二十名火藥八十斤地圖一張軍令八十張號色布一千五百件兵旗大小九十面令字藍絹大旗一面（奇兵搜抄用為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開）令字黃絹大旗一面（正兵行動用為先導尋常皆捲遇各營兵始開）

軍令　失誤軍機者斬臨陣退縮者斬違犯號令者斬經過宿歇去處敢有攪擾居民及取人一草一木者斬割營起隊取火作食後時遲慢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安營住隊常如對敵不許私相往來及輒去衣甲器仗違者照軍法治因而誤事者斬凡安營訖非給有各隊信牌及非營門而輒出入者皆斬守門人不舉告者同罪其出營樵牧汲水方便而擅過營門外者杖一百軍中呼號奔走驚眾者斬雖遇賊乘暗攻營將士輒呼動者斬軍中卒遇火起除奉軍令救火人外敢有喧呼

及擅離本隊者斬軍中守夜巡夜之人每夜各有
號色號色不應者即便收縛軍中不許私議軍機
及妄言禍福休咎惑亂衆心違者皆斬凡入賊境
哨探可往而畏難不往托故推調及回報不實者
斬軍行遇敵人往衝及有埋伏在傍者不許輙動
即便整隊向賊牢把相機殺剿違者斬軍行遇賊
乞衆降恐有奸謀即要駐軍嚴備一面飛禀中軍
令其遠退自縛來投不許輙與相近遇有自稱官
吏及地方里老來迎接者亦不許輙與相近即便

駐軍嚴備一面飛禀中軍審實發落違者皆斬賊
使入營及來降之人將士敢與私語及問賊中事
宜凡漏泄軍情者斬凡臨陣對敵一隊失全伍皆
斬鄰隊不救鄰隊皆斬賊敗追奔不得太遠一聽
號令聞鼓方進聞金即止違者斬賊巢財物並聽
殺賊已畢差官勘驗給賞敢有臨陣擅取者斬乘
勝逐賊不許爭取首級路有遺下金銀寳物不許
低頭拾取違者皆斬
一仰統兵官汀州府知府唐淳統領後開官兵前

往南安府自百步橋浮江合村等處進屯聶都會
同把隘推官徐文英將點集守把鄉夫於内選取
堪為鄉導者一百名分引哨路進襲上關破下關
乃分兵為三哨中一大哨踰相見嶺撲密溪徑攻
左溪右一小哨從下關分道搜緣茅壩復從中大
哨於密溪進攻左溪左一小哨自密溪搜羊牯腦
山復自密溪從中大哨進攻左溪三哨復合為一
與本院會於橫水遂會同守備郟文知府季斆指
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五營犄角合為一大營乃

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粮二三日四搜山寨
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蹉虞左溪諸
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畧然後分哨起營復自
密溪回關田推官徐文英仍於關田屯集營陣以
待奔竄遺賊勿輕散動本官自關田率兵由古亭
進屯上保復自上保歷茶坑由十八磊依期進於
木坳攻擣岡諸賊與知府邢珣指揮余恩等兵合
勢夾擊賊既敗散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為一大營
各選精銳開合縱橫分布搜抓必使噍類無遺候

有班師之日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計開云云下同

一仰南安府知府季斆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安府石人背進破義安分兵搜朱雀坑入西峰分兵搜狐狸坑進船廠分兵搜李家坑屯穩下分兵搜李坑遂踰狗脚嶺搜陰木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守備郟文知府邢珣唐淳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合連為一大營乃各選精銳齎乾粮三

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賊既盡然後分哨起營過密溪搜華牯腦踰相見嶺歷上關下關開田經古亭分屯上保茶坑斷胡蘆洞等處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捕剿奔賊為都指揮許清之繼探候緩急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江西都司都指揮僉事許清統領後開官兵自南康進破雞湖撲新地鎮楊梅坑攻白藍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等兵會合共結為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粮二三日四搜附近各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絕互相援應毋致疎虞橫水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自橫水穿牛角窟搜川拗陰木潭會左溪入密溪過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開田上華山過鮮潭屯左泉分斷西山界胡蘆洞等賊路四面設伏以待捕剿奔賊仍歸屯橫木控制諸巢遂與知

府季斆相機應援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日期方許回兵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守備南贛二府地方以都指揮體統行事指揮使郟文統領後開官兵前往南安府自石人坑度湯瓶嶺破義安上西峰過鉛廠破苦竹坑剿長河洞搜狐狸坑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唐淳季斆指揮余恩縣丞舒富等兵營營連絡為一大營乃各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

日四搜附近山寨如天台菴獅子山絲茅壩等處
多方爪探務期盡絶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附
近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
自左溪過寨溪分兵搜絲茅壩會下關入關田過
古亭踰上保搜茶坑屯於十八磊分兵斷下章設
伏以待桶岡奔賊為知府唐淳之繼使人探候消
息相機應援必使遠近各賊噍類無遺候有班師
期日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
退縮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贛州衛指揮余恩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官
隘踰獨孤嶺至營前進金坑屯過步破長流坑分
兵入梅伏坑破牛角窟撲川坳陰木潭與正兵合
攻左溪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縣丞舒富知府唐
淳季斅守備郟文等兵連絡為一大營乃各選精
銳齎乾糧二三日用鄉導分引四搜附近各山寨
多方爪探務期盡絶互相援應毋致疎虞左溪諸
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過寨
溪搜羊牯腦踰相見嶺歷下關上關關田經華山

鯶潭網夾裏從左溪入西山界攻桶岡諸賊與知
府邢珣唐淳指揮謝昶等兵合勢夾擊賊既敗散
遂會各營連絡犄角為一大營各選精銳開合縱
橫分布搜扒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
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
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寧都縣知縣王天與督同典史梁儀統領後
開官兵自上猶官隘員坑過琴江口由白面寨至
長潭經杰壩屯石玉分兵搜樟木坑正兵自黃泥

坑過大湾入員分與本院會於橫水遂與知府邢
珣都司許清等兵會合四營共結為一大營乃各
選精銳用鄉導分引齎乾糧二三日四搜附近各
山寨多方爪探務期盡絶互相援應毋致疎虞橫
水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分哨
起營過背烏坑牛角窟梅伏坑涉長流渡果木口
搜芒背上思順入烏地經上新地中新地分屯下
新地分兵搜扒斷絶要路四面設伏以待桶岡之
賊為知府邢珣之繼使人探候緩急乃與縣丞舒

富聲息相接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
方許回兵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
違犯號令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南康縣縣丞舒富統領後開官兵自上猶營
前金坑進屯過步破長流坑徑攻左溪與本院會
於橫水遂與知府邢珣唐淳季斆守備郟文等兵
合四營共結為一大營乃分選精銳齎乾糧用鄉
導分引四搜附近賊巢如鱉坑筲坑赤坑觀音山
奄塲仙鶴頭源陂左溪等處諸賊既盡聽候本院

再授方略然後分哨起營復自長流坑過果木口
搜芒背搜鐵木里狗上池遍搜東挑坑山源竹壩
泉大王嶺板嶺諸巢遂屯鑽髭龍外四面埋伏以
待桶岡奔賊仍與知縣王天與聲息相接彼此相
機應援必使噍類無遺候有班師期日方許回兵
領兵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陣退縮違犯號令
者仰即遵照本院云云
一仰吉安府知府伍文定統領後開官兵前去屯
劄穩下會同守備郟文併謀協力搜剿稽蕪等處
賊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
岡諸峒本官仍須詳察地理險易相度機宜協和
行事毋得爾先我後力散勢分致失事機　國典
具存決不輕貸其領哨各官及兵快人等敢有臨
陣退縮違犯號令者許即以軍法從事軍中一應
事宜亦聽隨宜應變應呈報者仍呈軍門施行
一仰廣東潮州府程鄉縣知縣張戩統領部下新
民打手鄉夫人等搜剿稽蕪黃雀坳新地等處賊
巢進屯橫水聽候本院再授方略然後進攻桶岡
諸峒本官仍須詳察云云

一仰中軍營參隨官
　案行分守嶺北道官兵戴罪剿賊
參看稽蕪大山不係進兵隘路若使郟文季斆等
遵依本院方略直趨左溪與諸軍連營合勢兵威
既振然後分兵四剿則稽蕪等巢自然聞風而靡
今乃不遵約束頓兵僻路以攻險絕堅小之寇反
致損威挫銳非但有乖節制抑且遠誤師期若使
各哨官兵皆若季斆等後期不進則左溪橫水賊

巢根本腹心之地何由攻破諸軍何由得有今日之勝論情定罪俱合處以軍法但今各營皆已乘勝追逐賊徒四散奔潰正係緊關搜勦之際姑令戴罪剿絶以贖前辜為此仰抄案回道速督各官分投把截搜剿俱要勵志奮勇毋徒退縮以自全毋以小挫而自餒務奮澠池之翼以收桑榆之功如復仍前畏縮遠誤軍令具存難再容恕仍將陣亡千戶劉彪及被傷兵夫人等查驗紀錄量加優恤

搜剿餘黨牌

照得本院於本月十二日親督諸軍進破橫水等巢諸軍皆奮勇敢死奪險陷陣賊乃大敗擒斬功次數多良已可嘉但聞餘黨往往復相嘯聚千百為羣設柵阻險復為抗拒官兵之備所據各兵進攻之日攀崖緣壁下上險阻疲困已極兼之陰雨連日瘴霧咫尺不辯故且容令各兵暫爾休息今天氣漸開兵力已蘇若不乘此破竹之勢疾速急擊使諸賊羣勢復得連絡用力益難為此牌仰該道官吏嚴督各營官兵星夜速進務在三日之內掃蕩餘巢必使噍類無遺敢有狃於一勝怠忽因循逗遛不進致誤軍機者仰即遵照　敕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該道亦要身督各官奮勇前進毋虧一簣務在萬全

獎勵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牌

據副使楊璋呈稱遵奉本院牌案監督各營官兵照依二省刻定日期於十一月初十日午時攻破桶岡大峒賊徒皆已擒斬巢穴悉已掃蕩但湖廣

官兵未知恐仍復前來非但無賊可剿抑且徒勞遠涉乞將湖廣官兵留屯彼地免其過境實為彼此兩便等因到院看得桶岡天險先經夾剿圍困半年終不能下乃今一鼓而破斯固諸將用命軍士效力實亦湖廣兵威大震有以懾服其心故破巢之日不敢四散奔潰以克收茲全功訪得湖廣統兵參將史春紀律嚴明行陣肅整故能遠揚威武致茲克捷雖兵不接刃而先聲以張相應差官獎勵為此牌差千戶高睿齎領優開花紅禮物前

夫湖廣郴州親送本官營内傳布本院奬勵之意以彰本官不顯之功

設立茶寮隘所

照得撫屬上猶等縣所轄桶岡天險四面青壁萬仞中盤二百餘里連峰參天深林絕谷不睹日月賊衆屯據其間東出西没逰刼殆遍人民遭其荼毒地方受其擾害先年亦嘗用兵夾勦坐困數月不能俘其一卒竟以招撫爲名而罷近該本院奉命征勦伏賴 天威悉已掃蕩但恐官兵撤後四

方流賊乘間復聚必須於緊關去處設立隘所分撥軍兵委官防禦庶使地方得以永寧本院見屯茶寮親督知府邢珣唐淳等徧歷各處險要相視得茶寮正當桶岡之中自來盜賊據以爲險西通桂東桂陽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入萬安興國堪以設隘保障當因湖廣官兵未至各營屯兵坐候因以其暇責委千户孟俊等督領兵夫先行開填基址伐木立柵起蓋營房見今規模草創已具本院即欲移營上猶必須委官督工庶幾垂成之功不致廢弛及照茶寮既設隘所就合摘撥官兵防禦查得皮袍洞隘兵原非緊要合改移茶寮及於鄰近上保古亭赤水鮮潭金坑編選隘夫兼同防守庶一勞永逸事可經久爲此仰抄案回道坐委能幹縣官一員前去茶寮督工完造務要堅固永久不得因循遲延一面查照本院欽奉敕諭隨宜處置事理即將原撥守把皮袍洞隘官兵盡數移就茶寮住劄一面於上保赤水古亭鮮潭金坑等寨量丁多寡每寨抽選精壯者一二百

名兼同防禦其合用匠作工食等項行令上猶南康大庾三縣量支官錢給用完日具數及起撥官兵數目一併回報查考仍呈撫鎮巡按衙門知會

牌行招撫官 正德十三年二月

據縣丞舒富稟稱横水等處新民廖成廖滿廖斌等前來投招隨又招出別山餘黨唐貴安等一百四十二名口俱稱原係被脅無辜乞要安挿照例糧差等因到院照得横水桶岡諸賊已經本院親調官兵將賊首藍天鳳等悉已擒勦奏捷去後近

准兵部咨奏奉　勅旨橫水桶岡等處賊首謝志
山藍天鳳蕭貴模等既已擒勦地方寧靖有功官
兵俱陞一級不願陞者照例給賞此後但有未盡
餘黨務要曲加招撫毋得再行勦戮有傷天地之
和其橫水建立縣治俱依所奏施行備咨准此除
查照通行外看得新民廖成等誠心投撫意已可
嘉又能招出餘黨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當錄其
圖新之功況今奉有　勅旨方欲大普弘仁而廖
成等投順適當其時相應量加獎賞一以見　朝

廷之寬仁一以勵將來之向化為此牌仰縣丞舒
富即將新民廖成授以領哨義官廖滿廖誠等名
與巡捕老人名目令其分統招出新民編立牌甲
聽候調遣殺賊更立新功以贖舊愆就於橫水新
建縣城內立屋居住分撥田土令其照例納糧當
差本官務加撫恤毋令失所有虧信義仍仰諭各
新民俱要洗心滌慮永為良善毋得聽信讐家恐
嚇妄生驚疑自取罪累及照見今農時已過新民
人等牛具田種尚未能備今特發去商稅銀一百
兩就仰本官買置耕牛農器分給各民督令上緊
趁時布種其有見缺食用者亦與量給鹽米一應
撫安綏來之策有可施行俱仰本官悉心議處呈
來

批留兵搜捕呈

看得樂昌等處賊徒構怨連年流毒三省今兵備
僉事王大用等乃能身歷險阻設謀調度數月之
內致此克平論厥功勞良可嘉尚除具本　奏報
及一面先行犒獎外所據各哨賊徒穴巢雖已底

定而渦殄難保必無況聞湖兵撤後各該巢穴多
復嘯聚河源龍川諸處殘賊亦復招群集黨連結
漸多逆其將來必復熾盛今雖役久兵疲且宜班
師息衆但留兵搜捕亦不可苟毋謂斬木之不蘖
死灰之不然苟涓涓之不塞將江河之莫禦其狼
兵既已罷散難復追留若機快鄉兵之屬暫令歸
休即可起集為輸番迭出之計務使搜剿之兵若
農夫之耘耔庶幾盜賊之種如莨莠之可除該道
仍備行搜捕各官務體此意悉拔根苗無遺後患

批呈繳

批將士爭功呈

據兵備僉事王大用呈樂昌縣知縣李增解獲大賊首李斌等審驗明白續據湖廣永州府推官王瑞之呈稱廣東差人邀奪等情已拘知縣見在人役追出原得獲李斌金簪銀兩荷包見在顯是湖廣兵快計擒不得妄報掩飾看得通者大征之舉湖廣實首其謀江廣亦協其力既名夾攻事同一體湖兵有失是亦廣兵之罪廣人有獲斯亦湖人

之功況今賊首既擒則湖廣領哨之官亦復何咎雖云因虞得鹿而廣東計誘之人亦非無功但求共成厥事何必已專其伐別各呈詞亦無相遠就如湖廣各官所呈即廣人乘機捕獲之功居然自見就如廣東各官所呈則湖官運謀驅逐之勞亦自不揜獲級者匹夫之所能爭功者君子之大耻仰該道備行湖廣守巡等官彼此同心易氣各自據實造冊

告諭浰頭巢賊 正德十二年五月

本院巡撫是方專以弭盜安民為職蒞任之始即聞爾等積年流劫鄉村殺害良善民之被害來告者月無虛日本欲即調大兵剿除爾等隨往福建督征漳寇意待回軍之日剿蕩巢穴後因漳寇既平紀驗斬獲功次七千六百有餘審知當時倡惡之賊不過四五十人黨惡之徒不過四千餘衆其餘多係一時被脅不覺慘然興哀因念爾等巢穴之內亦豈無脅從之人況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

遣一人撫諭爾等豈可遽爾興師翦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異日吾終有憾於心故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今皆悉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耻者莫過於身被為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為盜爾必怫然而怒爾等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劫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懷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

是加人人其有不慾者乎人同此心爾寧獨不知乃必欲為此其間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為官府所迫或是為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後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汝之理爾等久習惡毒忍於殺人心多猜疑豈知我上人

之心無故殺一雞犬尚且不忍況於人命關天若輕易殺之冥冥之中斷有還報殃禍及於子孫何苦而必欲為此我每為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為爾等尋一生路惟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吾之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　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

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為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為賊所得苦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爾為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而安享逸樂放心縱意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

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勦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等好自思量若能聽吾言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為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如葉芳梅南春王受謝鉞輩吾今只與良民一槩看待爾等豈不聞知爾等若習性已成難更改動亦由爾等任意為之吾南調兩廣之狼達西調湖湘之土兵親率大軍圍爾巢穴一年不盡至於兩年兩年不盡至於三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

無窮縱爾等皆為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
之外嗚呼吾豈好殺爾等哉爾等苦必欲害吾良
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
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
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為爾
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為我謀亦
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吾今特遣人撫諭爾等賜
爾等牛酒銀錢布疋與爾妻子其餘人多不能通
及各與曉諭一道爾等好自為謀吾言已無不盡

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爾等不聽非我負爾乃爾
負我我則可以無憾矣嗚呼民吾同胞爾等皆吾
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痛哉
興言至此不覺淚下

進剿浰賊方畧

照得撫屬龍川縣地名浰頭積年老賊池大鬢等
不時糾衆突出河源翁源安遠龍南信豐等處攻
打城池殺擄人口先年亦嘗征剿皆因預失防禦
以致漏網後雖陽為聽招其實陰圖不軌班師未

幾肆出刼掠數年以來民受荼毒控告紛紜有不
忍言若不趂時計剿地方何以寧謐為此仰抄案
回道會同分守守備等官即行該府知府陳祥速
將合用糧餉等項一面從長議處一面即於所屬
選集精壯驍勇曾經戰陣機快兵壯人等三千名
少或二千名各備鋒利器械編成隊伍坐委素能
謀勇官員統領一面密行龍川河源等附近賊巢
等縣亦各選募慣戰殺賊兵快二千名委官分押
督同近巢知因被害義官新民頭目人等分截要

路就仰知府陳祥總督諸軍親至賊巢去處指畫
方畧剋期進剿仍行先取知因鄉導數十人令其
備將賊巢道路險易畫圖貼說要見某處平坦人
馬可以直擣某處險阻可以把截某處係賊必道
之路可以設伏邀擊某處賊所不備可以間道撲
掩各要一一詳察停當務盡機宜具由連圖差人
馬上齎報以憑差官齎執令旗令牌剋期併力進
攻必使根株悉拔噍類無遺以請地方

剋期進剿牌　正德十三年正月

案照浰頭老賊池大鬢等不時糾衆攻打城池殺擄人口屢征屢叛近年以來陰圖不軌惡焰益熾除將賊首池仲容設計擒獲外其餘在巢賊黨若不趁機速剿不無禍變愈大地方何由安息本院已先密切分布哨道行仰知府陳祥統領典史姚思衡驛丞何春巡檢張行報効生員陳經世新民盧珂等官軍從何平入攻熱水巢五花障巢鐵石障巢直擣中浰大巢知府邢珣統領知縣王天與典史梁儀并老人葉秀芳黃啓濟義官吳明等官

兵從太平入攻芳竹湖巢白沙巢黃田坳巢中村巢直擣上浰大巢指揮姚璽統領新民梅南春等兵從烏虎鎮入攻淡方巢石門由巢直擣岑岡大巢指揮余恩統領百長王受黃金巢等兵從龍子嶺入攻溪尾巢塘涵洞巢古地巢空背巢直擣下浰大巢千戶孟俊統領義官陳英鄭志高新民盧珂等官兵從和平入攻平地水巢大門山巢黃狗坳巢直擣中浰大巢推官危壽統領義民葉芳百長孫洪舜等官兵從南步入攻脫頸石巢鎮里寨

巢羊角山巢直擣中浰大巢知府季斆兵從信豐縣黃田岡入攻新山遇巢古地巢縣丞舒富兵從信豐縣烏逕入攻旗嶺巢頓岡巢及行仰守備指揮郟文監督指揮姚璽余恩千戶孟俊等三哨官兵分路進剿本院亦自行督領帳下隨征官屬兵快人等從冷水逕直擣下浰大巢親自督戰刻期俱於本年正月初七日寅時四路並進外牌仰兵備副使楊璋不妨本道事務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前去軍前紀驗功次處置糧餉及行催督

各哨官兵依期進剿所獲功次務要審驗明白從實紀錄仍候巡按紀功御史至日覆實照例造冊奏繳及造青冊一本送完查考其軍中一應進止機宜俱仰密切呈來定奪

批汀州知府唐淳乞休申

據知府唐淳申稱患病乞賜放歸看得知府唐淳沉勇多智精敏有為撫之持守能謹制事以勤近因本院調委領兵征剿南安諸賊効勞備至斬獲居多雖克捷之奏已聞而賞功之典未頒況汀州

所屬多係新民投招未久反側無常正賴本官威懷緝撫以為保障縱有微疾不便起居即其才能豈妨卧治仰該府即行本官不妨養疾照舊管事安心職務善求藥餌務竭委身之忠勿動乞休之念申繳

告諭

告諭百姓風俗不美亂所由興今民窮苦已甚而又競為淫侈豈不重自困乏夫民習染既久亦難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改者漸次誨爾吾民居喪

不得用鼓樂為佛事竭貲分帛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貲不得計論聘財粧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為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千成群凡此皆靡費無益有不率教者十家牌鄰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理之人顧一齊衆楚寡不勝衆不知遠棄禮法之可耻而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此亦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至於孝親敬長守身奉法講信修睦息訟罷爭之類已曾屢有告示懇切開諭爾民其聽吾誨爾益敦毋怠

仰南安贛州府印行告諭牌

照得有司之政風俗為首習俗侈靡亂是用生本院近因地方多盜民遭荼毒驅馳兵革朝夕不遑所謂救死不贍奚暇責民以禮義哉今幸盜賊稍

平民困漸息一應移風易俗之事雖亦未能盡舉姑先就其淺近易行者開道訓誨為此牌仰本府官吏即將發去告諭照式翻刊多用紙張印發所屬各縣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給與一通其鄉村山落亦照屯堡里甲分散務遵依告諭互相戒勉共興恭儉之風以成淳厚之俗該府仍行各縣於城郭鄉村推選素行端方人所信服者幾人不時巡行曉諭各要以禮優待作興良善以勵末俗毋得違錯

禁約榷商官吏

照得商人比諸農夫固爲逐末然其終歲棄離家室辛苦道途以營什一之利良亦可憫但因南贛軍資無所措備未免加賦於民不得已而爲此本亦寛恤貧民之意柰何奉行官吏不能防禁奸弊以致牙行橋子之屬騷擾客商求以寛民反以困商商獨非吾民乎除另行訪拏禁約外仰抄案回道即便備行收税官吏今後商税遵照　奏行事例抽收不許多取毫釐其餘雜貨俱照舊例三分

抽一若資本微細柴炭雞鴨之類一槩免抽橋子人等止許關口把守開放不得擅登商船假以查盤爲名侵凌騷擾違者許赴軍門口告照依軍法拏問其客商人等亦要從實開報不得聽信哄誘隱匿規避因小失大事發照例問罪客貨入官及照船税一事亦被總甲侵擾今後官府合行船隻俱要實價給顧就行抽分破查給票帖以防詐僞該道仍將應抽免抽逐一查議則例呈來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

看得所申賑濟既該府議許中戶糴買下戶給散准如所議施行今出糴之數止及二千而坐濟之民不知數許附郭者得遂先獲之圖遠鄉者必有不霑之患近日贛縣發倉其弊可見仰行知縣林順會同先委縣丞雷仁先選該縣殷實忠信可托者十數輩不拘生員耆老義民各給斗斛候遠鄉之民一至即便分曹給散仍選公直廉明之人數輩在傍糾察如有夤緣頂冒即時擒拏照議罰治庶幾小民得蒙救急之惠而遠鄉可免久候之難

議處河源餘賊

看得河源等處賊情本院屢經批仰該道會同守巡等官從長計議相機剿捕今復據呈看得賊勢漸盛民患日深該道既以兵力勞憊勢未能克即須會同守巡守備等官或親至賊巢或於附近賊巢處所屯劄選差知因通賊曉事人役齎執告示榜文權且撫諭各賊委曲開譬或姑賜以牛酒銀布耕具種子之類令其收衆入巢趂時耕作因使吾民亦得暫免防截之役及時盡力農畝一面選

兵勵士密切分布哨道候收歛已畢各巢亦積有
糧米然後的探虛實剋期並舉出其不趨掩其不
備是乃籍兵於民因糧於賊非獨可以紓目前
之急亦因得以永除日後之患矣今若兵力不足
既未能剿又不從權撫插任其出沒往來則非惟
民不安生窮困愈甚抑且賊亦失其農業衣食不
給若非擄掠何以為生是所謂益重吾民之苦而
愈長群賊之奸兵糧日耗後欵圖之功愈難矣仰
該道會同守廵守備等官上緊議處施行回報毋

得徒事往復致釀後艱其各該官司兵快人等不
論或撫或剿俱要時時操練整束密切隄備不得
縱弛致有疎虞

告諭父老子弟 正德十四年二月

頃者頑卒倡亂震驚遠邇父老子弟甚憂苦騷動
彼冥頑無知逆天叛倫自求誅戮究言思之實足
憫悼然亦豈獨此冥頑之罪有司者撫養之有缺
訓迪之無方均有責焉雖然父老之所以倡率飭
勵於平日無乃亦有所未至歟今倡亂渠魁皆就
擒臧脅從無辜悉已寬貸地方雖已寧復然創今
圖後父老所以教約其子弟者自此不可以不預
故今特為保甲之法以相警戒聯屬父老其率子
弟慎行之務和爾鄉里齊爾姻族德義相勸過失
相規敦禮讓之風成淳厚之俗本院奉 命撫廵
茲土竊有哀疚未遑閭閻來問父老疾苦慮有司
之不職究民之利弊而興除之故先遣諭父老子
弟使各知悉方春父老善相保愛督子弟及時農
作毋惰

行龍川縣撫諭新民

先據推官危壽井龍川縣各申依奉本院鈞牌將
新民盧源陳秀堅謝凤勝等安插和平及撥田地
耕種拘仇家當面開釋各安生理毋相搆害緣
由近訪得各民因聞廣東征剿從化等賊自生疑
惑東逃西竄致令和平居民因而驚擾似此互相
煽惑地方何時寧靖本當拏究為首之人綁赴軍
門斬首示衆但念各民意亦無他姑且記罪曉諭
為此牌仰龍川縣掌印官即將挨城居民諭以前

項聽撫新民俱已改惡從善止因廣東調兵征剿居民素懷仇隙若因而假此恐嚇致令東奔西竄各民意在避兵本非叛招出劫爾等毋得妄生驚疑及差人拘集新民盧珂陳秀堅等諭以廣東官兵征剿各有界限爾等緣何輕信恐嚇妄自驚竄俱各省令回原村寨安居樂業趁此春和各務農作仍諭盧源陳秀堅謝鳳勝等各要嚴束手下甲衆各念死中得生之幸悔罪畏法保爾首領如或面從心異外托驚懼之名內懷反覆之計自求誅戮悔後何及

優奬致仕縣丞龍韜牌

訪得贛縣致仕縣丞龍韜平素居官清謹迨其老年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為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為生鄉黨鄰里不知以為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者豈獨不能辭其責孟子云使饑餓於我土地吾耻之是亦有司者之耻也為此牌仰贛州府官吏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奬待之意仍仰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況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具依准拜措送過繳牌

別録九 公移

公移二 巡撫江西征寧藩

牌行贛州府集兵策應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八日

照得本院奉 勑前往福建公幹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州啓行由水路十五日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節據知縣顧佖等幷沿途地方總甲等禀報江西省城突然變亂撫巡三司等官俱遭拘執殺害遠近軍民甚是驚惶再三阻遏本院且勿前進本院原未帶有官軍勢難輕進欲馳還贛州起兵則地里相去益遠已暫回吉安府就近住劄一面調集兵糧號召義勇一面差人分投爪探的確另行外爲此牌仰本府官吏照牌事理幷行附近衛所各行所屬起集父子鄉兵軍餘人等晝夜加謹固守城池以保不測仍仰知府邢珣查將財庫錢糧盡數開具印信手本先行呈報毋得隱匿一面行取安遠等縣原操不論上下班次官兵各備鋒利器械通到教場日逐操練重加犒餉選委謀勇官員管領聽候本院公文一至即刻就便發行敢有違誤定以軍法處治決不輕貸

咨兩廣總制都御史楊共勤 國難

節該欽奉 勑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脅衆謀反特命爾暫去彼處地方會同查議處置奏定奪欽此欽遵於六月初九日自贛啓行於本月十五日行至豐城縣地名黃土腦據知縣顧佖等禀稱本月十四日寧府將巡撫孫都御史許副使等官殺死巡按及三司府縣大小官員不從者俱被執縛各衙門印信盡數收去庫藏搬搶一空聲言直取南京一面分兵北上各官競阻本職不宜輕進本職自顧單旅危途勢難復進方爾回程隨有兵卒千餘已夾江並進來追偶遇北風大作本職亦張疑設計整舟安行兵不敢逼幸而獲免本月十八日回至吉安府據知府伍文定等禀稱地方無主乞留暫爲區畫遠近居民亦皆遮擁呼號隨又據臨江府拜新淦豐城奉新等縣各差人飛報寧府遣兵四出攻掠拘收印信等因本職奉有前

旨欽遂徑往福建但天下之事莫急於君父之難若彼順流東下萬一南都失備為彼所襲彼將乘勝壯趨動搖京輔如此則勝負之筭未有所歸此誠天下安危之大機慮念及此痛心寒骨蘐不忍舍之而去故遂入城撫慰軍民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調集兵糧號召義勇定謀設策收合渙散之心作起忠義之氣牽其舉動而使進不得前搗其巢穴而使退無所據庶幾叛逆可擒大難可靖本職自惟弱劣多病屢疏乞休況地方之責亦非本職

原任今茲扶疾赴闕實亦意圖便道歸省適當君父之急不忍失此事機姑復暫留期紓 國難除具奏外為照前項事情係國家大難存亡所關雖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必須添調兵馬方克濟事照得南韶惠潮等府各有慣戰精兵堪以調用擬合移咨督發為此合咨貴院煩為選取驍勇精壯兵快夫欽打手人等大約四五千名各備鋒利器械選委謀勇膽畧官員或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不分雨夜兼程前來共勤 國難諒貴院素秉忠孝之節久負剛大之氣聞此必將奮袂而起秉鉞長驅當在郭汾陽之先肯居祖士逖之後哉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案行南安等十二府及奉新等縣募兵策應

六月二十六日

切照叛逆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大義 國家優禮藩封恩德隆重乃敢輙萌異圖以干憲辟上逆天道下犯衆怒滅亡之期計日可待本院職任

雖非專責危難安忍坐視伏順伐逆鼓率忠義豪傑四起發謀協力除行吉安等府縣起調兵快防守地方及行廣東福建湖廣等處各調兵策應外照得本省所屬各府州縣衛所見今巡撫都布按等衙門俱各缺官事無統束擬合通行為此仰抄案回府即行所屬縣分幷衛所衙門各起調官軍鄉兵固守城池保障地方仍一面分調兵快散布關隘嚴加把截一面選募驍勇精兵大縣約四五千名小縣約二三千名以上各備鋒利器械供給

糧草擇委能幹勇力官員管領操練其各項錢糧費用聽將在官錢糧動支隨申本院查考其濱江去處多備船隻聽候本院差官齎捧旗牌至日即刻依期啓行進攻仍選差慣便人役多方探聽消息不時飛報以憑區畫此係守土官員切責而臣子効忠致身正在今日各宜奮發義氣鼓動軍民共成戡賊之功以輸報國之念毋得遲違觀望失誤軍機自取罪戾

寬恤禁約

照得江西省城近遭變亂各府州縣兵戈騷動供億勞費無値天時亢旱秋成無望人民窘迫言之痛心中間恐有無賴之徒乘機竊發驚擾地方理合寬恤禁約但巡撫衙門見今缺官本院駐軍境内不容坐視合就權宜處置通行爲此除一面奏聞外仰抄案回府照依案驗内事理弁行所屬各縣官員務須軫念地方痛恤民隱凡一應不急詞訟工役俱各停止其軍前合用兵夫糧草各官俱要持廉秉公親自編派毋得因而科擾及聽信下人受財作弊仍嚴加曉諭軍民人等務要各守本分安居田里不許扇惑搬移妄生事端大户毋逼債負小民毋激仇嫌鄉落居民各自會推家道殷實行止端莊一人充爲約長二人副之將各人户編定排甲自相巡警保守各勉忠義共勤　國難敢有抗違生事驚擾地方者就便拏解赴官治以軍法約長若有乘機侵害衆户及受財不舉許被害之人告發重治仍仰各縣將前項寬恤禁約事宜翻刻告示發仰鄉村張掛曉諭俟巡撫官員到日再行議處俱無違錯

奬瑞州府通判胡堯元擒斬叛黨　六月二十七日

據瑞州府通判胡堯元報稱擒獲從叛儀賓李蕃斬獲叛黨九十四名等因看得逆賊稱亂天怒人怨誅戮非久然今倡始正張本官乃能獨奮忠勇首挫賊鋒遠近聞之義氣自倍合行奬勞以勵人心爲此牌仰瑞州府官吏即行動支官錢買辦花紅羊酒委官率領官吏師生送至本官用見本院奬勸之意其餘有功人員分别等第量加犒賞被

傷兵夫給與湯藥陣亡者厚恤其家俟功成之日通行造冊申報陞賞仍一面起調驍勇精兵固守城池聽候本院調發毋得違誤

策應豐城牌

據豐城縣知縣顧佖稟稱本縣起調鄉兵固守城池惟恐兵力不敷必須請兵策應庶保無虞等因看係地方重務已經調發龍泉安福永新等縣并吉安千戶所機快軍兵陸續前去策應照得發去官兵必須選委謀勇膽畧官員統領庶幾調度得

宜為此仰通判楊昉即將後開軍兵名數督同千戶蕭英監統協同知縣顧佖等計議攻守方畧相度險夷要害遠斥堠以防奸勤訓練以齊衆探知賊人入境即便設奇布伏以逸待勞擊其不意務在先發制人毋令乘間抵隙軍兵人等務要嚴為約束毋令侵擾敢有違犯退縮許以軍法從事各官尤要同心并力協和行事共効忠貞之節以紓國家之難如或執拗參錯觀望逗遛違犯節制致有疎虞軍令具存决難輕貸

調取吉水縣八九等都民兵牌

訪得吉水縣八九等都民人王益題曾思溫易弘爵王昭隆等各戶下人丁素習武勇人多尚義前任知縣周廣曾經起調征進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茲逆黨倡亂民遭荼毒應合調取以赴　國難為此訪差致仕縣丞龍光齎牌前去吉水縣着落當該官吏即將各戶義兵照數調集各備鋒利器械編成行伍僉選百長總小甲管領就仰該縣查支官錢給與口糧暫且就屯本縣操演武藝聽候

本院指日東下隨軍進剿照得江西一省人民久被寧府毒害侵肌削骨破家蕩產寃困已極控訴無門今其惡貫滿盈天假義兵為民除暴尚聞愚昧之徒阻避寧府威勢不敢舉動殊不知寧府未叛之前尚為親王人不敢犯今逆謀既著即係反賊人人得而誅之復何所憚爾等義民正宜感激忠義振揚威武為百姓報讐泄憤共立不世之勳以收勤王之績毋得猶豫觀望自取軍法重究差去官員不許假此擾害妄生事端體訪得出罪不

輕賫

預備水戰牌

案照已經行仰起調軍馬前來策應日久尚未見到近據探報逆黨南下將攻南都計此時南都必已有備各逆黨進無所獲必退保九江如此則水戰之具為急不可不備為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即行選募海滄打手一萬名動支官庫不拘何項銀兩從厚給與衣裝行糧各備鋒利器械就仰左布政使席書兵備僉事周期雍自行統領星夜前赴

軍門相機前進并力擒剿仍行巡撫等衙門同心協力後先監督應援此係叛逆謀危　宗社天下荼毒所關呼吸存亡旦暮成敗間不容髮非比尋常賊情不得遲遠觀望有虧臣節嗚呼　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凡有血氣孰無是心況各官忠義自任剿大素聞必將奮臂疾驅有不容已兵快及領兵人等敢有違犯節制有誤軍機者仰即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許以軍法從事無得姑息

咨都察院都御史顏權宜進剿　七月初五日

節該欽奉云云除具　題及咨南京兵部知會外為照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安危所關已經起調吉安等府兵快前去征剿并備行湖廣廣東福建各調兵策應外照得南畿係　朝廷根本重地今寧王謀逆搆亂舉兵北行圖據南都必得四面合攻庶克有濟及照貴院奉　命行勘前事即今逆跡已露別無可勘事情合咨前去煩為隨處行令所屬選取驍勇精兵及民間忠義約二三萬名選委謀勇官員分領會約鄰近省郡合勢刻期進

討仍煩貴院親督兼程前來共勤　國難諒貴院平日忠義存心剛直自許況今奉　命查勘寧藩正可權宜行事號召遠邇　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他復何言紛擾之中莫罄懇切惟高明速圖之

權處行糧牌

據撫州府申稱建昌撫州廣信饒州四府正德十三年兌軍糧米不下十餘萬石原蒙撥在龍窩聽與撫州建安鉛山廣信饒州五所軍旗交兌因運船阻凍回遲於今年六月始行較斛開兌其已兌

者裝載軍船未兑者仍在民艘不意十五日省城有變遂行停兑至十八日逆黨乗機刼奪各船順流放至饒州河下得無驚擾但今江河梗塞難以兑運節奏明文動調大軍征討叛逆要將兑軍淮糧暫留以備軍餉申詳到院查得先據吉安等府申稱為各府官軍將臨欵將官庫紙米贓罰等銀并京庫等銀及將兑淮糧米從權給支借用等情已經批仰依擬查取去後今申前因擬合准行為此仰府官吏即行掌印官查將見在饒州灣泊兑

軍淮糧准從權宜坐委能幹官員無分雨夜督運江西省城聽候支給各兵行糧毋違時刻候事平之日備造印信文冊繳報查照仍令委官前去查照免致下人因而侵欺未便

牌行吉安府敦請鄉士夫共守城池 七月初八日

照得寧府反叛本院調兵進剿即日啓行各府縣掌印正官既該統兵前進所據各該府縣城池雖已行委各佐貳官防守但艱危之際事變不測必須歷練老成之人相與維持鎮定庶幾人心不致驚疑政務有所倚賴為此案行吉安府官吏通行各縣署印官員徑自以禮敦請老成鄉宦衆所推服者一二員在城以備緊急協同行事該府城池關係尤重查得致仕按察使劉遜素有才望忠義奮激就仰該府請至公舘仍仰署印官待以賓師之禮托以咨决之事一應軍機事宜咨稟計議而行以安人心以濟大事仍行本官務以 國家大難為心盡心竭力共圖殄賊毋以休致自嫌諒朝廷報功之典當亦自不相負如誤大事咎亦有歸通無違錯

牌行各哨統兵官進攻屯守 七月十七日

仰一哨統兵官吉安府知府伍文定即統部下官軍兵快四千四百二十一員名進攻廣潤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布政司屯兵分兵把守王府内門

仰二哨統兵官贛州府知府邢珣即統部下官軍兵快三千一百三十餘員名進攻順化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鎮守府屯兵

仰三哨統兵官袁州府知府徐璉即統部下官軍
兵快三千五百三十員名進攻惠民門就留兵防
守本門直入按察司察院屯兵
仰四哨統兵臨江府知府戴德孺　即統部下官
軍兵快新喻二縣三千六百七十五員名進攻承
和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入都察院提學分司屯
兵
仰五哨統兵官瑞州府通判胡堯元童琦即統部
下官軍兵快四千員名進攻章江門就留兵防守

本門直入南昌前衛屯兵
仰六哨統兵官泰和縣知縣李楫即統部下官軍
兵快一千四百九十二員名夾攻廣潤門直入王
府西門屯兵守把
仰七哨統兵官新淦縣知縣李美即統部下官軍
兵快二千員名進攻德勝門就留兵防守本門直
入王府東門屯兵守把
仰中軍營統兵官贛州衛都指揮余恩即統部下
官軍兵快四千六百七十員名進攻進賢門直入

都司屯兵
仰八哨統兵官寧都知縣王天與即統部下官軍
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進賢門留兵防守本門直
入鍾樓下屯兵
仰九哨統兵官吉安府通判談儲即統部下官軍
兵快一千五百七十六員名夾攻德勝門直入南
昌左衛屯兵
仰十哨統兵官萬安縣知縣王冕即統部下官軍
兵快一千二百五十七員名夾攻進賢門就守把

本門直入陽春書院屯兵
仰十一哨統兵官吉安府推官王暐即統部下官
軍兵快一千餘員名夾攻順化門直入南新二縣
儒學屯兵
仰十二哨統兵官撫州通判鄒琥知縣傅南喬即
統部下官兵三千餘員名夾攻德勝門就留兵防
守本門隨於城外天寧寺屯兵
承委官員務要竭忠奮勇擒剿叛逆以靖　國難
如或退縮觀望違犯節制定以軍法論處軍兵人

等敢有臨陣退縮者就仰本官遵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就於軍前斬首示衆牌候事完日繳

告示在城官 七月十八日

照得寧王造謀作亂神人共憤法所必誅在城宗支郡王儀賓皆被逼脅如鍾寧王無罪削爵建安王父子俱死軍民人等或覆宗滅族或蕩家傾產或勒取子女皆恨入骨髓敢怒而不敢言今日之事豈其本心本院仰仗 朝廷威靈調集兩廣并本省狼達漢土官兵二十餘萬即日臨城亦無非

因民之怨惟首惡是問告示至日宗支郡王儀賓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無得驚疑該府内臣校尉把守人員開門出首或反兵助順擒斬首惡一體奏 聞陞賞其有懷奸稔惡從逆不悛者必殺不赦兇我良善軍民即便去惡從善毋陷族滅故示

示諭江西布按三司從逆官員

照得寧王悖逆天道造謀作亂殺戮大臣都布按三司官員各怵於暴虐保其妻子以致臨難之際不能自擇或俛首幽囚或甘心降伏貪生畏死反面事仇春秋之義雖竊於無將之誅而志圖興復者尚不忍於峻絕探得各官見今在城閉門自訟者有之臨城巡開者有之出入府庫運籌畫策者有之此皆大義未分孤立無助援之法理固不容誅推之人情實為可憫即今本院統集狼達漢土官軍二十餘萬後先臨城各官果能去逆歸順尚可轉禍為福故今特遣牌諭兵臨之日仰各開門出首仍一面將本院發去告示給散張掛撫諭良

善百姓宗支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毋輕出街市横遭殺戮該府把守内臣校尉人等亦各諭以大義俾知背逆向順尚可免死投甲釋戈蓬頭面縛候本院臨審定奪敢有從惡不悛執迷不悟拒敵官兵者必殺無赦仍具取正緣由親齎投首以憑施行毋得違遺自取族滅牌具依准繳來

告示七門從逆軍民 七月二十一日

督府示諭省城七門内外軍民雜役人等除身犯黨逆不赦另議外其原被寧府逼脅偽授指揮千

百戶校尉護衛及南昌前衛一應從亂雜色人役
家屬在省城者仰各安居樂業毋得逃竄有能寄
聲父兄子弟改過遷善擒獲首惡詣軍門報捷者
一體論功給賞逃回報首者免其本罪仍仰各地
方將前項人役一名名赴合該管門官處開報令
各親屬一名每五日一次打卯其有收藏軍器許
盡數送官各宜悔過毋取流亡

牌行江西二司安塟寧府宮眷

照得寧王造反稱兵向　闕行委偽官萬銳等把

守省城音信不通本院所行告示頑固不納以致
討賊安民之義俱未知悉及至統兵攻城該府宮
眷一聞銃砲震響閉門縊死燒焚宮室雖寧王背
逆罪在不赦而　朝廷惇睦之仁何所不至本院
已同宗支并原任布按二司及吉安等府知府等
官伍文定等親赴該府驗看未焚庫藏已封號訖
所據各宮眷身屍相應埋塟為此合行案仰布按
二司即便啓知　建安王選委各郡王府老成內
使火者三四員會同南昌府南新二縣官措置棺

木以禮安塟毋得違錯不便

手本南京內外守備追襲叛首　七月二十三日

本年七月二十日准　欽差南京內外守備揭帖
內開頃念南京根本重地　宗廟陵寢所在作急
整點精銳軍兵數萬名擇將統領星夜兼程前来
粘踪追襲攻擊其後保固根本重地所統官軍煩
沿途經過去處應付廩給口糧馬匹草料事寧之
日獲功官軍具奏陞賞請勿遲延等因卷查先為
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照得本院奉　勅前往福

建地方公幹行至豐城縣聞寧府謀反遂返吉安
住劄看係謀危　宗社重情隨即具題并行吉安
贛州等府起調官兵候緊而發及咨南京兵部并
巡撫應天都御史李頻為通行在京大小衙門會
謀集議作急繕完城守簡練舟師設伏沿江旁徼
列郡先發操江之兵聲義而西約會湖湘互為掎
角本院亦砥鈍策駑奔蹶其後以義取暴以直加
曲不過兩月之間斷然一鼓可縛去後續據本院
爪探人役回報寧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

脅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各固守城池虐焰昌熾阻絕往來等因又經節催府縣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拒固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當即分兵擒搜及差人分投爪探叛首向往的確并發官兵前去追襲外今准前因合用手本前去煩為查照施行

咨兩廣總督都御史楊停止調集狼兵

案照本院看得前項事情係 國家大難存亡所

關雖調各府兵快非惟武藝無素尤恐兵力不敷即隨備咨 欽差總督右都御史楊煩為選取驍勇兵快大約三五千名就委嶺南道兵備僉事王大用監統給與各兵行糧兼程前來共勦 國難及行廣東布政司轉行各道并呈鎮守撫按等衙門一體查照知會去後節據知縣顧佖等報寧王已下南京留有逆黨內官驅脅官民人等一萬餘員名固守城池阻絕往來等情隨該本院催督所調兵快分布哨道親自統領刻期於七月二十日寅時直抵省城進攻仍被逆黨砌塞城門分兵固拒當幸官兵用命奮勇攻破城門各賊遂皆奔潰隨即分兵搜擒外今照前項事情見該 欽命京邊官軍二十餘萬前來會剿及本院見統官兵五萬餘員名俱在江西省城即今分遣委官監督前去約會併勢追襲所據原調廣東土漢狼兵人等未審曾否齊集但今南贛吉安南昌等處沿江人民俱各畏懼狼兵悉皆驚惶及又訪得狼達土兵曾受寧王賊物私許助謀効力今調各兵本以為

國除害惟恐返為民害不無有悞大事擬合停止為此合行移咨貴院煩為查照希將起調兵快停留本省應用施行

牌行撫州知府陳槐等收復南康九江 七月二十四日

照得寧王謀反興兵向 闕南康九江見被攻破分留逆黨據守二府城池意圖西抗湖兵之應援南遏我師之追躡御賴 宗社威靈克復省城除遣知府伍文定等分布哨道邀截寧賊務在得獲

外所據逆黨占據府縣應合分兵勦復為此牌仰
知府陳槐等各選精兵身自統領星夜前去南康
九江地方相機行事務要攻復城池平靖反側仍
將地方人民加意賑恤激以忠義撫以寛仁推舉
有司之職以理庶事查處倉庫之積以足軍資一
面分兵邀誘寧賊毋令東下并差人仍探飛報軍
門各官務要同心併力協和行事毋得人懷一心
彼此參錯致誤事機兵快人等敢有違犯節制者
仰照本院欽奉　勅諭事理以軍法從事一應事

機呈禀徃復應有稽遲俱聽一面從宜區畫一面
呈報軍門仍備查各官棄城逃走致賊焚掠屠戮
之故具由申報以憑叅奏究治

犒賞福建官軍

據福建按察司整飭兵備兼管分巡漳南道僉事
周期雍呈稱依奉本院案驗起取上杭等處官兵
共五千餘名分委指揮劉欽知縣邢暄等及起取
漳州府海滄打手三千餘名行委通判李一寧等
管領本道躬親統督先後塔行前來等因到院案

照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看係　國家大難
存亡所関隨即備咨南京兵部及巡撫兩廣湖廣
等衙門并福建三司等官選取驍勇兵快選委謀
勇官員監統兼程前來共勦　國難去後今據前
因看得逆賊已經成擒餘黨悉漸殄滅除將各該
官兵先行發回外切照福建漳南相距江西省城
約計程途有一千七八百里之遥該道乃能不滿
旬月調集官軍兵快八千員名之衆首先各省而
至足見本官勇畧多謀預備有素忠義之誠足以

感激人心敏捷之才足以綜理庶務故一呼而集
裹糧赴難除另行旌奬外及照調來官兵衝冒炎
暑遠赴　國難忠義既有可嘉勞苦尤為足憫合
加犒賞以勵將來為此除將支出官銀差官領賫
該道仰抄案回司即將原調領兵官員并軍兵鄉
夫人等酌量犒賞用見本院奬勞之心以為將來
忠勤之勸仍仰該道備查各兵原係操練者照舊
在班操練以備緊急調用添募者省令回還田里
各安生業務為良善之民共饗太平之福毋得分

外為非致招身家之累備行巡按衙門知會

釋放投首牌

據吳國七林十一等口稱閔念四等落水身死今訪得閔念四等見在寧州界上告要投招前者已曾發有告示許令脅從新民俱准投首免死給照復業生理近日　朝廷降有黃榜亦准投首免死令闔各地方居民不體　朝廷及本院好生之意輒便起兵剿殺激使不敢出身投首反使　朝廷及本院失信於人本當鄉拿重究姑且再行誡諭為此牌仰寧州知州汪憲採訪前項一起投首之人是否閔念四等正身若果有投首真情即便帶領前赴軍門發落准與楊子橋等一例釋放給與執照各自復業當差如或聚衆不散星夜飛報軍門以憑發軍剿滅俱毋違錯

牌仰沿途各府州縣衛所驛遞巡司衙門慰

諭軍民

照得先因寧王謀反請兵征剿續該本院親督各哨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二十四等日在鄱陽湖連日與賊大戰至二十六日遂將寧王并世子及其謀黨李士實等賊首林十一等俱已前後擒獲餘黨蕩平地方稍靖已於本月三十日具本奏捷訖近因傳報京軍復來愚民妄相逃竄往往溺水自縊本院親行撫諭尚未能息殊不知　朝廷出兵專為誅剿寧賊救民水火之中況統兵將帥皆係素有威望老臣宿將紀律嚴明遠近素所稱服縱使復來亦必自無擾害況今寧賊已擒地方已靖京軍豈有無事遠涉之理愚民無知轉相驚惑深為可憫誠恐沿途一帶居民亦多聽信傳聞不實之言而北來京軍尚或未知寧王已就擒獲合行差官沿途曉諭軍民及一面迎候北來官兵煩請就彼回轉除將寧王反逆黨與本院親自量帶官兵徑從水路解赴京師外仰沿途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照牌事理即行抄牌備出告示曉諭遠近鄉村軍民人等使知寧賊已擒京軍已轉免致驚疑釀成他變差去官員仍仰程程護送同與迎候京軍堅請就彼回轉以免沿途百姓供給之苦

仍諭以本院押解賊犯並帶官兵皆自備行糧糜給沿途經過有司等衙門止備人夫牽挽船隻及畧供柴草給付各兵燒用其他一無所擾不得因此科害里甲軍民差去官員晝夜前進毋得在途遲滞抄牌官吏各俱依准候本院經過日繳

案行江西按察司停止獻俘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奉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 劄付內閣會同 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redacted]得止兵息民不為無見

但照奔潰黨惡見該各屬日報嘯聚流刼亦非已靖黨惡閔念四等又係職等行文之後拿獲之數亦或尚多撫按守臣當此新亂之餘正宜留心撫綏地方聽候勘明解京良由不知前因固執一見輙要自行獲解私請回師再照妃嫔係 宗藩眷屬外官押解恐有妨礙設或越分擅為咎歸何人職等體念民力不堪供給軍餉責令將官將所領官兵分布各府任劄聽製當職止帶合用參隨執打旗號等項人員徑趨江西公同巡撫等官查驗巢穴及逓給告示曉諭撫安地方一面具請定示另行除差委錦衣衛都指揮僉事馬驥前來外劄仰本司各該官吏照依劄付內事理即便遵照鈞帖內事理備行巡撫都御史王 等將已獲賊犯留彼聽候 明旨欽遵施行等因備呈到院卷查先為飛報地方謀反重情事云云本職將寧王并其逆黨親自量帶官兵徑赴水路照依原擬日期啓行解赴京師已至廣信地方今准前因為照前項逆黨俱已擒獲其餘脅從遵照欽降黄榜事

例俱已許令投首解散 宗藩眷屬俱係取到各將軍府內使管件監守係無他嫌今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及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監太監張 欽差提督軍務平賊將軍充總兵官左都督朱憂國愛民之心素聞遠近况號令嚴明秋毫無犯今来體勘逆賊巢穴果已破平百姓貧困顛連必能大加撫諭安輯以仰布 朝廷懷惠小民之仁本職縱使復回省城亦安能少効一籌不過往返道途遠誤奏過程期有損無益

為此仰抄案回司着落當該官吏照依案驗内事
理即便備呈前去煩請徑自查照施行
咨兵部查驗文移
照得本職已將寧王宸濠幷其黨與及宮眷人等
照依原擬具奏日期起程親自觧赴　闕下間隨
據南康府中幷江西按察司呈各奉　欽差提督
軍務御馬監太監張劄付内開訪得宸濠已該本
職擒獲克復省城等語未曾親到江西又無堪信
文移止是見人傳說遽難憑據况係　宗藩人衆

中間恐有撥置同謀逆黨未盡等因及節准　欽
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揭帖開稱
將各犯委的當人員用心防守調撥欽食獻俘
闕下會官封記庫藏俱候按臨地方區畫等因又
准　欽差提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開
稱即查節次共擒斬叛賊級若干内各處原奏報
有名若干無名若干有名未獲漏網幷自首及得
獲馬騾器械等項各若干連獲官軍衛所職役姓
名備查明白俱各存留江西省城聽候審驗仍查

餘黨有無奔潰及曾否殄滅盡絶緣由通行開報
以憑回報等因各到職為照宸濠幷其同謀黨與
俱已擒獲餘孽亦就誅戮雖有脇從數亦不多皆
非得已隨即遵奉　欽降黃榜曉諭俱赴所在官
司投首解散其庫藏等項該本職會同多官於未
准揭帖之先眼同封貯在官聽候　命下定奪官
軍兵快擒斬功次見該原經奏留兩廣監察御史
謝源伍希儒查造奏繳及照宸濠幷各重犯宮眷
人等見觧廣信地方設若往返恐致疎虞及違悞

本職奏報原擬日期除照舊督觧前赴　闕下獻
俘以昭　聖武及具揭帖各另回覆外今照前因
照得本職緣當軍旅重寄地方安危所關三軍死
生攸係一應事機若非奉有　御寶勅旨及兵部
印信咨文安敢輕易憑信今前項各官文移既非
祖宗舊章成憲就使果皆出於　上意亦須貴部
行有知會公文萬一奸人假托各官名目秉間作
弊致有不測變亂本職雖死亦何所及除奉　欽
差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督府太

師鎮國公朱鈞帖曾奉　朝旨相應遵奉其餘悉遵舊章施行外緣前項各官文移未委虛的俱合備行咨報貴部為此備抄揭帖粘連咨請查驗施行

案行浙江按察司交割逆犯暫留養病　十月初九日

照得當職先因患病具本乞休閒奉　勅扶病前往福建公幹六月十五日行至江西豐城地方適遇寧王興兵作亂看係　君父大難義不忍去復

回吉安府督同知府伍文定等起調兵夫招集義勇扶病親行統領於七月二十日攻復省城本月二十四五六等日於鄱陽湖連日大戰擒獲寧王宸濠及逆黨李士實劉養正王春等賊首共十三凌十一閔念四吳國七閔念入等先後具本奏報外隨聞　大駕南征禮當解赴　軍門又因宸濠連日不食慮恐物故無以獻俘奏凱彰　朝廷討賊之義兼之合省內外人情洶洶或生他變當具本題知於九月十一日啓行將宸濠及逆黨宮眷解赴　軍門當職力疾沿途醫藥親行押解行至廣信地方又奉　欽差總督軍務鈞帖備仰照依制諭內事理即便轉行所屬司府衛所州縣驛遞等衙門欽遵施行等因遵依通行間續准　欽差提督軍務御馬太監張照會及准　欽差總督軍務充總兵官安邊伯朱手本各遣官邀回本職并將所解宸濠等逆犯回省聽候會審本職看得既奉　總督軍門鈞帖自合解赴面受節制若復退還省城坐待　駕臨恐涉遲誤且誤　奏過程期

又復扶病日夜前進行至浙江杭州府地方前病愈加沉重不能支持請醫調治間適遇　欽差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御用監太監張奉　命前來江西體勘宸濠等反逆事情及查理庫藏宮眷等事當准鈞帖開稱宸濠等待親臨地方覆審明白具奏　軍門定奪等因為照本職先因父老祖喪累疏乞休未蒙　俞允隨扶病赴闕意圖了事即從彼地冒罪逃歸旬日之前亦已具奏不意行至中途遭值寧王反叛此係　國家大變臣子之義不

容舍之而去又闔省巡撫地方等官無一人見在
天下事機間不容髮故復忍死暫留為牽制攻討
之圖候 命師既至地方稍靖即從初心死無所
避臣區區報國血誠上通於天不辭滅宗之禍不
避形迹之嫌冒非其任以勤 國難亦望 朝廷
鑒臣此心不以法例繩縛使得少申烏鳥之私等
情具奏外今照前事本職自度病勢日重猝未易
愈前進既有不能退回愈有不可若再遷延必成
兩誤除本職暫留當地請醫調治俟稍痊可一面
仍回省城或仍前進沿途迎 駕一面具本乞恩
養病另行外所據原解逆犯合就查明交割帶回
省城聽候 駕臨審處通行為此仰抄案回司着
落官吏備呈 欽差提督軍務贊畫機密軍務御
用監太監張煩請會同監軍御史公同當省都布
按三司等官將見解逆首宸濠及逆黨劉吉等各
犯并宮眷馬匹等項逐一交查明白仍請徑自另
委相應官員兵快人等管押帶回省城從宜審處
施行仍備呈兵部查照知會批案依准并行過日

期先行呈來

告諭軍民 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軍民人等爾等困苦已極本院才短知窮坐
視而不能救徒含羞負愧言之實切痛心今京邊
官軍驅馳道路萬里遠來皆無非為 朝廷之事
拋父母棄妻子被風霜冒寒暑顛頓道路經年不
得一顧其家其為疾苦殆有不忍言者豈其心之
樂居於此哉況南方卑濕之地尤非北人所宜今
春氣漸動瘴疫將興久客思歸情懷益有不堪爾
等居民念自己不得安寧之苦即須念諸官軍久
離鄉土拋棄家室之苦務敦主客之情勿懷怨恨
之意亮事寧之後凡遭兵困之民 朝廷必有優
恤今軍馬塞城有司供應日不暇給一應爭鬬等
項詞訟俱宜含忍止息勿輙告擾各安受爾命寧
柰爾心本院心有餘而力不足聊布此苦切之情
於爾百姓其各體悉無怨

欽奉 詔書寬宥脅從

節該欽覩 詔書朕親統六師正名討罪除首惡

宸濠并同謀有名逆賊不赦外其餘脅從之徒盡行寬宥釋放欽此欽遵照得先因寧府作亂該本院出給告示官兵臨城之日惟首惡是問宗支郡王儀賓人等各閉門自保商賈買賣如故軍民棄甲投戈各歸生理毋得驚疑其有懷奸稔惡不悛者必殺無赦脅從人等但能赴官投首即與釋放免罪等情已經發仰遠近張掛曉諭外後宸濠既擒被脅之徒前後赴官投首不下千餘皆經查審釋放其間尚有欵赴首官司多被地方攔阻本院

隨又督解逆犯出外以是一向遲疑未即出投續該　欽差提督軍務各衙門臨省前項被脅之人始各赴官投首就與本院事體一同即是去惡從善之民近訪得有等無籍之徒用言扇惑乘機詐害致使驚疑未安生理除訪拏究問外仰按察司抄捧回司即便大書出給告示發仰人煙輳集去處常川張掛曉諭自破城以後但有被脅旗校軍民人等改惡遷善已經赴官投首驗有執照者皆係良善俱仰遵照前項　詔書內事理盡行寬宥

釋放各安生理毋得信人恐嚇自生猜疑地方里鄰總甲人等敢有懷挾私讐羅織搆害誑言扇惑詐騙財物者仰即赴院告理以憑拏問發遣仍取各首到官姓名并給過告示曉諭緣由呈報

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江西一省重遭大患民困已極屢經　奏免糧稅日久未奉　明旨近因南科奏停隨復部使催督一以為蠲免一以為追徵非惟下民無所遵守亦且官府難於施行今該司

議謂兌淮起運係京儲額數而王府祿米亦歲月難缺要行所屬先納兌淮次及京庫折銀次及南京倉米次及王府祿米其餘俱候　明降等因此亦深覩民患欵濟不能委曲調停計出無柰仰司即如所議備行各該府州縣查照施行後有　恩旨當亦止免十五年以後錢糧其十四年以前拖欠必須帶徵終有不免莫若速了為便各府州縣宜以此意備曉下民姑忍割肉之痛以救燃眉之急嗚呼目擊貧民之疾苦而不能救坐視徵求之

急迫而不能止徒切痛楚之懷曾無拯援之術傷心慘目汗背赧顏此皆本院之罪其亦將誰歸咎各府州縣官務體此意雖在催科恒存撫字仍備出告示使各知悉此繳

再批追徵錢糧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看得本省十四年以前一應錢糧已經給事等官奉奏 明旨果係小民拖欠俱准暫且停徵還着各該官司設法賑濟毋視虛文此 朝廷之深仁厚德憫念窮民誠愛惻怛之所

發小民莫不歡欣鼓舞臣子所當遵守奉行乃今停徵之令甫下而催併之檄復行賑濟之仁未布而箠撻之苦已加法令如此有司何以奉行下民何所取信夫為人臣者上有益於國下有益於民雖死亦甘為之今日所行上使 朝廷失信於民下使百姓歸怨於上重貧民之困益地方之災縱使錢糧果可立辦恐心害理亦不能為況旬月之間而欲追併了絕縱使神輸鬼運亦於事勢不能徒使斂怨殃民何益於事除本院身為巡撫不能

為 國為民自行住俸待罪外仰布政司行各該府縣官以理勸化小民且諭以今日之舉非關 朝廷失信實由京儲缺乏司國計者勢不得已興起其忠君親上之心勉令漸次刻期完納果克濟事兩月之後亦未為遲其各該官員本非其罪不必住俸革去冠帶行令照舊盡心職業勿因事變之難有厭愛民之志後有違慢之譏本院自當其罪仍呈提督漕運行督糧官及巡按衙門知會此繳

批南昌府追徵錢糧呈

據南昌府所申凋弊徵求之苦本院繆當斯任實切憂惻部堂諸公非無恤民之念但身司國計不得不以空乏為虞在外有司非無國計之憂但目擊民艱不能不以撫恤為重若使平民尚堪朘削一時忍痛幷徵以輸國用豈非臣子之心但恐徒爾虐民無濟國事非徒無濟兼恐生虞斟酌調停事在善處仰布政司會同二司各官將該府所申事理即加酌議或先徵新糧將舊糧減半帶徵或

儘其力量可及分作幾限令民依期逐漸辦納但可通融調攝皆須悉心議處務使窮民不致重傷而國用終亦無損一面備行各該府縣查照施行一面具由呈來以憑咨 奏此繳

褒崇陸氏子孫 正德十五年正月

據撫州府金谿縣三十六都儒籍陸時慶告肴得宋儒陸象山先生兄弟得孔孟之正傳為吾道之宗派學術久晦致使湮而未顯廟堂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澤仰該縣官吏將陸氏嫡派

子孫差役查照各處聖賢子孫事例俱與優免其間有聰明俊秀堪以入學者具名送提學官處選送學肄業務加崇重之義以扶正學之衰具依准繳

告諭安義等縣漁戶

告諭安義縣等漁戶及遠近軍民人等地方不幸近遭大變加以師旅征輸人民困苦已極府官思欵休養賑恤而無其由近聞漁戶人等曾被寧王驅脅者慮恐官府追論舊惡心不自安往往廢棄生業詢其所以皆由讐家煽動意在激使為惡因而陷之死地以快其憤不知 朝廷已屢有榜文凡被寧賊驅脅者一槩釋而不問况訪得安義等處漁戶各係詩禮大家素敦良善雖或間有染於非僻及為王府所脅誘者然鄉里遠近自有公論善惡終不可混近據通判林寬禀稱各戶痛懲既往已將漁船折卸似此誠心改行亦復何所憂懼為此特仰南康府通判林寬將本院告諭真寫翻刊親齎各戶逐一頒諭務使舍舊圖新各安生理

不得輕信人言妄有疑猜自求罪累其素敦詩禮良善者愈加勸勉務益興行禮讓講信修睦以為改惡從善者之倡族黨之中果有長惡不悛不聽勸諭者衆共拘執送官明正典刑以安善類毋容稂莠致害嘉禾若舊雖為顯惡今能誠心改化者亦不得懷記舊讐搜求羅織激使為非事發究竟責有所歸嗚呼吾民同胞不幸陷於罪戮惻然尚不忍見豈有追尋舊惡必欲置之死地之理本院舊在南贛曾行十家牌式軍民頗安盜賊頗息除

各該地方行分巡分守官編置外前項漁戶人等
就仰通判林寬照式逐一編置務在着實舉行以
收成効特茲告諭各宜知悉

批按察使伍文定患病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按察使伍文定茂著戎功
新膺憲命當其衆難交攻尚以一身獨任偶茲微
恙豈妨供職諒本官自切百姓瘡痍之憂豈遑一
身痛痒之顧仰該司即行本官照舊管事果有疾
患一面調理毋得再呈辭致曠職業繳

批臨江府耆民建立生祠呈

據臨江府清江縣耆民董惟謙等呈立知府戴德
孺生祠看得知府戴德孺素堅清白之守久著循
良之政今其去任而郡民建祠報德此亦可見天
理之在人心自不容已仰該府縣官俯順民情量
行撥人看守非徒激勵後人俾有所興且以成就
民德使歸於厚繳

批吉安府救荒申

據吉安府申備廬陵縣申看得所申要將陳腐倉
穀賑給貧民此本有司之事當茲災患正宜舉行
但誠於愛民者不徒虛文之舉忠於謀國者必有
深長之思故目前之災雖所宜恤而日後之患尤
所當防以今事勢而觀後患決有難測近據崇仁
縣知縣祝蕃申要將預備倉穀凶荒之時則倍數
借給以濟貧民秋成之日則減半還官以實儲蓄
頗有官民兩便已經本院批准照議施行看得各
縣事體不甚相遠此議或可通行仰布政司再加
裁酌議處施行各屬遇災地方凡積有稻穀者俱

查照此議而行仍仰各該掌印官務要身親給散
使貧民得實惠之沾官府無虛出之弊乃可其一
應科派物料等項當茲兵亂之餘加以水災民不
聊生豈堪追併仰布政司酌量緩急分別重輕畧
定徵收先後之次備行各屬以漸而行庶幾用一
緩二之意少免醫瘡剜肉之苦通仰該司定議施
行回報

批撫州府同知汪萬乞休呈

據撫州府同知汪萬呈看得同知汪萬久存恬退

遇難復留以盡報 國之忠仍堅歸田之請出處得宜誠可嘉尚但本官政素獲民年未甚老已經勉留照舊供職而本官稱疾愈篤求退益懇仰府再行查看如果病勢難留准令就彼致仕該府以禮起送還鄉仍備行原籍官司歲時以禮優待務獎恬退以勵鄙薄此繳

批提學僉事邵鋭乞休呈

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鋭求歸誠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使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

緇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雖亦明哲保身使皆絜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息挽留者雖以為國惜賢使皆靦顏在位則高尚之風亦日以微况本院自歎求退而未能安可沮人之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全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聽行所志若猶眷顧 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危受命同舟共艱稍須弘濟卻遂初心則臨難之義既無苟免於搶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定之餘與言及此中心愴切

禮取副提舉舒芬牌

照得當職奉 命提督軍務兼理巡撫深慮才微責重無以仰稱 任使合求賢能以資贊翼訪得福建市舶提舉司副提舉舒芬志行高古學問深醇直道不能趨時長才足以濟用合就延引以匡不及為此牌仰福建布政司官吏即行泉州府措辦羊酒禮幣賫送本官用見本院優禮之意仍照

例起關應付前赴軍門以憑諮訪本官職任就委別官暫替

南贛鄉約

咨爾民昔人有言蓬生蔴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常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而為暴豈獨其性之異其人之罪哉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訓誨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閈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

連爾叶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後僞相殘故遂
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
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
特為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
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
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
講信修睦務為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
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責己則昏爾等父老
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

即善人矣毋自恃為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
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
吾言毋忽

一同約中推年高有德為衆所敬服者一人為約
長二人為約副又推公直果斷者四人為約正通
達明察者四人為約史精健廉幹者四人為知約
禮儀習熟者二人為約贊置文簿三扇其一扇備
寫同約姓名及日逐出入所為知約司之其二扇
一書彰善一書糾過約長司之

一同約之人每一會人出銀三分送知約具飲食
毋大奢取免饑渴而已

一會期以月之望若有疾病事故不及赴者許先
期遣人告知約無故不赴者以過惡書仍罰銀一
兩公用

一立約所於道里均平之處擇寺觀寬大者為之

一彰善者其辭顯而決糾過者其辭隱而婉亦忠
厚之道也如有人不弟毋直曰不弟但云聞某於
事兄敬長之禮頗有未盡某未敢以為信姑書之
以俟凡糾過惡皆例此若有難改之惡且勿糾使

無所容或激而遂肆其惡矣約長副等須先期陰
與之言使當自首衆共誘掖獎勸之以興其善念
姑使書之使其可改若不能改然後糾而書之又
不能改然後白之官又不能改同約之人執送之
官明正其罪勢不能執戮力協謀官府請兵滅之

一通約之人凡有危疑難處之事皆須約長會同
約之人與之裁處區畫必當於理濟於事而後已
不得坐視推託陷人於惡罪坐約長約正諸人

一寄庄人户多於納糧當差之時躲回原籍往往負累同甲今後約長等勸令及期完納應承如蹈前弊告官懲治削去寄庄

一本地大户異境客商放債收息合依常例毋得磊筭或有貧難不能償者亦宜以理量寬有等不仁之徒輒便捉鎖磊取挟寫田地致令窮民無告去而為之盜今後有此告諸約長等與之明白償不及數者勸令寬捨取已過數者力與追還如或恃強不聽率同約之人鳴之官司

一親族鄉鄰往往有因小忿投賊復讐殘害良善釀成大患今後一應闘毆不平之事鳴之約長等公論是非或約長聞之即與曉諭解釋敢有仍前妄為者率諸同約呈官誅殄

一軍民人等若有陽為良善陰通賊情販買牛馬走傳消息歸利一己殃及萬民者約長等率同約諸人指實勸戒不悛呈官究治

一吏書義民總甲里老百長弓兵機快人等若攪差下鄉索求賫發者約長率同呈官追究

一各寨居民昔被新民之害誠不忍言但今既許其自新所占田產已令退還毋得再懷前讐致擾地方約長等常宜曉諭令各守本分有不聽者呈官治罪

一投招新民因爾一念之善貸爾之罪當痛自克責改過自新勤耕勤織平買平賣思同良民無以前日名目甘心下流自取滅絕約長等各宜時時提撕曉諭如蹈前非者呈官懲治

一男女長成各宜及時嫁娶往往女家責聘禮不

充男家責嫁裝不豐遂致愆期約長等其各省諭諸人自今其稱家之有無隨時婚嫁

一父母喪葬衣衾棺槨但盡誠孝稱家有無而行此外或大作佛事或盛設宴樂傾家費財俱於死者無益約長等其各省諭約內之人一遵禮制有仍蹈前非者即與糾惡簿內書以不孝

一當會前一日知約預於約所灑掃張具於堂設告諭牌及香案南向當會日同約畢至約贊鳴鼓三衆皆詣香案前序立北面跪聽約正讀告諭畢

約長合衆揚言曰自今以後凡我同約之人祗奉戒諭齊心合德同歸於善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衆皆曰若有二三其心陽善陰惡者神明誅殛皆再拜興以次出會所分東西立約正讀鄉約畢大聲曰凡我同盟務遵鄉約衆皆曰是乃東西交拜興各以次就位少者各酌酒於長者三行知約起設彰善位於堂上南向置筆硯陳彰善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舉善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出就彰善位揚言曰某有某善某

能改某過請書之以為同約勸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曰約史舉甚當約正乃揖善者進彰善位東西立約史復謂衆曰某所舉止是請各舉所知衆有所知即舉無則曰約史所舉是矣約長副正皆出就彰善位約史書簿畢約長舉杯揚言曰某能為某善某能改某過是能修其身也某能使某族人為某善改某過是能齊其家也使人人若此風俗焉有不厚凡我同約當取以為法遂屬於其善者善者亦酌酒酬約長曰此豈足為善乃勞長者過獎某誠惶怍敢不益加砥礪期無負長者之教皆飲畢再拜謝約長約長答拜興各就位知約撤彰善之席酒復三行知約起設糾過位於堦下北向置筆硯陳糾過簿約贊鳴鼓三衆皆起約贊唱請糾過衆曰是在約史約史就糾過位揚言曰聞某有某過未敢以為然姑書之以俟後圖如何約正遍質於衆曰如何衆皆曰約史必有見約正乃揖過者出就糾過位北向立約史復遍謂衆曰某所聞止是請各言所聞衆有所聞即言無則曰

約史所聞是矣於是約長副正皆出糾過位東西立約史書簿畢約長謂過者曰雖然姑無行罰惟速改過者跪請曰某敢不服罪自起酌酒跪而飲曰敢不速改重為長者憂約正副史皆曰某等不能早勸諭使子陷於此亦安得無罪皆酌自罰過者復跪而請曰某既知罪長者又自以為罰某敢不即就戮若許其得以自改則請長者無飲某之幸也趨後酌酒自罰約正副咸曰子能勇於受責如此是能遷於善也某等亦可免於罪矣乃釋爵

過者再拜約長揖之興各就位知約撤糾過席酒復二行遂飯飯畢約贊起鳴鼓三唱申戒衆起約正中堂立揚言曰嗚呼凡我同約之人明聽申戒人孰無善亦孰無惡為善雖人不知積之既久自然善積而不可掩為惡若不知改積之既久必至惡極而不可赦今有善而為人所彰固可喜苟遂以為善而自恃將日入於惡矣有惡而為人所糾固可愧苟能悔其惡而自改將日進於善矣然則今日之善者未可自恃以為善而今日之惡者亦豈遂終於惡哉凡我同約之人盍共勉之衆皆曰敢不勉乃出席以次東西序立交拜興遂退

旌獎節婦牌

訪得吉水縣民人陳文樂妻黃氏廬陵縣生員胡宪妻曾氏俱各少年守制節操堅厲遠近傳揚士夫稱嘆當茲風俗頹靡之時合行旌獎以厲澆薄為此仰府官吏即行吉水廬陵二縣掌印官支給無礙官錢買辦禮儀前去各家盛集鄉鄰老幼之人宣揚本婦志節之美務使姻族知所崇重里巷知所表式用獎貞節以激偷薄仍備述各婦節操志行始末及將獎勵過緣由同依准隨牌繳報以憑施行

興舉社學牌

看得贛州社學鄉館教讀賢否尚多淆雜是以詩禮之教久已施行而淳厚之俗未見興起為此牌仰嶺北道督同府縣官吏即將各館教讀通行訪擇務學述明正行止端方者乃與茲選官府仍籍記姓名量行支給薪米以資勤苦優其禮待以示

崇勸以各童生之家亦各通行戒飭務在隆師重道教訓子弟毋得因仍舊染習為偷薄自取愆咎

頒定里甲雜辦

據龍南縣申稱先年里甲使用俱係丁糧分派照日應當以致多寡不均要將正德十六年里甲通行查審除逃絕人丁外將一年使用春秋祭祀軍需歲報使客夫馬等項俱於丁糧議處每石出銀若干陸續稱收貯庫推舉老人公同里長使用註簿償有餘剩照多寡給還等因到院簿查先該贛

州府知府盛茂同知夏克義議過贛縣里長額辦雜辦已經批仰嶺北道再加酌議續據副使王度呈稱查筭本縣額辦使用該銀三千七百三十一兩七分二釐四毫九絲原轄里長一百一十里内除十里逃絶止有一百里十六年分每糧一石筭一分人丁二丁筭一分一年丁糧共該一千一百二十六分半每分該出銀三兩三錢一分二釐一毫一絲一忽合行該縣印鈐收銀文簿一扇將各都該辦銀兩分為二次查追貯庫又置文簿二扇一寫本縣支出數目一發支用人役註附每月選有行止老人二名公同直日里長赴縣支領每月備具用過揭帖二本一送都察院一分巡道一本府各不時稽察年終羨餘並聽上司查處以補無名徵需府縣不得擅支仍將各里該納分數刷印告諭遍張鄉村曉諭如有官吏額外科派及收銀人役多取火耗秤頭并里甲恃頑不辦許各呈告以憑拏問呈乞照詳又經批仰照議即行該縣永永查照仍備刻告示遍行曉諭及多行刷印頒給各里收照以防後奸今申前因看與本院新定則例相同及照寧都等九縣及南安所屬大庾等縣事體民情當不相遠合就通行查編為此仰抄案回道即便速行各縣俱查本院近定規則各照丁糧多寡派編銀兩追收貯庫選委行止端實老人公同該日里長支用置簿稽察刊榜曉諭禁約事宜悉照原議施行敢有違犯者就便拏問呈詳通取各縣派定過緣由類報查考

批江西布政司設縣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將新淦縣知縣田邦傑建言設縣緣由看得近來各處設縣皆因窮山絶谷盜賊盤據人迹罕通聲教不及不得已而為權宜之計者腹裡平衍四通五達之區止宜減并不貴增添蓋增一縣即增一縣之事官吏供給學校倉庫囹獄差徭一應煩費未易悉舉且又有彼此推避之奸互相牽制之患計其為利不償所害古人謂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凡今作事貴在謀始仰布政司再行會同二司各官從長計議設縣之

外界無別策可以致理具議呈奪繳

議處官吏廩俸

照得近來所屬各州縣衛所倉場等衙門大小官吏以贓問革者相望而冒犯接踵究詢其由皆云家口衆多日給不足俸資所限本以涼薄而近例減削又復日甚加有上下接應之費出入供送之繁窮窘困迫計出無聊中間亦有甘貧食苦刻勵自守者往往狼狽藍縷至於任滿職革債負纏結不得去歸其鄉夫貪墨不才法律誠所難貸而其

情亦可矜憫夫忠信重祿所以勸士在昔任人既富方穀庶民在官祿足代耕此古今之通義也朝廷賦祿百司厚薄既有等級要皆使各裕其資養免其內顧然後可望以盡心職業責以廉恥節義今定制所限既不可得而擅增至於例所應得又從而裁削之使之仰事俯育且不能遂是陷之於必貪之地而責之以必廉之守中人之資將有不能而况其下者之衆乎所據前項事理非獨人情有所未堪其於政體亦有所損合行會議查處

參酌事理輕重及查在外官員自二品至九品并雜職吏胥等俸米除本色外其折色原例每石作銀若干於何年月裁減作銀若干應否復舊或量行加增務要議處停當呈來定奪施行

咨六部伸理冀元亨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孝友之德化於鄉閭本職往年謫官貴州本生曾從講學近來南贛延之教子時因寧藩宸濠潛謀不軌虐焰日張本職封疆連屬欲為曲

突徙薪之舉則既無其由將為發奸摘伏之圖則又無其實偶值宸濠飾詐要名禮賢求學本職因使本生乘機往見宸濠冀得因事納規開陳大義沮其邪謀如其不可勸諭亦因得以審察動靜知其叛逆遲速之機庶可密為禦備本生既與相見議論大相矛盾宸濠以本職所遣一時雖亦含忍遣發而毒怒不已陰使惡黨四出訪緝欵加陷害本生素性愿愨初不之知而本職風聞其說當遣密從間道潛回常德以避其禍後宸濠既敗痛恨

本職起兵攻剿雖反噬之心無所不至而天理公道所在無因得遂其奸乃以本生係本職素所愛厚之人輒肆詆誣謂與同謀將以泄其讐憤且本生既與同謀則宸濠舉叛之日本生何故不與共事卻乃反回常德聚徒講學宸濠素所同謀之人如李士實劉養正王春之流宸濠曾不一及而獨口稱本生與之造始此其挾讐妄指蓋有不待辯說行道之人皆能知者但當事之人不加詳察輒爾聽信遂陷本生一至於此本生篤事師之義懷報 國之忠蹈不測之虎口將以轉化凶惡潜消奸究論心原迹尤當顯褒實錄乃今身陷俘囚吏子奴虜家業蕩盡宗族遭殃信奸人之口為叛賊泄憤報讐此本職之所為痛心刻骨日夜究憤而不能自己者也本職義當與之同死幾欲為之具奏伸理而本生雖在拘囚傳聞不一或以為既釋或以為候 旨燕慮當事之人或不見諒反致激成其罪故復隱忍到今又恐多事紛紜之日萬一玉石不分竟使忠邪倒置徒以沮義士之志而快

叛賊之心則本職後雖繼之以死將亦無以贖其痛恨為此合行具咨貴部煩請咨詢鑒察特賜扶持分辯施行

獎勵主簿于旺

看得近來所屬下僚鮮能持廉守法訪得興國縣主簿于旺獨能操持清白處事詳審近委管理抽分纖毫無玷奸弊剗革撫屬小官之內誠不多見相應獎勵以勸其餘為此牌仰官吏即便支給商稅銀兩買辦花紅彩段羊酒各一事并將本院發去官馬一匹帶鞍一付備用鼓樂差官以禮送付本官用見本院獎勵之意

申諭十家牌法

本院所行十家牌諭近來訪得各處官吏類多視為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據法即當究治尚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今特述所以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其丁為其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其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

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排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及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為偷竊及喇唬教唆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重甘結狀官府為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為除其名境內或有盜竊即令此輩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

門曉諭覺察如此即奸偽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即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禀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鬬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

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因是而修之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因是而修之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因是而修之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令特畧述所以立法之意再行申告言之所不能盡者其各為我精思熟究而力行之毋徒紙上空言搪塞竟成掛壁之虛文則庶乎其可

矣

申諭十家牌法增立保長

先該本院通行撫屬編置十家牌式為照各甲不立牌頭者所以防脅制侵擾之弊然在鄉村遇有盜賊之警不可以無統紀合立保長督領庶衆志齊一為此仰抄案回司即行各道守巡兵備等官備行所屬各府州縣於各鄉村推選才行為衆信服者一人為保長專一防禦盜賊平時各甲詞訟悉照牌諭不許保長干與因而武斷鄉曲但遇盜

警即仰保長統率各甲設謀截捕其城郭坊巷鄉村各於要地置鼓一面若鄉村相去稍遠者仍起高樓置鼓其上遇警即登樓擊鼓一巷擊鼓各巷應之一村擊鼓各村應之但聞鼓聲各甲各執器械齊出應援俱聽保長調度或設伏把隘或并力夾擊但有後期不出者保長公同各甲舉告官司重加罰治若鄉村各家皆置鼓一面一家有警擊鼓各家應之尤為快便此則各隨才力為之不在牌例之內俱仰督令各縣即行推選增置仍告諭

遠近使各知悉各府仍要不時稽察務臻實效毋得虛文搪塞查訪得出定行究治不貸

頒行社學教條

先該本院據嶺北道選送教讀劉伯頌等頗已得人但多係客寓日給為難今欲望以開導訓誨亦須量資勤苦已經案仰該道通加禮貌優待給薪米紙筆之資各官仍要不時勸勵敦勉令各教讀務遵本院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為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喻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閒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而凡教授於茲土者亦永有光矣仍行該縣備寫案驗事理揭置各學永遠遵照去後今照前項教條因本院出巡忙迫失於頒給合就查發為此牌仰本道府即將發去教條每學教讀給與二張揭置座右每日務要遵照訓誨諸生該道該府官員亦要不時親臨激勵稽考毋得苟應文具遂令日就廢弛

清理永新田糧

據參議周文光呈看得江西田糧之弊極於永新相傳已非一日今欲清理丈量實亦救時切務但恐奉行不至未免反滋弊端依議定委通判談儲推官陳相指揮高睿會同該縣知縣翁璣設法丈量該道仍要再加區畫曲盡物情務仰各官秉公任事正己格物殫知竭慮削弊除奸必能一勞永逸方可發謀舉事如其虛文塞責則是若衆思害處以俟能者事完之日悉照該道所議造冊永永

遵守施行繳

批寧都縣祠祀知縣王天與申

據寧都縣申看得知縣王天與舊隨本院征剿横水桶岡諸賊屢立戰功後隨本院討平寧藩竟死勤事况其平日居官政務修舉威愛兼行仰該縣即從士民之請建祠報祀用伸士夫之公論以慰小民之遺思

曉諭安仁餘干頑民牌 正德十五年二月

照得安仁餘干各有梗化頑民數千餘家近往東

鄉逃避山澤沮逆王化已將數年即其罪惡俱合誅夷無赦但本院撫臨未及况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各官因各民頑梗尚未編查若遽行擒剿似亦不教而殺為此牌仰撫州府同知陸俸督同東鄉縣知縣黄堂及安仁縣知縣汪濟民餘干縣知縣馬津親詣各民村都沿門挨緝推選父老子弟知禮法者曉諭敎飭令各革心向化自求生路限在一月之内仇者釋其怨憤者平其心逋者歸其負罪者伏其辜具由呈來仍籍待以良善若過限不改不必再加隱忍姑息徒益長奸縱惡即便密切指實申來以憑別有區處施行

告諭頑民 十二月十五日

告諭安仁餘干東鄉等縣父老子弟自本院始至江西即聞三縣間有頑梗背化之民數千家其時本院方事剿平閩廣湖郴諸蠻寇且所治止於南贛政教有所未及自去歲征討逆藩 朝廷復有兼撫是方之 命隨因 聖駕南廵奔走道路故亦未遑經理今復還省城備詢三司府縣各官及

遠近士夫軍民皆謂爾民梗化日久積惡深重已在必誅無赦夫 朝廷威令雷厲風行於九夷八蠻之外而中土郡縣之民乃敢悖抗若此不有誅戮以示懲戒亦將何以為國欲即發兵勦捕顧其間尚多良善恐致玉石無辨且前此有司所以處之亦有未善何者安仁餘干里分本少於東鄉而地勢又限以山谷顧乃割小益大以啓爾民規避之端其失一矣既而兩邑之民從賦不平爭訟競起其時若盡改復舊亦有何説顧又使其近東鄉

者歸安仁近安仁者附東鄉以蠱爾民紛爭之誘其失二矣及爾等抗拒之迹既成尚當體悉爾等中間或有難忍之怨壓抑不平之情亦須爲之申泄斷理或懲或戒使兩得其平若終難化諭者即宜斷然正以國法顧乃憚於身任其勞一切惟事姑息外逃租賦遂從而免其租賦欲逃逋債遂從而貸其逋債於彼則務隱忍之政而聽其外附於此又信一偏之詞而責其來歸紀綱不立冠屨倒置長奸縱惡日增月熾以成爾民背叛之罪而陷

之必死之地其失三矣然爾等罪惡皆在本院未臨之前自本院撫臨以來尚未曾有一言開諭爾等況查本院新行十家牌諭以弭盜息訟勸善糾惡而各該縣官又因爾等恃頑梗化皆未曾編查曉諭爾等皆未知悉其間或有悔創自新之願亦未可知若遽行擒勦是亦不教而殺雖爾等在前之惡受此亦不爲過然於吾心終有所未盡也近日撫州同知陸俸來稟爾等尚有可憫之情各懷求生之願故特委同知陸俸親齎本院告諭往諭

爾等父老子弟因而查照本院十家牌式通行編排曉諭使各良互相勸戒糾察痛懲已往之惡共爲維新之良爾等父老子弟其間知識明達者盍亦深思熟慮之世豈有不納糧不當差與官府相對背抗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世豈有恃頑樹黨結怨搆仇劫衆拒捕不伏其辜而可以長久無事終免於誅戮者乎就使爾等各有子弟奴僕與爾抗拒悖逆若此爾等當何以處之夫寧王宸濠挾奸雄之資籍　宗室之勢謀爲不軌

積十餘年誘聚海內巨魁猾賊動以萬計奪其財力甲兵之強自以爲無敵於天下矣一旦稱亂舉事本院奉　朝廷威令與一旅之師不旬日而破滅之如虜疋雛爾等縱頑梗兇悍自視以爲孰與宸濠吾若聲汝之罪不過令一褊裨領衆數百立虀粉爾輩如機上肉耳顧念爾等皆吾赤子其始本無背叛之謀止因規利爭忿肆惡長奸日迷日陷遂至於此夫父母之於子豈有必欲殺之心惟其悖逆亂常之甚將至於覆宗絶戶不得已而後

置之法而有改化之機父母之心又未嘗不欲生全之也前此官府免爾租稅蠲爾債負除爾罪名而遂謂爾可以安居復業是終非所以生汝吾今則不然不免爾租賦不蠲爾債負不除爾罪名爾能聽吾言改惡從善惟免爾一死限爾一月之內釋怨解仇逆稅者輸其賦負債者償其直有罪者伏其辜吾則待爾如故爾不聽吾言任汝輩自為之吾心既無不盡吾可以無憾矣爾後無悔

批江西都司掌管印信

看得三司各官推舉該衛所掌印僉書等官頗已得宜俱依議仰行按察司將本院原發貯庫印信看驗明白照議給領掌管並當該衛改革之初仍行各官務在圖新更始端本澄源共惟同心同德之美以立可久可大之規不獨顯功業於當時必欲垂模範於來裔上不負　廟堂之特選而下可副諸司之舉任其或庸碌浮沉甚至欺公剝下豈徒敗其身名亦難免於刑憲其餘空閑各官觀其才識皆可器使但以闕少人多未及盡用各官惟務持身勵志藏器待時但恐見用而無才勿慮有才而未用若果囊中之錐無不脫穎而出毋謂上人不知輒自頹靡是乃自棄非人棄汝矣俱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牌行崇義縣查行十家牌法

看得新開崇義縣治雖經本院委官緝理經畫大畧規模已具終是草創之初經制未習該縣官員若不假以威權聽其從宜整理則招徠安習之功亦未可責效除行守巡兵備等衙門外牌仰知縣

陳瓚上緊前去該縣首照十家牌諭查審編排連屬其形勢輯睦其鄰里務要治官如家愛民如子一應詞訟差徭錢糧學校等項俱聽因時就事從宜區處應申請者申請應興革者興革務在畜眾安民不必牽制文法大抵風土習尚雖或有異而天理民彝則無不同若使為縣官者果能殫其心力悉其聰明致其惻怛愛民之誠盡其撫輯教養之道雖在蠻貊無不可化況此中土郡縣之區向附新民本多善類我能愛之如子彼亦焉有不愛

我如父者乎夫仁慈以惠良善刑罰以鋤兇暴固
亦為政之大端若此新民之中及各縣分割都圖
人戶果有頑梗強橫不服政化者即仰遵照本院
欽奉 勅諭事理具由申請即行擒拏治以軍法
毋容縱恣益長刁頑

牌諭都指揮馮勲等振旅還師

牌諭都指揮馮勲通判林寬典史徐誠等本月二
十一日據知縣熊价所禀已知安義叛賊畧平所
漏無幾候餘黨一盡各官即行振旅而還就將所

擒叛賊通行牢固綁縛分領觧赴軍門各官在途
務要肅整行伍申嚴紀律禁約軍兵不得犯人一
草一木令差叅隨官詹明賫執各官原領 令旗
令牌監軍而回但有違令侵擾於人者即行斬首
示衆其奮命當先被殺被傷義勇之士及獲功人
役各官務要從公從實開報以憑優恤給賞不得
互分彼此輒有偏私輕重但能推功讓美者勤勞
雖微亦在褒賞若有爭功專利者功蹟雖茂亦從
摃抑其奉新兵快往年從征多犯禁令今既劾有
勤勞尤宜保全始終毋蹈前非自取軍法重罪知
縣熊价不必觧賊且可在縣撫安被擾軍民令各
安居樂業既行申嚴十家牌諭互相保障仍量留
九姓義勇分班守縣候事體定帖以漸散回

批瑞州知府告病申

看得知府胡堯元始以忠義興討賊之功繼以剛
果著及民之政雖獲上之誠或有未孚而守身之
節初無可議據申告病情由亦似意有所為大抵
能絜矩者必推己及人當大任者在動心忍性仰

布政司即行本官照舊盡心管理府事毋因一朝
之忿遂忘三反之功事如過激欵抗彌畢理苟不
渝雖屈匪辱此繳

賑恤水災牌

據南康建昌撫州宜黄等縣申稱非常水災乞賜
大施賑恤急救生靈流移等情看得横水非常下
民昏墊實可傷惻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難溥賑
其地方被水既廣而民困朝不謀夕若候查實報
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冒濫已行二府

各委佐貳官及行所屬被水各縣掌印等官用船裝載穀米分投親至被水鄉村驗果貧難下戶就便量行賑給為照南昌所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數多頑梗若賑給之時非守巡臨督於上或致騰踴紛爭為此仰分守巡南昌官吏即便分督該府縣官於預備倉內米穀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不必揭言賑饑專以踏勘水災為事其間驗有貧難下戶就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人戶畧記姓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冊擾害所至

之地就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安相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不得虛文搪塞徒費錢糧無救民患取罪不便

仰湖廣布按二司優恤冀元亨家屬

照得湖廣常德府武陵縣舉人冀元亨忠信之行孚於遠邇云云已經備咨六部院寺等衙門詳辦去後今照冀元亨該科道等官交章申暴各該官司辦無干礙先已釋放不期復染瘧痢身故該部司屬官員及京師賢士大夫莫不痛悼相與資給衣棺本院亦已具舟差人扶柩歸葬但恐本生原籍官司一時未知詳悉仍將家屬羈監未免枉受淹禁除將本生節義另行具本奏　請褒錄外擬合通行為此牌仰抄案回司即行常德府速將舉人冀元亨家屬通行釋放財產等項亦就查明給還牧管仍將本生妻子特加優恤使奸人知事久論定之公而善類無作德降殃之惑其於民風士習不為無補矣

批江西按察司故官水手呈

看得僉事李素處心和易居官清謹生既無以為家死復無以為斂寡妻弱妾旅櫬萬里死喪之哀實倍恒情該司議欵加撥長夫水手護送非獨僚友之情實亦惇龐周急之義准議行令各府僉撥長夫水手照例起關差人護送還鄉

仰南康府勸留教授蔡宗兗

據南康府儒學中看得教授蔡宗兗德任師儒心存孝義今方奉慈母而行正可樂英才之化況職主白鹿當宋儒倡道之區勝據匡廬又昔賢棲隱

之地偶有親疾自可將調輒與掛冠之請似違奉檄之心仰布政司備行南康府掌印官以禮勸留仍與備葺學官供給薪水稍厚養賢之禮以見崇儒之意繳

批江西布政司禮送致仕官呈

據江西布政司呈查勘新建知縣李時告送僉事李素丟歸雲南任內無礙緣由看得知縣李時所呈量才能而知止已見恬退之節因友喪而求去尤見交誼之敦既經查勘明白亦合遂其高致仰司即行該府聽令本官以禮致仕動支無礙官銀置備綵帳羊酒從厚送餞加撥長夫水手資送還鄉該司仍將本官致仕緣由行原籍官司用彰行誼之美以為風俗之勸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七終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八

別錄十　公移 總督兩廣平定思田征勦八寨

欽奉　勅諭通行　嘉靖六年十月初三日

嘉靖六年七月初七日節該　欽奉　勅諭先該廣西田州地方逆賊岑猛為亂已令提督兩廣等官都御史姚鏌等督兵進勦隨該各官奏稱岑猛父子悉已擒斬巢穴蕩平捷音　上聞已經陞　勅奬勵論功行賞及將該設流官添設參將等事條陳又經該部議擬覆奏施行去後續該各官復奏惡目盧蘇倡亂復叛王受攻陷思恩又經切責各官計處不當行令將失事官員戴罪督兵勦捕及調江西舉兵湖廣永保二司土兵并力勦殺務收全功并勅巡按御史石金紀功外但節據石金所奏前項地方盧蘇王受結為死黨互相依倚禍孽日深將來不可收拾又參稱先後撫臣舉措失當姚鏌等撫夷無策輕信寡謀圖田州已不可得并思恩俱從失之要得通行查究追奪朕以事難遙度姚鏌等前功難泯後有疎虞特旨切責之後能

自奮勵平寇有功亦未可知難遽別議乃下兵部議奏以各官先後所論事宜意見不同且兵連兩廣調遣事干鄰境地方必得重臣前去總制督同議處方得停當今特命爾提督兩廣及江西湖廣等處地方軍務星馳前去彼處即查前項夷情田州因何復叛思恩因何失守督同姚鏌等斟酌事勢將各夷叛亂未形者可撫則撫反形已露者當勦則勦一應主客官軍從宜調遣並副將官及三司等官悉聽節制治以軍法明示威信務要計處

合宜仍令御史石金隨軍紀驗功次從實開報以憑陞賞賊平之後公同計處應設土官流官何者經久利便并先令撫鎮等官有功有過分別大小輕重明白奏聞區處凡用兵進止機宜及一應合行之事勅內該載未盡者悉聽便宜從長處置事體十分重大者具奏定奪朕以爾勳績久著才望素隆特茲簡任爾務以體國為心聞命就道竭忠盡力大展謀猷俾夷患殄除地方安靖以紓朕西南之憂仍須深慮卻顧事出萬全一勞永逸以為

廣人久遠之休毋得循例辭避以孤眾望爾欽哉故諭欽此欽遵照得當爵猥以非才濫膺重寄多病之餘精力既已斲耗久廢之後事體又復闊疎大懼弗堪有負　委托及照兩廣之與江西湖廣雖云相去遼遠而壤地相連士夫軍民往來絡繹傳聞既多議論有素況在無嫌之地是非反得其真且處傍觀之時區畫宜有其當合行諮詢以輔不逮除委用職官及調遣軍馬臨時相機另行外擬合通行為此仰抄捧回司照依案驗備奉　勅

諭內事理即行本司掌印佐貳及各道分巡兵備守備等官并所屬大小衙門各該官吏凡有所見勿憚開陳其間或撫或勦孰為得宜設土設流孰為便利與凡積弊宿蠹之宜改於目前遠慮深謀之可行於久遠者備寫揭帖各另呈來以憑採擇各該官吏俱要守法奉公長廉遠恥祛患衛民竭忠報　國毋以各省而分彼此務在協力以濟艱難果有忠勇清勤績行顯著者旌勸自有常典當爵不敢蔽賢其或奸貪畏縮志行卑污者黜罰亦

有明條當爵亦不敢同惡深惟昧劣庶賴匡襄凡我有司各宜知悉仍行鎮守撫按等衙門知會一體欽遵施行

湖兵進止事宜　十月

據廣西桂林道右叅政龍誥僉事申惠會禀原調永保二司宣慰官舍土兵共六千餘員名八月自辰州府起行九月盡可到省城各職即目起程前去全州興安等處接應督押為照大兵進止自有機宜今未奉節鉞撫臨莫知適從查得舊規兵至即發哨徑趨賓州聽遣如至賓州而未用恐接境思田二府不無致生疑變合無將各兵前赴梧州府屯劄聽候軍門撫臨調度等因照得本年八月二十四日先准兵部咨該本爵看得先任總督巡撫都御史姚　巳棠　欽准致仕而本爵又以扶病就醫聽候辭本　命下未即起程況湖兵未至秋暑尚深遥計賊情正在懈弛機有可乘事宜從便已經行仰各該失事帶罪立功守廵叅將及各領兵督哨等官務要相度機宜若各叛目誠心投撫中間尚有可憫之情　朝廷豈以必殺為事且宜從權撫揷聽候本爵督臨查處若是陽投陰叛譎詐反覆度其事勢終難曲全則宜密切相機乘間行事務在擒厥渠魁不得濫加無罪各官務要協和行事既無叅錯牴牾有乖共濟之義亦無貪功輕率仰戾好生之仁又經行仰各遵照施行去後今據前因看得湖兵既至勢難中止非徒無事漫行有失遠人之信亦且師老財費重為地方之憂但聞諸道路傳諸商旅皆謂各目投撫之誠今已甚切致亂之情尚有可原且　朝廷以好生為德下民無必死之讐是以本爵尚爾遲疑欵候督臨乃決進止顧傳聞未真兵難遥度各官身親其事必皆的知況原任總督雖已致政尚在統領老成慎重當無遺策若果事在不疑即宜乘機速舉一勞永逸以靖地方如其尚有可生之道亦且毋為必殺之謀匪曰姑息將圖久安及照各處流賊素為民患非止一巢若用聲東擊西之術則湖兵之來未為徒行各官俱密切慎圖務出萬全本爵

亦已扶病晝夜速進軍中事宜從便施行一面呈
稟撫鎮巡按等衙門一體通行知會俱毋違錯

牌諭安遠縣舊從征義官葉芳等　十一月

往年本爵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因地方盜賊未平身親軍旅四出勦除爾葉芳等乃能率領兵夫來隨帳下奮勇殺賊効勞為多後遭寧藩之變爾葉芳又能堅辭賊賄一聞本爵起調牌到當即統領曾德禮等及部下兵衆晝夜前來遠赴　國難一念忠義誠有可嘉備歷辛苦立有戰功賞未酬勞予心慊慊嘗欲表奏爾一官以勵忠勤隨因本爵守制還家未及舉行今該奉　命總制四省軍務復臨是境看得舊時從征軍士多被忌功之徒百般壓抑心殊為之不平念爾葉芳舊勞未酬合就先行獎勵故特差典史張縉將帶花紅羊酒親至爾家用旌爾功爾其益謹禮法以輯下人益殫忠勤以報　上德省諭部下之人務要各安生理各守家業人惟不為善未有為善而不獲善報者人惟不為惡未有為惡而不受惡殃者聞爾所居之地傍近各寨新民雖云向化其間尚多與爾為讐爾宜高爾墻垣嚴爾禦備以戒不虞爾等嘗與杜柏孫洪舜等不和各宜消釋講信脩睦安集地方吾所以惓惓誨諭爾等者實念爾等辛勤從我日久吾視爾等不啻如父子雖欲已於言情有所不容已也吾今以軍機重務即赴兩廣不得久留贛城爾等但體吾教戒之意各安室家不必遠來候見徒勞無益其曾德禮等俱各諭以此意

批南康縣生員張雲霖復學詞

看得張雲霖原係本院撤召起兵從征人數立有功次已經核實造報皆本院所親知後因忌功之徒搜求羅織遂令此生屈抑至此言之誠為痛憤仰分巡嶺北道即與查審教官費廷芳指稟有無干涉功賞銀兩曾否收給仍行提學道收送復學則有功之士不致於抱冤憤而本生仗義勤王之節庶亦不負其初心矣　批贛縣生員雷瑞詞同

放回各處官軍牌　十二月二十五日

照得先因田州等處變亂前任軍門抽撥兩省官

罪及差官取調左右兩江土官目兵前赴南寧等
處駐劄聽候征勦今照各夷皆來告要誠心向順
已漸有平復之機且各處城池逃臨缺人防守往
往来告盜賊乘間竊發亦不可不爲之處况今春
氣萌動東作方興各兵屯頓日久霜眠草宿勞苦
萬端應合放回爲此牌仰本官即將軍門原調各
處官軍機兵打手及各土官目兵盡數撤散放回
休息及時農種防守城池惟湖廣永保二司土兵
姑留聽候俟沿途夫馬糧草完備然後發回各具

由回報毋得違錯

犒諭都康等州官男彭一等　十二月二十八日

看得廣西某州縣官孫族某官男頭目某等統領
士兵前来南寧賓州地方屯哨日久勞苦良多即
今歲暮天寒各兵遠離鄉土豈無室家之念故今
特加犒勞通放歸復業安生本族官目務要嚴整
行伍經過地方毋得侵擾人家一草一木有犯令
者即時照依軍法斬首到家之後仰本州縣官仍
要愛惜下人輯和鄰境毋得恃強凌弱倚衆暴寡

越理踰分自取罪悉遵守　朝廷法制保爾土地
人民牌仰本州縣官執照遵守到家之日俱依准
回報

劄付永順宣慰司官舍彭宗舜冠帶聽調

據湖廣永順等處軍民宣慰使司領征官帶舍把
彭明倫田大有等呈稱統兵土舍彭宗舜係致仕
宣慰彭明輔嫡生次男伊兄彭宗漢身故本舍應
該襲替嘉靖五年宗漢奉征田州蒙軍門劄付冠
帶殺賊惟本舍見統目兵聽用又自備家丁三千

報効切恐未授官職軍威無所瞻肅呈乞比照故
兄彭宗漢事體授職便益等因到爵爲照軍旅之
政非威嚴則不肅等級之辨非冠帶無以章今官
舍彭宗舜於常調之外自備家丁隨父報効不避
艱險勤勞　王事同　朝廷之所嘉與况又勘係
應襲次男今以土舍領兵於體統未肅合就遵照
勅諭便宜事理給與冠帶以便行事除事寧另行
具奏外爲此劄仰官舍彭宗舜先行冠帶望　闕
謝恩仍須秉節持身正己律下申嚴約束而使兵

行所在無犯秋毫作興勇敢而使兵威所加有如
破竹務竭忠貞以圖報稱功成之日具奏旌賞
國典具存先具冠帶日期依准繳報仍行本省鎮
巡衙門知會毋得違錯

批廣西布按二司請建講堂呈

據參政汪必東僉事吳天挺呈請建講堂號舍以
便生員肄業事看得感發書勵見諸生之有志作
興誘掖實有司之盛心不有藏修之地難成講習
之功況境接諸蠻之界最宜用夏變夷而時當梗

化之餘尤當敷文來遠雖亦俎豆之事實關軍旅
之機准如所議動支軍餉銀兩即為起蓋務為經
久之計毋飾目前之觀完日開數繳報

批立社學師耆老名呈 嘉靖七年正月

據思明府申稱要令土人譯勸蘇庇加以社學師
名號鄉老黃承堅加以耆老名號看得教民成俗
莫先於學然須誠愛惻怛實有視民如子之心乃
能涵育薰陶委曲開導使之感發興起不然則是
未信而勞其民反以為厲己矣據本縣所申是亦
良法但須行以實心節用愛民施為有漸不致徒
飾一時之名務盡百年之澤始可該道守巡官仍
加勞來匡直開其不逮備行該府查照施行

議處江古諸處猺賊

節據各道哨守官兵呈報照得廣西府江古田洛
容諸處猺賊日來勢益猖熾皆由近年以來大征
之舉既為虛文而鵰勦又復絕響是以為彼所窺
肆無忌憚今思田事體漸就平忠湖兵西歸有日
正可相機行事為此牌行左布政嚴紘密切會同

參政龍誥按察使錢宏副使李如圭翁素將各稔
惡賊巢務訪的確密拘知因鄉導備詢我兵所由
道路險夷遠近及各賊巢所在議謀既定即可迎
約湖兵決機行事要在聲東擊西後發先至但誅
其罪大惡極者一處兩處其餘且可悉行寬撫容
令改惡從善務在去暴除殘懲一戒百不必廣捕
多殺致令玉石無分驚疑遠遁後難行事若其事
勢連絡廣遠關係重大亦且不宜輕動本院尚駐
南寧彼中事機勢難遙度諒各官平日素有深謀

況勇秉義奮功一切機宜自能周悉近報剿平之獲已見用心之勤尚須後効一并奏請凡有申禀密切封來

批嶺西道立營防守呈　二月

據僉事李香呈稱馥募打手立營防守緣由看得所議既得其要畧但屯兵固不可分而合兵又不宜頓必須該道及統兵官督將屯聚之兵督率於賊盗出沒要害往來巡視操演因而或修復營堡或開通道路或戒飭反側徭寨或撫安凋弊民村巡行慣熟遠近不遺擇其長惡不悛者間行鵰勦懲一戒百如農夫之植禾必逐漸而耕耨如園丁之去草必以次而芟除庶屯聚之兵無坐食之患而有日新之功矣仰備行各官查照施行

犒送湖兵

照得先該軍門奏調湖廣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官目兵前來征勦田州等處今照各夷自縛歸降地方平靖為照宣慰彭明輔彭九霄雖未及衝冒矢石摧堅破敵然跋涉道途間關山海不但勞苦

之備嘗且其動事之忠赴義之勇不戰而勝全師以歸隱然之功亦不可掩所據實勞之禮相應照舊舉行其沿途該用廩給口糧等項亦合計算總支庶免阻滯及省偏州下邑之擾為此牌仰本官行會左參政龍誥僉事吴天挺參議汪必東督行南寧府於實功綵段金銀花枝銀兩內照依開數支出齎送各宣慰并給賞各舍目收領以慰其勞仍將永保二司官舍頭目人等合用廩給口糧等項查取見在確數各有若干亦行南寧府查自本府起至梧州府止計算幾驛每驛扣算該銀若干就於軍餉銀內支給又自梧州起至桂林府止查算縣驛若干亦就行該府支銀應付又自桂林府起照前計算至全州止銀兩亦行該府查給其各州縣止是應付人夫再不許別項科派於民仍通行南寧潯州梧州平樂桂林全州各查照單內預行整辦犒勞下程聽候各官舍目到彼分送犒勞給賞施行

批嶺西道撫處盜賊呈

看得各處盜賊全在撫處得宜綏柔有道使之畏威懷德感改月化自然不敢為惡乃為善類雖鵰勦之舉亦不得已而後一行至於待其猖獗肆惡然後懸金以購首級之獲掩襲以求斬捕之多抑亦末矣今後該道官務思撫處綏柔之長策如駕舟之舵御馬之轡操持有要而運動由己若舍舵與轡而廣求駕御之術雖極工巧習熟終亦不免傾跌之虞一應賞罰量功大小以為多寡軍門原有舊規軍職累功陞級亦有見行事例臨陣退縮

仰遵　勅諭事理當時以軍法從事俱仰查照施行繳

禁革輕委職官

據廣東布政司呈叅廣州左等四衛掌印指揮王冕海信杜隆馮焕千戶陸宗等百戶劉愷等不脩職業委棄城池遠出經旬肆無忌憚應合叅問叅看擅離職役律有明條今各處軍衛有司官往往輙因私事棄職遠出或因上司經由過為趨諂越境送迎往回動經旬月上下相安恬不為異仰布政司通行禁革究治今後不係緊急軍機重務其餘問候申請等項雖亦公事勢有輕緩者止役吏胥差使不許輕委職官非但廩給夫馬驛擾道途勞費不少抑且城池庫獄一有虧失貽累匪輕各該衙門首領官今後俱要置立文簿凡遇掌印佐貳及帶俸等官公事出入俱要開記月日因某事到某處送迎或參何衙門到某處差委某年月日回任歲終繳報本院以憑查究大抵天下之不治皆由有司之失職而有司之失職獨非小官下吏

偷惰苟安僥倖度日亦由上司之人不遵　國憲不恤民事不以地方為念不以職業經心既無身率之教又無警戒之行是以蕩弛日甚亦宜分受其責可矣仰布政司備行各該守巡各兵備守備及府州縣衛所等大小衙門仰各查照施行該衛掌印等官姑記未究其陸宗劉愷遵照本院欽奉勅諭事先行提究以警其將來此繳

分派思田土目辦納兵糧　四月

照得思恩田州二府各設流官知府治以土俗其

二府原舊甲分城頭除割田州八甲分立土官知
府以存岑氏之後其餘悉照舊規不必開圖立里
但與酌量分析各立土目之素為衆所信服者以
為土官巡檢屬之流官知府聽其各以土俗自治
照舊辦納兵糧効有勤勞逓加陞授其襲授調發
必皆經由於知府其官職土地皆得各傳其子孫
除具　題外為照各甲城頭既已分析若不先令
各目暫行分管誠恐事無統紀別生弊端為此牌
仰田州府土目龍寄等遵照後開甲分每歲應該

納辦官糧查照開數依期完納出辦一應供役征
調等項事情悉聽知府調度約束本目仍要守法
奉公正己律下愛養小民保安境土毋得放縱恣
肆踰分干紀自取罪累後悔無及候奏請　命下
仰各欽遵施行
計開　凌時甲　每年納夏稅秋糧米八十八石
八斗七升七合　每調出兵三百八十四名　每
年表箋用銀三錢二分　須知一本赴廣西用銀
一錢一分　須知二本赴京用銀八錢八分　每
年納官猪等例銀一十三兩　每年納官禾四十
担重一百斤　每年供皂隸禾七担

完冠岩隴甲

案行廣西提學道興舉思田學校

照得田州新服用夏變夷宜有學校但瘡痍逃竄
之餘尚無受廛之民卽欲建學亦為徒勞然風化
之原終不可緩云云除具　題外擬合就行為此
仰抄案回道着落當該官吏備行所屬儒學遵照
但有生員無拘廩增額數田州府學及各處儒生

願附籍入學者各赴告本道徑自查發還委教官
一員暫領學事相與講肄游息或興起孝弟或倡
行鄉約隨事開引漸為之兆俟休養生息一二年
後該府建有學校然後將各生徒通發該學肄業
照例充補增廩以次起貢俱無違錯

揭陽縣主簿季本鄉約呈　四月

據揭陽縣主簿季本呈為鄉約事足見愛人之誠
心親民之實學不卑小官克勤細務使為有司者
皆能以是實心俯舉下民焉有不被其澤風俗焉

有不歸於厚者乎但本官見留軍門聽用該縣若無委官相繼督理未免一暴十寒況本院近行十家牌諭雖經各府縣編報然訪詢其實類是虛文搪塞且編寫人丁惟在查考吾慝乃開加以義勇之名未免生事擾衆已失本院息盜安民之意訪得潮州府通判張繼芳持身端確行事詳審仰該府掌印官將發去牌式再行曉諭所屬就委張繼芳遍歷屬縣督令各該縣官勤加採演務要不失本院立法初意仍先將牌諭所開事理再四紬繹

必須明白透徹真如出自己心庶幾運用皆有脉絡而施為得其調理該縣鄉約仰委縣丞曹森管理毋令廢墮

賑給思田二府　四月

照得近因思田二府擾亂該前總鎮等官奏調三省漢土官軍兵伕人等前來南寧府屯住防守軍民大小男不得耕女不得織而湖兵安歇之家騷擾尤甚今雖地方平靖湖兵已回然瘡痍未起困苦未蘇況自三月已來天道亢旱種未入土民多缺食誠可憫念已經行仰同知史立誠遍查停歇湖兵之家開報相應量行賑給為此牌仰南寧府着落當該官吏專委同知史立誠即將十名以上七十一家各給米二石鹽魚二十觔五名以上三百五十六家各給米一石三斗鹹魚十三觔五名以下四百五十四家各給米一石鹹魚十觔就於該府軍餉米魚內支給開報其餘大小軍民之家諭以本院心雖無窮而錢糧有限各宜安心生理勤儉立家毋縱驕奢毋習游惰比之豐亨豫大之

日雖不足而方之兵戈擾攘之時則有餘矣

牌行靈山縣延師設教　六月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日偷風教不振近該本院久駐南寧該府及附近各學師生前來朝夕聽講已覺漸有奮發之志但窮鄉僻邑本院既未暇身至其地則諸生亦何由耳聞其說合行委官遍行訓告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合浦縣丞陳逅理學素明志存及物見在軍門相應差委除行本官外為此牌仰靈山縣當該官吏即便

具禮敦請本官於該縣學安歇率領師生朝夕考德問業務去舊染卑污之習以求聖賢身心之功該縣諸生應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聽講或時出與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不得玩易怠忽虛應故事須加時敏之功庶有日新之益該縣仍要日逐供給薪米之類候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廸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

牌行委官陳逅該教靈山

看得理學不明云云除行廉州府及所屬縣外牌仰本官即便前去該府及所屬縣行各掌印官召集各該縣師生遍行開導訓告務行立志敦本求為身心之學一洗舊習之陋度量道里折中處所於靈山縣儒學住歇令各縣師生可以就近聽講其諸生該赴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毋令一暴十寒虛應文具亦或時出經書策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人皆駭於創聞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改化諒本官平日素能孜孜汲引則此行必能循循善誘該縣掌印官應朝之日本官不妨訓廸諸生就行兼署該縣印信待後縣官應朝回日方許交還

牌行南寧府延師設教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陷溺是以士習益偷風教不振近該本院久住南寧與該府縣學師生朝夕開道訓告頗覺漸有興起向上之志本院又以八寨進兵前往貴州等處調度則興起諸生未免又有

一暴十寒之患看得原任監察御史今降揭陽縣主簿季本久抱溫故知新之學素有成已成物之心即令見在軍門相應委以師資之任除行本官外仰南寧府掌印官即便具禮率領府縣學師生敦請本官前去新創敷文書院闡明正學講析義理各該師生務要專心致志考德問業毋得玩易怠忽徒應虛文其應該赴省考試者扣算程期臨時起送不該赴試者仍要如常朝夕質疑問難或時出與經書題目量作課程務加時敏之功以求

日新之盜該府縣仍要日逐量送柴米供給

牌行委官季本設教南寧

看得理學不明人心云云除行該府掌印官率屬敦請外仰本官就於新創敷文書院內安歇每日拘集該府縣學諸生爲之勤勤開誨務在興起聖賢之學一洗習染之陋其諸生該赴考試者臨期起送不該赴試者如常朝夕聚會考德問業之外或時出與經書論策題目量作課程就與講析文義以無妨其舉業之功大抵學絕道喪之餘未易

解脫舊聞舊見必須包蒙俯就涵育薰陶庶可望其漸次改化諒本官平素最能孜孜汲引則今日必能循循善誘諸生之中有不率教者將行撻楚以警其情本院回軍之日將該府縣官員師生查訪勤惰以示勸懲

批嶺東道額編民壯呈　六月

據嶺東道巡守官呈議將各額編民壯存留照舊守城并追工食雇募打手調用看得本院自行十家牌式若使有司果能着實舉行則處處皆兵家

家皆兵人人皆兵防守之備既密則追捕之兵自可以漸減省以節民財以寬民力但今有司類皆視爲虛文未曾實心俯舉一旦遂將額設民壯三分減一則意外不測之虞果亦有如各官所呈者合且姑從所議將各民壯照舊存留備行該道所屬查照施行仍仰各官務要用心舉行十家牌式不得苟且因循惟事支吾目前徒倚繁難自弊之術以爲上策反視易簡久安之法以爲迂緩噫果有愛民之誠心處官事如家事者其恐言者之諄

諄而聽之乃爾其藐藐耶凡我各官戒之敬之此繳

裁革文移

據布政司呈今後但有牌案行屬者則於備仰語後止令奉行官吏具遵行過緣由回報看得近來官府文移日煩如造冊依准等項累係徒勞徒費虛文無補本院欲革此弊久矣因軍務紛劇未及舉行據呈前因可謂先得我心之同然者自今事關本院除例該奏報及倉庫錢糧金帛贓罰紙價

預備稲穀等項仍於每歳終開項共造手冊一本送院查考外其餘一應不大緊要文冊及依准等項通行裁革務從簡實以省勞費凡我有官皆要誠心實意一洗從前靡文粉飾之獘各竭為德為民之心共圖正大光明之治通備行各該衙門查照施行繳

批右江道調和寨目呈

據副使翁素呈湖潤寨目兵糧赴鎮安取調准議備出印信下帖給與該府該司各永永執照以杜

後爭湖潤既已自知原屬鎮安自此必盡供事大之職鎮安既欵自求仍統湖潤自此必益施字小之仁須要誠心恊和庶可永絶禍患若徒迫脇矯誣於一時終必反覆變亂於日後此乃自取滅亡後悔何及仰各知悉遵照毋違此繳

批南寧府表揚先哲申

據南寧府申稱址門外高嶺原有廟宇以祠宋樞密使狄武襄公青經畧使余公靖樞密直學士孫公沔邕州太守忠壯蘇公緘推官忠愍譚公必緣年久傾頹山存基址今思田既平所宜脩復以繫屬人心以彝示諸夷看得表揚先哲以激勵有位此正風教之首况舊基猶存相應脩復准支在庫無礙官銀重建祠宇其牌位祭物等項照舊脩舉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增城縣改立忠孝祠申

據增城縣申稱參得廣東參議王綱字性常洪武年間因靖潮寇父子貞忠大孝合應崇祀於城南門外天妃廟改立忠孝祠看得表揚忠孝樹之風

聲以興起民俗此最為政之先務而該縣知縣朱道瀾乃能因該學師生之請振舉廢墜若此則其平日職業之修志向之正從可知矣仰行該縣悉如所議施行其神像牌位及祭物等項俱聽從宜酌處完日具由回報此繳

批參政張懷奏留朝覲官呈

據左參政張懷所呈憫念兵荒欵留府縣正官足見留心地方但今歳應　朝事體頗重　朝廷勵精圖治必有維新之政各該正官正宜一行以快

觀感似難通行奏留仰各照例依期起程況該道
守巡既得賢能官員各肯憂勞盡心若此各府州
縣雖無正官其各佐貳亦必警戒脩省自堪驅策
其間果有闒冗不才不任委寄者該道即行別委
相應官員署管仰即通行查照施行毋再疑滯繳

經理書院事宜 八月

據僉事吳天挺呈稱將南寧城東西二縁花利通
收府庫支與書院師生應用剩銀脩理仍置教官
私宅齋務以為定規看得所呈事宜足見該道官

留心學校興起士習之美意俱准照議施行但事
無成規雖垂久遠而管理非人終歸廢墜該道仍
須置立文簿將區處過事宜逐件開載給付該府
縣學及管理書院官各收一本存照相繼查考舉
行以防日後埋沒侵漁之弊仍於各教官內推舉
學行端方堪為師範者呈來定委專管書院諸務
訓勵諸生庶幾法立事行人存政舉而今日書院
之設為不虛矣仍行提督學校官知會一體查督
舉行及備行該府縣學官吏師生查照施行俱毋

違錯此繳

牌行南寧府延師講禮 八月

照得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
諭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
得乎況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
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
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近據福建莆田
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
及禮因而扣以冠婚鄉射諸儀果亦頗能通曉看

得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
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
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
愈於博奕之為賢乎為此牌仰南寧府官吏即便
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之中選取有志習
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自此諸生得於
觀感興起砥礪切磋脩之於其家而被於里巷達
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為鄒魯之鄉亦不
難矣諸生講習已有成效該府仍要從厚措置禮

幣以申酬謝仍備由差人送至廣西提督學校官
以次送發各府州縣一體須習其於風教要亦不
為無補

劄付同知林寬經理田寧

照得思田二府平復議將田寧府改設流官見今
無官管理看得化州知州林寬才識通敏幹辦勤
勵本爵巡撫江西知其可用近因改建府治修復
城垣已經委令經理即若陞以該府同知俾使久
於其職必有可觀已經具題奉有　明旨續該本

院看得南寧自宣化縣至於田寧逆流十日之程
其間錯以土夷村寨奸弊百出本爵近因躬撫南
寧思龍諸圖那民擁道控告願立縣治因為經理
相度得村名那久者寬平深厚江水縈廻居民千
餘家竹樹森翳且向武各州道路皆經由其傍亦
為四通之地堪以設立縣治屬之田寧亦足以鎮
撫要害消沮盜賊又經具　題外為照新陞知府
張鉞尚未到任合就劄仰本官即便管理府事撫
綏目民其脩築城垣廨宇及那久新立縣治等項
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務在脩築堅固工
程早完以圖經久候知府張鉞到任仰本官專督
思龍縣治務要清查所割圖里錢糧明白毋令奸
民飛詭影射致貽紛爭本官素有才識志在建功
立業況奉　新命推佐新城遠近土目人等側耳
注目思有維新之政本官務要竭心殫力展布才
猷以仰答　朝廷之恩俯慰下民之望中無負於
畢門之委託如其因循玩愒曠事廢功不但聲名
毀辱抑且罪責難逃

劄付同知桂鏊經理思恩

照得思田二府平復已經具題將柳州府同知桂
鏊經理思恩府事休勞息困當有所濟續該本爵
看得岑濬新移府治皆斬山絕壁如處戈矛劍戟
之中況瘴霧昏塞薄午始開本爵近因督勦八寨
親往相度看得地名荒田寬衍膏腴可以建府治
而上林縣地名三里者乃在八寨之間其地多良
田茂林村落相望堪以移設鳳化縣治量築城垣
廨宇招撫逃亡可以成一方之保障仍將上林一

縣通割以屬思恩似於事勢爲便等因又經具
題外爲照署掌府印遷築府城新創縣治及盖廨
宇等項皆不可缺人督理合就劄仰本官即便星
馳前去思恩府署掌印信撫綏目民其遷築府城
於荒田移設縣治於三里及創建廨宇等項一應
事宜公同各該委官用心督理云云如其因循玩
愒墮事廢功豈徒身名毀辱兼亦罪責難逃

牌行南昌府保昌縣禮送故官

照得保昌縣縣丞杜洞久在軍門管理軍實清介

自持賢勞茂著郡屬之中實爲翹然今不幸病故
使人撿其行橐蕭然無以爲歸殯之資殊可傷悼
今尋常故官小吏無洞一日之勞者猶且有水手
殯殮之例況洞從征惡寇跋涉險阻衝冒瘴毒又
且手日才而且賢所謂以死勤事者矣爲可以不
從厚待之是賢不肖畧無所辨也爲此牌仰本府
官吏即於庫貯無礙官錢内給與水夫二名棺殮
銀十兩就行照例起關應付船隻脚力查照家屬
名數給與口糧務要從厚資送還鄉開報及仰保

昌縣官吏即便僉撥長行水手二名棺殮銀二十
兩及將本官應得俸粮馬夫銀兩照數支給交付
伊男及差的當人役護送還鄉毋致稽悞

調發土兵　十月

照得各州土兵征調頻數本非良法非但耗費竭
財抑且頓兵剉鋭必須各州輪年調發一以省供
饋之費一以節各兵之勞庶幾土人稍有休息之
期而官府亦獲精鋭之用已經行仰該司遵照備
行南丹州官族莫振亨即就揀選勇敢精鋭目兵

三千名躬親統領照依赴定日期前赴廣西省城
聽調殺賊果能輸忠報効立有奇功即與具　奏
准襲該州官職自今八月初一日爲始至下年八
月初廿日止却調東蘭州土兵依期更替自今各
州目兵軍門斷不輕易調發致令奔疲勞苦亦决
不姑息隱忍縱令驕惰玩弛但有稽抗違悞違犯
節制輕則量行罰治重則拏究革去冠帶又重則
貶級削地又重則舉兵誅討斷不虛言通行各土
官兵目知悉俱仰改心易慮毋蹈前非自貽後悔

去後今據所呈爲照本院軍令既出難再輕改失
信下人但本官呈稱鵰勦鈌兵固亦一時權宜况
稱原係本州先年自願報効不在秋調之數亦合
姑從所請暫准取調爲此牌仰本官即便會同鎮
守太監傅倫行仰該州土官岑虎林照數精選目
兵前赴省城聽各官調遣勦賊待三兩月間事畢
隨即撤放回州遵照軍門批行事理依期更班聽
調不許久留失信其所呈鵰勦事宜悉聽會同三
司掌印守巡兵備等官依擬施行事完之日通將

獲過功次用過錢糧數目開報查考俱毋違錯仍
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

犒奬儒士岑伯高

照得思田之亂上廑　九重命將出師動調四省
軍馬錢糧洶洶兩年功未告成而變目不測本院
前來勘處是固仰賴　皇上好生之仁格於天地
至誠動物不疾而速是以宣布　威德而旬月之
間諸夷即爾革心向化翕然來歸然而奔走服役
固有劾勞於下者其間乃有深謀秘計之士潛開
默導以會合事機其功隱而難見此惟主將知之
功成行賞是所謂首功者也照得儒士岑伯高素
行端介立心忠直積學待時安貧養母一毫無所
苟取而人皆服其廉一言不肯輕發而人皆服其
信遊學横州南寧之間遠近士夫及各處土官土
夷莫不聞風向慕仰其高節本院撫臨之初即用
此生使之深入諸夷仰布　朝廷之德下宣本院
之誠是以諸夷孚信之速至於如此本生實與有
力焉當時平復奏内即欲具列本生之功而事變

方息深謀秘計未欲張布於諸夷但本生志在科
第發身不肯異途苟進堅辭力請本院不欲重違
雅志遂爾未及奏列今思田既已大定凡有微勞
於茲役者莫不開到而本生之功寂然未表其於
報功勵忠之典誠有未當仰抄案回司即於軍餉
銀内動支一百兩及置買彩幣羊酒禮送本生以
見本院慰賞犒勞之意仍仰遵本院欽奉　勑諭
便宜事理給與軍功冠帶以榮其身該司仍備給
劄付執照并行原籍官司以禮優待免其雜泛差

徑明　朝廷賞功之典彰軍門激勵之道既以遂其養母之願且以遂其高尚之心是後本生志求科第其冠帶自不相妨仍行兩廣總鎮總兵鎮廵等衙門知會

征勦八寨斷藤峽牌 七年三月 以下俱征八寨

據留撫田州思恩等處地方右布政使林富原任副總兵都指揮同知張祐連名呈稱田州思恩平復居民悉已各安生理土夷亦皆各事農耕地方實已萬幸惟八寨徭賊云云合就仰遵　勑諭事理量撥官兵協同盧蘇王受等土兵分路進勦除差官賫捧令旗令牌分投督押土兵本院親至賓州思恩等處相機調度面授方畧外為此牌仰右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即便督領官軍督發土目盧蘇王受等兵夫從公克思恩取路進勦後開寨分務要聲言各賊累年殺害良民攻刼州縣鄉村之罪殲厥渠魁及其黨與罪惡顯著者明正天討以絶禍根除臨陣擒斬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兹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為事不以

驍武多獲為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遭盜賊屠戮之苦督各官兵目兵人等務殲真正惡目一洗民冤永除民患以靖地方仍禁兵馬所過鄉村毋得侵擾民間一草一木有犯令者仰即遵本院欽奉　勑諭事理當即處以軍法俱毋有違節制方畧自取罪戾

牌行領兵官

牌行左參將署都指揮僉事張經會同該道守廵守備官及湖廣督兵僉事汪溱都指揮謝珮督永順宣慰彭明輔統兵進勦牛腸諸賊云云及監都保靖宣慰彭九霄統兵進勦六寺磨刀等寨諸賊云云未至信地三日之前停軍中途候約參將張經與同守廵各官集議先將進兵道路之險易遠近各巢賊徒之多寡強弱及所過良民村分之經由往復面同各鄉道人等逐一備細講究明白務要彼此習熟通曉若出一人然後尅定日時偃旗息鼓寂若無人密至信地乘夜速發務使迅雷不及掩耳將各稔惡賊魁盡數擒勦以除民害以靖

地方除臨陣斬獲外其餘脅從老弱一切皆可宥免今茲之舉惟以定亂安民為事不以多獲首級為功各官務要仰體　朝廷憂憫困窮之心俯念地方久罹荼毒之苦仍要禁約軍民人等所過良民村分毋得侵擾一草一木有犯令者當以軍法斬首示衆本官既有地方責任兼復素懷忠義當茲委用務竭心力大展才猷以袪患安民一應機宜牌內該載不盡者聽公同各官計議從便施行一面呈報事完之日通將獲過功次開報紀功御

史衙門紀驗以憑奏報仍咨行總鎮鎮巡等衙門知會俱毋違錯

戒諭土目　五月

案照先經行委副總兵張祐督率官土目兵人等進勦思恩八寨猺賊今據頭目盧蘇王受等稟報皆已攻破各寨斬獲賊級雖未日久若亦無多且又未見獲有真正首惡中間恐有容隱脫放情弊合行戒諭督促為此牌仰本官上緊親行督諭各頭目及土兵人等俱要協力齊心竭忠報効務圖勦滅以絕禍根庶可以表明各目盡忠圖報之真心若是少有縱容復留遺孽亦是徒勞一場不足為功適足為罪非惟不能仰報　朝廷再生之恩其於本院所以勤勤懇懇不顧利害是非務要委曲成就爾等之意亦辜負矣牌至即以此意勉諭各目各兵此舉非獨為除地方之害亦為爾等建子孫久長之業盡此一番辛苦便可一勞永逸矣發去良民其榜可給則給可止則止一應事機俱仰相機而行其謝色等項已付恩田報効人役徑

自帶回分俵亦宜知悉

追捕逋賊

據同知桂鏊稟報領兵土目盧蘇王受等各已屯兵八寨斬獲賊首賊從數多巢穴悉已破蕩即今方在分兵四路搜勦及稱附近上林縣一十八村俱搬移上山躲住又訪得鐵坑那埋二堡賊村界連遷江洛春高徑大潘思盧壯三向壯夷獞村分今皆逃往潛住又訪得八寨賊徒我兵未進之前陸續出劫鄉村今皆不敢回巢散入賓州淥里弄

責縣凉傘疊紙等夷獞村分藏躲合行分兵搜捕
等因看得八寨猺賊稔惡多年攻劫鄉村殺害人
民擄掠財畜百姓怨恨痛入骨髓今惡貫滿盈民
怨神怒巢穴破蕩分崩離析如失林之梟投罝之
兎迷魂喪魄正可蒐獮而盡是乃上天欲亡此賊
之秋若不乘此機會奉行　天討以雪百姓之冤
以舒神人之怒以除地方之禍存其遺孽復為他
日根芽此豈為民父母之心乎及訪得平日哨守
八寨官兵人等往往與賊交通者據法俱應明正

典刑今且姑未窮究容其殺賊報効立功自贖除
各差官督勵外為此牌仰指揮程萬全督率遷江
所土官指揮黃祿千戶黃瑞百戶凌顕等各起集
管下土兵人等前去扯三思盧等處搜捕各賊仍
行曉諭各良善向化村寨務將逃躲各賊盡數擒
斬以泄軍民之憤獲功解報一體給賞若是與賊
通謀容留隱蔽訪究得出　國憲難逃如是各賊
果有誠心悔罪願來投撫立功報効者亦准免其
一死帶來軍門撫諭安插各官務要盡忠竭力上

報　國恩下除民患副軍門之委託立自己之功
名仍督平日與賊交通之人令其向道追捕痛加
懲艾及此機會立功自贖果能奮不顧身多獲真
正惡賊非但免其既往之罪抑且同受維新之賞
若猶疑貳觀望意圖苟免定行斬首示衆斷不虛
言本院數日之後亦且親臨地方躬行賞罰仰各
上緊立功毋自取悔

牌行委官林應驄督諭土目　五月

看得田州思恩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所領目兵

皆係驍勇慣戰之人今又各為身家子孫之計自
願出力報効立功贖罪既已攻破賊巢分也其地
則其搜捕潰散之賊當如探囊取物數日可盡今
已半月有餘尚未見有成功氣勢日見委靡此必
軍中收有賊巢婦女等項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割
捨脫離奮勇殺賊苟且偷安遂致兵氣日衰軍威
不振若諸賊聞此消息乘此懈怠掩襲不備我軍
必致撓敗如此則是各目此舉本欲立功而反敗
事本欲贖罪而反增罪非惟不能仰報　朝廷之

德抑且有損軍門之威矣正名定罪後悔何及為此牌仰原任戶部郎中今降徐聞縣縣丞林應驄齎執　令旗令牌會同總兵監軍等官公同署田州府事知州林寬身督領兵頭目盧蘇等閱視各營但有收得賊巢婦女財物者通行搜出俱各開紀名數別立老營一所選委老成頭目另撥謹實小心兵夫晝夜管守將名貪戀女色財物不肯奮勇殺賊頭目兵夫姑且免其罰治責令即出搜山果能多有擒斬旬日之內功成班師仍將前項婦

女財物照名給還亦不追究前罪若有貪戀女賊違犯軍令仍前不肯効力者仰即遵照軍門號令當時斬首示衆斷毋姑息容恐致敗三軍大事蓋前日之招撫專以慈愛惻怛為念者乃是本院悼憫兩府之民無罪而就死地乃是父母愛子之心惟恐一民不遂其生也至於今日用兵知須號令嚴明有功必賞有罪必戮者乃是本院欲安兩府之民使之立功贖罪以定其身家而因以除去地方之患是乃帥師行軍之道不如此不足以取勝而成功也差去旗牌官員務要星火催督毋事姑息若旬日之後再無成功本院親臨分地定先將監軍督軍等官明正軍法其推奸避事不肯奮勇殺賊頭目通行斬首決不虛言

牌委指揮趙璇留勦餘賊　六月

牌仰指揮趙璇前去督哨副總兵張祐處查審各巢稔惡猺賊曾否勦絕各兵見任何處聞已出屯三里仰就各營土兵目夫凡有疾病老弱者俱令在營將息調理其精壯驍勇目兵仍仰本官務要

三四日或五六日督令入山巡勦一番出意外之奇以示不測之武須候各山果無潛遁之奸各巢已無復歸之賊俟軍門牌至方許回兵仍諭土目盧蘇王受等以加此炎毒天氣如此暑雨連綿各兵久在山中辛勤勞苦本院非不惓惓憂念但一則欲為爾等立功一則欲為地方除害心雖不忍又勞爾等而勢有所不能已也爾等其務體本院之意再耐旬日之苦以成百年之功毋得欲速一時致貽後悔事完之日通至賓州本院親行犒賞

批領牌劄仰各知悉

牌行副總兵張祐搜勦餘巢　七月

訪得上林相近地方如淥茅等村皆係陽招陰叛與八寨諸賊表裏應外合積年流毒地方即其罪惡尤有甚於八寨諸賊若不勦滅終遺禍根為此仰差指揮趙璇齎牌前去會哨副總兵張祐處計議仰即密召領兵頭目盧蘇王受等令各挑選精兵一千或一千五百以搜巡八寨為名當日乘夜速發分道夾勦後開各賊村分務要盡除黨與蕩平

巢穴若是各賊奔竄大名深山各兵就可留屯其地食其禾米六畜分兵探賊向往追捕本院先曾發有武緣鄉兵分搜大名諸山還計此時各賊正回山下各村躲住及今徃勦正合事機仰諭各目務要潛機速發不得遲留隔宿必致透漏消息徒勞無功發兵進勦之後一面差人飛報

計開　淥茅　通親　淥小　地頭　羅墺　其餘各巢不能盡開須要量其罪惡大小可勦則勦可撫則撫相機而應

犒勞從征土目　八月

照得思田二府頭目盧蘇王受等率領部下兵夫自備衣糧征勦八寨徭賊渠魁殄滅群黨削平即今地方寧靖旋師　奏凱實由各目兵夫不避炎蒸奮勇効勞但進兵以來妨廢一年耕種況今青黃不接之時部下兵夫家屬未免缺乏相應量為賑給以慰人心為此牌仰同知桂鏊即便會同南寧府掌印官將該府軍餉糧米魚鹽內照依開數支給各頭目收領但念思恩南寧道里相去隔遠

糧米搬運不便合就於武緣縣見貯軍餉米內支給與各領用以見本院體恤之心仍開給散過數目繳報查考毋得違錯

綏柔流賊　五月

據左江道參議等官汪必東等呈稱古陶白竹石馬等賊近雖誅勦然尚有流出府江諸處者誠恐日後為患乞調歸順土官岑璥兵一千名萬承龍英共五百名或帯貴兵一千名往剳平南桂平衡要地方及該府知府程雲鵬等亦申量留湖兵及

調武靖州狼兵防守等因始觀論議似亦區畫經久之圖徐考成功終亦支吾目前之計盖用兵之法伐謀為先處夷之道攻心為上今各從征勦之後有司即宜誠心撫恤以安其心若不服其心而徒欲久留湖兵多調狼卒憑藉兵力以威刼把持謂為可久之計則亦末矣殊不知遠來客兵怨憤不肯為用一也供餽之需稍不滿意求索嗸嗸將無抵極二也就居民間騷擾瀆亂易生釁隙三也困頓日久資財耗竭適以自斃四也欲借此以衛

民而反為民增一苦欲借此防賊而反為吾招一寇各官之意豈不慮各賊乘間突出故欲振揚兵威以苟幸目前之無事抑亦不睹其害矣前歲湖兵之調既已大拂其情乃今復欲留之其可行乎夫刑賞之用當而後善有所勸惡有所懲勸懲之道明而後政得其安今稔惡各徭舉兵征勦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傍良善各巢加厚撫恤使為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

孤而其勢自定使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御制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夫柔遠人而撫戎狄謂之柔與撫者豈專恃兵甲之盛威力之強而已乎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為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此天下之民所以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者是其

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為久遠之圖凡所施為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輳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合就通行計處仰抄案回道即行知府程雲鵬公同指揮周亂宗及各縣知縣等官親至已破賊巢各鄰近良善村寨以次加厚撫恤給以告示犒以魚鹽待以誠信敷以德恩諭以　朝廷所以誅勦各賊者為其稔惡不悛若爾等良善守分村寨我官府何嘗輕動

爾等一草一木爾等各宜益堅向善之心毋為彼所煽惑搖動從而為之推選衆所信服立為酋長以連屬之優其禮待厚其犒賞以漸綏来調習使之日益親附又諭以稔惡各賊彼若不改一征不已至於再再征不已至於三至於四五至於六七必使殄絶而後已此後官府若行勦除爾等但要安心樂業無有驚疑若各賊果能改惡遷善實心向化今日来投今日即待以良善即開其自新之路决不追既往之惡爾等即可以此意傳告開諭

之我官府亦未嘗有必欲殺彼之心若彼賊果有相引来投者亦就實心撫安招来之量給鹽米為之經紀生業亦就為之選立酋長使有統率毋令渙散一面清查侵占田土開立里甲以息日後之爭禁約良民毋使乘機報復以激其變如農夫之植嘉禾而去稂莠深耕易耨芸苗灌溉專心一事勤誠無惰必有秋穫夫善者益知所勸則助惡者日衰惡者益知所懲則向善者益衆此撫柔之道而非專有恃於兵甲者也至於本院近行十家牌

諭誡亦弭盜安民之良法而今之有司槩以虛文抵塞莫肯實心推求舉行雖已造冊繳報而尚不知其間所屬何意所處地方該道仍要用心督責整理誠使此法一行則不待調發而處處皆兵不待屯聚而家家皆兵不待蓄養而人人皆兵無餽運之勞而糧餉足無閑隘之設而守禦固習之愈久而法愈精行之彌廣而功彌大其前項區處摘調之兵有虛名而無實用可張皇於暫時而不可施行於永久者勞逸頓簡相去遠矣惟有　該府

議欵散撤雇倩機快等項調取武靖州土兵使之就近防守一節區畫頗當然以三千之衆而常在一處屯頓坐食亦未得宜必須分作六班每五百名為一班每兩箇月日而更一次若有鵰勦等項然後通行起調然必須於城市別立營房毋使與民雜處然後可免於騷擾嫌隙蓋以十家牌門之兵而為守土安民之本以武靖起調之兵而備追捕勦截之用此亦經權交濟相須之意合就准行仰該道仍將行糧等項再議停當備行該州土目

人等遵照奉行自今以後免其秋調各處哨守等役專在潯州地方聽憑守備參將調用凡遇緊急調取即要星馳赴信地不得遲違時刻守巡各官仍要時加戒諭撫輯毋令日久玩弛又成虛應故事本院疎才多病精力不足不能躬親細務獨其憂患地方欲為建立久安長治一念真切自不能已是以不覺其言之叨叨各官務體此意毋厭其多言而必務為紬繹毋謂其迂遠而必再與精思務竭其忠誠務行其切實同心協德共濟時艱通

行總鎮總兵鎮巡等衙門知會仍行三司各道守巡守備等官事有相類者悉以此意推而行之發去魚鹽或有不足再行計處定奪

告諭村寨

近年牛腸等寨積年稔惡是以舉兵征勦爾等良善村寨我官府自加撫恤決無侵擾各宜益堅為善之心共享太平之樂其間平日縱有罪犯從今但能中心改過官府決不追論舊惡毋自疑沮或為彼所煽惑自取滅亡後悔無及就使已勦餘黨果能悔罪自新官府亦待以良善一體撫恤若是長惡不悛一勦十勦至於百勦必加殄滅斷不虛言爾等各寨為善為惡日後自見各宜知悉

議立縣衛

看得八寨係賊稔惡為患巢穴連絡千里實為廣西衆賊之淵藪近該本院進勦掃蕩巢穴若不及今設置軍屯衛縣據其心腹要害以阨塞各賊呼吸之咽喉斷絕各賊牽引之脉絡不過數年又將屯聚生息禍根終未剪除本院身親督調各兵看

得周安堡正當八寨之中而三里堡亦當八寨之隘俱各山勢回抱堪以築立城郭移衛設縣但未經廣詢博訪詳審水土之善惡民情之逆順中間有無利害得失擬合再行查訪為此牌仰分巡右江道兵備副使翁素會同該道分守官即便督同同知桂鏊指揮孫綱等帶領高年知識親至其地經營相度若果風氣包完水土便利即行料理規制畧定方向各另畫圖貼說仍要咨訪父老子弟通曉賊情習知民俗者即今移立衛縣其於四遠

賊巢果否足能控制民情有無便益妨損務在人心樂順足為經長永久之計然後備由呈來以憑會奏就將築立城垣合用木石甎灰人夫匠作料價工食等項議估停當具揭呈來以憑先行一面委官分督辦理及時興工毋得忽意苟且玩愒遲延致悞事機

撫恤來降 八月

據叅將張經呈稱武靖州耕守黃璋等一十四名被十冬總甲黃鄧護等妄捏窩賊乞行釋放仍給

榜諭看得本院屢經牌仰該道該府等官將各向化良善村寨加意撫恤懷柔以收其散亡之勢而堅其向善之心庶使遠近知勸而惡黨自孤各官畧不體承本院勤勤懇懇之意肆志妄行輕信十冬奸民之言輙便推求往事為之報復舊讐沮抑歸向之望驚疑反側之心聽其所為必成激變後雖寸斬奸民之骨固亦何救地方之患所據違法各官即合治以軍法姑且記罪再行飭諭仰將見監黃璋李舉等一十四名即行釋放仍加慰諭令其復業寧家其十冬黃鄧護等監候本院撫臨觧赴軍門發落今後仍要備細開諭該府該縣十冬里老人等各要守法安分務以寧靖地方為重不得乘機挾勢侵剥新舊投撫之人恊取財物泄憤報怨及至釀成變亂却又貽累地方勞煩官府今後有違犯者體訪得出或被人告發决行拿送軍門治以軍法斷不輕恕仍將發去告示即行刋刻給赴十冬里老人等遵照奉行具遵行過緣由繳報

批廣東市舶司提舉故官水手呈

看得廣東市舶司提舉已故錢邦用平日果係清白自守足稱廉能乃今客死遠鄉情殊可憫仰廣州府即與量撥水手起關資送還鄉其原領文憑發該衙門轉繳此繳

王文成公全書卷之十八終